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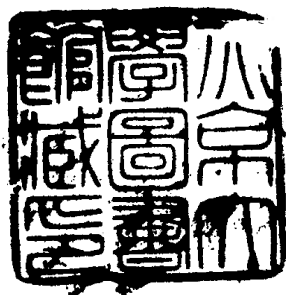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610/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六七冊目次

## 經部·詩類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吳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磊老山房刻本

.....一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明〕鍾惺 韋調鼎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一三七

詩牖十五卷

〔明〕錢天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五〇七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吳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磊老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鳥獸

草木考二十卷》提要

毛詩鳥獸草木攷序

侯官曹學稼撰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  
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  
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  
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  
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  
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  
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  
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  
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  
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  
之譏附詩釋詁皆通儒之致馬  
氏鄭氏均病之焉友人吳君悼

其失傳收諸敝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昔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未

鳥獸草木攷

二

于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陵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驎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

果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註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刪也太史公曰古

鳥獸草木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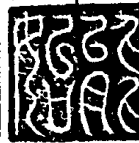
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



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畧穎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搜僻矣然不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

其固也後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率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褻然大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未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未子刪

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  
 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  
 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  
 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  
 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  
 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  
 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叅  
 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  
 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爲  
 一時之盛云萬曆丙午人日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錄

卷一 鳥攷一

雉鳩 黃鳥倉典 鵲

鳩鳴鳩 雀 燕玄鳥

雉 雁 流離

翟 鳥 鴻

鶉

卷二 鳥攷二

鳩鳴鳩 鷄 鳧

鳥獸草木攷目錄

正 鳩 鸞和

晨風 鷺 鷄

鵲 鵲 鵲

鵲

卷三 鳥攷三

雛 春令 隼

鶴白鳥 鴈 鵲

鸞 鷺 鵲

桑扈 鷺 鵲



卷六 獸攷三	豹	猓	犬	熊	魚	卷五 獸攷二	獫狁	盧	鳥獸草木攷八 目錄	牛	騶虞	鹿	非	麟	卷四 獸攷一	桃蟲	鳳	鶩
	象	貓	豺	羆	麋		貉	貍		兔	相鼠	廌	麋	鼠		梟	梟	鷹
		貔	虎	兔	兕		狸	碩鼠	二	狼	豕	豕	豕	豕		鴟		鷲
												豕	豕	豕				

卷八 蟲攷二	熠燿	蠋	蜩	蟋蟀	螭	卷七 蟲攷一	蠹	駝	鳥獸草木攷八 目錄	驪	騶	駟	騶	駟	騶	駟	駟	駟
	宵行	伊威	斯螽	蜉蝣	蛾		草蟲	魚		驪	騶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蠋	蠋	蠋	蠋		蠋	駝	三	驪	騶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藿	粱	麻 <small>苴</small>	麥	卷十五 穀攷		茆	蓼	蒲	董	鳥獸草木攷八 目錄		藍	莞	芑	臺	苹	卷十四 草攷四		韭	葵	蓍
粟	菽	禾 <small>苗</small>	黍				荼	鬯	芑			茗	蔚	遂	萊	蒿		果羸	瓜	萑 <small>荼</small>	
穀	重 <small>穠</small>	稻 <small>稌</small>	稷				蓼	苴	苳	六		蔴	芹	蒿	莪	芩			壺	萑	萑

駁	栩	栲	柳	杞	卷十七 木攷二		蒲	木瓜	竹	鳥獸草木攷八 目錄		桑	桐	榛	李	梅	桃	卷十六 木攷一		芭	柎
獸附							陽					甚									
撻	條	桮	樞	檀			楊柳	木桃	檜			柔	梓	栗	栢	檍	楚		來	柎	
												桑									
粉	櫟	椒	榆	扶蘇				木李	松	七		女	漆	猗	棘	唐棣	甘棠		牟	櫟	
												桑					杜				

棘

鬱

蕓

棗

櫟

卷十八

木攷三

杞

常棣

杞

枸

棟

穀

榰

榰

蕓

柞

榰

榰

榰

榰

榰

榰

榰

榰

鳥獸草木攷目録

八

卷十九

天文攷一

露

露

星

三心火

五噉

參

昂

日

陽

日食

月

雨

滂沱

風

風

風

大風

冰

卷二十

天文攷二

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昊天

雪

定

蝦蟇

雲

白雲

同雲

霜

電

漢雲

漢雲

織女

牽牛

啓明

明星

長庚

畢

箕

斗

鳥獸草木攷目録

九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録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一

閩中吳雨元化

徐燭興公

鳥攷一

睢鳩

周南曰關關睢鳩在河之洲傳關關和聲

也睢鳩王睢也鳥摯而有別

睢鳩水鳥也一名王睢似鳬鷖而差長羽毛黃色翼有黑翎一二常在河洲之上爲儔侶更不

鳥獸草木攷

卷一

一

移處陰陽自然不求再匹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江表呼爲魚鷹俗云睢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摯而有別也郭璞曰鵬類今江東呼之爲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璣疏曰睢鳩大小如鵝深目目上露角幽州人謂之鷖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鷖似鷹尾上白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云睢鳩爲白鷖白鷖鷖屬於義無取蓋蒼鷖如白鷖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遊于水而息于洲常雙不隻列女傳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

大節故以睢鳩起興夫睢鳩之鳥人猶未嘗見

其乘居而匹處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

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

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

有別是也按此數說不同惟風土記爲得左傳

郊子五鳩備見於詩睢鳩氏司馬此睢鳩是也

祝鳩氏司徒鵲鳩也四牡嘉魚之雛是也鴈鳩

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鳴鳩是也爽鳩氏司寇

大明之鷹是也鵲鳩氏司事鵲鳩也卽小班鳩

鳥獸草木攷

卷一

二

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甚之鳩是也左傳睢作

鵲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也

黃鳥

倉庚

周南曰黃鳥于飛傳黃鳥搏黍也○幽風

曰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

黃鳥黃鸝留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

一名皇一名楚雀或謂之黃鸝留幽州人謂之

黃鸝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留離自關而

東謂之創鵲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

亦或謂之黃袍黑眉紅嘴青脚遍身鰲黑而黃性好雙飛鳴則蜚戾去春二十六日而鳴月令倉庚鳴是也聲音圓滑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者我來黃甚熟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今荊州每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之破則鷺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幽谷遷喬正此鳥也

鵲

鳥獸下卷一

三

召南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鳩鵲鳩結鞠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曹風曰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鵲鳩結鞠也

鵲智靈之鳥也一名乾鵲一名飛駿一名神女如鴉而小尾長嘴尖足爪黑頸項與背深綠色臆腹與脅皆白翮與尾黑白相間其腦能令人相思尤畏熱三伏之際拔毛以泄小寒日始巢巢常開口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

巢扶枝一說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俗云巢中必有梁見其上梁者必貴皆傳枝受卵二月乳雛漸長則捨去而鳩鳥居之今鳥之類亦能逐鵲而居見人吉事徵則修修然凶事徵則鳴啼自啄其足則行人至或云其聲接接令接來也南人以其聲爲吉以鳥爲凶北人反之亦能制蜩鵲之所在蜩必反腹受啄秋七日首無故皆禿相傳以爲是日牛郎與織女會於河漢東役鳥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按秋鳥獸毛毳

鳥獸下卷一

四

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此豈解羽類耶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鳩鵲鳩

鳩鵲鳩也一名鵲鳩一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鵲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凡哺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故少皞氏以爲司空之官釋鳥云鳩鵲鳩郭

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埤蒼云鵲鵲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璣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鵲鵲一名擊穀一名桑鵲即仲春鷹所化者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鵲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鵲鵲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瓦屋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鵲來處彼空窠此與鵲鵲傳俱云秭鵲故知一物

鳥獸章八放一

五

雀

召南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雀小雀也常依人以居背領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瓦雀斑者名麻雀小者名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一云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故名佳賓體極肥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凡鳥皆雄求雌惟此雌

乘雄相感必一俯一仰性極多慾至曉黑輒育力能勝燕或啣艾於燕巢中燕棄去則居之南人謂之禾雀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感陰氣之盛摺翼成殼入水化爲小蛤至春復化爲雀異物志云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復入海爲魚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燕玄鳥

鳥獸章木放一

六

邶風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鳥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燕燕鳥也一名玄鳥蓋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齊人謂之鳥蓋取其名自呼故曰鳥也一名鷦鷯爾口布翅岐尾作巢避戊巳日今書戊巳



字置其巢則棄去之以春分來秋分去月令仲  
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是也古者以其至之日  
以太牢祀于高禘以謂子契因是而生也有越  
燕胡燕二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  
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  
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椽間其  
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通謂之玄鳥按商本  
紀云簡狄行浴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而  
生契諸緯侯皆言簡狄吞乙卯而生契故契號  
鳥獸草木攷卷一

七

玄主賜姓子氏成湯紹其祖而字天乙今荆楚  
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  
子皆燕爲生子之驗然簡狄之吞卵似之帝少  
皞以玄鳥爲司分之官燕燕者古人重言之猶  
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釋鳥云雋周燕  
燕兒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雋周名燕燕又名  
鳳誤也所以郭氏亦不取也

雉

邶風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雄雉見雉

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

雉耿介鳥也一名野雞雞屬首有彩毛身有五  
色雄者有冠長尾雌者素質短尾愛其毛終日  
影水目眩則溺林木森鬱者不入雨則避於巖  
穴之下又雨不出多餓死善聞因地之墳衍以  
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  
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能向陽吐綬其交有  
時別有倫今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既鳴而  
後鼓翼者三月令季冬雉雉得二陽之氣而雉  
鳥獸草木攷卷一

八

鳴也尚書曰華蟲禮記曰䟽趾有十四種鷄雉  
青質五彩雉雉鳴自呼鷄雉似山雞  
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雉山雉雉鷄雉今白  
鷄也江東呼白鷄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皆  
備成章曰暈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  
鷄南方曰鷄東方曰鷄北方曰鷄西方曰鷄

鷄

邶風曰雝雝鳴鴈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

用鴈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譬  
禮用焉

鴈陽鳥也一名朱鳥似鵠畏寒秋南徙北自河  
北渡江南疲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  
至春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  
啣蘆數寸以防繒繳夜棲川澤千百爲群有一  
不眠以警衆也飛有行列前呼後應自關而東  
謂之鳴鵠南楚之外謂之鵠或謂之蒼鳴今江  
東呼爲鳴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

鳥獸草木攷一

卷一

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月令云八月鴻  
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云白露之日鴻鴈來  
寒露之日又來旣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  
似不應耳許叔重注二鴈則以爲仲秋時候之  
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  
之鴈亦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  
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  
後耳禮記曰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也

流離

邶風曰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

流離鳥也一名栗留一名不孝鳥長而食其母  
一名掛首冬至斬其首掛木上故名又名夜行  
遊女謂日中不見丘山夜入人家捕鼠食蚤虱  
吳人呼爲魍魎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鵲鵲陸  
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長  
大還食其母故張與云鵲鵲食母許慎云梟不  
孝鳥是也流與鵲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  
翟

鳥獸草木攷一

卷一

邶風曰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

翟雉屬一名山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  
不敢下食往往餓死今俗呼之爲山雞古者后  
服三翟是也毛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  
公羊說樂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  
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按詩云  
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鳥

邶風曰莫黑匪鳥傳鳥黑莫能別也

鳥孝鳥也一名鴝一名玄鳥比他鳥微小身目俱黑遠不分別其睛傳涎而孕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長則母處而子返哺其母哺聲可聽見異則噪俗候鳥飛翅重知天將雨鳥陽物也感陰氣而重故以此而占雨性極壽舊云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鳥雌雄難別雅云誰知鳥之雌雄是也白頭者俗謂之鵲鵲又一種大喙白頸者謂之燕鳥皆不能返哺然不謂之孝鳥也

鳥獸章木攷卷一

上

鴻

邶風曰鴻則離之傳大曰鴻小曰鴈箋鴻

大鳥也

鴻水鳥也似鴈而大與鴈皆產塞北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管子曰鴻鴈春北秋南不失其信禮記曰大者曰鴻小者曰鴈自北而來於中國也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鳬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也博

物志云鴻鵠至千歲皆胎產

鵠

邶風曰鵠之奔奔傳鵠鳥也

鵠小鳥也一名鵠雄足高名鵠雌足矮名庫鵠屬大如鷄雛褐色黑斑尾秃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窺伏淺草中隨地而安居不亂匹輒畏寒而好鬪今人以平底錦囊養之懷袖間樂觀其鬪大率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稗者尤耿介一鬪而已性淳蠢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鳥獸章木攷卷一

上

避礙關東謂之鵠蜀隴謂之循初生謂之羅鵠至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月令田鼠化為鴽即鵠也南方草木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鵠炙食之味肥美或云蝦蟇所化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一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勣與公編

鳥攷二

鳩 鳴鳩

衛風曰于嗟鳩兮無食桑椹傳鳩鵲鳩也食桑椹過則醉而傷其性○小雅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鵲鵲也

鳩鵲鳩也一名鳴鳩一名鵲鳩一名鵲鵲一名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一

鸞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亦多子在深林間飛翔不遠春來秋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皞氏以爲司事之官春後引雛鼓翼上天而飛鳴以翼相摩拂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此鳥好鳴故名鳴鳩亦好朝鳴故名鵲嘲北人名鵲鵲今江東亦呼爲鵲鵲性食桑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也陸璣云斑鳩也蓋斑鳩似鵲鳩而大鵲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斑鳩其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鵲鵲全異璣

之言非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

雞

王風曰雞棲于埘傳鑿牆而棲曰埘

雞司時之畜有胡髯五指金散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雞金散者美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五尺餘出夷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雞易異爲雞爲風鳴於五更者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然老者遇歲則有怯寒至晚方鳴或有乙丙夜輒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二

鳴者俗謂之盜啼以足畫地而食者是不食無功之祿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鵲鵲桂林之中謂之割雞或曰鵲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徐魯之間呼雞爲秋候子江東呼雞少者爲健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古稱有五德頭戴冠文也足搏趾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鳴不失時信也暮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

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鳧

鄭風曰弋鳧與鴈傳鳧水鳥也

鳧水鳥也一名鵠一名沈鳧似鴨而小青灰色長尾背上有文數百為群常在海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其曹蔽天而下聲如風雨所至田間稻梁必為之空江東亦呼為鵠今有一種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

鳥獸考本改

卷二

三

謂之鵠鵠大者謂之鵠鵠俗呼為寇鳧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頭中有石是也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正

齊風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

箋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二

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

之一焉

正鳥也大如鵠按射人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

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雋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鵠

唐風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傳鵠之性不

止樹

鵠水鳥也似鴈而大無後指毛羽有虎斑文群

鳥獸考本改

卷二

四

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性不止樹無後距也遇鵠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羽悉脫俗呼為獨豹以鵠為豹聲之訛耳閩諺云鵠無舌免無脾阮氏云鵠鵠亦齡

晨風

秦風曰鴝彼晨風傳晨風鵠也

晨風擊鳥也一名鵠一名鵠狀類雞亦似鵠青

黃色燕頤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惡疾擊鳩鵠

燕雀食之列子曰鵠之為鵠鵠之為布谷布谷



久復爲鷁此物變也禽經曰鷁好風鷁惡雨然則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鷁鷁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鷁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从直又可知矣孟子所謂爲叢毆爵者鷁即此也

鷁和

秦風曰輶車鷁鑣○小雅曰和鷁雖雖

鷁瑞鳥也鳳屬雄一名鷁雌一名和鷁身赤色色亦被五采血作膠可以續弓弩琴瑟之弦一曰青鳥爲鷁瑞應圖云鷁鳥者赤神之精鳳皇

鳥獸草木攷

卷二

五

之佐狀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雖雖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崑崙圖云鷁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其雌曰和山海經云女牀山有鳥曰鷁自歌自舞禽經云鷁瑞鳥一名雞翅首戴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張華注云鷁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从變省詩含神霧云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極則鷁臻當上古時鷁與順動此鳥輶集車上雄鳴於前雌

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鷁以象之因謂之鷁伏

鷁

陳風曰值其鷁羽傳鷁白鳥也

鷁水鳥也一名春鋤步於淺水中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善感捕魚尾如鷹尾喙長頭上有毛數十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頭背翅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鷁縹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六

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今之鷁鷁是也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鷁楚威王時有朱鷁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鷁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鷁赤者少耳今鷁之集每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持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鷁獨然也俗說雌雄相隨受卵相照則產諺曰鷁鷁相逐成胎是也

鷁

陳風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傳鴉惡聲之鳥也

鴉楚鳩之子大如斑鳩綠色狀類鸚鵡聲如小兒吹竽一名黃禍侯所鳴其民有禍諺俗云鴉禍鳥也今謂之畫鳥蓋聲之誤也陸璣云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常施之以其肉美故也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則鴉又

鳥獸草木攷

卷二

七

非鵬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雞體有文彩異俗謂之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鴉鵬二鳥夜爲惡鳴者也按此數說各不同恐相似而難別耳如璣以鴉卽鵬誤也俗說以爲鴉卽土梟亦非也魏志曰夫鴉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北山錄曰黃鵠亦食椹而音美

鵠

曹風曰維鵠在梁傳鵠洿澤鳥也

鵠水鳥也一名鵠鵠形似鵠而極大人足喙長

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其鳴自呼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遇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舂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其膏可瑩劍好羣飛沉水食魚故曰洿澤卽今之鵠鵠是也或言其胡能盛水以養魚本草云如蒼鵠身是水沫惟臆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存因名逃河

鵠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八

幽風曰七月鳴鵠傳鵠伯勞也

鵠賊害鳥也一名伯勞一名伯趙一名鵠鵠似鵠而大性好單棲毛羽灰色黑眉鷹嘴能捕燕雀直飛上下不能盤旋翔翔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鵠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殘賊之鳥也其聲鵠鵠故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鵠始鳴是也舊云鵠善制蛇在林間鳴蛇於其下蟠結不動所踏之枝可鞭小兒令其速語

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孔子使子得疾也  
世傳伯奇化為鵓

鵓

豳風曰鵓鵓鵓傳鵓鵓鵓也

鵓鵓鵓也郭璞云鵓類陸璣云鵓鵓似黃雀  
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紮之如刺  
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鵓  
鵓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  
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機雀或曰巧女陸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九

佃曰先儒以為鵓鵓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  
鵓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攷之宜如  
璞義蓋爾雅言鵓鵓鵓繼云狂茅鵓怪鵓梟  
鵓則鵓鵓亦鵓之類也呂藍田曰鵓鵓惡聲之  
鵓鳥也詩有鵓萃止又翩彼飛鵓又為梟為鵓  
蓋梟之類歐陽氏曰鳥之愛巢者呼鵓鵓而告  
之呂東萊曰鵓鵓鵓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  
所鮮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鵓鵓  
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

鵓鵓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  
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  
蓋未攷郭景純之注耳朱子曰鵓鵓鵓惡鳥  
攫鳥子而食者也

鵓

豳風曰鵓鵓于埵傳埵螳塚也將陰雨則  
穴處先知之矣鵓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鵓  
水鳥也將陰雨則鳴

鵓水鳥也一名黑尻一名負釜一名皂裙一名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十

背竈似鵓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  
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泥其巢一傍為池舍  
水蒲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  
則一村致旱災每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暇取  
礬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鵓巢中  
礬石為真物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  
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叻然而轉南方里人  
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篋絙縛其巢鵓則  
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

天將雨則長鳴而喜善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今江南謂群鵲旋飛為鵲井惟鵲亦然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禽經曰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有白鵲烏鵲二種說文鵲小雀也今按鵲水鳥之大者恐又是一種也○鵲大者名蚺蚺小者名鵲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濕天將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而徙穴以避濕也俗呼大者馬蚺蚺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鵲也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十一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三

閩中吳元化輯

徐勣與公編

鳥攷三

鵲

小雅曰翩翩者鵲傳鵲夫不也一宿之鳥箋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也亦云鳥之謹慈者人皆愛之

鵲鵲孝鳥也一名鵲鵲一名荆鵲一名楚鵲鳥獸草木攷卷二

一名鵲鵲一名乳鵲一名祝鵲似斑鵲而臆無繡彩又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往往墜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鵲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為無屋住是也少皞祝鵲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鵲鵲其大者謂之鵲鵲其小者謂之鵲鵲或謂之鵲鵲或謂之鵲鵲梁宋之間謂之鵲鵲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鵲聲慈念陸璣云今小鵲也一名鵲鵲幽州人或

謂之鷦鷯梁宋之間謂之佳揚州人亦然鷽當  
作佳說文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佳惟夫不專  
名焉故指佳爲夫不也

春令

小雅曰春令在原傳春令鷽渠也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鷽水鳥也一名鷽渠雀屬飛則鳴行則搖大  
如鷽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其名自呼或曰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二

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鷽渠渠之言勤也  
詩義訓曰鷽錢母其頸如錢文是也物類相  
感志曰鷽鷽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  
當大雪極爲驗矣集注作鷽鷽爾雅作鷽鷽左  
氏與爾雅同

隼

小雅曰鷽彼飛隼其飛戾天箋隼急疾之  
鳥也飛乃至天

隼鷽鳥也鷽屬鼓翅暈暈急疾以搏燕雀而食

之陸璣云隼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  
之雀鷹春分化爲布谷嚴粲云陸璣說隼擊  
征題肩而 說鷽鷽則隼即鷽鷽矣然說鷽鷽  
不言是隼說隼不言是鷽鷽蓋誤矣隼非鷽鷽  
也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閔胎義也 隼之擊  
物遇懷胎者輒釋而不戮也或曰隼鷽鳥也即  
今所呼爲鷽者是也

鷽 白鳥

小雅曰鷽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傳臯澤也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三

言身隱而名著也○大雅曰白鷽鷽  
鷽形狀大如鷽長頸竦身長脚青翼頂赤身白  
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頸半黑其鳴高亮聞八九  
里雌者聲差下以聲交或云雌雄相隨如道士  
步斗履其迹而孕內典曰鷽影生多純白或有  
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  
鷽知將旦鷽知夜半蓋鷽水鳥夜半水位感其  
生氣則喜而鳴性絕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  
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



害也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玄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之異若黃鶴古人常言之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古者相鶴有經其精神氣骨應相故有經也

鴈

小雅曰如鴈斯飛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鴈

鴈雉屬其毛色光鮮白爲質五彩爲文備具成

章釋鳥云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四

鴈又曰鴈雉醜其飛也鴈言其鼓翅鴈鴈然故曰鴈也古者王后之服以爲飾則繒爲之形而彩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律衣畫鴈者是也蓋取其雉性介而守比后德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鴈其一也鴈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鷩東方曰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食肉

桑扈一名竊脂俗謂之青雀紫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竊脂青雀也喜竊人肺肉脂及箚中膏故以名竊脂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山海經曰崑山有鳥焉如鴉赤身白首其名竊脂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日驗而然此與下竊脂不同此盜竊之竊下竊淺之竊也說文扈作雇

鸛

小雅曰弁彼鸛斯傳鸛卑居卑居雅鳥也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五

鸛雅鳥也一名鴨鵝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鴨鳥不反哺者故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是也孔氏曰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鸛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禽經有鸛斯非爲辭也爾雅曰鸛斯鴨鵝楊子曰頻頻之黨其於鸛斯按此數說似亦有斯之名也

鵲

小雅曰匪鵲匪鵲翰飛戾天傳鵲鵲也鵲

鷯食殘之鳥也

鷯一名鷯一名角鷯似鷯而大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黑者俗呼爲皂鷯兩脚有毛亦有無毛者能食草健飛擊上薄雲漢沙漠空中盤旋無細不覩亦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曰鳥有沸波是也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鷯毛必衆鳥毛羽自落地亦能食麋鹿之屬穆天子傳青鷯執犬羊食豕鹿鷯之大者又名鷯孟康漢書音義

鳥獸草木攷

卷三

六

鷯

鷯鷯鳥也鷯鳥之類似鶴摩風回翔布翼不動朝鳴則大風性不善搏擊貪於攫肉飛騰江湖間捕魚亦擊小鳥食之即俗人呼爲老鷯是也鷯鷯並相以而大釋鳥云鷯鳥醜其飛也翔其飛布翅翱翔蒼皓解詁以爲鷯即鷯也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鶯然有文章箋桑扈竊脂也

桑扈竊脂也即春秋之九扈是也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爾雅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又云虎竊毛謂號貓鼬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夏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桑扈竊脂言淺白棘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七

扈竊丹言淺赤竊即古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白故謂之淺白也陸司農曰桑扈蓋一名有兩種若曾有兩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鵲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然則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正以其色

之竊脂者言之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有兩桑扈所取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

鴛鴦

小雅曰鴛鴦千飛傳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偶也。

鴛鴦水鳥也一名匹鳥一名文禽一名珍禽雄名為鴛雌名為鴦屬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翅皆黑常於江渚之間

鳥獸草木攷

卷三

八

食魚蝦之屬多養子於土窟破塚之間能使狐衛其子食其肉令人美麗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不求再匹則思而死故謂之匹鳥稽聖賦曰睢鳩奚別鴛鴦奚雙或曰鴛好外反鴛好內思

鷓鴣

小雅曰有集維鷓鴣傳鷓鴣雉也

鷓鴣雉屬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頸上有肉冠冠上叢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陸璣云鷓微小

於鷓也走而且鳴音鷓鷯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鷯者似鹿而小是也薛綜曰雉之健者為鷓字說曰從鷓尾長走而且鳴則其首尾鷓如也禽經曰火為鷓元為鷓

鷓

小雅曰有鷓在梁傳鷓鷯鷓鷯也

鷓一名禿鷓一名扶老狀如鷓而大青色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九

鷓

大雅曰時維鷓鷯揚笑鷓鷯鳥也

鷓鷯鳥也雄大雌小一名鷓鷯故少皞氏以名司寇之官頭似鷓而圓頸長脰赤睛其毛色屢變無常一歲曰黃鷓二歲曰鷓鷯三歲曰鷓鷯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鷓不擊有胎之鳥

亦名義鷹月令二月鷹化為鳩秋則鳩化為鷹故鷹通有鳩名季夏之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日學習孟秋之月鷹始擒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古語曰在北為鷹在南為鷂鷹生於窟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股長起遲六翮飛急今三館書有咏漱三卷皆養鷹鷂及醫療之術

鷲

大雅曰鳬鷲在涇傳鷲鳬屬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十

鷲水鳥也蒼黑色鳬屬鳬好沒鷲好浮故一名鴈在海潮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渚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為候數百為群而來蔽日食小魚蝦之屬潮至則翔水嚮以為信謂之信鷲蒼頡解詁曰鷲鷲也生藕葉上名水鷲形色似鵠而群飛風土記曰鷲鷲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

鳳凰

大雅曰鳳凰于飛翯翯其羽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

鳳神鳥也俗呼為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廢後蛇頸魚尾鶴頸鶩腮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少皞氏以其鳴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二

合十二律故設鳳凰氏以為歷正之官字从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鸞鸞或曰鳳凰一名鸞鸞一名鸞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布飛下猿飲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

亦蟲魚遇大風雨亦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背謂之鳳凰盃

### 梟

大雅曰爲梟爲鴟箋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聲之鳥一名土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其母而始飛故日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祠黃帝漢使鳥獸草木攷卷三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此遺象也或謂與鵬相似或謂其實一物非也周人設官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辰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梟之類極多此與流離異種故爾雅亦兩釋之○破鏡食父之獸也如狸而虎眼一曰鏡如虎豹而小

### 鷗

鷗怪鳥也一名鷗鷗鷗鷗鬼車之類目大而圓其鳴卽雨爲圖可以聚諸鳥亦名隻狐晝無所

見夜卽飛敢蚊蟲取其腦塗雞目卽伏不能起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又有一種茅鷗一名狂今鷗鷗也似鷹而白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鷗莊子云鷗嗜鼠之鳥也

### 桃蟲

周頌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鷗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鷗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鷗皆惡聲之鳥

桃蟲桃雀也一名鷗其雌名鷗似黃雀而小巢鳥獸草木攷卷三

於葦荍深林之中或樹葉之上以髮爲經以麻紩之爲緯至精密如刺戰然故名戰雀其喙尖利如錐俗呼爲巧婦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江東呼爲布母俗謂婦人吞其卵并取其巢燒以燻手令人巧陸璣云今之鷗鷗微小於黃雀其鷗化而爲鷗故俗云鷗鷗生鷗是也或云布俗生子鷗鷗養之與鷗鷗同名非一物也若鄭箋所言其義未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四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與公

獸攷一

麟

周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

鳥獸草木攷卷四

一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罟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却麟謂此麟也徵祥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或曰麟

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麟食麋而無角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其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知則出於郊

鼠

召南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有齒無牙穿墉作穴性多疑出穴多不果一行一却前爪四後爪五好摩弄其髭相時而進南陽呼鼠爲

鳥獸草木攷卷四

二

鼯其種類至多鼯鼠地中行者伯勞所變也鼯鼠以頰裏藏食鼯鼠有螫毒者鼯鼠夏小正曰鼯鼯則穴鼯鼠今鼯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鼯鼯鼠小鼯鼯也亦名鼯鼯鼯鼠鼯鼠鼯鼠鼯鼠豹文鼯鼠文如豹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鼯鼠今江東山中鼯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

羔羊 野 殺 詳 達 羝

召南曰羔羊之皮傳小曰羔大曰羊○小



雅曰既有肥羜傳羜未成羊也○又俾出  
童羜傳羜羊不童也○又牂羊墳首傳牂  
羊牝羊也○大雅曰先生如達傳達小羊  
也箋達羊子也○又取羝以較傳羝羊牝  
羊也

羔羊子也其別有四羝者五月生羔也羴者六  
月生羔也羴者七月生羔也羴者羊未卒歲也  
羔性羴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  
故古者以爲朝服齊民要術云正月生羔爲上

鳥獸章未攷

卷四

三

種十一月及二月生者次之母既合重膺軀充  
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卽得春草是以  
極佳八月九月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至冬  
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二月四月  
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  
惡五月六月七月兩熟相仍惡中之甚然則羔  
以五月生者乃是不美也○羊說文羊詳也象  
四足角尾之形大者曰羊小者曰羔每成羴要  
以一雄爲主舉羴聽之今俗所謂壓羴者是也

北人謂之羊頭其狀有二毛長角大毛短角長  
禮記曰柔毛古今注曰一名髯鬚王簿○羴釋  
畜云未成羊羴郭璞曰俗呼五月羔爲羴蓋謂  
羔已生及五月者爾而說文稱五月生羔則似  
謂仲夏所生故字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  
足用○羴本夏羊牝者之名以吳羊白夏羊黑  
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  
止寒洩其角爲用最大秦穆公嘗以五羴之皮

鳥獸章未攷

卷四

四

贖百里奚號五羴大夫羴爲角音又爲古音詩  
以羴與語協韻是也羴在今世但爲黑羊之名  
不取牝義而音又通於牝故本草羴羊條注稱  
牝羊牝乃牝之名羴音同於牝而稱爲羊之牝  
猶兕音同於牝而稱爲犀之特也○牂釋畜云  
牝粉牝牂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牝三歲曰  
牝其牝一歲曰牝三歲曰牝按牝只是牝羊  
而詩正義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夫吳  
羊三歲稱牝則非小矣○達七月生羔也羊之

類易繁一歲之間母既生子子復生孫孫又生子號爲一歲三生薛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太曰羊長幼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說文亦云羴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與說文七月生羔不合蓋達是七月之羊說者以七月之羊已爲成長不當始述其初生之易故更之云初生爲達言猶未成羔也然詩既稱先生乃謂首生羊半歲以上正其首出之易比達不以達爲羊子而

鳥獸草木攷

卷四

五

比子也則說文之說通矣○羴牡羊也吳羊之羴而名爲羴性好舐觸齊民要術曰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羴以爲羴少則不孕多則亂羣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故从抵省字从抵省音从抵者以抵其角然後能舐突故也易曰羴羊觸藩羸其角是也

羴肩 羴 麋

召南曰野有死麋○又野有死鹿○又無使尾也吠傳尾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齊風曰並驅爲兩肩今傳獸三歲曰肩○幽風曰獻羴于公傳三歲曰羴○小雅曰鹿鹿麋麋傳鹿牝曰麋麋衆多也箋麋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

麋山獸也一名羴壯名麋牝名麋其子名麋絕有力名羴鹿屬似鹿而小無角黃褐色青州人謂之麋齊人謂麋爲羴性善驚而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麋鹿無魂又曰麋鹿白膽善怖是也喜文彩今臘人以彩服舞其前而獲之

鳥獸草木攷

卷四

六

秋冬食其肉甚美春夏食之則動氣語云四足之有鹿鹿卽羴是也舊說豪人食其心肝者便卽小膽道家以羴鹿不在十二屬羞之爲白脯大者不過二三十斤老者牙長見於外准人謂之牙獐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是也○肩與羴毛傳皆云三歲者之名兩肩說文字作羴按爾雅釋鹿云絕有力麋釋麋亦云絕有力羴獸羴兩肩爲羴與鹿之絕有力之名也毛傳云豕生一歲曰縱二歲曰羴毛

意以爲豕也鄭箋云豕生三曰縱箋既易傳不以縱爲一歲之名則豨亦非三歲之稱箋意蓋以豨爲鹿屬有力者也若毛所云恐非也肩與麋字雖異音實同也○麋鄭箋云麋牡曰麋按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麋之牡也郭璞注引詩曰鹿麋麋麋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爲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

鹿 麋

鳥獸章未攷 卷四

七

鹿林獸也牡名麋牝名麋子名麋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圓圓似陣以防物之害鹿鹿是陽獸性極淫夏至感陰氣則解角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月令鹿角解是也或云鹿自有無角者亦名爲麋不但牝也益州人取鹿殺而埋地中今臭乃出食之名鹿倭古稱馬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富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鹿千年爲蒼鹿又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變爲玄耳毛

詩草蟲經曰鹿飲食皆鳴相召志不忌也

麋

麋犬之多毛者也一名狗性喜雪善猜疑驚非禮相凌主不迎客則有狗吠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釋畜云未成毫狗又曰麋狗也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餉如狗也

麋 特 豕

鳥獸章未攷 卷四

八

召南曰壹發五豕吁嗟乎騶虞傳豕牝曰豕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又壹發五豕傳一歲曰縱箋豕生三曰縱○魏風曰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小雅曰有豕白蹄傳豕豬也蹄蹄也

豕之牝者一名豕說文云二歲曰豕能相把拏也然則豕牝豕之小者故雅謂之小豕字說曰豕所謂豕豬巴猶豕也○縱說文云生六月

豚一曰一歲曰縱尚叢聚也孔氏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豢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縱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縱獻豢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豢伐檀傳云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縱二歲爲豢三歲爲特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以豬生子常多故別其

豢獸集攷

卷四

九

少者之名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縱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特獸三歲曰特孔氏曰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按釋獸云二師一特特謂豕生一之名縣特之獸卽一特之特無疑也○豕豸也竭其尾故謂之豕亦名豬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

豕進涉水波是其驗也釋豕云四蹄皆白豸豸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爲豸是躁疾於餘豕鄭箋以豸爲駭駭與豸字異義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豸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豸吳楚謂之豸漁陽以豬爲豸齊徐以小豬爲豸關東西謂之豕南楚謂其子爲豚或謂之豸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其檻及羣曰槽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繫故名之豕字林云豕後蹄廢謂之豸小爾雅曰豸豬也其子曰豚犬者謂之豸

豸豸集攷

卷四

十

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猊首虎軀隅目尾參於身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是也蓋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山海經曰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曰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虞或作吾然則騶吳卽騶虞也今詩之騶虞解者類以爲此

獸獸陽公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爲獸司馬相如云囿騶虞之珍羣史之說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聲音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稱所謂騶牙則詩之所謂騶虞者爾豈可以謂虞官也哉

### 相鼠

鄘風曰相鼠有皮傳相視也

鳥獸章末放八卷四

相鼠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按相地名則知相州有此鼠

### 狐

衛風曰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

狐妖獸也鬼所乘之黃赤色其狀銳口而大尾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性善疑方河水合時狐聽冰下水無聲乃行人每則之狐之已行乃渡易未濟稱小狐汔濟濡其尾里

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說者以爲古淫婦所化善爲媚惑人故稱媚聞爲媚者人取其涎以小口器盛肉置之狐所常處狐見欲爪之不能迴往不捨垂涎皆入器中取以爲媚藥舊說有媚珠禮北斗而靈善變化酉陽雜俎云野狐名紫夜擎尾出火將爲恠必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爲人矣韓詩外傳云狐水神也

### 牛 犇 剛

王風曰羊牛下來○小雅曰九十其犇傳

鳥獸章末放八卷四

黃牛黑脊曰犇○魯頌曰白牡騂剛

牛大牲也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牛乾馬牛之爲物病則耳躁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是也耳無竅聽以鼻犇牛謂之犇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犢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特三歲謂之犗四歲謂之牝騰驟謂之牝純色謂之犗駁謂之犗白

黑雜毛謂之牯獠黃白色謂之獠駁如星謂之  
牯黃牛虎文謂之獠黃牛黑脊謂之獠黑背謂  
之牯黑耳謂之獠白脊謂之獠又謂之特長春  
謂之獠白牛謂之獠剛即特牛之獠

兔

王風曰有兔爰爰

兔狡獸也性陰狡善走足前卑後倨口有缺舊  
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有子八月望夜青山  
大林中百十爲列延首月影中故秋月之明暗  
爲獸草木攷八卷四

七

以知兔之多寡也陶氏書云舐雄毫而孕五月  
而生從口中吐出故謂之兔冬月唯齧木皮至  
春草長麥繁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齧唯兔足  
底皆毛號建毛所處之穴常爲三窟獵人攻之  
常顯然自其穴躍出而顧循其背自後入坐穴  
中人以是得之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者  
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不知何故也蓋咀嚙者  
九窟而胎生獨兔八窟一云自有雌雄不專視  
月舐毛古樂府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

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雌雄蓋雌雄之難辨者云  
爾子名嬖俗呼曰獠

狼

齊風曰並驅爲兩狼今傳狼獸名○豳風  
曰狼跋其胡傳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  
則蹙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狼貪獸之猛壯名獠北名狼大如犬銳頭白頰  
高前廣後青色腸直作聲諸窟皆沸古之烽火  
用其糞取其烟直而聚風吹不斜將遠逐食必  
鳥獸草木攷八卷四

七

先倒立以上所向俗謂之狼上故今獵師遇狼  
輒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陸璣云其鳴能  
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  
可爲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  
狼裘是也老狼頰下懸肉謂之胡虎善擬其前  
很善顧其後而又鬻智有才雖跋胡蹙尾而不  
能失其猛毛詩草蟲經曰老狼項下有袋求食  
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蹙其尾

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者也

盧

齊風曰盧令今傳盧田犬今今纓環聲

盧田犬也犬有田犬有守犬按戰國策云韓國  
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魏海內之狡兔也韓子  
盧逐東郭魏遶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  
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字林云獮  
韓良犬也促宋良犬也狎逐虎犬也

狙

鳥獸章本攷

卷四

圭

魏風曰胡瞻爾庭有縣狙兮傳狙獸名箋

貉子曰狙

狙狝之子似狐而善睡其子名狙其雌者名狙  
今江東呼貉爲狝狝字林云狝狸類統謂之狝  
廣雅云狝貌也然則皆狝之通名也箋貉子狙  
爾雅狝子狙狝作貉說文狙貉之類亦有狝貉  
字非一也

碩鼠

魏風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箋碩犬也

碩鼠大鼠也頭似兕尾有毛青黃色好在中

食粟豆關西呼鼯鼠釋畜於鼠屬有鼯鼠孫炎

曰五技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

技鼠也許慎云碩鼠有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

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

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云今河東有大

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

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

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

鳥獸章本攷

卷四

圭

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或作鼯鼠非也按此

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

陸言也蔡邕以此爲螻蛄誤也

獫 敬驕

秦風曰載獫歆驕傳獫歆驕田犬也長喙

曰獫短喙曰歆驕

獫歆驕二者皆田犬名也長喙名獫短喙名歆

驕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舊云狗不善吠爲

良凡犬長喙上短喙次之犬性險故名獫韓愈



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歟騎當作獨獨王  
雪山巖華谷載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  
獫於輜車以歆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  
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貉

幽風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  
冬天子始裘

貉善睡之獸似狸擊竹驚之乃起行數步已而

鳥獸草木攷卷四

七

復寐黃褐色毛長三寸有異光威勢如虎其營  
窟與獾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雖  
同穴而異處傳言貉不踰汶踰之則死猶鸛鶴  
之不踰濟也今江東呼貉爲獾周人將獾則先  
祭貉故謂獾爲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爲位蓋獾  
之將出貉爲先導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  
而取之詩義問曰狐之類貉猶狸也貉子曰貉  
狸形狀與貉異世人皆名貉貉子似狸然則貉  
之爲貉自是一種非獾父也鄭箋恐誤耳

狸

狸伏獸似狸而小狐之類其子一名隸今或呼  
爲貉狸口方而身有文彩黃黑彬彬有如連錢  
者有如虎文者春間有黑狸一道如界異於貓  
貉伺物卑身而伏以候狸善擬狐善疑故古者  
以爲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是也爾  
雅曰狸狌猶獬醜其足踏其跡凡蓋狸狐獬獬  
其性一而狸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凡而不  
速也表狸曰河冰上有狸迹便堪人渡崔劭以

鳥獸草木攷卷四

七

爲狸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水輒聽蓋不知所  
謂聽冰非狐性獨然狸亦有之也酉陽雜俎曰  
南山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至低頭  
無人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  
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隨墜因取而食之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四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與公 編

獸攷二

魚

小雅曰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服也

魚獸各生東海中一名半體魚其形狀似牛剥其皮懸之海潮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陸璣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

鳥獸草木攷卷五

上章文腹下純青可以爲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退及天晴其毛伏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麋

小雅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麋麋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又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

麋水獸也一名麋牡名麋牝名麋子名麋鹿屬

青黑色角長二尺許至末始分歧肉蹄與鹿爲友是陰獸性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而角解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卽能視之是也今海陵至多千百爲群多牝少牡一牡輒交十餘牝又與鹿交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常能知獵者張網而驅已因還走而冒人至狀獵者知其詐僞提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咬人隨此咬種稻不耕而穫然則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麋者豈此地類

鳥獸草木攷卷五

耶鄭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以言獸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也

兕

兕野牛也似牛青毛其皮堅厚可以制鎧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重千斤善抵觸古以爲兕谷七升以戒酒過或曰卽犀之特者爾雅兕

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

熊

小雅曰維熊維羆○大雅曰赤豹黃羆

熊形類犬豕人足黑色輕捷好緣高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養熊者曰一捶之更致壯長不捶則有病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寒月則有暑月則無其膽鳥獸草木攷卷五

卷五

三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方冬不食唯自舐其掌俗云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腹中肪及它處脂皆可作藥詩義疏曰熊能緣高木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異死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令穴自死舊云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

羆

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目被髮能緣

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

目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爲豹羆其白生

於心之下盲之上亦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

美也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俗說熊羆富脂至春

臄養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樸臄熊是其雄羆則

熊之雌者或曰羆大於熊爲羆之雄而稱熊猶

殺爲羆之牯而稱殺兕爲犀之牯而稱兕也皆

相類而爲牝牡猶麋與鹿交鱣與魚遊是也陸

璣云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又有白羆

鳥獸草木攷卷五

四

赤羆

羆兔

小雅曰躍躍羆兔遇大獲之傳羆兔狡兔

也

羆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亦謂之狡兔說文狡

兔也兔之狡者从兔兔戰國策曰東郭逵者海

內之狡兔也按北征錄云衛士掘沙穴中跳兔

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

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

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兔兔者也

#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大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以爲狗羹而甘之是也禮疏以爲犬以餘羹飼之今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謬也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守犬三食犬食太令菜牛也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今富

鳥獸章末攷

卷五

五

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 豺

小雅曰投彼豺虎

豺貪殘之獸也很屬似狗牙如錐狗足前蹠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謂之豺狗肉酸不可食能食虎霜降之日承肅殺之氣取獸於山巔四面陳之於是聚羣而祭後而食之世謂之祭獸月今豺祭獸是也故先王侯之以畋獵每

歲一祭獺員布而豺方布世傳狗者豺之舅遇狗輒跪如拜狀獵者不殺豺以爲同聲又南方惡作聲向人爲不祥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

# 虎

虎西方猛獸也一名山君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跑踣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逐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巖坐倚木而死終

鳥獸章末攷

卷五

六

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其食物值耳而止以爲觸其名爲耳故也嘗傷人者耳輒缺若鐸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或曰卽虎魄也又知衝破能畫地觀奇耦以卜食今人畫地上觀奇耦者謂之虎卜威如乙字兩脇及尾端有之食犬則醉懸其鼻於戶上今人生男嘯而風生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虬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猱

小雅曰毋教猱升木傳猱猱屬

猱猱猱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猱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猱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卧絳鞍被坐毯猱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折之惡其爲深患也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陸璣云猱猶猱也楚人謂之沐猱老者爲猱長臂者爲猱猱之白署者爲猱胡猱

鳥獸章太效卷五

七

貓

大雅曰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

又猱其貌皮赤豹黃熊傳貌猛獸也追豹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貓小畜之猛者似虎而淺毛性陰而畏寒雖盛夏睡日中不憚鼻端四時常冷濕惟夏至卽溫目睛早晚圓及午卽從歛如線就陰則復圓其耳經捕鼠之後則缺如鋸如虎食人而鋸耳也

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洗面過耳則有勝客至其色有似狸者通謂之狸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虎之淺毛者別名猱貓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从苗

猱

猱猛獸也虎豹之屬出貉國陸璣云猱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穀遼東人謂之白猱郭璞云書稱猛獸如虎如猱猱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者似是而非

鳥獸章太效卷五

八

豹

豹似虎而小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而小於虎猛過於虎死則首山齒極堅刀斧鎚鍛鏃不能碎火亦不能燒人得之多許爲佛牙舊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有玄豹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別名猱似熊小頭厚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

節中實少髓

象

魯頌曰元龜象齒

象南越大獸也長鼻長牙出口兩邊壯有牙牝無牙三歲一乳行孕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豬頭不能俯頸不能回鼻長七尺大如臂食物皆以鼻取之或食芻必再三整齊乃食一驅之力皆在鼻鼻端有小孔可以拾鍼身具十二種肉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獸肉中正

鳥獸草木攷

卷五

九

月建寅在虎肉上之類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雷聲以小芥刃斲其肉見星月即合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肯過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之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馴者教能拜跪從人意古者軍旅有象以其牙足恃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大宛傳曰身毒

國其人乘象以戰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終

鳥獸草木攷

卷五

十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勣與公編

獸攷三

馬

周南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六尺以上

曰馬○又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馬武也怒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春秋題辭曰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

鳥獸草木攷卷六

一

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緯書以爲王者駕馬故字从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脾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人眼爲目麋背麟腹虎胸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數者兼備天下之良馬也

駒

駒小馬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馭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一說未壯名駒亦云六尺以下亦名駒也

駉

鄘風曰駉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爲駉駉

鳥獸草木攷卷六

二

馬與牝馬也

駉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駉八尺以上爲龍臧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也駉宜於牝故釋獸稱駉牝駉牝玄駒裏駉蓋言以駉爲牝以驪爲牡以生玄駒則謂裏駉也腰裏古良馬之名裏駉取名於此良可知也凡馬宗廟用龍戎用事駉田事用駉駉田馬也七尺曰駉見周禮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誤也輶人職註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駉



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駑者舉中言之

馮

鄭風曰叔于田乘乘馮傳驪白雜毛曰馮馮驪白雜毛曰馮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馮蓋取諸馮也今馮之色驪白色故曰馮今謂之烏驄馬也

鳥獸草木攷

卷六

三

白顛

秦風曰有馬白顛傳白顛的顛也

白顛的顛也馬之顛上有白毛者名顛今之載星馬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卓即的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口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顛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顛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

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顛非也王安石曰白顛蓋名馬驊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騏

秦風曰駟騏孔阜傳騏驎也

騏馬之赤黑色也性堅悍難於御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騏也月令孟冬駕騏驎卽此是也

騏

鳥獸草木攷

卷六

四

秦風曰駕我騏驎傳騏驎文也左足白曰

騏亦云蒼祺曰騏○又騏驎是中騏驎是

騏傳黃馬黑喙曰騏箋赤身黑鬣曰騏

騏者黑兔之名青黑曰騏亦曰蒼祺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蓋色之青者名爲騏馬名爲騏知其色作騏文一曰馬青騏文如博基也祺亦作騏

騏

馬釋畜云馬之後右足白驪左足白馬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驪後左足白曰馬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馬郭璞云馬之膝上皆白爲惟馬後左脚白直名馬也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馬之類是也

### 駢

駢馬之赤身黑鬣也爾雅有駢白駢駢馬白腹駢則駢是色名說者皆以駢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駢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駢

鳥獸章本放

卷六

五

馬也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駢取二春蒼龍秋白駢冬鍤驪夏用赤駢中央用黃駢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別也

### 駟

駟馬之黑喙者名駟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宋明帝以駟字旁似禍改作駟唐太宗有拳毛駟

### 皇

幽風曰之子于歸皇駟其馬傳黃白曰皇

### 駟白曰駟

皇馬黃白之色名曰皇也按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 駟

駟駟白曰駟舍人曰駟赤色名曰駟也按駟白曰駟謂馬色有駟處有白處舍人言駟馬名白馬非也駟赤色也徐鉉曰疑象駟文晉侯乘駟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駟之文理或然也駟亦馬

鳥獸章本放

卷六

六

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駟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覲然曰先君王也按隰有六駟字从交作字說曰駟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駟非此駟也

### 駟

小雅曰嘽嘽駟馬傳白馬黑鬣曰駟

駟白馬黑鬣也亦曰白馬朱鬣駟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駟蓋馬無分於黃白皆

謂之駱若今衣春絡縫故曰駱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耐勞苦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樊光孫公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然則髦卽是鬣背謂馬之鬣也定本集註髦字皆作鬣

駱

大雅曰駟駟彭彭傳駟馬白腹曰駟

駟駟馬白腹曰駟駟馬赤色黑鬣馬也若駟馬

鳥獸章木攷

卷六

七

腹下白者別名駟也駟从綵省禮曰練而綵綵淺赤也一染謂之綵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駟說者以爲三代乘馬各從正色周不純赤而用白腹爲上周下殷也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也

駟

魯頌曰有駟有皇有驪有黃傳驪馬白蹄

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又有

駟有駟有駟有駟傳蒼白雜毛曰駟黃白

雜毛曰駟赤黃曰駟蒼祺曰駟○又有驪

有駟有駟有雜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

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又

有駟有駟有驪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驪二目白曰魚

駟驪馬白蹄者也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蹄股脚

白也郭璞云蹄髀間也然則蹄者所蹄據之處

謂髀間白也謂黑馬髀間白者名駟也

驪

鳥獸章木攷

卷六

八

驪純黑之馬也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

黃黃驪之馬也黃而赤色直名爲黃故知黃驪

曰黃孔氏曰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黃亦

馬之上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

之馬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而乘

此馬符瑞圖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

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

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二千歲

驢

驢亦鴟類取驢之色故名驢釋畜云蒼白雜毛驢郭璞曰今之驢馬也一曰蒼黑曰驢今驢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云毳衣如茨傳曰茨驢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蒼黑非也

駃

駃黃白雜毛駃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

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九

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驛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異故不云雜毛也字林作駃

驛

驛馬之赤黃色也周人尚赤而牲用驛剛禮稱陽祀用驛牲是驛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驛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驛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

驪

驪青驪驪曰驪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顯名驪今之連錢驪也說文一作青驪白驪文如鼉魚也

雜

雜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駮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駮白曰駮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孫炎樊光於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十

駮

駮陰白雜毛駮陰淺黑色也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駮是體有二毛相間雜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駮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蒼白黃白彤白相類

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

駮

駮形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楮馬名駮郭云彤赤也卽今楮白馬是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也

驪

驪豪胥曰驪說文云胥散也郭璞曰胥脚脰然則胥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散皆白驪無豪胥白之名傳言豪胥白者蓋謂豪毛在胥而白長

鳥獸草木攷卷六

土

名爲驪也驪則四散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魚

魚馬一目白矐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相馬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得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字書作驪字林作驪漢武帝得西之駿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耶

駟

魯頌曰駟彼乘駟傳青驪曰駟

駟馬之青驪色者一名駟身有青黑之毛相間雜是也爾雅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之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駟今之鐵驪馬也

駟

商頌曰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

駟馬也駟馬雜色者一名駟爾雅面頤皆白惟

鳥獸草木攷卷六

土

駟舍人曰面頤皆白者惟駟馬廣韻作黑馬白面爲駟駟亦馬之駿者故曰駿駟匈奴傳東方畫駟注駟青馬也毛鄭不言爲馬朱氏云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謂馬是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七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興公

蟲攷一

螽斯

周南曰螽斯羽詵詵今傳螽斯蚣蝑也○

召南曰趯趯阜螽傳阜螽螽也

螽斯一名阜螽一名螽色青亦跳亦飛飛不能遠今謂之蜉蝣釋蟲云阜螽螽邢昺云阜螽一

鳥獸草木攷

卷七

名螽李巡云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

子兖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

也明是一物魯十月而有螽即蝗也字从冬冬

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蘇氏云螽斯蚣蝑不

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

子俗謂蝗一生一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

生子多者莫如蝗耳舊說與矧交張衡云土螽

鳴則阜螽躍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與矧異

類而爲雌雄郭璞贊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

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是也嚴粲云螽斯即阜螽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蚣蝑孔氏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斯語助猶騫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

草蟲

召南曰嘒嘒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草蟲一名常羊一名負螽蝗屬鳴於晚秋之時

釋蟲云阜螽螽草蟲負螽蓋草蟲鳴阜螽躍而

從之故阜螽曰螽草蟲謂之負螽陸璣云小大

鳥獸草木攷

卷七

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名草蟲

蘇氏云戎人重薰渠猶巴人重負螽按飛廉一

名負螽蜀人食云味辛辣左傳蜚不爲灾杜云

蜚負螽也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螽即寢盤蟲

也其名及形相似終非一物陸佃云蚯蚓即負

螽也亦以雌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螽鳴於下風

以風化釋文云蟲本或作虫非也

蝻蟻

衛風曰領如蝻蟻齒如齧犀蟻首蛾眉傳

蝻蝻蝻蟲也蝻首額廣而方箋蝻謂蝻蝻也

蝻蝻蝻蟲也生腐柳中大如足大指體長而豐  
潔食木心穿如錐刀至春羽化為天牛有生於  
糞土者外黃內黑有生於木中者白而且長故  
以比頸九辯曰蝻蝻之領阿那宜顧是也釋蟲  
云蝻蝻蝻蝻蝻蝻孫炎曰蝻蝻謂之蝻蝻關東  
謂之蝻蝻梁益之間謂之蝻又曰蝻蝻蝻孫炎  
曰蝻木蟲也又曰蝻桑蠹孫炎曰即蝻蝻也然

鳥獸章木攷

卷七

五

則蝻蝻也蝻蝻也蝻蝻也蝻蝻也桑蠹也蝻也  
一蟲而六名也今定本云蝻蝻蝻也無蟲字與  
爾雅合陸璣云蝻蝻生糞中淮南子曰黍成蝻  
蝻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也說者以為齊  
人曹氏之子所化論衡曰蝻蝻化為復育復育  
化為蝻生兩翼不類蝻蝻

蝻

蝻似蟬而小綠色比人謂之蝻釋蟲云蝻蝻蝻  
今人曰小蝻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

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蝻郭氏曰如蝻而小身  
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  
物以比之故言如蝻首蝻眉則其體之所似故  
不言如也古之選女者非特取其蛾眉靡曼而  
已蓋必合之相法焉不邇窮固不近寒陋故曰  
角犀豐盈蝻首者即角犀豐盈之謂也夏小正  
曰鳴蜚虎懸今比人亦謂之蝻又關西謂大蝻  
為胡蝻亦蝻之類

蛾

鳥獸章木攷

卷七

四

蛾蚕蛾也繭生蛾蛾生卵先孕而後交蓋蛹者  
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  
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蠋蛾一名羅孫炎以為蛹  
即是雌蠋即是雄蠋即是雌羅即是雄蛾似黃  
蝶而小其肩勾曲如畫古云蛾描是也今有一  
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一名火  
化與蠋而為牝牡蠋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  
街殆與鵲忘庚申燕避戊巳無異

蒼蠅



齊風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  
有似遠雞之鳴

蒼蠅蛆蟲所化好交其前足亦好交其後足搖  
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其聲雄壯聲皆在  
翼比青蠅而大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東齊  
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  
謂之蠅羅頤云蒼蠅蠅之絜者比青蠅而小其  
色蒼好集几案上食飲是也今人正謂之蒼蠅  
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  
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如羅之言只  
今之小蒼蠅何似遠雞之鳴

蟋蟀

唐風曰蟋蟀在堂傳蟋蟀螽也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  
一名螽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  
織鳴螽婦驚是也濟南人呼爲螽婦以夏生秋  
始鳴於上磚瓦石之下尤好闔勝輒吟鳴非螽  
好闔乃肅殺之氣使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

鳥獸草木攷

卷七

五

婦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螽秋初

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劉芳毛  
詩義笺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  
蟀或謂之螽南楚謂之王孫也陸佃云陰陽率  
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蛰帥之爲悉蟋蛰能帥陰  
陽之悉者也

蟋蟀

曹風曰蟋蟀之羽傳蟋蟀渠略也朝生夕  
死

鳥獸草木攷

卷七

六

蟋蟀一名渠略似蛞蝓而小身狹而長有甲角  
黃黑色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猪好啖之南  
陽以東曰蟋蟀渠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  
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蟋蟀也陸璣云蟋  
蟀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云是糞土中蛄  
蟲隨陰雨而出朝生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  
作渠螻誤也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

蟲

幽風曰蠶月條桑○又五月鳴蜩傳蜩螗也○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螽蟴也

斯螽蚣蝢也。

蠶任絲也倉庚鳴則生夏小正曰三月女子始

鳥獸草木攷

七

蠶是也喙咄咄類馬色班班類虎初拂之謂之  
𧈧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  
令煖然後切之得人氣則衆惡除也古者三宮  
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謂及早涼脆采之  
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蠶惡濕故也北至  
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  
也飼必捲窓塞幃飼訖還下蓋蠶見明則食食  
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食而不飲三  
十六日而化老則將績其口含絲再蠶謂之原

蚕一名魏蚕以晚葉養之先王有法禁馬和書  
云蚕爲龍精月直大火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  
物莫能兩大禁蚕者爲傷馬也

蜩

蜩蟬類或蜷蝮或水蟲或蟻螬所化兩翼兩膺喙長在腹夏至承陰而生上樹退殼展於杪乘風而鳴或以爲無口以脇鳴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日在木其聲清亮此正謂之蜩也七月以後鳴者似蚩色

鳥獸章末攷

人

斑此正謂之蟬也立秋後青紅俱無有數種蜩  
螳蚱蠹蝻蛄蛭蛛蟥似蟬而小蚱即螞蟴茅蜩  
也蝻蟬之最大者一名馬蟬蛭寒蟄也蛭蛛即  
蛄蛭也又一說螞蛭寒蟄蛭蟴母蜩范並蟬  
螞蛭小小紫色四五月鳴寒蟄黑而偃僂九十  
月鳴甚悽急蛭蟴色青七月鳴蟴母似寒蟄而  
小二月鳴蜩范所謂馬蟬也亦五月鳴又有一  
種其脫殼頭上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蟬花方言  
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蟥蜩陳鄭謂之蜋蜩

漢書謂之螭釋蟲云螭螭螭螭乳云螭螭者  
五色具螭螭者螭俗呼為胡蟬是螭螭螭二  
種蟬也故疏云螭者目諸蟬也未蛻時名復育  
論衡云螭螭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是也

斯螽

斯螽黃螽也一名蚣蚣一名蚣螭一名螭螭一  
名螭螭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螭螭螭螭即螭螭  
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  
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

斯螽

九

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陸佃云五月斯螽動股  
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爾雅云螽醜奮蓋於是  
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列子云力折  
春螽之股蔡邕月令云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  
邠江東人謂之蚱蜢善害田穉集傳云斯螽莎  
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此三物名  
色各異亦未必隨時而變也

莎雞

莎雞蟋蟀類黑身赤頭一名輪一名天雞一名

樗雞一名酸雞以鬚鬚鼻有青褐二色率以六  
月羽成而振迅之連夜作聲札札不止其聲如  
紡絲故名梭雞亦名絡緯俗謂之絡絲娘蓋其  
鳴以時故有雞之號亦正當絡絲之候也今人  
夜亦養之以聽其聲能食瓜莢之屬陸璣云如  
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  
志云似蠶蛾而五色亦曰鵲雞古今注曰莎雞  
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  
其聲如急織也皆以機杼之聲為名以趣婦功  
故易以桑亂俗云絡緯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  
風化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  
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蠋

幽風曰蠋蠋者蠋蒸在桑野傳蠋蠋蠋貌  
桑蟲也○又伊威在室蠋蠋在戶叮嚀鹿  
場熠燿宵行傳伊威委黍也蠋蠋長脚也  
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大雅曰緙革金厄

傳尼烏蠟也

蠟一名烏蠟一名蜣形似蠶而大如指體純白老則以絲自裹孔氏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羅頤曰蜀葵中蟲而食葵藿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廣志曰藿蠟有五色者槐香蠟五采有角甚臭韓子曰鯽似蛇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握鯽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育淮南子曰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蠟狀雖可畏然古

鳥獸草木攷

卷七

七

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爲飾雅云條革金厄是也又蜀亦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於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

伊威

伊威壁落間小蟲也一名委黍一名蟠一名鼠負或作婦本草作婦生下濕地似蟬而大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陸機云在壁根

下窰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及鼠婦則似垂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蟲

蠨蛸

蠨蛸小蠶也一名長踦而足長如蜘蛛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今小蜘蛛長肢者俗呼爲喜子陸機云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鳥獸草木攷

卷七

七

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今人以早見爲喜晚見爲常又云在頭則有喜事蠨蛸旣主有喜而幽詩以在戶言憂思感傷者蓋果羸伊威蠨蛸鹿場熠燿此五物家無人則集所以令人感思此自以著衣爲有喜各以爲義爾

熠燿

宵行

熠燿螢也孔氏曰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

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  
蟲云螢火卽炤舍人云螢火卽炤夜飛有火蟲  
也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  
不言螢火乃燐淮南子曰火爲燐許慎云兵  
死之血爲燐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  
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  
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  
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  
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

馬獸章永攷

卷七

三

螢火爲燐非也按熠燿亦兼有燐之名今之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月令季  
夏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毛傳云熠燿  
燐燐螢火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孔氏  
亦宗其說以爲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  
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古今注以爲螢食蚊蚋  
一名暉夜一名宵燭一名燐是也崇有論曰鳥  
無胃而生熒無胃而育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  
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

光俗謂之熠燿羅頤云今有一種蟲如蠋尾亦  
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董氏曰熠燿自是  
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  
曰宵行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  
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於董氏也僕氏曰舊說  
以熠燿卽螢以宵行爲夜飛舉下章熠燿其羽  
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七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七終

三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與公 校

蟲攷二

虺

小雅曰維虺維蛇

虺蛇之最毒者一名蝮狀似蛇而小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七八月毒盛時齧草木以泄其氣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

鳥獸草木攷卷八

一

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圻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釋魚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崔靈恩

集註亦以虺爲蝮又有一種狀如蝮而短有四脚能跳齧人名爲千歲蝮

蛇

蛇蟲類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字取諸此字古但作它耳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之字傍加虫而變其音也性草居常饑每得食稍飽輒復蛻殼冬輒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雖復草居人家時有之故諺云一畝之

鳥獸草木攷卷八

二

地三蛇九鼠今貓能禁之人家畜鵝者蛇亦不至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眼聽其種類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蝮蛇屬黑色潜于神淵能興雲雨

蜴

小雅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蜥也

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生草澤中其類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形小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

愛者名蜥蜴形小而黑喜緣牆壁者名蜥蜴守  
林及崔豹古今注以蝶螈爲蛇醫說文云在壁  
曰蜥蜴在草曰蜥易也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  
守宮或謂之蠃蠃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  
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螈按此諸文  
則在草澤者名蝶螈蜥蜴在屋壁者名蜥蜴守  
宮也蜥蜴古語今人多從方言名易今蜥蜴用  
以禱雨則驗其蛇醫或名蛇師舊說蛇體有傷  
此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釋魚云蝶螈蜥蜴

鳥獸草木攷

卷八

三

蜥蜴蜥蜴蜥蜴守宮也李巡曰蝶螈一名蜥蜴  
蜥蜴名蜥蜴蜥蜴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  
璣云蜥蜴一名蝶螈蜥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  
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蜥形  
狀相類水陸異名耳董氏曰陸璣以蜥蜴爲蝶  
螈鄭康成以蜥蜴爲蜥蜴攷詩書以蜥爲蜥者  
亦非也今按蜥卽名蝶螈小而青者曰蜥蜴大  
而黃者曰蜥蜴最小在壁間砌下者曰守宮種  
類既異而此釋爲一物恐亦未審也

蜥蜴

小雅曰蜥蜴有子果蠃負之傳蜥蜴桑蟲  
也蜥蠃蒲盧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  
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

蜥蜴桑上小青蟲也一名桑蟲一名桑蠅一名  
戎女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俗謂  
之桑蠅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  
七日而成其子是也詩義疏曰蜥蜴健爲文學  
舍人曰桑上小青蟲似步屈也

鳥獸草木攷

卷八

四

果蠃

蜥蠃細腰黑蜂也一名土蜂一名蒲盧似蜂而  
小腰好禁蜘蛛槌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  
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乃捕取  
草上青蟲或青蜘蛛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  
爲其子祝聲可聽里語曰祝云象我而楊子雲  
亦云蜥蜴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肖之矣燕趙之間謂之蠃蜥其小者謂之  
蠃蜥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天地



之性細腰純雄無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為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米大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况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知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脫形則非為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蛄蟻衣蟲生於瓜子

蠹

蠹

小雅曰為鬼為蠹傳蠹短狐也

蠹水蟲也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谿毒生江南山溪水中長一二寸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則殺

人或曰見人則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所中什六七死冬月蟄澗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或云水弩狀如蠅蛾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曰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洪範五行傳云蠹似鼃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蠹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現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禽經謂鵝飛則蠹沉然畏鵝鵝能食之

蠹

小雅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賊

螟古者言螟螣蠹賊者曰食苗心螟食葉螣食節賊食根蠹耳乃未始的言其狀惟五行傳稱

視之不明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  
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聽之不明  
時則有介蟲之孽螽蟴蜚蜾之類或曰螽蟴之始  
生屬羸蟲之孽然則始知螟螣之為羸蟲蜾之  
為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  
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蟻  
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為橫災也然  
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為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  
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七

螣

螣食禾葉之蟲即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  
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郊所化俗云  
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  
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  
閤為日所暴乃生飛蝗或云蝦子所化亦有相  
生者總飛交合產子如麥門冬數日中出如小  
黑蟻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至禾秀時乃出旋

生翅羽若雪凍則入地愈深俗云雪深一尺則  
蝗入地一丈宋魏之間謂之蟻南楚之外謂螻  
蟻或謂之螣螣字亦作螣說文作螣其種不一  
故曰百螣許氏以為百螣動股蝗屬也

蝻

蝻食苗根之蟲也或說云蝻螻蛄也食苗根為  
人患螻蛄是蜘蛛之別名字亦作蝻螻與螣蝻  
與蝻古今字耳

賊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八

賊食禾節之蟲也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  
細耳李巡曰食禾心為螟言其螽冥冥難知也  
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蝻也食禾節者言  
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  
故云蝻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  
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蓋郭璞直以蟲  
食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托惡政則災由  
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  
為兼通也許慎云以為更冥冥犯法即生螟乞

貨則生蠚吏祗冒取民財則生蠹然則靈芝朱  
草枉枉之鍾其美與螟螣之鍾其惡雖不同其  
繫王者之政一也舊說螟螣蟲賊一穗蟲也如  
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健爲文學曰此四  
種蟲皆蝗其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京房易傳曰  
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  
食葉不紬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  
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亦類此也

青蠅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八

九

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箋蠅之爲蟲汙

白使黑汙黑使白

青蠅汙穢蟲也一名景跡蛆蟲所化身青首赤  
如火背若負金其聲清聒好集穢濁遇物之絮  
者好遺矢於物上段氏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  
玉猶不免所謂青蠅點玉是也論衡曰清受塵  
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  
者也至於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  
白駁矣則所謂點黑爲白者也陸佃云青蠅善

亂色蒼蠅善亂聲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  
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  
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  
無有紀極也

蠶

小雅曰卷髮如蠶蠶蠶蠶也尾末捷然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

蠶毒蟲也一名蚘蚘一名蠟長尾爲蠶短尾爲  
蠟尾有毒長曲如鈞雄者蠶人痛在一處雌者  
爲蝟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今人或爲蠟  
螫者以蝟牛涎塗之痛立止說者以爲鼠負之  
大者多化爲蠟蠟子多負於背陸璣云蠶一名  
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蠟或云江南舊無  
蠟開元初嘗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  
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

蟬

大雅曰如蜩如蟬傳蟬蟬也

蟪一名蠅蟬屬其首方廣有冠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蟪蛄夏小正傳曰蜎蜎者五彩具蟪蛄者蠅是也毛傳云蟪蛄也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蟪梁宋以東謂蜎爲蟪楚人謂之蟪蛄陸璣云蟪一名蠅蛄字林蛄或作螻青徐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蟪蛄或言之蟪蛄詩義疏曰蠅一名蛄蛄蛄蛄也然則蟪與蠅亦蟪之別名耳

蜂

鳥獸草木考八卷八

生

周頌曰莫予斧蜂自求辛螫傳斧蜂摩曳也

蜂飛蟲螫人也一日有兩衙而應潮其主之所居衆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其種類至多黃色如蠅者一名蠅蜂一名黃蜂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黃色細腰者一名穉蜂作房

在小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其穉者復孚郊則增房益多又土蜂黑色似木蜂而大地中作房蜂之最大者螫人必死能食蜘蛛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壺形圓大故蜂似之方言蜂大而蜜謂之壺蜂今人亦呼爲胡蜂釋訓云作粵斧古今字耳○蜂王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尾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生子或三或五歲分其族而去山昨人患其分以棘刺置于臺端其子盡死而蜂不折矣蜂之分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王而去王之所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耳

鳥獸草木考八卷八

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

閩中吳甬元化輯

徐燊興公編

鱗攷

魴

周南曰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魴一名魴板身銳口縮項穹脊博腹青白色而  
味美卽今之青魴魚諺曰洛鯉伊魴美於牛羊  
是也漢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

鳥獸草木攷卷九

之槎頭魴江東呼爲魴亦呼青魴其廣方其厚  
扁故曰魴亦曰魴陸璣云魴今伊洛濟頰魴魚  
也廣而薄肥聶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  
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  
就糧梁水魴是也俗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  
白宋張景兒爲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八百頭卽  
此也

鱣

衛風曰鱣鮪發發傳鱣鮪也鮪鮪也

鱣大如五斗奩長丈餘口在頰下長鼻輭骨常  
於暮春從河上來淮水亦有之肉黃唯以作鮓  
而骨可啖蓋鱣屬也鱣蓋鮪之類但鮪肉黃鮪  
肉白以此爲別俗謂之玉板大者曰王鮪釋魚  
有鮪鮪舍人曰鮪一名鮪郭璞曰鮪今赤鮪魚  
也鮪大魚似鮪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  
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是  
也釋魚又云鮪鮪孫炎曰鮪一名鮪郭璞曰今  
鮪鮪白魚鮪別名鮪江東通呼鮪爲鮪舍人以  
鮪鮪爲一魚孫炎以鮪鮪爲一魚郭璞以四者  
各爲一魚陸璣云鮪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  
頭來上鮪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  
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  
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臠又可爲鮓魚子可爲  
醬釋文云鮪江南呼黃魚與鮪全異古今注曰  
鮪之大者爲鮪鮪之大者爲鮪皆非也

鮪

鮪魚似鮪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

如鱣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江淮間曰鮓伊洛曰鮓海濱曰鮓舊云鮓魚三月遡河而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夏小正曰祭鮓鮓魚之先至至有時故以爲祭陸璣云鮓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鍬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鮓大者爲王鮓小者爲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毛傳云鱣鮓鮓謂魚有二名鯉今之赤鯉魚也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鮓鱣鮓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水經曰鮓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鮓渚

鰓

齊風曰敝笱在梁其魚鮓鰓傳鰓大魚箋

鰓魚子也○又其魚鮓鰓傳鮓鰓大魚箋鰓似鮓而弱鱗

鰓大魚也按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鰓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鮓之餌鰓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鰓則吞之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知鰓爲大魚也箋云魚子按釋魚云鰓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鰓鰓鰓字異蓋古字通用也或鄭本亦作鰓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吾而棄之曰魚禁鰓鰓鳥翼鰓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鰓爲魚子也毛以鰓爲大魚鄭以鰓爲魚子而與鮓相配箋以一鰓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笱爲喻且鮓鰓非極大之魚與鰓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之易制也

鰓

鰓鰓魚也一名鰓似鮓大頭而細鱗其色白北土呼爲白鰓失水卽死弱魚也陸璣云鰓似鮓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鯉不如鰕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鯉或謂之鰕幽州人謂之鵝鵝或謂之胡鰕性好旅行故其制字从與蓋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鯢惟食草鱒食螺蚌鯉乃食矢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爲鮑魚

鯉

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今之類鯉也脊上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

鳥獸草木攷八卷九

五

文大小皆三十六鱗按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魚之貴者今人以盤木養之雖困鱗不反白亦健魚也龍陽也具九九八十一鱗鯉陰也備六六三十六數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或然亦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崔豹云兖州人謂赤鯉爲赤鰕青鯉爲青馬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騏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

鱒

爾風曰九戩之魚鱒鮐傳鱒鮐大魚也

鱒赤目魚也一名鮐似鱒魚而鱗細於鱒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食螺蚌多抵獨行亦有兩三尾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而形圓魚之美者今俗呼爲赤眼鱒釋魚云鮐鱒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鱒子赤眼者陸璣云鱒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是也

鱒

鳥獸草木攷八卷九

六

小雅曰魚麗于留鮐鮐傳鮐鮐也鮐鮐也○又魚麗于留鮐鮐傳鮐鮐也○又魚麗于留鮐鮐傳鮐鮐也

鱒一名揚一名黃頰魚頭似燕身如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性浮而善飛躍今江東呼黃鱒魚其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陸璣云鱒一名黃頰魚是也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

鮐

鯨一名鮪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  
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亦食細沙其味甚美  
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鯨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  
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來春復  
舉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者次則鯉至次則  
鰕至桃花水至而鰕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  
中非畜於人釋魚云鯨鮪郭璞曰今吹沙小魚  
也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俗  
云鮪性抱沙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

鳥獸考卷九

七

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鮪似鯽而狹小

鯉

鯉玄鯉也一名文魚形圓長首有七點作北斗  
象肉美有舌細鱗有黑花紋與蛇通氣夜則昂  
首向北蓋北方之魚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  
食味最鮮舊云是公蠲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  
陸璣云鯉鮪也似鯉類狹而厚江東呼爲鯉魚  
嶺南謂之玄鯉鯉者古人所重今道家忌之以  
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雁地厭犬水

厭鯉之說皆禁不食釋魚云鯉鮪舍人曰鯉名  
鮪郭璞曰鯉鮪徧檢諸本或作鯉鮪或作鯉鮪  
若作鮪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鮪又與舍人有異  
或有本作鯉鮪者定本鯉鮪鮪與鯉音同

鯉

鯉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多涎謂之鮪  
魚言其黏滑也一名鯉魚此魚及鮪鮪之類皆  
謂之無鱗魚食之不益人也別名鯉江東通呼  
鮪爲鯉俗云鯉魚善登竹以口啣葉而息於竹

鳥獸考卷九

八

上諺曰鮪魚上竹是也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鯉  
背青口小者名鮪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鮪一名  
河狹有黃鮪魚與鯉相類但鯉白而彼黃爾今  
鯉魚偃鯉魚俯鯉魚圓鮪魚方亦有五色鮪魚  
魚黃鮪魚青鯉魚玄鯉魚白鯉魚赤釋魚有鯉  
鮪郭璞曰鯉今偃類白魚也鮪別名鯉孫炎以  
爲鯉鮪一魚鯉鮪一魚郭璞以爲鯉鮪鯉鮪四  
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釋文曰毛及  
前儒皆以鮪釋鯉鯉爲鮪鮪爲鯉唯郭注爾雅



是六魚之名今自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嘉魚

小雅曰南有嘉魚

嘉魚鯉質鱗肌肉甚美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泉所以益人益州記云嘉魚細鱗似鱖魚蜀中謂之抽魚出於丙穴水經注云東南得丙口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鳥獸草木卷九

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方輿勝覽云丙穴在巴郡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象也李善注蜀都賦嘉魚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穴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舊云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

魚而已

台

大雅曰黃耆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台文

台鮐魚也生海中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食之蒸煮餒之肥美豫章人珍之吳都賦云玉鮐鮐鮐釋詁云鮐背者老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郭云鮐背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爾雅字作鮐以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曰台之言鮐也

鮐

周頌曰鮐鰾鯉箋鮐白鮐也

鮐白鮐魚也一名黑鰾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鮐今江淮之間謂之鰾魚性浮似鰾大而白爾雅異云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鮐又謂白鰾江東人呼之爲鰾釋魚云鰾黑鰾是也此魚好游

水上故莊子觀于濠梁稱儵魚出遊從容以爲  
魚樂明遂其性也爾雅云魚所息謂之楷季冬  
及春寒氣方盛故魚止糝中因而薦之非其出  
遊之時今人謂鱖爲參魚參音近於糝或以其  
伏糝中得名耶去其腸作鯪謂參魚鯪又謂其  
魚肉條魚山海經云儵魚食之已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終

鳥獸草木攷卷九

上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勳與公編

介攷

鼈

小雅曰魚鼈膾鯉

鼈甲蟲也一名神守郊生形圓穹脊連脊四週  
有帛外肉內骨而以眼聽行蹢躅以蛇爲雄頸  
中有軟骨與龜相似名曰醜食時當剔去之伏

鳥獸草木攷卷十

一

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伏之所在上  
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與龜皆隔津  
望郊而生故曰龜思鼈望亦曰伏於淵而剖於  
陵此思化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  
之長而引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故曰神守

龜元龜

小雅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箋上筮數而  
讀龜○魯頌曰元龜象齒傳元龜尺二寸  
龜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背微偃如皺其文

應八卦脇肋有文應二十四氣無雄與蛇爲牝  
牡卯生不咽粟善藏久能行氣水陸皆之龜與  
蛇合故謂之玄武羅頤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  
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桀衍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  
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  
亡吉凶之變千歲之龜遊於苓葉之上苓今甘  
草也葉圓小而有刺言龜久而神靈能變形大  
小也今人見小龜以爲千歲非也化書曰牝牡

鳥獸章末攷

卷十

二

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  
雖與蛇合亦與神交舊云上有壽蒼下有神龜  
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元龜長一尺二  
寸者史記云千歲之龜長二尺漢志云龜不盈  
尺不得爲寶逸禮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八  
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  
千歲遊於卷荷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  
考之

貝

小雅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貝錦錦文  
也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賾之貝文也

貝介蟲也中肉如科斗但有首尾而潔白如魚  
齒一名貝齒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有  
泉貝至秦廢貝行錢其種不一居陸者名賕在  
水者名蜎至大者名鮪至小者名鱣黑色之貝  
名貽貝黃爲質白爲文點者名餘賕白爲質黃  
爲文點者名餘泉以紫爲質黑爲文點者名紫  
貝中央廣兩頭銳者名蚘大而污薄名蜎小而  
狹長名鱣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賕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賕貝甲黃  
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陸  
璣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  
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賕黃爲質以白  
爲文餘泉白爲質以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  
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桮盤寶物也  
是先儒相傳爲然但解紫貝與郭璞少異陸以

鳥獸章末攷

卷十

三

白爲質紫爲文郭以紫爲質黑爲其異也書云  
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山海經陰符洛水  
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餘餘  
泉之貝也獸二爲友貝二爲朋鹽鐵論曰教與  
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相  
貝經云嚴助爲會稽太守朱仲受遺助以徑尺  
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  
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  
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四

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

鼉

大雅曰鼉鼓逢逢傳鼉魚屬

鼉魚屬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皮五色郊灰  
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能吐霧致雨力尤酋健  
善頽坎岸夜則出邊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性  
嗜睡日常閉大者自嚙其尾極難死人於穴中  
掘之百人掘即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  
不然終不出老者多爲和魅梁周興嗣常食其

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其肉云白如雞其皮  
堅厚宜以冒鼓枕勝於魚枕陸璣云鼉形似水  
蜥蜴四足長丈餘生郊大如鵝郊甲如蜃甲其  
皮堅可以冒鼓昆蟲志略云鼉亦作鮀狀如鯨  
鯉或云多年鼉入水化爲龍晉安海物記曰鼉  
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  
謂之鼉更一說鼉象龍形一名鰓夜鳴應更吳  
越謂之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  
也亦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云長一丈一名土

鳥獸草木攷

卷十

五

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龍

周頌曰龍旂陽陽

龍神物也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  
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郊生思抱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耳無竅聽以角有毒  
人觸之即死性極淫有五種一象形二蛇形三  
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  
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龍無角曰螭龍未昇天曰

蟠龍或云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管子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爲蜃蠲欲大則極於天下欲上凌於雲氣欲下極於深淵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六

升天也蓋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升也雜俎云龍頭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蓋妄也變化論云驪龍之眸見百里織介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三秦記云河

一名龍門

載施

邱風曰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多戚施面柔

戚施毛鄭不指爲何物韓詩薛氏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說文引詩得此醜醜解云醜醜蟾蜍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鼃鼃釋魚鼃鼃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圖經蝦蟆一名蟾蜍一名鼃今蟾蜍身大背黑無點多瘕磊不能跳不解作聲行動遲緩其肪塗玉刻削如蠟玄中記云蟾蜍生角食之壽千歲自

鳥獸草木攷

卷十

七

然論云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蝦蟆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作呬呬聲與此異也釋魚又云在水者鼃郭云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陶注本草云大而青春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此鼃也字說云鼃善怒故音猛而謂努力爲鼃詩鼃勉同心亦蛙善蟬故謂之猛朱子曰蓬蔚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今戚施本蟾蜍之名如人之駝背而不能仰者薛君章句與說文得之矣或曰蓬蔚

今龜背戚施今馳背此經傳不言故附錄之

魃

大雅曰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

魃卽旱鬼也按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淵中卽死旱災消蓋是鬼魃之物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八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與公

編

草攷一

荇

周南曰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荇水菜也一名接余一名鳧葵葉一名荇生湖陂中莖如釵股羸澀葉似蓴而圓生在莖端雖圓而稍萎不若蓴之極圓蔓鋪水上江東人食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一

之亦呼蒼舊說藻花白荇花黃羅願云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陸璣云接余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顏氏家訓云荇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蒼菜河北人多不識之皆以參差者是莧菜誤呼人覓爲人荇嚴粲云今池州人稱荇爲蒼公鬚蓋

細莖亂生有若鬚然故曰參差信矣

葛

周南曰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締絡女功之事煩辱者

葛卉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雞齊一名每斤葛入土五寸以上者名葛晷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間引藤蔓延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開花似豌豆花不結實其性柔韌可爲締絡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根形如臂紫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一

色生食甜脆亦可蒸食今人多以作粉食之益人說文云葛締絡草釋草拔龍葛郭云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不明可爲締絡特以延蔓似之故亦名葛有一種野葛毒草也亦蔓生葉似柿葉食之即死俗呼胡蔓通名鉤吻

卷耳

周南曰采采卷耳傳卷耳苓耳也

卷耳也一名苓耳一名泉耳一名地葵一名

蕪絲幽冀謂之檣菜維下謂之胡泉江東呼爲

常泉叢生如盤葉如連錢其實如鼠耳蒼色多刺易黏人衣即今之菴菜俗謂之常思菜呂氏以爲蒼耳非也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嚙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幽州謂之爵耳荆楚歲時記云卷耳一名璫草今人以葉覆麴作黃衣又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入蜀胡泉著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也陶隱居云昔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一

藟

周南曰葛藟纍之

藟一名藟蕪一名千歲藟一名常春藤葛類蔓生如葡萄葉似鬼桃莖斷之有白汁而甘五月開花結實子青黑微赤可食幽州人謂之推累

此藤大者盤薄故有千歲之名陸璣云藟一名  
莒莢似燕薁亦蔓延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  
可食酢而不美毛詩題綱云藟藟一名燕薁藤  
好生河澗邊得水潤而美

芣苢

周南曰采芣苢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  
也宜懷妊焉

芣苢藥草也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牛遺一  
名勝舄一名陵舄春初生苗葉印地如匙面累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四

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細青色微赤結實如  
葶藶黑色陸璣云馬舄一名車前一當道喜  
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  
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嚙作茹大滑其子  
治婦人產難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  
呼爲蝦蟇衣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薛氏  
章句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菜王肅引周書王會  
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孫出於西戎王  
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

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  
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本草云強陰益  
精令人有子陸璣云以爲治難產而先王獨取  
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傳言  
宜懷妊者亦只是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  
子也

蔓

周南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蔓傳蔓草中之  
翹翹然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五

蔓香草也一名蔓菁一名蔕葵一名蔕蒿屬其  
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  
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  
葉又可蒸爲茹江東人采以烹魚

藜

召南曰于以采藜于沼于汴傳藜蒿也箋  
執藜菜者以豆薦藜俎

藜白蒿也一名藜蒿一名藜草春初最前諸草  
而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錯澀從初生至



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可以爲茹蒿之類亦多  
爾雅云藜之醜秋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  
成皆通呼爲蒿也陸璣云凡艾白色爲藜蒿今  
白蒿春始生至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一  
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曰藜游胡游  
胡旁勃也今藜可以生蚕蚕生未齊時故以此  
葉先啖之又白兔食之而仙如駉驢食菴間子  
而仙駉驢馬類菴間子艾屬

蕨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木

召南曰陟彼北山言蕨其蕨傳蕨鰲也○

又言采其薇傳薇菜也

蕨山菜也一名鰲春初生山谷間初生無葉可  
食紫色而肥末如小兒拳亦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鰲或  
云初生亦類鰲脚故曰鰲也今野人今歲焚山  
則來歲蕨菜繁生行路之人亦不肯食俗云令  
人脚弱陸璣云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菜  
是也

薇

薇菜也生水傍葉似萍可蒸食久食不飢三秦  
記曰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誠之不食  
而死爾雅云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  
菜之微者也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  
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  
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胡氏曰荆楚之間有草  
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  
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  
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  
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朱子曰  
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  
迷蕨詩亦有山有蕨薇而伯夷采薇於首陽山  
是薇爲山菜不當爲水草也

蘋

召南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彼行潦傳蘋大萍也藻聚藻也  
蘋萍之大也一名水花一名茰茰季春始生不

值泥生於水葉圓濶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根在水底葉敷水上可食味如葱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實食而甜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正此實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即小萍也蘋亦不沉但此萍而有根不浮游爾陸璣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謂之萍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者毛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

鳥獸草木考

卷十一

八

三

### 藻

藻水草也生諸淺水中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味橫陳於水若自澡濯然居流水之中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采藻於行潦也陸璣云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可食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

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聚藻爲發聲也二藻皆可食煮熟拔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甚嘉美荆揚人饑荒食以當穀也顏氏家訓云若牛藻也卽璣所謂如蓬者也三茶注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若

### 茅荑 茶

召南曰白茅包之傳白茅取潔清也○卽

鳥獸草木考

卷十一

九

風曰自牧歸荑傳荑茅之始生也箋茅潔白之物也○鄭風曰有女如茶傳茶荑茶也箋茶荑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茅管屬一名地管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筋一名蕪杜壯者一名白茅一名蘧始生名荑秀名莧一名荑一名茶春初生茅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體柔而哩直可收甘美夏有白花成穗莖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亦甚甘美可食也陸璣云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川包裹禮

物以供祭祀繹酒用之易曰藉用白茅是也詩  
茶有三耶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醇茶  
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註與此  
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  
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  
飾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  
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  
之燭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如茶  
鳥獸草木考卷十一

十

也呂東萊曰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  
蕘然則所謂蕘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

葭葦

召南曰彼茁者葭傳葭蘆也○又彼茁者  
蓬傳蓬草名也○衛風曰一葦杭之

葭一名華卽今蘆也葦之未成名葭稍大爲蘆  
長成乃名葦其形都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至  
末抽穎穎上生白花作穗若茅花風輒吹揭如  
雪其聚於地若絮根亦如竹根而節疎其萌名

蘆今人罕能別蘆葦與蘆葦也又北人以葦與  
蘆爲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爲葦其細不及  
指人家池園所植者皆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  
者謂之碧蘆長安人謂葭蘆之未解葉者名紫  
籜

蓬

蓬草之不理者也蒿屬其葉如蓬聚而飛如亂  
髮其花如柳絮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月  
令藜莠蓬蒿並興是也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  
鳥獸草木考卷十一

上

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有二種一名  
鵲彫蓬一名薦黍蓬

匏

邶風曰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  
可食也

匏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蔓生葉圓有  
毛粗澀花白實苦人鮮食之陸璣云匏葉少時  
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云幡幡匏葉采之  
烹之今河南及楊州人恒食之八月中秋法堅硬

不可食故云苦菜匏一也故云謂之匏魯語  
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  
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  
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者也故  
匏在八音之一古用以爲笙其音甚劣則後世  
不復用矣既爲樂器又爲飲器則雅酌之用匏  
是也毛傳及陸疏俱以匏匏爲一物誤也蓋匏  
甘而匏苦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明矣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土

邶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  
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菹  
之類也○又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  
菜也薺甘菜也箋北方之茶則甘如薺○  
唐風曰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

葑菜也一名須一名蔓菁一名薺蕪似羊蹄葉  
似松濶厚而短味酢可食子紫赤色而根不同  
南北通有之比土種之尤多四時仍有春食苗  
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中之最有益者塞北

并汾河朔間燒食其根呼爲蕪根陳宋之間謂  
之葑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  
菁相似而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  
方言云蔓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  
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蔓與葑字  
雖異音實同然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  
菘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舊說菘菜比種初  
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  
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今俗謂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三

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

菲

菲蔥菜也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孫炎口  
菹類也又云菲蔥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  
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菹莖粗葉厚  
而長有毛三月中蒸蒿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  
指正白可啖幽州人謂之芴爾雅之蔥菜今河  
內人謂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  
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

此詩卽菲也勞也莧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菡而非菡故云菡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菡之類蔓菁謂葑也菡類謂菲也

### 茶

茶苦菜也一名茶草一名選一名苦一名遊冬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疎草如苦苣而細斷之有白乳汁六月花從葉出黃似菊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十四

### 薺

薺甘菜也一名薺薺其子別名薺實名薺薺春初生葉似芥高五七寸根白枝莖青可以作菹及羹亦佳味甘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

也又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月令靡草死是也

### 苓

卽風曰隱有苓傳苓大苦也

苓藥草也一名甘草一名大苦一名美草一名密草一名露草蔓延生下濕地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尖而纖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嚙不破或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十五

云薺似地黃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苓亦作薺又有一種紫甘草細而實春生青苗高二三尺葉如荷葉七月開紫花似奈冬經實作角子如萹豆根長者三四尺麓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一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閩中吳元化 輯

徐燾與公 編

草攷二

茨

鄘風曰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茨疾藜也

茨蒺藜也一名旁通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  
屈人布地蔓生細葉花黃色而小子有三角芒  
刺狀如茨而小長安最饒多生道傍或生牆上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人行多著木屐可以茨牆故謂之茨今兵家乃  
鑄鍬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一名旱草師曠  
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葦蘼也歲欲旱旱草  
先生旱草蒺藜也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爲楚  
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  
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  
爲茨者後人誤也

唐 攷薺

鄘風曰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小雅曰

葛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

唐一名蒙一名女蘿作藤生而細其長如帶根  
不著地附木而生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  
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  
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頗弁傳曰  
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  
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  
松蘿玉女爲六名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  
蘿也陸璣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  
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  
正青而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廣雅云女蘿松  
蘿也菟丘菟絲也亦分爲兩物博物志魏文帝  
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  
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  
草女蘿兔絲或亦此義爾

蟲

鄘風曰言采其蝻傳蝻貝母也

蠶藥草也一名貝母一名空草一名苦花一名  
商草一名勤母根有辦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  
名貝母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  
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性能散  
心胃鬱結之疾陸璣云蠶今藥草貝母也其葉  
如括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  
連累相著有分解也郭璞云白花葉似韭此種  
今不復見也字亦作茵

綠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三

衛風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  
竹篇竹也○小雅曰終朝采綠箋綠王芻  
也

綠葦蓐也一名王芻一名葦草葉似竹而細薄  
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呼爲葦蓐草亦  
呼爲鴟脚莎亦呼爲淡竹葉荆襄人煮以染黃  
作金色極鮮好釋草云葦王芻字作葦楚辭曰  
葦葦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葦今攷鄭氏說  
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葦矣

竹

竹一名篇竹一名篇菴春中布地好生道傍苗  
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  
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人謂之篇竹煮汁與小  
兒飲療蛇蟲是也釋草云竹篇蓄李巡曰一物  
二名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  
蟲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  
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北人謂此爲綠竹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四

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  
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然古今說者  
皆言淇水傍自生竹箭故古人言伐竹淇衛又  
曰淇衛之箭又曰淇園之竹以爲捷伐淇園之  
竹以爲矢如此多矣蓋淇水宜竹箭自古以然  
卒章綠竹如箒葦牀第以竹爲其大堪爲箒則  
非草也然說文引詩作葦竹韓詩作綠葦葦既  
非色而薄又非竹不可合爲綠色之竹箭故拆  
而解之云葦王芻薄篇筑也又韓詩如箒乃作

如菁菁積也薛君云菁綠菁盛如積也西京賦  
芳草如積亦祖此義然則淇與自出竹箭不妨  
兼有菰竹二草耶容齋隨筆云毛公釋綠竹王  
芻以爲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  
王芻也

菰

衛風曰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味甘  
可食葉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作燭致明其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五

葉又可爲菜然與瓠少異但以大小長短甘苦  
爾然古今亦通言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  
子者貴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也世  
有種大瓠法擇取四本每四本相近處各以竹  
刮去半皮併而封之俟其活除去一穗又復取  
兩大本相併復去一穗如前法蓋四本同發一  
穗自然易大及著子獨留兩枚如此則一半之  
種變爲一石此魏惠王大瓠之法風俗通云八  
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

死燒穰瓜死焚漆卽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  
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也

蒺

衛風曰蒺蒺揭揭傳蒺蒺蒺也

蒺蒺之初生者也一名雛一名蒺初生者爲蒺  
長大爲亂似葦而小中實其中亦始生末黑黑  
已而赤其根旁行牽掾盤互始生無辨唯荻強  
而葭弱蒺高而葭下江東呼爲烏蒺卽今人取  
以當薪爨是也釋草云蒺蒺蒺李巡曰分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六

葦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  
曰蘆亂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草大車傳  
曰蒺離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蒺爲一草也  
陸璣云亂或謂之蒺至秋堅成則謂之蒺其初  
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  
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草也

芄蘭

衛風曰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

芄蘭一名萑一名蘿摩一名苦九葉厚蔓延而



生作大藤斷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可生  
亦可作菜茹幽州人謂之雀瓢江東人謂之白  
環能補精益氣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  
是也爾雅薝蔔蘭釋曰薝一名芄蘭郭璞云薝  
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按如此注則以薝芄  
一名蘭或傳寫誤芄衍字

媛

衛風曰焉得媛草傳媛草令人忘憂

媛草忘憂草也一名紫薝一名療愁有莢長二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七

尺許內有薄片似紙大小如蟬翼其葉四垂其  
花六出枝葉繁弱互相交結每遇風吹輒自相  
解不相牽綴風土記曰花名宜男娘婦佩之必  
生男俗云玩之忘憂是也荆楚謂之鹿葱蓋鹿  
食此草故名可薦於俎世人多女求男服之則  
驗神農經云中藥養性謂合歡薝忘憂草忘憂  
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  
忘憂欲忘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  
歡本草木部合歡味甘平主利心志令人歡樂

無憂五月花發紅白色即名夜合又薝  
一名鹿葱花名宜男根涼無毒治沙淋下主酒  
疸黃色通身者搗汁服之亦取嫩苗煮食之按  
此薝並無忘憂之說毛氏不從薝者必有見矣  
孔氏曰媛訓忘非草名後人詩賦皆以媛爲薝  
恐一唱百和相傳之訛也釋文媛本又作薝說  
文作薝云令人忘憂也或作媛韓詩作焉得薝

艸

薝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八

王風曰中谷有薝傳薝薝也

薝藥草也一名薝一名薝薝一名薝明一名貞  
蔚一名夏枯一名薝臭草生海濱池澤中葉似  
荏苒初生可食凌冬不彫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如  
雞冠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子黑色細長三  
稜狀如荏苒子而稍龐大即今之薝母草陸機  
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薝薝是也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薝薝母也故曾子見之而  
感按本草云薝薝也一名薝母故劉歆曰薝臭

穢臭穢卽荒蔚也

蕭

王風曰彼采蕭兮傳蕭蒿也所以共祭祀

○又彼采艾兮傳艾所以療疾

蕭荻蒿也一名荻似白蒿白葉莖蘼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今人所謂荻蕭者是也或云牛尾蒿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執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九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

艾

艾蒿也似蒿一名冰臺一名灸草春初布地生苗莖類著而葉背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之用灸百病故名醫草或曰見似人者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歲或多病則艾多生亦天預備以救人也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舜

鄭風曰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舜易生之物也一名木槿一名朱槿一名赤槿其樹似李葉如安石榴花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生夕歛仲夏應陰而榮月令木槿榮是也或呼爲日及葉甘可食作飲令人得瞑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熱茗令不瞑木槿令人瞑爲異爾北人多種植爲離障名舜者取瞬息之義也樊光曰其樹如李其花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十

朝開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椶一名椶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傳玄曰舜華麗木也謂之曰合或謂之合容或謂之愛老潘尼以爲朝菌

荷華 荷 蓮 菡萏

鄭風曰隰有荷華傳荷華芙蕖也其華菡萏○又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陳風曰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生而倏大○又有蒲與蘭傳蘭蘭也箋蘭

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又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

荷揔名也其莖茄其葉遮其莖下白藕在泥中者蓋其花未開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別名芙蓉其實爲蓮卽房也其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二分如鈎爲薏甚苦五月中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幽荆楊豫取備饑年皆倒生兩牙一成芰荷一成藕荷又生一牙爲華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十二

藕卷荷者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藕節生一葉一華大者華至百葉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蕖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實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里語曰苦如薏是也孔氏曰爾雅以芙蕖之莖曰茄此言

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傳云簡蘭箋云簡蓮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故易傳以蘭爲蓮也

龍

龍蓼之最大者也一名葑草一名龍紅一名鴻蒿一名龍古其大者名歸似馬蓼甚長大生水傍下濕地葉粗太赤白色有毛花紅白色高丈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十二

餘卽今之水葑草是也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盤龍故名龍郭璞云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馬蓼自是一種與此異也

茹蘆 韎韐

鄭風曰茹蘆在坂傳茹蘆茅蒐也○小雅曰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者韎韐聲也

茹蘆染緋草也一名茅蒐一名蒨一名韎一名

地血葉似棗頭尖下潤莖葉俱澀三五對生節間延蔓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採根可以染絳舊云人血所生故名地血性亦能治血今人通謂之藉藉或作茜漢書千畝厄茜卽此也今人染藉乃假蘇木非古所用陸璣云茹慮茅蒐藉草也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藉草是也傳言靺鞨茅蒐染箋云茅蒐靺鞨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靺鞨故名此本爲靺鞨也士冠禮注云靺鞨者緼縠而黝圻合韋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十三

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藉爲靺鞨又駿異義云靺草名齊魯之間言靺鞨聲如茅蒐字當作靺陳留人謂之藉是古人謂藉爲茅蒐是也

蘭

鄭風曰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蘭也又贈之以芍藥傳芍藥香草

蘭蘭也一名水香陸璣云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

王者香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也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爲非矣蘭草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欲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名都梁者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十四

鄭人方春之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蘭而祓除韓詩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氛穢今荆楚之俗三月三日亦出爲曲水飲不復用香草矣

芍藥

芍藥一名餘容一名可離一名解倉春生紅芽作叢多刺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二三尺夏開花有紅白紫三色子似牡丹子而小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後二十五日

芍藥榮是也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青俗呼為牡丹非也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氏曰未審今何草釋文曰芍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呂東萊曰蘭卽今之蘭芍藥卽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孔氏云何草亦泥陸之見也

莠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孟

齊風曰維莠騶騶傳莠似苗也

莠害稼之草也根屬似稷而小不結實無處不生卽今之狗尾草說文云禾粟之下生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莠似苗戰國策曰幽莠之幼也似禾董氏云莠秕草誤耳韋曜問答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草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二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勣與公編

草攷三

莫

魏風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莫菜也○又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

莫菜也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

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一

以爲蕒又可生食其子如楮實而紅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

蕒

蕒藥草也一名水鳥一名牛脣一名薺一名芒芋一名鵠瀉一名及瀉叢生諸淺水中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葉挾長似車前子大其味亦相似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徐州廣陵人食之釋草云蕒牛脣李巡曰別二

名郭璞引詩傳曰水鳥也陸璣云今之澤鳥也  
恐誤耳所以郭氏不取也

藪

唐風曰藪蔓于野

藪草也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赤莖葉如小  
桑五月開花青白色七月結實亦生於人家籬  
牆間俗呼爲籠草陸璣云似括樓蔓延地上葉  
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薹不可食也幽州人謂  
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有白藪烏藪二  
種如陸之言是烏種也

藪

秦風曰藪葭蒼蒼傳兼藪也

藪一名蘆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江東呼爲蘆適  
陸璣云兼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疆青徐  
州人謂之兼交州遼東通語也

菰

陳風曰視爾如菰傳菰苳苳也

菰荊葵也一名苳苳一名錦葵戎葵之類比戎

葵葉差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

大抵似蘆葍之花謝氏云苳小苳多花又翹起

也陸璣云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

有文采相錯此與戎葵異類故釋草有苳戎葵

郭云今蜀葵也似葵花如木槿又曰苳苳苳舍

人曰苳一名蚬蚬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則

戎葵與蜀葵苳與荆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

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則

是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又得戎葵之名矣崔豹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三

三

云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苳苳似木槿而光色奪

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

有異耳一名蜀葵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

荆葵苳苳之名於內者非也然今亦通呼此爲

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耳僕氏曰苳苳紫荆

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甚

密有類蠅窠故爾雅名蚬蚬俗曰火蟻僕氏之

言是木類與此異也

紵

陳風曰可以漚紵○又可以漚管○小雅

曰白華管兮傳白華野管也已漚爲管

紵麻屬莖高七八尺葉如楮葉面或青或紫背則皆白有短毛錯澁夏秋間著細穗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朶凡數十穗其莖輕虛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一科數十莖只刈其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鍤若竹挾之表厚處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四

徽紵煮之可織爲布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菅 白華

菅一名白華茅屬高丈餘可以飼牛釋草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亦是茅之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管陸璣云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異物志香管似茅葉長大於茅凡蒸享必得此管包棗助調五味益芬菲逸詩曰雖有絳泉無棄菅蒯管與蒯皆謂茅也

黃華者俗名黃芒卽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卽菅也

茗

陳風曰卽有旨茗傳茗草也○又卽有旨鵲傳鵲綬草也

茗一名茗饒一名翹搖一名柱夫生丘陵中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花紫今俗呼爲翹搖車花翹起搖動因名云茗之華傳云茗陵茗此直云茗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五

鵲

鵲小草也一名錦竹似竹而有斑文釋草云鵲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鵲舊作鵲陸璣云鵲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鵲本鳥名此云草豈因似鵲乎○鵲綬鳥也或謂之吐綬大如鵲鵲頭類似雉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遇風雨不吐有驚懼不吐慮觸其喙行必

蓬草木亦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是也

蒲

陳風曰有蒲與荷箋蒲柔滑之物

蒲水草也一名睢一名醜似莞而稠有脊生於水涯柔滑而溫可以爲席春初生用白爲菹亦堪蒸食山南名此蒲爲香蒲謂昌蒲爲臭蒲風土記曰蒲生於陸者葉如鳥扇而紫蔕一曰獲蒲陸璣云蒲可爲席亦可編以爲裳截以寫書

萇楚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三

六

檜風曰隰有萇楚傳萇楚鉞弋也

萇楚一名鉞弋一名御弋一名鬼桃一名羊腸生田野中苗長弱蔓延地上不能爲樹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今之羊桃是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陸璣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爲筆管也或曰葉花似桃子細如小麥亦似

桃故有桃之號也劔南人呼爲細子根

稂涼

曹風曰浸彼苞稂傳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又浸彼苞著傳著草也

稂一名童梁一名守田莠屬似稷與禾相雜而生或謂之鬼稻一穗未有數粒易落田中明年復生故有守田之名也陸璣云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三

七

之守田也古者以飼馬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遺稂莠是也按本草有狼尾草子細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中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稂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如莠今謂之狗尾草是也鄭箋以苞稂則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沒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



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著

著莖草也蒿屬似賴蕭青色科生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紅紫色形如菊周其莖爲莖以問鬼神知吉凶故聖人贊之謂之神物著貢服之亦聰惠先知其所生處獸無虎狼蟲無

二葉

佳茶

鳥獸草木攷一卷十三

八

幽風曰八月萑葦傳亂爲花葭爲葦○又

四月秀萑傳萑萑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

萑秀萑共是乎○又七月烹葵及菽○又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傳壺齎也○又獻羔

祭韭○又予所將茶傳茶萑若也

萑葦亦葭莖之類但大小之異名也釋草云葭

亂樊光云葭初生蔥息理反辟色海濱曰亂郭

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

光引詩曰彼茁者葭郭璞云卽今蘆也又云葭

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葭長大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也萑之秀穗一名茶爾雅曰蕒葦茶森蘆芳萑謂之茶葦謂之芳是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

萑

萑藥草也一名萑繞一名棘萑一名細草其葉

小名小草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今遠志是也

鳥獸草木攷一卷十三

九

本草注云莖葉似大青而小廣雅曰棘萑遠志

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說此味苦謂之苦萑也

孔氏曰萑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

矣故疑王萑正與萑爲一言萑其是乎爲疑之

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萑生夏小

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

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萑而生秀字異必

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萑生田中葉青

判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

已秀是葵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葵葇  
故云物成自秀葵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  
故也

### 葵

葵揆也能日向焉隨日光所轉以受陽氣爲百  
主左傳所謂葵能衛足是也一名露葵一名  
葵一名紫露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  
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  
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皆可茹食味甘性

烏獸草木攷

卷十三

十

滑子雖經歲不涸微炒令輝炸散著濕地遍踏  
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早種者十月末正月末  
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種  
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宜乾九月  
作葵菹拍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  
傷早則黑澀語云觸露不拍葵日中不剪韭者  
也廣雅薊葵也

###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觸之乃至一帶不收

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古人以瓜紀時故遣  
使者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夏小正五月乃瓜  
乃瓜治瓜之辭也古之所謂瓜蓋指黃瓜甘瓜  
也今人園圃多所蒔者其實生苗蔓下舊云甜  
瓜暑月服之求不中暑氣沉水者食之殺人七  
月食瓜正此瓜也荆楚歲時記曰七月採瓜屋  
以爲面脂犀辨也

### 壺

壺似匏而圓曰壺壺園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

烏獸草木攷

卷十三

土

廬古今註曰壺廬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  
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  
舟鷁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以此故也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  
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斬其根令其餘蔓飲  
之已日乃收尤爲堅成可用春秋傳曰樽以嘗  
壺蓋壺之爲樽其來尚矣

### 韭

韭葷菜也一名草鍾乳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

謂之韭故圃人種時一歲而三四割之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而復生信乎一種而久者在菜中此物最溫而益人宜常食之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注云若葱變為韭是也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諺云春初早韭冬末晚菘凡剪不用日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未殺瘦矣蓋籩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俗呼為嬾人菜以其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土

不須栽種也

果羸

幽風曰果羸之實傳果羸括樓也

果羸一名地樓一名澤巨實名黃瓜子名括樓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形兩兩相對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胡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青黑色初生青至秋熟赤黃色其實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齊人呼為天瓜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閩中吳雨元化

徐煥興公

草攷四

苹

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箋苹蘩蕭○又食野之蒿傳蒿藋也○又食野之苓傳苓草也

苹一名蘩蕭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

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美可生食又可蒸食即今之蘩蒿也毛傳云苹萍是水浮萍江東謂之漂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也所以鄭箋易傳以為蘩蕭是也唐德宗問楊珣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對曰按爾雅苹是蘩蕭上曰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蘩蕭也

蒿

蒿草蒿也一名方漬一名青蒿春生苗葉極細嫩似茵陳蒿而背不白人亦取雜香菜食之至

夏長四五尺許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結子如粟米大江東人呼爲猥蒿爲其息似猥北人呼爲青蒿亦有一兩株在蒿叢之間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陸璣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蔽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蔽是也字林作莖本或云牡蒿者牡衍字牡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二

蔽及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

芩

芩草也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臺

小雅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臺夫須也萊草也○又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夫須以臺皮爲笠

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以爲衣以

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是也其葉可食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是也或云臺草有皮緊細緻滑可爲臺笠南山多有毛氏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夫臺但可以爲衣不可以爲笠古稱臺笠蓑笠自謂臺與笠尔不必以臺笠緇撮之語必欲合爲一物也越語所謂蓄蓑笠以備患又齊語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三

萊

萊草也一名萊藜其莖葉似菊香美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而譙沛人謂鷄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萊莖與此草異而名同曾子以藜蒸不熟遺妻卽此是也

莖

小雅曰菁菁者莪傳莪蘿蒿也

莪蒿也一名蘿蒿一名角蒿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似青蒿細科生宿根在地先草而生初生其色玄莖可食香美味頗似葦蒿開淡紅紫花大徑三四分花落結角似蔓青實黑長三寸微彎青霜後黃落是也陸璣云蘿蒿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釋蟲云蠶羅釋草又云莪蘿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

鳥獸草木攷

卷之四

四

莪

小雅曰薄言采芑傳芑菜也

芑菜也似苦菜野生葉大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卽今之苦蕒菜宜馬食之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人家養蚕蛾初出時不可使之見令蛾子赤爛蚕婦亦忌食之陸璣云芑菜似苦菜也

遂

小雅曰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遂牛蒡

也仲春時生可采也○又言采其蒿傳蒿

惡菜也箋蒿蒿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遂薺菜也一名牛蒡一名蒿一名鬼目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莖青色莖方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有若荏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江東呼爲牛蒡今人呼爲薺菜卽使蒿音之訛陸璣云遂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葍而莖赤可灼爲茹滑而美也今人鳥獸草木攷

卷之一

五

下氣幽州人謂之遂字或作蒿有一種極相似而葉黃味酢名酸模

蒿

蒿菜也一名當河內關中謂蒿爲蒿薺幽州人謂之燕蒿亦名爵弁仲春時生大葉白花其根如指正白色可啖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細而赤亦有臭氣也釋草云蒿蒿又遂蕒馬尾人拜蒿薺皆謂此也花白卽名蒿花赤別名薺

牙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似爲肺謂之鹿脯風  
土記白菑蔓生依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  
三帶長七八尺味甜如蜜

莞

小雅曰上莞下簟箋莞小蒲之席也

莞一名蔴一名苻離一名白蒲一名葍一名薺  
一名澤芬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  
爲菹生噉之甘脆根長尺餘白色麤細不等枝  
幹去地五六寸葉相對婆娑紫色闊三指許花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六

白微黃入伏後結子立秋後枯其葉名龍須亦  
出山石空中莖倒垂可以織而爲席今西方人  
亦呼蒲爲莞蒲江東人謂之苻離是也或云卽  
今之燈心草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  
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氏曰西方人呼  
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

蔚

小雅曰匪莪伊蔚傳蔚壯莪也

蔚蒿屬一名馬先蒿葉大如荍蔚花紅白色  
八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與荍蔚極相似初生無  
別陸幾云蔚壯蒿壯蒿壯莪也三月始生七月  
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  
而長一名馬新蒿郭璞注爾雅蔚壯莪謂無子  
者而陸云有子二說小異蓋今青蒿名莪葉端  
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故云壯也

芹

小雅曰言采其芹箋芹菜也可以爲菹亦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七

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

芹水菜也一名楚葵一名水蘄一名水英生池  
澤中葉似芡蔚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二三月  
作莢時可作菹及熟淪食之莖潔白而有節其  
氣芬芳卽今水中之芹菜是也又有渣芹可生  
菜亦可生噉又有秋芹取根又有赤芹取莖葉  
並堪作菹及生菜

藍

小雅曰終朝采藍箋藍染草也

藍染草也似蓼而味不辛作畦種之三四月生苗如鱗高二三尺許畏霜葉如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薺令治淨五月中新雨後卽拔栽之俗云榆莢落時可種藍卽今之大葉冬藍爲澁是也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然則刈藍於夏先王有法禁焉故制字从監以此故也又有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八

苕

小雅曰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陵苕之華紫赤而繁

苕陵苕也一名陵蒔一名凌霄一名女葳作藤蔓延喬木之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今之凌霄花是也此花亦繡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而失明釋草云苕陵苕黃花葉白花葳陸璣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金紫草花可以染皂煮以沐髮卽

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花紫赤而紫陸亦言其花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棠棠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瓠

大雅曰縣縣瓜瓠傳瓜紹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

瓠小瓜也釋草云瓠瓠其紹瓠舍人曰瓠名瓠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九

小瓜也紹繼謂瓠子漢中小瓜曰瓠孫炎曰瓠小瓜子如瓠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瓠然則瓠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謂之瓠瓠是瓠之別名故云瓠瓠也

葍

大雅曰葍荼如飴傳葍菜也

葍美菜也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葍菜葉

似戴花紫色此味苦而詩云甘古人語倒猶甘  
草謂之大苦也廣雅云莖藿也今三輔之言猶  
然孔氏曰內則云莖直粉榆則莖是美菜非苦  
茶之類釋草云及莖艸郭云卽烏頭也江東人  
呼爲莖晉語曰嬖姬將諧申生寘鴆于酒寘莖  
於肉賈逵曰莖烏頭也然則莖者其烏頭乎箋  
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莖直之莖雖非周原亦  
自甘矣明莖是烏頭也本草云烏頭與附子同  
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爲莖草朱子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四

莖

大雅曰豐水有芑芑莖也

芑今之苦薺采毛傳云草也詩芑有三薄言采  
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栗也禮  
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云芑枸櫞也芑草之芑  
字作芑枸櫞之杞字作杞古者草菜亦相互而  
比豐水之芑卽采芑之菜非別有一種草名

若鄭所云誤也孔氏亦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  
菜是也

筍

大雅曰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弱也箋  
筍竹萌也蒲深蒲也

筍竹萌也一名筍一名竹胎初生可以爲菜殺  
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  
寸嚮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亦可以爲菹  
嚴粲云天官鹽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莖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四

蒲

蒲蒲弱蒲子也一名深蒲生水中共初生嫩葉  
未出時紅白色茸茸然周禮以爲菹謂其始生  
取其中心入地藕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其脆  
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今人鮮有食者至  
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捧搥俗謂  
之蒲搥亦謂之蒲釐花黃藥中蒲黃卽花中藥  
屑也細若金粉人多採之以密搜作果食之甚  
益人



鬯

大雅曰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  
釀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  
香條鬯也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爲  
鬯因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  
萋萋起秬鬯出知鬯爲草矣禮有爵鬯者築釀  
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  
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釀爲鬯草何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三

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釀  
金之草以其可秬和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  
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釀之謂築此釀草又煮  
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釀積之使氣味相入乃  
名曰鬯言合而釀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  
鬯者必和釀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記  
曰釀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煮停於祭前及淮  
然後合而成之周禮有爵人掌裸器和爵鬯以  
實鬯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

故先王養以合鬯也○釀芳草也十葉爲貫百  
二十貫爲築以煮之爲鬯鬯今鬱林郡也本草  
木部有鬱金香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卽  
香也

苴

大雅曰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天  
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潤澤如樹上  
之棲苴

苴草也一名菰蘓一名葉荷春初生葉似初生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三

甘蔗根似薑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爲蘆亦可  
醬中藏其性好陰在水下生者尤美有白有赤  
者今人乃呼赤者爲蘆荷白者爲覆蘆赤者作  
梅果用白者入藥用中蘆者服其汁并卧其葉  
卽呼蘆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蟲輩人家種之  
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末生不須鋤微加以糞覆  
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茂亦作覆  
蘆蘇氏曰苴枯草也

蓼

周頌曰予又集于蓼傳蓼言辛也

蓼春生苗至夏茂秋始花花如紅糝樣不計其數也能結子樹身高丈餘節生如竹八九月間點綴爛熳亦其可愛此蓼是木本故桃蟲集之非若下茶蓼之蓼

茶

周頌曰以薺茶蓼傳蓼水草也

茶陸穢草也一名委葉生於高亢之田及平陸之處是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朱子曰先儒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十四

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按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一驗也

蓼

蓼水穢草也一名薺一名虞蓼生水澤中及卑濕處高二尺許細莖弱葉似柳其味香辣葉底亦抽短穗慘慘紅花今俗辣蓼人多賤之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蓼水蓼香蓼木蓼等

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亦相似而俱羸馬水二蓼葉俱潤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茆

魯頌曰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

茆萑菜也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而名爲絲萑九月十月漸麗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十五

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瑰萑味苦體澁取以爲羹猶勝諸菜宜雜鮓鯉爲羹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齏滑美江南人謂之萑菜或謂之水葵但今萑小於荇如陸所說萑則大於荇于寶云今之鮓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傳云鳧葵鳧葵是荇菜恐誤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渤與公編

穀攷

麥

鄘風曰爰采麥矣

麥芒穀也秋種厚種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謂接絕續之之穀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

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一

夏火王而死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中和之氣故為五穀之貴有大麥小麥種麥舊麥四種大小麥即下來年是也種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種久服令人多力健行蕎麥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麥樹須下田

黍

王風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黍穀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似粟而非粟以大暑而種今農家以三月上旬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然月令仲夏之月農既登黍矣黍固有早晚其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是也其大體亦似稷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黍為黍稷相似不能辨也

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二

稷

稷者五穀之長也一名稭一名案關西謂之糜楚人謂之稷異州謂之粢今人皆謂之稭然則稷也案也稭也一物也犬抵塞北最多其苗莖穗葉大略相似黍紫黑色種治之法與黍同其早熟極香可愛因以供祭然味淡諸穀之中此

為下苗種者惟以防荒年耳考靈樞云日中星  
鳥可以種稷故古者號稷為首種蓋孟春即種  
之也又名齋或名粢而諸穀因之皆有粢名一  
種黃白一種紫黑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  
山之稷

麻苴

王風曰丘中有麻○豳風曰九月叔苴傳  
苴麻子也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葦

鳥獸草木攷一

卷十五

三

細者如葦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蕢其無實者名  
杲又名牡麻其縷可以練絲為布及履用之其  
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者一名油麻其純黑方  
莖一葉兩莢者名巨勝麻與麥相為候麥黃種  
麻麻黃種麥蓋種麥者以夏至前十日為上時  
至日為中時至後為下時種杲太早則剛堅厚  
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種麻  
欲之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藝麻  
欲熟之驗俗云必夫婦同種即生而茂盛八穀

之中惟此最良道書曰伏苓治少胡麻治老釋  
草云廣泉實郭云儀禮注苴麻之有膚者釋草  
又云杲麻疏云麻一名杲別二名也禹貢岱畎  
絲枲是也釋草又云苴麻母疏云苴麻之盛子  
者也一名苴一名麻母

禾苗

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周頌曰厭厭

其苗

禾者五穀之長穀連藁結之總名也苗生既秀

鳥獸草木攷一

卷十五

四

謂之禾殖種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稻  
秫苽梁之屬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說  
文禾嘉穀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名物解云禾  
粟之苗幹粟未之穰實七月箋云苗生既秀謂  
之禾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明則嘉禾液說文苗  
始生于田者从艸田會意玉篇禾苗也集韻未  
秀也一曰穀苗凡艸始生亦曰苗一種穀名烏  
禾生野中如種荒年代糧而殺蟲煮以沃地螻  
蚓皆死種亦可食如此之類復有數種耳○苽

若蔣草也生水中葉如蘆葦江南人呼爲蔣草刈以飼魚甚肥其生兩浙下澤者根既相結歲久則并土浮於水上土人謂之葑田刈去其葉便可耕植其田有莖梗者謂之蔣蔣至秋結實如米大抵葑是其根於是其葉耳

### 稻稭

唐風曰不能藝稻梁○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稭傳稭稻也

稻一名秣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爲糯一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五

名秣可以釀酒其不黏者爲秣可以作飯三月種秣稻四月種秣稻秣有芒者爲秣不芒者爲糯是稻通稱秣也沛國謂稻爲秣亦呼秣刈早則米青而不堅刈晚則零落而損收又有一種曰秣比於秣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今人號秣爲早稻秣爲晚稻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有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橫稻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

獲獲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紫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 梁

梁粟類米之有孚殼者有青黃白三種青梁穀穗有毛微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也穀粒似青稞而少麤夏月食之極爲清涼但以味短而澀色惡不如黃白梁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餽清白勝餘米也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六

粗於白梁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甜逾於諸梁人號爲竹根黃白梁穗亦大毛多而長穀麤而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次於黃梁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梁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梁統粟今粟與梁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梁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古者食醬會膳食之宜則犬與梁相別先儒以犬味酸而溫梁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古歲凶大夫無故不食梁語稱膏粱貴之

菽

豳風曰七月烹葵及菽箋菽大豆也○又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大雅曰藝之荏菽傳荏菽戎也箋戎菽大豆也菽大豆也一名戎菽一名荏菽一名驢豆一名登豆以二月中旬種者爲上時至三四月則費子歲宜植當及時鋤土使之葉蔽其根庶不畏旱獲豆之法貴晚早則損實其類最多黑豆食而充饑可備凶年可供牛馬黃豆可作醬白豆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粥飯皆可拌食三豆色異而用別春秋齊侯來獻荏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郭璞云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

重穋

重穋釋草無文其實不可知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恐亦無是穀也重疑即今人之所謂芒種最先種者穋即今人之所謂綠穀最後種者芒與種聲相近綠則穋之譌也釋文云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種禾名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穋音六本又作陸音同說文云陸或從麥周禮云上春王后率六宮之夫人獻重陸之種于王則古有是穀而今亡矣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八

藿

小雅曰食我場藿傳藿猶苗也○又中原有菽傳菽藿也

藿赤小豆也一名小藿豆葉一名藿今江淮間尤多種蒔二月生苗以五月爲上時上伏中伏次之至秋而成故八月之雨爲豆花兩莖梗甚密作叢葉似桑而小薄性能下氣驢食之腳輕人食之體重葉食明目花治宿酒關西河北京

東西人多食之禮記稱噉菽飲水菽葉謂之藿  
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

粟

小雅曰無啄我粟

粟種類甚多梁屬故早則有高居黃百日糧之  
類晚則有鴟脚穀雁頭青之類春種欲深夏種  
欲淺並細於諸梁米比土常食與梁有別南方  
多畚田種之極易春粒細香是少虛怯祗為灰  
中種之又不可鋤治故也得比田種之若不鋤之

鳥獸草木攷卷五

九

卽草翳死若鋤之卽難春都由土地使然耳但  
取好地肥瘦得所由熟犁又細鋤卽得滑實今  
江東人呼粟為梁梁則是稷稷乃稌之異名也  
廣志有赤粟白莖粟有黑粟有張公班粟本草  
有陳粟味苦無毒

穀

小雅曰生我百穀

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周禮以五味五穀養其  
病鄭司農注麻黍稷麥豆凡王之膳食用六穀

鄭注稻黍稷梁麥苽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秬黍

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云九穀無林大麥而

有梁苽炙穀子云九穀黍稷麻麥稻梁苽大小

豆酉陽雜俎云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星經

云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苽麥烏

麻星明俱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九

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青州其穀宜稻麥

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黍

稷稻也兗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稻麥也豫州

鳥獸草木攷卷五

十

井州其穀宜五穀注黍稷苽麥稻也楊泉物理

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漑種之總名菽者衆

豆之總名三種各十二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

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百穀者穀種衆

種之大名也

秬

大雅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

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

苗也

秬黑黍也一名秬黍禾屬而粘者則秬是黑黍之大名堪爲酒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爵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亦搗以爲飴謂之飴餠以蜜和米煎熬作秬款呂氏春秋飯之美者南海之秬是也

秬

秬亦黑黍也但中米異耳後漢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五

十一

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亦異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鮮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秬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卽皮其秬亦

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秬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秬爲秬也今上黨民間或值豐歲往往得二米者皆如此說但稀閤而得之故不以充貢耳

糜

糜卽今之赤梁粟是也別名之爲糜麋與糜音義同此種今人不甚珍此惟祀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不熟以當糧耳

芑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五

十二

芑卽今之白梁粟是也別名之爲芑穗大多毛且長於諸梁都相似而白梁殼粗扁長不似粟圓也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梁之亞耳陶隱居云是竹根竹根乃黃梁非白梁也

來

周頌曰貽我來牟傳牟麥也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渚以燎後孟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

來小麥也一名麴今人所磨爲麴日常食者八



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麴不及經年者  
良味甘性寒作麴則溫生洗成筋可以粘禽蟲  
苗上黑黴者名麥奴齊謂麥曰秣小麥屑皮謂  
之麴小麥屑之麴謂之麴麥麴屑十斤爲三斗  
者謂之麴麥末謂之麴麥甘鬻謂之麴餅鞠謂  
之麴若麴麴礪麥若擣謂之麴堅麥謂之麴又  
相謁食謂之飴陳楚之間謂之養楚人謂之餽  
秦人謂之餽餽古者朝事之豆有麴蕢先儒以  
麴爲熬麥許叔重以爲鬻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三

牟

牟大麥也一名稞形似小麥而大皮厚似稻故  
謂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而成  
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一種之  
終歲不絕耘鋤之功久食頭髮不白爲麴勝小  
麥爲之作飴滑飼馬良古者朝廷三氣中作麴  
以賜臣下作藥造飴方言云自關而西秦豳之  
間曰饔晉之舊都曰麴齊右河濟曰麴或曰麴  
比鄙曰麴麴其通語蓋大麥以爲麴還得麴之

本名麴是小麥爲之麴細餅麴也麴有衣麴也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麴一來二縫象芒  
之形天所來也故謂行來之來說文以此餅來  
則來牟不應爲兩物劉向亦以爲釐麴麥也然  
則來牟爲一物唯廣雅以麴爲大麥來爲小麥  
實是二物不當合爲一年一作麴亦作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四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興公 編

木攷一

桃

周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桃有華之盛者

桃果木也仲春始華開極繁麗祇卜歲開向地則豐向天則饑實食而甜酒漬其花飲之除百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一

病好顏色皮橫而急四年以上耳以刀剝其皮七八年即老十年即死是以宜歲種之經冬不落者名桃梟一名桃奴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莖葉毛皆去邪古者植門以桃厭邪氣也桃子冬熟者名旄桃生山中者名旄桃亦名山桃實如桃而小不

解核耳

楚

周南曰言刈其楚傳楚木也

楚一名荆亦有蔓荆牡荆之別葉如蓴麻梗實細踈瘦花紅作穗子細而黃如麻子大比蔓荆實而小故稱小荆又牡亦對蔓為名非無實之謂也可作箠者今人謂之黃荆葉香亦有花凡木心員惟荆方亦有白荆堪為履紫荆堪為床牡荆節間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為券以畏病楚地所出故名楚故楚國入春秋稱荆其後稱楚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登真隱訣注云牡荆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二

花白多子子粗大歷歷踈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扁或異或多似竹節葉與餘荆不殊蜂多採牡荆汁冷而甜餘荆被燒則烟火氣苦牡荆體慢汁實烟火不入其中六甲陰符云一名羊樞一名空疏理白而中虛

甘棠 杜

召南曰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唐風曰杖之杜傳杜赤棠也

甘棠一名杜梨一名棠梨如梨而小味酢可食

也釋木杜甘棠郭云今之杜梨也又云杜赤棠  
白者棠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爲杜  
白者爲棠舍人云杜赤色者名棠白色者亦名  
棠然則白者棠赤者杜棠爲甘棠杜爲赤棠也  
或云杜名棠牝名杜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爾  
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  
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  
赤棠其木堅緻亦可以作弓幹按今棠葉有中  
染絳者有中染土紫者杜則全不用其實三種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三

梅

召南曰標有梅傳梅枏也

梅先春而花似杏其實赤而酢多食則澀齒果  
中惟此花香俗云桃花優於色梅花優於香和  
泥移種接桃結實最大接李紅甘或言梅杏一  
物北人不識梅也江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

雨謂之送梅渡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  
而爲杏傳云五月有落梅風江南謂之信風亦  
花信風之類夏小正云正月梅杏則花又五月  
萸梅注爲豆實也格物論梅子大者如小兒拳  
小者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胭脂色熟甚黃  
而落詩義疏云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  
其子赤而酢亦可生噉暴而乾爲腊可著羹臠  
中又可含以香口梅旣爲腊故又稱乾腊山海  
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也釋草梅枏孫炎云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四

荊州曰梅楊州曰枏郭氏云似杏而實酢沈氏  
云楊州人不聞名枏者陸璣云梅樹皮葉似豫  
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  
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藁木理細緻於豫  
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是也江南及魏興  
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  
故亦有枏也按爾雅梅枏夫梅之曰枏猶鯉之  
曰鱸也枏即楠木細緻於豫樟一名交讓木傳  
疏因爾雅梅枏之文遂謂枏爲梅雖許慎孫炎

不復知有楠矣猶鱣本鱣鮪大魚鯉亦謂之  
鱣不應遂謂鱣獨爲鯉也

### 樸檄

召南曰林有樸檄傳樸檄小木也

樸檄小木也一名淋樸檄高丈餘葉似梵檀樹  
葉而大厚邊如鋸齒或三葉五葉排生一莖開  
白花結子大如豌豆熟則紅紫色味酸可食釋  
木云檄樸心孫炎云樸檄一名心某氏曰樸檄  
樸檄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能音耐是樸  
鳥獸草木疏卷十六 五 三十三  
檄爲木名而爾雅作檄樸此作樸檄文雖倒其  
實一也或者傳寫之誤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  
故言小木也

### 唐棣

召南曰唐棣之華傳唐棣核也○又華如

桃李○秦風曰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

唐棣一名移釋木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  
呼扶移崔豹云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  
高飛一名獨搖故郭璞云移似白楊是也陸機

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  
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成熟大如李子可食嚴  
粲云唐棣莫李也莫郁也卽七月之莫也陸佃  
云唐棣一名移其花反而後合凡木之花先合  
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毛公傳詩皆據  
爾雅如陸與嚴之言是豳詩之莫非唐棣之移  
李

李花與桃尤繁密服其花令人好顏色性頗難  
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  
鳥獸草木疏卷十六 六 三十四

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  
佳李按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  
其實甘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爲最下孔子  
黍飯不以雪桃鹽鑊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爲  
之穰爾雅有三種座接慮李卽今之麥李與麥  
同熟者爲果肉厚而乾核相離駁赤李則李之  
赤者休無實李一名趙李言可休息而已

### 栢

邶風曰汎彼栢舟傳栢木宜爲舟

栢一名掬葉頗似柳與松不同松皮粗厚栢皮光滑松葉直身曲栢葉曲身直子如棟可食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性堅緻牢實有脂而香古人破爲臼以搗鬱禮記曰鬱以掬是也有側栢叢栢花栢二種側栢三月開花九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出密州者佳花栢其樹濃葉成孕無子叢栢其樹綠色

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七

棘

邙風曰飢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棘棗也

棘小棗也一名楸棗一名楸棘一名酸棗木大如棗實極酸今人噉之以醒睡詩疏棘酸棗也於果爲下釋木楸酸棗郭云樹小實酢陸佃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也鵲巢中必其性之煖爾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時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楸棘傳云豫章以

不稱郡酸棗以棘名邦朱氏云棘棗之短者

榛

邙風曰山有榛傳榛木名

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四時不凋高丈許花紅色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與栗無異但差小正圓耳軍行食之當糧中土亦有關中鄜坊漁陽遼代上黨皆饒有與栗皆似栗子圓而細卽榛栗也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八

三百六

栗

邙風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又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蚕可以居民○衛風曰無食桑椹

傳樵桑實也○幽風曰爰求柔桑傳柔桑  
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又荷彼女桑傳  
女桑萋桑也○又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  
栗樹高二三丈極類檫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實  
下垂極謹密三顆爲房其房爲蝟毛當心一子  
謂之栗楔尤益人將熟則罇坵子出陸璣云五  
方皆有之周秦吳楊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  
惟濮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  
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挂陽有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九

栗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  
異也但差小耳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  
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

荷

荷岡桐也一名油桐似白桐而子大可爲油其  
木理皮色似桐其實似梓舊說荷卽是梓梓卽  
是楸鄭夾深曰注疏家不能別荷是岡桐桐是  
梧桐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荷梓誤矣舍人  
曰梓一名荷郭璞曰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荷

桐荷旣爲類而梓一名荷故以荷桐爲梓屬言  
梓屬則荷別而釋木荷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  
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荷  
大同而小別也定本荷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桐

桐桑木也一名榮一名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  
乃明年之華房俗謂之花桐今造琴瑟者以花  
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亦有皮青似梧而無子  
華似木綿可作被絮而渾重過之曰青桐又有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十

皮葉似青桐而有子曰梧桐生于山岡子大而  
有油者曰油桐周書時訓清明之日桐始華桐  
不華歲有大寒惟桃桐之花爲衆木之先其榮  
可紀故名爲榮堪作琴瑟若生石間其聲則鳴  
書嶧陽孤桐是也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  
桐白桐宜爲琴瑟辨荊人織以爲布陸佃云此  
卽白桐花而不實爾雅榮桐木卽此是也以其  
花而不實今亦謂之花桐

梓

梓百木之長古者名制器之工爲梓人似桐而葉小花紫木理如楸以色紅者爲上俗呼羊肝梓可作琴瑟棟梁色白者爲下其皮入藥莢細者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摠摠然其實一名豫章梓與楸相似爾雅云以爲一物誤矣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爲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說文楸與梓本同末異若栢葉

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土

有松身牡丹爲花王梓爲木王室有梓木則餘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聲其異如此以黃心者爲上

漆

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樗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六七月間以竹筒針入木中取滋汁崔豹古今注云以剛斧砍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漆是也其槩物在爆熱及霜冷時則難乾陰濕雖寒月亦易乾亦物之性舊云血投

藕而不凝漆得蟹而卽散

桑桑甚 桑桑 女桑 桑土

桑蠶桑也實一名椹小者一名柔桑亦名穉桑小而條長者一名文桑一名楸桑老桑樹上生桑耳一名桑黃一名桑巨今藥中用是也葉可飼蚕實紫黑色而甘甚益人桑之精英盡在於甚皮上白蘚花一名桑花狀如地錢爾雅云桑辦有甚梔郭璞云辦半也一半有甚半無甚名爲柅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被桑皮也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土

竹

衛風曰簞簞竹竿○又檜楫松舟傳檜栢葉松身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性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花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叢今俗呼竹爲妬母草言荀荀有六日即齊母也其種不有桂竹

傷人以死箭竹可爲矢桃枝竹可爲席篁竹似  
桂而概節筋竹長二尺圍數尺鉤端竹筇竹高  
節實中種龍竹可作笛云母竹攤竹細而多刺  
篋竹拘竹節間有毛簪竹一尺數節由梧竹堪  
爲梁柱斑竹簋簪竹大可竹甌苦竹射筒竹沙  
摩竹石麻竹爲刀切象皮如脂苞竹堪爲布雞  
頸竹函竹莽竹薊竹簾竹仲竹篲竹漢竹利竹  
林於竹晉竹沛竹棘竹富竹弓竹蕩竹

檜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三

檜一名栝禹貢荊州貢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  
也故檜兼有栝音栝栝而松身則葉與身皆屈  
曲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及棺槨左傳稱棺  
有翰檜今人謂之圓栝以別於側栝又有一種  
別名檜栝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栝一枝之間  
屢變人家庭宇多植之以爲玩

松

松生高山大谷木皮綠衣名艾納每五鬣爲一  
葉或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蓋鬣之訛也松

久則實繁出塞上者佳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  
人及時拂取作湯甚佳高麗國多大松惟五葉  
者乃結實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闊縝密  
得霜乃折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  
有美餅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  
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綾織而爲扇上有花紋  
不減穿藤者又有杉扇以白杉木譬削如帚貫  
以米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木瓜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十四

衛風曰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木也可食  
之木○又投我以木桃○又投我以木李  
木瓜一名楸似柰生於春末花深紅色實大者  
如小瓜小者如拳上黃似著粉其枝可爲數號  
一尺百有二節味酢實成則鏃紙作花傳其上  
得露日之氣皆變紅花文如生可療筋轉如轉  
筋時但呼其名及書土作木瓜字輒愈大枝可  
以作杖諺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以充土  
貢古以爲苞苴是也有一種楸櫨木葉花實酷



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爲木瓜無此則爲榲樗陸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

### 木桃

木桃樹高五尺餘枝條上氣脉積聚爲疙瘡狀類小桃兒極堅實故名木桃其葉似楮葉而狹小無花入却有細鋸齒又似青檀葉稍間別開淡紫花結子似梧桐子而大熟則淡銀褐色味甜可食陸佃云木桃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而鳥獸草木茲卷十六 十五

澁而木者謂之木桃述異記曰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

### 木李

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味其著華處乃臍也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徐氏曰瓜有爪爬桃有羊桃李有

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 蒲楊 楊柳

王風曰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陳風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小雅曰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

蒲蒲柳也一名楊一名楊柳一名蒲楊一名核柳生水邊似青楊枝莖勁韌可爲箭可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鳥獸草木茲卷十六 十六

有秦王擊馬蟠蒲堪爲箭也爾雅楊蒲柳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惟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蒲草見草部陳澤之陂是也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係毓云蒲草之聲

不與成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  
其異耳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  
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  
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  
今又以爲箕鏃之楊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終

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七

七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興公



木攷二

杞

鄭風曰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又無  
折我樹檀檀傳檀強韌之木

杞一名柜柳一名澤柳柳屬生水傍岸邊葉圓  
如梨肥大而尖白色葉邊鋸齒狀木理赤今人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尤多陸  
璣云生水傍樹如柳葉麗而白木理微赤故今  
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孟子云性猶杞柳是也

檀

檀樹高二三丈葉似槐葉而長大開淡粉紫花  
葉味苦初生嫩芽可食其材可以爲車轂故云  
疆韌之木陸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紫迷相  
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也里語曰斫檀不諦得

槩迷槩迷尚可馭馬槩迷一名挈盤故齊人  
諺曰上山斫檀挈盤先彈蓋三木相似也

### 扶蘇

鄭風曰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毛以下章喬松是木則扶蘇  
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蘇小木者毛當  
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今之所謂扶蘇者亦  
若漢世扶桑扶竹扶柳云爾

### 柳

鳥獸草木考卷十七

二

齊風曰折柳樊圃傳柳柔脆之木

柳小楊也一名天棘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  
斬其枝幹雖縱橫顛倒插之皆生枝條長軟遠  
望之若垂絲花即初發時黃紫子為飛絮隨風  
如飛雪落地如鋪氈今人以絮為花誤也南人  
呼為楊柳楊與柳實兩種說文云楊蒲柳也柳  
小楊是也挿之法北方諺云根要焦埋到腰

### 樞

唐風曰山有樞隰有榆傳樞莖也○又山

有樗隰有柎傳樗山樗柎櫟也

樞一名莖一名刺榆榆類陸云其針刺如柎  
其葉如榆濤而為蔬則滑美勝於白榆二月采  
皮四月采實並勿令中濕荒歲農人服之以當  
糧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 榆

榆一名零榆其樹高大春時未生葉其枝條間  
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薄小色白俗呼為榆錢  
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尖稍潤澤葉及錢

鳥獸草木考卷十七

三

以為糜羹其仁可作醬食之甚香美有少辛味  
皮取中間軟嫩為粉至粘滑可膠瓦石京東西  
北人以石為確嘴每用此以膠之食之令人多  
瞑廣志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也

### 樗

樗山樗也似樗而小色白生山中因名山樗亦  
類樗俗語云樗樗樗相似如一樗即樗也陸  
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  
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樗者似誤也今所

云爲考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櫟今人言栲失其聲耳然則櫟類之別種也說文本作柅

### 柅

柅一名櫟似櫟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柅子一名土櫟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四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爲弓弩幹也

### 椒

唐風曰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

椒叢生樹似茱萸有針刺葉似刺楸葉微小堅而滑澤可煮食甚辛香實大者名檉初秋生花秋末結實黑色三月移之先作熟穰泥掘出卽以泥封根埋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

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活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卽死其生陰中者少稟陰氣不用裹相傳椒可以來水銀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穀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五

子似椒而葉細陸璣云椒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山謂之竹葉椒其木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于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其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聊語助也其云蜀吳作茶茗皆煮其葉今不復如此蓋古人所食與今異者多矣

### 椒

唐風曰集于苞栩傳栩杼也

栩一名杼春生少枝長一尺以上者插著土中數日卽生枝葉及三歲成椽其實爲阜斗堪染皂曾經雨水其色淡今櫨木亦有殼但少不及此也釋木栩杼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今柞櫨也徐州人謂櫨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櫨爲杼五方通語也

條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七

六

秦風曰有條有梅傳條栢也

條一名栢似橙而大於橘碧幹而冬青丹實而味甘出於江南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亦如梅之變杏也本草云橘皮味苦栢皮味甘此誤也栢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陸璣云栢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爾雅栢山楸郭云今之山楸也又栢條郭云似橙實酢生江南

而爾雅二其文况栢又無條名毛陸混而釋之誤耳本又作櫨

櫨

秦風曰山有苞櫨隰有六駁傳櫨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又隰有樹櫨傳櫨赤羅也

櫨實一名櫨高二三丈葉似栗葉而大開黃花實苦溫熟食之厚腸不饑材可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櫨爲然亦應陰氣也爾雅云櫨其實栢釋鳥獸草木攷

卷十七

七

曰櫨似櫨之木也栢盛實之房也其實櫨也有栢彙自裴陸璣云秦人謂柞櫨爲櫨河內人謂木蓼爲櫨椒櫨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栢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櫨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櫨是也

駁

駁梓榆也一名駁馬皮甚似檀以其斑文似馬之駁故名南人呼之爲朴齊魯謂之駁馬與梓楸同名異種陸璣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

如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毛傳云駁從爾雅爲說但與隣章苞棧樹槎非類蓋直是梓榆耳所以箋不言王肅云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崔豹云山中有木葉似橡樟皮多麋駁者名曰六駁似亦有六駁之名○駁獸也如馬偁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名駁狀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食虎豹可以禦兵

### 槎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七

八

槎山梨也一名羅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今楊槎也陸璣云槎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槎實似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縣堯山曾國河內共北中皆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亦如梨之美者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皆所謂文木赤羅爲上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槎謂之羅羅亦有花者俗謂之羅錦

### 粉

陳風曰東門之粉傳粉白榆也

粉一名白榆榆類先敷葉後著莢皮色白剥之刮去上麤皮中極滑白是也榆先著莢後生葉此是所以異也釋木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傳以粉爲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誤矣爾雅謂榆白爲粉璣誤謂榆爲白粉也粉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爲粉之白者內則曰董萱粉榆兔薨滄隨以滑之兔新生者薨其乾也董粉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七

九

### 棘

陳風曰墓門有棘

棘荆棘也田野間多有之叢生多刺高四五尺葉似蒺藜葉而硬花白紫色有赤白二種其刺亦有直者有鈎者補益用直療腫用鈎詩中棘有二種凱風棘心魏風園有棘與夫葛生所蒙鴉羽所集秦風曹風黃鳥鳴鳩所止注皆謂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青蠅以棘爲樊與夫墓門芥斯之棘舊不指爲何物補傳云棘荆棘也朱

予云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此三詩所稱卽此荆棘非彼酸棗之棘棘也

鬱

幽風曰六月食鬱及薺傳鬱棣屬薺薺薺

也八月剝棗○又采荼新樛傳樛惡木也

鬱棣屬一名雀李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葉其子如御李至紅熟堪啗微澀今人亦謂之郁李此是常棣之類也劉楨毛詩義問云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而甜本草云鬱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十

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

薺

薺一名薺薺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薺李車下李卽鬱薺李卽薺也疏旣云鬱是車下李薺是薺李則薺李非車下李矣陸璣以唐棣爲薺李又云薺李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薺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

廣志曰燕薺卽詩所謂七月食薺也似梨而小

早熟花木志云燕薺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薺薺則薺又別爲一種韓詩六月食鬱及薺薺

作薺薺山韭也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

心苗其音羊六切羅願曰毛詩薺作薺以鬱爲

棣屬薺薺薺鄭箋云食鬱薺及葵菽棣皆以助

男功蓋幽土務農所植皆百穀百蔬有益於民

者然七月所述不及一二若果蔬之屬唯瓜足

以去時暑棣足以救歲乏故重而記之鬱薺等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土

果不登於邊不用於贄正以食之何補饑渴似

兒戲耳不若鬱菜及薺之可以食養老也然齊

韓毛鄭其詩異說故並存之

棣

棣大者棣小者棘葉似榆開淡黃白花實可食

啖棣令人齒黃故云齒居晉而黃以此爾雅云

大而銳上曰壺細腰曰邊白熟曰檮樹小實酢

曰檮實小而員紫黑色曰遵大如雞郊曰洗味

苦曰蹶泄不著子曰皙味短苦曰還味棣實未

孰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墜蓋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鳥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夏小正云剝棗注云剝取也

樗

樗與椿極相類二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膳夫熬去其氣亦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十三

可噉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人呼爲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夏中生莢樗之有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莢常生臭樗上未見椿上有莢者然世俗不辨椿樗之異故俗名爲椿莢其實樗莢耳其無花不實木大端直爲椿有花而莢木小幹多迂矮者爲樗椿味苦樗亦苦惟嫩芽可食其木最爲無用莊子所謂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是也陸璣云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惟堪

爲薪河洛記云洛陽北嶺有古樗婆娑周迴四五畝在伊闕正南相當建都日據此樹以爲南北定在嫌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

宅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終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十三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勣興公編

木攷三

杞

小雅曰集于苞杞傳杞枸櫞也

杞枸杞也一名枸櫞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

羊乳一名托盧高三五尺春生苗葉如石榴葉

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葉間開小紅紫花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一

隨便結實形如棗核熟則紅色可食枸杞與枸

棘二種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

圓而有刺者枸棘也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

骨春生作莖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

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爾

常棣

小雅曰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

常棣一名白棣一名棣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

若李而惟子小若櫻桃赤色可食而味甘

人謂之玉李此與唐棣異木華萼上承下

相親爾所謂維常之華是也詩義疏云實如櫻

桃實麥時熟食甜美北方人呼爲林思陸璣云

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

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

微圓子正赤如郁李子而小五月始熟今關西

天水隴西多有之嚴粲云常棣玉李也

杞

小雅曰南山有杞○又南山有枸北山有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二

梗傳枸杞枸梗鼠梓

杞一名狗骨樹如杜仲木體白如骨故以名南

人取以旋作合器甚佳陸璣云杞一名狗骨山

木也其樹如檉理白滑可爲函及檢板其子爲

木蟲可入藥木蟲在葉中捲葉如子羽化爲蟲

非木子詩中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梗枸櫞也此杞傳無文

陸云狗骨是也

枸

枸一名枳枸一名木蜜一名木錫合體皆甜嫩  
枝及葉皆可生取味如蜜摩止渴其老枝及  
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陪甜濃  
子名枳棋房生著枝端形似珊瑚皮薄色黃江  
南特美謂之枳棋庶羞三十一物內有此果今  
人賤之蜀人謂之枸以其木爲屋近酒能令酒  
味薄朱子云枳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  
顧漢指頭吾鄉呼爲蕪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  
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宋玉賦云枳枸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八

三

梗

梗一名鼠梓一名桿一名山李楸類其木濕時  
脆燥時堅今永昌人謂之鼠梓漢人謂之梗卽  
烏菓子也大至合抱者江東呼爲虎梓鼠李亦  
名鼠梓或云卽此然此花之實都不相類恐別  
一物而名同也陸璣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

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穀

小雅曰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

穀一名楮一名構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  
之斑穀今人用以爲冠者一種皮無花文枝葉  
大相類其葉似葡萄葉作辦又上多毛澀實名  
楮桃大如彈丸青綠色後漸變深紅色食之甘  
美久食令人骨軟俗謂之穀一說木高一二丈  
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辦曰構無曰楮皮可作  
紙南人呼穀紙爲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  
好耳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  
交廣謂之穀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  
紙長數丈光澤潔白甚好其嫩芽可爲茹殷中  
宗時桑穀並生是也花木志楮子如梅實二月  
花色如蓮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陸佃  
云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  
之大苦之類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八

四

獲

小雅曰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

穫木也一名落似桤可以爲桤器素皮韌繞物不解爾雅穫落是也陸璣云今榔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剥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甌帶其材可爲桤器箋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戶郭反毛刈也箋穫落木名也字則宜从木傍

槎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八

五

小雅曰隰有杞槎傳槎赤棟也

槎一名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陸璣云棟葉圓而岐如柞皮薄而白赤者一名槎白者爲棟今人以爲車輶是也

葛

小雅曰葛與女蘿傳葛寄生也

葛寄生也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寄屑生於檉棹楊柳楓松桑柘木上云是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故名根在皮節之內葉似橘而

厚軟莖似槐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七月實結黃色如小豆大甘美可食陸璣云葉似當廬子如覆盆赤黑甜美

柞

小雅曰析其柞薪傳柞櫟也

柞其葉繁茂其木細堅韌有刺今人以爲梳亦可以爲車軸齊民要術云柞斫去尋生料理還復蓋良木之易成者然亦非人力料理有不可復又言柞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八

六

中屋柱薪樵不在此數然則爲利亦溥矣釋木云櫟其實棟不言櫟是柞陸璣云柞棫櫟也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風土記云舜耕歷山而在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

棫

大雅曰柞棫拔矣傳棫白桤也

棫小木也一名白桤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燒之其烟與他木異上直如線高五七丈

不絕陸璣云楸卽柞也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楸直理易破可爲積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楸或曰白柞楸字亦作絳

楸

大雅曰榛楸濟濟

楸小木也莖可爲矢詩疏云東夷所貢陸璣云楸木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宮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楸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七

楸

大雅曰脩之平之其濯其楸啓之辟之其楸其楸攘之剔之其櫟其栢傳栢栢也櫟河柳也楸櫟也櫟山桑也

栢一名栢樹理似櫟櫟而痺小子如細栗可食三四實作一棟江東呼爲栢栗禮記內則云芝

栢凌栢是也陸璣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或云今俗謂之茅栗栢栗栢栗皆其類也

櫟

櫟一名河柳一名赤莖柳木中脂一名怪乳皮正赤如絳其枝幹似栢而香葉細如絲婀娜可愛花肉紅色成細穗負霜雪不凋異於餘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故名雨師故字从聖以之渡河浮而不溺其材可以捲括鋸板鋪樓無復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八

聲遇火燒透不延大者無炭人以灰汁煮銅爲銀大槩杉松之類而意態似栢故謂之櫟栢今之河傍赤莖小楊是也亦謂之三春栢以其一年三秀也陸璣云皮赤枝葉似松

栢

栢一名櫟其形似竹圓長皮紫有枝節節中腫似扶老長不過七八尺圍可三四寸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有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弘農郡共北山甚有之作杖能令人延年益壽故名靈

壽漢書孔光年老賜靈壽杖卽此也

檠

檠一名山桑桑柘之屬葉似桑葉有點文亦可  
以飼蚕其木理又采如博基方正駢次有如圓  
者古者青州以絲爲貢以檠絲爲簠蓋食檠之  
蚕其絲中琴瑟絃盛之箱篚貴之也材中車轆  
弁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檠桑次  
之

柘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九

柘亦桑屬實一名佳木裏有文細密上多白點  
可旋爲器枝條多有刺葉比桑葉甚小而薄色  
頗黃淡葉稍皆三叉亦堪飼蚕曰柘屋實紅熟  
甘酸可食有綿柘刺少葉似柿葉微小枝葉間  
結實狀如楮桃而小熟則亦有紅藥亦可食惟  
葉微苦不如柘葉之甘也

梧

大雅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桑木  
也

梧桐桐也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其

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研雅極爲可愛故多近  
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其子如箕子相對似乳  
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  
今人謂之梧子故飛鳥喜巢其中最易生鳥啣  
墜者輒隨生植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又知  
日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  
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餘者視之則  
知閏何月也此水雖不中樂器然堪車板盤合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十

木磬等用葉春晚乃生至秋輒槁釋木云櫟梧  
郭璞曰今梧桐又云榮桐郭璞曰卽梧桐也然  
梧桐一木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終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勣與公編

天文攷一

露白露

召南曰厭浥行露○秦風曰白露爲霜傳

白露凝戾爲霜

露陰液也和氣津凝爲露寒則變爲霜雲雨霧霧皆自水土升氣惟露不然迺上天清明之氣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一

所降不由地升也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濃者名甘露亦名天酒凝如脂美如飴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之異白露者金之象也涼風既至天氣下降月令孟秋白露降是也詩含神露云陽氣終白露爲霜詩英英白雲傳露亦有雲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

露之雲也

雷震

召南曰殷其雷○小雅曰如雷如霆○又

燁燁震電傳震雷也

雷陽聲也冬至一陽來復雷生未聲去春五十一日陰陽搏激有回旋之聲故字从回象回轉之形從地而起隱隱而鳴出則萬物出至秋分後一日收其聲入則萬物入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是也今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二

伏地中其狀如虺人取而食之論衡云圖畫之工圖雷之狀蟲蟲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傳云雷不蓋醬俗說令人腹中雷鳴易震爲雷謂雷震之所爲也繫曰震來虩虩又直謂雷爲震也公羊注云雷疾甚者爲霆爾雅疾雷爲霆霆郭云雷之急擊者爲霹靂說文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捷出萬物也又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霆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

也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劈歷也

星

召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三心五噉  
四時更見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  
方正月時也○又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  
留也○豳風曰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

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也漢書云  
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爲列  
星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亦

毛詩天文攷入卷十九

三

南方之宿名二十八宿皆星惟南方中星爲星  
者以星爲陽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步天歌七  
星如鈎柳下生耳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張衡  
云七星爲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

三心火

三心東方之宿一名大火三星相聚天王位中  
星曰明堂爲大辰天子正位前星爲太子後星  
爲庶子孔氏曰知三爲星者下章維參與昴昴  
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旣非昴則三亦

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旣非參而心亦三  
星故知三爲心也

五噉

五噉柳星也釋文曰噉謂之柳步天歌八星曲  
頭垂似柳耳氏云主飲食倉庫酒醕之位張衡  
云柳爲朱雀之喙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  
隋志云主雷雨一曰天相一曰天庫爾雅味謂  
之柳孫炎云柳南方之宿名南方七宿共爲朱  
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味味卽朱鳥之口

毛詩天文攷入卷十九

四

參

參西方之宿步天歌總有十星嘴相侵兩肩雙  
足三爲心伐有三心足裏深耳氏云參爲忠良  
孝謹之子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  
鈇鉞主斬刈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  
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  
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  
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

國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  
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  
故綱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  
宿統各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事爲大星與參互  
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伐屬  
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  
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云  
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  
同體之義

毛詩天末攷

卷十九

五

昂

昂亦西方之宿一名髦頭今軍中旄頭象之下  
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獄事步天歌  
七星一聚實不少耳氏云主口舌奏對爾雅大  
梁昂也西陸昂也疏云大梁昂之次名也昂西  
方之宿名也昂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又十三  
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昂星之名凡三  
天文志云昂曰旄頭胡星也元命包云昂六星

昂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釋文一名留

日昃日 陽 日食

邶風曰日居月諸○又昃日始且○小雅  
曰匪陽不晞傳陽日也○又日有食之箋  
日月交會而日食

日太陽之精初出者一名昃日麗天左旋一日  
繞地一周比天運爲不及一度日有中道中道  
者黃道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冬至之日  
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天頂六十度春分之日

毛詩天文攷

卷十九

六

在赤道中與黃道交去天頂三十六度後入赤  
道內至夏至之日在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天頂  
一十二度秋分之日復在赤道內與黃道交去  
天頂二十六度自後出赤道外至冬至之日一  
歲周而復始日南去極遠晝短夜長則景長日  
北去極近晝長夜短則景短景長則寒景短則  
暑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  
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謂之秋  
行北陸謂之冬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



日爲月所掩則日蝕月爲日對衡則月蝕箋云  
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

月

月太陰之精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  
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  
故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  
也其行有遲疾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彊極疾則  
日行十四度半彊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  
毛詩天文攷一八卷十九

七

日半彊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  
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  
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  
陽一終也虞安喜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  
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焉

雨霧霽 滂沱

邶風曰涕泣如雨○小雅曰益之以霏霏  
傳小雨曰霏霏○又俾滂沱矣

雨者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易凡

雨皆和之象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  
言輔時生養重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  
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  
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  
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江東人呼夏  
月暴雨爲凍雨師曠占候云知雨多少入月一  
二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清者其月  
多雨纂要云疾雨曰驟徐雨曰零久雨曰苦亦  
曰愁霖晴曰霽晝晴曰戢雨水曰潦有雲曰淪

毛詩天文攷一八卷十九

八

亦曰油雲廣雅雨師謂之屏翳風俗通雨師爲  
玄冥爾雅小雨謂之霖霖李巡云冰雪俱下按  
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云  
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是也釋名繞霖瀝霑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  
而已根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  
霖也大雨謂之滂沱里諺云岷山張蓋雨滂沱  
遁甲開山圖云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解云雲  
師如蚕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蚕長七八寸

似煙雨時出之

風暴風 飄風 飈風 大風 谷風

邨風曰凄其以風○又終風且暴傳暴疾

也○又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又終風

且暄傳陰而風曰暄○又凱風自南傳南

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又習習谷風

傳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又

北風其涼傳北風寒涼之風○檜風曰匪

風飄兮傳迴風為飄○小雅曰維風及顙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九

傳顙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大

雅曰大風有隧

風者天地之使也噓而成雲噓而成風雲陽而

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

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風與火為庵是也風俗

通義云風師箕星也飛廉風伯也一說神禽能

致風氣蛇尾豹文○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

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

故云疾也○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

王從上下也釋各云霾晦也如物塵晦之色○

陰而風曰暄孫炎曰風雲暄日光說文暄天氣

沉也○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東風謂之谷風孫炎

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北

風謂之涼風孫炎曰北風一名涼風言北方寒

涼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是也○迴風

為飄郭璞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別二名也

釋文云疾風也○焚輪謂之顙扶搖謂之焱李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十

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顙顙下也扶搖

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

上下口顙從下上曰焱然則顙者風從上而下

之名風從下而上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

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

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

之為顙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

不復為顙也詩言顙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西風謂之泰風郭璞引詩泰風有隧孫炎曰西

風成物物豐泰也當郭之時詩大作泰

水

邶風曰迨冰未泮

水凍也露結爲霜水凍成冰月令孟冬水始冰此時六陰氣盛水寒凝凍爲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納于凌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凌冰室也又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辨冰是也風俗通義云冰積曰凌冰壯曰凍水流曰澌水解曰泮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十一

爾雅冰脂也注引莊子肌膚若冰雪冰乃冷而

凝熱而銷脂膏亦然與脂同意故曰冰脂也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終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煥興公編

天文攷二

天 蒼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旻天

邶風曰天實爲之○王風曰悠悠蒼天傳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一

天○小雅曰浩浩昊天○又上天同雲○

大雅曰以念穹蒼○又旻天疾威

天顯也在上高顯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

辨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  
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  
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  
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  
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  
故曰上天郭璞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  
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  
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  
義同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二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  
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四時故知昊  
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  
吊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  
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  
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  
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  
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稱諸天者以情  
所求之矣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

博施悠悠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吊求天之  
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  
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  
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不  
吊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  
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  
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以春昊天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  
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三

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  
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雪霰

邶風曰雨雪其雱○小雅曰先集維霰傳  
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  
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  
矣

雪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寒甚則爲粒  
淺則成花花謂之霰韓詩外傳云雪花曰霰凡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霰稷雪也雪初  
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天下一名湍雪亦名濕  
雪閩俗謂之米雪詩補傳霰米雪又名粒雪爾  
雅云雨霓爲霄雪郭云米雪雜下謂之霄雪釋  
文霰消雪也薛君章句霰霰也大戴禮曾子云  
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霤盛陽之氣在雨  
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霤之不相入則搏爲霤  
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  
霤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霤是霤由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作霓與霤音義同

定

鄭風曰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

定北方之宿亦謂之營室釋天云營室謂之定  
郭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步天  
歌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杜氏云  
爲太廟天子之宮也石氏云謂之玄宮一曰清  
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蜺蜺

鄭風曰蜺蜺在東傳蜺蜺虹也○又朝蜺  
于西傳齊升也

蜺蜺虹也一名齊常雙見色鮮盛者爲雄曰虹  
閭者爲雌曰蜺一名蜺貳一曰赤白色謂之虹  
青白色謂之蜺或云在東名蜺蜺在西名齊是  
陰陽交會之氣若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  
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  
天地涵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五

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世傳虹能入  
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  
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  
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  
爲日光所燥釋天蜺蜺謂之蜺蜺蜺也蜺爲  
蜺貳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蜺蜺蜺也星  
經曰蜺示示音旗西域書謂之天弓夜卽漢越  
曰水椿兖州謂之訂視視注云齊虹也釋天作  
蜺蜺音同

雲白雲 同雲

鄭風曰有女如雲○小雅曰英英白雲○又上天同雲

雲山川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稍輕則色淺黑而雨惟晴霽白雲遊颺迺雲之本色日射之則紅而成霞月射之則炫而成彩皆借二曜之華非雲之本相元命包云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六

商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謂雲陰竟天同爲一色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澤雲波水

霜

幽風曰九月肅霜

霜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元命包云霜以殺物露以潤草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淮南子云霜神名青女出則霜降說文

曉早霜也皚霜之白者也霜有玄霜紺碧霜并霜之異

電

小雅曰燁燁震電

電陽光也陰氣伏於重泉陽氣上升陰陽分爭故爲電與雷同氣今雷出電必隨之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曠亦或電而不雷者亦名列缺揚雄賦云霹靂列缺吐火拖鞭淮南子云雷以電爲鞭釋名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穀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七

梁隱十一年傳電霆也妄矣

漢雲漢

小雅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漢天河也○又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傳河鼓謂之牽牛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揀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又維南有其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傳南箕箕

星也○大雅曰倬彼雲漢雲漢天河也漢天河也一名雲漢一名天漢一名漢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水氣之在天爲雲水象之在天爲漢起自東方經箕尾之間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箭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八

南河關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漢中星多則水少則旱

### 織女

織女天女也三星跂然如隅胃足而成三角在天市垣漢之旁步天歌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主果蓏絲綿珍寶也常以十月朔六七日晨見東方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也

### 牽牛

牽牛服駕也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步天

六星近在河岸頭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日即路一日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即此也釋天河鼓謂之牽牛李巡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爲河鼓亦名牽牛如此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按漢書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亦以牽牛河鼓爲二星郭云今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九

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古歌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音訛耳按天文圖牽牛六星其北河鼓三星牽牛河鼓明是二星若爲一星恐非也

### 啓明明星

啓明西方金星一名明星即太白星也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大暈一名火政一名明堂一名文表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後出東方釋天  
明星謂之启明郭云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启  
明昏見西方爲太白鄭風明星有爛卽此也

### 長庚

長庚東方水星也天官書云長庚如一疋布著  
天見則兵起孔氏曰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  
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  
未能審也毛傳爲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  
太白鄭樵云启明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十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金  
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或一在日後  
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  
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启  
明長庚二星也若爲一星恐誤耳

### 畢

畢西方之宿八星相聚如掩鬼之畢中一星名  
附耳主弋獵步天歌恰似瓜叉八星出附耳畢  
股一星光耳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

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  
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也釋天濁  
謂之畢郭云掩鬼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  
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鄭注畢狀如义蓋爲  
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掩鬼祭器之畢俱象畢  
星爲之但掩鬼之畢施網爲異爾

### 箕

箕東方之宿四星相聚形似箕二爲踵二爲舌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十一

踵彼而占廣步天歌四星形狀如簸箕耳氏云  
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爲天之中  
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  
軫者風起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是也  
詩紀曆樞云箕爲天口主出氣嚴粲曰箕東方  
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成是南箕  
是也

### 斗

斗北斗也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



爲魁五至七爲杓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  
之元本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  
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石氏云第  
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  
女主之位三曰令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  
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  
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  
云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  
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二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終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  
是書爲其同郡徐燊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  
蟲考二卷鱗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  
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  
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  
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  
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增駢拇  
枝指殊爲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  
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總論一

卷

〔明〕鍾惺 韋調鼎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備考

二十四卷》提要

詩經備考序

詩之昉興也班史鄭司農詳之  
矣虞廷而下代立採詩之官王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

詩經備考

入湯序

一

宣尼出而緝精禡重純取周詩上  
溯殷武下暨魯僖凡三百五篇  
夫宣尼不嘗以無言立教乎  
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他  
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

詩者少嘗心疑之長而歷覽漢  
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  
詩自天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  
軍六百石旁及匈奴新羅高昌  
之屬皆環列棨下諸儒執詩辨  
難蜂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生  
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人不趨  
拜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  
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嗚呼

此徒誦詩之効歟抑平居折衷  
蒐采之力歟繇漢以下山澤誦  
詩之士非負笈咨請則開門教  
授或生徒溢至數千人各自名  
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南北史稱  
劉炫焯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  
家守已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  
賦重而經學乃始衰也逮  
明興黜漢進宋一尊紫陽傳註而  
詩斯在若存若亡間矣竟陵鍾

退谷先生者用經術顯身事

定陵嘗憂詩學之不廣說詩者之

得其一說不知其又一說也懽

然歎曰夫詩宜若是焉謗謗者

哉於是當謝閩憲歸作詩經備

詩經備攷

太湯序

四

攷一書先生又言昔宋廬陵臨

川與眉山兄弟多以意解詩而

鄭夾漈非之以爲寔學置而不

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艸木疏稍

加推衍其意以多識能言爲宗

吾論詩亦然吾於三百五篇始

假道於小序繼問津於箋疏集

傳其他經子史集山乘地志稗

官野說咸逖搜博拾聚而爲腋

裘屑竹之用其用志若此而會

詩經備攷

太湯序

五

避同里九經原解之行先生自

遜爲三都賦艸矣西蜀玉鉉韋

氏夙與先生締縞帶交聞而志

之且乞藁本以歸未幾先生赴

召天樓韋先生守遺編益之是

正剔枝駢而挹浩瀚羅散見而  
訂傳疑厥勤視竟陵等歷官留  
部巾箱自隨擬兩先生之於詩  
殆劉子政通古今之學馬季長  
見天下之書乎其備也粹也

詩經備攷

湯序

六

他若趙君長詩細呂成公詩記  
方之斯編未知孰優則胡忍沒  
焉今年嘉魚在已韋氏復身應  
蛇讖客有購得其蠅頭藏帙示  
不佞賀於淮南李署不佞受而

卒業郵然驚邁然心服此何異  
縱目廣陵之濤而掬淚鯨人之  
市也哉客之家固王仲任紬書  
之肆室有梨棗坐有剗剗不佞  
急屬其鏤行爲兩先生功臣因

詩經備攷

湯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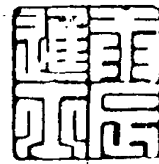
七

俾當世治詩者賜司南入武庫  
同時並獲也客亦屬不佞爲識  
原起如左夫不佞聞之緯經云  
詩者百福之宗萬物之戶是編  
行非羣目之戶牖與隙之日耶

顯之月耶兩先生業操鏹而發  
之薈久矣

崇禎辛巳觀濤之夕南豐湯來賀

撰



詩經備考

卷八

八

序

詩情聲也情動于中蘊結莫遏斯寫之以言言之不  
足故詠歌之嗟嘆之至于手舞足蹈或歔歔流涕皆  
情使之然也其情殊故其辭麗雜其爲體也紆折而  
多變臣子之情貞以摯其辭惻然愀然士女之情怨  
以思其辭渺然落然朝廷之歌穆以嚴其辭蒼然淵  
然軍旅之歌壯以厲其辭佻然駁然宗廟之歌寅以  
婉其辭頌然噩然皆發于情之不能已而止乎理義  
故足動天地假鬼神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之來  
古矣虞夏以前無詩久故也杞宋無風文獻不足故  
詩經備考 自序  
也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今僅存其五蓋  
久而益失其傳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述先公先  
王之德歌文武之烈以鳴一代之休郁郁乎上古以  
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陵夷至夷懿而風變至厲幽  
而雅變春秋之時王道廢詩不作非無詩也天子無  
采風之官諸侯不陳詩太師不以詩教國子則風俗  
之美惡政教之嘉秕不可得而攷矣孔子老而刪詩  
存三百十一篇以垂世立教其言曰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其所刪亦據魯之掌故而釐  
正之耳若合列國之詩而刪之豈止三百篇而已哉

觀國語國策周禮戴記所引諸軼詩可錄儘多而不載其非魯太師所藏也明矣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夫子子其可與言詩者惟卜氏端木氏今世傳大序本之子夏傳則石經古碣云出子貢往往與申公說合可知其非偽塚尺雖斷堪定鍾律賴有斯乎至咸宜之際孟氏子與雅知詩義其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百世而下誦風雅之遺言尋古昔之墜緒烏能舍此法哉及秦燔書詩以諷誦得存而音字多異漢文之世詩始萌芽至武帝時頗登用儒術於是魯有申公培齊有轅生固燕有

詩經備攷

自序

二

韓太傅三家並錫學士靡然嚮風河間毛公後出而其傳乃大行以傳自卜氏也鄭康成氏爲箋以翼之厥後傳注以百十數終不能奪毛鄭之席然三家固自在也宣帝時家扶陽以明詩爲天子師父子並顯世傳不墜故魯詩有韋氏學東京而下稍稍無傳人已唐人拘舊聞而不釋宋儒橫私見而不顧其安今天下雖崇考亭集傳其舛誤亦不少守此而欲盡廢諸家與世久存非所敢信也予勿讀集傳多所未決嘗叩之先大父再質于守拙菴先生反覆詰難始悟詩義自存尊一家而抵衆論斥古訓以欺後生子甚

懼焉乃究四家之異同尋中正之歸要疑則攷之于經史度之于時世按之于性情發識其本旨猶未敢以爲是也後得郭青螺先生石本詩傳參之申公說而後知魯詩固未亡也備員南銓署有呂東萊讀詩記披之實獲我心恨其未卒業公劉而下漸疎略就中尚有可商者公餘之暇採輯傳疏搜羅舊評考之諸史正其訛謬以研古人之微義探六德之本審六律之音成一家之說亦欲藏之名山而二三門人屢請公諸世不得已授之梓人嗚呼聖人既往雜學蠹興詭譎之徒各是其師子欲于千載之後持百家之詩經備攷

自序

三

崇禎庚辰歲病月

西蜀虎頭山人韋調鼎玉鉉氏自識



詩經備攷答語

或謂韋子曰詩自漢初迄于宋末傳注亦詳備矣子之攷定將拾其牙慧耶抑有以發前人之覆耶答曰唯唯否否詩之道未易言也卜子夏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夫子喜其可與言詩然議者猶謂其見表未見裏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曰闢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繇此言之詩固在聲詠文字之外無文無聲之詩夫豈老師俗儒所能識耶漢重經術師尚專門言詩家如申如轅如韓如毛學有根據互為闡宣若老農詩經備攷 答語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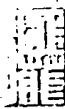
談稼山人談樵澤人談漁自寫其胸中獨得之妙不必一也而魯最為近後世傳注箋疏日增月益繁文雜舉如鬻矛而兼盾抵牾不相下而詩之義晦矣晦菴朱氏最後集詩傳自謂可以垂世不知其誤亦不少蓋其論詩與東萊抗議力詘小序盡翻舊說于國風尤甚而詩之義愈晦矣後之學士講師無先儒之才識不得一定之說則相與顛頓于訓詁章句之內而終不能曉詩人之旨義不亦悲乎子故旁摭博攷源魯詩為正始酌轅韓毛三家使不相病合序傳箋疏諸說使不相悖上自孔卜端木下及夾漈考亭參

之於章句之外會之于聲響之先不守一說不牽一隅棄其睽離采其無弊者定以為訓使天下後世有所折衷焉不務相勝也嗚呼相馬三月猶眯驪黃獻寶兩刑論猶未明況詩固人之心聲無文無聲之始豈私智短識所能窺測哉子之攷定故未嘗定也或曰詩固不可定乎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何也詩固已定乎漢世四家爭鳴奪席折角唐宋名卿參較于蘭臺碩儒辨難于南北言人人殊迄無定論又何也曰道為知者說書為曉者傳以攷定者示後學之依歸以不定者會古人之微蘊庶幾可與言詩也已矣詩經備攷 答語 五

客爽然而去

西蜀紫霞道人韋調鼎玉鉉氏書于銓部之平

露亭





詩大序

卜商子夏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川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詩經備攷

總序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經備攷

總序

召公使于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遠逝。柳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失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合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誦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鄭氏無曰。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魯韓三家之詩。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抵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之詩。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詩所敢望也。鄭玄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





詩經備攷總序  
我意謂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錯。如周道挺其  
我心屬屬體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  
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  
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  
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  
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  
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  
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說  
說之。拙之於是以拙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  
語。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  
人臆度之說。則此與風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  
者。殆類東方朔。則此與風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  
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  
聖經論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一人之言  
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諸師之傳授。如謂  
揚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所  
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  
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觀也。夫以  
天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  
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  
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據述而不作  
多問。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  
尤不可廢也。○新都楊氏曰。程伊川云。詩小序是  
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  
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宋麻菴起千載之  
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觸強者哉。

此大序  
后經有  
此大功  
而不可  
北名  
朽流傳

詩經備攷總論

綱領

鄭氏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  
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  
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  
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  
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  
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詩經備攷總論

八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  
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  
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典焉。盛  
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  
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  
失禮之後。邇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雨俱發。衆國  
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  
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

五夢  
其定正  
中不無  
變中  
亦有正  
也

大政小  
政之說  
多正  
與小雅  
變風之  
小雅  
則此雅  
少矣

時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  
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  
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  
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  
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  
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  
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  
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  
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  
於是與

詩經傳攷

總論

九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  
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  
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  
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  
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  
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  
故變雅之美刺皆繇音體有大小不復繇政事之  
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  
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

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詩經傳攷

總論

十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  
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  
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  
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  
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  
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  
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  
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  
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  
邶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  
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  
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  
邶邶者爲邶邶所以見其首惡也董氏曰商俗靡  
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刑  
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  
雅亾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子於滅國王政  
叙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  
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  
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一

人倫亂人倫廢則人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桀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孫豳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縣茲而允玉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二

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前名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又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歐陽氏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繇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敎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敎令不行天下

東周王  
城隍小  
國其故  
其時則  
子氣非  
降之地

詩經備攷

總論

古

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  
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  
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  
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  
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  
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  
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  
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  
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  
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  
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  
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  
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  
而雅頌未可知。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詩  
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  
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  
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  
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  
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

詩經備攷

總論

古

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  
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  
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  
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  
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  
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  
曰。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  
幽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  
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  
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  
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兢。至幽厲而大壞。其敗  
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  
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  
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  
於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  
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  
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夾漈鄭氏曰。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  
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幽之詩同。



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幽者繫之王城與幽。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壤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

詩經傳攷

總論

十五

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

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幽。在盤庚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

詩經傳攷

總論

十六

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



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

詩經備攷

總論

七

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自衛反魯。質正於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

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窶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潁江岐雍之南。潁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

詩經備攷

總論

十八

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於王黍離。幽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幽爲幽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旣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旣希。張揖孫憲所

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深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

詩經傳文

總論

十九

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

朱氏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于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鄘邶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

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

詩經傳文

總論

二十

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栢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

音也耶

韋子曰詩盛於周商僅五篇夏無傳文焉猶春秋不及三王之義也聖王在上美刺俱忘風謠不作古公亶父之章皆周公追述先德非商之詩明矣問風取動物如噫氣之異入乎曰風者情理之勃然而興在上爲風教在下爲風俗出諸口爲風謠傳之世爲風習春女思秋士悲皆情之至而不可已無正變也自採詩者較之別之而正變分矣雖然二南之詩不盡文武之世也邶鄘而下非無正始之音也十五國之風不必同而發乎情止乎理義

詩經傳文

總論

三

則一也問雅言王政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然乎曰不然風之體微諷而誦諫比興多敘述少章句簡短而反覆咏嘆之辭再三不已焉雅兼風體爲小雅若夫修德法祖敬天卹民敵愾復宇春容大篇則大雅也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乎曰頌有二體以揚勳烈則不厭宏麗以告神明則取典懿無淫溢無矯誣足以被金石而示來茲如曰容而已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僅形容乎哉魯風稱頌者子曰偕矣魯詩以魯風繼二南載東山破斧諸篇于泮水閟宮之前庶幾近之矣問周召二公采地

其詩曷云南南之義何居乎曰江漢間古稱南國成湯解網漢南諸侯聞而歸之是也鄭氏譜曰紂命文王興治南國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諸詩采自南國故曰南爾問黍離周天子之詩胡不雅而降爲風乎曰雅者朝廷之政播于天下明所尊也宣王能復讐故烈在二雅平王不能討賊故政令不行于諸侯政令不行於諸侯則朝廷不能復振雅頌不可復興書止文侯之命詩載王國之風哀平王而傷周衰春秋之所爲作也問小序孔子之筆耶抑卜子夏所作耶曰小序當時國

詩經傳文

總論

三

史得詩因而載之如今史館編纂亦必載其本末爾小序之說近古間有失詩義者或衛宏輩之綴入未可知毛傳鄭箋不無得失然巧匠目意規矩爲先故不可廢也唐命儒臣輯疏義詩之章句明而旨義未達宋橫渠伊川永叔子瞻子由王臨川范蜀公南軒東萊諸君子抒意達旨風雅之微妙始暢至夾漈考亭未免議論多成心勝而正義反沒矣語曰有諍氣者勿與論道况言詩乎予爲此懼不敢信寃言以誣古人不敢拘管見而誤後學平心酌序說與魯傳之異同箋疏與集傳之是非

不憚詳辨以質天下之知詩者

二南

關雎 大序曰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云賦玉晏鳥鳴雉鳴之類以爲魯詩之始也

亦不過曰文王之妃大如思得淑女以共其職賦關雎中說

職與大夫之德何嘗以關雎爲判耶漢治魯詩惟

中公申公之徒歷歷可考未有爲飲師者奈何以

詩經爲仲弓漢儒多宗韓詩矣卷耳 序曰后妃之志

詩經之序也下之勤勞歐陽公曰后妃以承卷耳

之下盈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如詩人

已意味以爲永朱氏傳易爲后妃思念君子亦得

酒自解者乎楊用修解云陟岡者文王陟之也

詩經備攷 總論 三

以消憂也足教朱子之弊也今攷魯傳云周人遣使

求賢而閑行役之艱勞之不作宮中之詞未爲不可恨不

起而求之免 魯傳云文王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

而商之免 公曰文王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

如是序之國史詠而美之詩義本 汝墳 序云文王

傳曰商人慕文王而歸之君子猶勉之以正行矣

見之思既見之喜與東則君子指文王而歸之

是也序以爲大夫聘于周昭王觀召公而歸之

則魯詩序云美召伯聽訟也歐陽公曰文王

爲是行露 序云美召伯聽訟也歐陽公曰文王

而召伯又能聽訟之益速其非 標有梅 但云女父

擇婦之詩朱傳以爲 何彼穠矣 魯傳曰齊襄公上

中公說更詳此莊王時詩故在王風毛公誤入召

南徒遊後人之疑紛紛辨駁不知平風毛公宜曰齊

侯何穠矣 騶虞 魯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

復何疑哉 騶虞 賈誼新書亦同此序以爲鵲巢之

爲鵲巢之應諸侯之女其德能如是耶

邶 鄘 衛 序曰邶風之詩孔子之曰於邶序見西夫執志之不

可易也則序爲是朱考亭據列女傳 簡兮 序曰刺

也此刺當時有賢如爲下四詩率拘矣 簡兮 序曰刺

彼美人兮 懷思而時君不察也朱傳以爲自譽非

東萊曰作詩者歎碩人之賢美其真西周之盛王呂

不作自謂是也 蝦蟆 序曰以爲文公時召子都之詩

詩經備攷 總論 三十四

但無確據公幹蠱之主其時喪亂 考槃 序曰

見之應無淫奔之習傳說或然也 有狐 序曰

者之詩魯傳亦同序以爲中公說云美隱 有狐 序曰

亂民貧君之傷之曰見刺隱之仁焉中公說云

序以爲男女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得其旨矣

會云寡婦見嫁夫而欲嫁之耦朱子又附 木瓜 序曰

相贈孔子曰於木瓜見苞且之禮行焉申公亦云

氏改爲男女贈答如靜

女之類所謂故人也

王

黍離 傳曰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中說

尹伯封禍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成生禾黍

皇不怨去故作此詩伯封吉甫次子伯奇生亦

詞懷愴言 君子于役 傳云戌者申者之妻所作序

孝子之言

鄭

## 總論

二十五

徐茂

爲司徒不若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魯傳云莊公  
 魯詩之俊夫風以爲淫奔何也  
 氏強以爲淫奔何也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君子  
 云子皮卒子產思之詩以爲夫婦相棄於道中亦通朱女曰鷄鳴夫婦  
 子改作淫婦爲人所棄殊不可解相戒以勤生樂善中公說云夫婦相  
 警戒之詞序以爲刺不悅德大謬矣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玩詩  
 詞不然當是判男女同車之詩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狡童公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役也塞裳以爲刺駘公誣矣朱氏又改作淫女語所  
 也沉寃何子之丰魯詩載齊風傳曰公子小白適  
 日白耶固失朱子以爲淫婦  
 悔恨之詞更支離風雨序云思君子也魯詩載  
 風雨序云思君子也魯詩載  
 于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齊

雞既鳴矣

傳曰桓公好內衛姬箴之申公說曰齊  
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序以爲

詩經備考

# 總論

三十八

徐茂

鄒淫詞  
 恐未然  
 也序以爲刺襄公襄  
 公昏淫安知遠大手
 
**南田**

 傳曰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申公  
 說云齊景公急於國霸大夫諷之是

魏

葛屨申氏傳同

說曰：穀之內子儉，不中禮。膝者，怨之象。詩：「解是膝。」安怨內子，福急非判其君。

也  
十畝之

間說云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是也序云割時

無其國削小  
所居則小

伐檀說云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非

先事後食  
之詞序以

也皆美之碩鼠說云大夫貪戾魏人怨

則可序云  
君非臣子

國人刺其所敢言

唐

蟋蟀魯傳  
以爲

說俱云唐人相戒之詩序  
山有樞說云唐人

**References**

---

愛國之詩朱子以為杖杜之詩在魏風傳曰魏  
民聞之詩朱子以為杖杜之詩在魏風傳曰魏  
說云君子教人孝友之詩序羔裘傳云孝大夫賢  
云刺在位不親宗族亦非詩序羔裘傳云孝大夫賢  
為民非命之無衣詩序以爲美之序人刺曲沃傅之  
述其請命之有杖之杜傳云晉文公出公好賢國人  
辭亦不是此葛生征役室家念之伊川曰此詩  
詩寫其心矣  
思存者非情  
公者得之

秦

車鄰傳曰襄公初爲諸侯命爲秦伯國人樂之申公亦  
仲安但爲宣王大戎傳曰襄公遣大夫征戎而  
而勞其大夫之詩序以爲美之序公說曰襄公征戎  
爲婦人思其君子與備揚壯厲之辭不合魯說爲  
詩經傳攷  
是兼葭傳云君子隱於川上奉人慕之而作申公

總論

主

外黃鳥傳曰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則非  
不知其非左傳晨風序云刺康公棄其賢臣也中  
責穆公過其義與權與同朱子無衣傳云秦襄公以  
賢人義之義與權與同朱子無衣傳云秦襄公以  
以爲婦人思其君子與備揚壯厲之辭不合魯說爲  
土命征戎之序也序以爲美之序人刺曲沃傅之  
土者開國之本也序以爲美之序人刺曲沃傅之  
公忌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二鄭氏  
日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設大具以食我  
其意勤然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設大具以食我  
大組也則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設大具以食我

陳

東門之枌序云疾風也蓋刺當時男女棄其業聚  
事以相樂則衡門序以爲誘傳公無干東門之  
不可爲訓矣

池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  
成其德此東門之楊序曰刺時也思賢女以配君  
何耶又改爲男墓門序曰刺時也思賢女以配君  
女負約差矣墓門序曰刺時也思賢女以配君  
事也防有鵲巢序曰刺時也思賢女以配君  
爲內子愛大夫之詞無疑澤陂序云刺時也思  
化之非男女自賦也魯傳以爲陳靈公無道國人  
君子傷之若然君淫昏而殺也直國安得不亡乎

檜曹

羔裘說曰節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  
詩人爲之深長思也非其楚公傳曰節人困於賦役中  
序以爲欲去其君也非其楚公傳曰節人困於賦役中  
詩經傳攷  
是兼葭傳云君子隱於川上奉人慕之而作申公

總論

主

再造人必急於此見矣而天宣王中興天下嚴垣叔曰匪風思周  
必從人必急於此見矣而天宣王中興天下嚴垣叔曰匪風思周  
之詩序以爲昭公事所以致危也注云人而升者故取非  
人程伊川曰爲昭公事所以致危也注云人而升者故取非  
甚爲會言耳○不遠其婦陽氏曰鄭玄注易以  
構高爲會言耳○不遠其婦陽氏曰鄭玄注易以  
在斯勢陳氏曰小矣故曰不遠其婦陽氏曰鄭玄注易以  
勢斯勢陳氏曰小矣故曰不遠其婦陽氏曰鄭玄注易以  
然也鴈鳩傳多政有慶國叔振三子中公窮日下  
以風其子孫而作也其賢下泉序曰思治也陳氏曰  
伯也天下之無二詩于變風之終示陰陽循環之理  
亂之可治也

七月魯傳曰幽風陳農政也中公說曰周公陳農政之詩與南山楚茨大田諸篇同載小雅意

所謂幽雅歟惟七月一篇屬幽其他皆周公之詩  
鳥可以當幽風乎魯詩鴟鳴而下與頌四篇俱爲  
魯風哉是凡十月冬十二月

其全矣范弱公曰先王故民農桑以爲衣食非生  
想公劉居幽時民閭士女之譁不止此惜不及見  
晉顧諟是行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

充欲所以備患也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張  
備渠謂周人處事有餘是也○殆汲公乎同歸凡

疏曰諸侯之女稱公子公羊傳築王姬館于羣公子之舍是也伊川亦取此說謂傷悲之女庶幾與

富貴之士及時而行但與下章公子不一耳○曰  
勾踐歲黃氏曰幽風於十月云改歲言農事畢也

祭義於五月云歲單言靈特單也農桑國之大務故以歲言之吾祁周文安曰十易易魯傳曰周公

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於魯。祿父作亂。周公發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申公說云。管叔及

經備攷  
總論  
三九

東征蔡氏傳曰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成王得

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是矣朱氏傳以公東征  
既誅武庚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乃作詩以歸王

吁罪人既得成王復何疑哉其曰既取無毀云者武庚挾二叔以倡亂知二叔之不保而欲皮弁嚴

土爲之備耳安有事乎之後唐曉曉者手殲多氏  
曰斧斯皆非兵器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

爲急攻之計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斯之用

哉但徵我之斧缺我之折而已其兵元無損也蓋

語足見周公不忍四國淪陷之心**九罍**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得賦此中公說同

朱傳但云喜得見之失謂公之意矣鄭箋曰設九  
罟之網乃得鱗魴之魚喻周公之聖乃不愧上公

也之服  
狼跋傳曰周公居魯魯人觀焉中公曰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伊川曰狼獸之貪

小雅

常棣鄂不韡韡箋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孔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

云豈不鬱鬱而外見背詩義矣○原隰哀矣毛氏

則求所親故曰公曰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  
求其兄弟如春令飛鳴而求其類義原如是朱氏

泥死喪句遂解爲積屍哀聚國哉朱子之釋詩也

詩出車采芣采芣次于六月之後爲宣王之詩中

文王時詩明矣篇中自天子所天子命我等語決

經傳攷  
總論  
三

雲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宣王時大將也天子明明

未見晉傳無怪其瞞瞞說謊耳 **出車** 傳曰出車勞

史籀美之是也漢書云宣王與師征伐詩人美大  
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魯說無可疑矣○

要草蟲四句鄭玄崔氏說皆以爲民之望王也  
猶旱益之望草蟲躍而從之其類相應有亥

也時講以爲室家想望之語不倫矣

推存三百五篇翼述謂昌邑王誦詩三百五篇王

之曰于此有其義而亡其辭  
著隆承也陸敬豈有文乎  
南山有臺詩云衆得

爲無期萬壽無疆豈頌美臣子之詞哉曾詩傳說始知爲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則

之壘等皆無滯碍矣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詩經

南仲安有著名于詩而史反遺之者予所  
云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宣王時大將也天子明明

未見晉傳無怪其瞞瞞說謊耳  
出車  
將帥也申公

史籀美之是也漢書云宣王與師征伐詩人美大  
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魯說無可疑矣○

嚶嚶草蟲四句鄭玄程氏說皆以爲民之望王也  
猶阜螽之望草蟲躍而從之其類相應有亥

也時講以爲室家想望之語不倫矣  
華黍由夷崇丘由義六篇魯詩俱無

推存三百五篇翼述謂昌邑王誦詩三百五篇王

之曰于此有其義而亡其辭  
若蓬萊地陸敬豐有文乎  
南山有臺南齊書云案得

之詞放魯詩傳說始知爲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則

之塞等皆無滯碍矣六月采芑車攻吉日



三十三

三十三



詩經

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  
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若東萊劉純中俱以  
詩中祭服之體與儀禮周禮所載天子之禮合何  
此理之同然予非妄臆也 常者華 美說云天  
詩常者華其葉清芬也 陳氏曰華葉上其相承而  
但茂以興華者其葉清芬也 陳氏曰華葉上其相承而  
歐陽氏曰華色光耀喻有功臣功業顯赫也 如  
此方得美華之義 朱氏傳一語呼過有何趣味  
桑扈 天之德澤廣矣上之文之辭也 功臣故舊類  
有受之方是王言 君子樂彼交匪 功臣故舊類  
集 傳曰樂新昏也 序以爲刺 由王不道 依彼平  
集 傳曰樂新昏也 序以爲刺 由王不道 依彼平  
陽氏曰勉其不巳之辭也 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  
已將得也 此慕賢女之辭也 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  
可鼓大道之不易 盡故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總論

手

賓之初筵

申公說曰衛武公自微  
好修之主也 韓詩謂武公飲酒過而作武公切磨  
辭以自儆 亦以誨當時之沉湎 喪德者 爾魯  
詩抑戒同在此 毛公移入大雅 不審何見 采菽  
者皆錄本 誤堅固 氣脈盛大 使然也 作以氣脈大  
故葉茂 盛猶諸侯才德全 故能廢邪而固朝廷也  
惟持汎汎之舟 猶維之維 大索也 繩繫也 以固索  
傳俱忽過可笑 侵哉游哉 謂諸侯之來侵游而無  
飽強無 隰桑 初之詩 毛本錯入于此 序俱  
以爲刺 刺 王 大謬矣

大雅

文王

魯傳文王至嘉樂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  
也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宋儒力辨文王無

詩經

爲之解耶 所謂受命推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實  
自文王始而稱王之說不過爲方伯專征伐而已  
豈真爲天子耶 周之侯于周服侯于周服侯于周  
天所予奪在德而無常主故曰天命靡常也 毛訓  
侯爲天子不妄 周之侯于周服侯于周服侯于周  
合天理尚不妄 周之侯于周服侯于周服侯于周  
義爲善不妄 周之侯于周服侯于周服侯于周  
水名與泗水相近 齊說地而來居杜與沮漆謂公  
契謂也 漢書云 齊說地而來居杜與沮漆謂公  
之謂也 漢書云 齊說地而來居杜與沮漆謂公  
師及之 歐陽公曰 見王所官之人 入宗廟居相  
皆可用 言知人善任也 追琢其人 草金玉其相  
云 追琢文王之至金玉其文如琢琢其質如金玉  
上章言造士此章言官人也 董氏曰 作人循道  
使之就器也 然非養成其賢則文安得傳哉 呂東  
萊曰 所以謂之造士也 然非養成其賢則文安得傳哉 呂東  
之効 作文王追琢人 才錄錄其美質爲是 早麓  
魚躍 蘇子由云 謂上下各得其人 詩人言如此氣  
魚躍 蘇子由云 謂上下各得其人 詩人言如此氣  
云 梓材 所以茂密者乃人 豈彼梓材除其旁草使無害  
也 以與若子 所以茂密者乃人 豈彼梓材除其旁草使無害  
神所勞故受福之多 賈誼曰 人雖除其旁草使無害  
下示法于婦人 太如德之美聲 不如此焉 周京之婦  
多朱註 但云又太如德之美聲 不如此焉 周京之婦  
累已 刑于寡妻 四句夫婦易經故言則觀諸身  
情諸事 皆足爲法而後開闢順也 家邦輝遠故言  
御國之人 相承接之義 與家之人相承接之義  
向國之人 相承接之義 與家之人相承接之義  
東萊俱以爲民習其千夷之治 歸往者載路而不

總論

手





于商而大其國爾若謂斬斷商家之  
脈太王絕無此心奈何源誣之乎  
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  
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  
時僅得五篇而巳史記謂正考父先王孔子錄詩之  
文美襄公作商頌不可信也  
玄鳥先祖有妣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之新于郊禋而生契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疏曰玄鳥至之日有祀郊禋之禮簡狄高辛氏之妃而云玄鳥生商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蘇卵之說幻謬○景員維河毛氏訓豈大員均也蘇子由曰朱氏改訓反不及舊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亦通朱氏改訓反不及舊  
長發綴旆駿驥旌旗之垂者爲旒經旒喻爲諸侯繫附也靡齊詩作驥謂馬也駿麗喻能乘載諸侯也敷奏其勇奏者進也其勇進盛而無退轉湯之所以荷天寵者在此

孔門言詩子夏氏尚矣後有孟軻氏孫卿氏孟之徒無傳者而浮丘伯毛亨皆孫卿之徒也漢初申公培與楚元王交俱受詩於浮丘伯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亨亦作訓故號毛詩共一師授而分爲二家故魯毛之詩不大相遠也蜀本所用石本詩傳妄云子貢應是申公詩傳故往往與中說同也武疑中公旣作傳復有說何歟曰左丘明爲春秋傳又爲國語不嫌並存爾或又謂唐宋以來俱無詩傳子據石本以爲真乎

凡例

早

曰亦求其是而已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見烏可以其晚出而疑以爲僞耶

是編以魯詩傳說爲宗其有未當兼用毛詩注釋多取毛鄭間亦采齊韓爾雅說文亦畧銓揀至後儒議論采其言不計其人閒評緒說有當於詩人之意義者亦必錄之庶無遺憾

著作必居幽思至訓釋尚博聞確守三百五篇之微義諸儒攷論已明者纂入必存姓氏不沒前賢之善也中有疑難間出鄙見則別以○小注亦然格上標評或摘舊聞或出私意聊備叅

酌不敢以為是也

一博采書史大約不外注疏大全引用諸集至家語孔叢子前人或譏其偽中如論書論詩簡而盡典而無弊確乎孔子之言非安國王肅輩所能擬也故多引証

一儒生能通一經者未必能博識古今雖詞章句百千萬言說鈴書肆爾於經術何闕故廣搜歷代史名臣奏記以訂疑誤固不切於舉業言有據而事有徵亦千古得失之林也

一詩原被之管絃金石升歌清廟明堂故副詩正

樂非二事也然自漢世雅歌僅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居今世而欲究漢武之遺韻不其難哉故周禮儀禮成均之法射燕之禮俱不暇及懼學者未能諷誦復馳于聲律必廢然而兩失故不詳之

虎頭山人王

詩經傳授源流

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漢藝文志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

詩經傳授

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

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

子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毛詩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爲

王莽講學大夫縣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茂漢

帝詩則有平原高訓詩祖又嘉訓阿包成師

右師細君任城樂憲皆以魯詩傳授或爲帝上師

者詩則東武伏恭之叔父顯以明齊詩改定

章句淮陽薛武子亦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

惟漢爲最知者而後有之相會給諫臺效伯矩鹿韓

伯高最知名而後有之相會給諫臺效伯矩鹿韓

於齊詩者也韓詩則有秦君則中揚仁會稽趙

韓觀詩至授毛詩則有江詩曼卿以善治詩名東

漢通詩文毛詩則有江詩曼卿以善治詩名東

海通詩文毛詩則有江詩曼卿以善治詩名東

馬通詩文毛詩則有江詩曼卿以善治詩名東

詩文毛詩則有江詩曼卿以善治詩名東

詩經傳授訓釋姓氏

伯魚孔氏

詩經備攷

子貢端木氏

子夏卜氏

魯南宮氏

子思孔氏

子與孟氏

闕里孔氏

齊浮丘伯

魯申氏

彭城韋氏

瑕丘江氏

齊韓氏

燕韓氏

魯許氏

免中徐氏

魯鄒韋氏

東平王氏

詩經備攷

東平夏侯氏

東海后氏

京兆韋氏

蘭陵蕭氏

下邳翼氏

東海匡氏

內趙氏

齊韓氏

燕韓氏

魯許氏

免中徐氏

魯鄒韋氏

東平王氏

詩經備攷

東平夏侯氏

東海后氏

京兆韋氏

蘭陵蕭氏

趙毛氏	長馬河間士博學作詩訓故
趙賈氏	大毛公名亭爲詩訓故
宗正劉氏	向初名更生明詩
九江謝氏	丁猷亦通五經
東海衛氏	安字敬仲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
平陸賈氏	創毛公及敬仲史加潤色想然爾
開封鄭氏	融字季長
扶風馬氏	玄字康成作詩箋
高密鄭氏	昭著國語讀書音義
雲陽韋氏	立治毛詩
詩經備攷	傳授
巴郡文氏	師事譙周
河東郭氏	璞字季純注爾雅
會稽虞氏	喜釋毛詩畧
臨沂王氏	用
孫氏	鍾
武城崔氏	靈恩集注毛詩
吳陸氏	璣字元恪烏程令著毛詩草木鳥獸
龍門王氏	通字仲淹著續詩十卷
饒陽劉氏	獻之著毛詩序義
衡水孔氏	穎達字仲達撰毛詩正義

葬郡劉氏	焯
京兆顏氏	師古撰五經考定
魯氏	達著治詩
修武韓氏	愈字退之辨詩序
句曲許氏	叔牙字延基爲詩纂義
京兆韋氏	處厚本名澤避憲宗諱改今名字德
吳施氏	載萬年人初爲翰林學士纂六經法
詩經備攷	言獻穆宗嘉納之後枚李紳引妻非
橫渠張氏	之詩云此古人戒諷之深也爲賢宰
道州周氏	相史稱韋氏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
河南程氏	遂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
涑水司馬氏	博識有韋述經
廬陵歐陽氏	學則有處厚云
眉山蘇氏	士句
南豐曾氏	載字子厚
華陽范氏	傳願字茂叔
藍田呂氏	順字正叔著伊川詩說
上蔡謝氏	兄顯字伯淳明道先生
	光字君實夏縣人
	修字永叔著毛詩本義
	轍字子由著詩解
	父洵兄軾俱通詩
	華
	祖禹字淳甫
	從祖鎮叔伯韓
	大鈞
	大臨
	顯道字良佐



龜山楊氏	時字中立著毛詩辨疑
渤海胡氏	旦著詩經演聖通
元城劉氏	安世
永嘉陳氏	鵬字少南著詩解
山陰陸氏	佃字農海著詩解
三山李氏	楊字迂什著毛詩詳解
晁氏	公武著毛詩訓詁
建安胡氏	安國
范氏	處義著解頤新語詩補傳
延平李氏	侗字愿中幼浦人
詩經備攷	傳授
長樂王氏	八
莆田鄭氏	熊字漁仲著詩傳
廣漢張氏	拭字敬夫綿竹人
眉山李氏	父浚忠獻魏國公
長樂劉氏	燕字仁甫丹徒人著詩譜
三山林氏	樊字執中
東萊呂氏	之奇
永嘉陳氏	祖諱字伯恭金華人著詩記
考亭朱氏	傳良號止齋
慶源輔氏	嘉字元勝著毛詩集傳
	父松號章齋
	廣字漢卿

新安程氏	大昌
致堂胡氏	寅
臨邛魏氏	了翁字華父浦江人
西山真氏	著詩經要義
華谷嚴氏	德秀浦城人
江陵項氏	榮字坦叔著詩解
戴氏	安世號容齋著毛詩前說
廣川董氏	溪著續讀詩記
紹興黃氏	適著詩故兼取三家不專毛鄭
須溪劉氏	皮字文叔著詩說
詩經備攷	會孟辰翁
金華王氏	傳授
章氏	拒號魯齋著詩辨說可言集
浚儀王氏	俊卿
鄱陽馬氏	應麟字伯厚慶元人
新安胡氏	著詩攷詩地攷
豫章羅氏	端臨著經籍考
廣信謝氏	著一桂號雙湖婺源人
吳氏	從彦
新安陳氏	枋得疊山
安成劉氏	純編三十家毛詩會解
	櫟定字
	理

容城劉氏

因字夢吉號靜修

臨川吳氏

歷字切清崇仁人

仁壽虞氏

集字伯生公允文之後曾祖剛簡  
嘗與臨卽魏了翁成都范仲藺李心  
傳輩講學蜀東門外著易詩書論語  
說父汲以宋公僑寓臨川因家焉  
履祥 蘭溪人

新安金氏

謙字益之著詩經名物鈔

金華許氏

澤字楚望內江人因蜀亂避寓九江  
著六經補補著

資中黃氏

居貞

廬陵曹氏

善字備萬洪武初翰林官大學士  
著詩經解題詩經輯釋

豐城朱氏

漢號海桑著毛詩演說

泰和陳氏

詩經備攷

海虞張氏

洪字宗海常熟人永樂時翰林  
著詩經正義

河津謝氏

瑄字宣德時御史天順間為禮部待  
郎著讀書錄

長寧周氏

洪讓字堯弼正統甲子鄉試一名乙  
丑一甲二名官禮部尚書

瓊山丘氏

潘景泰甲戌翰林

震澤王氏

大學士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一名官

姚江王氏

守仁字安伯正德時以功陞南兵部  
尚書嘉靖間封伯伯良知之學為一

新都楊氏

試一名官南史部尚書  
代儒宗父華號實菴成化辛丑廷

武城王氏

慎字用修正德辛未廷試一名翰林  
講成著經史諸說父廷和號石齋

成化戊戌翰林正德時為詹事入官

閣迎立世宗定內亂為社稷名下

道字純甫正德辛未進士  
官吏部侍郎著五經億

四明豐氏

歷著魯詩正義弘治已未翰林

南海霍氏

船號渭崖正德甲戌會試一名官禮  
部尚書著詩解

豫章舒氏

芬著詩理說  
正德丁丑廷試一名

南海黃氏

法著香山入正德庚辰翰林官少詹  
事著詩經通解

毘陵唐氏

順之嘉靖己丑會試一名官令都  
御史

晉陵薛氏

應旂號方山嘉靖乙未進士

昆湖瞿氏

景淳嘉靖甲辰會試一名官禮部  
尚書

內江趙氏

貞吉號大洲嘉靖間翰林隆慶初宰  
詹事入內閣著經世出世通

山陰張氏

元休其先蜀之綿竹人國初徙家紹  
興嘉靖辛未廷試一名著讀詩考

南海楊氏

起元字貞復歸善人隆慶間翰林官  
吏部侍郎著詩經意

詩經備攷

傳授

豫章郭氏

子章字相奎得魯詩傳於黃文裕澤  
石本篆文刻于蜀

秣陵顧氏

起元字太初萬曆戊戌會試一名官  
吏部侍郎著詩說

黃陂黃氏

高士字守拙國子學正治詩明五經  
兄彥士官御史俱理學名儒

金川韋氏

番字本培富順人萬曆甲辰進士官  
大理少卿父一化以詩教授里中

豫章萬氏

治詩者多宗韋氏

竟陵鍾氏

尚烈號新建人官知府

巴淪王氏

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  
著詩評

海虞陸氏

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壬子以詩  
經魁蜀癸丑翰林官大學士

化熙萬曆癸丑進士著詩通

榜字賓王集詩詩秋卷

國朝名儒巨卿通五經者多以非專經故不載

其治毛詩而無著述者亦不及詳紀

附參訂年寅社友姓氏

余文煊 長壽 德華 劉應賓 思水 沂水 章世純 大力 臨川

陳盟 無錫 富順 章重 會稽 發達 李冲 會稽 稽山

張燦垣 近長 成知 李千堅 清江 不靖 張印中 息縣 息縣

陳雨輝 木叔 臨海 劉憲章 武進 武進 陳組綬 伯士 武進

汪光緒 通州 通州 劉中藻 武進 武進 費翔 武進 武進

劉振之 而強 慈谿 黃弼 建寧 建寧 董國祥 陸平 陸平

楊球 武進 武進 彭三益 順天 順天 吳翔鳳 順天 順天

詩經傳攷 姓氏

傅汝為 江陵 江陵 劉潛 用潛 用潛 杜繩甲 富順 富順

甘麟徵 富順 富順 萬菁華 富順 富順 陳文德 宜賓 宜賓

范文光 內江 內江 熊飛 富順 富順 沈鴻儒 萬縣 萬縣

劉景綽 居一 居一 胡允敬 石江 石江 張尚 老州 老州

湯來賀 佐平 佐平 辛向道 石江 石江 張爾暉 奉定 奉定

朱在廷 蘇之 蘇之 劉天慶 武強 武強 周之鼎 奉九 奉九

陶汝龍 阜寧 阜寧 周星 景虞 景虞 劉泌 富順 富順

劉前 富順 富順 王道昌 宜賓 宜賓 劉晉康 巨源 巨源

楊愈盛 富順 富順 劉堯珍 富順 富順 黎長明 富順 富順

吳繼華 杭州 杭州 陳震生 武進 武進 錢棟 嘉善 嘉善

門人

劉繼昌 靈石 靈石 宋之奎 奉化 奉化 張致中 山陽 山陽

劉思敬 應天 應天 陳大韻 應天 應天 張鴻舉 仁和 仁和

吳臣輔 保定 保定 劉崇文 靈石 靈石 張初 靈石 靈石

潘璵 歙縣 歙縣 劉輝 易州 易州 孫有光 江都 江都

戴其賓 戴志振 戴志振 管嘉唐 俱南陵 俱南陵

孫胤昌 丹徒 丹徒 錢世熹 五河 五河 溫濟 烏程 烏程

劉允濟 應天 應天 劉欽章 儀真 儀真 叢天奇 叢天奇

邵之禎 周尚德 周尚德

韋茂 李資 李資

詩經傳攷 姓氏

弟 調豫 如之 如之 調恒 德貞 德貞 調賁 還白 還白

士藻 含章 含章 調謙 調謙 調謙 調渙 調渙 調渙

侄 淑賢 淑賢 淑賢 淑宏 淑宏 淑宏 淑寬 淑寬 淑寬

婿 郭孝懿 人仲 人仲 楊鴻圖 子固 子固

男 淑嗣 淑嗣 淑嗣 淑慶 同編次 同編次

男 淑嗣 淑嗣 淑嗣

男 淑嗣 淑嗣 淑嗣

男 淑嗣 淑嗣 淑嗣

男 淑嗣 淑嗣 淑嗣

詩經傳授參訂姓氏終

詩經備攷目錄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采芣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詩經備攷

目錄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千旄

載馳

衛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詩經備攷

目錄

木瓜

二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擗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市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詩經備攷	目錄	三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鶉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秦		
車鄰	駉賦	小戎

兼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詩經備攷	目錄	四
匪風		
曹		
蟋蟀	候人	鵲鳩
下泉		
幽		
七月	鵲鴝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戩
狼跋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魚麗之什		
魚麗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六月之什		
詩經備攷	目錄	五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詩經備攷	目錄	六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關桑	白華	絲蠻
椒葉	漸漸之石	君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絲
棧機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	行葦	既醉
生民	假樂	公劉
鳧鷖	卷阿	民勞
洞		
板		
蕩之什		
詩經備攷	目錄	七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頌		
周頌		
清廟之什	維天之命	維清
清廟	天作	昊天有成命
烈文	時邁	執競
我將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雖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詩經備攷	目錄	八
賁		
魯頌		
駟	有駟	泮水
閔官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備攷目錄終		

詩經備攷卷之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王鉉

周南

鄭氏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教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居。而南之國。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漢汝墳是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奭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雅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駉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風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繇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駉虞。乃其應也。

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



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

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

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王質曰周召官也自二公

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鼓鐘之詩以雅以南

李孔觀謂有舞南音者二南之詩也文王世子有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鄭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為夷哀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主雎也鳥摯而有

詩經備攷卷之一

別淮南子曰關雎興於鳥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

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

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

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逮匹也

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

子之好匹昏義曰婦順備而後內和

參初金差初宜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氏曰左右流

之求之無方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芣毛氏曰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氏曰芣擇也鄭氏曰芣則以燕而

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

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也

韓氏外傳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關雎何以為國風

詩經備攷卷之一

始也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

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

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故

作詩序始終以關雎蔽乎四詩俾思服無邪以正

厥德夫固有所授之也

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

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

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

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

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

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傳曰。文王之妃如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近多宗之。弟穀轉反側。似非求嬪御之辭耳。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五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

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黃鳥搏黍也。陸贄曰。黃鳥。幽州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灌木。叢

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濩。為絺綌。

為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

朱氏曰。莫莫茂密貌。○毛氏曰。濩。煮之也。精曰絺。

○陸氏曰。綌。敝服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徒咸切。公侯夫人

紵。經。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釋文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戶切。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昏禮。婦人將嫁。有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將嫁。有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耳。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六

華谷嚴氏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本者。務本也。國史所題此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之辭。○韋子曰。小序在父母家一語。殊費解。今誦傳將歸寧而賦葛覃。乃爽然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閭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歐陽氏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

歐陽氏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

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稱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官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

采采芣苢。不盈頃。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氏曰。愛者之興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也。

氏曰。采耳。頃。筐。屬。易盈之器也。寘。置也。○呂

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七

彼周行。周行。周道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虺。呼回。隤。從回。切。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虺虺。病也。姑

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呂氏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觥。古橫切。維以

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鄭

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痡。亦病也。○鄭氏

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閨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八

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也。

新都楊氏曰。卷耳。小序以為求賢審官。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之意耳。○韋子曰。楊用修

引謂善說詩矣。當時何仲默亦極稱其言。今張詩說  
文王問行役之臣。勞之以卷耳。蓋借禾物以此賢  
才之難得。而嗟我使臣之馳驅于道。恐山陟阻  
馬病僕痠。亦云奔矣。姑酌鬱鬱以勞之。聊以解其  
懷。傷而不作。婦人  
語氣亦自渾合。

卷耳四章章四句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卷耳。功客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綏之。

毛氏曰。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孔氏曰。葛

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履。祿。綏。安也。○歐陽氏曰。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九

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

下其意以和衆。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

黃氏曰。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

之者矣。○呂氏曰。后妃如武后。其禍至於此。國

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孔氏曰。荒。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繁。旋也。成就也。

傳曰。南。南土也。樛。樛木也。葛。葛木也。藟。葛木也。荒。荒也。樂只君子。成之。成就也。

卷之四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樛木三章章四句

序。樛木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衆處和一。而卵育蕃多。

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斯羽。詵詵。詵。今宜爾子孫振振。音分。

孔氏曰。螽斯蝗類也。○陳氏曰。言引者。螽斯羽蟲

也。○毛氏曰。詵詵。衆多也。○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今宜爾子孫繩繩。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十

螽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蛰蛰。直立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蛰蛰。和集也。

嚴氏曰。螽斯次樛木。義相因也。鍾氏曰。物羣則聚。

螽斯三章章四句

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

時。國無譴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閨深審之地。

其本而已。故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

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重爭之風。始於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

卷之四  
文王廟  
大廟  
生賢  
人而  
之國  
此與  
公

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夏以把昏姻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

子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

桃之夭夭，有蕢其切云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切云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家人，一家之人。

呂氏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夭三章章四句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序：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

傳：文王得良臣於楚，周人美之，賦兔置。墨子曰：文王

上置，猶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

爾雅：兔置，丁切，桃之丁丁。陸精，赴赴武夫，公侯于城

歐陽氏曰：爾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咎也。丁

丁，桃枝聲也。赴赴，武貌。于，扞也。○朱氏曰：言聞此

桃枝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

也。田楚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

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

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爾雅：兔置，施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渠之

毛氏曰：達，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

扞城而已。

爾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

也。非特好仇而已。

歐陽氏曰：捕兔之人，前其捕，居於道路林木之下，

武夫爲國守禦，赴赴，不能起，是以與周南之君列其

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公侯好仇，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兔置三章章四句

序：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韓詩曰：采芣，傷夫也。薛氏曰：采芣，與惡之采，詩人

傷其君子有惡疾，發憤而作，以事與采芣，雖與惡

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已，以與君子采芣采芣，以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芣，車前也。宜懷妊焉。陸

婦人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穢之也。

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

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采芣，和平

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

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毛氏曰。掇拾也。將取也。毛氏曰。掇拾也。將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結之。

毛氏曰。結執也。扱曰。扱曰。扱曰。毛氏曰。結執也。扱曰。扱曰。扱曰。

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下婦人樂有子。謂女御皆無恐。而樂有子矣。○下和于之意。不如作婦人之詞。為妙。

芣苢三章章四句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詩經傳攷。卷之一。三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詩。測

禮。從篇中入。不可字生來。只識得不可之意。禮在其中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典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

為泳。永。長。方。泝也。郭璞曰。小。○程氏曰。人之休於

水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也。與女有高潔之

行。○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

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毛氏曰。錯雜也。秣。養也。

○鄭氏曰。楚。雜薪之中。尤翹者。我欲刈取之。以

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歐陽氏

曰。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者。衆女雜遊。我

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

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

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末乃陳其不可之辭。

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于歸。鄭氏謂嫁。若歐陽公之說。

詩經傳攷。卷之一。古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力俱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蕒。萑蒿也。○毛氏曰。五尺以上曰蕒。

胡氏曰。此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大行。見南

國者如此。朱氏善曰。錄一漢廣。以見天下治矣。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漢廣三章章八句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道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乃歷。如調飢。饑餓。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也。大防，枝曰條，幹曰枚。怒，饑意。調朝也。○爾雅曰：汝

有漬。董氏曰：謂大水漲出別。○程氏曰：君子從役

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欲陽氏曰：大夫之妻自伐

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已君

子以國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勞可知。卒章則勉之

常宜力勤其國事以圖安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程氏曰：

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詩經傳攷 卷之一 五

通 毛氏曰：賴，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魚尾

燬，火也。長樂王氏曰：長王室之酷烈是時時存。

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

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則民心雖怨乎紂

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

商之方伯，與商室聚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

不謂至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

殷之小心，故當時化之。雖汝墳婦人亦勉其夫以

從王事。此文王道化之盛也。

韋子曰：韓詩以汝墳為辭家。謂婦人思其君子，謂

汝墳三章章四句

傳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 麟之趾，闕雎之應也。廣漢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

人，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遠千里，以紂之在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麟之定，都依切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題，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

詩經傳攷 卷之一 六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毛氏曰：

公族，公同祖也。

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

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

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

歐陽氏曰：鳳人美其圖，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

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其公室，如麟有足，有角，

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不害人物而希出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嘆曰：周道成矣，蓋周南詩皆醇正，體裁畢備，此周道之所由成也。正雅之所繇作也。故孔子歎之。後世之詩，自以勸說無復此興而風雅之響絕矣。原風雅興自分陝之世，尊尊親親，道本義倫，而制禮作樂，因劉氏之明，光遠衡南，十一篇詩原其所以為周文公王之身，蓋闢離至益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効也。桃夭以下六篇，則至兄弟以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調之風也。詩述女工之詩，與于休之德，則感發志意，可以興矣。誦女工之詩，與于懷其德，則終考見得，失可以觀矣。論承物之詩，至召南江有汜，乃可以怨。然則文王之德，之純其見于南，南之化乎？漢匡衡曰：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郊伯好房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至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太王躬仁而郊國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七

貴恕錄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詩經備攷卷之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攷訂

召南

孔叢子曰：孔子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也。蓋周召德教始自岐而行於南國，故二南之詩始以后妃夫人之德，而終以麟趾騶虞者，獲嘉瑞之應也。嗣王之世，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名之曰房中之樂。燕寢失序，則稱詩刺焉。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萬世不能易也。召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一

伯食采邑在岐山之西，猶有召亭焉。雖與周公同時，至康王時，君奭考終，其壽蓋百有餘歲，諡為召康公。長子封燕，別子留於食邑。召穆公則其十六世孫也。傳氏曰：二南之國，始于文王之岐，成于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于周公之作樂。韋子曰：孔氏云，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此與卜序鄭譜自北而南意同。奈何後人疑南為樂名，謬引鼓鐘章以雅以南與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為據，吁亦未攷其自矣。夫鼓鐘之詩，刺端王也，所云以南，即二南之章，被之金石，樂以南詩為名，南豈真樂之名

曹氏曰：公則經南州以子則昭果南之成也。公之召公則經南州以子則昭果南之成也。公之召公則經南州以子則昭果南之成也。



乎若季札所觀舞雩則有說也攷南夷之樂曰南  
以為籥舞大師之所教國子之所習者也得從南  
方之曲哉大抵江漢梁陳皆南土此地之詩名為  
南如後世樂府之南音北音是也唐祖孝孫修定  
雅樂斟酌南北考古音以作樂則南方之音為南  
彰彰矣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公子謂諸侯之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鄭氏曰起  
之謂第上詩後也夫人有均一之  
德如鵲巢然後可以配國君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二

呂氏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  
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以  
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有毛氏不見其說  
者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毛傳  
止曰鵲巢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巢之  
德然則鵲巢之義毛公所不見者也詩人本取鵲  
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  
以堪之也程氏曰史氏得詩必觀其情今小  
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  
維鵲有巢維鵲居之子于歸五嫁之  
毛氏曰鵲巢也鵲巢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百

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  
氏曰御迎也

朱氏公遷曰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女德之正  
而類乎鳩之拙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  
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  
道也

維鵲有巢維鵲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方之即橫陳  
維鵲有巢維鵲盈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成成其禮也  
東康姪婦之義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  
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  
如是亦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矣鄭氏曰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  
下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蘋略蒿也沼池汙池也說文小注汙曰公侯  
夫人執蘋菜以助祭之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草  
車春秋有事  
于太廟是也

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室。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官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步駐移而後不動。

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

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祭義

及祭之後。陶陶。還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

敬之無已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

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於阼階。

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此

詩經傳文。卷之二。四。之謂夫婦親之。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

采繁三章章四句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以自。故也。

采蘋三章章七句。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

毛氏曰。興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草蟲

大小長短。趨躍也。阜螽。螽也。歐陽氏曰。按爾雅

謂之。阜螽。生於草間。其生於陸。仲仲。猶衝衝

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

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

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

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孔氏曰。蕨。鼈也。郭氏曰。何生。惓惓。憂也。○朱氏曰。

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夷。平也。

詩經傳文。卷之二。五。歐陽氏曰。草蟲。常羊也。而交合。詩人取以爲戒。

當糾之。未世。淫風大行。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

防。見彼草蟲。嚶嚶然鳴。呼阜螽。趨躍然而從之。

故指以爲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

未見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

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章子曰。以禮自防。亦是小事。意謂之辭。玩詩文未

歸心焉。如傳說。覺歐陽公之本義。亦有可商矣。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祖共。祭祀矣。

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內子卿大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星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雲山  
王氏曰蔡之藻皆取水產取其潔也。○鄭氏曰蘋  
之言實也。藻之言潔也。婦人之行  
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切。呂。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毛氏佐曰器不苟同別類。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切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

詩經備攷 卷之二 木

屬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洞潦  
至質也。筐筥錡釜醜器也。少女微主也。○劉氏曰

季女者大夫之妻也。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  
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

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  
水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

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荷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

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齊李德裕宋  
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勿敗人之懷叔子望碑隱漢  
與傳古同。○漢王吉傳云昔召公巡視當民事時  
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習其所後世思其  
仁思至乎不伐甘棠。○王質曰糾時命文王爲西  
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大統未集周雖欲限  
詠德德之尚在  
召公國燕之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切。甘。蔽。芾。盛也。○毛氏曰甘棠杜也。今之杜梨  
其白者爲棠。剪去伐擊也。○鄭氏曰茇州舍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七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  
民訟。  
劉氏曰召伯在之時當憩息此棠樹之下今  
人則愛其利得  
人心之至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起何  
朱氏曰敗折也勿敗  
則非特勿伐而已。

毛氏曰憩息也。  
朱氏曰敗折也勿敗  
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始說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毛氏曰說令也。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哀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彌暴  
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歐陽氏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北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

厭切范及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范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左傳注曰豈不欲蚤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鄭氏曰豈不夙夜二句正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八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

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

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

師所當審也○朱氏曰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

禮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山陰陸氏曰鼠有牙

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氏曰德如羔羊者詩

大其類也上相見注云羔羊取其羣而不羣何休

義生體者此羔羊之不鳴殺之不殺孔必羣而受之死

失類行不問意死義生體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

詩人習仕為大夫者有潔白之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徒何切退食自公委於危切蛇音委

蛇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九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

退而食於私家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

賦其退食之際然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

可知矣不然有所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息

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紵縫也胡氏曰紵縫名義微

義微謂之義微

羔羊之縫切素絲五總子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華谷嚴氏曰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

隱然可見矣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分陝以西諸國大夫

西諸國大夫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君

子歸哉歸哉

詩經備攷卷之二

十

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

暇也振振信厚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

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蚤畢事而還歸也閔之

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再言歸哉

在欲懷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

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朱氏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無

已之辭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標切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

氏曰吉小而得吉也

歐陽氏曰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故惜

詩經備攷卷之二

十

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今急辭也○歐陽氏曰今者時也欲及時

也

標有梅頃音筐筐切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暨取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

相語以求之也急忙中有分寸處

呂氏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釋失之豈習亂而喜

始治者耶黃氏佐曰夫至此猶行媒妁定約黃初不以過時而遂廢婚姻大禮此豈見其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詩呼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氏曰：肅，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鳴，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蚤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定是也。命，所賦之分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見星而還，言其時也。夜而往，初昏時也。夙夜，即公其日。聚矣，取當夕者，以禮言之。天子之有五日，亦以冰沐為義。則一婦與其御進，凡四十有夕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五，日而九，婦見。婦，伴九人。女御，至八十一人。聚矣，即女御也。進御于君，必從其婦，不敢自往。故曰夕也。

定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鼎，鬲也。釋文曰：二星。衾，被也。禕，禕也。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

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禕，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點綴之事也。乃此而往，非往來皆抱衾與禕之謂也。人有同之。嚴丁婦女加此，蓋安分如此，其使化也深矣。

韋子曰：此時傳云：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此申公亦謂小臣奉使行役之詩。章氏俊卿深以為然。抱衾與禕，則非征夫之言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驕，故媵追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已。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毛氏曰：與也。決復入為汜。鄭氏曰：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謂嫡也。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嫡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范氏曰：以之。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毛氏曰：沱，江之別者。別為小水之名也。鄭氏曰：嘯，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

舒憤惡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

范氏曰婦忘其東萊呂氏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

從之過言不我顧也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

歡言之序也與事之地已乃定之於無所

有以處我無所見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賦野有死麕

詩經備攷卷之二 古

野有死麕俱倫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白茅取潔清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氏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

林有樸音木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樸小木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

也鄭氏曰如玉者

舒而脫脫數外切今無感我帨姑悅切今無使厖美邦切也

吠符廢切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厖

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

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

之帨無驚我之厖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

矣

呂氏曰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

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

懷婦如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異

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

切也至於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

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

有此訓詁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

詩經備攷卷之二 古

懷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

禮豈有為挑誘之污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章子曰東萊之論當矣第吉士非善良之稱不遇

丰姿秀美少年行耳如歐陽公云糾時淫奔成俗

女之相誘而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愛而

而包以白茅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

禮通作詩人惡無禮而刺之其卒章則述女子拒

絕之詞于本文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

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

傳齊襄公口口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結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則其強而與之結說故可也○陳章甫曰周文當為上娶于三子按莊王四年齊襄公妻王姬春秋于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孫為莊王姬為僖侯之孫為襄公也○詩傳或謂是詩于王風而不在召南其為周後王之詩可知楊用修曰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猶書簡寧王降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皆以其錯于召南而疑文武之世無齊侯妻王姬之事今觀詩傳與春秋正合則可解千古之疑矣

何彼穠矣切唐棣切之華切不肅離王姬之車切

毛氏曰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核音移也郭璞曰核移也似白櫻

肅敬離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詩經備攷卷之二 六

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

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

皆言王姬之美盛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

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緝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

緝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呂氏曰肅離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

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華谷嚴氏曰王姬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離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雖武王以後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詩經備攷卷之二 七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德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屬也虞者師之司戰者也虞人與五刑以待一發所以彼中也人臣于是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深見良臣顯下之志也○新鄭楊氏曰漢世詩始萌矣惟尚齊魯二家韓毛雖出此蓋釋說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切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如葭茁然也葭豝豝也豝牝曰豝虞

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

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

朱氏曰一

朱氏曰一

朱氏曰一



彼茁者蓬一發五稜子公切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穉

呂氏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菑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狉一發五豸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而恩足以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殆不足以當之也

詩經備考  
卷之二

六

歐陽氏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艸茁然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圃之中，其虞官乃翼驅五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服氏曰：作詩者呼騶虞而意無窮，蓋三數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爲文王之化也。○張韓舉說皆以騶虞爲穿鳥獸官，如歐陽公之說，亦自不惜而必以騶虞爲獸者。蓋拘拘于割棄之應之說，然亦固矣。

鴟鵂二章章三句

卷之二終

詩經備考卷之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譔所玉鉉

邶鄘衛

鄭氏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

詩經傳  
卷之三

1

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  
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  
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  
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按志云  
郤叔  
糾子武  
叔都管  
叔尹之  
衡發叔  
尹之不  
及霍叔

蜀本考補云管叔當武王時爲大夫食邑于管封  
爲郤侯後以國除止稱管叔霍叔初封郤侯後徙  
霍成王嘉康叔故郤鄭之地入衛其詩則二叔在  
國時作也○豫章萬氏曰郤鄭衛三國也郤侯管  
叔也鄭侯霍叔也郤鄭入衛在洧管之後水洧  
以前管叔居郤其陳丁大師者則爲郤詩霍叔居  
鄭其陳丁大師者則爲鄭詩管霍已洧國亦旋除  
已無出鄭之詩矣今據毛木所標雖有郤鄭衛之

名而考其詩又止衛詩未見其為鄭者如繫于  
鄭者若莊姜與擊鼓施丘諸詩皆衛詩也如繫于  
鄭者若共姜與泉水竹竿諸詩皆衛詩也且莊姜  
之時已久無鄭君久無鄭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  
為鄭詩其美之時已久無鄭君久無鄭地矣何以  
相角之篇又為鄭詩是皆不可解者今縣傳文一  
據說之單單非井殆猶據雲霄曙  
青天不自覺其心之暗神之怡也

韋子曰據傳及考補云冰管霜之後那那入于衛  
正與地理志合萬氏大服詩傳以為千年暗徑始  
獲炬光謂其敘次井然固矣今按其與毛氏異者  
平心論之如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五篇次於  
淇澳碩人之後確乎有敘此則毛氏之誤也至若  
那之柏舟本謂仁人不遇及夫雄雉之思夫匏苦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之刺亂北門之不得志而俱以為管叔將畔之詩  
則大謬矣那以牆茨為三叔之搆公那以靜女為  
陳古以風不德於本文絕不類此又傳說之誤而  
志云魯最為近之何哉予亦取其不遠於本文不  
戾於情旨者定以為是不敢墨守一家以誣古人  
而誤後世也

序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華谷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明雖鴛鴦為三  
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風邪鄭衛皆衛  
風也衛風果于雅俗章及宗社居安風之首二南  
之變也上道感同諸侯不得相和并存鄭鄭之名  
不與衛之滅同也則其有前後于鄭世大也  
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張氏曰不遇非不  
沘沘切彼柏舟亦沘其流耿耿古幸切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切以遊

毛氏曰興也沘沘流貌呂氏曰如舟之沘耿耿猶  
微微也未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鄭氏曰舟載物  
者今不用而沘沘然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而  
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朱氏曰鑒能度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  
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公侯之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切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  
閒習也○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  
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

憂心悄悄七小切愠于羣小觀切閔既多受侮音不  
少靜言思之寤辟避切有標符小切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摯拊心貌。孔氏曰：審覈之也。歐陽氏曰：仁人爲

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當是羣小懼仁人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

愛而小人樂。君子之愛者，愛其國而已。愛其國則

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

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說誣以病君子。君

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覲閔既多，受侮不

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切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月管切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經傳疏

卷之三

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

日股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

也。毛氏曰：如永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

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韋子曰：傳引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

謬指爲康叔之詩。夫康叔周之宗侯，惡可目以匹

夫乎。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辭，端臨馬氏引

劉向封事折之。考亭亦應倪服矣。予再證以孔孟

之言，益信朱子之謬也。孔子誅少正卯，子貢意其

或失。子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

足憂矣。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繇孔

孟之言觀之，是篇豈婦人之詞乎。文公過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序。繇承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鄭氏曰：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

繇兮衣兮，繇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興也。繇，間色。黃，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

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繇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

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

詩經傳疏

卷之三

五

廣漢張氏曰：繇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

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繇兮衣兮，繇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朱氏曰：今以繇爲衣，而

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

繇兮繇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音兮

毛氏曰：俾，使。訛，過也。○程氏曰：莊姜傷已無德，以

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繇之繇，繇女之

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繇，繇所以來風也。竟陵鍾氏曰：失

而己，猶有畏心，實獲我心，若以爲固然而安之矣。

緇兮綵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鄭氏曰。緇。綵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輔氏曰。莊姜始則思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陳氏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真見詩人法古自勵處。

南海黃氏曰。夫婦情愛。易位。憂之深矣。而終之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其所受有大焉者。而所以自修其身。安于所遇。雖勞而不失其常者。可以想見矣。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六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傳。戴媽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續說。州吁既弒。桓公并其

二。送之。故莊姜歸。戴媽歸陳。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氏曰。燕燕。飢也。○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

詩經  
卷之三

媽。嫡妾相與之善。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惟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頤頤。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鄭氏曰。鳥向飛。背宿。向宿。背。飛。故莊姜以爲此。取其背飛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

仲氏任之。思以勗寡人。而。今。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毛氏曰。仲。戴媽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毛氏曰。寒。實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朱氏曰。溫。和也。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戴媽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

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

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

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繇已不見答於先君之所

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八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音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定止也○鄭氏

曰寧猶曾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

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鄭氏曰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

相好之恩情○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

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

曰德音美其辭無良亂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不述不循禮也○王氏曰人

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朱氏曰不

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呂氏曰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九

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

傾播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

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繇而非為已私也俾也

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

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答莊公徒

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

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答莊公也鄭義曰

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鍾氏曰

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望人則曰古處便是一

日月四章章六句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謹言浪笑敖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詩終風也暴疾也笑侮之

也謹浪笑敖言戲諱不敬○鄭氏曰悼行傷其如是然而已不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切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爾雅曰大風揚塵惠然肯來言

時有順心也

詩經備攷卷之三

終風且暄切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切

毛氏曰陰而風曰暄○王氏曰暄則不見日矣又

曰不日有暄者言不旋日而又暄也○鄭氏曰嚏

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

語也○呂氏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

嚏焉厭苦之辭也

暄暄其陰切其雷寧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晴時然暴若雷震之聲朱氏曰應

而末震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暄暄之

陰應應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是詩傳說爲是序首句莊姜傷已信矣下云遭州吁之暴亦謂莊公過寵州吁以侮慢已而毛鄭遂以爲州吁之暴惡侮慢君山東萊諸公多從之玩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

也平陳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朱

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兵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

怨之如此有犯大逆衆叛視師莫肯爲之用耳

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

詩經備攷卷之三

士

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春秋傳曰宋

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

君若伐鄭以除君怨君爲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移

擊鼓其鐃切躍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鐃然擊鼓聲也○鄭氏曰此用兵謂治兵

時○曾氏曰鐃然擊鼓躍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

喜鬪之狀其與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

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躍躍爾○

毛氏曰漕衛邑也○鄭氏曰此言衆人皆勞苦也

詩注  
云與  
約東  
若云  
苦下  
不夫  
說不

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音尤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憂心忡忡然。○鄭

氏曰。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

不得歸。豫憂之。○呂氏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

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

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

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

獨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憂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孔氏曰。王肅云。國人室家

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

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

時。則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

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氏曰。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韓詩作洵。呂氏曰

于嗟闊兮。承上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

欲死生勤苦其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

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歐陽氏曰。則念與

不同。本朝若老。而今則別不能為生。吁。嗟我無所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鄭氏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

傳。即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孔氏曰。凱。樂也。風

性樂養萬物。○毛氏曰。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

勞。病苦也。○鄭氏曰。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

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叔也。○朱氏曰。棘可以

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朱氏

日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眼胡切睨睨切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朱氏曰。睨睨清和圓轉之意。○蘇氏曰。鳥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悅吾母哉。

自責之義三四章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此詩皆女怨之辭。非國人之所為也。

詩經傳攷

卷之三

四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

曰。詒。遺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

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

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

歸者也。此婦人之問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鄭氏曰。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

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黃氏佐曰。瞻彼日月。不可作日。往則月來。蓋以日夕往而月必來。月且往而日必來。要見旦夕盼望之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戚。不求何用。不臧。

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

害。臧。善也。○呂氏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

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

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

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朱子曰。韓嬰云。喜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辱。又曰。利為害本。福為禍先。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

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古今格言也。吾讀不

忮。不求。二語。乃知漢唐宋之不及三代。皆求害

之也。嗟乎。功名富貴之徒。爭黨構亂。至于誤國喪身。而不悟。亦未誦夫雄雉之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刺宣

公也。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諷諫也。

毛氏曰。雄雉之狐。狐。葉苦不可食也。陸璣云。雄雉

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國語。叔向曰。苦

飽不材於人。其濟而已。韋昭注云。不利於人。言不

佩。飽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繇。膝以上為涉。以衣涉

水為褻。謂繇帶以上也。韓詩。至。揭。褻衣也。遭時制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宜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溺音救濟盈音以有鸛音小雉鳴音雉濟盈不濡軌音居美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溺深水也盈滿也鸛雉聲也濡漬也歸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歸其道猶雉鳴求其牡矣

○歐陽氏曰濟盈不濡軌者濟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與宜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

義而從宜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

離離鳴鴈旭切計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離離鴈聲和也納採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

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

孔氏曰孫卿云霜降後女冰泮後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宋詩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桑起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

而節之以禮離離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招招音招舟子人涉音涉印音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呂氏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

飽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毛氏曰皆述逐婦而失妻猶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如此

詩經備攷卷之三 七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切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音非非如鬼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言勉勉者思與君子

同心也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夫婦之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非芴音勿也下

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藟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

母氏曰  
能終其  
非終之  
之附

心下以  
竟所以  
行道遲  
遲其終

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

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

於偕老意謂鍾氏曰勉勉字有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誰謂茶

苦其甘如薺音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鄭氏曰徘徊也行於道路

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毛氏曰畿門內

也茶苦菜也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

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

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鍾氏曰薄字可憐傷心在此

詩經備疏 卷之三

淫以汙濁湜湜音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音古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淫汙相入而清濁異西征賦清濁渾渾

鄭氏曰小渚曰汜○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

梁笱所以捕魚也鄭氏云梁水壩壅水而閱容也

○呂氏曰淫新昏也湜舊室也淫汙既合則清濁

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湜之清猶可見也○朱氏

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歐陽

氏曰禁其新昏母逝我梁母發我笱言棄妻將去

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泚水滿  
泚水滿  
泚水滿

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人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音匍匐救之

鄭氏曰方泚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

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朱氏曰泚水曰游說文匍匐

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

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

游不計其有與亾也強勉求為之耳不特如是治

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不我能備許六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音用不售

詩經備疏 卷之三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愒養也育長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昔

幼穉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

事難易無所辟○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

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

憎而不知其善者繇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音有

潰音對既詒我肄以世不念昔者伊余來墜許器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泚洗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墜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時也

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  
青蒿。程氏曰：肆習也。語我以鍾氏曰：以我御窮四

谷風六章章八句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氏曰：衛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曰安之。

傳：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中露？

鄭氏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

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十

乎。臣又極諫之辭。○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露

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鄭氏

康叔之封，衛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

傳：旄丘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

旄丘。春秋十餘年，衛穆公六年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

也。毛音丘之葛兮，何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

字也。呼衛之諸臣。呂氏曰：轉始生其節，而後既

威儀時之久，而朱氏曰：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

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

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主

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鍾氏曰：四語替他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裘蒙戎，言亂也。靡所與同，無救

患恤同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蔣曰：狐

裘蒙戎，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

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曰：非衛大夫之車

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憂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

瑣尾也。陸氏曰：瑣，末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

今雖  
不  
得  
其  
不  
得  
其  
不  
得  
其

不忌聲如流離之聲其子不如其時為已也。然  
告之而不聽。突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遂有秋。然  
尹子曰。詩。流離。之聲。其子。不如其時。為已也。然  
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  
塞耳。無聞知也。

施丘四章章四句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鄭氏曰。伶。樂官也。

傳。邠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東古。簡字。

韋子曰。此詩。刺當時有賢如此。而抑於伶人。使  
之不得伸其才力。徒沈吟懷思。而時君不之察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圭

通是憐其才。惜其不遇之意。序說為長。毛鄭解之  
誤耳。若作伶人自譽。不過一滑稽之徒。潦倒徘徊。  
惡在心乎王室。可以承事王者耶。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

公庭萬舞。

張氏曰。簡。不恭也。考補云。簡其名也。而舊說訓為  
名。而訓為簡。簡。威式。簡。言令也。孔氏曰。萬  
孔。王。乃共工名。而訓為包。義。惡也。孔氏曰。萬  
者。舞之總名。初學記云。毛氏曰。碩人。大德也。俟俟。  
容貌大也。○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  
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

被美人  
今二語  
朱氏謂  
託指西  
周盛王  
此詩乃  
此詩乃  
考人刺  
時去三  
詩以美  
碩人爲  
魯齊人  
魯齊氏  
傳之

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俟俟然。在公  
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左。手執。轡。切。若。右手秉翟。力。

赫如渥赭。音赫。公言。錫爵。

毛氏曰。組。組織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鄭氏曰。  
御。謂。衆。之。道。篇六孔。翟。翟。羽也。鄭氏曰。碩人多。

武。通。備。赫。赤。貌。渥。厚。漬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  
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

用之。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隰有苓。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圭

西方之人兮。

鄭氏曰。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  
位。彼美人。謂碩人也。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

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  
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

有榛。隰則有苓。唯西方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

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

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子改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前女之遇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彼諸姬聊與之謀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切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毛氏曰泉水始出惇然流也淇水名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  
鍾氏曰知不可奈何而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

出宿于涕切飲餞于福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涕地名祖而舍輒飲酒於其側曰餞福地名鄭氏曰涕福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左傳注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于姑姊

出宿于于飲餞于于載脂載率切還車言邁音

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車使滑澤也率車軸也○毛氏曰邁疾臻至也紀云秦叔處于而于亡入秦而秦霸此地也  
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張氏曰瑕與遐同言不大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鄭氏曰茲此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毛氏曰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寢食莫不如其親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懇恨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知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毛氏曰興也北門背明鄉陰○鄭氏曰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張氏曰出

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固有此言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

自決歸之于天鍾氏曰終者無計可免之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切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謫責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毛氏曰適之

埤厚也謫責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范氏曰則室家日見而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切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摧切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敦厚遺加也摧沮也

詩經備攷卷之三 美

詩經備攷

卷之三

美

莊子曰夫仕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樂天知命有臣如此而其言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以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

然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

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自危亂則非威虐曰士民不專百姓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音康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

其邪音徐既亟音切只且音徐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感貌惠愛也鄭氏曰

貌徐緩也雍容之狀只且語辭也

北風其喈音切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黃氏

曰此喻禍害愈急乃不俟終日之時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詩經備攷卷之三 美

詩經備攷

卷之三

美

既亟只且

黃氏曰言狐與烏者賈誼所謂逢時不祥也喻所

見者皆不祥之人蓋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

凶惡景象也○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卒章辭意

益迫切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

益迫切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

不辨狐赤而烏黑者也○北門之安命忠臣也北

風之先幾智士也所處不同同歸于道先王德教

遠矣哉草子曰普天之下無所逃者聞人處士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大人無德歐陽氏曰詩

為人化之。澤風大行舉國之人皆可刺而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毛氏曰。靜。貞靜也。朱氏曰。靜者。姝。美色。俟待也。

朱氏曰。城隅。幽僻之處。張氏曰。後宮西北遠城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音。懌音。女

美。毛氏曰。煒。赤貌。歐陽氏曰。男女相悅。用此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无

出氏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賢

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遠

則待命于後宮。幽閑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

則搔首踟躕。猶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

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

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之光華與

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澤。則所悅者不獨以其色也

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

稊。鄭康成易作義。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

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于君。所結之莢。信芳美

而且異于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所以贈之

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韋子曰。此民間男女相贈之辭。序以爲刺時。歐陽

公謂當時之人皆可刺。於本文尚有間矣。毛鄭泥

靜字。又不解彤管之義。強附爲宮壺女史之說。張

橫渠呂東萊又曲爲之解。皆以辭害意矣。鄭衛男

女相諠之詩頗多。而拘拘指爲刺其君上。何異癡

人說夢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宣公名。晉莊

新臺有泚。泚。鮮明貌。瀾瀾。盛貌。燕。安。婉。順也。籛。條。不

鮮。斯。切。毛氏曰。泚。鮮明貌。瀾瀾。盛貌。燕。安。婉。順也。籛。條。不

能俯者。○王肅曰。鮮。少也。朱氏曰。言其不。曾氏曰。

籛。條。戚施。皆惡疾。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

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

之辭也。

新臺有酒。七。罪。河水浼浼。每。罪。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毛氏曰。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韓詩。浼。浼。

貌。○蘇氏曰。不死也。猶言病而不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宜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傳宜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

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

毛氏曰宜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朝與其母偕偕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日君命殺我賊又何罪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丰

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爾

韋子曰宜公之殺子申培以為沈之于河與大傳異而于乘舟汎汎則更矣嗚呼以一婦人之故或至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而國家因之敗亡何其愚也夫樂射幽厲諸君非昏狂也惑于寵席遂至顛覆而不可救女衣福水不大可畏哉故關雎為萬福之原王化之基聖人特以冠三百篇也

詩經備攷卷之三終

詩經備攷卷之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鄘

董氏曰鄘鄘同姓受封國也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其風尚不盡變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鄘鄘以著滅也

逸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故非衛所能亂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一

韋子曰據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鄘鄘之民于維康叔則封孟侯之日似已無即鄘矣而作雒又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東謂衛鄘鄘則三國尚存監之者中旄父也而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妹邦妹邦于諸國屬則鄘故康叔之所監也而復屬之中旄何歟想三監既伐之後殷之頑民尚繁反側難治故俾康叔主之亦如周召之分陝而中旄則分陝佐理者也故其詩統于衛而所采之地固自別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日共

伯傳侯之世子共姜婦人從夫讒

傳衛世子伋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考此

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謀弑之惡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切髮兩髦音實維我儀之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

灰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其伯

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黃氏佐曰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日

實維我儀則一定而不可易朱氏曰告其母而質

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

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兩髦實維我特之矢靡

詩經備攷卷之四二

慝他得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黃氏曰特如萬夫之辭慝邪也○王

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呂氏曰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

攻其伯其伯入釐侯美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

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後伯于國計其

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其伯而釐侯

則其伯見獄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

蚤歟乎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死

毛氏曰詩安得謂之髮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

以執之事武公未

嘗有葬之也

傳以此詩列於淇澳之前極是毛公誤以冠鄭風

自釐無生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同也故其

妻處之易夫之皆惑不可移也故其人處之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牆有茨徐資切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

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

人齊子戴公文公宋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韋古候切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歐陽氏曰

惡之草生于牆當掃除之欲掃則傷牆以比

公子頑罪當誅欲誅則傷公子母之道

韓詩中韋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鄭氏曰內韋之言

謂宮中所弄成

牆有茨不可裏也中韋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毛氏曰裏除也詳審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韋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

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閭中之言至不可讀其

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

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

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  
雖聞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君子偕老也

傳宣姜不閑于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鄭氏曰夫人宜公夫人惠公之母也

人惠公之母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待河切如山如河象

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毛氏曰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朱氏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四

曰當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副者后夫人之首

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以別

尊卑鄭氏曰珈之言加也副者朱氏曰委委佗佗

雍容自得之貌○毛氏曰象服法度之服也○鄭氏曰

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當如之何

此今玼兮其之翟也髮如雲不屑髮如雲不屑先解髮

也玉之瑱也也象之掃也揚且切也揚且切之

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此鮮盛貌翟衿翟闕翟羽飾衣也鬢黑髮

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

者不用髮為善說文云髮毛氏曰瑱塞耳也掃所

以摘髮也揚眉上廣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

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玼七我切今玼兮其之展陸戰切也蒙彼紉則教切紉是繼

邦之媛切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切也

說文玼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

為衣裳覆也紉之美者為紉是當暑裋延之服也

○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紉紉紉之展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五

展者展衣夏則裏衣紉紉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

之盛服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紉紉焉所以自歛

飭也○毛氏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誠也美女為媛說文麗眉目之間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

以爲刺淫奔而遠其風也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唐詩今傳不以

桑中名篇則桑間之音非此詩明矣

不問政散民流誅上行私殊覺不切

呂氏曰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此  
此篇子曰詩雅樂也樂記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習也雅鄭不同  
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  
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  
之世大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  
之世寧有雜鄭衛樂曲于雅音中而理乎桑中  
桑中諸篇仲尼錄之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

愛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於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愛於也唐蒙萊名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  
大命于沫邦蓋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

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黃氏曰託言采唐以蓋  
其淫亂之惡而人則知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

詩經傳攷卷之四

六

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

愛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黃氏曰皆託言貴族以指所私  
之人非必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愛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  
其浸遠也○毛氏曰庸姓也

朱氏曰鄭衛桑間濮上之樂也夫子于鄭衛  
蓋深絕其解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于詩以為

成今乃欲為之請其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  
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萬民  
何等之見神用諸  
何等之賓客乎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鴉鴉之不  
若也

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鴉之奔奔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音人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

詩經傳攷卷之四

七

兄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亦使我惡如大鳥姜于上小鳥黃于下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惜老耄也切言

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矣理滅  
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

興焉胡氏曰楊氏詩云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  
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以考于歷代此

失聖經之旨矣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

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於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其弟伋于中。以應于漕。是爲公。于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切。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管室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管制宮室。故謂之管室。謂小

雪。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八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官也。○釋文曰。榛

木叢生也。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曰。梓。椅。之。疏。理。白。色。實。桐。皮。曰。梓。

而生子者爲椅。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

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

爲女贊。朱氏曰。榛。栗。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

○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

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

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

高下所依倚。○呂氏曰。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

降。觀。于。桑。以。細。覈。其。土。宜。○劉氏曰。建。國。之。初。憂

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終。然。允。臧。者。喜。其。果

遂於志願也。朱氏曰。終。焉。允。臧。善。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始。鏡于桑田。匪

直也人。秉心寒淵。駉音牝。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

駕者。馬七尺曰駉。○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寒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九

充實也。淵。深。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

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牝。亦三千矣。

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

之所能致也。春秋傳。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能。元。年。卒。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韋子曰。衛自宣公迄乎惠懿。荒淫無度。其心喪矣

心喪而國因之亡。理固然也。文公光復故物。全賴

深心遠慮。以造邦家。識秉心之要已。易曰。山風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嗚呼。顛危多難之日。苟非痛自

策勵。烏能撥亂而幹蠱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雅。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說之，賦蝮蝮。續說：衛靈公名元，實公之子，衛公之孫也。子都，宋公子。朝有美色，宋公之夫人南子通焉。

蝮蝮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氏曰：蝮蝮，虹也。○程氏曰：蝮蝮，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

詩經備攷卷之四 十

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蝮蝮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愛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程氏曰：奈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遠謂，遠背不離其命而奔也，亦通。呂氏曰：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齊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毛氏曰：齊，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比陰陽

之相應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氏曰：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之相應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氏曰：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蝮蝮三章章四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詩經備攷卷之四 十一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亦何為？

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以全其形，今女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歐陽氏曰：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亦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毛氏曰：體，皮體也，遄，速也。

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白虎通以爲安鍊。夫之詩殊不似。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曰。賢者。時處士也。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傳以此詩次。于淇澳之後。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若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愠于羣小。以至于觀閭受侮者。以項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熟。干旄在浚。音峻。之郊。素絲紕。符至切。之良馬四

詩經傳。卷之四。主。

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必兼切。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程氏曰。干旄。注旄于首。

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

侯建旗。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是也。○鄭氏曰。時

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毛氏曰。

浚。衛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程氏曰。素絲

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之人。謂

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

以善道也。鄭氏曰。紕。旄旗之旒。終或以維持。之。黃氏曰。維此于旄。使不致散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總以素絲而成組也。

○程氏曰。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始畀之。與也。

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織也。○程氏曰。祝

疑爲竺。厚積之意。鄭氏曰。祝。當作屬。屬。著也。左傳曰。干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經傳。卷之四。主。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

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聞之。賦載馳。

車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

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未

涉我心則憂。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毛氏曰。弔失國曰唁。悠悠。

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於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行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

阿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毛氏曰閨閉也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南

陟彼阿丘言采其蠶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衆稱切直更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蠶其母也○王氏曰采蠶所

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氏

曰善猶多也新鄭楊氏曰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

呂氏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

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

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未蓋言我憂思如此之迫

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勿罪乎其狂惑

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一至於此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切苦貢千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黃氏

夫必有所因然後克濟其事果朱氏曰雖大夫君

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

其心之爲愈也孔氏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衛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

章八句以爲一章作四章

衛說見鄭卿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五

序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武公名和

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能傲于國且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

警而實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

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士

子終不可諼切元今分赫兮咺兮有匪君

毛氏曰典也與隈黃氏曰淇水晉灼曰淇園衛之

竹之趣  
竹之趣  
竹之趣

苑也。其地常多竹。朱氏曰：漢所謂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

盛貌。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

瑟於莊貌。個寬大也。程氏曰：瑟，莊貌。有明德赫赫

然。咍，威儀容止宜著也。謗，忘也。○程氏曰：竹，生物

之美者。與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

首章言德美文，終善學自治而然。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楊氏曰：草木之美曰菁。蓋

充耳謂之瑱。瑱，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

皮弁。○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嵎，際而

處，狀似星也。

瞻彼淇與，綠竹如簣。音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今綽兮，倚重切。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簣，言其盛。較，比爲簣。○毛氏曰：金錫，鍊

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程氏曰：寬

弘裕也。綽，閑裕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新

曰：古人乘車直乘其如今人之坐也。故乘車平常

則憑較，若應爲敬則下憑下較而頭得較，較在

軾上。若兩較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程

氏曰：重較，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程

氏曰：重較，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程

氏曰：重較，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程

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飭，防節不至於

過，是爲不虐也。黃氏曰：一節三分，咏歎之外

孔叢子曰：子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程氏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自得之  
樂原說  
不出如  
何告得  
人

寬以居也

黃氏佐曰：微于獨，發于密言。而無特隱之自威者如此。

考祭在阿，碩人之邁。切音禾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氏曰：曲陵曰阿。邁，寬大貌。○新都楊氏曰：邁，說

文章也。邁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歐陽氏曰：弗過，謂樂居澗中，不復有他之也。

考祭在陸，碩人之軸。音逐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

之謂也。○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悔其

其不得以善道告。楊氏慎曰：軸，卷而懷之也。

考祭三章章四句

詩經傳文 卷之四

六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愛之。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左傳：衛莊公娶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其順，音音衣錦褰衣。音切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順，長貌。錦，文衣也。○鄭氏曰：碩，大也。言莊

姜儀表長麗俊好，順順然，褰，褻也。尚之以禮衣，為

其文之太章。○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

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程氏曰：碩人尊貴之稱。碩，碩容質之偉盛，言其位

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後也。耳。近齊春秋

國君皆稱公。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

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毛氏曰：如蕤之新生，如脂之凝，領，頸也。蝤蛴，蠅

也。孔氏曰：蝤蛴，在水。狐犀，瓠犀，中之子也。言其

此方正潔白而螭首，額廣而方。○朱氏曰：蛾，蠶蛾也。

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盼，白黑分。○鄭

氏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詩經傳文 卷之四

七

碩人放敖。五刀說音于農郊四壯有驕朱幘音鑣鑣

音音翟，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放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農郊，近郊。○

毛氏曰：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纓鑣扇汗，且以

為飾。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萊，蔽

也。○鄭氏曰：莊姜始來時，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

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

也。程氏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擊

也。車服而後入于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樂

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詩：施紈音濺濺，呼活。鮪鮪于

經 67—217

朱氏曰  
且且明  
也如  
相理

毛氏曰。隕。墜也。歐陽氏曰。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  
衰。湯湯。水盛貌。惟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氏曰。浙。漬也。謂澆水潤。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歐陽氏曰。兄弟不知我今被其歸。笑我爾。○毛氏曰。悼。傷也。朱氏曰。亦何所歸。答哉。但自痛悼而已。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隕則有泮。音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鄭氏曰。及。與也。泮。讀為畔。涯也。○毛氏曰。總角。

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而髮長。和柔也。○孔氏

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蘇氏曰。始也將與爾

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隕猶有泮。何爾

心之不可知也。○左傳。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

反之謂也。

韋子曰。女之耽固。不可說也。士而失身。又焉可說。

乎。自古未有不以正合而能匡主善終者。衛嬖之禍。秦蓋自始進之日而已乖謬矣。士之枉道輕進。怙寵不悛者。亦思其反乎哉。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得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傳。宋桓姬之賦。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傳以此詩。次

即泉水所謂歸姬是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三

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於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韋子曰。發於情。止於義。只在遠莫致之四字見之。不必添出。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去父母兄弟。

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嫁於

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遠父母兄弟。歐陽氏曰。二

之所常游處。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不得相近。况二水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

詩三百  
卷之四  
毛氏曰  
朱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一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滌滌。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滌滌。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末二語。皆自恨不可得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曰。惠公五年。○鄭氏曰。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傳。○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缺文富。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兮。

詩經備攷。卷之四。毛氏曰。芄蘭。草也。○鄭氏曰。芃蘭柔弱。○沈氏括

曰。支莢也。芃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雞。以象骨為之。

可以解結。○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白氏曰。及垂。輕作垂帶。悸。亦垂貌。

芃蘭之葉。童子佩觿。失涉。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氏曰。觿。沃也。能射御。佩觿。孔氏曰。沃。著右手。骨為甲。狎也。○呂氏曰。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朱氏曰。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長于我也。○廣漢張氏曰。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知之氣象。益莫掩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公孫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在衛。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見德之至也。詩經備攷。卷之四。孔氏曰。夫人為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可杭。音戶郎切。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毛氏曰。杭。渡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氏曰。小船曰刀。

呂氏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臣則不可以往。宋此詩。而桓公之舅。子之心。益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終止于義。而不相遠。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韋陽范氏曰。夫人之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韋陽范氏曰。夫人之不幸。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

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  
之詩自莊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禮義  
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兩  
女子猶知有禮而長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  
及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故蔡人思之

呂氏曰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今切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桀英桀○毛氏曰殳武貌桀

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五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客

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呂氏曰膏

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

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以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

已如人心嗜欲所食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

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

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諼與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音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瘳病也○孔氏  
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  
之以忘憂○朱氏曰心瘳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  
而已也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  
也文王之遭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閨之成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  
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  
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下之和致水旱  
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  
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其室是以詩美之則言  
其君上之閨情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  
情不出乎此也○此詩傳以爲三叔以殷伐衛鄭  
人從軍其妻怨之康成引春秋代鄭事鄭在衛西  
則于自北之東不令矣俱無  
明義不若序說刺時之爲安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五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周禮荒政十日多昏注云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魯詩說曰有狐在子于東夜見  
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毛氏曰帶所以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韋子曰傳與說皆魯詩也魯在毛之前前此無喪其配耦之說不諗毛公何所據而以爲失時喪耦之詩朱晦菴力詘序說於此亦附會毛鄭而謬云寡婦之詞不亦冤哉試誦子曰見惻隱之仁一語則此詩爲君子恤貧民之涉水無疑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詩經備攷卷之四

天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以草裹物爲苴

以草藉器所物爲苴○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郭璞云實如瓊玉之美者琚

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

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

尚書曰厥苞橘柚 ○韋子曰古人交情於此見之若情好弗永雖一飯不忘千金以謝一當事變利害之際未免凶終矣韓宣子聘衛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繇此觀之豈男女狎昵之辭哉。

木瓜三章章四句

元城劉氏曰鄭衛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柳亦因周公勤施之蹟在定三豎之亂以政隆平此所以爲變風之首列于二南之後與

詩經備攷卷四

詩經備攷

天

詩經備攷卷之五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王

鄭氏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一

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中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

王城在鎬京  
成周在東都  
東都即洛陽  
鎬京在周之西  
故為西

此詩在  
卷之五  
詩經

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子於魯春秋

書王之意一也○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

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蘇氏曰自平王

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

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呂氏曰

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

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

謂東周者東都也成烈王之後所謂

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蓋為黍離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鄭氏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詩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二

都而傷之賦黍離續說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王

章子曰韓魯詩俱以為尹伯封作所云求亡而不得

得閔宗周之亡而不得其故爾陳思王以為求兄

亡而不得則非詩旨矣玩是詩悲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為禾黍○說

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孔氏曰離離垂也○沈

括曰稷乃今之稷也明是也毛氏曰邁行也

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毛氏曰悠悠遠

意蒼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怨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噎憂不能息也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三

劉勰曰思親者義詩不分閨閭者永懷莫辨蓋心在于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此本韓詩受感之時反以爲稷之苗說同亦通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中公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鄭氏曰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毛氏曰鑿牆而棲曰

昨今亦何所至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於桀爲桀括至也○朱氏曰

君子于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

此詩作于平王之時序以爲周王非也又云思其危難以更計辭豈有是歟公未必誤至此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君子陽陽閨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四

傳曰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韋子曰君子遭亂苟不能撥亂反治遯世自全可也奈何相招苟祿陽陽自娛仁人君子固如是乎

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則君子指王我大夫自謂也其樂只且擊節之中有歎惜之意猶曰以樂不

僻云爾朱子以爲夫婦相樂亦未嘗

君子陽陽左執簫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于餘

毛氏曰黃笙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氏曰由從也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程氏曰黃爲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



君子陶陶。左執翫徒刀切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翺翺也翺也。○程氏曰翺舞。

所持○鄭氏曰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薛氏曰陶陶暢也。

君子陽陽一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詩經傳攷

人怨思焉。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

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

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

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

朱氏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  
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  
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  
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箕鬻討賊之師  
反爲保施。謂恩之衆。明其忘親。適理而得罪于天  
已甚矣。○武城王氏曰。朱子之責平王。辭嚴義正  
矣。愚獨據當時事勢而深歎平王所遭之不幸也。  
蓋幽王之弑。并申侯弑叔之也。與郤西夷犬戎共

獄之也。當是時申侯雖負弑君之罪而實有存周之功。平王雖當復父之讐而尤不可忘母之難。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後也又賴之以反國乃欲從而誅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于事勢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衆怒而激他變則宗社之憂有大可慮者矣。然則爲平王計惟有痛心勵志修復文武之政以蓋前人之愆。弑弑逆于犬戎以申討賊之義。準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所可盡者如是而已。○朱子之論萬世之大經王氏之說虞變之正理誠能存之。

程氏曰。揚之水。濶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興力

不足也。○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

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

詩經備考

久而不得代謂他國諸侯人之當代

者也。○毛氏曰成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南諸姜也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

文因循而論以言其實不成而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言懷哉懷哉

曷月于還歸哉

鄭氏曰。蒲。蒲柳。○程氏曰。楚蒲益輕。言力不足。食

甚。○國語富辰曰齊許申曰  
蘇大姜注云四國皆姜姓。

玩過人  
句悲傷  
而無怨  
曰何處  
及至干  
無可奈  
何而辭  
不怨此  
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序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華陽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七

中谷有雅吐雷切其乾矣有女匹指切離離口切其嘆矣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孔氏曰釋艸云荏菹荏菹也又名益母嘆嘆也燥也○程

氏曰雅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毛氏曰此別也○鄭氏曰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君子別離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雅嘆其修矣有女此離條其歌音矣條其職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修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嘆○毛氏曰條

條然嘯也○程氏曰歌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

呂氏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雖今人猶然

中谷有雅嘆其濕矣有女此離條其泣矣泣矣其泣矣泣矣其泣矣泣矣其泣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泣者窮之甚也○毛氏曰嘖泣也○呂氏曰嘖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桓王即位五年至齊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傳甚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新說其弘周大年秋趙鞅殺鄭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

鞅入于晉陽以叛其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新說其弘周大年秋趙鞅殺鄭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安切尚寐無五切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雉愛叱動也○鄭氏

曰尚庶幾也○呂氏曰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

卷之五  
詩經傳  
毛氏曰

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鄭氏曰。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毛氏曰。罟。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造為也。○鄭氏曰。造。作也。深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置。罟也。○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置。○鄭氏曰。庸。勞也。毛氏曰。庸。用也。

卷之五

九

歐陽氏曰。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昔時周人尚幸無事而閑。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之離于罟。蓋傷已適丁其時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

桓王。案詩。諸是平王時。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一。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口賦。葛藟。○鄭氏曰。葛。葛也。絲絲葛藟。在河之汭。○五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卷之五  
詩經傳  
毛氏曰

毛氏曰。葛。葛也。○左傳曰。葛。葛猶能庇其本根。○鄭氏曰。葛。葛也。○呂氏曰。

葛。葛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鄭氏曰。兄弟。猶言族親也。王。襄。思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

人為已父。族人尚親親之辭。○鄭氏曰。謂他人父。宋父。母兄弟。不通大意云。王。襄。思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

絲絲葛藟。在河之汭。○五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汭。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

絲絲葛藟。在河之汭。○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卷之五

十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鄭氏曰。灑。灑也。○左傳曰。不

葛藟三章章六句

說。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

韋子曰。是詩序云。懼讒。傳云。王好讒。大夫憂之。俱

於詩。辭不類。及讀申公詩說。乃渙然釋矣。蓋賢人

在野。國非其國。思而不見。憂心如渴。所云三月三

秋。良非夸也。朱子謬以為淫奔。果何所據耶。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葛。所以為絺絺也。○李氏曰。人之離人。多

之。○歐陽氏曰。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巨之事。此與有司之所為也。○此借以興賢人之在野耳。錄其作采物。未免疑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呂氏曰。毛氏特訓釋三物。

見采之錄。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申公說曰。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十一

朱氏曰。周衰大夫猶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

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

之服。葵。雖也。蘆之初生者也。○鄭氏曰。古者天子太

國。衣精而裳緇。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隤。

大車嘽嘽。他教。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嘽嘽。重遲之貌。璫。璫也。○孔氏曰。璫。赤也。

如隤。其赤者如璫。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呂氏曰。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按序以爲刺周之大夫。不能聽訟。玩詩辭不

至。○爲刑底所制。不敢縱其欲耳。無刺聽訟之意。

不實矣。不若宋說爲安。或從魯說。爲從軍者之辭。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傳。聖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氏。轍曰。

賢而退。其肯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十一

歐陽氏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

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

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

錄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丘中。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

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鄭氏曰。施施。舒行。伺間

獨來見已之貌。○程氏曰。思望。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歐陽氏曰。將其來食。亦思其來而錄之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貽已也○歐陽氏曰

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子泛言之也

韋子曰此本思賢之詩與兼懷壯壯同一情致不  
論朱時翁何故改詞注詞沈無回云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清玩系離以下大抵追慶憂傷之詞似  
非鄭衛比也如詩經毛公以習為氏難與傳令又  
以子國為子嗟父則近矣錄子謂隱者植麻麥  
今以爲生亦太拘不若歐陽說爲長故錄之

丘中有李三章章四句

程子曰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閨周之詩四篇  
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  
黍離所以閨周也兵敗禍結此兔爰所以閨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陽之序曰君子相招  
爲難仕全身遠害何遠聞之故曰序此詩者其知

詩經備攷卷之五

五

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  
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而不爲盡心未害也至  
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而傷之也彼黍離  
愛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凍水司馬氏  
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爲二  
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  
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  
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  
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禮雖後  
世微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文武成康其禮雖後  
世微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文武成康其禮雖後  
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  
七暴國之間一日不  
可有況于數十年乎

詩經備攷卷五上

詩經備攷卷之五

金川章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蠡吾吳臣輔 校刊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  
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  
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  
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  
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爲大號叔恃勢  
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

詩經備攷卷之五

五

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  
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  
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  
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  
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寧後  
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  
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鄭不商卒氏火正祝融之  
也及成周平陽潁川之崇高陽城昔鄭分也生  
而陰山居谷汲男女重聚會故其俗淫吳地開  
之故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鄭故城在許州鄭

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鄭武公之國都。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曰。美

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申公說曰。緇衣。鄭武公

也。好賢賦詩貽之。與傳同。呂氏曰。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向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分。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諸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緇武公之子。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韋子曰。東萊以為周人所作。似矣。不若傳說作武公之子。好賢。則授衣授餐。曰。子曰。子。一。諸未見象傳者。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主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粢兮。

毛氏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王肅。天子皮

則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謂之政也。○程氏曰。宜

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館。舍。粢。餐也。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按緇衣所以裼裘。雅云。臺笠緇撮。則士亦可服緇衣也。子故信傳說為是。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之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魏叔氏曰。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主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續說。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

韋子曰。此大夫設為莊公拒諫之辭。意微而辭婉。

深得主文諷諫之體。雖愛其深憂至計。而事有難於直達者。故曰。仲可懷也。亦可畏也。不直刺而微風以動之。所以謂之風也。朱子力誦毛萇而偏遵。

鄭樵如此亦以為淫奔是惡得詩之正哉

眉山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死也  
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讓而不絕非愛之也未得  
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意故以此詩以為不勝  
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公豈不忍者哉

將切七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太名切折言傷害也○鄭氏曰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

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詩經備攷卷之五 七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牆垣也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強忍之木引氏曰檀材可以為車

呂氏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舉舉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

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

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申公說曰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曰  
臣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若是則莊公誠負叔段  
之責矣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傳大叔叔多才而好舅鄭人愛之賦叔于田申氏說  
多才而好舅大夫  
愛之而作是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詩經備攷卷之五 太

毛氏曰叔大叔叔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

叔于田手切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成都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

叔于田，乘乘下繩，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素

詩經備考卷之五

火烈具舉，禮音祖，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切，叔

無狙女九切，戒其傷女。

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鄭

氏曰：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在旁曰驂，董氏曰：五

謂如舞者也。○毛氏曰：藪，澤，禽之府也，具俱也。

一禮，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狙習也。○朱氏曰：

烈，熾盛貌。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破傷

女也。陳氏曰：大烈，其舉周禮中春蒐田，用大樂，缺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切，叔在藪，火

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苦定切，控口魚切，忌，抑

終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

與中服相次敘，良亦善也。○毛氏曰：揚，揚光也。忌，

辭也。駟馬曰駟，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朱氏曰：忌，抑，皆語助辭。

叔于田，乘乘鴈，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其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柵音冰，忌，抑勑亮切，弓

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鴉，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

詩經備考卷之五

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毛氏曰：阜，盛也。慢，

遲罕，希也。柵，所以覆矢，孔氏曰：柵，左傳：柵，發矢

朱氏曰：○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

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

呂氏曰：鴉，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賦段之輕脆，

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愛其不能，

刺其意，其未得莊公之情也。○韋氏曰：兄弟骨

肉之間，人所難言，詩人但描寫其奔馳豪華之態，

序以爲刺公，刺其隱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肅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文公名提。爲公矣。莊公之孫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平英。河上乎翺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

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氏曰。駟。四馬也。二矛。

酋。矛夷矛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

息。○毛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王氏曰。英。以毛羽。○朱氏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主

曰。翺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

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表驕切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重喬。累也。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左旋右抽。數驂切中軍作好。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董氏曰。陶

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說文作左

旋右招。士刀切招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旋

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潰。潰

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鍾氏曰。潰人傷無紀。不必說到師潰。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氏曰。刺

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韋子曰。此詩非子產子皮不足當之。傳云子皮爲政。子產美之。申公亦云。子皮辛子產思之。當子皮卒之日。子產哭曰。吾已無與爲善矣。玩司直不倫。則所謂惟夫子知我者。其在斯乎。三章俱美。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主

辭而序以爲刺。不可解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音之子。舍音命不渝。

記曰。羔裘。諸侯與臣服之以日視朝。傳曰。大○毛

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

侯。美也。○鄭氏曰。舍。猶處也。之子。是子處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韓詩不倫。亦通。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歐陽

氏曰。謂服以武力之獸爲飾。而彼剛強正直之人

稱其服爾。

羔裘晏於諫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朱氏曰。美。○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傳。鄙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揚之水。大路。二。毛傳。皆出鄭。蓋。鄭。木。鄭。地。而。鄭。又。減。節。遂。以。其。詩。混。入。爾。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

詩經備攷卷之五

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摯。祛。袂也。○鄭氏曰。思。望君

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摯持其袂而畱之。○朱氏曰。

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

摯持其袂以畱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畱。故舊不

以遽絕也。是急遽之意。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毛氏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同。○鄭氏曰。好。舊

好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

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嘯

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

其舊者亦深矣。

韋子曰。是詩。舊詩。以為棄婦之詞。不若序說。留。為長。朱子。原。謂。是。矣。奈。何。復。改。作。淫。詞。至。若。漫。州。釋。今。等。篇。鄭。大。卿。饒。范。宣。子。皆。賦。之。若。果。狎。邪。淫。亂。之。辭。諸。大。夫。何。不。為。本。國。諱。而。使。聞。諸。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鷄鳴。

申公說曰。女曰鷄鳴。夫婦相警戒之辭。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方且將翔。

詩經備攷卷之五

將翔。弋鳧。與鴈。

鄭氏曰。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弋。繳

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呂

氏曰。昧。晦也。且。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

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毛氏曰。明星有爛。言

小星已不見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毛氏曰。宜。肴

也。朱氏曰。宜。和。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

此詩分  
明是男  
悅女之  
詞惟德  
音一語  
似刺忽  
然亦未  
見確爲  
辭證也

左傳齊廢歸以文姜妻齊襄公。○金氏曰。文姜有秀。不黠。及卽位。遂爲衆所逐。○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以子都  
爲難  
之美人  
也  
宋儒未  
見魯鄭  
故誤指  
即公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

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愛之，賦扶胥。

按名靈公之嬖臣也。○按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奔也。意狂狡而從此遂爲鄭臣。

韋子曰：昭公雖昏弱，未至如桀紂之惡也。況救齊有敗戎之功，辭昏明自強之義，亦賢世子也。不幸

爲突篡逐，鄭人所當憐而扶弼之者，奈何斥之爲狂且爲狡童，豈人臣所忍加於其上哉？朱子疑之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圭

誠是而俱作男女嬉戲之詞，蓋亦未見傳爾。予讀魯詩而知傳說本明，前人自贖贖也。扶蘇狡童，塞裳三章，俱從傳說，則靈公之嬖倖難掩，而昭公之誣庶自此泐矣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蕕也。其華

苗苗。釋又未闡曰：苗，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

也。且辭也。

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寬有賢俊者也。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齊文：橋，亦作喬。○毛氏曰：松，木也。

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蓬蓬然。一名馬蓼。○鄭氏曰：

游龍，猶放縱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

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華陽范氏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

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

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釋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圭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

之賦釋兮。

釋兮釋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釋音

毛氏曰：釋，稿也。○鄭氏曰：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

風乃落。蘇氏曰：木稿則其聲蕭蕭。叔伯羣臣相謂也。羣

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釋兮釋兮，風其漂兮。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兮。於通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稿葉

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蓋各自謀爾倡我

則我其和女嬖女矣。要謂嬰結也。蓋君不能倡故

其下自相倡和也。

鄭六卿伐范宣子。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得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無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繇是觀之。此豈男女淫猥之詞。宋子誤矣。序以為刺忽微病。近是若魯傳。子吹律似不類耳。

穆公二章章四句

序彼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刺

變狂狡之詩。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中

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是詩有彼童字。意即麥秀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彼彼童今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鄭氏曰。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

忽不能受之。○毛氏曰。愛懼不遑餐也。

彼彼童今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氏曰。愛不能息也。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

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愛君之至也。夫不與

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

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愛之而已。

章子曰。從傳誤。則彼字下。合用字。若謂彼用彼童。下與我言。不與正人謀也。不與我食。邪媚進而正

直廷。不與我謀食也。惟子用匪其人。使我至丁不

彼童二章章四句

序彼童。思見正也。狂童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狂童志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褻裳。中

章子曰。子良去國。如晉。無所放。據。即如序說狂童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亦謂靈公發狂。志肆。

子惠思我。褻裳涉漆。中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毛氏曰。惠。愛也。漆。水名。說文。漆。水出。○歐陽氏曰。

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

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褻其裳。涉漆水而來。則至

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

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為此言。以述鄭怨

諸侯。不相救卹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

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辭。

子惠思我。褻裳涉漆。中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之狂也。且。

毛氏曰。消。水名。○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若從傳  
說侯我  
獨指公  
子在焉  
望也也  
將行也  
悔不與  
之同行

鄭六卿饒范宣子子大叔賦寒裳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思大國之正已子  
義得矣朱子謂浮女語其所私若然子大叔何碍  
歌于樽俎以  
自汙辱哉

寒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去男行而  
女不隨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中氏說曰襄公無  
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魯詩以此  
列于齊風毛詩收入鄭玩叔兮伯兮之句則魯說  
為長况漢世說詩中公  
先于毛公必有所據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卷之三  
三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孔氏曰男親迎而

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

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錦聚切苦遇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子與行

鄭氏曰聚禪升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川錦而

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朱氏曰婦人既悔

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

者乎○韋子曰若從傳說錦衣聚裳不過想像公

子之服飾而屬望于昌曰安得叔兮伯兮駕而迎  
我使予得與之同行同歸也皆齊人愛慕無已之

辭于辭意亦順朱子必  
指為淫婦之詞何歟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傳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音茹應切在阨其室則通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吐鼎者茹蘆

茅蒐切留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爾雅曰

陂者曰阪孔氏曰陂阪不平○朱氏曰其室則通

士人其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

詩經備珠 卷之五

韋

東門之栗有賤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上栗也孔氏曰行即就也○朱氏曰

踐行列貌韓詩作有端家室注云端善也言東門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思君子

韋子曰風雨雞鳴正慎思君子之際如後世樂府

雷聲雨淚觸景傷懷鴈過鳥飛牽人遠思豈盡淫

邪邪若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為淫

苦民曰  
心不悅  
則憂結  
也

奔。抑何僻也。再攷魯傳。此本齊詩。則風雨淒涼以  
喻當時濁亂。正待匡扶之人。既見管子得一賢相。

云胡不喜。半生之疑。渙然冰釋矣。

風雨淒淒。七。雨。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風雨且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朱氏曰。得見此人。則我

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音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

愈也。朱氏曰。言猶思自此而愈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三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申公詩說

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無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此篇原載王風。毛本

疑鄭。鄭多注。妄訓為淫詞。寃誤入于鄭。朱晦庵因

廣青衿之疑。問人語之。答云。舊說亦不可盡廢

亦猶知悔也夫。朱子之疑。誤于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

者。有至於屏移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

之  
不  
必  
謂  
之  
其  
師  
子  
衿  
之  
詩  
也  
其  
師  
子  
衿  
之  
詩  
也  
其  
師  
子  
衿  
之  
詩  
也

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

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

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

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

教。所以紆目前之患。而只學為不切于世務。此學

廢之辭也。○范氏曰。世生青衿。以遲奔。止以

挑達二字作證。其詞甚矣。考亭之故入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嗣音

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三

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

往教強耶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速爾

棄絕於善道乎。○嗣音。韓詩作詒音。說文。詒。音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孔氏曰。主

致而組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今達。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

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孫炎曰。宮門雙闕

高閣也。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

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故  
僻邪侈之心勝之矣。○歐陽氏曰。三章皆是學校  
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  
爾。挑達城關。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韋子曰。解經之弊。二。不知而臆度。明知而偏執。是  
也。如此詩。誰不識為刺學校廢。而朱子故誣為淫  
奔。所謂偏執之私心也。又作台鹿河賦。木心却難  
掩。味言乎容城。刺時修之言曰。六經傳注于淺。疏  
釋于重。議論于宋。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  
讀家語之議論。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出。則嗚呼。  
注疏簡而經尚存。議論多而經益亡矣。後之學者。可不辨之哉。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五

死亡。而作是詩也。

傳鄆人兄弟相棄。口口口口賦錫之水。

按左傳。鄆人  
突。爭國。而  
死。而原繁謂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不得謂  
終鮮。蓋此原鄆風。申公云。錫之水。兄弟為人所闢。  
而後譏者詆之詞。毛公誤收入鄆。朱子又強坐為  
淫者相謂。誤。  
而蓋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音女。

毛氏曰。廷。誰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終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呂氏曰。無  
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  
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五

傳鄭有貞士。宜其口口口口俗。賦出其東門。

申公說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按魯詩傳說。俱云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俗。則序云五公子爭。男女相棄之說。非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古老衣

綯音基中。聊樂我貞。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綯衣。白色。孔氏曰。綯。綯巾。蒼  
細。綯也。○韓詩作  
艾色。○孔氏曰。云貞。古今字。助語辭。○聊。樂我。現。

出其東門。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存。綯衣音子

綯衣。茹薏。聊可與娛。

毛氏曰。闕。曲城也。闕。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闕。  
城。同。曲。以障門者。謂







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有句是也。下云哀公荒淫怠慢。恐未然。

**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申公說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姬爲之。不聽樂。其賢可知。此詩明是勸公勤政。哀公時那得有此賢妃。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李氏曰。后夫去君所。○孔氏曰。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經備攷。

**卷之六**

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黃陵黃氏曰。匪雞二句。俱賢妃之聲乎。不作詩人訓解。更自然。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鄭氏曰。君日出而視朝。○毛氏曰。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朱氏曰。昌。盛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懌。

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鄭氏曰。所以當

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子子曰。雞鳴。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皆是敬處。太師奏。舞爲雞鳴。以月光爲天明。亦是敬處。敬正在談處。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傳**齊俗習於田。賦管。申公說曰。管。齊俗。好田。君子刺之。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詩經備攷 **卷之六**

我謂我儂兮。許全今。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徂。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

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

詩經備考

○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尚猶

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張

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

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

堂於庭於著而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紬之黃

往候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啗脂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  
於著手而此所謂皆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  
之時也俟我于堂手而此所謂又喪門揖人之禮  
也俟我于堂手而此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齊人  
婦入故于著手庭中  
室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莊公名光雪公環之世子湮于

崔杼之妻棠姜爲杼所弑。○申公曰：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玩詩詞似非刺君之語。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

卽今

詩經備考

韓詩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朱氏曰履躡卽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sub>他達切</sub>。今在我闥兮。履

我發兮

毛氏曰闔門內也發行也朱氏曰發行去也言踊我而行去也

歐陽氏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

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但知稱其美色以

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一章章五句

韓氏曰  
一經之  
國衰亂  
之身也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典居無節號令不時擊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鄭氏曰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速顛倒衣裳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  
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請經備文卷之六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朱氏曰

瞿瞿驚顧之貌○程氏曰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

蚤或暮無常度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

知其爲限也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

蚤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也○鄭氏曰襄公之妹桓桓夫人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風刺

韓氏曰  
有婦人  
所共處  
之地暗  
也

之鄭氏曰公與夫如齊夫人慰之襄公襄公使公  
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莊于祝丘  
又知齊侯齊大夫作此詩以刺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鄭氏曰雄

狐行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

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孔

氏曰文姜繇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

爲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綏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詩經備文卷之六

曰庸止曷又從止

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

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

冠屨之不可雙也○毛氏曰庸用也○鄭氏曰言

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

藐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切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鄭氏曰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

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鞠盈也魯侯既告父母而

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呂氏曰鞠盈也曷又

之狀

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

姜使至。淫兒爲二國患焉。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魯桓公名軌惠公次子也執其兄隱公而自立求援于齊姜氏為夫人其十八年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諷之襄公怒計殺桓公敝笱古口切在梁其魚魴魴音房齊子歸止其從之如雲

毛氏曰鯀大魚○鄭氏曰鯀魚子也魴也鯀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毛氏曰如雲言盛也張氏曰反敝笱在梁其魚魴魴才呂切齊子歸止其從如雨○鄭氏曰魴似魴而弱鱗○毛氏曰如雨言多也

詩經備攷卷之六十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鄭氏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以爲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仍從序傳可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駸駸駸駸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朝而假駸駸師之行以會之○中公說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駸駸師齊人刺之

載驅薄薄簞弗音朱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蒲諸侯之路車有朱華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單蔽也謂路車以皮革為發夕自夕發至旦與疾星夜急趨不能緩也晉山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朱子解作宿言離于所宿

四驥力馳濟濟子禮切垂轡淵淵乃禮切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氏曰四驥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淵淵衆也豈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耻之色也

詩經備攷卷之六十一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彿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吐刀切行人儻儻表驕切魯道有蕩齊子遊敖○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黃氏曰女子不出閭閻遊敖文姜之情態如此禮義務然矣詩人極其形容疾惡之正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子焉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稷齊人譏之賦猗嗟

申公說曰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稷齊人利之惟其狩故多言其射技之善云

猗嗟兮猗嗟兮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踰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願長貌○朱氏曰抑而

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毛氏曰踰巧趨貌

○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

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

少此耳鍾氏曰章章着猗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詩經備攷卷之六

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

清明也○鄭氏曰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

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展誠也姊妹之子

曰甥○朱氏曰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

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毛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孔氏曰齊無

貫中也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

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

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呂氏曰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

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是詩譏

刺之意皆在章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

言可見矣

### 猗嗟三章章六句

幸子曰國創制不可不謹也太公為周室元勳其應揚之才凌厲百代而急于圖治宵衣旰食少

之業便魚鹽之利至于禮樂法制或有未逮子若

孫困而放恣不軌至哀公荒怠政教而變風始作

猶未若南山雄狐所刺者已不免夷王之烹至于

襄公亦無問罪之師何也夫王雖弱列侯夾輔威

命猶在周邦襄公當東遷之後周之禁令且不行

于畿內況能制強齊哉無惑乎馳驅魯道視焉為

會獸之行也雖然有土之君德政不修而以淫聞

于天下未有獲善終者襄公被殺于公孫無知風

後莊公亦為崔杼所弑天道惡淫夫豈或真哉設

使太公之治齊如孔子相魯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行者別塗公慎氏出其妻後世惡有淫多如襄莊

者耶嗚呼以伯夷尚父之基業而為田和所篡則

廉耻不勵而法制不修之過也兩漢氣節六朝文

詞皆上人好尚所致故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

○予讀齊風猶疑季札所謂決大國風者誰既

### 詩經備攷卷之九上

鳴矣外無幾仇達之章也且如桓公中興一匡九

合而詩不概見何賦及齊魯詩始知小白奔莒齊

人慕之賦丰風雨滿濟齊人真得管子為相而作

庭幾存一班而其

亡逸蓋亦多矣





同姓昭穆也

我士也。聞桓桓人。是古。日。作。其。八。之。夢。不。其。前。

韓氏曰  
上慎  
慎其  
身不  
能  
道此

毛氏曰棘聚也。○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固極言責君無已也。

韋子曰自古奸人誤國皆自以為是而拒人之言一種達達附會之小人每每排擠議論不以爲正則笑爲愚賈生所謂可爲痛哭者此也詩人統辭以勸之曰蓋亦勿思使其低首沉思如許可憂如許可懼急改詞猶恐其疏而故可斥正言試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帖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困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魯傳開

陟彼帖音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六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帖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帖無草木帖與毛傳正反

○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上猶尚也

尚慎之哉欲其忠于職事無罪戾也元城劉氏曰末二句自思自慰可以見忠孝之心

陟彼帖音今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

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吧季少子也子氏曰尤憐愛也

情無寐無耆寐也父尚義母尚恩呂氏曰母尚恩故曰無寐也無寐無耆寐也父尚義母尚恩呂氏曰母尚恩故曰無寐也無寐無耆寐也父尚義母尚恩呂氏曰母尚恩故曰無寐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攷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帖三章章六句

說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魯傳觀之君子狹四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下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與詩辭不合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朱氏曰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有寐獨寤理亂不問中隔人○孔氏曰還兮相呼

詩經備攷

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切兮行與子逝兮

韋氏曰泄泄無所事事之意逝往而不返之辭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說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

魏之君子缺六字美之○孔叢子引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文選注張氏曰伐檀刺貪者不通明正也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音猗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音廛兮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音廛兮

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音貍音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升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實置

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大波

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

田曰獵胡何也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毛氏曰

素空也

出氏曰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詩經傳攷卷之六

為而來汝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觀伐

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

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如

此解不稼四句于胡瞻爾庭方叶若朱氏注云其

志自以為不耕不可得不云云則爾庭二字何所

者耶蓋斥無功受祿者若此不作厲志之語乃通

坎坎伐輻兮其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分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側猶厓也○蘇氏

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

之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寔之河之漣倫切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切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素門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漣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韓詩曰漣文貌圓者為困貍鳥也熟食曰殮

韓詩薛氏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

朴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

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韋

子曰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即名曰素餐雖是推

之出而不能行義達道處而不能求志獨善皆素

餐也天下有道而逃于山澤雖枕石漱流能違尸

素哉故士不

可不白勵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於民不修

詩經傳攷卷之六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關文或是貪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切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大鼠女無食我黍疾其稅歛

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眷顧我又疾

其不修政也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愛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切毛

毛氏曰苗嘉穀也○鄭氏曰莫我肯勞不肯勞來我范氏曰不以郭外曰郊○廣漢張氏曰碩鼠之我為勞也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則人疾之甚而

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五

去爾而適樂郊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

可見其情也

韋子曰申公云大夫食民魏人怨之而作是詩假大鼠以刺其大夫于義乃顯若謂刺其君魏難最爾國于亦姬之侯也季札問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民仰極愁怨孰敢以大風北佔乎必不然矣此序之誤特正之

碩鼠三章章八句

南海黃氏曰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倫齊補急與勸儉實朴亦不同蓋在未被晉滅之時若直以為晉詩不可也土地狹小儉齊編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詩經備攷卷六終

詩經備攷卷之七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蕭調鼎玉鉉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燹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時殺禮以救艱危

詩經備攷

卷之七

一

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倬侯甚裔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閤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灰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灰生之慮吳札問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說蟋蟀唐人相戒之詩。晉傳錄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

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閱其君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

蟋音切蟀所律切在堂歲事九情切其莫音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音樂無荒音良士瞿瞿

毛氏曰：蟋蟀音切螽蟴音切也。郭璞曰：今九月在堂，其遂

詩經備攷卷之七

除去也。鄭氏曰：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已甚

康樂職主也。鄭氏曰：無甚太康，欲其用禮為節也。

瞿瞿然顧禮義也。朱氏曰：瞿瞿，居之貌。謂國中政令

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

士瞿瞿然

蟋蟀在堂歲事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音切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

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

廣為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于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

之六

蟋蟀動而敏於事。

太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

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惓惓也。憂可愛也。○歐

陽氏曰：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

安也。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

樂無荒，無乃太蚤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

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詩經備攷卷之七

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廣漢張氏曰：

人問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于一曲，則其思

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

往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

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大有以自樂，則無拘迫

之患，樂而無荒，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愛者必得，則

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而理矣。

○此詩舊說俱以爲刺晉僖公，不能以禮自娛，而

荒蕩若之類，抑何拘耶？蟋蟀四句，不過指時序迅

速，不宜戚戚爾，至于役車其休，亦詠其時，豈真農家之詩乎？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黃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覓考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其鼓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顛隳不立有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下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衆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于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曰刺焉

說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傳唐侯曰山有樞李子曰此詩之情在文辭之外畧于車馬廷內二語逗出一班與抑戒修兩車馬灑掃廷內同看說得之小序言之過盡失詩人微旨矣

詩經備考卷之七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毛氏曰樞莖也郭璞云今爾雅曰榆白粉之皮也名粉○毛氏曰婁亦曳也行必曳之走馬謂之馳之驅宛死貌愉樂也

山有樞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樞山樗孔氏曰杻似杵色杻櫬也孔氏曰爲弓弩幹可灑酒也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嘉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動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昭侯伯文侯子昭侯于曲沃號爲桓叔曲沃也大于翼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傳曲沃盛疆口口口賦揚之水

申公說曰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南海黃氏曰我聞其事乃通國皆知之辭言不敢以告人者反辭以見意故避其謀欲昭侯知之舉也願得魯說之旨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

歐陽氏曰陽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

何憂焉  
毛氏曰  
鄭氏曰

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  
鑿鑿然見於水中爾○毛氏曰鑿鑿鮮明貌○鄭氏曰  
鑿鑿然見於水中爾○毛氏曰鑿鑿鮮明貌○鄭氏曰  
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切素衣朱紱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紱陳也孔氏曰謂於紱之上  
素衣朱紱紱陳也孔氏曰謂於紱之上紱陳也孔氏曰謂於紱之上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

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

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

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

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其後

召公子陽生于魯夜至于齊國人皆知之而不言

叔命其徒以舉事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告人

乃所以深

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傳曲沃盛彊○

○

黃氏曰  
黃氏曰

公子成師于曲沃威師治乘盛彊師  
屈憂之而作是詩則缺六字可知矣  
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乘舊而  
率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也甚矣聖人易取焉  
夫民同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  
兩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夫古之人  
人臨乎民上繫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  
而不強于自治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孫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機疏云朋比也釋文謂

○鄭氏曰一掬之實蕃衍盈升喻桓叔晉君之支

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之子是子也碩謂

壯貌○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

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支別

將遠而無窮也序云子孫將有晉國至桓叔之孫

方求之盛不

爲無謂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曰掬方氏曰盈躬者不復篤厚也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

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

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也用人無以疎不  
外來飲助也蓋深曉晉語以行道之人必不  
見上苟非兄弟必不相飲也信乎不如我同父

秋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傳晉大夫賢。口口美之。賦羔裘。申公說曰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

韋子曰。此詩玩本文。畢竟是美其大夫之辭。首句

指其服飾以致相親之意。自我人居居者。從我小

人願安之情。而委曲定其居也。自我人究究者。從

我小人之疾苦。而詳悉究察之也。自我人三字。正

見體恤之周處。曰維子。則我人更無他仰賴。情自

不忍携矣。舊都作刺時。姑存其明。故以俟後人折

衷焉。

詩經備攷 卷之七

羔裘豹祛。起居自我人居居。無他人。維子之故。

鄭氏曰。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祛。袂

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用使我之衆

色不與民相親。不愛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猶思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衰。係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係去

毛氏曰。衰。猶祛也。○孔氏曰。究究。孫炎云。窮極人

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

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傳魏人苦於征。口口口口賦揚羽。缺文當是役不

申氏說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序。揚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昭公。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昭公。孝侯。郭庚。哀侯。

小子侯。按小序。不如魯傳之渾當。

肅肅揚揚。集于苞栩。况禹王事靡盬。不能蓺稷

黍。父母何怙。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肅肅。揚揚。聲也。揚之性不樹止。釋文曰。揚。似。而。大。也。○孔氏曰。相。不。攻。緻。也。孔氏曰。豎。與。豎。同。不。致。也。○孔氏曰。相。不。攻。緻。也。孔氏曰。豎。與。豎。同。不。致。也。

怙。恃也。○鄭氏曰。藝。樹也。曷。何也。何時使我得其

所哉。孔氏曰。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哉。其。所。入。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揚揚。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鄭氏曰。極。已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

無已也。

肅肅揚揚。集于苞長。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

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揚羽三章章七句



毛氏曰周曲也。曲迂路也。○朱公遷曰道左則解道周則迂亦有此焉。

韋子曰文公出囚十九年卒能復國霸諸侯則其賢自輔之功也史稱其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共餘不輔者數十人惟中心誠篤故孤伸諸君子周旋艱險雖之死而不忍去也漢武召申公懷生而卒不用蓋求賢之名而中心因不可測伏食雖醢焉足聘賢士哉

有扶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上聲矣日夫

從征我無心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稱氏曰此詩思有者非悼亡者序誤矣好攻戰則多離別之恨○廣漢張氏曰苒生之詩雖如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疾亡之無日也○

詩經備考  
卷之七

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傳晉人久於從□□□□賦葛生申公諱曰獻公之時國

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

葛生蒙楚蔭音廉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葛生延而蒙楚，藟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戚。

於他家程氏曰葛之生計于物奪之鄭氏曰子我

亾，無也。言我所美之人，亾於此，謂其君子也。○飛

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歎蔓于域子美以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息止也

毛氏曰。禮。夫不在。歛枕。篋衾席。襲而藏之。○朱氏

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程氏曰。獨日。獨處至日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

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塚塋。○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

唐風之厚也

詩經備考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麻公好聽讒。觀驪姬諂

殷太子及逐羣  
公子等事可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音旃旃音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今人苦也。釋文曰。卽甘草。藥似地黃。首陽山名。

埤雅曰。苓生於隰。○鄭氏曰。苟且也。旃之言焉也。

○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目

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

程氏曰。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



詩經備攷卷之八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陶玉鉉

攷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為隴之

山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

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

木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姒秦

谷至曾孫秦仲宜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

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

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

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城東至地山在荆岐

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地理

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

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

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

馬田獵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

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

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

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

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

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

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惰浮

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

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

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張氏曰  
也。從氏曰。未見而寺人傳公與三代侍御。

張氏曰  
也。從氏曰。未見而寺人傳公與三代侍御。

也。從氏曰。未見而寺人傳公與三代侍御。  
阪有漆。既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  
切。結。

毛氏曰。阪者曰阪。下濕曰濕。臺老也。八十曰臺。  
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詩經簡攷 卷之八  
三

毛氏曰。簧笙也。上。而見者。取處。非並肩而坐。于

居深宮。不接外臣。聖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得

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寺人。則寺人也。史書之。既

得于寺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則景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氏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騶。

駟騶切。結。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好之。從公子狩。

毛氏曰。騶。孔氏曰。阜。大也。言其馴也。冬狩曰

狩。○孔氏曰。四馬當八轡。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

納之於軾。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御人執其六轡。在

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

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鹿。豕

羣獸。○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鄭氏曰。左之者。

從禽之左射之也。五御。三日。退舍。左。自左。擐。拔。括

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切。鑣。載獫狁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也。○朱氏曰。鸞

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毛氏曰。獫狁。田

犬也。長豕曰獫。短豕曰狁。駟騶三章章四句

塗路而  
武事之  
以義興  
師人  
功也  
盛非心  
出于  
人之

序小戎美襄公也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

史記秦仲未西戎西戎殺之宜王召其子莊公與

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至成伐周殺幽王襄公將

岐以周之地十二年伐戎下岐而卒

小戎伐切淺收五梁木梁輅游環脅驅陰鞞

沃績文茵因暢切亮穀音駕我騏其音切之樹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孔氏曰軫者車

橫木也所以收軾所載故名收焉兵車五束也

梁歷錄也梁輅輅上勾衡也孔氏曰輅者輅也衡

言淺軾者對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

詩經備攷卷之八

之梁然故謂之梁輅也輅之上以皮革五束束之

錄故謂之五梁也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

出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

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

毛氏曰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蓋白金也續續鞞

也孔氏曰揜軌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橫車前所以

陰揜此軌也此車衡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

當衡則以二鞞繫下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文茵

蓋沃也謂鋪白金以蓋鞞鞞續鞞之處也

虎皮也暢穀長穀也孔氏曰暢穀為長言騏驎文

也左足白曰鼻西戎板屋○鄭氏曰心曲心之委

曲憂則心亂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古花驪是驂龍

盾切允之合蓋以體決音納言念君子溫其色方

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鄭氏曰赤身黑釐曰駟

中中服也駟兩駢也○毛氏曰黃馬黑喙曰駟龍

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以上謂曰合而載駟

內轡也○鄭氏曰蓋以體納駟之體以白金為飾

也納繫於軾前朱氏曰體謂白金飾皮為體以納物也

○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

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詩經備攷卷之八

侵駟孔羣公求音矛蓋鐔朱倫蒙伐有苑虎韞音鏐

解交鞞二弓竹閉紕切古木膝音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侵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侵訓為淺駟是四

甲公三隅矛也鐔鐔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鐔是不之下

端當有鐔也銳底曰鐔平底曰鐔

○朱氏曰蓋鐔亦以白金沃之也

蒙計羽也伐中

干也苑文貌○鄭氏曰孔羣者言和調也蒙苑也

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苑伐○毛氏曰虎

虎皮也韞弓室也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

鏐之廣鏐廣謂膺上有鏐

以金飾帶若金之裝胸也

交鞞交二弓於鞞中也



王氏曰：報必二弓，如閉、繼、緹、縶、約也。孔氏曰：竹有制焉，以備報也。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然發納之報中也。

有敘也。張氏曰：車靜，馳騁小戎，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或錯而泰仲以來，武事最盛，故能便泰伯有天下。

其嚴急之風，與三代之溫柔敦厚，抑何遠哉！○晉山蘇氏曰：蘇氏好戰之心，固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以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奸，戰之心哉？戰後之移，猶則可以知其風俗也。十年之過，其歷觀公之使人，各其車用，則可以知泰之傳，非二世而不及其期。

蓋井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歸來者，其勤兵也。出隴西，自秦仲以來，常為諸侯所忌，藉者固矣。其民勇，敢向氣，樂于戰，而婦人女子亦知急公，義而無阻，之故，後世定都，以關中為最。平王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七

畏秋之強，而輕以峻周之地于秦，使得藉甲兵之強，不周而并六合，誰之罪哉？故實功者，富貴可獲，土地必不可假。况祖宗根本之處，于燕雲不割，豈不改深入，自撤藩也？若平王者，罪更在石晉上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兼葭。

申公說曰：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魯傳甚明，不認宋儒句故，托于小戎，以為對襄公不能用周禮也。程呂歐蘇俱不能順文直解，強辨一篇情趣文字，而附于周。

兼葭 古音 葭音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

期，河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中央。

孔氏曰：兼，似萑而細，高數尺，葭，蘆葦也。○毛氏曰：

兼葭 古音 葭音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

蒼蒼，盛也。白露凝晨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游。

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所謂伊人，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游從之。

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毛氏曰：淒淒，猶蒼蒼也。○朱氏曰：淒淒，晞乾也。湄，水

隙也。○朱氏曰：水，躋，升也。坻，小渚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游從之。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八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

未止也。涘，涯也。右，出其右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

至也。小渚曰沚。

韋子曰：周末君子，惡秦人尚詐力而賤仁義，故隱

於水濱，不受其汚雨。倘亦巢許夷齊之流歟？使人

置之不得從之，莫繇。死在水中，渺不可即，嗚呼，真

高士矣。

兼葭三章章八句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申公曰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此秦人秦

其君之辭傳云終南說云祝二意俱有若序云戒勸則遠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一名太一西京賦終南太一降臨惟

條栢梅栢也孔氏曰栢部莫云今之山也○朱氏曰君子指

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

諸侯狐裘以楊之上條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也顏色

如厚漬之丹言亦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九

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

必有令德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

君之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

將詩考不忘

毛氏曰紀基也堂罪道平如堂也朱氏曰紀山之

寬平處也○紀崔氏注作紀云終南之旁有紀山字當作紀○袁宇記堂即畢原○鄭氏曰畢終南

之道○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已相反也繡刺繡也

將將佩玉聲也詩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

長久而安寧也

韋子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雍州之重鎮也  
自幽王不君平王房桎遂失此山然大或豈能樂  
終南上乎使平王愛勤幹豈敢動諸侯籍晉鄭之  
師收豐鎬之遺民猶可復舊都而序法度矣奈何  
輕易賜秦使之自取文公故得收周餘民而據秦  
南自是秦日強周日弱非秦之強蓋周之失并也  
有天下者即處危困  
終無輕失形勢哉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年子口穆公葬穆公者至百七十人忍于殺人哉魏  
雅云文公治命不以妾殉君子美之康公不為無罪  
已故片刺穆公傳刺康公所  
以成後世之忍于殺人者也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十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康切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

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鄭氏曰特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王氏曰特出于百夫穴謂塚壙中也○

毛氏曰惻惻懼也殲盡良善也○鄭氏曰人百其

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切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呂氏曰防防為防木○鍾氏曰誰者若為不知之之詞悲之甚也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禦當也上氏曰言能禦其非自先世而也泰近成罔沿成

詩經備攷卷之八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識之傳缺八字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疾飛貌晨風鵲也陸氏曰鵲似鵲而青黃鳥之鬱積也北林林名也○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欽欽下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

憂心欽欽然欽欽下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

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呂氏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加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公遇賢始勤終怠此魯說也

山有苞櫟陸氏曰櫟有六駁切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曰櫟為櫟

○陸氏疏曰駁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駁視似駁馬故謂之駁○程氏曰櫟山之所有也而

詩經備攷卷之八士

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六駁亦然六見盛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隔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櫟音隔有樹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棟唐棟也櫟赤羅也釋文云赤羅今楊也實似栗而小○

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呂氏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此詩是賢人見棄刺其終不如始也朱子以為婦人之辭何耶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三章章六句

此詩以  
風見義  
公勸助  
王以者  
本也

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申公

韋子曰據傳則此詩作于襄公初承王命伐戎之時乃周人之詩也周地後歸于秦故列之秦風曰

王于與師猶已然而言蘇子謂其民猶思周之盛時亦未見魯傳簡若序云判用兵去本文遠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毛氏曰袍補切也孔氏曰純著新編名爲袍鄭氏

曰怨耦曰仇○朱氏曰秦俗强悍樂于戰鬪故其

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

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

懽愛之心足以相歎如此

詩經備攷卷之八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與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衣近污垢戰車戰常也○毛氏曰作

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

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

而爲比間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旅之衆其所

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非一日之積矣岐豐

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與師則非從其君之私

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舉也

韋子曰幽王陷沒周之大誓臣子所當臥薪不忘

者奈平王柔懦弗克振起當時天下之大不聞討

賊者固知中國之無人矣獨此詩奮然而訂借作

猶有忠義慷慨之風惜也周不能用之以伐罪而

徒委之秦秦功高而周勢益弱矣聖人著此千風

亦大復讐之義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

詩經備攷卷之八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按穆公發兵

康公至于王城此詩爲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渭水名秦是時

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毛

氏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重氏曰人君之車曰路

皆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同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

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

贈之厚也。

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謂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今孤之役，怨欲害其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權輿，利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晉詩此篇次下，晨風故申公云：權輿與前篇同義，傳缺入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與

毛氏曰：夏，大也。○新都楊氏曰：字書，夏屋，大俎也。

屋既為屋，動非為是。

○蘇氏曰：渠，渠，深廣也。言君始於我，厚愛禮食，大

主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其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國公因侯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方曰簠，圓曰簋。○朱氏曰：四簋

禮食之盛也。

章子曰：善夫，愍生之言曰：先王所以禮吾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觀秦

則將廢詩書，任法律，而貽禍不可言。陵夷至于始

鳴呼，尊卑敬士，周曆之所以久長也。秦簡賢賤士

速人得乎。

權輿二章章五句

與氏曰：武王在諸侯為後封之國，當春秋時，雖

未建國，然重耳反國，秦穆公走，既更韓原之戰，

成晉霸，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

無宰，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

相夷，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

諸侯之衆，成晉霸，秦亦交惡，逃相夷，秦亦交惡，

其能勝其衆者，皆晉之力能制其衆也。夫晉之

西雖有役焉，然秦之衆而天下之衆，于其別晉之

勢足以攻秦，而秦之所惡，莫若晉也。自三家分

重以天下，世儒往往失之，而秦始得以此三家分

為秦有，臣則謂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原于三家

晉而并天下也。○李氏曰：秦風，秦風，秦風，秦風

形諸聲音也。秦風，秦風，秦風，秦風，秦風，秦風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夫

詩經備攷卷之九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陽玉鉉

攷訂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皞處善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

關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

明之後封其子媽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

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

陳與鄭氏其為二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

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方外東

詩經備攷卷之九

不及明猶有孟諸爾雅宋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

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

之變風作矣○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

史巫故其俗巫覡嚴氏曰按周禮有巫覡之官相

胡公泉乃大姬治師之地也後封于陳大姬當靜

俗而後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靈公

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

王澤充塞其善者為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

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  
善者因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羗  
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  
度亦理勢然也

說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陳缺七字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他今宛丘之上今洵音有情今而無望今

毛氏曰子大夫也鄭氏曰子湯蕩也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呂氏曰湯雖訓蕩與淫蕩不同洵有

情今而無望今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詩經備攷卷之九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音值其鷺羽

毛氏曰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

是也嚴氏曰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音

毛氏曰蓋謂之音宛丘之音金也翺翺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俗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粉音宛丘之柳音子仲之子婆娑音其

差相得 美日無 風雨也 于差男 約女子 避女從 之也 起則於 不遠 是則女 總集 總集 總集

下

毛氏曰粉白榆也。棚杆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不必是舞。但得過市。今也。差遊於市井中。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

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且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

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以爲好之意。

詩經備攷 卷之九

主

好之意

穀旦于逝。越以騁。適視爾如荻。○毛氏曰。越。總也。○孔

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毛氏曰。荻。荻

茅也。椒。芬香也。○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爾之顏色。如荻茅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

交情好也。○毛氏曰。此詩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

人動于淫。思爲淫。此詩不結其麻。正是諸責之詩。此詩不結其麻。正是諸責之詩。此詩不結其麻。正是諸責之詩。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說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衡門之扶六字。序衡門。誘僂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

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四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毛氏曰。此詩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毛氏曰。此詩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

潘歌即  
謝詩  
感非  
歌也

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  
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則皆有思  
義士亦靜賢妃正女風警戒以成其德則宜  
王之妻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切漚彼美淑姬可與晤音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蘇氏曰陳君荒淫無  
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  
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  
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范  
詩經備攷卷之九 五

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類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范氏曰  
皆以爲履

幸子日人君深居官禁接見士大夫時少與妃嬪  
相處時多故其言易入其感化亦漸漬而無形詩  
人思得淑姬與君晤言蓋見大廷之謙卑不  
如閑闈之笑語也朱子強作淫詞有何意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  
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音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毛氏曰牂牁然盛貌○鄭氏曰楊葉牂牁三月  
也喻時晚也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  
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  
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牁矣昏以爲期而  
明星煌煌矣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切  
牂牁猶濯濯也肺肺茂密貌晢晢大白也  
此詩朱子傳解亦從序說不審何見又誤作男女  
自約也玩本文昏姻失時親迎而女不至爲是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慕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詩經備攷卷之九 六

於萬民焉鄭氏曰不義者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口口泄治刺之賦慕門中公說  
陳氏曰此詩難以刺佗乃是責備之賢者備見始  
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絀逐之事

慕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肯然矣

毛氏曰慕門慕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生此棘  
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  
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佗才不善  
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鄭氏曰已猶法  
也誰肯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





孔氏曰  
舒者遠  
變之意  
婦人亦  
貴舒緩  
故知舒  
是舒之  
也  
作類  
也  
有舒  
之  
也  
芝  
也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也。

說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傳朋友缺六字。

此是男悅女之詞。若云在位何所據乎。傳以爲朋友相期亦妙。但恐陳俗少此良友爾。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悄。

七小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

氏曰。僚好貌。窈窕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悄

也。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慄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僚好也。○朱氏曰。慄受

詩經傳疏 卷之九

愛思也。○王氏曰。慄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紹兮。勞心慘慘兮。

朱氏云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僚明也。○朱氏

曰。天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微舒之。母。鄭女也。微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傳。陳靈公如夏氏。○口口之賦。株林。左傳。陳靈公與

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微舒也。○鄭氏曰。

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淫佚之行。○王氏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

反覆言之。疾之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初爲手株林。而從夏南乎。詩

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

往。適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

舍于株野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朱氏曰。說

不過三五。惟女戎之禍。最長。三代亦已然矣。蓋美

詩經傳疏 卷之九

色。迷人。賢智亦有不免。夏姬亂陳。喪國。寔罪之

師。余何莊王之子。反俱欲內之。中公至。臣正言以

諫之。甘言以誨之。而乃自爲桑中之謀。其迷溺也

甚矣。夫以淫婦之故。而適於晉。且使其子殺

人。物之貽禍。抑何遠哉。厚好曰。天道實善。而罰

者。公卿宜淫。死猶脫矣。○若陳靈公。其性愚。最下

有國者。可不深戒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傳。陳殺其大夫泄冶。口口傷之。賦澤陂。

中。公說曰。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言胡說憂

思感傷。

男子之  
美亦如  
滿帶者  
也

作  
通和也

彼澤之陂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音何

毛氏曰陂澤障也音障傳曰澤水之鍾也孔氏曰荷葉集

也○鄭氏曰蒲柔滑之物音滑有青滑柔而溫音溫寤覺

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

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

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卷寤

寐無爲中心悄悄音玄

毛氏曰間蘭也卷好貌悄悄猶怏怏也

詩經備卷之九

彼澤之陂有蒲萏音大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毛氏曰萏菡荷華也儼矜莊貌音矜李氏曰容

幸子曰此女悅男之詩故口碩大且卷碩大且儼

也傳云陳穀泄治君子傷之玩未二句亦似以此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攷訂

門人京口孫蔭昌校刊

檜

鄭氏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漆洧之間祝融氏

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音焉王肅曰周

融之後子清洛河音洛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

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

國北鄰於魏音魏呂氏曰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

詩經備攷卷之九

屬之○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先

諸檜事然後譜鄭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風次於末宜哉

說羔裘鄭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愛之而作音作

九字當是鄭君不能自強于政國人愛之賦羔裘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音也鄭氏曰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得放于郊

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

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氏曰業業就既祥後思慕未平多毀骨立

三日月。晏坐。北音之。郭璞云。今字惟。定。頂。上。之。

經 67-276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奉化宋之奎 校刊

曹

鄭氏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常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臣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詩經備攷 卷之九

七

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曹郡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陳氏曰○檜公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風變則思治變極程氏曰檜曹懼於危也則反正故以國風繼之詩緯曰曹處季冬之位也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土地動險其終清以處

序

刺奢也○大云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故

昭公字諸云○鄭氏曰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俱無明據

說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傳狀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程氏曰采采華飾○毛氏曰息止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鄭氏曰

喻昭公之朝皆小人也徒整飭其衣裳不知君臣

死亡無日如渠略然○程氏曰蜉蝣朝生而暮死

程氏曰采采華飾○毛氏曰息止也

詩經備攷 卷之九

蜉蝣掘切○閔音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切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閔也○程氏曰掘切升鄭氏曰麻衣深衣說猶舍

息也○毛氏曰如雪言鮮潔○呂氏曰曹之賢者

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

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

乎蓋欲如楚平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

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閔之如亡國

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陳氏曰有法則倫無法則奢○程氏曰欲則小人

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引以中其欲而

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引以中其欲而

自傳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  
得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不救之耳其與國其  
感其心其憂其義○朱子曰小人恬然工作注可以  
代之君子其長久者多歸德也  
朱子以爲玩細娛尚覺庸淺

蜉蝣三章章四句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說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傳錄

彼候人兮何上戈與殺都外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音弗○受崇氏集注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則官候人

詩經備攷朱之九

一命縕芾黻切於利再命赤芾黻切於利三命赤芾

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晉文公入曹駘之

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

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程氏曰其公遠

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速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

耳彼候人者使荷戈受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澤也程氏曰今之鵜鵜也梁水

中之鵞歐陽氏曰此鵞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

而食今乃逸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  
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  
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音彼其之子不遂其嬖古豆

毛氏曰味喙也○張氏曰不遂其嬖不稱其寵待

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歐陽氏曰嬖嬖也

好之義也○不遂其嬖者嬖嬖之義貴賤匹偶各以

失其類也朱子曰小人不得其類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

女斯餒音斯今蔚音蔚今南山朝隲音今婉音婉今變音變今季

詩經備攷卷之九

毛氏曰蒼蔚雲興貌程氏曰蒼蔚草木南山曹南

山隲升雲也人衆多而氣盛也婉少貌變好

貌○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餒窮於室小

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朱氏曰李女婉變

道而反言者守

人作緣雖字貞不字而妒之者衆矣朝隲之

因宜也日斯變也惟婉變斯不先其餒下

候人四章章四句

說鵞鵞曹叔爲政有虞臣人美之而作是詩

傳曹叔懷鐸音曹叔之賦鵞鵞說文與

鴈音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鴈鳩結鞠也。李氏曰爾雅以爲結鞠也。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鴈也。鴈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魯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廣漢張

氏曰如結云者實而不他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裏結。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其音

孔氏曰鴈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詩經備文

卷之九

主

去母常不移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

帶川素絲有雜色飾焉。○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

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騏。謂弁色如其馬之文也。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注。騏騏作伊。綦。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爾中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朱氏曰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按曹二十五君無足以當此者。或後人思振鐸之賢以風其子孫也。但是美其君之詞。序乃爲刺。非也。每章詠淑人君子歎美不置。則曹叔之用心均平專一可知矣。胡不萬年祝其國祚之久非壽考之謂。凡有國家者可

鳴鳩四章章四句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說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傳禮之君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

詩經備文

卷之九

主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我寤歎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列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稂童梁得水而病也。○王氏曰苞叢生也。○鄭氏曰愴歎息之意。寤覺也。○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

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

愴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歎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



劉彼下泉。憂彼苞菁。音。愴我

朱氏曰：菁，菜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音。伯勞去之。

毛氏曰：芄，芄，美貌。邠，伯也。邠侯也。鄭氏曰：邠，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

諸侯之功。○程氏曰：邠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芄，芄然矣。

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邠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韋子曰：有王，則紀綱肅

而膏澤流。大國不敢憑陵，小國所以安也。無王，則

羣雄縱恣，蠶食小國。其虐不止於寒泉浸州而已者，安得不寤歎而思明王乎。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垂

程子曰：易制之為野也。諸陽消，則已盡。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陽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孔氏疏曰：鄭衛淫辟，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亂倫奇禍急，唐憂深思遠，槍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

詩經備攷卷之九下終

詩經備攷卷之十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鼎玉鉉

攷訂

幽

鄭氏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窺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大王雖有事難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一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出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已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地理志：昔后稷封釁，公劉處幽，大王徙岐，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元城劉氏曰：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則公詩也。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之於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不之魯也。何不編之於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

此篇未  
定其文  
之

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

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

繫。故因附之幽也。文中子曰。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

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誹。其能正乎。成王

終。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

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失

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

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范氏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

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

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

以盛者。繇周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人所以為無窮也。○武城王氏曰。幽風雖繫於國

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

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

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

綴於七月之後。以其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故謂

之風。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之風

不同也。王仲淹以為變風。既失之固。且勦王亦未

敢誦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誹。尤為無理。左氏有周

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君相

誦乎。南齊黃氏曰。幽者。岐豐之基也。幽不先二南

詩。而先黃氏曰。幽者。岐豐之基也。幽不先二南

此篇未  
定其文  
之

相屬。與哀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致王業之艱難也。

傳。邠風。陳農政也。中公曰。邠風。周

程氏曰。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

之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艸木之化。以知天

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

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此七月之

詩經備攷 卷之十

義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

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

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

孔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孔叢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左傳。張曜曰。火。星中而

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

寒。退。季夏六月。黃昏。大星中。大暑退。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程氏曰。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

之候也。○毛氏曰。舍夷離黃也。懿。深也。微。竹

采之也華蓋則條狗狝其長也毛氏曰栗白

孔氏曰  
此因在  
下卷  
情正土  
之所施  
決可見

張氏曰  
秀莖者  
物成之  
初鳴蟬  
之漸

赤也。朱深縹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縹裳。○程氏曰。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萼。音。萼。五。月。鳴。蟬。切。徒。彫。切。八月其穫。戶。郭。切。十月隕。九。一。之。日。于。貉。戶。各。切。取彼狐貉。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子。管。切。武功言私其縱。音。猷。豸。音。于。公。切。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萼。莖也。爾雅云。木謂之萼。草謂之莖。葉謂之葉。今遠志。蠅。蟬也。謂蟬爲蠅。禾可穫也。隕。墜。落也。說文。皮葉落。鄭氏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候物成自秀萼始。○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貉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孔氏曰。孟冬已寒。而仲冬始獲獸。爲來年用之。皮華。給歲乾。冬乃可用。○鄭氏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程氏曰。謂會聚其事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毛氏曰。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豸。孔氏曰。既言捕取狐貉。因說田獵之事。豕。二。一。新。日。君。民。俱。出。田。獵。繼。功。事。豕。常。習。之。使。不。忘。戰。也。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日。人。閑。禮。備。故。也。朱氏曰。獻豸于公。亦愛其土之無已也。

五月斯蠆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熏鼠。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攷工記曰。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陸。農。疏。曰。斯。螽。蝗。類。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六。月。中。飛。而。振。羽。○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索索作聲。○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毛氏曰。穹。窮。室。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墜。凡。今。出。其。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簞戶。○孔氏曰。蟲既近

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呂氏曰。四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割音。卜。切。麥。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音。卜。切。壺。九月叔苴。七。條。切。采荼薪樗。勅。音。書。切。食音。音。切。我農夫。

毛氏曰。鬱。棗。屬。薁。蔓。莢。也。○朱氏曰。葵。菜。名。藿。豆也。○毛氏曰。割。擊也。春酒。凍醪也。用。今。仲。冬。難。藥。至。春。釀。而。爲。酒。眉壽。毫眉也。○鄭氏曰。介。助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呂氏曰。四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

毛氏曰。壺。瓠也。孔氏曰。謂甘瓠可食者。張氏曰。取食者。張氏曰。取食者。張氏曰。取食者。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取麻實以供食也。檟。惡木也。○程

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蕡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

夫。○朱氏曰。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平穆。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徒刀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獲。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九  
朱氏曰。物盛成。○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種植。謂穀名爲稼。說文云。禾之秀實者。○毛氏曰。後熟曰重

先熟曰穆。○孔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書

禾。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言所納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范氏

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毛氏曰。宵。夜。綯。綯也。鄭氏曰。綯。綯也。鄭氏曰。綯。綯也。急也。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播。種也。○范氏

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

始播種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愛勸。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淞場。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于美切。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切。萬壽無疆。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水于山林。周禮。凌人。有二月。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鄭氏曰。古者日

在北陸。陸。道也。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九  
於是乎用之。○朱氏曰。蚤。早朝也。韭。菜名。○孔氏

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朱氏曰。肅霜。氣肅而霜

降也。○毛氏曰。淞場。功畢入也。朱氏曰。淞。事畢而稱舉也。○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稱舉也。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

祝之。萬壽。○呂氏曰。曲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鄭氏

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十

流火至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以  
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呂氏不察而謂三正通  
于民俗周特舉而迷用之耳朱子亦謂未有天  
記之時月者是謂周之先朝然其國僻遠又自有私  
記其時月者是以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  
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又何以云二之日  
爲卒歲乎然則改歲云者蓋感發栗烈之候將至  
天且既寒也人此室處于以禦感發栗烈之寒而  
○黃氏曰張氏人侍經述言周公之告成王見于  
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魯頌欲其知稼穡之艱  
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法也精一執中  
建極緝熙敬且不知七月之月何者可以昭合之  
日所具無逸聖學之始也七月速先王之勤民  
敬天凝命之大經也帝王之心是以加諸○嚴氏  
曰七月陳甬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  
子謂之王道也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  
凡感物節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深爲之謀也

也 東征非

士

之。罔。未。必。從。不。請。自。謀。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  
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矣。公。豈  
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韋子曰。此詩作於流言始播之日。幼主之疑。方橫  
國人之議。滋沸。故公避居東國。作此以遺王。成王  
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乃知流言之罪  
人。命公東征。史記云。周公卒。成王命典師東伐。是  
也。書傳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將何  
所伐乎。二年。方知爲管蔡。故有東征之語。大誥首  
云。王若曰。明出自王命也。兄弟骨肉之間。非奉王  
命而遽興師。則公之罪。與管蔡何差。朱子拘泥孔

氏傳疏謂既滅武庚。誅管叔。而成王之疑猶未釋。乃作詩遺王。嘻。罪人既得。反叛已平。成王復何疑哉。若流言方興。公卽征伐。是益重幼主之疑。而予天下以口實也。周公決不鹵莽至此。其曰既取無毀云者。公見武庚藉二叔以倡亂。是取我懿親而爲寇讐。知二叔之不保。而冀王室之無恙。欲王爲之備耳。至于東土以寧。諸侯咸服。何必更爲嘵嘵之鳴耶。

切人之鵠

切干  
嬌

鴟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育音  
子之閔斯

許經攷

卷之十

三

毛氏曰鴟鵂郭璞曰梟類。鴟鵂呂氏曰鴟鵂忘聲之鴟鵂也。歐陽氏

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鵲而告之。○鄭氏曰重言

鴟鶚者。丁寧之也。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

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程

氏曰鴟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

肉而與之爲亂是旣取戎于我厚更取於我王室

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育子之道可歸則也。

今乃取之其毒甚矣。○呂氏曰言我恩愛勤苦育

養此子誠可憫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

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徼彼桑土。音莒。緇切。繆繆音莫。侯切。牖戶。今

毛氏曰追及微利也朱氏曰微取也○桑根也○鄭氏

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

安國防制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孔氏曰王肅云周公

幸而成功。此大功至難。而其下民敢侵侮者。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子音  
子音  
子音  
茶音  
子音  
子音

曰幸瘠徒音曰子未有室家。

三氏曰拮据持也。說文。械持也。謂以手拘持草也。朱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

詩經備考 卷之十 車

取也。茶，荏苒也。孔氏曰：荏苒，謂亂之秀穗也。程氏曰：蓄，積。租，取。

也。王氏曰：與租同。朱氏曰：聚也。○毛氏曰：瘡病也。手病口病。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

故

予羽譙譙音譙予尾脩脩音脩予室翹翹音翹風雨所漂

搖子維音曉曉呼堯切

毛氏曰。譙譙殺也。色界切也。脩脩散也。翹翹危也。曉曉

懼也。○鄭氏曰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

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

則其音得無急乎。







我徂東山。愔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音迷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堆瓜苦。爰音

鄭氏曰：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埳，蟪蛄也。將陰雨則穴。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洒灑掃拚也類篇曰掃除也穹室窮塞鼠穴也○程氏曰有敦

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粟薪之上。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于堅木。言繫之固。以此君

子久留滯不還。如苦瓜而繁堅木也。○呂氏曰。婦

詩經傳攷

六

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歎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調爲衆或調爲進皆不逆蒸字訓藪麻蒸也又蒸麻脂也丞當訓爲麻軍士貧征于外面麻無人收或在栗薪凡○釋文曰韓詩栗作蔞衆薪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澤含庾于飛  
燿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駸邢角其馬親結其綯音離九

十其儀其新孔嘉其傳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燿燿其羽羽鮮明也。○毛氏曰黃白曰皇駢白曰駢鄭氏曰之

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縞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

爾雅曰婦人之褻謂之綰。綰紱也。注。繫也。○新都楊氏曰。綰婦人之褻。邪文結帶繫于體。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服婦之褻服者。解其結也。舊以綰爲悅誤。又以結綰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矣。九十其儀言多也。○程氏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纁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  
謂歸土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  
今叙其情問其勤勞則民皆喜悅而忘其勞苦○

詩經備考  
卷之十

七

地也。人情誰不樂父母妻子之離聚不得已而冒霜雪犯鋒刃之歟而不悔者。上有以威激之也。不則戍圉卒且。驅足行伍奮臂而稱亂。死三軍之衆乎。東山之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故卒無脫巾灰戈之患。觀秦之所以速亡。周之所以長久。有天下者。慎無罷敵爪牙。致其情怨而不可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

說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傳。周人缺三字。賦破斧。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

者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盞曰斧。斧斨民之用也。說文曰。斨。方盞斧也。四國。

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

言東征之役。旣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

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

我人也豈不大哉○齊詩作四國是匡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奇音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切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吡化也○朱氏曰嘉善也

卷之十

陽礪手斧。又鑄手鎗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逮。勿。

毛氏曰。水屬曰求。道固也。○邵氏曰。道。次也。朱氏

而固。○苞氏曰。木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之也。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

斧斨錡鉢者斧斨乃斨民所用以耕桑而錡爲  
鑿屬鉢爲木屬以類言之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

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帥之至師窮蹙自  
寧周公又運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未嘗從事于

戰陣。惟行陣有險道。無動之甘。容机之用。無復。歷  
前久。則必敵。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

我之斧而巳故我之師而巳其兵器元無損也  
周公東征惟因國是正而已周公一親同仁均

破斧三章章八句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程氏曰伐柯乃旣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

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

不可無公下章言欲公之歸亦無難似無判意

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上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鄭氏曰克能也。媒者能通二

姓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切之子邇豆有踐堅切

詩經備考 卷之十 十九

鄭氏曰則法也觀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

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毛氏曰踐行列貌○

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

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

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賢美周公也

傳周公歸于周營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韋子曰：是公非臨朝事，乃南宮之不可得，但惟  
倦願留之詞。朱注只云：得見公不無失旨矣。

九罍古通之魚魚鰭魚我觀之子衮古本衣綳裳

公之服也  
不悅上  
周公乃  
喻聖如  
是是足  
小節節  
也

毛氏曰九斿綬皆小魚之綱也鯁鮐大魚也鄭氏曰鯁鮐得九斿之綱乃後釋文曰衮衣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程氏曰鯁鮐魚之美者龍用器厚之體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通之歐陽氏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大魚反在九斿小澤因言我觀之子衮衣綬象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處

鄭氏曰鴻大鳥也不宜循渚喻周公今處東都失其所也歐陽氏曰云鴻鴻遵渚遵渚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也夫鴻鴈不得飛

下渚渚陸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

許經備攷卷之十

手

吳之

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信處今當復其位不得留也公歸無所朱氏解云豈無所乎亦謂陸子云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重禮往迎也恐不獲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毛氏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歐陽氏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鄭氏曰東都之人欲周公留故願無以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歐陽氏曰詩人猶能愛公所以○程子以此章為周人祈反周

宗朝廷之不知也

公誠切之意於文義不合仍從傳說為是

九斿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公說曰周公居魯而作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几

公誠切之意於文義不合仍從傳說為是

九斿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公說曰周公居魯而作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几

容而作

狼跋音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几

几

孔氏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氏曰胡領下懸肉也毛氏曰

跋蹇蹇蹇也老狼有胡進則蹇其胡退則蹇其尾

詩經備攷卷之十

○鄭氏曰周公也孫之言遜遁也○程氏曰孫

者避而不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朱氏曰

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王氏曰几人所馮以

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備者

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股詩人以赤舄几几

見周公之聖善觀聖人矣朱氏曰夫公之被毀

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几几不使讓和之口得

以加夫公之忠聖可見其愛公之深誠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

狼定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言不可瑕疵也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

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獵于獮。前致危困者，以其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亦易几也。唯其處此也，憂憂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湯湯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不取也。

### 狼跋二章章四句

嚴氏曰：變風迄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周南召南，即鄭衛王鄭齊幽泰魏唐陳鄭曹李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于唐，而罕幽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韋子曰：東山諸篇，魯詩也。魯之有頌，借矣。頌者，告功德于神明，信公志業未就而冀其功德足以宣宗廟而後管輅乎？嘗意魯頌僅風雨鳥得而前，先被詩傳以周公居東諸詩，列于頌，豈許水之致詩諸國人美偉公之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閱王鉉

攷訂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繇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

### 詩經備攷

### 卷之十一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此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者，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

詩經箭文

卷之十一

11

新都楊氏曰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大雅所言之體也明白正大外亦豈小哉華谷嚴氏云雅之大小未嘗以體之不同論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按小雅正經十六篇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官大司馬所司正大氣氣抵宸衷經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官大司馬所司正大氣氣開闢與國風夏然不同凡小雅亦自不許矣是于變雅亦然矣小雅中同有雅體多而風體少是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騷賦曰國風好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說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

鹿鳴伐木青莪隰桑  
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黃音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程氏曰。啍啍和聲。和聲相呼。其食野之草。物情相

詩經備考  
卷之五

三

樂也。○毛氏曰：萃，薺也。鄭氏曰：萃，藎藎。鹿得薺，呦呦然鳴。

而相呼。○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毛氏曰。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篴篴屬所以行幣帛也。○

鄭氏曰承猶奉也。○朱氏曰將行也。周行大道也。

○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琴瑟以樂之。幣

帛以將之則廢乎好愛哉嚴氏曰古者上

下交而爲秦于鹿鳴諸君之飲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客之樂歌也詩不言羣臣惟言

嘉賓總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  
親從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

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  
而其勢分屬絕有不可得者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切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示音

民不忼  
燕以敖

毛氏曰。

昭明也  
也○毛

也教遊

倫薄而  
其禮之

此其德

嘯嘯鹿  
詩經備

琴和樂

毛氏曰  
養其體

疏義曰。章燕享。以燕樂之。以禮。

其心也  
則貞女  
處則豈  
而盡其

鹿鳴

序四壯  
程氏  
知則

壯之義  
語已缺

傳四牡

匹牡馴

我心傷

毛氏曰

歷遠之

非孝子

以家事

後私  
詩經備

四牡騤

啓處。

毛氏曰。

駢駢  
駢駢  
駢駢

可知矣

翻音者

遑將父

朱氏曰

也鴉鵂程



要量度取中是也詩有究問之意如詢于八虞詢于芻蕘是也

我馬維駒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

疏義曰所以詠謀度詢者以有靡及之心而然也

○韋子曰天下國家事繁責重非可以憊心殫氣

勉凡左右先後之臣禮樂兵農刑之司何事易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必使之誠謀度詢周知天下之故以廣天子之視

聽而後舉廢盡撤庶績咸熙夫豈細故哉叔孫穆

子曰皇華君使臣每懷靡及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

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詩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

中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

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言其和樂以篤兄

弟之好而此詩言死喪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言其所謂重涕泣而道之義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

孔氏曰此與唐棣異木爾雅故別釋毛傳以爲節陳

事附錄

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

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

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

顯亦韡韡然○程氏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

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

人之莫如兄弟也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戚畏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氏曰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

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

恃○歐陽氏曰聯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

弟如魯令飛鳴而求其類○致哀訓聚如程歐

之說是矣宋子以謂爲原隰哀聚偏

泥死喪不知詩義上下各開說也

脊切今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毛氏曰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程氏曰言兄弟相須

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仁德

成羊也。○鄭氏曰：速召也。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也。宋氏曰：字使其通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榮

鮮明貌。孔氏曰：榮然猶酒其室庭陳飲食之備。圓曰：簋天子八簋。○

孔氏曰：牡肥羴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程氏

曰：既有肥羴，當以召諸父，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

不至也。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范氏曰：寧通不來，微我弗顧，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

自責而不責于人。

伐木于阪，醢酒有衍，籩豆有踐。上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

我，蹲蹲舞我，迨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古

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范氏曰：先

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程氏曰：籩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宋氏曰：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

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

謂文曰：與左傳補酒同義。○鄭氏曰：酤買也。○李

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

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

之意。蘇氏曰：民之失德，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酤

酤，重之以無益，其所以樂之也。

韋子曰：此王者無親族故舊之詩，情意慷慨，盡提

周之異輪所以結固千數百年也。而義曰：文成之

道始終為難。玩迨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朋友之

必於矣。然皇漢祖神何忍耶。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詩六章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程氏曰：恩惠則物君之下下也。歸美于

天之結，福祿之厚，蒙被

臣民，歸君德之所致也。

說：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傳：天保，大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去

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爾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古

毛氏曰：固，堅。俾，使。除，開也。○鄭氏曰：單，盡也。單

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

莫不庶，正申吉。○程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

單厚多益之意。○朱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

除有消去之義。○朱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

氏曰：庶，衆也。如義其多如法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開人氏曰：戩，與同。盡也。殺善也。○毛氏

曰：罄，盡也。善故以戩殺言。無不盡，則隨所處而皆

意。○鄭氏曰：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

如日且不足也。○書傳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百福又曰降福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終日不足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阜曰陵，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鄭氏曰：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言其盛。

吉蠲爲飴，是用孝享。音切禴禴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圭

毛氏曰：吉，善。蠲，潔也。王氏曰：吉言潔日擇土之饌，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注：三祠之言食，禴，新菜可。○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盤。道雷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毛氏曰：君，先君也。卜，予也。○鄭氏曰：君曰卜爾者，尸報

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黃氏佐曰：使其長爲天地。○疏義曰：此言祖宗降

福之故，必述殷詞以祝之，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

神之弔矣。詒音移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

言則而象之。黃氏佐曰：人君統天下以爲治，則兼言羣黎二句，自民行之義。言○謝氏曰：不澆薄，不巧詐，渾然如太古之民，是謂質。日用飲食，是見其質實，非即是質。○疏義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六

毛氏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黃氏佐曰：只向盈何明之意，呂氏有進無退之說。

毛氏曰：騫，虧也。○鄭氏曰：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程氏曰：無不承其庇廕，物而不彫，如松柏之○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茂而固不承其庇也。

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翼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牡。翼。象。耳。音。魚。服。豈。不。日。戒。獵。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騤。從

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言君子所處。小人從

而動也。鄭氏曰。腓。當作。比。言。或。車。者。將。毛。氏。曰。翼。翼。閑。也。釋。氏。曰。行。列。象。耳。弓。反。末。也。所。以。解。紕。也。

也。孔。氏。曰。釋。氏。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彈。也。然。則。彈。者。弓。箭。之。名。施。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也。紕。與。結。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解。紕。也。彈。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不。為。解。而。設。但。因。物。取。用。以。引。必。須。骨。若。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或。有。紕。可。以。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程。氏。曰。整。練。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充

其車甲。修治其器械。日為戒備。獵狁之事甚急。故

也。黃。氏。仇。曰。待。之。以。不。可。勝。備。之。以。不。可。乘。終。日。若。對。敵。然。若。此。者。蓋。以。檢。統。之。難。甚。急。特。利。而。忘。備。未。有。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音。非。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

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

勤勞之甚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

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歸思之切。心如飢渴。其傷

悲甚矣。人莫知也。嚴。氏。曰。道。遠。而。言。莫。知。○毛。氏。

怨雖憂而能勵矣。

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

序出車。勞力報還。率所稱也。鄭。氏。曰。道。將。率。及。成。役。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厚。早。也。禮。記。曰。馬。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美。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二

傳出車。勞將帥也。

說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文。漢。書。云。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爾。方。剛。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鄭氏曰。自從也。謂以王命召已。使為將率也。○程

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

曰。棘。急也。○程氏曰。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

之急不敢寧也黃氏依曰重在不見其所以不教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

旄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毛氏曰龜蛇曰旆旄千

旄鳥隼曰旆旆旆旆垂貌○程氏曰于郊行矣旆

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鄭氏曰況茲也將率

既受命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程

氏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

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毛氏曰方朔方近獵狁之國也范氏曰往城于方

非取獵狁之也彭彭四馬貌彭氏曰彭彭壯盛也

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程氏曰此指元帥

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主言城而勝獵狁

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呂氏曰一章言車馬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語之以

天子之命使之裝其車馬以行其急二

章言方治兵之時車馬備列于郊此車鼓旆彼車

建旆各事整飭戎容輕備備然無譁古者出師以

日歸事而懼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

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彭彭然張其車馬央央然

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

落而釋為塗泥簡書戒命也劉氏曰謂王命載之

是春凍始釋也鄭氏曰征伐獵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

釋而來反也孔氏曰今我來思未反則方之豎

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獵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

北而西不遑起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道時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嘒嘒草蟲趨超音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胡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諸侯

聞南仲既征獵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

阜螽之間草蟲焉君子乃南仲也降下也○程氏

曰此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僭望南仲之功

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

是也○朱氏曰薄之為言聊也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音舍庚啗啗音采芣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摷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鄭氏曰：醜，衆也，執其可問所獲之衆以歸，當獻之也。○毛氏曰：夷，平也。賦陽氏曰：述時如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詠其南仲之功，詩然顯大，而嚴抗之思，遂自此平也。○吳氏曰：道曰：一章受命，戒警，入役，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四章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無終，非但盡人之情，抑且當手義理，詩人之善言如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杜，勞還役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三

傳：杜，勞戍也。

說：杜，杜，勞還戍之詩。

有秋之杜，有皖。

華枚切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與也，皖，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鄭氏曰：嗣，續也。

續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為一歲，連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作者之思也。

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萋然有葉，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切。

檀，切。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秦幕矣。○毛氏曰：檀，車役車也。

憊憊，敝貌，瘠瘠，罷貌。○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疏義曰：前三章雖有王情也。○釋文作檀車，張張同憊。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三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鄭氏曰：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毛氏曰：逝，往。○劉氏曰：期逝者，謂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曰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三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鄭氏曰：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毛氏曰：逝，往。○劉氏曰：期逝者，謂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曰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秋杜四章章七句

牟子曰南陔六篇皆逸詩也或晉傅說似無則孔  
子已刪之唯存三百五篇其遂謂昌邑王編詩三  
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是也此六篇者毛公  
于古序得之無可繫屬故次之於魚麗之後亦想  
在此意耳鄉飲酒及燕禮用之明是笙歌有聲而  
無辭不可與鹿鳴天保同例毛公升魚麗以足  
鳴之什因非朱子取南陔以補首什而以白季爲  
什之首亦未當也然則鹿鳴九篇歌曰黍離以  
後詩之公侯甚多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小雅之詩也今缺其一安知非新宮乎傳曰魚麗  
嘉魚嘉葉皆所以燕大臣也魚麗爲什首何疑于  
於燕樂之章爾

鹿鳴之什十篇闕一篇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九

舊文未必

詩經傳攷

卷之十一

重

匪或匪來憂

詩經備考卷十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甫調四玉鉉

致訂

魚麗之什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於受勳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  
矣○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  
序云魚麗變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禮六  
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  
可取○嚴氏曰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  
之心所謂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黃氏曰文武  
之將領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  
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牟子曰序首  
舊文未必一改實之也其下皆衛宏輩臆揣附  
綴非詩之本旨矣

詩經傳攷

卷十二

一

傳魚麗嘉魚嘉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離于雷音音常音鯨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雷曲梁也郭璞曰以薄取鯨揚也

陸驥曰鯨一名黃鯨鮓也郭璞曰今吹沙也陸驥

揚今黃鯨魚是也程氏曰雷魚筭之易作者於雷者亦美

大之魚也見其盛多○朱氏曰君子指主人旨且

多旨而又多也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

項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

魚麗于雷魴鰈音君子有酒多且旨



程氏曰  
有言有  
之意

毛氏曰：饒，餽也。郭璞曰：或作饒。

魚麗于罾，饒，餽也。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饒，餽也。郭璞曰：饒，今饒類。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張氏曰：嘉者，陳之樽俎，皆珍羞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呂氏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

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有及時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

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

曲全也。○呂氏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

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

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務雖盛不能

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太統未集，武王伐方，改定

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此周  
王燕大臣之詩，太平君子，衍說專指成王，便非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氏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山陰陸氏曰：嘉魚，

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

王肅曰：烝，衆也。○毛氏曰：罩，籠也。李通曰：

為罩，捕魚也。范氏曰：罩，取之不已也。○呂氏曰：嘉魚

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

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

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

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

詩經備攷 卷十二

故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毛氏曰：汕，櫟也。李通曰：汕，以櫟取魚也。衍樂

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撿之

如汕。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淮南子：罩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呂氏曰：櫟木下垂，以櫟君之甘者，以興賢，南有

櫟木，甘瓠繫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毛氏

曰：烝，衆也。李通曰：烝，以得鄭氏曰：烝，安也。

首二句  
孔氏以  
鳥之極  
木之極  
著極主  
物類相  
感者好

翩翩者騅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氏曰：騅，壹宿之鳥。師氏曰：一宿者，一獸也。李氏曰：

賢者羣然如騅之來集也。嚴氏曰：人君之於賢者，

自至如騅之來集也。其後則賢者聞風而自來也。孔氏曰：又燕

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思，語辭也。又思，既

加而無已也。○韋子曰：求賢固久而行樂尤難，倘

有以安其心也。又既燕復燕，有加無已。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詩經備攷 卷十二

說：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傳：與天保同大，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曰：夫須，莎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因大，多賢才。程氏曰：

毛氏曰：基本也。○孔氏曰：期，無期竟也。○呂氏

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

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

也。范氏曰：詩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

詈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

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  
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理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程氏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以濟用，與君子

為邦家之光榮。○鄭氏曰：光明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程氏曰：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

不已，言令聞無窮。○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

見稱頌也。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櫪也。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程氏曰：栲，樗，木之商者，蓋山之商，與君子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

只君子。保艾爾後。

毛氏曰：栲，枳栲。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栲來巢，

梓，郭璞云：枳栲，陸璣曰：黃黃髮也。耆老也。保艾

面凍皴，艾，養保安也。程氏曰：栲，木之尤高者，

後艾爾後。

本經於  
詩經  
卷十二

章子曰此詩序云樂得賢君子情嘉賓賓與  
臣俱賓矣第詩云樂得賢君子情嘉賓賓與  
之則賓矣第詩云樂得賢君子情嘉賓賓與  
其得賢以治政教宜而德奇茂者國祚永長  
也呂東萊云賢才之盛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  
家之基願與傳合則眉壽黃耇保艾  
爾後俱就顯美王者說未為不可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  
蕭蕭澤及四海也

蕭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傳云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笑語分是以有譽處兮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毛氏曰與也琴長大貌蕭蕭也滑滑然蕭上露貌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六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  
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  
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  
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露之於  
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  
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  
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  
美名可保也疏義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  
與壽考不忘

章子曰此詩序云樂得賢君子情嘉賓賓與

毛氏曰漙漙露蕃貌龍龍也鄭氏曰為龍為光  
也已真差也○疏義曰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辭

考不忘長久而安寧也呂氏曰四海諸侯遠近大

德施之豐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詩有云其德昭昭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天子之德無有差矣故詩稱其德不爽而永不忘于

心也○呂氏曰二公皆從鄭氏謂澤及四海諸侯朝

見而頌美之辭玩為龍為光宜見宜弟仍當從

傳說天子燕諸侯美其德而因寓勸勉之意爾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孔燕豈惟弟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呂氏曰天子之

之燕樂於是親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

詩經備攷 卷十二 七

親睦有令善之德等而且樂乎○黃氏佐曰豈弟

當依輔氏作嘉其樂易之德就燕時見之宜兄宜

弟如不以底本嫡不以尊代宗之意而無取疵矣豈不壽而

訓不悖傳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切既見君子條音條革冲冲音

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條條也華華首也冲冲垂飾貌

在賦曰和在鑒曰音既見君子條革冲冲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鄭氏曰攸所也音既見君子條革冲冲

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條革和

焉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攸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

所以示慈惠○主傳齊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湛露直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平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與也湛露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

安也程氏曰足意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

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

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也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歐陽氏曰露以夜

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

霑於物非至曉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

詩經傳文卷十二

至醉則不止飲酒至夜者所以申燕私盡殷勤之

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程氏曰豐草謂草之茂而○鄭氏曰豐

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

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程氏曰同姓成范氏曰

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

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

王恩被諸侯爾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

今燕矣○程氏曰杞棘○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鄭氏曰令善也○程氏曰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

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

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桐椅高大之木與歐陽

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

在燕有威儀爾○程氏曰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

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孔氏曰言其藉藉自持威

詩經傳文卷十二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氏曰諸侯賜弓

說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下可無長幼之方

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

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程氏曰彤弓之

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

則諸夏衰矣○程氏曰彤弓之賜專征者如四夷入邊

臣子暴戾不客待服者其賜彤弓之法乃大同

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形切冬弓召起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虎王

之鍾鼓既設一饗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彤弓漆之色赤。朱弓漆之色黑。亦一而異。士

以赤爲重耳。弘弛貌。○李氏曰言者語辭。○王氏曰受

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毛氏曰彤弓也。○鄭氏曰一朝猶早朝大飲賓曰

饗。劉氏曰行饗禮必與卿。呂氏曰天子賜有功

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

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

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鍾鼓

也。○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言其誠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

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昇之未嘗有遲留顧

惜之意也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

朱氏曰載抗之也。王氏曰其義弓也載毛氏曰喜

樂也右勅也。孔氏曰謂設樂禮勸其功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

鼓既設一朝辭也。毛氏曰辭報也○鄭氏曰辭猶厚

也勑也。孔氏曰毛傳辭報也

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氏曰

左傳文四年衛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湛

及彤弓之不辭又不吝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

賦湛湛則天子當賜諸侯用公也諸侯賦之於是以

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枚弓矢

千以覺報燕今詩之彤弓一彤矢百枚弓矢

大禮以自取反

李氏曰賦彤弓受彤弓于王以爲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功于衛侯受彤弓于王以爲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先君守官之功也故不命君于以爲之役我先君文公獻

幸于日賞功則世之大典當當賦功則天下激勸

各盡其不賞則天下無勸益一事乖舛而治亂服

分于其間矣可不慎歟詩曰中心貺之一朝

宴之得敬勵之道矣嗚呼漢高亦負德哉

彤弓三章章六句

詩經備攷卷十二

序菁菁者莪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因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

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

以成也故曰菁菁者

說菁菁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傳皆所以

陳氏曰小雅二七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

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

菁菁者莪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典也菁菁盛貌我輩蒿也中阿中也大

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菁菁然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止音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sub>一</sub>日朋

則賜我百朋得祿多也

不肖則爲五也。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朱氏曰：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芳劍切楊舟。載沉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經備考

卷十二

士

毛氏曰楊木爲舟。○黃氏曰載沉載浮言舟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氏曰休者休休然。○疏義曰心旣安定其喜可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蘇氏曰毛公推攷什首予以爲非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

序南陵古哀切孝子相戒以養上六聲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數氏曰此三篇者細飲消蒸禮用靜白室入立巧縣中泰南陵白華華云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詳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賦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孔氏曰此三篇

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次笙以攝其曲  
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毛氏曰有其義而亾其辭弼臣曰人或言以詩六  
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

良辭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魚罷。笙由夷。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依六月序。縣庾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

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凶使相從耳○孔氏曰言  
同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此篇而問取之笙者

詩經傳疏

卷十二

十一

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

次二日白華。次三日華黍。

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辭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人者有聲而無

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因語按孫穆子聘晉伶倫誦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

陽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劉氏曰而陰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下云歌有其義因其

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羊八○  
觴非凶失之凶乃無也○  
○齊魯自劉原父按  
取相間以為笙者

有聲無辭雪山亦云唐有山房歌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至晦庵云六詩口筆

日樂日奏而不言歌  
則有聲而無辭明矣

韋子曰南陔六篇既為笙歌其有聲而無辭復何  
疑哉東萊以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南陔以下  
豈不可與笙和歌不知樂有有辭者有無辭者古  
今一也。蘇唐鳳雛七曲推之漢魏而上若此頗多  
況太古之于喁乎近世琴譜如梅花三弄水龍吟  
孤猿嘯之類必欲強綴以文反不調矣毛公改什  
固非古朱子以白華彤弓為什首於義未當攷魯  
傳續小正自六月分申公說自六月至車率為小  
正續鄭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  
雅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是先王之變小雅予故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古

總附六篇於此而以六月為什之首以復魯詩之  
舊宜王中興光復文武之業雖少康武丁之烈何  
加焉其詩續正小雅惡乎變惡乎變耶

魚麗之什七篇六篇無辭凡三十章一百三十  
八句

經備攷卷十二終

詩經備攷卷十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甫調鼎玉鉉

攷訂

小正續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  
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正之次也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按魯傳六月至車率為小  
正續以其俱宣王時詩可  
以續正經也鼓鍾至都人士為小正續蓋自昭穆  
迄幽平公鄭士女之作附錄于後雖美刺錯殊然  
皆出于好惡之公而不偏其性情之正亦足傳于  
後世故曰傳也毛公作序始分正雅變雅未聞孔  
子有是說也于故從  
魯傳以為小正續云

六月之什

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  
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詩經備攷

卷十三

一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  
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  
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  
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  
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  
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通雅切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傳六月北伐也。鄭氏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申公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傷物四牡騤騤音載是常服獫狁

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鄭氏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

輅其等有五孔氏曰春官中僕掌戎路之倅廣車注云戎路下在車所乘廣車倅車之倅輅車所用油關之車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輅車所用也是其等有五也孔氏曰傍齊正也長樂劉氏曰傍齊者

詩經備攷卷十三

謂劍出乘車必簡其車甲○王氏曰騤騤馬強

而有節也○毛氏曰服戎服也○鄭氏曰戎車之

常服革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

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獫狁侵伐

不得已也黃氏曰匡正是正華夷之大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

凡大事毛馬而領之凡軍車物馬而領之注云則

凡馬齊其色物亦齊其力此物者比同力之物則

凡馬齊其色物亦齊其力此物者比同力之物則

凡馬齊其色物亦齊其力此物者比同力之物則

法也蘇氏曰既凡其物而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教閱有素也○毛氏

曰師行三十里漢師行三十里鄭氏曰王曰今

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劉氏曰所以出

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朱

氏曰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

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顙王容薄伐獫狁以秦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武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顙大貌秦為朱氏訓膚大公

詩經備攷卷十三

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鄭氏曰

服事也○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

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獫狁匪茹如陳整居焦穫音侵鎬胡老及方至于涇

陽織志文鳥章曰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鄭氏曰匪非茹度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鄭氏曰鎬也方

也皆北方地名漢書千里之鎬猶以爲遠獫狁之

來侵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侵至涇水之北言

其大恣也織微音織也孔氏曰織史記毛氏曰鳥

其大恣也織微也漢書謂之織毛氏曰鳥



治也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消矣。

章子曰：據定遠，易輔養君，愈瞻。倘非純孝，模忠之臣，朝夕馳王心而納于善，則功多而志怠，易滋駭武之虞。范文子不欲戰，勝不為無見也。其言曰：詎非聖人，不有外遠，必有內憂。于謂外患不難除，而內憂不可舉。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所以克復文武之境，而致中興也。惜廣治不嚴，意所與處者非其人耳。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傳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荊，荊人來歸，史籀美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六

車有與，方力，簞弗，魚服，鉤膺，鞶革。

毛氏曰：芑，菜也。今苦費，第行采之。人馬皆可食。

程氏曰：薄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

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于干也。○程

氏曰：師干，猶今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鄭氏

曰：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蘇

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毛氏曰：真，赤貌。○

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簞為之蔽飾。○鄭氏曰：弗

之言蔽也。魚服，矢服也。○毛氏曰：鉤膺，樊纓也。○

鄭氏曰：條革，轡首垂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

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玼玼。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珪、有珩、有珩、有珩。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

龍為旂，龜蛇為旐。程氏曰：旂旐，○毛氏曰：軼，長轂

之軛也。朱而約之，友體之而加以朱漆也。錯衡，文

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瑤瑤聲也。朱氏曰：鈴在

馬旁各一，四朱氏曰：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毛

氏曰：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瑤瑤聲也。○毛

詩經備攷 卷十三 七

也三命，蕙珩也。○朱氏曰：蕙，乃若玉之珩。○程氏曰

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黃氏曰：方叔

車馬服之，間有以尊人之觀，其勝敵也必矣。

○曹氏曰：芾，佩非軍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

叔克壯其猶，如吳起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

入國此乃啓行之日，服之非臨敵時也，亦有理。

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氏曰：隼，急疾之

鳥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

以蠶荆聞其名而竹來畏荆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劉氏曰大司馬中苗獵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苗在軍云苗之聲故知維數者為有聲也朱氏曰苗在軍徒者其聲苗則中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詳而見其靜治也孔氏曰既選車徒言當建立施於車而設施牛尾於旄之首○毛氏曰放地名○孔氏曰當往搏取禽獸於放地也言氏曰放地之下皆可以設伏所謂東有山草仰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郊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自可先為戒其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音弗金馬音昔會同有繹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

詩經傳笺 卷十三

金馬焉達樓也孔氏曰加金為馬故謂之金馬天

達樓指白馬黑馬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赤馬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樓言樓之最上達者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殷衆也十二歲則六服盡朝

○朱氏曰釋陳列聯屬之貌曹氏曰自夷屬以後

今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懷夷狄諸侯皆感其德復來朝會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

決拾既飲次音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榮音恣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者下右手大

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給人注云決鄭氏曰飲謂手指叩次比也毛氏曰調謂弓弦與矢輕重相

得○程氏曰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

○毛氏曰柴積也○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

之言獲多也鄭氏曰雖不中必助中者衆積舍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音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程氏曰不猗不偏不失馳中範也○朱氏曰馳馳

驅之法也○鄭氏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

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既

失其馳言車行師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

良馬善所以美之

肅肅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音茅不盈

詩經傳笺 卷十三

朱氏曰肅肅悠悠皆閒暇之貌○毛氏曰言不謹

謹也程氏曰詠○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

今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朱氏曰

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程氏曰

而無餘由均及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程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鄭氏曰

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宣王

人成也言功業○鄭氏曰大成謂致太平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申公說曰。吉日宜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大阜從其羣醜作伯說

鄭氏曰虎剛日也劉氏曰剛之毛氏曰伯馬祖也

鄭氏曰醜衆也田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也○鄭氏曰醜衆也田而

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孔氏曰。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又曰。爲田。

而利馬鞭求馬強健  
鳥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鹿麇麇音娛漆沮七徐切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

擇也鹿北曰麋麋衆多也○鄭氏曰同聚也○

毛氏曰漆沮之水麇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

天子之所疏以泰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

可謂興王之地。

聊復中原其利孔有儲儲侯侯士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祁爾雅作慶

毛氏曰祁大也鄭氏曰祁當作麋麋牝也趨則僂

德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朱氏曰。從王者。

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其其

事以樂天子也。黃氏佐曰。蒐狩之禮。王者親執。踣鼓而御。衆所以申號令。嚴賞罰。宜

王之所爲也。誠或人心不齊。天子之心其能樂乎。今人心競動。所以樂也。

既張我弓既揆我矢發彼小豸音殪意此大兕音兕切

御賓客且以酌醕

朱氏曰發發矢也。豕牝曰𧰨。毛氏曰𧰨壹發而

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氏曰賓客謂諸侯也

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也。

呂氏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使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故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矣○疏義曰即服告爲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其俱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詩經傳攷

卷十三

古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蘇氏

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

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朱氏曰之子

流民相謂也征行也○歐陽氏曰宣王遣其臣四出

巡撫于外而勞其體也○毛氏曰劬勞病

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老無妻曰鰥偏喪曰

寡○呂氏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

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

長卿利氏曰宣王要勸下則使者勸下野不取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示以也此本歐陽氏說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

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

安定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

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垣百堵同時而起言起事

也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此勸萬民之辭女今

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音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詩經傳攷

卷十三

五

毛氏曰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

而勞求之也宣示也○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

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呂氏曰此非以不知

爲愷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

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黃氏位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

安宅而言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者以爲勞苦而不知者

謂王名懷柔遠人流民喜之未嘗確指爲宣王之巨勞求流民而代爲之哀鳴乎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氏曰：美者，美其能自

有鷄人之官，凡國事，則告之以時，王不其  
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己，靡不勤于始  
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  
所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  
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孔氏曰：此言美  
而箴之以下規

傳庭燎勤政也。○申公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  
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聲將將。  
切

孔氏曰：其語辭。○鄭氏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  
詩經備攷 卷十三

也。新都楊氏曰：渠音連。毛氏曰：庭燎，大燭。君子謂  
諸侯也，將將，鸛聲。○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

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燁，則其光散也。南  
黃氏曰：當以夜如何其一句貫下。夜雖未央而度  
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鸛聲矣。皆問言今已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庭燎晰晰。切君子至止，鸛  
聲嘒嘒。呼會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朱氏曰：晰晰，小明也。  
○毛氏曰：嘒嘒，徐行有節也。疏義曰：始則稍遠，程

氏曰：艾，向盡也。嘒嘒，車鈴會聚聲。

夜如何其。夜鄉音向晨。庭燎有輝。音輝君子至止，言觀其

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鄭氏

曰：上二章，聞鸛聲，爾今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

朝禮別色始入。黃氏曰：此詩夜以漸而曉，燎以

勤告不安於寢之意。

也。俱一時屢問如此。

列女傳曰：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

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

失德，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

色，必好奢，好奢必窮，窮則樂者之所與也。原亂

之興，從嬖于起，嬖子生亂，當其幸，敢請嬖子之

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使寡人起，非夫人

武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

韋子曰：禹以克勤造夏，湯用昧爽日昃，自古帝王

典治，撥亂，未有不惕勵勤勞者。宣王納姜后之諫，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奮然而早朝，晏罷，詎非中興之主哉。惜其不能終

初如一爾，蓋勤政非務有未待旦之名而已。必用

正人，行正道，孜孜焉，雖日不足而後百度更新，四

夷來王也。不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與恒舞酣歌

者何異哉。予願人主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汚水念亂也。

序汚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

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汚音免彼流水，朝音朝宗于海。馳音非彼飛隼，息九載飛載

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汚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鄭氏曰

見天子曰朝。孔氏曰：駘然而疾者，彼飛隼欲飛，則

蹟者故  
以行之  
法度也

飛欲止則止○朱氏曰誰獨無父母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鍾氏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者語後可思可辨汚彼流水其流湯湯音鴆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音忘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黃氏佐曰不蹟如無罪無辜不蹟

鴆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之詭言其典

鄭氏曰率循也訛偽也○毛氏曰懲止也○朱氏

詩經傳文 卷十 太

日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詭言何自而興乎始憂

於人而卒反諸已也鍾氏曰敬字深此詩傳云念亂蓋在位君子憂人亂而謂友也

也毛鄭沈朝宗二字遂以為諸侯不朝而視王以恩德懷之皆繫歐陽蘇呂曲為之說益偏矣朱子未見魯傳而貽合其意吾故從之

汚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

傳鶴鳴○所以修身也

章子曰好善惡惡察姦用賢治天下之大綱所以修身亦不外是周臣以此誨王可謂忠告得諷諫之體矣作此者其張仲吉甫之流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音其下維音音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孔氏曰鶴者善鳴之鳥陸氏云鶴形狀大如鸛長有蒼色者淮南子亦云鶴知青翼高三尺多純白或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

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毛氏曰澤落也呂氏曰落錯

石也可以琢玉釋文曰錯呂氏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

其訓故以待知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詩經傳文 卷十 元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氏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積今江南人謂其皮以為

布又持攻錯也程氏曰與善人處未必成與不善人處未必敗人處方成就得故山石可以攻玉

近習之地易蔽主明當穴疎退之士可取君德此大臣所以倦倦誨王也末章反覆誨意味更深矣不止有釋而惡木益當剪除錯猶經難合而攻則得益寬多矣喻人君不可不謹幾察理用君

自備是詩庶幾焉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武城王氏曰天下雖安必危故周召二公於成康之初皆以詰爾戎兵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

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託難諸上



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戰昭德  
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  
意故詩人喜而詳賦其事而序又明其復古之功  
正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達於事變而慎其舊  
俗者也東萊云云不足以盡  
先王之善而發詩人之意

六月之什八篇三十三章二百二十五句

詩經備攷卷十三終

詩經備攷卷十三終

詩經備攷卷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祈父之什毛傳自此篇至我行其野皆云刺宣王

白駒非刺王乃

序祈父刺宣王也

鄭氏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

準容嚴氏曰宣王利民太厚人不足用乃令祈父  
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  
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范氏曰詩  
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誡之誡之而不可則規之  
規之不可則就其美而誡之誡之而不可則規之  
然則利其君者宣詩人之心哉答不得已也夫  
有宣王之功而不宣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經備攷卷十四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氏曰時

若鳴斯父謂司馬也○鄭氏曰予我轉移也此勇

力之士責司馬之辭我乃王之瓜牙瓜牙之士當

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

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毛

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廢職羗戎為敗外紀

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

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王征申戎  
姜氏之戎四十年王征申戎  
破之轉予于恤或謂此四役焉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董氏曰  
司馬之  
屬有司  
右虎賁  
旅賁皆  
承王  
之左右  
所謂爪  
牙者也

李氏曰瓜士瓜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瘠

毛氏曰豈誠也尸陳也○劉氏曰熟食曰饗○王氏

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呂氏曰請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

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瘠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不當免征役

之役司馬獨下聞手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

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敵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遺歸句踐尚

能辨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

韋子曰司馬掌六軍專九代以正邦國職甚重矣

得其人則軍旅整練捷伐奮揚苟非其人布置乖

詩經傳攷卷十四

祈父三章章四句

說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氏曰刺其

皎皎古了白駒食我場苗繫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

程氏曰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以

貴色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毛氏曰繫維維繫

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鄭氏曰永久也愛之欲

留之○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呂

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

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大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

客於斯亦將去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

游勉爾遁思

詩經傳攷卷十四

毛氏曰賁飾也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語助不

為義也○朱氏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

去意也○鄭氏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

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其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

者謂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吝不去也○按此訓遠

豫無期期爾弟慎勉二句向未當朱氏云豈可遇

於便游決於遁思而不我顧於義得矣但勉

不宜訓毋決當云勉為我顧而毋決於遁爾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音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逝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逝空

人之美則如玉也。朱氏曰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賢者既遠避矣。

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

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鍾氏曰避心即遠心也。詩

句避心二字不勞註矣。○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遐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遐而又

庶幾其來又矣。

朱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嘉客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

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

嘆其所處非其地也三章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

向適野時事蓋可知矣于是與賢者決別慎爾優

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適也勉爾遐思者言

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四章疑其遂忘世

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音同

之義微諷之。

詩經傳家 卷十四 四

白駒四章章六句

傳民適異國。□□□賦黃鳥。

申公說曰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

乃作是詩。

序黃鳥刺宣王也。魯傳列此篇於王風則非宣王之

說耳。鄭氏云刺其以陰禮敘親而不至聯

兄弟之不固以為棄婦怨其夫之詞不通。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疏義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已。○毛氏曰穀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

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

不久於此而將歸矣。○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

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

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選定安集之時

矣。據魯傳此篇當是幽平時詩。東萊此論未免拘于小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

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詩經傳家 卷十四 五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氏曰處居也。黃氏曰不可與處則不相顧矣。

黃鳥三章章七句

傳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嫺而不

見收恤之詩也。魯傳此篇亦列王

風。鄭氏云刺宣王之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其樛切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善氏佐曰不我肯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

則不相恤矣。

也最著  
也最著  
也最著

毛氏曰：樗，惡木也。○爾雅曰：婦之父母，士之父母，相謂為昏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切六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毛氏曰：蓬，惡菜也。鄭氏曰：牛藟也。陸氏云：今人謂之牛蹄。復，反也。○

王氏曰：蓬，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蓬之不如也。就宿，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思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詩經傳攷 卷十四

六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毛氏曰：藟，惡菜也。陸氏曰：藟一名藟。荒之藟可蒸以禦饑。○蘇氏曰：

特匹也。成，依論語作誠。○王氏曰：藟，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藟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 三章章六句

詩經傳攷 卷十四

七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宣王，宣王也。考，成也。如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是矣。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備而通明矣。

傳斯干落窺官也。鄭氏曰：宣王，宣王也。考，成也。如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是矣。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備而通明矣。

秩秩斯干，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歐陽氏曰：秩秩，流行也。千，謂也。南山，鎮京之陽，終南山也。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宣王作室，後臨水，前面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歐陽氏曰：猶，鄭訓爲圖，爲謀。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疑慮而謀爾。多與兄弟相疑忌也。朱氏曰：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詩經傳文 卷十四

八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孔氏曰：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劉向傳：宮室之美，先王作之，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雖在西廊，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小狹小可知。幸于日，居處二句，要見似續意。居處，似其陟降上下，笑語，似其津與便游。○張氏榜曰：笑，悅豫有協，羣情意語。漢汗有集衆思意。

前代氏注作格

約之閣閣。各榑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鄭氏曰：約，謂縮板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榑，謂擗土也。然後榑之也。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鄭氏曰：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毛氏曰：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孔氏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

詩經傳文 卷十四

九

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毛氏曰：如人之鼓，疎翼爾。○孔氏曰：言宮室之制，如歐陽氏曰：棘，義當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疎顧也。○鄭氏曰：伊洛而南，壽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蘇氏曰：伊洛而南，壽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疎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舉也。言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勢似鳥飛也。

居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寢

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有覺高大也○鄭氏曰覺直

也○孔氏曰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噲噲猶

快快也○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正謂

正寢寢謂室之與突也○歐陽氏曰晝夜寬

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鄭氏曰噲噲其正所謂

陰室也○古者故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

詩經備攷卷十四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

竹葦曰簟○孔氏曰簟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

與風與也○鄭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熊羆之獸

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鄭氏曰考室時當有

此室之役發於夢光而開子孫之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曰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孔

氏曰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明其法天人所爲

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鄭氏曰大人占之與

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熊羆在山陽之祥

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范

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

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

鄭氏曰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傳物通達則占事如來

熊羆羆爲男子之祥虺蛇陰類爲女子之祥○

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王氏曰人

之精神與天地陰陽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

夢之吉凶○鄭氏曰吉夢感通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

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半圭

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氏曰女以象者

詩經備攷卷十四

孔氏曰璋者欲其北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王氏曰

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主而弄

之璋者璋半圭也○孔氏曰嗶嗶者聲大也○鄭氏

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

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

鄭氏曰諸侯也○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王氏曰其泣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毛氏曰褐裾也○孔氏曰

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  
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  
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  
輔氏曰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  
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

詩經備考  
卷十四  
三  
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官室之面勢而顯其親睦二  
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  
除鳥鼠故去則官室成矣故四章言其外則  
壯軒窗如五章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則  
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謀言其方升也觀其  
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謀言其既處也六章  
下皆頌禱之辭○黃氏佐曰首章言居室之美而  
頌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言居室之美而頌其子

孫之賢夫人曰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爾宗  
落之艱多憂子孫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禍  
諸詩之終以表善頌禱之功不可不備爾考室先儒謂  
為王之後宮室毀敗理勢或然爾考室先儒謂  
汎作王者落成之詩亦可詩故爾宣德日安得  
有考室之事則固矣或又疑下管新  
宮恐即此詩又鑿甚不若序說之長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序無羊宜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  
傳無羊考牧也孔氏曰宣王遊牧官得人牛羊蕃  
申公說曰無羊宜王考牧史稱美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而純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犝○歐陽氏曰宣王既修厲  
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美  
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  
此之多也○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  
有多少也牛犝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犝者之數  
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濺濺然也王氏曰濺濺和  
動其耳濕濕然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  
鄭氏曰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爾牧來思何  
詩經備考  
卷十四  
三  
義切何笠音或負其候音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鄭氏曰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  
也○毛氏曰何揭也義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  
也○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候糧從牛  
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鄭氏曰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

歸也

歸也。曰：薪和曰蒸。○毛氏曰：於於兢兢，言堅強也。

也。養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入牢也。○鄭氏

曰：此言馴擾從人意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不

也。於於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

不其耗敗也。不言牛者，牛不耗敗也。言羊得其性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旄旗也。維，維旗也。大人占之，衆維

魚，衆維豐年。旄，旄旗也。室，室家漆漆也。

孔氏曰：牧人所牧既暇，乃復當作爲王典夢。○黃氏

此夢非頌之詞，牧事關國家之盛衰，則當應之兆，宜形於牧人也。○歐陽氏曰：衆

維魚矣，但言魚多爾。○朱氏曰：旄，郊野所建，統人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古

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孔氏曰：牧人既爲此夢，

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

人占夢之法占之。○歐陽氏曰：魚之爲物，生子最多，

則野草茂，室家漆漆，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

是國之休慶也。○呂氏曰：以斯于無羊之卒章觀

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

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

爲可願哉。

東萊呂氏曰：斯于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

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

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

終之也。宣王之大德，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

論其大體，宣王一世之賢君也。○韋子曰：猶亂

人善，任如六月，朱毛江漢，常武所頒，是矣。○平王

命，將大張征討，何至東遷避犬，奄奄如小侯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也。

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

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作

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

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

說：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

憂之，作此以諫王焉。○傳：桓王伐鄭，缺四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古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切。師尹，具爾瞻。憂心

如惓切。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切。○

毛氏曰：典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

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李氏曰：春秋

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具，具瞻視。惓惓，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民見其所爲

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旣

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黃氏佐曰：太師重

之安危，所寄生民之休戚，所關宜其世第三公。○江

今乃如此，何用不察。察則有以知其不善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切。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韓氏曰  
不平謂  
何問得  
甚矣  
字也  
而子思  
事何於

薦瘞音瘞切。何。張亂弘多，民言無嘉，惜七威莫懲。

毛氏曰：猗，長也。○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

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

謂何猶云何也。○毛氏曰：薦，重也。弘，大也。○王

氏曰：薦瘞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瘞，以言其薦瘞

之未艾。○李氏曰：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

無嘉，蓋爲民無善言，但怨謫耳。○毛氏曰：惜，曾也。

○鄭氏曰：懲，止也。○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

平其心，則人之榮辱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去

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謫謫其上，然尹氏曾不

懲創容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音抵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切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均平也。孔氏曰：尹氏爲太師之官，是

居維衡之任。○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劉氏

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呂氏曰：空我師，如

空其同空其地之類，蓋口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

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

而告之曰：吳人不弔，不宜如是之空我師。疏義曰

干政曰：切黃氏曰：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音火姻亞，則無廬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

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

毛氏曰：殆，危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鄭氏曰：婿

取一人名云亞者，言一人廬厚也。○鄭氏曰：瑣

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朱氏曰：

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

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去

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

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音鞠。音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扁，俾民心闕。音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訥，亂也。○鄭氏曰：

戾，乖也。屈至也。○毛氏曰：闕，息夷，易違，去也。蘇氏

也。○朱氏曰：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

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

三章勿  
國君子  
皆王則  
此君子  
亦當  
說校  
考得

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夫爲政不平，以召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呂氏曰：鞠誦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惡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罪，而民之惡怒遠矣。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詩經備攷卷十四

鄭氏曰：定，止式用也。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言月日益甚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毛氏曰：病酒曰醒，成平也。○鄭氏曰：國之有威，其紀綱法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不辭王出也。○呂氏曰：前章旣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

相其餘  
第其狀  
如不  
然非此  
詩也

乎何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王之專任尹氏也。誰者，不敢斥王之辭也。鴛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陽氏曰：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呂氏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韓詩薛氏章句：騁，騁之所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憖，亦如相驍矣。詩經備攷卷十四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關相殺傷也。夷，悅也。其相和順而說憖，則如賓主飲酒，相驍酢也。○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視其矛戟，如欲戰關。及旣夷平悅憖，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驍酢，不以爲怪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吳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愍其心，覆怨其正。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王毛氏曰家父大夫也

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五爾心以畜萬邦

毛氏曰家父大夫也孔氏曰作詩刺王而自稱

論或指斥怨怒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盡

下情與上改格而已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

自稱○鄭氏曰究窮也訛化畜養也○朱氏曰家

父作爲此誦以究究王政昏亂之所繇冀其改心

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謂威使人不得

言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

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詩經傳云卷十四

尹氏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

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

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焉

用人得失天下利害國家興衰繫之矣惡可獨受

王心幡然悔悟去一尹氏羣小自去則萬邦之亂

不崇朝而復治矣據春秋家父求車則此詩當

宜於桓王之世不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傳西周喪也口口口口大夫傷之賦正月

中公說曰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

正月繁切哀霜我心愛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音憂以痒音

毛氏曰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

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

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建巳之月

急恒寒若之災傷害○鄭氏曰訛偽也呂氏曰凡

萬物故心爲之憂傷○鄭氏曰訛偽也呂氏曰凡

皆謂之訛言孔將甚大也○歐陽氏曰霜降非

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

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於上也訛言非

無日毛氏曰京京愛不去也王氏曰京

大夫言已獨爲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

君臣不知憂懼也○呂氏曰瘋愛幽愛也○劉氏

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愛在

詩經傳云卷十四

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瘋憂至於痒病人所不

知也毛氏曰瘋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

口音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瘠病也莠醜也王氏曰莠惡也○愈愈憂

懼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

也○鄭氏曰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

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朱

氏曰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

之憂心益甚張氏曰好言莠言之言莠言謂謗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憂心惴惴音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去聲其臣僕哀我人斯音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惴惴憂意也王氏曰惴惴也陳氏曰無祿猶言

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

其家之賤者朱氏曰古者以罪人為臣僕凶國所

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

○孔氏曰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

得天祿乎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言民無

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詩經備攷 卷十四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平聲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疏義人

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朱氏曰殆

危夢夢不明也爾雅曰夢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

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蘇氏

曰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者不知

此天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中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歐陽氏

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歐陽氏

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歐陽氏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其其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音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

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

何也○毛氏曰故老召之訊問也○鄭氏曰侮慢

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

祥之甚孔氏曰既不能止訛言而愛好詭譎其信

之甚言其不尚道德毛氏曰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

聖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

詩經備攷 卷十四

訊之占夢則其迷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

聖而上下同德如鳥雌雄無以相別也○子思言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辭然焉君

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嚴氏曰不敢不曲身體壓  
也不敢不累足體陷也天

地必無壓陷於身處亂世科出其所號呼而爲此  
意外不可謂其必無而不懼也

言者又皆有倫理工民口號非徒也乃有倫序有脊理哀今

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毛氏曰

**蜴蜥也**  
氏曰蜴蜥之性見人則走○宋氏曰蜴蜥之類也○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

六書易傳如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冠上

之。非方則矣也。故賢也。既不過天。恐不終其

不傲不局謂地益厚不敢不踣  
進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田有苑音營其特天之扞音几我如不我克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經傳攷 卷十四 三

鄭氏曰阪田崎嶇堦墉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

○毛氏曰抗動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

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乎  
阪田之中而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

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倚之惟恐其不及也

爲法也如恐失我爾○鄭氏曰旣得我執畱我其

禮待警警然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

氏曰曾不力用我也胡氏曰。拯有齟齬頓挫之意。黃氏佐曰。沈氏卽求責無已。

盡道以勸勞之事之意  
郭璞曰皆敗壞賢者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方焰切之。

方揚軍或滅之赫赫宗周褒捕毛切姒似音切威呼桅切之。

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

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

爲燎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  
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惑誠可駭也○

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

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時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  
周也據魯傳云西周喪敗申公云周室去亂其

爲東遷後之作可知。况言幽王季歷之時。誰敢顯斥褒姒名乎。○歐陽氏曰。上七

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

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

詩經備考  
卷十四  
五

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輪

爾載將七羊伯助子。

毛氏曰窘困也。○鄭氏曰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

棄輔，喻遠賢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韓是可解脫之物如今將請伯長也○鄭氏曰

輪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

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日爲淫

嗛嗛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

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窮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呂氏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援不能已手無至於領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音云于爾輔音云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

毛氏曰貞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鄭氏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歐陽氏曰曳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

詩經備索

卷十四

主

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李氏曰不棄爾輔貞以爲末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于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爲喻張氏曰將車以益輻大臣即吾輔所以益國也之賢僕將車賢即吾僕所以助力也輔輪已用公慈于路俱作欲救之之辭朱子直以爲終難踰險而無難不及

魚在于沼之切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云憂心慘慘之切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感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于衰亂之朝鄭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鄭

氏曰其潛伏於淵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感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也慘慘憂愁之至也呂氏曰魚雖然潛伏于深淵亦爲網罟者所獲士君子在山林亦爲羅罟者所羅言危亂之世有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鄰近云旋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孔氏曰時權臣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燕雀處堂突決棟焚而母

詩經備索

卷十四

主

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毛氏曰慙慙然痛也王氏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其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

此音云彼有屋蔽蔽音云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音云是桀音云卓音云哥音云矣富人哀此惻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蔽蔽陋也○鄭氏曰穀祿也後漢書作速速方穀注云謂小人乘寵力穀而行之也○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

經 67—334

曰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月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長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者歸天子不用善人也賦善也○古傳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

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未嘗書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

詩經備攷卷十四

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減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誅於日月之災○許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緣也臣也小人也皆於前地能與惡王心而敗政事故誅見於天也

爆爆切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切莫懲

毛氏曰爆爆震電貌震雷也鄭氏曰雷電過常而電失序不安不善沸出勝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舉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惜曾懲

止也內語兩王三年而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固必安山川崩川竭必竭之徵是歲三川竭疑即此時

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歌陽氏

言陶氏

公友乃

時和

司發

者也

陶氏

位十一

年至

八年

以友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司徒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童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切維趣切馬橋維維師氏豔妻煽扇方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厥橋皆氏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宋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膳夫上士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

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

詩經備攷卷十四

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孔氏曰師氏掌國也失之事司朝即國也○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

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李氏曰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于內則其勢熾結不可解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微我將屋田卒汙音菜曰予不戕在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鄭氏曰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



孔氏曰  
作我之  
名聲者  
名聲之  
名聲之

孔氏曰  
公孫內  
公孫內  
公孫內  
公孫內

特以此  
列明也

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撤毀我牆屋  
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毛氏曰下則我殘  
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  
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何氏曰三代之  
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厥民而告之故詩人曰胡  
為我作不即我謀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園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宜侯多藏去不怨  
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  
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鄭氏曰專權足  
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飲之臣言不知  
詩經備攷卷十四

厭也慙者心不欲自強之辭爾雅曰慙言盡將舊  
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畱衛王陳氏曰得三公權故  
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工漢書帝時又  
西園有三公之錢在由王時此錢歸之向矣  
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黃氏曰以  
鼂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鼂鼂切  
民之孽音匪降自天音背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詩人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  
自謂勞鼂鼂衆多貌陳氏曰無罪猶且見毛氏曰  
尊猶尊尊音背猶尊尊音背猶尊尊音背  
曰尊聚談也音背猶尊也音背猶尊也音背  
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

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  
也蘇氏曰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音背四方有瘼音背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里居瘵病也美餘也○鄭氏曰

逸逸豫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使餘我獨居此

○王氏曰微通也朱氏曰不通以言其窮也其窮

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不

敢傲我友自逸有獨盡職未公其同

天受感悟若相意不徒安於命而已

詩經備攷卷十四

之木皇父罪之魁以致流離破

之敵其子也亦永日明正五事建大中則日

月理于上庶幾傳曰皇之不極特則有日月不修

道則其德亦私人也進威福辭左右卿士皆

之為之勝地因之震川從而沸也何者日食為陰

侵陽臣專君妾婦乘夫之咎況當正陽之月乎地

王道修明則百川流暢而海安瀾五刑以水為本

然猶彌之於亦在人君一身而後變見于上者非平

德則凶禍為祥高宗成王是也若其冥然不知覺

官閑治而天下之亂息矣慎選左右左右正而百

政惠而民被其澤矣。民心既悅，天與昭回，有何災異哉？故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且不可欺，而況於天子乎？漢成哀時，日食地震，滿地皆見者，龍臺賢而溺，趙后也，周大夫所刺，夫豈誣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劉氏讀詩時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與傳義合。

申公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誓御之臣閔之而作。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常為刺厲王。

浩浩昊胡老切，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音斬伐四國，旻音明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去

無罪，淪胥息魚切以鋪音烏焉。

朱氏曰：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

毛氏曰：駿，長也。○鄭氏曰：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毛氏曰：穀不熟曰饑。

蔬不熟曰饑。○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胥，相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

歸咎。曰：天之生物，浩然而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

既生之而又降喪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

迅烈，曾弗之慮，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

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

不徧焉，何也？鄭氏曰：言王無德，民無辜，而天既遇

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舍勿論。若此無罪而使之率相引而徧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弗慮弗圖，以下指王亦有理。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音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音復出為惡。

孔氏曰：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氏曰：戾，定也。勛，勞也。○鄭氏曰：正

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長是也。○孔氏曰：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

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

詩經備攷 卷十四 三

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勛。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

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微懼

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

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刑善而王反出為惡，言其惡所以當亡也。○王氏曰：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已成故也。○既滅，如

王氏說作其道已滅，乃無礙。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

相與即  
各執意  
胡不者  
詞

不退不  
遲說  
不為不  
可

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凡百君子謂衆在位

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俊君子呼天而告之曰

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

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愛之則又告其羣臣使

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

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蘇氏佐曰各敬爾身只是勸躬盡瘁

夙夜朝夕不使其流於放肆也○鍾氏曰君子

處此身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音曾我誓音御音憊音憊音切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辭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遂安也詩氏曰遂進也易誓御侍御

詩經傳攷卷十四美

也國語曰居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

曰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

能恤而安之曾我誓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憊

憊然日以憂病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

用此事以告王者黃氏佐曰聽言則答言逢迎為

則退畏禍而去之也於敬身之義何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但辭可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毛氏曰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瘁病也不能言

言之拙也孔氏曰可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難欲

善之又曰言之○毛氏曰可也○可矣世所謂能

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蘇氏曰言之忠者世

之所謂不能言也於中心非徒出諸口舌也常可

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

巧好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

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

歎之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

詩經傳攷卷十四美

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者王

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

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

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范氏曰君子閱周之將亾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

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幽王驍亂大大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去者不肯曰

予未有室家鼠思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死

如范氏說覺矣○王氏曰鼠思憂思也○毛氏曰

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  
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  
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  
者於是憂思泣血其出言舉皆疾之故詰之曰昔  
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而海黃氏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  
去者尤甚于上三章也蓋徒責之而不言時世之  
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于不近人情者而彼  
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遷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  
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遷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  
詩文周宗既滅靡所止矣則必非未然而之詞謂  
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都也若止以其去而召  
之來則曰遷曰歸皆可何爲以遷爲辭乎蘇氏以  
爲屬王流遷卽以爲王都遷乃流放之地從來

詩經備攷

卷十四

朱

不聞稱都何如東都  
王城之明白可據也  
韋氏曰此詩魯傳云王室播遷大夫去之申公亦  
謂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者替御之臣問之而後  
則周宗既滅靡所止矣則必非未然而之詞謂  
詩故云靡所止定也不必同護作周室之法度  
亦不必解云國將滅亡矣如是則謂爾遷于王  
明是招徠舊臣遷于王城而有託言無害而不來  
者故詰之曰爾昔奔出誰爲爾作室  
而今患無室家哉子故取萬氏之說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新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十四終

詩經備攷卷十五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鼎玉鉉

攷訂

小旻之什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閔焉蓋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

說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傳大猷四字賦小旻  
朱氏集傳本申說也

旻天疾威敷

于下土謀猶回遹

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朱氏曰旻幽遠之意爾雅曰秋  
邪通辟也朱氏曰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

氏曰邛病也○嚴氏曰旻天以仁閔爲稱今乃迅

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

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

猶邪僻不知更待何時而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

過豈可緩乎張氏曰臧者宜從而不從不臧者不

爲邪僻之謀而視之使人其病也

淪淪吸詆詆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

淪淪吸詆詆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

不滅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誠誠言相詆也。對向確曰

而從邪議欲欲相和而背君子。○孔氏曰王不用

善臣又棄職事。謂其供職也君臣並皆昏亂故

云謀之有善者君臣俱於是背違之謀之其不善

者君臣俱於是就依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

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鄭氏曰底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卜筮數而資龜龜厭之不復告其

所聞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其適可從故所

為不成。○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謀事者衆詢

詢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當其咎責

者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退步何以異乎。○鄭氏曰此章言謀之非其

會行之人非行過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維

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

毛氏曰古昔曰先民之聖賢也程法經常猶道通

近也○鄭氏曰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

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

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

得遂成也。○毛氏曰潰遂也先王成事已行之法是

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韋子曰

先民即指先公先王如文謀武烈是也。大猶古今

通行之大道治國平天下之經也。匪程是欲小祖

宗法度匪經是變亂古法之意。喪亂之世多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庸

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靡大也。孔氏曰

○詩詩作靡靡猶無幾何也。○毛氏曰人有通聖

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

者有治理者。○孔氏曰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

何用小人乎。○朱氏曰淪陷胥相也○蘇氏曰雖

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

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

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者從

之而行苟不疏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

已。○孔氏曰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溺敗也

而不敗言言則此章望以用賢然止迷賢者名目

不放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涉曰馮河馮陵也徒搏曰暴虎○鄭氏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不知當畏慎小

人能危也○毛氏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

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水恐陷也○朱氏曰衆人之

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

我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

衆子曰國事者最忌爭強而昧遠猷謀論清

節而不進斷也蓋國家大計惟忠貞沉毅之士可

爲而推至於保保衆人無識而妄說必不可用也

上并察其與謀者何如人其人果憂國忠主明

是事與雖拂衆議而獨從之可矣

奈何與小人俱依違而誤大事耶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四

說鳴鳩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詩故曰非

刺上也兄弟相戒之辭與魯傳說同

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宛小貌○陸氏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

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歐陽氏曰謂此鳩雖

之志而下不自勉奮飛會鳩之不如以墜孔氏

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先王也

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蘇氏曰二人文武也君子愛傷念其先王有懷

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呂氏曰念昔先人周室

其人純謂文王武王也○歐陽氏曰其開初之人

字義不若依傳說先人二人俱指父母爲安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醉猶能溫字藉自持以勝不爲酒困也

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毛氏曰又復也○鄭氏曰今女君臣各敬慎威

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王氏曰言各則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五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楊氏曰野菽蠶也○孔氏曰

之似螟蛉之細腰者亦名蒲盧鄭氏曰蒲盧取桑蟲

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

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

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解

其外也猶可承而育之況性善本吾身所有手物

不假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

本固若千爲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兩得矣

新鄭楊氏曰中原有義庶民向能承之以養其  
子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改物而承之者其子  
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計何哉皆依毛  
鄭作刺王解也下苦朱子傳云戒之以不惟獨善  
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方是兄弟相戒之意  
題彼脊令音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鄭氏曰題之為  
言視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止息過征皆行也訓行並與易義同當○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  
連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動其身不少  
詩經傳次卷十五

休息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學華敏行今日月之  
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  
辱於先王云

交交桑扈音率率場啄粟哀我填徒典切寒宜岸宜獄握  
栗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毛氏曰桑扈  
窮脂也○鄭氏曰窮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郭璞云窮脂謂曲食  
○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可哀哉我窮盡瘁財  
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從

詩經傳次卷十五

何能得生○蘇氏曰岸亦獄也岸轉詩作岸注云  
廷日獄獄案韓詩作參案齊詩劉氏曰穀善也○朱氏曰言提  
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端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  
恐墮也歐陽氏曰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  
臨也此○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  
恐懼○歐陽氏曰此二章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  
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  
詩經傳次卷十五

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韋子曰刑以禁暴懲惡聖人恒慎之至於填寡而  
人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憂恐積怨國  
所以不可為也賢人君子安得不戰兢兢乎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曰太子謂宜  
之說放逐宜其傳親訓太子知其無罪問其見  
逐故作此詩以刺王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  
而樂故曰小弁  
傳尹伯奇口口後母鄭大夫問之賦小弁中公讀  
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鄭大夫作此詩以說其父  
伯奇○趙氏孟子注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  
弁彼鵲斯歸飛提提切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離音  
毛氏曰  
養雁也  
見棄於  
放棄而  
罪維如  
也○朱氏曰  
何而安之

離音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弁樂也朱氏曰飛鸛卑居雅鳥也爾雅曰鸛也

養雁憂也○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

見棄於父母會壽斯之不如也○孔氏曰太子既

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曰我有何罪乎問天云我

罪維如何乎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之辭也

何而安之之辭也

跖跖健歷周道鞠音為茂草我心憂傷怒音焉如擣

詩經傳來 卷十五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音如疾首

毛氏曰跖跖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怒

思擣心疾也孔氏曰怒焉悲悶○鄭氏曰不脫冠

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朱氏曰精神憤耗至

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疾

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

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

絕行人實生茂草但取茂草之微道

維桑與梓音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

千毛下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二木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蘇氏曰見

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敬依哉○孔氏曰屬者父子天性相

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氏王

日離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稟心腹也

○毛氏曰辰時也○鄭氏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

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曰何謂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惟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

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苑音彼柳斯鳴蜩音嘒嘒音有漙音漙音萋萋音

詩經傳來 卷十五

澤音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苑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漙

深貌澤澤泉也○鄭氏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

而旁生萋萋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

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

也遑暇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

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雉之朝雉音尚求其雌音

彼壞音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墳木仍  
指子仍  
之德

毛氏曰：伐伎舒貌。○鄭氏曰：鳩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爾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又鳥獸之不如。

毛氏曰：壞，痾也。謂傷病也。○鄭氏曰：寧，曾也。蘇氏曰：鹿走而雷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羣者，觀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而逐太子，其愛莫如也。

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塋路塚也。塋者，埋也。○鄭氏曰：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塋路塚也。塋者，埋也。

相去彼投兎尚或先發之行有死人尚或塋之君

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塋路塚也。塋者，埋也。

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塋路塚也。塋者，埋也。

詩經傳文卷十五

乘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兎見迫逐而

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鄭氏

乃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行路之死人人宜惡

而違之乃或塋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

有故也。○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

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

也。○鄭氏曰：當讀此詩至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亦竊

之過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韓傳而釋則所謂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紀矣析薪拖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鄭氏曰：醕，旅醕也。如醕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究察也。○毛氏曰：伐木者倚其巔

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安路之

拖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安挫折之以言

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毛氏曰：佗如

也。○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

理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矣舍

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

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詩經傳文卷十五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鄭氏曰：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

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鄭氏曰：窮高極深

王隱情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

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朱氏曰：王卒以褒

奴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東萊呂氏曰

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

聞之將何功於好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言耳

屬于垣之謂也小升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

屬于垣之謂也小升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

小弁之詩毛氏以為幽王放太子宜咎太子之傳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鄭大夫問之而作詩以諷焉本詩說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子作春秋托始平正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乎從傳說然矣第伯奇不過一大夫子耳焉得云無易諱言耳屬于慘慘於故處乎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申公說云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切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詩經傳

卷十五

主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

陽氏曰大夫傷遭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

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

之世天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李

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實畏謹無

罪也朱氏曰謹審也此自

亂之初生謂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市專沮音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鄭氏曰謂不信也朱氏曰信始○毛氏曰涵容也

遺字  
重音  
王心  
轉移  
此即  
第下

○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沮止也祉

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

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

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

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

子益病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恨之言播動君子人

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嚴氏曰亂

出於讒讒生於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嚴氏曰亂

讒之口持不斷之意者聞羣枉之門也凡聞人

之言當辨白其是非今忠說不分是以邪正混淆

不分則讒邪得以肆虐長此不悟大亂無已時矣

故祉以納忠諫怒以擊姦佞千古不易之道也焉

而遄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喜怒以遇惡

生亂則從起矣

君子履盟亂是用長音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快音匪其止共音維王之功其恭

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氏

曰屢敕也盜謂小人也凡氏曰說者小○毛氏曰

俠進也陳氏曰進而不舍也○鄭氏曰平病也○王

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則任賢安能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古

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何隙抵巇以同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朱氏曰然此語人不能供其職事徒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音義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音切忖度之躍躍音切覓兔遇犬獲之

毛氏曰奕奕大貌○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王氏曰莫定也○毛氏曰覓兔狡兔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之狡兔遇犬則獲之○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

以見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朱氏曰反覆與比

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嚴氏曰

在柔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音義之蛇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義顏之厚矣

毛氏曰在柔柔意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

○歐陽氏曰以柔木止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者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古

謂往來行道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蛇蛇乃舒遲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繇心也歐陽氏曰碩人能言徐緩敢為義較顯朱氏曰碩言為善言非○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碩不知耻其顏厚矣

呂氏曰善人易攝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道之言者如風過耳心焉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視其言然使其加懼則不為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義無家音義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虺音義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詩經備攷 卷十五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奉力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

○鄭氏曰職主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虺之疾人情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毛氏曰所居之徒幾何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艱難其持心甚嚴如逝之也梁魚梁

也梁氏曰○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

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

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語已也明矣○歐陽氏

也○伊誰云從維暴公之語是從亦有見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

詩經備疏卷十五

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

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

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

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

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鄭氏曰女即不

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

女之身乎女今不入我門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

察之辭○張氏曰天以照察言聰明昭威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支攪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朱氏曰言其往

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祇適也何近之我梁

適亂我心使我疑女○歐陽氏曰不自北不自南

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謬

言爾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車壹者之

詩經備疏卷十五

來云何其肝切

鄭氏曰違暇亟疾也○朱氏曰肝望也○字林云肝

云肝謂而望是也○呂氏曰謂女行之緩乎何爲

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女行之急乎何爲復有暇

而脂車也○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

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朱氏曰何不壹來見我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毛氏曰易說也○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丘

氏曰爾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今還而不入

此處用  
字誤  
此處用  
字誤

謂不諧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

日不為諧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何不壹來

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氏曰亦以見其不

伯氏吹壎音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音切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

和如壎篪音仲氏曰上日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

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音仲氏曰如貫弁

毛氏曰三物犬豕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音仲氏曰

請經備攷音仲氏曰卷十五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音仲氏曰面目視人固極也

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音仲氏曰陰變離日一名射影江潛水作

影射之或曰沙射也音仲氏曰視姑音仲氏曰也音仲氏曰孔氏曰說文

姑面也音仲氏曰反側不正直也○鄭氏曰奸

猶善也○歐陽氏曰女隱匿形迹能使我見不

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女今乃

人爾目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

得不知女之諧我乎音仲氏曰者雅其好也是以極

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

此處用  
字誤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謂蘇公不忠於其君不

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紀之其絕之

也而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詩也示以

欲出三物要之以諷而作爲好歌以俟反側不我知

於棄言手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校暴公之

謂我則善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歸此悔悟

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

推惡其便合也○鍾氏曰暴公是蘇公故交故

此詩所以交情責之不然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音仲氏曰

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音仲氏曰巷伯是

詩經備攷音仲氏曰卷十五

人亦奄人又寺人○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

○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于

諂則幽王之

說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

此詩音仲氏曰傳幽王缺六

妻音仲氏曰今斐音仲氏曰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

毛氏曰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音仲氏曰鄭氏曰喻

也錦文如貝繇妻今斐今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

甚之者言爲禍痛深疾之之辭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音仲氏曰與謀

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哆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

之名○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南箕箕星

也鄭氏曰箕四星哆然踵狹而舌廣○陳氏曰南箕

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

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妻斐張大以成之爾

○朱氏曰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緝緝切翩翩音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嚴氏曰緝緝如

鳥之飛相與經營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諧

人爾無他營爲也○王氏曰不慎爾言聽者有時

詩經備攷卷十五

而悟謂爾不信矣嚴氏曰虛言無實有時欺

捷捷幡幡音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陳氏曰捷捷僂利貌幡幡反覆貌○嚴氏曰女能

諧人人亦能諧女其禍將遷及女矣董氏曰使王

人以其自遷然人誰不欲遷

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氏曰好好喜說

將矣得罪也○蘇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

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黃氏佐曰末二

句欲抑遏乎彼

而扶出此益覺

而不可不爲之時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必二豺首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

北方寒涼而不毛吳吳天也鄭氏曰何與吳

曰再言彼諧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

也不食不受言讒諧之人物所共惡也孔子曰好

楊園之道音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鄭氏曰欲

詩經備攷卷十五

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讒人欲諧大臣故

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孔氏曰天官序

極不獨諧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

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

大夫果多以讒廢者傳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

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者知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僕朋友口口口口之賦谷風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如怨小必記  
昔小人之交也天下皆謂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  
建既極人君之所以風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  
則人不合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  
樂女轉棄予

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  
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將且也恐懼喻遭  
厄難勤苦之事也○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

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已厚也○毛氏曰將安將樂  
詩經傳哀卷十五

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  
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

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  
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益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要切將恐將懼音至予于懷將  
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王氏曰風之扇物

則德義相引○鄭氏曰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  
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五同切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以危切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  
不死葉萎枝者○鄭氏曰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

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

奈何思我大德思我小怨乎  
孟子曰交遊之不終不識大小故也陳餘張耳正  
為不識大計所以內終苛誡其大者明利害審成  
敗大德而思小怨變之所以不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序 蓼莪 王也 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詩經傳哀卷十五

中然說曰蓼莪王室昏亂護邪肆行其大夫七有  
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傳缺十二  
字上有思字下存母字似是孝子  
行役而哀思不得養其父母爾

蓼莪者我音切匪我伊蒿音毛切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

毛氏曰興也蓼莪長大貌○嚴氏曰始生為我長  
大為蒿為莪猶可食為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

身之辭也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有猶人  
言寸草心報三春暉鄭氏曰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

其生長已之苦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音切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切

毛氏曰：為牡戔去刃切也。陸璣疏：月，鄭氏曰：瘁，病也。

餅音平之罄苦定切矣。維音雷之耻。鮮音上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餅大，罄，盡也。○朱氏曰：餅以泄之

，以畜之。二者交相賴也。餅取給於母，親仰給於

子，理相似也。○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

從役，其生不如死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劉

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

歸投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我，長音上我育我。顧我

詩經傳攷 卷十五 子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鄭氏曰：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

○孔氏曰：拊，拊循也。○鄭氏曰：拊，其也。○朱氏曰：畜，亦

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

懷抱也。○朱氏曰：拊，本其孕我之時而言。孔氏疏曰：

是父，言謂孔氏之也。長，謂和滋養也。其長大也，

顧也。○朱氏曰：顧，又顧及覆不能舍是也。腹，謂

○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

大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

苦見役，飄風，南山則烈烈然。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

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穀，

養也。○孔氏曰：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

常辭。○朱氏曰：我獨何為，遺此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樺之謂也。○毛氏曰：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鄭氏曰：卒，終也。

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朱氏曰：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

在役所，不得見之，歐陽公讀其過泥，玩辭長之，生

悲慘之景，哀哀二字，非恨詞，實悲痛之語。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鄭氏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口口賦小東。

有饒音音藎音音，有採音音棘音音。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音音言顧之，潛音音焉出

涕。音音



毛氏曰興也饒滿簋貌殄然食也揀長貌

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砥謂礪石也

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

其平也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君子則行其道小

人則供其役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毛氏

曰聰反顧也李氏曰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毛氏

曰聰反顧也李氏曰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毛氏

小東大東李氏曰東方之賦役莫不歸是而西輪於周也

公子行彼周行戶郎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李氏曰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主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蘇氏曰自周

也說文曰杼持緯者也○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

父經○毛氏曰空盡也鄭氏曰小亦於東大亦於

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糾糾

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朱氏曰佻輕薄不

索勞苦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王氏曰公

曰疚病也○朱氏曰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

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列音洗音泉音無浸音稷音契音寤音歎音哀我憚音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列寒意也側出曰洗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鄭氏曰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

洗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周之

賦歛極盡之極盡之則困病亦猶是也尚庶幾也

曰析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王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

安之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主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氏曰東人譚人也諸氏曰東人也來勤也西人京

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氏曰職主也東人勞苦

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

甚也○毛氏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人也孔氏曰卑賤之屬是試

用於百官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

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人亦衣熊羆之裘而私

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

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樂。翰翰胡大，佩璫音送，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音企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翰翰，玉貌。朱氏曰：翰，瑞也。鄭氏曰：佩璫，佩之。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河關括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河精上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星，然如開。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星之行天，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翰，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三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音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戶郎

毛氏曰：皖，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服箱也。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續也。長庚，星名。在東，所以啓明之明，在西，所以續日之。

長挾畢貌。孔氏曰：上言挾長貌，此畢所以掩衆也。畢，畢星也。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輪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嘗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朱氏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毛氏曰：挹，斟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其舌，其方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三

而見困，甚怨之辭也。孔氏曰：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望之明處，歸然耳。

不給，則政厲而民離矣。或者謂冠戎水旱，但乘不塞川源，而為滋汚，其禍無日矣。古之聖王，薄賦歛，廣畜積，以備水旱，不幸罹災荒，足以相恤，即幸然有年，不事波括于民，而師備南飽，是操何術哉。賦

役均而用度節周王則東方川力以泰和人所謂取盡錫銖用如泥沙國安能久乎人君味哀我憐人之辭毋自剝其管衛而滋民之怨雖有冠戎水旱亦無患矣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說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此詩傳佚文

役玩我日構禍盡瘁以仕寧莫我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乃夏之

月也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何爲使我當此亂

詩經傳文

卷十五

手

世乎疏義曰四月暑方來必以六月而去暑去有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切許貴具腓切非亂離瘼莫矣爰其適

歸爰家語作奚朱氏傳作奚

毛氏曰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鄭氏曰具

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丘氏曰離離散

也○毛氏曰瘼病適之也疏義曰肅殺用威何物

安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

烈烈然而虐風朱氏曰善也民莫不善而我獨

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害

言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民猶嘉卉

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繇也

○賊害也言王殘害下民而莫知其故此朱傳優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易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朱氏

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

詩經傳文

卷十五

手

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也漢也○朱氏曰紀

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

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

瘁病也有譴有也黃氏佐曰經帶包絡有不忍

匪鶉音匪鶉音翰飛戾天匪鱣音匪鱣切潛逃于

淵鶉音鶉

毛氏曰鶉鶉也李氏曰石以爲鶉鶉之鶉則無戾

漢說文曰鶉鶉鳥也鄭氏曰鶉鶉高戾至也言鶉鶉

也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薇居月隰有杞居月楸居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氏曰杞枸櫞也楸赤楸也○鄭氏曰此言草木

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

愬之蘇氏曰楸或作美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

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家語子曰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

之在德近而求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

國者乎事在異端上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

而賜人以政在論臣夫制之而求諸侯之實以蔽其

明故曰政在論臣夫制之而求諸侯之實以蔽其

詩經備攷卷十五

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殊

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傷者侈不節

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我臣

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

者政之所欲也同乎哉

幸子曰幽王之世亂政日滋小人得肆其殘賊上

君子動輒觸禍雖盡瘁以仕猶不免焉亦可哀矣

曰我日攝綱者方正迺俗日罹罪戾欲高飛遠走

何可得哉維以告哀恐懼之甚不敢盡言之辭也

詩經備攷卷十五終

詩經備攷卷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甫調鼎玉鉉

攷訂

北山之什

說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音士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鹽音憂憂我父母

詩經備攷卷十六

李氏曰杞枸櫞也○毛氏曰偕偕強壯貌士子有

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鹽不

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

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朱氏曰言以王事而貽

親憂也

薄音天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曰許濱涯溥皆水

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渚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崇是四畔近水之



冥冥昏晦也。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鍾氏曰：類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憂細玩如字。可得不出之義。○黃氏曰：口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所以無思無將大車維塵。雖今無思百憂。祇自重聲。今鄭氏曰：雖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重而遲。○韋子曰：用人之際不謹戒於前而徒悔於後。無益也。況小人多險詐。不得志類能竭智竭力以示可用。既得志則勢利昏迷。盡喪所守。憂且及於國家矣。擇薦舉者可不慎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亢野。音二月初

許經備攷

卷十六

四

苦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矣。音苦念彼共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

毛氏曰：亢野。遠荒之地。蘇氏曰：亢。初吉。朔日也。○

鄭氏曰：征行徂往也。二月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

冬寒矣。尚未得歸。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朱

氏曰：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毛氏曰：罟。網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念我獨

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音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

鍾氏曰  
難定之

開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鄭氏曰：孔甚庶衆也。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鄭氏曰：孔甚庶衆也。  
○毛氏曰：憚。勞也。王氏曰：勞我不暇。言不暇也。○朱氏曰：惓惓。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感。于六歲聿云莫。采蕭穫芻。切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毛氏曰：與。煖也。感。促也。戚。憂也。○鄭氏曰：愈。猶益也。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五

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此歲暮而

猶不得歸。又自咎其自爲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音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

鄭氏曰：恒。常也。○朱氏曰：君子。亦指其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鄭氏曰：式。用穀善也。丘氏曰：○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

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

鍾氏曰  
三章不  
於及國  
亂時以  
離以共  
濟正從  
一合憂  
出之

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  
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  
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  
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  
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  
言之也張氏曰：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  
也。○韋子曰：靖如靖獻之靖各欲自盡也共者共  
其職業有虔恭之意與不可訓助只是與正直之  
人共事同寅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聲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詩經備攷

卷十六

六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鄭氏曰：  
介助也

韋子曰：好是正直厥於神明蓋有故也人臣事主  
自身克正則所與同弗正則神有而不欣悅者乎不  
正人發政布令同有不誠而神有不欣悅者乎不  
則倫合苟容賊民誤國神且逐之惡能避式穀景  
福耶易曰：閑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按正人則小往  
大來天地交而為泰此匪人則大往小來天地不  
交而為否正直而為泰此匪人則大往小來天地不  
鬼神之聰明也至矣爾福豈或與乎哉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傳昭王南口口口口大夫憂之賦鼓鐘

申公說曰：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

憂傷而作是詩孔氏曰：鄭於中候撰河紀注云：昭  
王時詩無疑。○陽氏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旁考  
詩書史記無有東巡之事無縣淮上而作樂也

懷允者  
思之不  
信其不  
可忘也

序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音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孔氏曰：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禹貢曰：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文曰：將將聲也。  
湯湯流盛也。○鄭氏曰：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  
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尤甚淑善也。○李氏曰：言今思古之善人君子念  
而信之未嘗忘也孔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  
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  
古也玩久而忘反則為昭王可知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七

鼓鐘喈喈音淮水湑湑音淮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湑湑猶湯湯蘇氏曰：湑  
水也回邪也。○王氏曰：湑湑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  
回亦思古也黃氏曰：不謂即  
是無流連之樂意

鼓鐘伐鼗音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淮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毛氏曰：鼗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伐  
注云：鼗鼓長丈二尺三洲淮

上地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  
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妯動也猶若也。○  
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



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賢者為之憂結於心

且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若今之失所也董氏曰用於禮上其地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受其害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以瑟不僭切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先擊金以奏諸樂也

○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曰琴瑟為堂上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蘇氏詩經備攷卷十六

曰雅二雅南二南○朱氏曰箏箏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黃氏佐曰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音律分明疾徐相諧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有節所謂數如也○蘇氏曰豈其樂非古歟樂則

是而人則非也韋子曰歸子云治國家而弭人民在乎絲桐之間非琴也聲音之道原與治通古者天子省風以作樂豈為耳目之娛歟蓋政和則物大治矣昭王不於是乎陰陽風雨時而國家已久而忘反與恒舞酣歌何別無怪其南徂而不反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申公說曰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

詩此明是周王秋成薦劑因燕及宗族之詩當以

郊氏說為正序以爲刺內王君子思古而作華

詞亦未矣也篇中如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永錫爾

公卿者予毛序因失而朱傳亦非也故特正之

楚楚者茨切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

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

享以祀以妥湯果切以侑又音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曰茨茨藜也

子有三角刺禮記注曰楚茨當爲齊作茨者後

人誤與與翼翼蕃廩貌○毛氏曰露積曰廩○鄭氏曰言盈廩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

詩經備攷卷十六九

獻介助景大也○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

濟濟踴踴言有容也○鄭氏曰有容言亨飪

之也肆陳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有解

剝其皮者有炙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

持而進之者○毛氏曰勑門內也○鄭氏曰孔甚

也明猶備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

牛牛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毛



錯錯仍  
是未散  
題

尸屋法度也。有年以七律期。宜也。本元。謂  
于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馬以爲尸。過之者趨

福之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略也

莫氏曰骨肉藹而君之祿祿安小大獲

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其遂東入於溝則畝

南矣其遂南人於溝則畝東矣王傳青園陸曰先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音芬益之以祿音木既優既

渥烏學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

雰雰雪貌小雨曰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

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雪欲盛而

微而潤故於說文曰漫澤多也黃氏佐曰優有餘

雨言霖霖說文曰漫澤多也黃氏佐曰優有餘

疆場音切翼翼黍稷彧彧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詩經傳攷卷十六西

必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孔氏曰翼翼然閒整○毛氏曰

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歛稅曰穡界予也○長樂

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

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基布廣野彧彧

成文也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

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

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黃氏曰界我

謂也及賓者獻饌之謂也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

中田有廩音切疆場有瓜是剝邦角是漚居切獻之皇

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廩焉以便其田事於

畔上種瓜漢書食貨志瓜○毛氏曰剝瓜爲漚也

鄭氏曰剝創也漚漬以○鄭氏曰祜福也獻瓜漚於

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疏義曰地無遺利祭

祭以清酒從以騂音辛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骨音切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鄭氏曰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孔氏曰謂

將飲於衆人○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故謂之納亨卷十六主

也孔氏曰鸞即鸞也謂○鄭氏曰毛以告純也膏

脂膏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

合馨香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

之毛豆薦其血蕭蕤其膏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

合馨香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

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孔氏曰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疏義

曰承上章性酒言以此而承以此而事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界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丞當必恭而祀事始成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祿報以介福焉。無疆自王者言方說得去。朱晦庵何所見而俱作公卿之詞也。

###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說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傳南山

田皆所以勸農也。

俎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

毛氏曰俎明貌。○孔氏曰甫大也。○張氏曰一成

詩經傳

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

舊粟也。○毛氏曰尊者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離本

也。○鄭氏曰農人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

而茂盛。○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

髦俊也。○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呂氏曰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

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

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

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

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

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孔氏曰齊言

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毛氏曰社后土也。孔

氏曰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其土曰后土能平之曰社。○毛氏曰其工氏之謂也

九州故祀以爲社。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

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

也。○孔氏曰在東觀禮后土在南。○毛氏曰在西北

社爲陰祀其儀用饗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饔

詩經傳及卷十六

也。○鄭氏曰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

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

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嗇爲稼穡謂

之先嗇。○周禮養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

樂用鼓。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

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孔氏曰

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

害物則爲苦。○毛氏曰雨無害而歲成曰鄭氏曰御

迎介助穀養也。○毛氏曰言介助實而知禮節也

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孔氏曰此謂又當祈年以爲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干餼切彼南畝田畯音至喜切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以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鄭氏曰田畯司耆今之耆夫也○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

詩經傳攷 卷十六 九

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繇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音如坻音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榮者也茨屋蓋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北氏曰梁謂水一橫橋橋得客○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鄭氏曰如坻則

亦非一矣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朱氏曰箱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呂氏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以

南田四章章十句

農人所以報上也中公說曰大田大田人所以報上也農夫報上之詩大田人所以報上也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北庭且碩曾孫是若

鄭氏曰大田謂田畯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朱氏曰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

詩經傳攷 卷十六 九

王之所欲○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若順也嚴氏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種其種亦是防其具修其耜也○蘇氏曰農夫勤敏而黍稷茂盛如此則年豐而用足矣曾孫之所欲也曾孫之所欲也曾孫之所欲也既方既皂才老既堅既好不狼不莠音去其螟螣音及其蟊賊音無害我田穡音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是

鄭氏曰方房也謂孕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氏

曰實未堅口阜稂童梁也。釋文曰童梁草也。莠似苗也。董氏

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

齊好矣而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

所致之○毛氏曰食心曰螾食藥曰騰食根曰蠹

食節曰助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蜚幼禾也○

孫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爲我捐此匹驢而付之炎

少之中。復泔也。止飛辭也。爲語。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

古之遺法如此。

緯備攷

戶郭  
穉此有不斂穢音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莖伊

婦之利妻妻韓詩呂氏春秋俱作妻妻

毛氏曰。淦。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濕潤。淦。浸萬物。萋。

萋雲行貌。祈，徐也。新都楊氏曰：漢無極山碑，與雲祈祈。顏氏家訓引詩：亦作

典雲祁祁。古經本  
雲字。後或改雨耳。  
○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

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

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

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五穀大成民所收刈力不

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稱示此處有不收歛之

齊東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

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撝拾之以自利

也。長樂錄所曰。掘諦瓊之側。小格。掘諦。束縛之所。不及者。乘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所。亂乘。獲之所。不盡者。皆累。四念。農夫之力。所不

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保族共之既足爲不費之惠

而亦不棄於地也。黃氏曰：此俱與夫望雨之辭。

以其婦子饁彼南亩至喜來方禋

以其馬黑與其禾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言曰。耒耜以王。亦也。○禋五祀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此祭毛氏曰。辛。牛也。○鄭氏

曰王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所報焉。陽祀用粢牲。

經備攷

卷十六

主

陰祀用黜牲。○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

省民之歛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

爲報○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蘇氏曰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

前篇之意也。于此說得之亦未見魯傳也。

重農爲務。儉而樸。勤苦而不怨。與馬上得天下者異矣。而特留傳文士。用之錢。則爲周初盛王。勸農

薦祖祈年祀社及農人報上之詩可疑序以其列

公卿力農之詞豈其然哉千百世而下詩音不至

吾家自扶陽後世世宗之。

力四四章二章章八合二章章九合

君子端  
福仍積  
生者僧  
人心好  
入命統  
作大師  
王者大  
開以作  
心也

天子玉琫而珣珌徒郎切諸侯璜而璜徒郎切璜而璜

毛氏曰：「山變支前，上平也。」

傳曰君  
下者無  
所不宜

華葉並茂喻賢材美盛也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

相繼而○鄭氏曰觀見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

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

宜矣

裳裳者華音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

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其文榮如華之盛

也疏義曰和順中其外交際之頃○韋子

曰有章非僅威儀文采而已夢蕭之爲龍爲光是

詩經備攷卷十六

也有此令德是以有此福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音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

孔氏曰既以黃色興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此反

興○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朱氏曰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

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

無不似其所有也張氏曰宜者大小常變各適

言其時措之妙如此似之云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篇三百三十八句毛傳

已失詩次未考序稍更之益誤矣如此二篇與桑

扈等篇豈可分載當如孔疏自瞻彼洛矣分卷庶

文義連貫快不

及悉改正之

幸于日于諸傳而諫訓之所以王而雅樂之

有倫也孔子言公曰凡為天下四者有九經自

修身及家睦族與國武成康之治天下不遇如斯已

矣當時政事與其初會燕幸所詠歌者諒不外是

孔氏第千編次風雅以是爲序意亦謂矣自毛詩

行而三家齊魯之學者尊信而不悟其錯予請得

而辨之七月與采芣詩幽雅也又以七月一篇合

爲詩而爲風風雅也而謬作刺宣王鼓鍾昭王之

之作傳曰以燕賢也而謬作刺宣王鼓鍾昭王之

詩經備攷卷十六

南山大夫愛之而以爲刺幽王至如魚麗嘉魚

報王于敬大臣之義合矣常華采芣采芣所以

作刺王傳云天子之燕諸侯與諸侯所以報天子

得非懷諸侯之義乎不特此也谷風朋友相怨鳴

鳩兄弟相成而俱云刺幽王出車采芣皆宣王詩

而謂文王之時家父桓王之臣而作幽王之世其

乎錯如此鳥足盡信之手試披魯傳則尊賢親

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采芣人懷諸侯然有叙

正非雅之正耶性缺修身采芣毛序而正其誤不

修身則率強矣子故以所藉是以見周道之正惟

敢謂雅雅頌各得其所藉是以見周道之正惟

之原猶有一班庶不爲

老生由說所誣而已

經備攷



詩經備攷卷十七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鼎王鉉

次訂

桑扈之什

傳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申公說曰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

交交桑扈音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鄭氏曰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毛氏曰鶯

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鄭氏曰竊脂飛而

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祜福也○

天祐不輕降受者言其有承受之基所可樂者此

也蘇氏曰古之君子樂循禮義鄭氏曰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首出於身者欲有

也屏蔽也蘇氏曰樂循禮義○朱氏曰言其能為

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音不難音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舍人曰幹所以當○鄭氏曰辟君

也德外能捍蔽四表內能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

莫不法象之○毛氏曰憲法也不戢戢也不難難

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王氏曰戢則不戢難則不難

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曹氏

曰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

難則驕而生患若戢則福不盈而禍隨其後矣

○大抵功高權重者易驕故須檢而為戒勉之意

兕觥音其觥音旨酒思柔彼交匪敖音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觥角上曲貌旨美

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稱難而兕交際之間

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呂氏曰

卷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則為罰爵也○交

者上下交也情意暢時最易恣肆觀灌夫使酒罵

坐不保爵位則匪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

孔氏曰釋器云鳥罍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

云國小而柄長謂之畢○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

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疏義曰鴛鴦于飛既

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

為興○毛氏謂于其義乃畢掩而羅之取之以時

詩經備攷

卷十七

桑扈四章章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

孔氏曰釋器云鳥罍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

云國小而柄長謂之畢○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

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疏義曰鴛鴦于飛既

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

為興○毛氏謂于其義乃畢掩而羅之取之以時

也○孔氏說云小者未能飛待其能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欲也。在梁，人無害食之心，亦不疑於人也。○古氏曰：梁，鰈梁也。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遐，遠也。遠，猶久也。得遇福引之。○韓詩：賦，變也。變其獨於左。

乘馬在廐，摧莖也。秣，粟也。釋文曰：摧，馬也。艾，養也。鄭氏

毛氏曰：摧，莖也。秣，粟也。釋文曰：摧，馬也。艾，養也。鄭氏

乃予之穀，受用也。明于愛國，則委之以室，有事此，放宜久爲福。○黃氏曰：自奉養之，神如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黃氏曰：安，如恭己以受萬國之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三

南海黃氏曰：福祿人君所固有者，人臣祝君亦惟欲其享此於萬年耳。故重萬年上。

鴛鴦四章章四句

傳：頍，與音燕親戚也。

申公說曰：頍，升此燕王族之詩也。序云：諸公刺幽王

有頍者，升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

君子，憂心奕奕。亦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懌，悅也。

毛氏曰：與也。頍，升貌。說文云：頍，升皮弁也。升者，冠

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

下通服之。故知是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言嘉皆美也。言

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無他

言至親。○毛氏曰：鳥，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釋

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水曰松蘿。陸璣云：兔絲，蔓連

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

與兔絲殊異，奕奕然無所薄之。○蘇氏曰：兄弟之

於王，譬如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愛，見則

思，幾王樂之。○黃氏曰：言惟其纏綿依附如此，是

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頹而枯，以

與同姓於九族，附於王者，非自有尊。託

王之尊，是與衰辭於王者，餘意亦有味。

有頍者，升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鳥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丙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

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鄭氏曰：具，猶皆也。○毛

氏曰：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張氏曰：天子之親，散

有頍者，升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釋文曰：死喪無日，無幾

居起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

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天

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薄氣為雪。霰之在雨，水則溫，雪則寒。霰之薄氣為雪，霰之在雨，盛陰之氣在雨，則霰薄而為雪，霰之在雨，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霰之在雨，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先集聚而搏為小霰，後成大雪，是雪有漸也。○韓詩：霰，霰也。朱

氏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老至則將死之微，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此與常棣同，是燕兄弟親戚之詩。豈周道親親，惟恐疎遠而不得盡其歡，故未見則憂，既見則悅。又慮來日之無多，而及時以燕樂，不違顏氏之教，故曰：維實也。毛公列于變雅，何歟。

### 類升三章章十二句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五

傳車牽樂親新昏也。

說曰：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

詩。毛氏自鼓鐘至青燭，皆謂刺幽王，不通甚矣。如

刺王何耶？或曰：若然，何不與關雎並列？曰：關雎作

於西伯時，車牽作于宣王時，風雅之不同，以此。

間關車之牽，音兮思變，委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上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間關，設轄也。董氏曰：按說文：輶，車也。故謂之

有聲。變，美貌，括，會也。○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

須賢友共之。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張氏榜曰：未見而德已聞，故曰德音。意如戒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意。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去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孔氏曰：陸機云：鵲，微小於鵲，走而鳴曰鵲。鵲之尾長，內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鵲。兩足之美，有鵲。辰，時也。言彼碩女，來教於己，皆可喜也。此言令德，見其有是德也。○黃氏曰：辰，訓時。昏，謂之以時也。來教，是贊內治意。譽，祭也。韓奕注。

○鄭氏曰：射，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嘉如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六

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己。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云：雖無好友，此以彼。○庶幾，冀幸之詞。式歌且舞，為十故云：已身無德。

心和意暢，不能已已。

陟彼高岡，析薪其柞。○析薪其柞，其葉湑湑。○鮮

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茂盛也。○鄭氏曰：鮮，善也。朱氏曰：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與昏姻善

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輪寫而無所愛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魯馬曰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

已將有得也故其下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

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毛氏曰慰安

也○朱氏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詩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賢女之德而瞻仰之如高山之不可及大行之不易也詩也則孔子讀此而贊曰詩之好仁如此朱氏只作興意則景仰之義何若嗚呼請詩須達辭外之意况辭中之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七

音而茫

車牽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申公說曰厲王之世

而作○厲也幽也皆不可知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日營營青蠅又何據

營營青蠅係仍止于樊音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樊藩

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

人變亂善惡也○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

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陳氏曰讒言多難持心傾險而後入嚴氏曰蠅能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汗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蠅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

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青蠅集於樊籬若不必惡

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

而已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諷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鄭氏曰極猶已也○

李氏曰四國四方也○漢書注曰讒言無極則四

詩經備攷

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諷人罔極構切我二人

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

爲二人○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

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蘇氏曰讒人同構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可張氏曰構者合二人而構之他的可惡正在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舉以  
成國  
小雅  
分於  
雅歌

孔氏曰  
其借  
而一  
酒也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切豆有楚般月文核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

抗音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丘氏曰左右

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丘氏曰秩秩然列貌散

豆實也核加邊也孔氏曰核是總名此文散核與

旅陳也○鄭氏曰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偕齊

一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國君

詩經備攷卷十七

此言鍾鼓既設者以天子官縣開射位故改

射故知將○朱氏曰舉醕舉所奠之酬爵也○毛

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鄭氏

天子諸侯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

亦謂之矢○孔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鄭氏

三耦于堂西注云此○鄭氏曰獻猶奏也既比衆

耦乃誘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

也○孔氏曰皮侯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

其正謂者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

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求爵女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射禮者所以明

長幼之序也○鄭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呂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翻音舍拾音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訥音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鄭氏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

旅而而小人之態出。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

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

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怩。

秘嬖嬖也秩常也蘇氏曰秩序也○朱氏曰此言凡飲酒

詩經備考

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毫載呶音撓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是

曰既醉不知其郵尤音切側弁之俄五河切屢舞僊僊素多切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號呼。謹。歔也。歔。舞不能自正也。說文

鄭氏曰郵過側傾也。俄傾貌。

毛氏曰。傺。傺。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

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伐

其德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

詠由酌之言俾出意物三酌不諱切

毛氏曰立濯之監佐濯之史之位之史以書之古

如此。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酌。

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

鄭氏曰俾使辭從也。使出無角之殺羊習以無然。

之物使戒深也矧况又復也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况能復飲乎王濟曰素子之飲酒也先禮已三爵而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罷

詩經攷朱十七君燕飲之制或立之臨卽執地卽史書之此古人

法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歐陽氏曰勿無皆禁  
之辭也其曰式勿從謂無有大怠者戒醉者無

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于大慢情也○長樂劉氏

解于歐攻者。○劉氏從序刺幽王。言之過激。然急

則不止喪儀喪德矣。

射以選士將射先行為燕禮亦恭慎矣豈為人豪

所以也武王臨終之命以清節康叔爲于

孫慮長遠矣。解武公感王之恩而作室。遂辭以自微。亦以戒當時之君臣。俾知欲之善如此。

其下善如彼與富飭知  
諱而不爲狂素所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魚得所  
冰散有  
尾并過  
王達其  
極故中  
安其室

申公說曰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朱傳

魚在藻有頒音其其首王在藻音在豈音樂飲酒

鄭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頒大首貌鄭氏曰魚

猶人之依明王也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  
則肥充其首頰然此詩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  
信其著見○說文曰鎬武王所都○鄭氏曰豈亦

樂也○歐陽氏曰魚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  
也王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黃氏氏曰惟其

大居鎬中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使王樂備安中外未一寧有是耶

魚在藻有莘其尾王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飽滿無虞則戲于水  
而悅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三

魚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鎬有那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  
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傳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申公說曰諸侯先采

國語曰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音音之音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音音馬又何予之玄衮音音及黼音音

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菹音音毛氏曰

待君子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菹然而不可

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子故當有以

厚錫予之也○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

也○蘇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

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哉詩人取其

賜予之至厚者爾○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

也黃氏曰雖無予之四句全路以賜同姓而獎

自公以下隨其等而隆○張氏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

賜衣服以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厥必沸音音檻音音泉言采其芹音音君子來朝言觀其

所屈音音旂其旂淠淠音音鸞聲嘒嘒音音載駟音音君子

毛氏曰厥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鄭氏曰芹菜  
也可以為菹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毛氏曰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

○劉氏曰屈至也

赤芾音音在股音音邪幅音音在下彼交匪紆音音天子所予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偪束也○  
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惟氣  
惟盛  
惟才  
惟能

平  
便  
之  
便

詩經傳攷

卷十七

主

謂之輶。以韋爲之。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毛氏曰。紆。緩也。膝。緩也。行。膝者言行而緩束之。申重也。○朱氏曰。言諸侯服此帶幅。見于天子。恭敬齊肅。不敢紆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荀子曰。君子不微。不隱。不替。謹願其身。詩曰。彼交匪舒。天子所予。○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命。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衰及黼。是也。古者發人。命。領。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所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惟。紆。紆。所以示寵命。不則志。僞。器。難。欲。申。以。福。祿。而。不。能。維。柞。切。之。枝。其。葉。蓬。蓬。切。樂。只。君。子。殿。切。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便。左。右。亦。是。率。從。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荀。子。傳。效。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鄭。氏。曰。率。循。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繇。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者。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孔。氏。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天。子。以。其。鎮。安。天。子。之。國。也。服。皮。云。平。平。辨。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汎汎楊舟。緇音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遠音之樂。

只君子。福祿臚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毛氏曰。緇。律音也。緇。緩也。日。緯。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日。緯。繫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緯。繫。其。綏。以。制。行。之。○歐。陽。陽。氏。曰。緇。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葵。揆也。臚。厚也。○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以義而巳。若王無義以揆之。則疑或見信忠或○朱氏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無樂矣。○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或云。諸侯之來。優游而無勉強。則其爲天子之所揆。而福祿之所賜。然矣。後意爲是。王。此。天。子。燕。諸。侯。而。錫。以。命。服。之。詩。序。以。爲。刺。幽。王。誤。矣。孔。氏。又。引。舉。火。事。實。之。與。詩。文。益。不。合。故。傳。也。

詩經傳攷

卷十七

主

采芣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

驛驛。思。管。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毛氏曰。興也。驛驛。調和也。重氏曰。許。作。解。解。用。字。當。○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



則外反而去以喻九族。王若親之以恩則附若不  
以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鄭氏曰胥相也。胥  
肉之親無相疎遠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不親骨肉則天下

之人皆知之見汝之教今所尚者天下之人皆知之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疏義曰此正判王以惡德化其下也

此令兄弟綽綽音卓有裕音預不令兄弟交相爲瘡音愈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詩經備攷

○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罰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王氏

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

至於已斯已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毛氏曰醉  
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  
而身愈危○疏美曰一方者私也所見非大道也

而後已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宜餽音飢如酌孔取

毛氏曰。餽飽也。○歐陽氏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人辨其非也。其所

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飽足而已

曰此討勃王不親九族所以言老者以老者是王者所宜貴言老馬反爲駒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

遇之王懷老如是則爲不白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王之不怨故天下效之○呂氏曰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畏老而虐之。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誦如

食者但知稱其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  
加計量也○孔疏依毛鄭以爲刺王慢老也朱傳

從欽陽公以爲讒佞取寵也。呂東萊又以爲小人望老快意而不知斟量。不若指讒佞乃合詩旨。

教孫男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鄭氏曰毋禁辭○毛氏曰獫狁屬陸氏疏曰獫狁獫也楚人謂之

詩經備考  
卷十七

道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所自能不

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

之是教保升木也。小人樂以善而王又益之以

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

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微乎。人與屬也。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

徽猷○歐陽氏曰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

而爲之矣。○呂氏曰。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

非繇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大雅  
六經  
詩經  
王若親  
親也  
斯誠矣

雨雪瀼瀼音見見音見見音見消莫肯下遺式居音妻音驕音

孔氏曰瀼瀼雪盛貌○毛氏曰見日氣也兩雪之

盛瀼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王氏

曰雨雪瀼瀼見音見見音見消者管之君子自昭明德以

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劉向說曰君子道長小

在泰者通而治也詩云王肅曰妻敷也歐陽氏

曰莫肯下遺式居妻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

族而自為驕傲也呂氏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

也○莫肯下遺二句如此訓亦是朱傳從張氏謂

王信謬言不肯下遺棄而益以長慢於式居二

字似未當

許經備攷卷十七

雨雪浮浮見音見見音見流如蠻如髦音我是用愛

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毛

氏曰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

鄭氏曰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化之我

用是為大憂也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親

東萊呂氏曰一章戒王無信義仁恩也

言王尚遠之非徒王族之兄弟也民皆將化之矣

三四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也民皆將化之矣

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虐其尊老而不顧

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乖俗薄王

又從而導之猶教養升木以全所宜其易也因

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遠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

此況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焉既易如

言聖俗漸化宗族和平猶如雪之見日羣怨衆怨無

後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妻驕也惟其驕

所以不降其心不降其心所以九族不睦其九族不

所以不睦其心不降其心所以九族不睦其九族不

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蠻髦而不之恤則

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韋子曰親親之道恩有之義制之而已或者猶

繼之以說姑息過則至其驕寒不洽又不得不

史親成以爲屏翰其後漢天下也惟是恩不吝義

不悅以匡救列辟使其輻輳而歸命於天子所以

長久而不亂者此也漢帝不識此義而徒益其驕

也其國之誅戮豈與秦之季世乎故周之有懿德

也其故矣言夫貴生之言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

是諸侯而少其力少力云者制之以義而已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序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許經備攷卷十七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傳屬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申公說曰苑柳屬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無自暱音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有苑然茂

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欲庶幾欲就之止息乎喻

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

帝者怨之也○毛氏曰暗喻幽王也○歐陽氏曰

靖安也孔氏曰暗喻幽王之名故言王

國語曰  
上帝甚  
神無言  
也

居以凶  
於如此  
訓方切  
文多能  
朱門後

王廩近釋詩又言王者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  
往近之若自往近之必將得罪所以不欲往王也  
○未氏曰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

所欲以求于我極求之盡也

有苑者桡不尚悒音義焉上帝甚蹈無自療音義焉俾子

靖之後子邁焉

毛氏曰悒息也療病也○李氏曰邁往也○歐陽

氏曰後子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焉子靖  
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主

至於天耳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屆○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

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

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子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

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居以凶矜即角弓

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備攷 卷十七終

詩經備攷卷十八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常調鼎玉鉉

都人士之什

傳君子懷口口口口賦都人士

說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

美而傷今之不如若賦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都邑之士近政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十

化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也○朱氏曰黃黃狐裘

色也補注云黃衣則狐裘大端之服也孔氏曰

冬則衣狐裘黃黃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陳氏

曰周錫京也黃氏佐曰謂之侯都人士則非此都

頌○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

如死其德可知○此章雖不重德而左傳子襄

子問萬民所望忠也則彼都人士之有德可知

不見兮我心不說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氏云夫須涉都人之士以

臺皮為篋縹布為冠儉且節也○毛氏曰縹縹縹

望是侯  
觀之在  
音如此  
則今也  
則無矣

布冠也。孔氏曰。卓笠。野人之服。前秦則冬所衣。此其弊。○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

也。○毛氏曰。稠直。密直如髮也。鄭氏曰。其性情密。

之。本末無。王氏曰。臺笠。細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

也。稠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克耳瑋。音瑋。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

毛氏曰。瑋。美石也。鄭氏曰。言以美。○鄭氏曰。吉。讀

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詩經傳攷

卷十八

二

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苑。猶屈也。

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

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結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音蠶。勸。迫。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是。鄭氏曰。蠶。毒蟲

也。說文。長尾爲蠶。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者也。孔氏曰。禮。飲髮無冠。而有曲者。邁。行也。○王

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黃氏佐。之。邁。與。邁。同。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煥。音煥。我不見

今云何。吁。音吁。矣。鄭氏曰。伊。辭也。旗枝旗揚起也。○蘇氏曰。帶。由其

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古之爲容者。亦

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

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

乎。吁。望也。

容儀服飾雖文而已。然世運之盛衰。人心之邪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詩經傳攷

卷十八

三

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

申公說曰。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音掬。予髮曲局。○鄭氏曰。

毛氏曰。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掬。○鄭氏曰。

綠。王芣也。郭氏曰。芣。靡也。鄭氏曰。楚辭。日。易得之

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

事。○毛氏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

氏曰。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

則沐以待之。朱氏曰。沐。盥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音襜。五日爲期。六日不瘡。

鄭氏曰藍深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故毛氏曰

衣蔽前謂之襜。李廷曰○鄭氏曰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朱氏曰詹與瞻同五

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劉氏曰既期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

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言輶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輶其

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輶中也○鄭氏曰綸釣

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綸給也則綸是○丘氏曰言

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輶中往釣我則爲之

詩經備攷卷十八

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

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怨象其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音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

也○董氏曰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

使觀者樂也。黃氏佐曰此詩二章分上思之深

不與之俱也○序以爲幽王之時多怨曠詩人刺

采綠四章章四句

傳黍苗城中也○山公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

城謝以遷申伯史稿美之

芄芃音蓬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鄭氏曰宣

王使召伯管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往役南行悠

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之○蘇氏曰召公之勞

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

我任音我我輦音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鄭氏曰管謝轉運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

車者有牽犂牛者。孔氏曰秋官畢隤云凡封國

勸國以牛助轉徙也牽犂者此牛在輓之外不在

輓中故別牽犂之地官牛人注云牽犂在輓外輓

也集猶戍也。朱氏曰管謝之○丘氏曰蓋不定之

辭也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鄭氏曰步行曰徒召伯管謝邑其士卒有步行者

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管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朱氏曰

之事鄭氏曰管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黃氏佐

就現畫言烈烈勇於進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中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其知職分者也

詩經傳攷

卷十八

六

黍苗五章章四句

說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傳鹿鳴伐木蕭美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音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

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孔

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張氏曰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音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氏曰沃柔也○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澤如

膏之沃也張氏曰其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雖為葉之茂沃言葉之

色純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

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見之九矣名實相持而

同結不○呂氏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

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丘

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董氏曰中心藏之

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

詩經傳攷

卷十八

七

而已也朱氏曰愛之根於中者深

善哉隰桑昔周初天子燕士之詩魯傳載于正小

雅當矣毛本何故錯於此序亦以為刺幽王且云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謬戾甚矣

隰桑四章章四句

傳申后口賦白華

說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

白華菅音今白茅束今之子之遠俾我獨今

毛氏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王肅云白茅束白

○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

鍾氏曰此言天  
非心  
彼心  
心不  
獨為一  
身也

范應世  
傳以爲  
水名

俞樾分  
心俱就  
人倫大  
聲言

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  
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朱氏  
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循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程氏曰天步時運也猶如

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

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循是

道也試陽氏曰白雲於彼菅茅皆覆露之而無所

獨棄我也○鄭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詩經備攷卷十八

毛氏曰滌流貌○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

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友

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樵彼桑薪印音烘切于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朱氏曰○毛氏曰桑薪宜

以養人者也印我烘燎也孔氏曰○毛氏曰桑薪宜

上然大謂之樵本爲此孔氏曰○歐陽氏曰樵彼桑

薪印烘于音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孔氏曰而爲

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桑薪薪之善者

也反以燎于音用音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維  
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實傷我心言之子  
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惻惻七到視我邁邁

朱氏曰惻惻憂貌說文云不申王氏曰邁邁然

遠哉而不顧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丘氏曰如幽王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

掩也陽氏曰言王后爲念王寵褒姒而遠我則

常惻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

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

詩經備攷卷十八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鶯鶯鶯也○孔氏曰梁魚梁也鄭氏曰

而今在梁鶯鶯白而反在○蘇氏曰鶯鶯皆以魚

爲食然鶯之於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

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

譬之養鶯而棄鶴也疏義曰○蘇氏曰

鶯鶯在梁載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載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孔氏曰

與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思情相好以成匹耦

鄭氏曰夫婦之道亦以義相下以成家道

子曰欲其主顯雖相下不失其偶右尊而左卑

載左翼以謙右也

有自飲讓古之義故以爲典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  
所止雖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音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音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底

病也○蘇氏曰扁卑貌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

之扁然下者可施於禮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

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

施之不可收也歐陽氏曰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

如委止當在下而爲人爾今○王者立綱常之極

詩經備攷卷十八十

其尊如天今寵妾而自卑體統壞而綱常墜故憂

之而使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傳○王之時大夫避○○○○賦縣蠻

說曰縣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

之而作是詩

序縣蠻微臣判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職不肯

時國亂微臣判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職不肯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縣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丘阿曲阿

也○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

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

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

者也陳氏曰飲食以養之而日受其教誨又命

之事朱氏曰後車副車也也止于丘阿不得已而

止也道之云遠勞又不得止矣我勞如何者自傷

形容其勞也此感微嘆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經備攷卷十八十一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非敢憚行

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辛子曰此雖大夫失位流離感慨之詩若作士人

更承畏不能趨不能極飲之說意味

振振並登得與

縣蠻三章章八句

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傳傳列此於正小雅亦周初燕飲之樂歌序云刺  
由王棄禮而不能行玩詩辭無刺意故知其誤矣  
燔燔音狐葉采之亨音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燔燔狐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狐葉者

以為飲酒之菹也○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

禮雖狐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王凡曰當其行否

有兔斯首炮音之燔音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鄭氏曰斯首也斯字

近○新鄭楊氏曰鮮毛氏曰毛曰炮加火曰燔○

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

曰獻主人酌賓也○黃氏生曰狐葉以為羞不必語

詩經備攷卷十八 三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置

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酌者飲以醕

狐葉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說曰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

詩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音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皇朝切直高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鄭氏曰武人謂

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

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日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皆崇峻列

傷人之足謂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皇漸漸而

莫不如此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

之其川盡者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

詩經備攷卷十八 三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

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也○朱氏曰不皇出謂

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音豕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涉切沱矣武

人東征不皇他音矣

毛氏曰豕蹄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毛氏曰：月，陰星，則雨。陰星，月之白時，而雨之波，是在地為將雨之徵。又值月更離星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歐陽氏曰：豕涉波而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遑及他也。○卑雅曰：馬喜風，不喜雨，故天將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則豕涉波，胡氏曰：畢星好雨，與不遑出一例。謂深入窮荒，不暇慮及他事也。○李氏曰：兵用其氣也，其氣奮揚，雖懸軍深入，涉險阻而不患苦，若心離氣索，即數日而還，亦不免思慮擊鼓之計是矣。况攀緣巖磴，淫雨沾塗，其廢思慮而專憂患，何怪乎故用兵者須養其氣而心可也。

詩經傳攷 卷十八 古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傳：王室亂，人不口生，賦：君之華。申公說曰：君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生遂其難而作是詩。

序：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君之華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毛氏曰：陵，君之

多至今亦云然。○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其色黃而衰矣。○孔氏曰：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

之憂愁，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君之華，其葉青青。音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

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音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罍，曲梁也。鄭氏曰：喻

心星之光耀見於魚。○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

也羸癯，反首大而身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罍，

皆不久也。此以興死亡將至也。○朱氏曰：言饑饉

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

哉。○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

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君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傳：桓王曰：口辛苦之賦，何草不黃。申公說曰：桓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

天氣則時經寒熱時爭安死生日月長久循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別歲暮矣人可以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勞苦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勞苦

之甚○丘氏曰將亦行也○毛氏曰言萬民無不

從役疎義曰此章忽國之多事以草之憔悴與人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切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

王氏行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宛而復生其色  
既黃則又敗哉矣劉氏曰草之黃者黑腐且將

生所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征

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六

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論此曰黃王待民。幽王之待民

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曠空也○朱氏曰率循也言

征夫非兇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聞

暇也。孔氏曰：此中各有暇也。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sup>音達</sup>瓦者狐率彼幽草有<sup>音切</sup>棧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凡毛尾長貌。○毛氏曰：檣車役車也。○孔

氏曰狐本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我人本非禽

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

乎。嚴氏曰：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閑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

其民無不習其所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與也兩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兩王曾不之惜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

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夾漈鄭氏曰二雅之作昔紉乾旋之事無不詳焉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

雅然則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詩依以六月采芣爲止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

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牽馬之求野何以大

大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字隨其  
而爲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

許經傳疏 卷十八 七

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

無所詰止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曰三人  
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

變雅所也。鴻臚廡塲之辨。宣王穆厲烈以之辨。  
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

宣王遷厲王之後故二雅皆順

其序既定亦無有正  
變之說斷乎不可易也



歌聲  
曰其  
王亦  
而有  
下由  
王在  
其德  
也

詩中明言帝命不時。假哉天命。而謂文王無受命。天子也。如漢高帝之漢王。唐高祖之唐王。是矣。審此。吳必待武王定天下之使。而乃讓稱王哉。  
**說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文王在上。於音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其德不顯。顯也。不時。時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

**詩經備攷** 卷十九 王  
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疏義曰。時者。方應其期之謂新。卽時也。○黃氏注曰。受命指今日。子孫之有天下。言周公以明今日之有天下。皆由於文王之有德耳。○受命者。受天眷顧之命。時雖三分。有二。而曆數已歸之矣。指文王受命何如。

**聲疊** 尾文王。今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鄭氏曰  
陳氏曰  
詩者  
我者

不顯  
顯也  
與世  
光

夏與  
應同  
分明  
善一  
爲所以  
爲所以  
名此也

毛氏曰。疊。疊勉也。○鄭氏曰。令。善也。其善聲聞無已時也。○毛氏曰。哉。載。左傳。陳錫哉。同。國。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疊。疊。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疊。疊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不惟如此而已。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韋子曰。文王小心。翼翼。日乾乾。不己。德已純。聲已登。而人見其若有所勉哉。○孔氏曰。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不則難免也。

**詩經備攷** 卷十九 四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思辭也。○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濟濟貌。○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以爲安寧焉。猶人助於前。則反以自養。樂於植。反以自庇。○黃氏注曰。以寧。是臣任其勞。而無震勝之憂。非無爲也。蓋國安則君安。故曰文王亦賴以安矣。

**穆穆** 文王。於緝音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力音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歎美之

辭○王氏曰緝績也○蘇氏曰熙光也○朱氏曰

緝績熙明亦不已之意○蘇氏曰假大也○毛氏

曰熙數也○孔氏曰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

於一億而已○鄭氏曰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

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歐陽氏

曰大哉天命商之孫子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

為周諸侯孔氏曰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

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

詩經備攷卷十九五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將于京厥作裸

將常服音黼音黻音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歐陽氏曰昔也為商之蕃屏而今也為周諸侯

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子之天所予

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也○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膚美也敏

疾也裸灌也也將行也○朱氏曰酌而送之也京

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朱氏曰黼黻

黼為衣也音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進也

無念念也朱氏曰言其也○孔氏

曰爾祖文王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

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於是呼王之蓋臣而

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漢劉向諫曰孔子

無念爾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命不易

毛氏曰聿述漢書述修厥德永長也鄭氏曰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六

大也○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

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

之難保矣○呂氏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

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疏義曰修

命之不易無退切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義善也○孔氏曰常布明其善聲聞

於天下朱氏曰美問不遠謂善聲如字所謂義

經 67-389

著此義不令昏明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刑法乎信也。○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荷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理言，而廣之，事也在其中。天與文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天台係乎人心也。乎人心有以得天眷矣。○呂氏曰：宣聖義，所謂開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負也。又虞度，天之與王，自張而不急，雖然可試，愈。

朱氏曰：此詩於天人之際，與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學宮，而訓以爲天下諸侯制命之準。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大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今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見焉。而詩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所謂修厥德而依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七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說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傳：昔周公

王也。

明昭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

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朱氏曰：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毛氏曰：忱，信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也。○朱氏曰：伏誦

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鄭氏曰：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明明者，明而久明，無一不可對上帝對天下。文之綱，然昭事上帝，不易云者，正以明明之不易也。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任有身，生此文王。音：于京，乃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嬪，婦也。書曰：嬪

詩經備攷

卷十九

八

曰：京，周國之地名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毛氏曰：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氏曰：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慎貌。昭，明也。○聿，春秋繁露作允。○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黃子曰：回，以受方國。君無。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黃氏：遠德方國將至。

說文作  
御陽地  
理志水  
注陽明  
野所

以殷事天。故曰昭事上帝。厥德即教。毓義曰。敬以  
直內。故不同是也。○張氏曰。昭事上帝。以敬德承  
天也。懷多福。則得天矣。厥德不同。以敬德承  
以敬德治人也。受方國。則得人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次  
之陽。在渭之涘。音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  
將有所就。○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

水也。渭水也。涘。厓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大邦。莘  
國子。大奴也。○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

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黃氏佐曰。天於善者。無不明。惡者無不察。其監照實在於下也。○張氏曰。有命既集。通言集於周也。蓋自太王王季以來。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九

世德相承。克享乎天心。故集於我周。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

大邦有子。倪奉通切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

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倪。磬也。說文曰。倪。磬聲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

德可以繼天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

吉祥。謂納幣也。○毛氏曰。天子造舟。孔氏曰。孫奕云。造舟。比舟

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也。○鄭氏曰。迎太奴而

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海虞陸氏曰。以此聖

德。成此嘉禮。曰此發祥。無窮。故曰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子管切女維莘。長上聲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焚蘇切伐大商。

毛氏曰。續。繼也。莘。大奴國也。長子。長女也。○朱氏

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右。助。焚。和也。○朱氏曰。

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

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

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陳氏曰。言言焚友。柔克。有和順之意。○朱氏化。以焚其文。從三火。照純熙用。介意看順天命。不足

以盡之。○王氏曰。言大商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焚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詩經備攷 卷十九 十

毛氏曰。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也。○

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毛氏曰。興。起也。○鄭

氏曰。臨。視也。女。武王也。○劉氏曰。貳。謂疑貳也。○

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

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

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

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韋氏曰。前章

維此章亦當如字。言維予多士。有與起之勢。所謂



杜本名  
主作杜

朱氏曰  
唐楊將  
猛也  
朱豐城  
曰會朝  
清明所  
期一衣  
衣而天  
下定也

牧野洋洋檀桓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孔氏

所戰之處牧野之地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康  
檀桓之兵車煌煌然駟騶又駕駟騶之牡馬彭彭

然皆○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  
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武王

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

清明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

至此方見以德之明普為天下之明方是明明在

下○有封之湯亂所以有武之清明若殷不失德

詩經傳疏卷十九

### 序縣文王之典本縣大王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說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傳同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

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絲絲不絕貌瓜瓞也瓞瓞切孔氏曰

別名○鄭氏曰瓜瓞之瓜也○民周民也○

朱氏曰自從土地也○毛氏曰沮漆水也○詩作

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

水漆縣  
氏曰李

云周原沮古公豳公也古言人也豳父字後乃進  
漆之周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許氏曰復重廟也○孔

氏曰覆之與穴俱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

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

大周帝嘗之胃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

大故以瓜瓞况之絲絲則言雖弱而不絕也○孔氏

劉始遷於豳此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

岐而豳有官館也而此言未有室家者以文王在

言在豳未有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既姜

女聿來胥宇

詩經傳疏卷十九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

西水滸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鄭氏曰爰於

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

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林氏曰周氏曰

周相土宜有未遷乃偕姜女以符宇已與國規

宗矣必及姜女者姜女賢妃其謀議必有贊助處

周原膺膺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日止日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豳于日原周

膺美也莖菜也○郭氏曰即茶苦菜也○甫田鄭氏

曰飴飴也○鄭氏曰其所生菜雖有苦性○毛氏曰

音

韓氏曰  
二門立  
而大社  
遠立大  
社立而  
大社  
行廟家  
之勢至  
足勢勢  
不可  
天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位高大王之正門曰應  
門將將嚴正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冢土大  
社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廼立者奮然創始之  
詞規模雖草創與王之等威已辨矣南齊書曰  
肅平外應者居此以應治也是肅平內○朱氏曰  
天子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子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有焉  
家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  
肆不殄切矣音厥愠音亦不隕音厥問音作棧音拔矣  
行道切矣音混音夷音馳音矣音維其喙音矣音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蘇氏曰殄絕  
詩經傳次卷十九 主

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東漢  
日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  
不殄音矣音所備之夷秋亦不隕音矣音其勝問之體重以  
王季文王肅之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于王業光  
大而不待音矣音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  
夷不待音矣音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  
理也此章或爲專指大王或爲專指文王其  
皆未安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  
王而終於文王耳○顧氏曰維其維字言不暇他  
謀也○鄭箋訓問爲問問爲問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音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  
先音後音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音矣音  
朱氏曰虞芮二國名○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  
訟也○毛氏曰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  
詩經傳次卷十九 主

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也○朱氏曰問問通謂  
聲譽也○鄭氏曰柞櫟也棧白棧也郭璞曰棧小  
木也義生有  
紫赤可食孔氏曰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  
允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毛氏曰馳突也  
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  
如此○朱氏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  
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  
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大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  
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  
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

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  
奏使人歸趨之孔氏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  
懼無以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  
奔奏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至此是皆諸臣之力  
所謂受命於諸侯歸周見之誠生辭受命而然不

可即以為受命太抵天命就人心上見先儒以虞  
商實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陳氏所謂人心所  
歸即天命所在是也○歐陽氏曰如等  
斯張發不可禦也○章子曰四有字歸重文王  
運之隆起如此子則謂文王能有若而臣耳蓋用  
得其人則德意旁暢而人心歸附天命所以集  
也不然猶棄忠良  
何以能驟然生耶  
海虞陸氏曰此詩只要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  
辛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  
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  
以見祖宗貽謀之遠也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  
是王音名世一體相成大  
業人所必不可不知者

繇九章章六句

序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說棧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

芄芄達棧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起

切七吟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棧樸白桺也樸枹木也  
曰白樸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孔氏曰孫  
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樸此言樸者亦謂根枝連  
相附著○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芄芄然棧  
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樵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  
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  
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韋子曰薪之取材之廣也  
必如歐陽公訓方得文王能官人意茲時說物盛  
為人所用則無味矣趣者盛德感人爭趨而不能

已也○賈誼新書曰古之人其謹於所  
近乎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齊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奉璋戔戔五歌髦士攸宜

毛氏曰半珪曰璋○鄭氏曰璋贊也○祭禮之禮王裸  
以圭贊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贊

戔戔盛壯也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

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璋其判在

內亦有趣向之意○張氏曰宜言得其相事之宜○  
陸氏曰須重文王能得士以助祭焉○

泚泚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泚舟行貌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  
櫂或謂櫂釋名云在傍

日提○鄭氏曰烝衆也于往邁行也○毛氏曰天

子六軍○孔氏曰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王  
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

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陳氏曰周王有所行

邁則六師汲汲然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朱氏曰

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歐陽氏曰以見王所

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

其事也○顧氏曰于邁泛言古者君行師從自是常  
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

之伐崇也○是以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及有  
爭先恐後之意

倬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  
津也對炫謂是天漢

費氏曰  
向之末  
世十氣  
早則非  
鼓舞強  
動之惡  
施富而  
有威然

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與何同。孔氏曰。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歐陽氏曰。壽考。天之文章。賢人壽考。而尤始。始。人得周王以造作而得壽考。以爲之章。始成壽考。只是久道意。不重年壽。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鄭氏曰。追琢玉使成文章。我王謂文王也。以綱目喻爲政。

詩緯備文 卷十九 九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効。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章其質。日追琢二句。孔疏云。文王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似矣。但難接下文。時說云。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蓋難接矣。竊疑意之。上章言造士。此章言官人也。蓋世之全才。靡多。天下之難。顯顯。必經追琢。而英華始著。必加陶鍊。而體質始純。如是。則四方。斯能振綱而張紀。其勉勉云者。文王服事之志。雖勉不休。德成而心愈小。勢逼而仲。蓋堅。雖賢才。以維持商上之四方。人見其勉勉而不知也。

此詩雖錄文王之德。然左右也。六師也。作人綱紀。俱昭然見諸實事。非云虛言德者。此序曰。能言人化。成乃足見文王之德之純也。

棧模五章章四句

說旱麓

說旱麓。文王之德。傳文王。大明。棧模。旱麓。至。得。以。樂。易。于。祿。焉。○序。云。受。祖。烈。引。子。

瞻彼旱麓。鹿。榛。楮。音。濟。濟。豈。音。弟。君子。于祿豈弟。

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朱氏曰。榛。似栗而濟。

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君。

子。斥文王也。○程氏曰。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

旱麓之榛。楮。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豈弟。

詩經備文

卷十九

五

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與盛受福也。○陳。

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

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鄭氏曰。旱。山。

盧者。得雲雨之潤澤也。毛氏曰。子。求也。言陰陽和。

山。數。故。君子得以于樂。樂易。○章。昭。曰。語。注。云。

王者之德。被及榛楮。陰陽調。草木盛。雖非正解。不可不。

瑟彼玉瓚。才。早。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工切。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毛氏曰。玉瓚。圭瓚也。

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

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瓚。圭。尺。有。二。寸。有。瓚。

以。祀。○鄭。氏。曰。黃。流。拒。壺。也。孔。氏。曰。拒。壺。者。瓚。在。

宗。廟。○鄭。氏。曰。黃。流。拒。壺。也。孔。氏。曰。拒。壺。者。瓚。在。

之。使。之。芬。香。條。攸。所。降。下。也。○程。氏。曰。續。密。溫。潤。

古言作  
人怨及  
祭禮益  
神足以  
化人則  
神矣

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  
降必賢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  
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淫人矣。呂氏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蘇氏曰。可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鄭氏曰。焉。鴟之類。遐。遠也。朱氏曰。○蘇氏曰。焉。飛

戾天。魚躍于淵。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焉之在下。無力。及至平上。聳身  
直翅而已。然後知焉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  
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  
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呂

詩經備攷 卷十九

氏曰。作人之盛。至於如焉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

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黃氏曰。佐曰。南魚

作人。蓋言焉魚。通其性於上下。而各得其所以然。文  
王成其化於天下。而莫測其地。民日遷善而莫知  
其然也。○豈弟。有春風和氣意。通  
不作人。和氣蒸洽。自然不覺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清酒。祭祀之酒。○鄭氏曰。既載。謂已在

尊中也。○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朱氏曰。備。

全具也。左傳曰。秦牲以告曰。陳碩肥腩。謂其畜之

其三時不害。而鄭氏曰。介。助景大也。○呂氏曰。先

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才。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詩經

以報祀。○黃氏曰。人君為人神之主。文王有  
百姓也。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所謂神於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

盛者。乃人煥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毛

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

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煥

燎而除其旁草。以興得福者。乃樂易君子也。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故多獲福。黃氏曰。是  
格其德而然相之。如思或啓行武翼之意。蓋惟仁  
人爲能享帝。而天神格惟孝子爲能享親。而人鬼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享也。大戴禮曰。德盛者  
神故以此。不必以福言。

莫莫葛藟。施施。施。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氏曰。莫莫。葛藟之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曰。施者。謂依

緣木之條幹。不回。謂無回邪他道也。鄭氏曰。葛也。延蔓於

木之枝本而茂盛。喻  
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韋氏曰。文王之德。穆穆難窮。但想其樂易而  
已。蓋德盛者。稜岸俱化。飲人以和。所以致其樂化  
一。世者此也。蘇氏曰。而荷天祿。樂神樂受。景福  
何莫非是耶。詩人所以反覆咏歌其豈弟也。

早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

說曰。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傳同

朱氏曰  
思齊

朱氏曰  
思齊

思齊音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也

毛氏曰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京

室王室也朱氏曰周也○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

氏曰大妣文王之妃也○鄭氏曰微美也○朱氏

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歐陽氏曰大妣每

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如忌之賢而子孫衆

多○朱氏曰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

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婦當

道者大

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

詩經備攷卷十九

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也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醮子而命之往

夫為人婦而必嗣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

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妣而又能嗣大任之微音

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

大任之後有大姜此周之所以興也○左傳晉穆

伯也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

見其多也○嚴氏曰此詩於齊姜文王之聖前

章專美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姜之德乃文

王之母謂大任有敬德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

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為周京之婦下能訓法於

婦使大妣樂其美聲而不知忌也子孫衆多謂法

任之賢故大妣樂之而不知忌也子孫衆多謂法

大任之言耳○黃氏佐曰則百斯男盛德嗣教所

致也如仁者必有後意○文王之聖故不結人助

先言大任之賢見其盛德有本也○朱氏曰

列女傳載伯姬則文王之成德歸大任可知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恫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音御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毛氏曰宗公宗神也孔氏曰宗

先公○張氏曰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

未追王故稱公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妻猶言寡御迎也王肅云以迎○朱氏曰言文王

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

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

接神人各得其道○呂氏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

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

妻黃氏佐曰文王備純一粹黑之德而無回邪之

妻行凡體諸身而諸諸事者有以克當先公之德

許經備攷卷十九

便是惠于先公時是也語詞也謂神無有或怨恫

者刑于三句皆言其德之所施御解迎也○疏義云

迎之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

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人相接是也

雖離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氏曰雖離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

之處也射與敦同厭也毛氏曰○歐陽氏曰保守

也有時在宮中則雖離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

肅然而敬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

○朱氏曰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

已如是朱氏曰雖離而肅肅於嚴字上見其至兩在

所謂純亦不已也不顯以居言則幽隱處也亦臨

謂其心之寅畏如天之臨也無射是踐履靜純也



於盡善亦伴是戒謹而加保守之功

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幸子曰離離爾爾兩言盡文之德矣首章思齊爾

之所自也思離離之所本也次章惠于宗公三句

化及邦國者亦神者刑于寡妻三句離之儀於家而

肆戎疾不殄烈假切不瑕切不問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呂氏曰戎疾大患難

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

德如上帝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

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毛氏

曰烈業歐陽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

陽氏曰式法也言事雖未嘗開舉必中法也又不

待教諫而入於善毛氏謂性與天合者是也孔氏

肅云不問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李氏曰

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

問有所諫而後中道哉陸氏曰德妙於純自然不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音譽髦斯士

孔氏曰文王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

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皆有所造為言

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李氏曰古之

人指文王也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十五

則有德小子則有造○朱氏曰蓋繇其德純亦不

已故令此士皆有譽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

積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北詩以是終焉文王之

無教孔子之詩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于虞夏

其稱堯舜禹皋陶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

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黃氏佐曰德者大化之

其成物者成已之驗文王之德必至於作人然後

為至○嚴氏曰此章

言至誠為能化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說皇矣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十五

崇之事賦也傳同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上帝耆音之憎

其式廓切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鄭氏曰臨視也○程氏曰臨視天





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

武而奄有四方也。黃氏佐曰篤慶以維持天命固已厚矣王季益修其德又所以厚之故謂之篤焉

韋子曰修德安民而已王季修德不過盡所當為豈為揚兄讓德而然歟時說皆依朱註云彰其知人之明是錫其兄以讓德之光云云設使王季非

承兄之讓遂不修德耶載錫之光者前此不珍厥德民物尚未恬熙今修德其勤民安物阜是錫周

家之光顯猶云昔晦而今明則王季之所錫耳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音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音去此大邦克順克比音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音移于孫子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九

毛氏曰心能制義曰度孔氏曰天開度其貌靜也

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作莫釋左傳照臨四

方曰明察是非也勤施無私曰類朱氏曰能教誨

不倦曰長居長上之道賞慶刑威曰君程氏曰謂

民米氏曰言其賞不借故人以慈和徧服曰順程

氏曰謂丘氏曰比親也朱氏曰比上鄭氏曰王君

也王季稱王追王也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

無有所悔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已能順道

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

又俾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

而能施及于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舉

也。顧氏曰克字本帝度來天誘其衷故能如此必曰比于文王者世至文王則時勢既隔周難

為尊德如文王則聖神繼起又難手為盛今其德至於文王而猶無遺恨其盛何如孫子文謨武烈

皆賴前人之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無然歆音羨無然歆音羨誕音誕先登

于岸音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音阮無然歆音羨誕音誕先登

怒爰整其旅以按音按徂旅以篤周祜音祜以對于天下

程氏曰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

畔近畔援攀援欲之動也美愛夷也登岸既濟

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

者濟天下於險難此順天征伐之道○毛氏曰國

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肅曰密須氏姬姓之

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在今寧州旅師按止也○鄭氏曰

赫怒意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朱氏曰其旅周師也

○程氏曰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

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

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

之心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嚴氏曰此章前言文王

氏為伐密張本畔者偏也後音黨也或者得而食

之羹者不得而恭之四者皆私心也帝謂文王無

是四者所先者惟保民之清心金岸謂出於危

亦通 嚴氏曰 侵向阮 阮雖而 侵者猶 春秋 公室自 平也

答天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祿益隆，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牧者一阮而為亂者，性與天合，故天下之心慰也。○陸氏化然曰：文王無然，時援飲美四字，常人之有告戒之意，故曰者往往生此。曰：為對見文王見理與而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章子曰：此章言疑上下文義，間周詩伊川詩說，乃說然猶未傳之失也。蓋天欲文王救亂安民，故借常人心之能，以激之，謂無若此等沾戀不決，而但救民之心，能先登于岸耳。故遂以代密之事實之見文王征伐皆奉天而無私也。從家說理，說商有廷說。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朱氏曰：京周國。呂氏曰：文王駐兵依其京。○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自阮疆而

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

鄭氏曰：大陵曰阿，度，鮮善也。方猶鄉也。○毛氏

曰：將側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南齊書：曰：上章遇

之。此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知果入其地而止，其

在京與湯之不震不動，而兵法左山陵有水澤，故

特言陵阜，以其皆險阻而可恃也。○張氏傍曰：七

夷字是王師無難及客為王之思，所難及二句者，已

然，乃方有建極之情，所難切也。○陸氏曰：文王之兵

民有所孔通之，所謂帝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

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釣弓，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朱氏曰：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程氏曰：

夏大也。○毛氏曰：革，更也。○歐陽氏曰：天謂文王

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

人不識不知，如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

知。○程氏曰：民繇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

文王孰能及之。○不識不知，二句，時說俱依朱傳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

以能詢仇，伐崇墉，故錄程氏。○鄭氏曰：詢，謀也。怨

耦曰仇。丘氏曰：仇，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

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鉤梯一物，以

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也。俱是車也。○呂氏

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

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東萊呂氏曰：

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修大與變革也。不長則不

事外歸矣。不長則不縱私意矣。無飾無私意，此

明德之實也。○顧氏曰：不大不長，是渾然無

跡非謂猶有聲色更革，但不大不長而已。○安

是是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

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開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程氏曰

連連屬續之狀○毛氏曰倂所也誠獲也不服者

殺而倂其左耳曰誠○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類祭祭天也○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菲

菲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程氏曰肆謂縱

攻也○毛氏曰忽滅也○程氏曰崇侯逃惡當文

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

詩經傳

卷十九

三

訊生獲者也誠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

輕肆殺戮也故於誠也安安然審重又為類禡之

祭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

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也又以其罪惡以著

逆順之理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而猶不服

於是力攻之崇乃仡仡堅拒守是其惡終不韋也

於是肆伐之絕滅之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

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睿王功之始也終於崇王

功之成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

聖也言不增兵但因其舊惡而崇自服也曰執誠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詩經傳

卷十九

三

鳥獸昆蟲焉○鄭氏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天象

書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者不遇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

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贊說也

說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泰辟雍周

公述之訓嗣王賦也○傳同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毛氏曰經度之也○鄭氏曰靈之言善也○言其修

然而成如神○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

音法類  
八白文  
下則勿  
至則良  
則三末  
若臣之  
相與如  
此

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氣而後興

神龜非事也○宋官觀役掌三曰日之望氣

謂日食也○宋官觀役掌三曰日之望氣

如月食也○宋官觀役掌三曰日之望氣

存靈臺之上觀之○公年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

王在靈囿又應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驚

詩王在靈沼於鳥羽魚躍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應也○朱氏曰伏

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趙岐孟子注云文王在此

朱氏曰應鹿攸伏○孔氏曰沼池也○鄒氏

曰應鹿之在囿不知為囿亦知在於山林魚鼈之

在沼不知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

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魚鼈豈能及此○朱氏曰

應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驚鳴自適也

於魚鼈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驚鳴自適也

○朱氏曰應鹿攸伏○孔氏曰沼池也○鄒氏

之辭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

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應鹿魚鼈一語

韓詩注  
白不言  
韓詩注  
和也所  
下春則  
以教天  
五更

道盡詩意○觀物之各得其所

虞業維樅○音黃鼓維鏞○音論鼓鐘於樂

辟音靡音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樅崇牙也

為虞然則應鐘磬者兩端有樅木其上植者名

謂之業刻於樅木如鐘磬也○鄭氏曰論之言倫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水旋丘所以節觀者○孔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孔氏

毛氏曰鼉魚屬陸氏疏曰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其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鼙鼓之聲知矇瞍

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

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辭也毛氏

言鐘鼓雖雅之樂詠歌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

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絕之詞也

疏義曰首章言民被文王之德而越事赴功如此

則文王之愛民之心遂矣可樂也二章言鳥獸如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於文王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章言鐘鼓作

詩經傳友 卷十九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毛本作五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次魯傳大雅有大武而無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

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呂氏曰下者繼上之緒也下武之繼

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朱氏曰在天既

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

謂鎬京也○朱氏曰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

而天聖

也豐城朱氏曰王之業非先王固無以基之於

德王之受天之命非聖人無以基之於下蓋一代

於始而武王成之於終故足以配之於天

以武王定天下配先王之神哉○嚴氏曰人知武王

武王其得已此詩首章試與武王之心上文而不

說一代之意焉此詩首章試與武王之心上文而不

於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其在天者先王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鄭氏曰作起也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永長年

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

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請經傳友 卷十九

氏曰三后之孚著於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

王者之信案王季德若論心法何難配合惟是

修和服事時勢事機多不方圖度變而通之求不

違乎天命言事殊德合天下信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毛氏曰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季成王則下土以爲

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亦維繼其

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

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孚而民則之也毛氏曰

人如何則得亦則其法而緣分則各盡天下

之孝皆武之孝也故曰大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毛氏曰一人天承也

謂武王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

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

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嚴氏曰天下媚愛武

然能嗣其先世之德也○顧氏曰昭哉嗣服孝加

家之孝故曰昭○嗣服在達孝上見武王心事無

不可對天下示于孫者故謂之昭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詩經備攷卷十九

鄭氏曰茲此也○朱氏曰來後世也○陳氏

曰許語助也○朱氏曰繩繼也○毛氏曰武迹也

○鄭氏曰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

之言也○黃氏曰昭字就武王說其求德配命

可掩人所共知而共見也○朱氏曰昭字就武王說其求德配命

世德者求于已○永配命者配於已○則道在是而天

命亦在是矣○言其久而非壽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四

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陳氏曰天且福

末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又

佐之見人心藩屏王室之至也○助者相與夾輔

之謂蓋孝德通神明昭後世則人心固易自茲

也○此二章見武王配

京之衆垂于無窮

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

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

爲之本耳○下武依魯傳作大武方通武之配三

后者求世德○德胡以求求諸孝思也後世繼其

孝思修德以維四方昭服

以逐天祐何患無住哉

下武六章章四句

說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

功也○蘇氏曰繼代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代

建學追孝詩謀皆非武事惡可蔽以繼代哉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

鄭氏曰適述○沈約曰自也述也○朱氏曰駿大也所

述者謂大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毛氏

曰烝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責此文

王之所以爲君也○通訓述釋言文於詩辭似不

合說文曰吹求厥寧吹與求同○沈約曰循也述也

字還自還登後看登文王之心本欲安民故不得

已還登還登○言文王伐崇遷豐故有聲矣蓋其

志在安民遂大有其聲也有是聲遂求吾民安遂



陸氏曰  
未考其  
世以來  
相傳之  
學未須  
加來致  
求子曰  
先世以  
求皆安  
後也

成業之効。○曹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親所以  
以視民如傷。○鍾氏曰。事觀厥成。  
四字。寫出聖人急欲救民念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鄭氏曰。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孔氏曰。所伐

皆是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豐城朱氏曰。

而歸。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則

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暴。則

以克君也。○黃氏佐曰。伐崇下宜人民歸意。既伐

崇。乃遂作邑於豐也。

築城伊瀝。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

烝哉。

毛氏曰。瀝。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瀝。○陳氏

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

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

文王作豐邑之城。因舊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

亦稱其城而不侈大。非亟成已之所欲也。○行追先

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

者。非欲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屋此為

考。○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朱氏曰。此為

本稱也。○嚴氏曰。追孝。明作豐之心。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

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文王

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仰以為

賴。○毛氏曰。翰。幹也。○黃氏佐曰。首章言安民以成

安民。然後有顯功。皆一意也。○大聲顯功。皆就其作

豐後言。四方來歸。而以文王為領幹。而厥民寧。厥

功不濯濯哉。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

矣。○疏義曰。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翰。有所

六州之民心言。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汎溢。禹治之。使人渭東注於河。禹之

功也。續功辟君也。○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

武王也。○黃氏佐曰。豐水東注。自昔已然矣。至此言

詩經傳次。卷十九。早二

與上異。上是得人心。此則一人之心而盡乎人矣。維

辟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

觀。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

作鎬京焉。○張氏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

辟靡。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

王作鎬京辟靡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

業之成也。○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

言辟雍之化深入其心也。○嚴氏曰。四方先言而鎬京在西

近者先彼其化也。○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

化為先務也。先正謂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教

力取之。靜是也。○顏氏曰。出於心。安曰心。哭。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

○呂氏曰言武王稱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

君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治切厥孫謀以燕翼子

毛氏曰芭草也仕事翼敬也○陳氏曰治遺也○

孔氏曰燕安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芭萊况武王豈

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

謀以安後世之敬者言子孫能敬事則得安也○

朱氏曰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元皓曰昭謀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四玉鉉  
攷訂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說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

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

厭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許全攸介攸止載震與慎載夙載

鄭氏曰厥其初始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

辛氏之世妃克能也○孔氏曰傳云精以享曰禋

禋祀祀郊禘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禘焉天子親往

後帝也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

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毛氏曰履

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迹倣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

說文  
字部  
卷之  
一

說文  
字部  
卷之  
一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

誕彌眉厥月先生如達不圻音不副無苗音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張氏曰誕發語辭○毛氏曰彌終也○鄭氏曰終人

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氏曰圻副皆裂也○禮記

天子制服者幅也○毛氏曰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

康也○鄭氏曰寧○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

曰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

有神靈也○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曰夙爾也○輔氏曰富產而辟燕安居育養也○孔氏

以神惠光顯之也○引矢者男子之事○使郊之

之傳詩以鳥所生為男也○眉山縣氏海曰毛公

之行及鄭之說而後有衣之之事○當武之時未

遷史也○遷之說出於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

矣其失遷之以不祥証聖人也○鄭曰然則何

莊公宿生○鄭氏曰無苗音無害○鄭曰然則何

氏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

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嚴氏曰首章述姜嫄

禱而生后稷也○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天帝本無

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履帝武言洋洋乎如

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又云凡詩書言天

請經備攷 卷二十

誕彌眉厥月先生如達不圻音不副無苗音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張氏曰誕發語辭○毛氏曰彌終也○鄭氏曰終人

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氏曰圻副皆裂也○禮記

天子制服者幅也○毛氏曰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

康也○鄭氏曰寧○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

曰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

有神靈也○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誕實音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嚴氏曰實

單使南實音厭聲或路○毛氏曰實單二

毛氏曰實單腓辟○朱氏曰字愛也○蘇氏曰覆

翼藉呱泣聲也○毛氏曰單長計大○陳氏曰載

路滿路也○黃氏曰言隨所乘而無不見其足

之也○履遷焉復之也○益至越歷受故之久氣

宜奄矣然鳥去無依而呱也○其聲猶單言而載

于日○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意者牛

羊見稷以足趾遮之如有一物非護生可見天

氣所下在人不能為也○鳥覆之者護寒氣之上

誕實音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嚴氏曰實

單使南實音厭聲或路○毛氏曰實單二

毛氏曰實單腓辟○朱氏曰字愛也○蘇氏曰覆

翼藉呱泣聲也○毛氏曰單長計大○陳氏曰載

路滿路也○黃氏曰言隨所乘而無不見其足

之也○履遷焉復之也○益至越歷受故之久氣

宜奄矣然鳥去無依而呱也○其聲猶單言而載

于日○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意者牛

羊見稷以足趾遮之如有一物非護生可見天

氣所下在人不能為也○鳥覆之者護寒氣之上

誕實音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嚴氏曰實

為兒時其壯好種種用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  
之民皆法之義國之奉養為農師天下得其利  
幸是也○說文穀作穀日小兒有知役作詞禾木  
也詩曰禾穎穰穰○黃氏佐日較發言  
其氣象端偉如所謂嶄然見頭角之意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厭豐草種去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上實衰徐久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切實粟即有邵台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  
○朱氏曰方房也苞甲而未折也此清其種也  
種布種也○毛氏曰稟長也發盡發也鄭氏曰稟  
時也呂氏曰秀始穗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

詩經備攷卷二十

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  
也實繁碩栗其實栗栗然不亂也邵姜嫄之國  
也○鄭氏曰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張氏

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東萊呂氏曰人事  
相之道當合鄭箋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  
殖故種之黃茂○朱氏曰后稷之穉如此堯以其

有功於民封於邵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  
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次序者見稼穡之難  
難非一日所能致或前而不秀或秀而不實今后  
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禮如此○黃氏佐日自  
所致此稷已為農師而牧民之事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  
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  
苗也今之白黍粟皆好穀也恒徧也○蘇氏曰  
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

曰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稷王  
人問昔者上天神農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則遂以  
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所謂  
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

成獲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王氏曰  
詩經備攷卷二十

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朱氏曰稷之  
者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  
宗廟華神之說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籥或箛或籥或箛  
雙雙黍稷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祗以獻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也孔氏曰謂抒或簸糠者或蹂  
黍者劉氏曰蹂釋淅米也雙雙聲也浮浮氣也孔

氏曰釋謂云淅淅也浮浮氣也孫鄭氏曰惟思也  
矣日淅淅淅米聲也浮浮之氣○鄭氏曰惟思也  
○毛氏曰先奠而後焚蕭合馨香也祗羊牡羊也

版道祭也傳火曰燔賈之加于火曰烈與來歲繼

往歲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其後稷之祀天其

而春之或使人就日而行之或使人就其地而行之

使人就其地而行之或使人就其地而行之

未乃浸之於盆而釋之其聲波濤然又於之於

也○周禮注山行曰板封土為山象以普易其

為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去○武春四句為祭

載謀句取祭事取諸二句祀內外之神載燔獻內

外之尸取諸祭脂求神於陽姜嫄在其中矣

印音盛成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聖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計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

許經備攷卷二十

大羹也○鄭氏曰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

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胡之言何也○賈誼也

○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

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

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曾氏曰自后稷肇祀

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

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內海黃氏曰此詩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

備述其初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言郊天之

應而歸之於祖也蓋自后稷之肇祀已無罪悔以

迄於今則上天春之亦自肇祀時迄於今矣應之

安得不速乎言天監我祖之明德是以饗

我子孫之祭祀也無罪悔主係猶曰天說

行禮儀  
有是禮  
之禮也  
禮儀之  
禮儀之  
禮儀之

敬氏曰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

之典庶天有享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敬帝之欲

惟此詩記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曰後稷氏

曰此詩記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曰後稷氏

之義合而一之矣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說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齊同

敦徒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上

成成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

○丘氏曰苞抱捧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朱氏

詩經備攷卷二十

曰泥泥柔澤貌○毛氏曰成成內相親也○鄭氏

曰莫無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毛氏曰

肆陳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

以几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按之几

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

近情意決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

几之事自存○朱氏曰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

而慙勤篤厚之意諒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音

醢他醢醢音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皮臠切或歌

或等切五

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王人又洗爵。爵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毛氏曰牟爵也。夏口錢殷曰孔氏曰醢肉汁也。臨之汁者也。○鄭氏曰燔用肉炙肝。○毛氏曰臠雨也。服虔云口上曰臠。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嘒。○朱氏曰言侍御。欲食歌樂之盛也。

詩經傳文 卷二十

毛氏曰敦弓。書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雖是書。惟言用漆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孔氏曰。四矢皆輕重均。亭故言四鏃既鈞。○鄭氏曰。舍之言釋也。○丘氏曰。均。編也。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為賢。○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張弓也。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持三於帶間挾。○朱氏曰。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為雋。以不侮為德。○呂氏曰。此章鄭氏以爲將養。

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西伯既紂。泛言射者也。故禮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事。日序賓以不侮。○朱氏曰。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鄭氏曰。彼德較藝。不過爲。會孫維主酒醴維醕。乳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毛氏曰。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孔氏曰。皆在其中矣。○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則背有。鄭氏曰。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引之以翼。翼之。毛氏曰。祺吉也。○呂氏曰。前章言成王厚。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毛氏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疏義曰。既得老耇矣。又以善道自相引翼。成以享其祺。介其福焉。○朱氏曰。周道親親。情重於義。故王者祭果。即燕其父兄耆老。而爲之肆筵設几。酌斗新醕。抑何禮焉。云莫速俱。遇不虛矣。歌畢以備饗。絕無崇卑之別。所速俱遇者。豈得禮之私乎。黃耇必數。德交。修長爲所。翰所謂依好德而後考終命也。○毛氏曰。分爲八章。今從朱氏。行葦四章。章八句。分爲八章。今從朱氏。說既醉。王族與燕。禽行葦之詩。同前。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朱氏曰。德恩惠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介助。

晉德  
明而後  
景運光  
聖德昭  
有述焉

景大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

以德黃氏作日介爾景福與前篇以介不同以介是求以敬之介爾則後自賜之耳萬年只是

久遠不可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朱氏曰：穀祖實也。○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

○鄭氏曰：昭，光也。○孔氏曰：又先大成王與之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明而後融。○毛氏曰：昭明也。

○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毛氏曰：假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始也。○鄭氏曰：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

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

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

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

以明頌之，實也。○黃氏曰：自既醉以酒，至

其告維何，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筵，豆之物，潔清而美。○長樂劉氏曰：言其

新美而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蘇氏曰：攝，檢也。

○孔氏曰：又問公尸以善言告者何所為乎？孫祭

地節承  
上祭故  
云臣之  
威儀衆  
之威儀  
治主言  
不若言  
氏兼言  
之長

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相攝斂而佐助之，善於威

儀，當神之意，故以善言告王也。○禮器曰：遵豆之

特牲曰：遵豆之薦，水寸之品也。○四時之和氣也。○

孝子不隱先言其祭，祀內盡禮，外盡物。○黃氏曰：自此注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孔氏

謂時。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統之終

致其傳什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類

善也。○呂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

有嗣子之孝，舉莫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曹氏曰：祭義以爲

其行也，越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

也。此威儀甚得其時也。○上攝以威儀，助祭者之致

以誦其進也。敬以喻已，微而退，齊敬之色不絕於

面者也。○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

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嗣子飲奠，蓋天之錫，以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爾雅曰：官中巷謂之壺。○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

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國語類也者，不承前哲之

之謂也。○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

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官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

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張氏曰：室家之壺

鄭氏曰天覆被女以祿位○毛氏曰僕附也○王  
也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此章連錫之  
錫以錫之而得之必得其祿何錫以見一者  
相附而得之必得其祿何錫以見一者

無外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儀

鄭氏曰天覆被女以祿位○毛氏曰僕附也○王

也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此章連錫之

錫以錫之而得之必得其祿何錫以見一者

相附而得之必得其祿何錫以見一者

其何何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子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謂

生淑媛使為之妃從隨也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

詩經備攷卷二十

隨之謂傳世也○鄭氏曰孫子孫子孫子孫子孫

有以故之不然民將粉粉然表視而不能平治又

安能無樂乎○幸子曰既醉既醉既醉既醉既醉

高朗令終可謂善頌矣蓋酒醉而後人君有所

作其不獲令終者明或不足也應政上聖如斯

之聰明高朗之知遠察微亮之欲明克明克明

日達曉湯之慈福文之絳照休也治化光顯垂

大寵命昭昭萬方是以絳照休也治化光顯垂

受福也若終者詩述暇則而告以孝子不厭承

其意深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說鳧鷖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傳同

朱氏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

則饗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是詩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毛氏曰鳧水鳥也○鄭氏曰涇水名也祭祀既畢明日

又設禮而與尸燕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

之故自嫌爾者指成王○毛氏曰馨之遠聞也

日米如釐丁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

未成就乎尸也○黃氏佐曰寧安也為尸時未免

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福祿承

燕飲受君恩說疏義所謂安樂尊榮是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詩經備攷卷二十

毛氏曰沙水旁也○說文曰宜所安也○嚴氏曰

樂之鄭氏曰為猶助也○顧氏曰宜者克稱是燕

也鳧鷖在渚之與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思汝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汙也○孔氏曰水中處止也○鄭氏曰

酒之沛者也○黃氏佐曰處安樂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

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渚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宗尊也○莆田鄭

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臺音公尸來止熏熏計云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臺，山絕水也。鄭氏曰：臺之言門也。○馬援流峽山間，兩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岸深若門也。

○鄭氏曰：艱，難也。黃氏佐曰：熏熏訓和悅，差非若釋時而言。對前祭時看故曰後。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何後艱之有。

鳧鷖五章章六句

說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傳同

序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十四

毛氏曰：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牟閭知人則養，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鄭氏曰：顯，光也。○毛氏曰：中，重也。○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

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豐城朱氏曰：嘉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德之可嘉可樂。為美也。受祿于天，自其已然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自其無窮言之也。○韓氏曰：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慊之人，慊之故天祚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謂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切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通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彭氏曰：君之福祿莫賢則不足，以膺昇付。至於遠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謂其志不愆，則無作聰明亂舊章之過。不愆，則常行舊章，志不愆之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克有盛大宜著之意。故曰皇皇不愆，則自能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十五

毛氏曰：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歐陽氏曰：言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鄭氏曰：羣匹，羣類也。蘇氏曰：從衆之欲，而不自為是。四方之綱，不可依歐陽氏若然一養尊無事之士。兩何以受無疆之福乎。黃氏曰：寄於修己。公於用人，則其德盛矣。惟德動人，所以受無疆之福也。修己密，則有為出治之本。用賢公，則有為輔治之功。此所以政刑修明，禮樂振興，而天下皆在統括之內也。此說得之。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音位民之攸暨計





鄭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嘆陟則在獻鄭氏曰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通韞音

琴必孔容刀

毛氏曰胥相宜徧也○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

劉之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毛氏曰獻

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釋山云○鄭氏曰

舟帶也下曰韞上曰瑤孔氏曰韞者小舟之

朱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宜居之

徧也維玉及瑤孔氏曰瑤容刀言公劉帶此

詩經備攷卷二十

大

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呂氏曰躋攀

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嶽降原

其勞如此視其所佩服則維玉及瑤韞瑤容刀也

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

民也歟劉氏曰此章之應繁順宜民之居也下章

相土皆爲民也若民居不安則君之居亦可緩所

以不彈陟降之勞耳舊說維玉句文以象德韞瑤

知庶繁皆草創之初從者如此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原迺陟南岡乃觀音于

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曹氏曰漢朝那縣隋改

原州百泉溇毛氏曰溇大觀見也○鄭氏曰山脊

曰岡○朱氏曰京高丘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氏

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鄭氏曰時是也○毛氏

其後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廬寄也鄭氏曰廬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蘇氏

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

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

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

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幽至此而

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克

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說也鄭氏曰原惟廣必

覽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此下觀者審也京惟高

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觀其流峙之形向背

之宜此上觀者審也○張氏曰四

時字俱指京師言正見創見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濟濟上俾筵俾几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朱氏曰其

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樂之踰踰濟濟士大夫之

威儀也容之盛也俾使也○孔氏曰公劉則使人

爲之設筵爲之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



矣。○呂氏曰：止旅廼密芮鞠之卽，風氣日開，民編

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

於此矣。黃氏佐曰：芮鞠之卽，則民和而

韋子曰：人生來事務求民安，民心不安，動必有悔，况遷徙乎？蓋有輯和之思，必有輯和之實，而後民

不忍舍故土，如歸日，而思慮也，不則盤庚遷耿，猶不無言中主更何如哉？長民者亦自顧其思

輯用光果否？無輕易言遷可也。

###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聖天親布，德賢有道也。

說：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傳：洞酌，卷阿也。

洞酌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餗餗。人志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十一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餗，餗也。孔氏曰：說文

也。餗，飯流氣也。然則蒸米謂之餗，餗必餗而熟之。餗，酒食也。樂以強教之

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傳：氏曰：道

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淨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

之於此，尚有有用也。○張氏曰：以無源之水猶資民

用，與有德之主豈不為民依？挹彼注茲，彼茲二字

宜玩。君之於民，總為尊卑，所以注茲，彼茲二字

相通，休戚與共，安得不為民之父母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鬢，祭器。孔氏曰：司會鬢云：鬢，

祭器也。

南海黃氏曰：攸歸，有所歸也。歸與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毛氏曰：漑，清也。孔氏曰：漑亦洗名。鄭氏曰：暨，

也。顧氏曰：攸暨，乃沐浴安之使清潔也。鄭氏曰：暨，息

左傳曰：雅有洞酌，昭忠信也。鄭氏云：流潦水之

薄者，挹之注之，而可以沃漑者，以有忠信之德，齊

潔之誠，以薦之故也。然則流潦可以饋餗，以有挹

民之誠，君子為民父母，以有豈弟之德也。豈弟愛

然平易，同民之好惡矣。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十一

說：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

此以進戒。傳：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卷，曲也。飄風，迴風也。○鄭氏曰：大陵曰阿。

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

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虛體，則風無自

而商，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

則亦如。○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毛氏曰：矢

陳也。呂氏曰：此章共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

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

經 67—420

顧氏曰  
為則有  
師道意  
為則有  
去道意

東萊呂氏曰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

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

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

然後王德回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

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

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謠謠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

翽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

多也鄭氏曰媚愛也親愛天子奉職盡力

此以下廣言人君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聚也

本既有孝德其為吉士即前章之吉士也

要補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即上章之吉士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附于天謠謠王多吉人維

君子命媚于庶人

詩經傳次卷二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

庶人謂無擾之謝氏曰媚于庶人為主愛其民也

而以典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命謂委賢於君

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治洽之意

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萋萋離離喈喈

鄭氏曰鳳凰鳴于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喻賢者翔而後集梧桐生者明君出也生于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

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朱氏曰朝陽  
明顯之處也  
不顯者  
其事而  
曰樂以  
其樂生  
由得之

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奉奉妻妻。梧桐盛也。離離皆皆。鳳凰鳴也。鄭氏曰。奉奉妻妻。皆君德盛也。離離皆皆。皆喻於朝。奉奉臣相得而榮也。○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風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奉奉妻妻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離離皆皆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疏義曰。高岡非潛。盛之處。賢者出。潛隱而達。賢君致治之時。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則臣得展其所。藉其。待賢之盛。禮而後。奉奉賢有和集之德音也。

維以遂歌。君子之車。既底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

鄭氏曰。底。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奉奉妻妻。則離離皆皆矣。君子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亦足以待賢者矣。○呂氏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奉妻之盛。離皆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鄭氏曰。矢。陳也。○朱氏曰。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一說。遂成也。蓋王唱而臣和。矢音廣。是遂王之歌。而成其義也。亦通。○陸氏曰。言我失音。幾何。待爲王之來歌。因此而遂歌。

朱氏曰  
不顯者  
其樂生  
由得之

之若中心所欲言。工升歌。所能盡也。○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太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太和盛治之時。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朱氏曰。此詩之義。在於公之憂。所以有車馬之樂。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志。○前漢書曰。召公之於成王也。在詩之末。阿。則曰。考。天下之要務也。厥後成王果能訓迪百官。推賢。舉能。爲有周之令主。謂非有得於召公之告戒乎。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說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

傳。五字中存。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

鄭氏曰。汔。幾也。楊氏慎曰。孫炎曰。近也。杜預注。康。緩皆安也。惠。愛也。○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矣。隨人。也。○鄭氏曰。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隨人者。以此救慎。無善之人。用此止爲。冠虐。○朱氏曰。不於詭隨之明。而禁止之。○毛氏曰。情。曾也。柔。安也。○朱氏曰。能。順習也。○蘇氏曰。人。



非徒以... 其冠... 上而... 無以... 其冠... 上而... 無以...

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若而

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

人。爾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

定矣。嚴氏曰。說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隨之。此

甘言而信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專

者。往往樂於然。而博正直。故說隨之人。得肆其志

是。居上位者。教之也。今戒用事者。無縱詭隨。則可

以。防無良之人。用邇止其寇虐。此理甚明。可痛

其不。畏明也。呂氏曰。一言而衣。其口。惟子言而

乃。所以。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

而。不。過。其。爲。惡。無。所。不。極。也。小。人。不。畏。人。明。有。矣

本。能。遠。望。其。太。平。也。庶。幾。小。康。一。言。以。惠。中。國

而。後。四。方。然。所。以。惠。後。者。有。他。人。在。朝。廷

之。上。無。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其。主。定。矣。書

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上。人。言。柔。遠。能。邇。而。必

詩經傳攷卷二十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逯。音無縱詭

隨以謹懃。音懃。懃。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迷。聚也。李氏曰。言使

諱也。○朱氏曰。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

氏。述。其。始。事。○毛氏曰。休。息也。黃氏佐曰。無棄爾

者。護。掖。之。也。○安民之。功。終。必。繼。其。始。所。謂。無。棄。爾。勞。也。○顧氏

曰。連。小。人。則。民。聚。而。中。國。惠。而

天下。治。矣。故。有。以。成。王。之。休。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所以... 王也... 近... 指... 爲...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惡。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惡。惡也。○朱氏曰。罔極。爲惡無窮

極之人也。○李氏曰。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

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呂氏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黃氏佐曰

人。看。其。所。親。蓄。所。議。論。必。有。莫。京。師。之。民。也。○張氏曰

大。猷。親。近。之。特。以。究。所。蓄。而。指。之。民。也。○張氏曰

惟。慎。儀。以。親。賢。則。向。賓。倫。奉。之。有。賴。理。成。化。之

有。資。所以。遠。惡。而。安。民。者。在。是。○顧氏曰。此言小

人。蟠。結。朋。黨。之。衆。必。令。衆。君。子。方。可以。勝。之。故。戒

而。後。可以。○有。德。之。人。不。且。道。狗。人。故。必。修。身。謹。儀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

大。

毛氏曰。懃。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

敗壞也。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元。戎。式。用也。弘。猶

廣也。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黃氏佐曰。憂。泄。二字。最。重。蓋。恐。民。怨。不。釋。則。禍。患

日。廣。也。○顧氏曰。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爲。天

下。安。危。關。民。生。休。戚。言。所。爲。甚。廣

大。則。去。小。人。以。安。民。我。不。吝。已。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縶。遺音縶。縶。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鄭氏曰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李氏曰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總總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朱氏曰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疏義曰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愛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顧氏曰王欲玉女以能去姦安民有不敗輕視不於小用意○嚴氏曰詩言無良惜故同極厲而極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  
三  
民勞五章章十句

序收凡伯刺厲王也  
說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管不實於甕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

鄭氏曰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李氏曰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總總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朱氏曰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疏義曰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愛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顧氏曰王欲玉女以能去姦安民有不敗輕視不於小用意○嚴氏曰詩言無良惜故同極厲而極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鄭氏曰猶謀也為謀不能遠罔不知禍之將至○毛氏曰管管無所依豈誠也○鄭氏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兢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哉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惟其謀猶如此我是用大諫也○日天以安民為心反其常道故曰板此二句見天變必人有以致之○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傳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朱詩意信然

詩經備攷卷二十  
三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鄭氏曰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毛氏曰輯和洽合

鄭氏曰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李氏曰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總總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朱氏曰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疏義曰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愛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顧氏曰王欲玉女以能去姦安民有不敗輕視不於小用意○嚴氏曰詩言無良惜故同極厲而極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五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

毛氏曰僚官也○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

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呂氏曰及爾同僚也

公卿之言而風之也毛氏曰芻蕘猶替替也孔

其言而不聽之故云猶替替芻蕘采薪者○鄭氏

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

之賢者○王氏曰芻蕘自大之意自大而不孫不

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韋子曰天下事廣深博訪諸處有故况芻蕘拒言乎從來小人誤國皆由自滿便諫言者難痛切亦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四

笑而却之所以天變不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音小子蹇蹇其匪

我言耄音爾用愛謔多將煇煇許不可救藥

毛氏曰謔謔然喜樂朱氏曰謔灌灌猶欵欵也蹇

蹇驕貌李氏曰說文蹇八十曰耄煇煇然熾盛也

李氏曰說文○蘇氏曰言天方將為虐安得以為

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駢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

憂為戲爾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王氏曰列子云曾不

天之方憐音無為夸音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許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憐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李氏曰屈已卑躬

只屈卑卑者使辭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按體柔

只屈卑卑二字分不開○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

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

毛氏曰殿屎呻吟也說文作蔑無資財也○鄭氏

曰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揆度其然者

又責以賦斂空虛無財以共其事窮困如此曾不

肯惠施以調贍眾民言無恩也黃氏在曰李則驕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五

以喪其威儀也善人載尸亦小人使之莫敢然心

有所畏故莫敢度其所為然也○輔氏曰夫小人

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

吟也○陸氏曰欲惠我師必須善人善人用事如

何容得李毗○蔑資如毛鄭解美

甚顧朱子何故訓作滅亡容嗟耶

天之屬音民如墮音如篴音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益屬民孔易民之多辟音無自立辟

毛氏曰屬道也未氏曰如墮如篴言相和也如璋

如圭言相合也○蘇氏曰攜取也言其易也○朱

氏曰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

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

以道之耶程氏曰屬開通之義室之屬也故說

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偶者亦不難  
因開之易而導之方之可也○呂氏曰亂雖極矣  
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黃氏佐曰此詩雖其同列  
抑亦有啓其告王之意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幹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俾斯長

毛氏曰介善也○朱氏曰介大也○藩屏也垣牆也○

樹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大邦強國也○屏

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宗子同姓也○李氏曰王

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

詩經傳文卷二十

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

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

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

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呂氏曰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大

邦論道之資治亂特危之道故維藩大衆居則足

以相守出則足以禦敵故維垣大邦強國地廣兵強可

爲保障故維屏大邦勅問之舊人所倚重足以聯

屬衆心故維翰大邦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

心替而禦外侮故維城○修德乃君之事輔之者

臣也故以無匪無獨責備同列蓋云維城之重如

此慎無使德薄親離而致藩垣屏翰之壞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氏曰渝變

也及與也○毛氏曰王往且明游行衍溢也○

相從可不慎乎○宗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

悴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

監在茲者乎○黃氏佐曰上文文化民輔君等無非所

出入之際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俱曰明日且

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

詩經傳文卷二十

板八章章八句

韋子曰傳說云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是以古

之聖王慎選左右使之朝夕納諫以輔德格非而

又懸鐘鼓設鞀鼓以廣直言之路恒恐衆惡暗諫

而不自知也○厲王惡聞其過乃使衛巫監謗者

殺之當其時道路以目故詩人不收正告極諫其

民分極二詩託以戒餘友而但曰是謂大謫則其

受國恤民之心有不客已故不致諫日而諫執其

也○諫之謂之諫諫之謂之諫諫之謂之諫諫之謂

受諫至使忠直之臣託詞以諫其情雖何如耶

言和顏色而受之者宜公之教言文成之

懸琴猶不失爲令主惜厲王之不悟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王鉉

攷訂

蕩之什

傳召穆公諫曰賦蕩賦文是屬

申公說曰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文下云天下蕩蕩無綱紀

歐陽氏曰序云傷周室大壞也是得公見厲王無

道如其必亡而自傷周室大壞所以言不及厲王而

遠思文王之興也凡言判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

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

則判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意如此者多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辟天生烝

民其命匪誑音靡靡不有初音鮮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毛氏曰辟君也○李氏

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

○鄭氏曰多辟又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毛

氏曰誑誠也朱氏曰誑信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

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

而呼天之辭也○朱氏曰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

解之如此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若天實爲

鮮善是衆民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

天賦予以惡哉○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鮮克

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

亦善也其終而觀之厲王則自暴自棄於多僻

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而自爲是匪謹

也則其蕩蕩者固自若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

知爲怨天尤人而非天實有是也○黃氏佐曰詩

人將言厲王之惡故先言此以明天發世亂皆人

爲不善所致須臾

厲王說但須臾須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音侯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怙音德女典是力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辭蓋陳厲王之失

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諭爾

毛氏曰咨嗟也鄭氏曰厲王弭謗不敢斥言王之

彊禦彊梁禦善也謝氏曰禦如禦人○朱氏曰彊

禦暴虐之臣也掎克聚斂之臣也○毛氏曰服服

政事也怙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服皆彊禦掎

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典而任之

何哉○呂氏曰力言任之之堅也豐城朱氏曰厲

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

服所謂以之仁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掎克也

即所謂怙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治亂雖本

漢傳變 賦民與 賦則有 所謂民 氏曰寇 漢傳變 賦民與 賦則有 所謂民 氏曰寇

皆謂時 敗賊之 謂用非 其人如 無子風 矣何以 自全哉

文王曰咎谷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直類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音候祝音靡屈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善愆怨也○鄭氏曰寇盜攘

竊為奸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侯維也○毛

氏曰作祝詛也屈極究窮也○朱氏曰言女當用

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

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

極也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多怨而恐禍之及也

詩經傳攷卷二十一

文王曰咎谷女殷商女怨音怨于中國斂怨以為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陪無卿

鄭氏曰怨休自矜氣健之貌陳氏曰糾虛朱氏

曰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

○毛氏曰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鄭氏曰謂

無陪無卿無陪貳無卿上也謂氏曰以修德作氣

虎狼無德之狀以怨為德謂氏曰以修德作氣

此○輔氏曰此皆由不明固有之德故也而其

以不明其德則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

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故也○黃氏佐曰

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官盛任使矣德既昏昧則

文王曰咎谷女殷商天不洎面善爾以酒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平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洎洎也鄭氏曰有洎洎於王氏曰天之

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女沈湎如此○鄭氏曰式

法也朱氏曰愆過也○孔氏曰汝沈湎如是既已

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既其醉也

叫號譴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所以大壞輔氏

屬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

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一說不義與義類相反

文王曰咎谷女殷商如蜩如螳如沸如羹音沸

詩經傳攷卷二十一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異皮器于中國單及鬼方

毛氏曰蜩螳也螳螂也孔氏曰釋蟲云蜩螳

三輔以西蜩螳一名蜩切然則蜩螳亦蜩之別名耳

○朱氏曰如蜩螳如沸羹皆亂意也鄭氏曰飲酒

又如湯之沸其笑語者○鄭氏曰君臣失道如此

且喪亡矣時人化之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毛氏曰異怒也孔氏曰西京賦云鬼方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文選注○孔氏曰

單及延及也○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







竟也。○韓人。人字。鄭箋訓賢人。言人君為政。無強  
於得賢人。亦通。但四方訓之說不去。朱氏釋為人  
道。亦無歸着。時說云。如父子之親。之類。益迂矣。陸  
羽明以道德暗切下文。甚當。然則道德非兩作。訂  
定遠辰。敬慎。即盡人  
之道。而德行已覺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明刑。

鄭氏曰。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以  
傾敗其德。○歐陽氏曰。顛覆。德荒湛于酒者。指

時事以刺王也。○毛氏曰。紹。繼。朱氏曰。謂所共執  
刑法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

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朱氏曰。敷求先王。廣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九

先王所行之道也。○王氏曰。克共者。不敢慢之謂  
也。黃氏佐曰。日亂政。則與計謀二句相反。而治人

○歐陽氏曰。一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章子曰。其在于今四句。明指當時之君。不知修德

慎儀。而惟荒湛于酒。朱子以為武公自言今日之  
所為。大不情矣。武公為卿士。未聞有迷亂湛酒之

事。觀賓筵之三四章。當時必有此敗德亂政之人。  
序云。刺幽王。未知果否。而  
以為自言所為。必不然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酒  
婦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 蠻方  
鄭氏曰。肆。故今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

之。朱氏曰。弗尚。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就虛  
竭。皆引之以亾。○毛氏曰。淪。率也。朱氏曰。淪。酒灑  
章表也。過遠也。○李氏曰。酒婦庭內。只是修潔其  
朝廷。當時沈荒於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

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朱氏曰。內自庭除之近  
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酒婦之常。大而車馬戎  
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防也。上章所謂訂譖定  
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朱氏曰。此承上章而言  
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如流泉之不可止。故是豈  
皆當整辦。防備如此。然後近而吾民有所備。遠而  
而蠻方有所畏避也。○黃氏佐曰。夙興夜寐。與他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十  
處不同。此言與必以夙。寐必以夜也。維民之章。使  
其法我之勤。勵戒懼也。戎作。猶言起大事。動大衆  
也。○陸氏曰。天之所在。德之弗修。天弗尚也。衆  
寢興酒婦。有一。段動。屬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  
皆基於此。○章子曰。夙興。有宵衣待旦意。夜寐。有  
肝食不遑意。治國。取表不可怠。戰故。修車馬。器械  
俱於無事之日。為有事之防。蓋以戒  
不虞而備蠻方。所謂訂譖遠猷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  
御諸侯之度也。○歐陽氏曰。安定人民。謹守為君  
之法度。乃以防非意之事也。○鄭氏曰。柔。安嘉善

之。朱氏曰。弗尚。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就虛  
竭。皆引之以亾。○毛氏曰。淪。率也。朱氏曰。淪。酒灑  
章表也。過遠也。○李氏曰。酒婦庭內。只是修潔其  
朝廷。當時沈荒於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

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朱氏曰。內自庭除之近  
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酒婦之常。大而車馬戎  
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防也。上章所謂訂譖定  
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朱氏曰。此承上章而言  
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如流泉之不可止。故是豈  
皆當整辦。防備如此。然後近而吾民有所備。遠而  
而蠻方有所畏避也。○黃氏佐曰。夙興夜寐。與他



毛氏曰莫無捫持也。○鄭氏曰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人無持我舌者。而自恣也。教令一往其過誤可得而已乎。孔氏曰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朱氏曰讎答也。○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小子幼穉之稱。故爲庶民子弟。○鄭氏曰惠順也。○嚴氏曰繩繩如繩之牽連而不絕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

氏曰矧况射厭也○朱氏曰視爾友於君子之暗  
和柔爾之顏色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齊氏  
曰是不遠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  
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  
也當知屋漏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  
而測者王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呂氏曰此章戒王以内外交修也韓氏曰輯衆  
色之溫柔也不迺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言其照  
心則有是類此亦内外之符也○朱氏公遷曰地  
有隱顯而鬼神之神無隱顯鬼神無往而不在此故  
敬無作而可忘此章言持敬之功當如此○歐陽  
氏曰又戒王不惟自修于顯又當不懈于幽隱  
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

是不觀不聞之地。薛方山謂就存養工夫說者也。  
也。○韋子曰。屋漏暗處。此不覺則可以致鬼。  
神。惠臣民。傳於子孫。法於天下。豈但致鬼已哉。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上。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善必嘉美。○毛氏曰。僭。差也。○  
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  
則未有不可以為法者。○毛氏曰。童羊之無角者。  
也。虹。潰也。○呂氏曰。俾臧。俾嘉。欲其君進德之善。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古

也。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按桃報李。必然之理。  
彼小人口。嚮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  
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  
至傾覆者。實此曹耳。○豐城朱氏曰。不僭則於事無  
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  
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黃氏曰。方言為德。即謂以爲則。何也。曰。如此則  
德之誠。有不可欺。然則然矣。人如何而不法之哉。  
○公言此。特以明人君趨向之機。所係甚大。而端  
本。源。當。力。為。之。計。耳。○嚴氏曰。虹。謂切戒也。如  
蟻。蟻。不可不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  
○二。僭。字。存。必求其盡善盡美意。  
荏。柔。水。言。繹。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

心。疏云。存  
德。柔。意。

鄭氏曰。柔。忍之。木。荏。然。人。則。被。之。絃。以。為。弓。○

毛氏曰。繹。被也。○朱氏曰。繹。綸也。彼。溫。溫。寬。柔。也。○

○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話。言。古。之。善。言。也。○鄭

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

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

同。○朱氏曰。言。人。心。不。同。愚。知。相。越。之。遠。也。○西。山

曰。溫。者。和。易。之。意。祭。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

為。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

其。德。之。罔。此。章。立。其。德。之。基。○溫。恭。所。以。為。德。之

基。者。以。其。能。受。善。言。也。話。言。不。外。修。己。為。人。之。言

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順。其。言。之。善。者。而。行。之

順。者。不。作。聰明。不。敢。違。悖。之。意。愚。人。反。以。為。僭。則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古

不。順。矣。○韋。子。曰。學。士。大。夫。未。有。不。能。受。善。言。而

立。德。之。基。者。况。國。君。乎。易。曰。謙。受。益。滿。招。損。欬。修

德。須。先。去。客。氣。客。氣。去。

於。音。乎。小。子。未。知。臧。否。○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風

知。而。莫。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朱氏曰。所以。喻。假。令。云。王。尚。幼。少。未。有

修德五  
修文作

曰宜有則而乃不  
知者必其自盈也○毛氏曰莫晚也○呂氏曰武  
公之於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為不可告語猶疑  
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切海爾  
諄諄切聽我藐藐切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  
知亦聿既耄切

毛氏曰夢夢亂也朱氏曰不慘慘憂不樂也○鄭  
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我告教王  
口語諄諄然王聽之藐藐然忽略○毛氏曰藐藐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

然不入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為教之也覆以

我為虐之也○毛氏曰耄老也呂氏曰既耄非謂

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其言之也○歐陽氏曰我  
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諄諄諄四句

以君臨于上臣憂于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  
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孔昭指禍福不成言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日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切回遘切其德俾

民大棘

毛氏曰舊久也朱氏曰○歐陽氏曰所告爾者非

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不至於  
大悔也○朱氏曰言天運方艱難將喪厥國矣我

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  
矣○蘇氏曰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

於困急而無告也鄭氏曰舊止如修已治人之事

武便是蓋觀於天之所賜福則國之所以興喪可  
知矣○黃氏曰此詩當至八章分上皆示以當

欲其聽言者亦是聽上修德末四章  
孔氏曰抑諄諄武公所作難志之言也

警戒已身是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  
微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

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詩以自警章昭云懿詩大雅  
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

亦以自警也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按史記  
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其伯之弟以宣王三十

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廢子耳  
未為國君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以此知章氏

之言為得其實侯也亦云衛武公刺王章亦以自  
警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末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序桑柔丙伯刺厲王也鄭氏曰丙伯魯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說桑柔丙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傳此六字  
苑音彼桑柔其下侯甸持切采其劉瘼音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去兄音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殄  
毛氏曰興也苑茂貌句言陰均也朱氏曰王氏曰  
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毛氏曰瘼病也○鄭氏曰  
殄絕也○朱氏曰倉兄與恰悅同悲悶之意也○  
毛氏曰填父也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兄與鄭氏  
曰倬明大貌○孔氏曰苑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  
稚而柔濡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及其將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而采之其枝葉劉然而稀疎則病此下所息之民  
矣歐陽氏曰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  
持采為空枝而人○蘇氏曰君子愛之不絕於心  
不得蔭其下故也○蘇氏曰君子愛之不絕於心  
戀之益久而不已遂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音旂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切於音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旂龜蛇曰旐翩翩在  
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  
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王氏曰  
黎黑也周曰黎民泰曰黔首○鄭氏曰具猶俱也

兩推云

錢氏曰  
上上  
本

錢氏曰  
上上  
本

災餘曰燼孔氏曰燼是無燭之條毛氏  
曰步行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  
之頻促也張氏曰口無故而與帥民見車馬旌旗  
四國定而國運之急促可知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音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朱氏曰  
天不我養○毛氏曰疑定也孔氏曰疑音疑疑者  
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欲止則不知所安行則  
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辭也君子實維四句民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強爭之心而  
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  
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補氏曰居無所定則  
往則無以避患也○顧氏曰君子力充卒為小人  
所傾陷以激成也○韋氏曰在位君子  
苟實心圖維化其爭心何厲階之有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音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音孔棘我圍音  
毛氏曰宇居俚厚也圍垂也朱氏曰鄭氏曰辰時  
也瘠病也○孔氏曰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  
蝻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瘁病也悵  
痛也○毛氏曰贅屬朱氏曰言危也秦飲傳曰荒  
虛也穹蒼蒼天形若言色也○朱氏善曰上章言  
稼穡以代祿食則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  
蝻賊稼穡卒瘁則中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  
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維至德順民之君李氏  
道之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徧謀於衆又考  
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內能  
則宣謀之於衆滅善也○朱氏曰彼順理之君所  
考察慎擇其相滅善也○朱氏曰彼順理之君所  
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  
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  
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  
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呂氏曰善惡出於天  
易見也不明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  
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其肺腸不與人同不  
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黃氏佐曰天下之安  
危在相能用賢則民受其福此民所以尊仰也○

孔氏曰  
性即洗  
象象之  
貌

朋友無  
其相贈  
而不與  
以善此  
退亦窮

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殺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姓姓衆多也○鄭氏曰諧不信也胥相也  
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耦行姓姓然衆多今羣臣  
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鹿之不如○毛氏曰  
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王肅曰進不遇明君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退不遇良臣維以窮也○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  
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曹氏曰鹿性善羣  
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陸氏化熙曰朋友以在  
位之人言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諧說蓋進既思而  
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而擠之使不得脫然豈  
不是進退兩難此正爲無明君容此譏依在朝耳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聖人所視而  
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胡之言何也○朱氏曰聖人  
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  
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事子以贈言。灼有所見。而不言。言必中。疾。百里。信以。所其是。凡。禍。之。未。形。無。不。預。察。矣。畏。忌。指。賢。諍。之。時。道。路。以。目。故。內。伯。亦。難。以。直。諫。也。呼。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首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食。

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

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朱氏曰。忍。王反。

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孔氏曰。

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朱氏曰。民不

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呂氏曰。民豈。有貪亂之心。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三

然既遭亂。後復無依。是以反食其亂。而不愛其身。將陷於荼毒。亦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也。

大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繇其性。朱氏

君子。小人。所行。作起。式用。征行也。○蘇氏曰。垢。穢。

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

穢。○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輔氏曰。作起也。良人。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其所行。惟隱暗。汗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所行。必光明。高潔。小人之所為。所行。必隱暗。汗穢也。○嚴氏曰。大風。俱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道。必從大空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

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克實之象。小人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汗之事。蓋其立。朝行已無間可乘。惟以峻味之言。逐之。使之無。附會後世事。中垢。仍是小人所行。日暗。若作征伐。之征。謂攻君子以。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鄭氏曰。類。等夷也。朱氏曰。敗類。猶言。圯。敗也。對答也。○蘇氏曰。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

所繇敗也。○鄭氏曰。貪惡之人。道聽言則應答之。

見誦言。則寘卧如醉。孔氏曰。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則應答之。見誦。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四

詩書之言。則應卧如醉。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卧。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皆如醉然也。○聽言二句。朱氏注云。以王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如醉。對。者。答也。未有告語。而云對者。且自言如醉。與下文。作爾歌相反。必非芮伯之言。故不若舊說為安。

朱氏曰。繇。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耗也。○

此言大風之起。有道。貪人之敗善類。亦有繇。以王

之用之也。我以王能聽言。而巽語之。則託辭以應

對。即誦法言。以規諍之。又如醉而不悟。蓋信用貪

人。故拒言而不受耳。於是歎曰。王不用其良。而反

使我憂之。至於悖耗何耶。賈王說榮夷公。芮良夫。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



榮公也歟。商伯之憂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子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張氏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陰覆也。○鄭氏曰。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既往陰覆。女謂告之。女反

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張氏曰。下。事也。反謂予來。相恐也。赫。作。恐。赫。亦通。呂氏曰。厲王之朝。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子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黃氏曰。小人為惡。不悛。禍將及之。君子教戒之者。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十五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所以教藥之也。故曰陰女。○陸氏曰。國存則小人亦在。覆庇之中。豈不是陸女。

民之罔極。職涼音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音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諒信也。范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勝。

言至酷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繇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

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辟者。亦繇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

之也。黃氏曰。此言繇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有盜賊之臣。為之寇也。○孔氏曰。我以信言諒王曰。女所行

者。於理不可。反背我而大罵詈。陳氏曰。我。薄告之。而見。雖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女實為之。已作

女所為之歌。○朱氏曰。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也。涼曰。不可。朱注云。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

子約信。恐君子亦不與之約也。不若孔氏疏。為長。但諒王當易為告友。而

東萊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十五

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告

君向背。用舍。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告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

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便。欲諫而不敗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謀命而王

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

亂繇小人也。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二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三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四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五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六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七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八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一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二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三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四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五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六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七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八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九十九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一百章。言王之所繇。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



秉心無競。咨謀周備。慎擇其相而已。契天下安危。係於輔相。相臣賢則能察遠防微。撫恤民艱。扶持善類。所行必光明。若所為必有利於民。而亂豈患不夷乎。既而知王不可正告。姑告朋友曰。庶其聽予言而改圖乎。爾雖欲辭其咎。予已作歌聞於天下矣。以誡工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

說雲漢宣王憂旱史籍美之

傳多

孔氏曰。必本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悔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呂氏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詩。經備攷。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七

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在見。臻。音。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朱氏曰。言其光。隨天而轉也。鄭氏曰。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觀天河。望其候焉。辜。罪也。王憂旱而嗟嘆云。○毛氏曰。薦。重。仍。猶為。薦。與。存。異。義。故。為。重。臻。至也。○

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蘇氏曰。禮。國之內。荒。則。索。鬼。神。祭。之。○王氏曰。神。晏。然。莫。我。

聽。○孔氏曰。于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觀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曰。於乎。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不求而祭之者。又無愛於此三牲。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見聽祐助者。而使旱災若此也。應。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他。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於。乎。何。辜。今。之。人。是。引。罪。自。責。而。悲。斯。民。之。無。辜。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八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說文曰。蟲蟲。旱氣也。孔氏曰。蘊。聚。氣。是。雷。也。○。於。乎。何。辜。今。之。人。是。引。罪。自。責。而。悲。斯。民。之。無。辜。也。

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莫其禋。瘋其物。孔氏曰。莫。謂置之於地。瘋。謂埋之於土。種。與。物。皆。謂為。穀。事。神。之。物。謂。食。牲。玉。之。風。

宗尊也。○鄭氏曰。莫。瘋。天地之神。無不尊敬之言。徧至也。斁。敗也。○毛氏曰。丁。當也。○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

於我躬。

經 67—441

作於也  
也天宗  
日月星  
辰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殞音我以旱。惜七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避去。又以避患非人主之義。  
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鄭氏曰。瘡

病也。天何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  
王氏曰。惜不知其故。○孔氏曰。祈年。月令孟春祈

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  
即以社以方是也。○鄭氏曰。虞。度也。天曾不度知

我心。肅事明神如是。宜不恨怒於我。毛氏曰。我何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絲常遭此旱也。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

之始。耕先祈穀於上帝。春祈已。願百穀之堅實。秋  
報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鄭氏曰。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居六哉庶正。疚哉冢宰。趣七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

云如何里。

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四年祿餼

不足也。孔氏曰。散。無綱紀者。祿餼不足。皆因於

也。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朱氏曰。冢

宰。又眾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

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  
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

止不能也。朱氏曰。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則教百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

之愛何。釋文。里。本作廋。爾雅作里。釋詁云。里。憂也。

瞻印音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羸音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眾星貌。○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瞻望

仰視於昊天。惟見有嘒然光明之眾星。未有雨微。

○毛氏曰。假。至也。○呂氏曰。昭。明也。羸。餘也。所以

事神者。無餘矣。王肅曰。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關

私羸者。以民近死。必當。○朱氏曰。羸。臣竭其精誠。

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已將近。

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者而修

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眉

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  
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又仰天而訴

之日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氏曰：不敢斥言，不敢必云爾。○句曲張氏曰：長安正，要帶安民，臣民安則非獨君安，而諸臣亦可以釋其憂矣。○朱氏善其言，有不敢絕望，又若不敢期必之意。○事神之誠，有恒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虞，恭以事神，而神享之，則但以恤民而民復之，蓋降之氣清，豐稔之効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靈漢之一念基之也。○韋子曰：人主受民心切，自是遇災憂懼，然未有如宣王之皇皇，不自保者也。詩中如寧丁我躬，寧免我憂，臣以昭假，可謂憂恤之至矣。易惠其寧，與文王如傷求寧之心同，有此心，何天變之不可回耶。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松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詩經補文

卷二十一

三三

褒賞申伯焉。

說松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

傳多闕文朱氏集傳本此

崧音高維嶽。峻音極。于天維嶽降祉。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戶旦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恒。夷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駿，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

大極至也。○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

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祉。生甫及申也。○毛氏曰：

翰，幹也。○鄭氏曰：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

新經記  
山南

孔氏曰  
快伯

為周楨幹之臣。李氏曰：皆為周室之屏翰。○王氏曰：藉言扞蔽。

宜言敷播。○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宜其德澤於天

下。孔氏曰：經典羣書多云五嶽，此傳唯言四嶽者，以先之建官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其云五嶽者，即此四嶽與崧高而五也。周語說先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許四岳為侯，伯，此一王四

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岳謂四岳也。四岳伯，故稱四伯。此詩所言維嶽降祉，亦總謂四岳不偏

指一山言。岳降祉，靈和氣以生申甫，正謂德當神

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呂氏曰：甫，申，意者

昔宣王時賢諸侯。○輔氏曰：申侯，甫侯，皆四嶽之

子孫也。而為周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

出封於謝，功業之盛，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

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祉而然

也。黃氏佐曰：翰，有支持植立之意。蓋有扞衛於內，說者言能保障侯國，就總領于外說。四方以民宣

宣者，經營而宣王之德澤也。蓋申伯入為卿士，出

為方伯，故有此功。此正改封於謝之本。○自古

聖賢多是山川靈氣所生，微降之，言非誇誕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疊疊，勉也。績，繼。式，法也。申伯疊疊，勉於

德，以賢入為卿士，佐王有功，又使繼其故諸侯之

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時政，大其邑，使

為諸侯，故云然。○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嚴氏曰：宛，謝城在縣陽。申，謝其地相近。召伯，召虎也。○毛氏曰：登，成也。○

朱氏曰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曰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又言  
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于謝者蓋申伯  
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申伯當是伯  
爵出封于謝今改封之後或遷爵爲侯之意王  
以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林氏曰申伯治其居以定  
爲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內宜王始分封  
之以行土室楚經管北方其地多姑于申合諸侯  
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定武關  
光武起南陽以定首事申即宛也○黃氏曰申以  
有功而建故云然就言其功南邦之功也南邦以  
○韋子曰齊桓忠勤匪懈之功不墜也孰不徒守其  
勤匪懈而後屏翰藩宣之功不墜也孰不徒守其  
爵位而已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五

微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毛氏曰庸城也○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

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謝邑之人

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毛氏曰微治也○鄭氏

曰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一之於法也○毛氏曰

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私人家臣也○蘇氏曰

重則不足以鎮車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使之

作邑也○錢氏曰厲王後微法盡壞故使召伯正

之也○作庸重建極意

申伯之功召伯是管有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貌

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

鈞膺濯濯

直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管○毛

氏曰微作也○鄭氏曰召公作城郭及寢

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蕪美貌○朱氏曰

騶壯貌鈞膺樊纓也○孔氏曰鈞膺樊纓之鈞

有飾也○按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者謂膺上

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濯濯光明也○孔氏曰將欲造之故賜以此物也

海虞陸氏曰謝故無城今創築之故曰有城非未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

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

無如南土之最善○孔氏曰又特賜女以大圭謂

桓圭九寸者也○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

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非命之爲言大也○詩

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門官之介圭也○鄭氏

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氏曰申伯宣

王之舅也○鄭氏曰保守也安也○蘇氏曰欲其保

黃氏曰保分封之典圭爲重土地人民藉是以作

鎮而朝聘聘問稱是圭以通信故曰以作爾寶○顧

氏曰保南土應稱蕃宣意是欲其保

南土爲王朝巨鎮非但曰保國云耳

申伯信邁王饒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微申伯土疆以峙音其其音式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申伯於是而信行王氏曰言信

數音疑於行餞送行飲酒也○毛氏曰郿地名孔

之不果故也餞送行飲酒也○毛氏曰郿地名孔

日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鎭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

鎭京之東南自鎭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

視岐周故餞之於郿○曹氏曰郿近岐周先王之

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

而餞○孔氏曰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

申伯於是誠實歸之言其不得顧戀也○鄭氏曰

棖糧式用邁速也○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

命召伯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峙具其

糧食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申伯之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十七

行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曰微申伯

日微申伯土疆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

則其疆定矣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

人以峙其棖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

浹綜理微密蓋如此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并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孔氏曰謂在路之時有此威

言身之有勇故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

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德言其行

勇也徒御嘽嘽徒行御車者嘽嘽喜樂也未氏曰

○鄭氏曰戎猶女也翰幹也○毛氏曰不顯申伯

孔氏曰 德之也 有不如意 德之意 德之意 德之意

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朱氏曰

憲法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女有

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是法也黃氏佐

土於外而安王朝於內故曰良翰○孔氏曰

未可重望上見宣王非以詩得私其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攷攷此萬邦聞於四國吉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鄭氏曰揉順也○孔氏曰此章總歎其美言申伯

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

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無聞達於四方之國

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毛氏曰吉甫尹吉甫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八

人而宜王時為卿士鄭氏曰碩大也吉甫為此

誦也其詩之意甚美大○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

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

○蘇氏曰肆極也○毛氏曰贈增也孔氏曰崔氏

云增蓋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更復自強

不息以增德行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更復自強

○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

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於四

方之侯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顧氏

曰孫者強者治以剛弱者撫以柔也德業隆同俱

耳此皆本其德故有此治功有此治功故有此譽

也此頌其德也其體製之既弘規模之廣大有餘於

天下國家也肆好者謂其音節之妙聲氣之和聞

者莫不鼓舞激揚也皆木申伯生稟位望德業說

○黃氏曰以贈申伯正見作者非淺當者無愧矣





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顧氏曰：儀色者德之符，小心者德之基。若柔也，而儀色皆合於當然，小心不測於畏，意正是維則處柔之所以爲嘉也。威儀與上儀色異，上以德之著言，此以修德言，力者力持而約之規矩之意，右如故念之諧言治之契便是。

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以爲百辟之長而繼女

之祖考而保我王躬○鄭氏曰戎猶女也宋氏曰山甫蓋以家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鄭氏曰李氏曰觀此則山甫之祖考當爲是官矣○朱氏

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於是莫不發應○

卷二十一

四

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

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

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黃氏曰天子之職論宰相  
諸侯得山甫以爲之式有德則安無德則危故以  
輔養君德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無德則危故以  
引以翼使主德日益高大乃所以保其身體使之  
日益安固也賦及二句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  
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蓋王期之如此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鄙音仲山甫明之既

鄭氏曰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仲山甫則

心則必  
風夜  
懈而後  
可以事  
一人方  
能保其  
身不失  
其身乃  
爲保身  
豈全軀  
之謂哉

惡也。夙早。夜幕也。一人斥天子。呂氏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

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其  
矣。保身之難也。說者謂仲山甫事宜王。則保身兼

全身遠害之謂盜泥矣。山曲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過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

忽信小心靈藥矣。朱氏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

作時祿位然明照得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僥天日明者大無不照之

凡容足與之謂乎。○黃氏佐曰蕭蕭只是付託

也。所必效之者王命。承上韋諱。山甫總領有達而  
百辟法其賢。輔養有方。而王躬集其慶。典司有法。

而王言賓以作經營仁術而王化賴以行是之謂  
將王命也若否言諸侯之臧否也明是不惑於發  
舉不惑於受命也其其善其不善而為王所賞

愆也。○顧氏曰明哲是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與

吉會正見持滿之有道所以爲盡職

也。陸氏曰。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

亦有言柔則玄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邪音也曰柔音也。剛強曰剛。天下

有常言。說人之亘生。其不棄焉者。則帝食之。堅則

不啻言諸人之怵怵莫不云治孝則我金之堅固

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坎不伐。深矣。呱蜀之

人不畏懼梁禁善之人既言其命又言其智以

充之茹者。收食之。名豐。厚茹毛。亦其事也。呂氏曰

王公之德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

復以柔惠則服之空高揖申伯。亦曰柔惠且直。

經 67—447



然則人德之方其可知矣。○謝氏曰：至不節，則不吐此強之竟仁之勇所謂柔嘉維則者也。○韓詩外傳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近效也。○正言流行，指人之過，非毀也。○謝氏曰：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仲山甫之謂矣。○方山氏曰：不侮不罵，皆就上言，蓋扶弱制強，莫非章也。○陸氏曰：不茹不吐，皆就中言，蓋扶弱制強，莫非章也。○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德，不能耳。○孝子曰：大臣匪躬，均國必扶，持其義，則義舉乃足以絕自官而均四海，若畏強而苟利，則相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道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舉之。○孔氏曰：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則德當重矣。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早三

而云輕如毛者，言在人身體，則不為重也。○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故我吉我凶，故情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衮職者，不敢斥王也。○毛氏曰：衮見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毛氏曰：善朱氏曰：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於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今山甫能舉助之有，故雖受之而莫能助之也。○至於王職有闕，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

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嚴氏曰：此推其德足以格君也。○朱氏曰：補之，是德能格君也。○張氏曰：人心之謂也。○張氏曰：宣王在政教萬幾上說，左傳仲山甫補之，能補也。○吾能補過，哀不廢矣，豈可認作君心。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鄭氏曰：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孔氏曰：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王肅曰：仲山甫雖有柔，知德猶自謂無及。○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聲。○孔氏曰：馬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早四

故言鏘鏘，○毛氏曰：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後漢注：姑幕，故城在今齊縣東北。○古臨菑也。○薄姑氏之國。○臨菑，今青州臨菑縣。○孔氏曰：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往築城。

之國，謂使之城齊也。○陸氏曰：每懷靡及，為城備慮。○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駉駉，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邁，疾也。○孔氏曰：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駉駉然往，徂齊，八鸞之聲，喈喈而鳴。○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則人欲其早歸也。○朱氏曰：式邁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鄭氏曰：穆，和也。○朱氏曰：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

曰：穆，和也。○朱氏曰：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

詩經補攷

卷二十一

四十五

烝民八章章八句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

說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

程氏曰。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至於屬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且不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天下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

奕奕音亦梁山維禹甸音奠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

命之。繼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解虔共音恭爾位。

毛氏曰奕奕大也。○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

望聚也。毛氏曰：晉爲大國，所以爲望，明於韓地見高火也。山火者，謂之鎮。故梁山爲韓國之重鎮也。

命爲侯伯也。○鄭氏曰。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

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  
戎猶女也朕我也○朱氏曰纘繼虔敬易改幹正

也。鄭氏曰。作值乾。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孔氏曰。

王親自命之云云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無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四六

得棄我之命而不用。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

懈怠恭於女職以助女君此王命辭之略也。輔氏曰風

夜匪懈。勤也。虔共爾位。敬也。勤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斧不庭方。以威辟言。我既信托於汝。則

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以幹正之也。○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

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敵王之懷也。○顧氏曰。幹不庭二句。自處其爾位中。抽出第一義。以致戒耳。幹

訓正。不專言征伐。佐戎辟。則敵王所愆。以佐中典意。

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簠徒點反弗錯衡。玄衮赤舄。音鉤

鑊音鑊  
漏音錫  
羊音鞞  
郭音鞞  
弘音淺  
戰音戰  
茂音條  
條音章  
金厄

毛氏曰。修。長。張。大。觀。見也。孔氏曰。以其所流之大。走入行。覲禮而見於王。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甫南然大也。嘖嘖然衆也。猶似虎浸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羣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鄭氏曰：韓

結則安之。○蘇氏曰：譽樂也。補氏曰：此章言顯父重言其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訐訐，北地少待川澤而陽韓之川澤訐訐然大也。故連言鮒鮒甫南然而人自無有，雖有猶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猛獸也。慶既今居韓，結如斯者，言既喜韓結之有如此善居，則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章言韓侯之親迎，所以當其心，此則言韓結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成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東

萊呂氏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凡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允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遂宜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受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法

韓侯，其追其貊，音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埽實堅，實畝實籍，畝其貊，音毗皮赤豹黃熊。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王肅曰：燕北燕國，鄭氏曰：燕召公之國。○曹氏曰：武王初封燕，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朱氏曰：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泰林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水經注：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未知是否。

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使其復受福之。  
 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文  
 池也。○鄭氏曰：籍稅也。韓侯今復舊治。故築治是  
 城。濟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畝是賦稅。使如故常。  
 ○毛氏曰：貔。猛獸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  
而文黑。熊大於熊。貔言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  
 圍。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東  
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郭城楚丘城。緣陵城。圯之類。  
皆合諸國之。而令向如此。則周之盛時。亦無城  
律。固常取也。○南海黃氏曰：此詩本爲。於受  
命歸國而作。故於首尾兩舉之。抑是詩也。召臣  
友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見。學者觀之。亦可  
以興矣。按諸侯之封圭。雖曰傳之先君。實有受之  
 詩經傳文。卷二十一。手  
 天子夫何成康既沒。此禮遂廢。始言荒服。不朝於  
 穆王之時。繼而親禮大壞於夷王之際。遂廢以廢  
 矣。宣王中興。諸侯畏服。無敢不稟命者。韓侯  
 之朝。固出於忠愛之誠。亦宣王有以教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鄭氏曰：召公召  
 說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  
 詩。傳存漢平二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習吳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浮浮。  
實江漢之貌。

兩王匪  
安見召  
公有莊  
行誠不  
員王命  
苦濟人  
之師則  
安而  
矣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十一

詩經集注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平定所謂柔遠能避也。時薛有爭王之心，軾案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閭，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賁氏佐曰：王國指京城，四方視四方以爲安危，王心視帝亂以爲休戚，故四方旣平，則王國庶定矣。時亦有爭，則王心載寧矣。江漢之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開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鄭氏曰：許，水涯也。○毛氏曰：召虎，召穆公也。○朱氏曰：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鄭氏曰：疾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民，至于南海而止。李氏曰：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呂氏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黃氏佐曰：王命召虎，蓋於江漢之功告時，召公尚在江漢之游，故敘書再命之。○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賊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旣成而施，徹法于疆土，武事僅定，而卽行疆理賦稅之法，疑于病民，且疑於急迫矣。非政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住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張氏曰：薛有闢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齊，非徒受其草萊，治其荒蕪也。四方侵地，卽近淮夷之地爲所侵者，其疆界亦爲所亂，故使之徹以治之。

三

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

蘇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

韋子曰德威不偏用尚矣書云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是故帝敷文德七旬而苗民格西伯修教崇人因聖而隆則武不足恃而文不可廢審矣古者勞荒不恭不必勤民以征討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

則修德使之漸靡感化懷德而畏威斯駁矣之長策也宜王杏然不爾也召穆公遠見長慮除民害而繼先烈不得之日而視君以矢文德洽四國是告成今間方著之日而視君以矢文德洽四國是豈後世功臣名將所能及乎以此而經營四方之所以平也以此而揚休王心之所以寧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孔氏曰。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云。美其有常  
德。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未  
氏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  
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  
也。

說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旣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賦也。朱氏傳名本申公說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毛氏曰赫赫盛也明明然察也

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爲太師

士南作者於大祖之廟使宣元帥又  
命爲大師諸皇文使之監立碑哭  
鄭氏曰使之

整齊六軍之衆諸侯三軍治其兵甲之事○孔氏

日既已嚴備當恭攸臨之又戒懼而處之○朱氏

日修其戎事以余鞋喪之凡而思七兩力之用

日以與淮浦之旁國一韓氏曰代與器記所以德氏

之也○輔弼曰臣既散旣散旣事而南國乃

方之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

不安故其言如此。○韋子曰：州陣采薇，豈宜王之

詩則南仲爲宣王時大將明矣石謂命將止當一

命將授鉞不同六軍之衆領之不止一將而南仲

成錯認爲一人朱考亭宗之反以南仲爲文王時

武臣文王之世何嘗有南仲  
好耶。從來贖贖故持爲辨之。

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切戒我師旅率

淮浦音育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音育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程伯休父始

命爲大司馬。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

其官而爲司馬氏韋昭注云在國伯冏沐父名也

按父育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月司馬嘏云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嘏云

之事特云命之知往未爲此官始命之也。(奠

原缺第五十七葉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如虢音虎鋪音

鄭氏曰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

之也○孔氏曰言嚴威之可懼也○朱氏曰起鼓而進

之也○毛氏曰虎之自怒虢然理雅曰開如虢虎

敦厚集其陣○毛氏曰潰渥仍就也○王氏曰鋪

截然不可犯之貌釋詁云仍也仍

王旅殫殫叶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溪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詩經傳文卷二十一

毛氏曰殫殫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孔氏曰疾如

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動也川流以喻不可

禦也○李氏曰絲絲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

亂○鄭氏曰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毛氏曰

濯大也林陵碩氏曰數如字不作喻說乃形容之

也其意則如山之苞持重而下不可動動欲其開則

不可絕則絲絲然其行整齊左右同局而不

戰勝攻取勇無與角其力則不克以此大征徐

國所以戰而服也○宣王振積衰之氣自將大

征其無敵之勢如此濯有先聲後應而薄乎意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毛氏曰猶謀也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孔氏

曰王之謀慮信而誠實朱氏曰鄭氏曰兵雖臨

之守信自實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毛氏曰來庭來王庭也○鄭氏曰回猶違也還

歸振旅也○朱氏曰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

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

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曹氏曰宣王

也至千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

詩經傳文卷二十一

方來同則言王權赤心置其腹中故以為天子

今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豈非天子之功乎王道

所以服其心兵威所以奉其氣詩人恐王以為兵

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

亦若上篇卒章言其文德也

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

功而不戰而自服也始日來而後同人以爲天子之

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可以班師振旅而

而時時夏之時乎日因以為戒戒其武功之不

之不可以不修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墮也。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也。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公飪之。凡伯作詩，刺公。七年冬，未至幽王，大懷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也。

說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傳缺五字，朱氏集傳發括此。

瞻印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與塵同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切蠹疾靡有夷，眉音戎罪

毛氏曰：填，久厲惡。朱氏曰：日，瘵，病也。○鄭氏曰：屈，極

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與民皆勞病，其

殘酷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毛氏曰：罪，罟，設

罪以為罟，瘵，愈也。○王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

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

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

而士民病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

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之

綱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亮切為鴟音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時維婦寺。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鄭氏曰：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

則傾敗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惡聲之鳥。

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

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

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

者，惟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匪教匪誨，二

言皆從朱氏解。玩時維兩字，則蘇氏之說近之。○

可也。官者之為禍，雖及矣，使其一悟，卒而去之，

昭宗之事是矣。○朱氏曰：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

可不一併以戒也。○徐氏曰：正人君子之言，足以



詩經傳

卷二十一

李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毛氏曰。刺責富。福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

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

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

大患舍之不忘而思君子之正王者蓋願也自古

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所以滅必

夫天之降不祥，幾王懼，而自修，公王退，而

不可不恤其屍傷又無善人收之則尸之死非

宣王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

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敗賢  
人亡則國必危物如豚絕痺病危也○天何以得  
二句設為詰問欲王自思之而不必明言其故也  
○韋子曰賢人爲國損幹摧殘善人則損幹○  
國安得不死滅乎言此見人  
主當愛惜賢人以延國祚也

毛氏曰優渥也○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

之執禽獸也類以取有罪優多於前也鄭氏

曰幾近也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日降月

今也人之云亡則邦國之殄瘁必矣君子所以憂  
不已也○顧氏曰殺者紛至薦

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九勇切無忝

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木泉從下上出曰涌泉。盛沸出。

貌涌泉之源所繇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手

氏曰藐藐大貌。朱氏曰高遠貌。鞏固也。○呂氏曰克能也。

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

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

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

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序召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詩經備考

卷二十一

六十四

召旻幽王邇刑人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僣  
僅因之國人流散尹伯竒諫王而作是詩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瘡音顛我饑饉，民卒流亾。我居

圍卒荒。

鄭氏曰疾猶急也○朱氏曰篤厚卒盡也北氏曰急者必

速之謂厚者加重之謂鄭氏曰癘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

盡流移。○毛氏曰圍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

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言災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爲無所歸咎之辭而首章言饑饉之災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章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而小人所以致饑饉而不免于侵削也

天降罪罟戶工切蠹賊內訌戶工切昏桮音卓麀共音恭潰潰回遘

毛氏曰証漬也○蘇氏曰小人爲姦賊以漬其內

○毛氏曰椽天椽也○鄭氏曰脊椽皆奄人也脊

其官名榘榘毀陰者也孔氏曰天官闢人注云闢人司昏喪以啓閉者榘榘

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  
交者其刑官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

藏者詳剖去其勢精氣  
閑藏故謂之奄人也

毛氏曰：濱濱亂也。○鄭氏

曰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皆潰潰然維邪是行。○朱氏曰靖治。○毛氏曰夷。

平也。王氏曰。靖與卿子靖之同。王氏曰。言所使靖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本五

夷我邦者非其人也。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故曰。蝥賊內訌。養

盜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顧氏曰：罪罟與前章不同，卽指蠹賊昏極之人而言。蓋小人得

志陷斯民于羅網使無所措手足所謂罪累者如此。

皁音訛訛紫音曾不知其玷店音兢兢業業孔填不寧

位孔貶被拾切

毛氏曰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窳音不供事也朱氏

日譏訛務鄭氏曰玷缺也王氏曰字訛然緩而

苟警爲事乃智○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朱氏曰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

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

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小人之所以見用者  
人以其自蓋也故小人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切我音切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潰當水中浮草也鄭氏

也枯草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

澤如樹上之棲苴王氏曰民蕩折離散無潰亂也

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孔氏曰此章再云

草又如正見其枯槁之極喻下無恩之甚也願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李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粍音胡

不自替職兄音斯引

毛氏曰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鄭氏曰時今

時也茲此也新鄭楊氏曰昔時之富善人疏也

謂糲米也○朱氏曰糲則精也○毛氏曰替廢也

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女小人何不自廢

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亂乎責之也朱之

米三十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元粟率五十糲

於糲故○朱氏曰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疾也而

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

疏與糲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使我

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怛引長而不能自己也鄭氏

不鄭氏曰言君子之志也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

為糲糲謂之精謂之糲糲謂之糲謂之糲謂之糲

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怛引長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斯害

矣職兄音斯弘不裁音我躬

毛氏曰頻厓也泉亦從中以益者也○鄭氏曰頻

當作濱厓猶外也池水之溢縣外灌焉泉者中水

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蘇氏曰池之竭縣外之

不入泉之竭縣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

從起而今不云然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

有内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

王之身乎○朱氏曰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怛

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黃氏

曰禍亂有所從起蘇氏曰王任用小人故也小人用事

則奸惡愈肆其禍滋蔓其害必廣弘者憂益甚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國國百里今也日感音促

國百里於音千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朱氏曰曰辟國百里者

服從之國曰百里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

歸周者四十餘國今謂王之時促國蓋大或內

外時也○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

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

人而亂任用一革而效驗大異因嘆今世雖亂豈

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定字陳氏曰此詩及

前篇末皆有卒卒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效過而無

至皇朝此詩望其效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

猶可矣危猶可安也

召旻七章四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至八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

化之盛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幽雅

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也必有思于二公平

○安成劉氏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孔極思

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豐城宋氏曰厲

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

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

以降為國風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弼陽玉鉉

周頌

鄭氏語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

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

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戴此

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孔氏疏曰周自

代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

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下民既息嘉瑞畢

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足德洽及民之事也頌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一

容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已有頌矣故周禮大司

樂六詩六曰頌史傳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言卽位之初者以卽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

動盛事已盡之矣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雅

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蘇氏曰周頌皆

有所施于禮樂益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

而不用者也○宋氏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

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與

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

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作魯

韋子曰先儒以容解頌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攷韻

書云頌者容也歌也誦也則頌聲之作乃誦揚其

君父之功德而歌之郊廟山川祭祀燕饗之間其

用大矣周頌昌明與麗得誦揚登告之體而頌者





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  
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故此  
詩之序曰即政  
即政非即位也

說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  
不忌

毛氏曰烈光也○歐陽氏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  
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

武錫茲祉福孔氏曰文王上達此詩周國此等列爲  
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其實武王封

詩經傳卷二十二

王錫之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

之辭諸侯安能錫天子之祉福朱氏不察以首四  
句歸功于成王夫詩言矣仍從毛氏爲王氏曰無  
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

以自封殖也○鄭氏曰戎大也○鄭氏曰皇君

也○朱氏曰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

大之○歐陽氏曰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

人莫顯于德

之顯顯乎一人可見矣○此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鄭氏曰於乎先王文王

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

日廟中祭先王而作也不忘言天下後世之人仰

慕愛戴之不忌也戒飭勸勉只在愛人以德中寓

卻錫之朱氏曰錫福毛氏以爲文王錫之鄭氏以爲

同要之毛氏曰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之福此三說不

若朱氏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之福以錫之

予知朱氏傳之誤故錄歐陽公說而注云錫者上予

如錫爵介圭王錫韓厥用錫錫天子手經文本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說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

爲時祭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援

一人而已朱氏以爲祭太王詩不及文王皆不如

晉說祭岐山而配以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毛氏曰作生荒大也

也○太王遷居奄有之不如開而大之爲後○鄭氏

曰天生此高山使與雲正以利萬物太王自幽遷

焉則德大之居一年成邑二年成鄩三年五倍其

初歐陽氏曰作起也彼太王也太王起于此文王



安之。○朱氏曰：康安也。○鄭氏曰：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薛氏傳曰：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道險阻，○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而人不難。  
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厥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定之也。○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太王治豳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先所以經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則父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黃氏佐曰：康之謂經，持其綱維，雖不可專就安民言，然孟子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推而化及於昆夷，德被于諸侯，正以安此岐山於不叛也。○陸氏曰：彼且二句，要入太王上承天命，下啓文謀，意自夷之行若道，路平易，有何意味，當依薛氏章句。

詩經傳攷

卷二十二

八

韋子曰：此祭岐山之詩。岐山爲興王之地。天作以授我周，惟太王承天意以開創于前，文王修德敷政，以奠安于後，於是岐乃有平易之道，爲萬民之所歸往。此山故爲我周之鎮，而子若孫所當世世保之者也。保之奈何？亦如太王之遷岐，文王之治岐安民而已。

天作一章七句

說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傳：欽

羊陽范氏：欽曰：此樂備所謂康王之時，頌李作於下，同亦謂成康及而頌聲聲言自成康之後，不

朱氏曰：必遠之於下

復有見於頌也。○賈誼新書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人功而德未成，成文王承烈而臨民，故稱昊天有成命，不致怠之。○蘇氏曰：成文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蘇氏曰：此詩詳攷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者，皆謂成王之說，不成立。理而毛鄭說定以頌爲作之，其辨明矣。故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氏以定其說，庶幾不失此詩之旨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氏曰：二后，文武也。○賈誼曰：成王者，武王之子，密於爲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文王之孫也，成王承嗣不敢怠安，蚤興夜寐。○毛氏曰：基，始宥，寬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毛氏曰：緝，明熙光，肆，故靖和也。○蘇氏曰：單，厥心定之也。○朱氏曰：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蘇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皆如此。亦惟盡此心而已。○蘇氏曰：成王承天之德，而不敢康寧，以心言。有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繼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堵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賈

詩經傳攷

卷二十二

九

朱氏曰：必遠之於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季籍所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謂大

謝經傳

卷二十一

—

明主也。

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程氏曰：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於闕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亨之禮焉。后卽帝也，却而口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復配焉。后復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復也。明堂而口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方伊嘏音雅切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神

饗其德而右助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

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

所以尊之。○毛氏曰：刑法典常也。○鄭氏曰：靖治。

也受福曰報禮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目

旅正于天下。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

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衆之助而歆享之

是也○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曰消音

常房典在邪靈惡怖畏之方（六月十三日）

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

意乎。○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

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四句言祀天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四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

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曰

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聖

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

王也。天與文王也。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之

者有其素矣。今將是卜，則此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乎？我其辭之疑，從卜辭之決，所以舒

貴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陸氏曰  
我實誠  
以尊神  
曰右神  
答顧我  
亦曰右

詩經傳攷

十一



夏一名樊謂夏一名過納夏一名吳即周禮九夏之二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謂禮九夏思文也○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

序執競祀武王也華陽范氏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也

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傳存執競二字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嗶嗶啓筦音將將切

降福穰穰如羊切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無競競也烈業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顯光也皇美也李氏

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斤斤明察也嗶嗶和也將

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言重慎也毛氏

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而飲福耳上言

飲成儀備具此福所以反覆日而大又

南海黃氏曰執競自其平日以義勝欲以敬勝

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不顯以成康本有是功

言人皆曰成德之主德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

於天故詩人猶言成康布下顯之德亦上帝之所

不局發于政教與乎文章斤斤顯顯於四方而無

不察也此獨言成康不及武王者以武王功烈最

上節是皇功也而顯不顯之德蓋刺桑不言功則  
子孫不知創業之難守或不歸德則子孫不知保  
守之難故各舉  
朱氏善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在  
卑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此詩序以為祀武王而配昭王神康王于明堂  
按詩辭有武王成康字必昭王之時以成康配李  
武王之樂章也周禮注云祭  
過執競也劉公瑾已辨之矣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傳止前思文二字餘缺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孔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朱氏曰思思思  
○鄭氏曰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  
饑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天下之人無不於女  
時得其中者○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黎民無不  
民賴后稷○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率用  
也朱氏曰牟麥率用  
○鄭氏曰育養也○朱氏  
曰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  
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  
遂其生矣推后稷能以養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  
天○服氏曰后稷人臣而配天是於也

崇之過此詩言德莫大於文后禮實有文德能配  
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而禮則  
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  
各復其受中之性此乃天命后稷編養斯民無此  
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編養斯民無此  
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于中國也天能予民  
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編養爲德后稷則達  
天之德推而後正引詩云我禾既穡爾極則極  
訓中亦是朱氏訓作至反義矣吳氏曰爾極則極  
贊詞要得義成補相開物大務之意此正經天  
緯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及民物與天無二

思文一章八句

周禮注呂氏云思思文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青經傳文

朱氏二十一

去

燕邵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  
際故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  
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  
侯之善惡其妻始干土地作田野治其罰始干土  
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  
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  
先王之意  
樂可見矣

說臣工祭先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率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

乃錢錡

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公公家也

○鄭氏曰咨謀茹度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

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

公事王既賜爾成法也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

定之○呂覽注云保介副也

曰暮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時春已向暮農事不

可緩也○孔氏曰汝歸當何求於民惟求其勤力

於農耳○毛氏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

曰急其教農趨時也

○朱氏曰於皇歎美之詞

青經傳文

朱氏二十一

去

麥也

也○呂氏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

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鄭氏曰迄至也○毛

氏曰康樂也

氏曰康樂也

命衆人各序乃錢錡以治田

矣

矣

矣

矣

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鄭氏曰。或謂。不  
即是。或謂。官。維。基。句。最。重。下。許。多。反。覆。皆。欲。其。不  
失。時。耳。如。何。是。問。詞。維。基。以。下。總。是。審。天。時。以。盡  
人。事。不。必。割。說。遂。用。康。年。見。麥。熟。而。稍。解。之。時  
易。如。此。不。可。不。及。時。以。治。  
新。命。也。皆。成。詞。非。欲。動。意。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噫嘻。泰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  
是與。○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  
膏雨。而成其穀。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經陳  
故作者。因禱祭而述其意也。○朱氏曰。詩人述  
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韓氏曰。臣工是  
說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說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觀此。則輔氏之說。不為無  
據。諸王成農官之詩。

詩經傳文卷二十二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朱氏曰。昭。明。○鄭氏曰。假。至  
也。播。猶種也。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疾也。發。伐

也。○朱氏曰。駿。亦大服事也。使民大耕發其私田。  
○大。發。開也。○孔氏曰。終。竟也。使之竟  
田也。○萬耦同時舉也。○孔氏曰。終。竟也。使之竟

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農  
夫自勅終已境界。故言三十里也。○鄭氏曰。周禮曰。

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  
萬夫之地。方三十里。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此

鄭氏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耦。二

人並耕也。○鄭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  
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  
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

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  
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  
忘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時農夫。重其事。○周

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卽十千維耦  
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之。種云云。卽服  
殷爾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  
以舉里。遂可知。川

舉子曰。王之大。事在民。民之大。事在農。不可不  
務。而預圖也。管子云。舍廉實而知禮節。太食足而  
知榮辱。未有民。務指而可以爲治者。是以古之聖  
王。祇。祇。監。農。耕。或。耕。籍。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司  
徒。省。民。太。師。監。之。不。敢。泄。泄。也。其。戒。農。曰。震。雷。出  
滿。土。不。備。聖。律。在。司。冠。故。民。莫。不。震。動。恭。奉。于。農

詩經傳文卷二十二  
九

日。服。其。耕。不。懈。於。農。當。其。時。戰。戰。兢兢。倉。庚。充。實  
卽有水旱之災。不至易於。故。骨。疏。離。而。填。溝。壑。矣  
不特此也。凡作。姦。而。稱。亂。者。皆。游。手。事。末。之。人。若  
無。聖。志。周。家。幸。國。所以。長。久。者。知。重。農。也。其。田。里。而  
噫嘻之章。蓋見王。者。勤。戒。之。嚴。勤。皇。皇。恐。失。時。焉  
後世王。食。者。不。辨。五。穀。視。視。之。嚴。勤。皇。皇。恐。失。時。焉  
不積。功。罪。不。覈。游。手。逐。末。者。多。於。而。歎。之。夫。故。失  
時。不。而。民。且。狼。顧。再。歲。不。入。四。方。豈。然。矣。不。幸。而  
兵。旱。並。臻。天。下。大。屈。然。後。謀。羅。議。屯。豈。有。及。乎。古  
人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治國之長  
策也。人主胡不亟務而預圖之哉。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  
說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傳多  
孔氏曰。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  
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人並耕也。○鄭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  
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  
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

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振鷺音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

惡在此無敷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王氏曰西雝在西郊也故曰西雝

二王之後○鄭氏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

之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

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蘇氏曰然猶庶

詩經傳攷卷二十二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黃氏佐曰夙夜不可分

有相為循環之意譽泛就其平日說彼此字正應

夙夜字蓋德之盛於人者有廣狹之殊則譽之加

於已有人暫之異既無往而不得乎人心庶幾能

無時而不保善譽矣○此詩乃燕勞先代之臣之

辭中公說是在也振鷺一句本

是與體宋注以為賦則差矣

振鷺一章八句

說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陳氏曰豐年報賽之於春豐年報之於秋冬報日上

帝而報不言者皆文也○鄭氏曰秋祭四方冬祭

入籍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

祠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嘉廩力萬億及秬音萬

酒為醴音烝烝界音祖妣音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豐大鄭氏曰豐年稌稻也王氏曰豐年者

也稌多黍多稌無所不熟也稌所以藏盛之穗

也孔氏曰經言高唐則稌之高大夫稌德為宜言

可以兼米粟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

○鄭氏曰烝進界予也○毛氏曰皆徧也

詩集傳神字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

多而得以供祭禮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福孔皆

歸功於其神焉○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

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

豐年一章七句

詩經傳攷卷二十二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功成

樂而奏之○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

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

詩入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傳在

替合二字餘缺文申公說同序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

音鼓執音磬祝尺圍音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嗥嗥

厥聲肅肅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音瞽也以為樂官業大

也所以飾物為縣也提業如鋸齒者為虞衡

者人而孔氏曰縣之縣者為其形刻之使如

如鋸齒之形此物而為縣也其形刻之使如





之地取其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  
○張氏曰多魚致享要得薦其時物以達孝敬之  
忱意○景福須闢說

### 潛一章六句

序

雖大音祖也鄭氏曰時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

祭亦宗廟之祭也大祭五年一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祭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禘則合祭祭之

### 說雖成王祀文武之詩

音經傳次卷二十二

此詩序云雖大祖同非朱子疑之改為武王祭文

王之詩似矣更有疑焉既云假哉皇考綏子孝子

又云既右烈考亦有文母何其複而無次耶中公

說云成王祀文武則曉然可信矣然則皇考者武

王烈考者文王猶云大父也當以魯詩說為正

有來雖離同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

薦廣壯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宜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雖離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廣大

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廣壯碩大肥腴之謂也

○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

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牲以相子之祀

也於歎辭肆陳假大也毛氏曰假嘉也鄭氏曰皇

考文王也考武王也綏安也孝子自稱也宣通哲

知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

之德○毛氏曰燕安也○鄭氏曰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人以及於天又能昌大其子孫繁多也安助

以壽考多與福祿烈光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

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鄭氏曰乃見右助於

光明之考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祖父曰與文母之德

東萊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

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

詩經傳次卷二十二

時推其得禘之孫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

皇考武王後子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

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

位而行禘禮而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

薦廣壯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宜哲維人

王而辛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謂武王之稱也黃氏佐曰

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文王之稱也○黃氏佐曰

穆穆謂其容之玄遠幽深有至敬無形至和無聲

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

也○明于理也安人承上二句來蓋天以安民為心

人安則天安矣昌後生於天天安來天以安民為心

又昌後之所致也○烈考文母者

功烈言文自其文德言  
章之論當矣第柳小序禘祖之說尚有未妥姑依



○朱氏曰：休美烈大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發

命來朝而見也。○孔氏曰：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

**說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傳缺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絜音執以絜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鄭氏曰：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孔氏曰：言我以尊大之。毛氏曰：殷尚白。○朱氏曰：亦語辭也。

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妻且敬慎貌。○孔氏曰：言仍殷之舊也。

**詩經傳疏** 卷二十一 三

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

○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釋云：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

鄭氏曰：絜，綽也。○毛氏曰：欲絜其馬而留之。○孔氏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鄭氏曰：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

神與之福又甚易也。劉氏曰：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神降焉。

案：八祥曰：福非淫威也。蓋淫威封國之初已與之矣。何必此時謂法既用天子禮樂則我之錫于汝亦主大且易矣。蓋非先代之後欲錫之以福或有所難又不暇遇今汝若此吾當常待以客禮與乎。列國之諸侯則降福不亦甚易而大哉。○降福仍從鄭說則先且降之為是。○黃氏佐曰：其且自

微子說如恪慎克孝諸恭神人之意。○疏義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聖。○什邠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少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氏曰：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南軒蓋泥淫字故以威福主論。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代詩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說武大武一成之歌**傳多

於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放焉劉著音定爾功

**詩經傳疏** 卷二十二 三

鄭氏曰：皇君也。蘇氏曰：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功業言其疆也。毛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過止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

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毛氏曰：劉殺者致也。○孔氏曰：以致安定汝之大功。

功。王肅曰：致定其大。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平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焉。○豐城朱氏曰：武王受之功所以天下其強者以伐暴之義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見其之師也。此大功之所歸定而大業之所歸成也。

**武功一章七句**

序子曰。天運生德而覆之。生斯民而立之。君使德  
所止。其德也。況兵為凶器。惡可恣用。而  
安民和衆者也。知武以安民。和衆則好殺。屠戮不  
可謂武矣。古者成湯德及禽獸。四方切侯。後天之  
所以大服天下者。不在武明矣。武王雖以征伐得  
天下。實本於文王之德。故克殷。齊河散馬。歸牛。我  
車。非素弓矢。所以體天心而恤民命也。周公作樂  
明武王之功。所以止殺。非以戰民故也。允文文王  
克開厥後。殷之無道。致定。而功惟其遠。則功之所  
以定也。烈之。所以無競也。或曰。天下雖安。必  
危。非殷曰。司馬法。詳言之矣。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治之不獲。權出於戰。殺人。殺人。殺之可也。以戰止  
戰。雖戰可也。  
焉呼至言哉。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終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三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青湖門玉鉉

攷訂

閔予小子之什

序閔予小子

闕王廟於廟也。鄭氏曰。闕王。謂成王也。  
初於廟也。○孔氏曰。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政。  
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王肅以此篇為  
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或當然也。

說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自警。傳多缺文。○四篇此  
及訪落敬之甚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音於。音乎。皇考。永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遭。武王崩。家道

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毛氏曰。疚。病也。

匡衡曰。病氣在疚。言成王。○鄭氏曰。陟降。上下也。

○朱氏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

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鄭氏曰。夙

早敬慎也。○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於乎。君王

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忘也。○朱

氏曰。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若如字

健其德  
遠而難  
及所以  
勉其以  
勉之而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于終身慕親之  
孝當親沒而念焉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  
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  
王者有如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亦惟致敬以  
不忘乎此心武王之達孝所以無愧於文王而  
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作曰一言闡字使有  
遺家不造嫌見得盡○禮氏曰一言闡字使人  
心未固說便得盡○禮氏曰一言闡字使人  
降庭止非但懸空想念正是善繼善述處惟念之  
切是以即所行者法之常不若此皆一敬所為  
也夙夜即永世意○陸氏曰不若此皆一敬所為  
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孝者自不容已矣

### 閔予小子一章十二句

### 序訪落成嗣王謀于廟也

說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意傳只存朝于二字  
餘缺文朱傳本此

###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烏乎悠哉朕未有艾五音將

子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鄭氏曰成王始即政日以承聖

之事率循時是悠遠也○朱氏曰艾如夜未艾

之艾釋詩云○鄭氏曰未有艾言遠不可及也○

毛氏曰判分渙散也○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黃氏

天子以四海為家多○王氏曰不堪家多難者自

以為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鄭氏曰紹繼也氏

曰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朱氏曰

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

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歸作也

○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

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

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登有本末先後矣○豐城

仰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而已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

師法於此紹之則上賴皇考之休即以保明其身

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

道政之或可及就之或可合而家之難可以勝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說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傳多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音時時音示我顯德行

毛氏曰顯見朱氏曰顯明士事也○鄭氏曰監視

也○歐陽氏曰命不易哉者言受命而王甚艱難

也左傳注云○朱氏曰將進也○歐陽氏曰但

當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光明○鄭氏

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

就造就也將大  
吼進也

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箴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敬之意○鄭氏曰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

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

不獲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僂僂

不勝也。爲王所譚。法家拂士也。○韓氏曰。母不  
教。可以對越上帝。天之明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

起之若日高高衣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犯于

天矣。常敬則見其降於己所爲之事。日監在  
也。○邵氏寶曰。緝熙明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

光明復矣。心體之光明。敬也。未至於光明。不可以語敬。德行之顯明。敬也。未至於顯明。不可以語敬。

學求諸已。則自心體言。資諸人。則自德行言。各有攸當也。○黃氏佐曰。顯德行。是躬行實踐。純乎天

聖而不昏于人欲者上但言不可不發此則發  
之實也使不示我以爲違修之助則何以至於光

明以不負羣臣之責耶○張氏曰行字脚上土字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慈。嗣王求助也。鄭氏曰。步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故戒。

王求忠臣早輔弼已以救患難○安成劉氏曰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案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

流言卽興。周公居東二年。作鷩鷩之詩以貽王。秋有風雷之變。於是王殺公。明年免喪朝廟而祀。

言刻亦訪落之意傳文

子其慙切而慙音後患莫子葬音經切蜂音自求辛

聲音擊允彼桃蟲拊音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去聲予又

集于蓼

鄭氏曰懲艾也○毛氏曰誌慎也○  
艾昔嘗有事恩

管蔡誤已故慎彼有後恐更有患難朱氏曰非

傷也。蜚，小物而有毒。○鄭氏曰：肇始，允信也。○毛氏曰：蜚，鳥也。鳥之始，小冬之蚤。鄭氏曰：蜚，鳥也。鳥之始，小冬之蚤。

以日本鳥也。鳥之女。小糸大者。雀也。俗名爲巧。陸璣云。今鴝鵒是也。其雛。郭天可。之字。不。

化而爲騷。故俗語鴛鴦生牀。莫氏曰彼管蔡之

屬如鷦鷯之小，後反叛而作亂。猶鷦鷯之翻飛爲大。

鳥也。○毛氏曰。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王肅曰。非徒多難而

已。又多辛。苦。孔氏曰。夢。辛。苦之藥。故集夢言辛苦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家

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豐城朱氏曰。有所懲下前。故有所謹于後。有所悔於已。故有所賴于人。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疾信哉。

○石山鄭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損其惑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也○黃氏佐曰莽蜂

允機。不可着。管蔡入謀。盜竊。親指諱。故但言蜂  
鳥。以寓漸切之意。○呂氏曰。莫予荦岑。言莫如予

陸氏曰集有事聚之意不止一事爲然

小遊章八句

序載艾耨籍田而祈社稷也唐正統末耕所耕之田

說載芟亦豐年之意

蘇子瞻

鄭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指。指擢程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庫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載** 切所役 **杵** 各切 **其** 耕澤 **千** 耕 **其** 耕 **云** 征隔

其  
有  
飡  
以  
侯  
疆  
侯  
旅  
亞  
伯  
主  
侯

愚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婦音似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其饑厭厭其

苗絲絲其庶切載穫濟濟聲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壽經備考 卷二十三 木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飫其香。邦

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

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夫

藎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鄭氏曰。栽始也。

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上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

良朱作者千言趨時也孔氏曰周語云陽氣俱

木杪也。一耒下。去。上。有。其。重。也。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

氣蒸達可耕之候。於是耕之。故上稱耨然。而

言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王肅曰。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同時就功也。○毛

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鄭氏曰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以謂間

民今時傭賃也。孔氏曰。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

者也。以謂閒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

此臨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李氏曰。噉者

衆人飲食之聲也。○鄭氏曰：饁，饋饗也。依之言愛。

也。婦子來饋饌。其農人乃逆而媚愛之。言勞不自

苦李氏曰婦人能饒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朱氏曰士

卷二十三

夫也。○毛氏曰：略利也。○王肅曰：倣始載事也。○

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蘇

氏曰驛驛苗生貌。釋云驛驛生也。含人曰穀皆生之貌。鄭氏曰達。

出地也。傑先長者。○毛氏曰。有厭其傑。言傑苗厭

然特美也王氏曰簡然之萌孫炎曰縣縣詳密也

○毛氏曰：庶，耘也。升氏曰：庶，是耨之別名。解者曰：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

衆解歸然不絕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之○蘇氏曰

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並

億及秭言得多也烝進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

祖先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屬

1

曰禔。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禔，角貌。朱氏曰：禔，曲貌。○

毛氏曰：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蘇氏曰：典

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南海黃氏曰：夏曆，郭璞曰：嚴利，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而言也。如嚴威之謂其轉斷越音，玩一斯字，此形容耘田之狀。族人輩作相助，此義曰：節作者，同輩共作也。寧止，根盈止來，家給人足之休也。祿義曰：民富而安，天下之福。豐年之所賜如此，祭祀亦只泛言，然觀我特壯句，則國之祭也，當就天子言。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胡氏曰：載，夏曆，郭二詩，誠不見其新報之意。不遇其耕種之勢，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成之富，或為酒禮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家勤苦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德若拘拘於新報，則感發之意微矣。○朱氏曰：或疑思文臣工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意時豐年，載夏曆，郭等篇，即所謂曲頌者，亦未知其是否也。○楚茨南山大田等詩，即曲頌。臣工良邦等篇，即曲頌也。但七月一篇，不足以盡曲頌風，其所佚多矣。

序

絲衣釋賓尸也。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日賓尸，與祭

同日，周曰釋。

說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紃。字浮切。載弁音保，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鼎及鼐，兕觥其觶。音求。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紃，潔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紃

為衣故。○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

於士士服也。孔氏曰：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注云：絲衣，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門塾，

之塾，孫炎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說見前。

外以羊徂牛，言以內及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釋義曰：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

濯簋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

反告充已，乃舉冢。○告祭禮之次也。釋之旅士。

用兕觥。○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

也。○鄭氏曰：不譁，謹不放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曹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段氏曰：告濯具，濯器也。告充，省牲也。告冠，兕觥也。○黃氏曰：告濯具，濯器也。告充，省牲也。告冠，兕觥也。○黃氏曰：告濯具，濯器也。告充，省牲也。告冠，兕觥也。

絲衣一章九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

毛氏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始成告之而已。○嚴氏曰：說者多以酌卽是勺，然

勺，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

果為勺，舞之樂，當連成王繼承之事，今止連武

王用兵創業，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詩亦非武舞

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言武王初則武舞，

則酌卽其時措之宜也。此酌言武王初則武舞，

則酌卽其時措之宜也。此酌言武王初則武舞，

則酌卽其時措之宜也。此酌言武王初則武舞，



受通 爲常 曰武王 天下之 至公信

公朱氏 訓武王 不若仍 舊訓助

說乃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大武之次列于武之後甚奇

於鏢鏢音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大武之次列于武之後甚奇

受之躋躋音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氏曰於歎辭鏢盛也○歐陽氏曰於鏢王師者

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

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

○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

純光矣也則天下無不助之者○鄭氏曰龍

也○毛氏曰躋躋武貌造爲也公事也○鄭氏曰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允信也○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

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朱氏曰其所以嗣

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疏義曰一有用武其

初有衆而不用○嚴氏曰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

天下也說而人無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

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躋躋然武王之至公是

業是用嗣維以傳之後世實維武王之師能酌

信服於衆也○黃氏曰此章言武王之師能酌

其時後人寵受此王之功所以嗣之者亦惟法其

時耳王師具盛然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

豈有代商之意躋躋音仁人無敵意王之是也

者二句承天武說但于孫有天下未有專武武

故又就武而實之用武之事亦在其中矣

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也○鄭氏曰王造上字重

非君族家四下○鄭字正從王造見

躋躋者以此功本於齊發有爲也

韋子曰時者可謂可見可隱不可逆從古聖人皆

爲時用而不可違者也達之則私矣武王事商之

心與文王無異奈時至于紂蒙昧已極雖欲長守

其時而不可得矣時至大晦必有天光如晝夜之

相循也武王惟能循養於大晦之日是以獲助於

大光之時天下皆鼓盪于時而不自知所謂公也

後人寵承此躋躋之造載用其時將何所嗣乎實

惟師其公而已公乎時而不私乃能受躋躋之造

也造者開天創業

之造故云躋躋也

酌一章八句不足以為武惟天達時不足以成

功頌所

序○武類也○桓武志也○武志也○武志也○武志也

多如此○孔疏云桓者以武之志

故取桓字各篇則此句皆片說矣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茲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緩安也○孔氏曰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

○鄭氏曰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天下○毛

氏曰間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

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

桓桓保有其邦○李氏曰上與無厭用之四方無不

服以定厥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

武之不可廢也○王氏曰師之所處則野生焉大軍



此述巡守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曹氏曰說文云旋也象舟之旋今名篇曰旋取旋旋之義巡守而通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上果山喬嶽允猶翕音河

敷天之下哀切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毛氏曰高山四嶽也孔氏

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守遠境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不言焉又曰岳必高山四岳也隋山山之隋隋小者也郭璞曰山

翕合也朱氏曰河善通漕今謂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孔氏曰

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

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鄭氏曰望秩于山

詩經備攷朱二十三 夫

川小山及高嶽皆次序祭之○蘇氏曰循道也翕

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

有功於民是以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

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

矣○按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未言及朝會也

致天之下哀時之對孔疏云備天下之山川皆聚

其神於是配而祭之則王氏之說近是朱考亭以

爲朝諸侯而各其意於上文載爲二矣且其時

遇也般勾桓也皆大武六成之樂改若謂朝諸侯

於方岳而頒新王之政則與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文絕無朝會之意學者當細察之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山川禮也舜受天下

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得於華神受命之始不得

然也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周之

受命也○黃氏佐月卷七下而告印位也允諱

○章子曰聖人之制祭也取法於天地萬物之靈

神而神之以禮祭也母容也取法於天地萬物之靈

四方之山川陵谷能出雲與雨猶祀之况岳乎

然則省而祭告則不可無德而封禪則不可故虞舜

望山川福華神而不害其治秦王漢帝作封禪祠

陳寬登泰山禪梁父郊五帝祀秦一祠汾陰幸魏

氏而靡散乎亂世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神其吐

哀時之對云者聚百神而對越之固假廟之義也

苟不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子爲能贊親

殷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止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常調鼎玉鉉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云少昊位。從都曲阜縣。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

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

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

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

養四種之馬牧於垌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魯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二十年新作南門

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

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

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曰成王以周公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

海岱是魯之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

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下東土魯人至頌其功樂

周室之曜是以行父請焉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

今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其作在周之不振其詩

文公之時因篇皆史克所作也。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

焉。○歐陽氏曰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

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

之例爾何頌乎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

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

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

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僖公之政國人

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僖公之德孰與文

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

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

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

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

不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

不存之乎故曰勸爾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

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朱氏曰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湯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焉。墨翟請惠公之詩也。殆蘇平王以下乎。○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疏東遷之借禮也。故曰秦襄公始為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臆丁郊祀。君了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神惠公請之也。平桓公欲封禪。而魯亦郊。疑皆僭禮也。魯公始作頌。以郊為孝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以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誠其甚焉者深。○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則之上也。伯累深久。群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譏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達。以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于魯。况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按其禮則殊。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王不對其以者。魯之僭而陽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於頌。以而變。雅之亡甚。

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舒瑛曰。魯不  
 傳僖公。口口口口口口賦駟。傳此詩。列于代柯。破  
 中。公說曰。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駟駟音。牡馬在坵。古音切。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皇  
 有驪。音。有黃以車彭彭。音。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厥幹思思。自坵達野也。音。野外曰  
 野。野外曰林。林外曰野。郭氏曰。必牧於坵。郊  
 者。邈民居。與良田也。郭氏曰。野。其水草甚  
 美。既不宜於農。又牧之。則利。駟駟然。駟馬白  
 使馬得其所欲。又牧之。則利。駟駟然。駟馬白  
 駟。孔氏曰。孫炎曰。駟。白也。白。駟。駟。然。駟馬白  
 駟。漢云。駟。同也。郭氏曰。駟。名。所珍。珍之處。謂  
 黃白曰皇。名。人曰黃。白。駟。黑曰駟。月。今。五。冬。

象時之色棊弓云夏辰氏尚黑戎事乘驪黃駢曰黃孔氏曰駢者赤色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騶馬

孔氏曰閒謂馬之所生有限衛之志四種按按人六馬之屬騶戎奔道川騶良馬之名鄒說今應恭詠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車在記典皮謂朝祀所用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天子具有五路故當六馬詩矣車雖異而乘皆四種魯以同姓勳視有全路以言則書全路乘路其駕良馬戎路為戎馬田路為彭彭有力有容也口盛則馬騶馬於宮中之役

貌王氏○鄭氏曰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賦善也○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乃至於思焉斯善以馬是駿物舉後以見其名大其思之所及者廣博也○上思字之音君同子民皆是思焉思字方指馬

詩經備家卷二十一

非井空恩有馬政焉獨彼得其道畜育之有方面焉斯誠若此其樂看斯字思之所及物即慮之也

駒駒壯馬在厓之野薄言駒者有騶音佳有駮音不有騂

音有以車伾伾音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駮氏曰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駮今之桃花馬也此者皆天驕毛也各有二種之色相間作也

赤黃曰騄孔氏曰騄赤黃者周人也用騄言蒼駮亦黃曰駮赤黃者周人也

日騏孔氏曰謂青面黃目一騑馬也顧命駝牛曰騑伾伾有力也

才多材也朱氏曰王伾伾思之久也

駒駒壯馬在垆之野薄言駒者有騶有駮有騂

音有有騌以車釋釋音思無

經 67—485

傳信公口口口克頌之賦有駉

說曰有駉燕飲而頌禱之辭

有駉頌信公君臣之有道也○歐陽氏曰謂信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按經文惟在公明明君子有駉二語似知治國之道修德燕飲頌禱之詞○魯說為是

有駉必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鷩鷩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氏曰駉馬肥強貌孔氏曰此駉然肥強者彼所以升高致遠者為人用矣○鄭氏曰夙早也言時

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毛氏曰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七

振振羣飛貌鷩白鳥也○朱氏曰鷩鷩舞者所持

咽咽鼓節也○孔氏曰咽與淵同鼓節之深長也○

蘇氏曰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東萊曰

駉有駉與信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驩臣

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歐氏曰有駉有駉其非一馬也○馬肥強則致遠駉臣則盛任也

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臣相與修明其職言忠勤也信公於是而然以驩樂羣臣之來燕

者皆修潔而有威儀如駉然然深長其醉者或

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曹氏

曰辨治人多在燕上講恐太拘古之賢君賢臣未

嘗一日而忘治雖燕飲之間亦必辨之方不荒于

燕如大宰升爵之燕相與辨論者非治道乎○孔

疏云君臣間報其明德義夫豈僅酒以爲樂哉○

若是淺陋故取駉鷩駉公曹註山之說惟能

鳴其驩所以可樂而頌以美之也○醉言舞信臣若武謂君前不當舞魯侯與天子不同兩君燕會其然後何疑哉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鷩鷩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前今開

臣言臣有餘敬今以無事之故○朱氏曰鷩于飛舞者振作鷩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

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明嚴氏曰在公飲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八

以樂也○此非正言然樂不可不制甘酒嗜音

五子所以歌日康也○德將無醉武王所以誥康叔

也○魯人一則日明明一則日言歸

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者矣

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孫奕曰色青黑之馬歲其有豐

年也○鄭氏曰穀善詒也○蘇氏曰穀福也臣願

孔氏曰從今以爲始歲其常有豐年言君德可以

感之也君子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

及於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曹氏曰君臣如

何爲哉若自此年穀豐君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

無疆之休也○直氏注口穀字切音侯身上遺也

年而繼於後則有以雷國用而歸民生善道而  
於而則有以國人心而亦天令此國侯之願也  
侯而此一時相樂不亦休耶○公飲酒國家開  
臣可以交情也歲歲有年民安國富而有善以  
賜子孫世世樂此樂長久矣有發有字重  
章子孫因家治平在公多暇而後君致養以燕  
臣因燕以飲飲酒乃可樂耳此詩無可取惟自  
今以始歲其有若于有教賜子孫

有駉三章章九句

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傳僖公賦捷于太廟史克口占泮水

申公說曰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

禱之辭朱考亭亦云此燕飲落成之詩

詩經備攷 卷之二十四 九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旂

旒旒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公建宮於上泮水泮宮之水也

○鄭氏曰泮水也思樂泮公修泮宮之水而往

觀之采其芹也孔氏曰魯侯之來泮宮意在觀化

○毛氏曰戾來止至也孔氏曰戾我觀其

車之所建之旂則旒旒然有法度朱氏曰戾其

則嘒嘒然有聲朱氏曰言其車服得宜行

節也○鄭氏曰遵行也○李氏曰國人無長幼皆

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鄭氏曰言此

人樂見之○孔氏曰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

為魯侯者以其君之美而為四方所則則其詩王

而作也○外人之詩則不稱公之德而稱魯人所

思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載笑匪怒伊敘

孔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

○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至泮宮

而笑語非有所怒是有所教化也孔氏曰

詩經備攷 卷之二十四 十

笑洪範所謂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鄭氏

曰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黃氏佐曰載色載

笑見魯侯不以尊賢而簡傲於卑賤宛然家人之

子之相親伊敘即在匪怒時看○張氏曰其音昭

崇儒重道之音只在泮水上發揮為駕臨時雍實

推寬故教易入

而成就者多也

黃氏曰魯人非樂泮水也樂僖公之賢而人才

類以長育成其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

者在僖公而不在泮水也樂則惡可已觀其旂則

思樂泮水薄采其荇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肯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弗。鳧葵也。鄭小同曰。江南人名。鄭氏曰。在

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已飲

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鍾氏

難老者。視君以其所難也。難者。難於修德也。○毛氏曰。屈。收。氏

德。清明政治修整。於難義始備。○毛氏曰。屈。收。氏

服也。醜。衆也。○孔氏曰。大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

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衆民。○蘇氏曰。倍。公與

其羣臣飲酒於泮宮。飲酒。或謂是落成之燕。鄭氏以

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也。

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願長道

凡君身所為。必手觀此則長道不必拘定。禮教信義

不易之謂。順者。順道而行。不違背也。既順乎道。政

辭經備攷。卷二十四。十一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烈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祜。音

孔氏曰。穆穆然美者是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慎

其威儀。內外皆善。維下民之所法則也。○鄭氏曰。

則法也。○朱氏曰。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

公也。靡不有孝。信倍公之孝無所不至也。○輔氏

曰。此章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

福。威儀者。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豐城氏

福。威儀者。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豐城氏

故也。祖以烈。謂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

聖氏曰。敬以明也。

文式之德。以昭假之。則能盡六德之德。而稱自

我。致矣。○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致。字。重。敬。德。欲。存。於。心。○黃氏曰。敬。明。發。誠。二

之之德。○氏曰。既服。須本崇文中。寓

濟濟。上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

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戲功。

孔氏曰。濟濟然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

洪。並無福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鄭氏曰。征

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桓桓

容其往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昭昭以狄為遠

則此狄亦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

來服也。烝烝猶進進也。程訓云。烝烝。作皇皇。猶往

往也。毛氏曰。皇皇。美也。朱吳。謹也。○王氏曰。不

戢也。朱氏曰。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和也。○鄭氏曰。不

詩經傳次。卷二十四。士

也。○孔氏曰。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回還也。不

有告子官。司爭訟之事者。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戰

功而已。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

惟其心廣。故有征伐。有遠。遠淮夷之功。○顧氏曰

多士。兼將帥士卒言。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惟

不能推廣之。武為利害所奪。或為身家所害。而

能達耳。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不告二句。知以獻功

皆克廣德心之所致也。○黃氏佐曰。能廣其德。心

則視國猶家。視人猶己。何功之不成。而又何功之不

可爭。得此等人。以服淮夷。亦重。在顯君能得此大

告于訕。則能居以德矣。

角弓其觶。求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元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鄭氏曰。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觶

日。五十。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搜。孔氏曰。其兵車

甚博大。○朱氏曰。博。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

事。無厭倦也。○朱氏曰。無斁。孔氏曰。既克淮夷。而淮

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鄭氏曰。式。用。猶謀也。

用堅固女軍謀。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補氏曰。此章顯其器械修飾。卒乘競勸。既勝淮

夷。其善而無有遠命者。未又致戒。以為苟能審

固其謀。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顧氏曰。固爾

猶。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審不可窺。意卒獲。則不

詩經傳次。卷二十四。古

特一時而已。凡弓。彼不。曲而知之。故以觶言。矢勁

者。聲必疾。所以貴其搜也。○卒獲。指後日言。方見

頌。此詩未必勝之也。

翻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翻。飛鵲。鵲。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氏

曰。言鵲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黹。故

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李氏

淮夷。蘇泮。官之化也。○朱氏曰。憬。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

舍人曰。美。元龜。尺二寸。食貨志。元龜。不。賂。遺也。南

謂荆揚也。○鄭氏曰。大。猶廣也。荆揚之州。貢金三

經 67—489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口口賦闕宮。

申公說曰。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窺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闕音宮有恤音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其德不回。上

命官與所以有魯之辭  
至於是文武太王姜及武王封建之辭魯公受廟之  
命官與所以有魯之辭  
毛氏曰閟也宋氏曰閟宮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  
嫄廟也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儉清淨也實實廣  
大也蘇氏曰實枚枚磐密也孔氏曰魯詩及書說天子廟飾皆云飾其  
材而飾之加飾石  
馮是樂畜之事○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  
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有依而降精

詩經傳攷 卷二十四 六

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勅宅不副音開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用是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

孔氏曰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毛氏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稊孔氏曰重稊植穡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設名天官

內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稊後種先熟謂之穡○釋文曰菽大豆也○朱氏曰奄有下國封於郃也○鄭氏曰拒黑黍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故云繼禹之事也○毛氏曰緒業也戴義曰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福為后稷之福也蓋福一人所以福天下後世也下國指部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只封於郃而牧民象續則循乎天下也又曰教民稼穡則繼

此獨爾界而厥功繼禹矣。不然水上難平。何以爲民用哉。

鄭氏曰剪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曾氏曰大王去幽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盛

之繇故曰大王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

詩經備考

卷二十四

七

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鄭氏曰屈死虞度也

也。○朱氏曰：角，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孔氏

曰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

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

樂戰反勸武王云無貳無虞上天臨視汝矣言民

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決戰也○鄭氏曰敦治

旅衆咸同也○朱氏曰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

周公亦與焉○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

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首子猶也使爲君於魯謂

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屠

之時而人王實基王迹乃舜商之所從始爾○輔氏曰無求無虞一有求心他處便與天爲二不足

以致天之屈矣。所謂能治商之衆。昔君臣上下一心之功。爲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爲魯計。乃

所以爲周家計矣。○黃氏佐曰：致天猶云奉天之命以行事也。屈爲窮極。當云致商之天命窮極。致

商之旅乃周家代紂之臣衆也爲周室輔重在與國可休士方見報功意

胡氏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鬻未嘗不慨

時後一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

其有賢子孫於以望其國祚之歸共豈有一毫親

鯨之心謂諸君乃謂天下有是為秦作不從遂飛刺皇人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

賢反不達之手。楊氏慎曰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罷。尚解云福也。蓋謂

太王始受幅於商而人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

誠作萌改此者必漢

命魯公平糶于東易之山川土田什庸周公之孫

命魯公伯食于以鉞之山。月三日。附屬月公之牙。

公之于前，旃、旃、六、三、王、春、和、同、解、懈、立、麻、入。

皇皇后帝皇祖后穆享以貽辛驥切是

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鄭氏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

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

附庸 孔氏曰 以事統土 曰附 屬之 常山 凡屬  
庸 則是加賜王制 云 名山大澤 不以封 又說

更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自給者天子  
入于附於諸侯自附庸言附諸侯不得上臣也明

又復加之附庸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



其毛而無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云截切肉是也

○毛氏曰羹大羹創羹也孔氏曰特注云大羹也創羹肉汁之有美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大房

半體之俎也孔氏曰明堂位云魯有虞氏以饗夏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洋洋洋衆多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其毛而無之也哉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如周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曰佐曰風亦

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一

帝或作嘗在薛之旁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



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桓  
元。鄭伯以璧假許田。註云。其地近鄭故。鄭人  
之。鄭氏曰。許田。魯本受封之地。地名與國同者。  
多有之。莊公築臺於許。秦榮華千薛。豈真近事。  
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傳公也。燕燕飲

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

壽考之母成風也。是有常有也。兒齒亦壽徵。釋文

落更生。○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

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黃氏佐曰。上章是保已

保魯正是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也。先復舊物

則其身而家而朝廷而邦國皆可慶也。可謂多受

福矣。然使福而無壽以享之。豈純報哉。或問此詩

頌詩。公亦來於壽考。而足何也。曰。可以見

詩人之情也。隱及於鍾桓桓。乘於彭生。般賦於園

榮。問我於下。糾殺逆種。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十五

之尊成風之壽也。有相得一體之意。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

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亦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後漢志。博城縣有徂

今猶有美松。後魏志。汶陽縣有新甫山。八尺曰尋。

栢。榱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鄭氏曰。孔其碩大

也。奕奕美也。孔氏曰。奕然廣大。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

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

新姜嫄之廟。孔氏曰。魯公承衰亂之後。廢廟廢陳

之廟。既新之。則修之。奚斯作者。孔氏曰。公子

功課章程也。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其

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

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望也。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

所以藏衣冠。冠衾在寢之左。所以祀先王。祖廟在

子初以為魯之章廟是矣。黃氏佐曰。蓋周公皇祖

有功德於民。而魯之章廟。則其時顯矣。作今

章公修之。孔氏曰。雖齊魯之章廟。亦必求賢以自輔。何以

明其然。輔其輔人。不之若也。昔者太公。相伊。陵佐以

平威。乃能修德。格天。武丁相甘。盤求傅說。朝夕納

諫。爰是中興。成王聽政。周召呂佚。常立於側。是以

慮無失。而魯無過。魯傳中才也。初則季友。故能去

慶父之奸。與齊桓之會盟。季友辛而小人用。事

矣。不勤。雖春秋多貶之。雖有史克之頌。足揚其

美。而終不能掩其罪過也。為人君者。可弗慎擇輔

武。紀書曰。勿乘鵠馬。晏子曰。勿乘驚馬。無置不肖

之地。可容驚馬乎哉。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舊說八章二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謂第四。章脫一章。今改為八章。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詩經備攷卷之二十四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叔 韋 茂季實 訂正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帝嚳之次妃吞黿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

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孔氏曰高也舊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內廬杜絕不言政事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左傳曰陶唐氏之墟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史記世家云武王克殷後微子啓以宋公代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汎及豫州盟野之野宋之封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

富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孔子世家云宋公弗父何宋穆公三傳至正考父考父南生孔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辭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曰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錄宋而後得存故

傳宋公孫正□□□□□□□□正字下當是考父餘

那烈祖祀成湯也○申公說曰那祀成湯之樂歌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之曲折詩是散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八

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釋文云正考父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

世祖○孔氏類述曰成康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

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

倚切與余那切乃河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

我烈祖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鼓有數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子烝嘗湯

孫之將

毛氏曰倚歎辭那多也而款之曰猶與湯之功亦

甚多而能制作漢樂○王氏鄭氏曰置讀曰植氏

曰美而之樂歎而多之也鄭氏曰置讀曰植氏

陳也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鞀與鼓也師注云

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擡之傍耳還自擊○孔氏曰

亦植○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鼓無當於五聲

之類○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不得不得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

小者上制曰天子賜子伯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

鞀所以節樂是○鄭氏曰奏鼓堂下之樂也其聲

樂成亦孫也

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毛氏曰衍樂也

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肥

之時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

○歐陽氏曰綏安也○鄭氏曰安我所思而成之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所居思其

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

有也而生於思故謂之思成○王氏曰淵淵深也

以言其聞之遠○毛氏曰嘒嘒然和也○朱氏曰○

鄭氏曰磬玉磬也○毛氏曰磬聲堂下諸縣與諸管

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

聲言與堂上穆穆美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數數

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朱氏曰奕奕夷說也○鄭氏

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

不說懌乎言說懌也○國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毛氏曰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朱氏曰言恭敬

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蘇氏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三闕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

那一章二十二句

傳那烈祖祀成湯也

序

○宗也。○朱氏云。此詩朱見爲犯中宗。序不欲

連章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故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戶音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

酤戶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醴音泰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音苟無疆。約軹所支切錯衡。八鸞

鵲鵲七羊切以假格音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願子丕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秩常申重也。○鄭氏曰。祐福也。差。差乎我。

功烈之祖戰陽○蘇氏曰嗟乎烈祖戰陽有失

失無窮之禍。可以申易。以無量。以及爾之所。歐陽

和無算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以及爾之所氏曰

祀之王也。○毛氏曰醕酒賓賜也。○孔氏曰既載

詩經傳疏 卷二十四 三十三

清酒於樽醕以禱廟神明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氏

思之所欲成也。蘇氏曰：以昇我所思成之人。不如

之人謂神來格賜我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

腥熟得節○朱氏曰戒風戒也平平和也日言調

戒慎其事也。○毛氏曰：醴，總假大也。朱氏曰：醴，中

歐陽氏曰。驕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

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

皆肅恭朱氏曰肅敬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

幅也。○鄭氏曰：約，祇殺締也。凡氏曰：祇者，長殺之。

朱漆驚生蠹四馬則入驚也享缺也諸侯來

之也。藥不轉以用其。常伯子。七十二席。七詩。食。不。

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鵠然和○歐陽氏曰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朱氏曰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庶幾祖考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也○呂氏曰及爾斯所云來鑒者謂神來至而欲養所其後盛德未艾所謂錫無疆也○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後人得以奉烈祖之祭者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乃載而在樽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下思而

詩經備文 卷二十四 三

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美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作乎人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命溥將太意云諸侯之來助祭如此別我受命於天而享有尊富非溥將其何能此○陸氏曰烈祖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本其功德說祐就有天下言有哉自然無疆奏假就進和羹說祐就有天下就諸侯言主

提天子作主

輪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序以此篇爲祀中宗未有確據按魯傳與朱子集傳合故從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說玄鳥此亦禘祀之詩傳缺四字

庄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為禋。禋合也。高宗廟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孔氏曰。毛未必以此為禋。或與殷武同為時耳。但所述之事有廣狹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莫剛切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大糴。音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音荷  
 毛氏曰。玄鳥。皐也。釋文云。玄鳥。燕也。一名皐。色玄。故又名皐。玄鳥。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沬饗。御玄鳥至之日。有祀郊禘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而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以春分而生商。則是天所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天下。故記其祈禘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楊氏慎曰。玄鳥者。請下之候鳥也。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于有應。詩人因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也。芒芒。大貌。○鄭氏曰。古帝。天也。天帝。有神之神也。○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  
 詩經集傳 卷二十四 三十四

王肅云  
經傳  
宋儒  
始後  
以  
西漢  
也  
王肅  
云  
經傳  
宋儒  
始後  
以  
西漢  
也

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履有九州，爲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

受天命，不懈殆者，在高宗之孫子。孔氏曰：商之先

是也。此詩頌高宗，而美高宗孫子者，言高宗受命，

之功，其後世受天命，無高宗之孫子，有武功。

有王德者，無所不勝。孔氏曰：武王孫子，皆作頌之

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所謂武王，皆指湯耳。○

有武功，有王德，云云，此非所以稱德守文之君。

多矣。何疑湯之後，交龍爲旂，糴黍稷也。乃有諸侯

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毛氏曰：龍旂，十

詩經傳云：卷二十四 三十一

之耳。○毛氏曰：畿，疆也。○孔氏曰：邦畿之內，地方

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然後始有彼四海。○鄭氏曰：

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止。○鄭氏曰：假至也。

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鄭氏曰：假至也。

祁祁衆多也。○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蘇氏

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

爲河水。孔氏曰：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

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曰：祁祁衆多，是宜擔負之。

○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蘇氏曰：總美

承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荷天之百祿，謂成湯

至高宗以後也。○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後，奄有九

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非止一國也。商之先

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一

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

得其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承其車馬，奉其黍稷。

○鄭氏曰：武丁孫子，皆作頌之，言高宗受命，

之功，其後世受天命，無高宗之孫子，有武功。

有王德者，無所不勝。孔氏曰：武王孫子，皆作頌之

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所謂武王，皆指湯耳。○

有武功，有王德，云云，此非所以稱德守文之君。

多矣。何疑湯之後，交龍爲旂，糴黍稷也。乃有諸侯

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毛氏曰：龍旂，十

詩經傳云：卷二十四 三十一

不亦甚乎。○蘇氏曰：於前，取而吞之，則其喪心，

爲降而生，商之武王，故飲而意，以詩有天命，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武王降而意，以詩有天命，

武王降而意，以詩有天命，武王降而意，以詩有天命，

遷矣。其矣，遷矣。以不辭，聖人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鄭氏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

天也。○蘇氏曰：王肅以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之先也。又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鄭氏曰：按大禘，不及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鄭氏曰：按大禘，不及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鄭氏曰：按大禘，不及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鄭氏曰：按大禘，不及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鄭氏曰：按大禘，不及其禘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音得曰  
分土也  
地以爲  
九州也

作通解  
文曰

國是疆幅音韻既長有娥音方將帝立于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久也○朱氏曰言商

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音

也○鄭氏曰賁當作圓謂周也孔氏曰幅如布帛

諸夏音毛氏曰諸夏爲外王廣大其境界之時○毛

氏曰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有娥

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

德者紐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與王之祥矣蓋自洪

水區區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

皆盡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

其于諸侯使之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

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黃氏佐曰詳以

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隔絕故曰

外大國是疆生

玄王桓撥音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音土烈烈海外有截音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玄者撥治也○蘇氏

曰桓武也契之爲人武而能治○朱氏曰達通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

曰履蹈也毛氏曰履禮也鄭氏曰○王氏曰率履

音韻  
非

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朱氏曰言契能循禮不

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

契孫也音烈烈威也○鄭氏曰截

整齊也○王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以成王  
王成王  
王成王  
王成王

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之昆吾夏桀也。鄭氏曰：韋、顧、昆吾、桀，皆已

則同時誅也。○歐陽氏曰：達，生長也。謂此三孽莫

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陸氏曰：有

益以聖賢而末代不效，不效不效也。如二句

根有虛說，蓋以成湯為當，湯之伐桀，如

此。○時說：初伐韋、顧，次伐昆吾，然後伐桀。桀所

改國也。及其終不效也，然後而後伐其本，則是以後人

之故。○謂先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則是以後人

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舉有天子討之意矣。亦是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

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

朱氏曰：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

伊尹也。○毛氏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阿，倚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孔氏

曰：成湯佐命之臣，惟伊尹耳。伊尹是其氏，尹，正也。阿

衡，則其官名也。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疏義

曰：允信也。猶後世言真主也。○實字，正應允字。蓋

言湯為真天子，尹為真

保衛其配享也。宜矣。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

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仰舜

命以敬敷五教之心也。殷成未氏，宗諸氏，以為

神不及奉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而位二尸，則為大

廟，無疑而序

說未可非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序殷武祀高宗也。傳同

中，公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

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焉

高宗而祀之。

故作此歌。

捷，他達。彼殷武，奮伐荆楚，宋猶入其阻。哀，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宋深，宋氏

也。哀，聚也。○鄭氏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

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孔氏曰：聚，荆

之旅，俘虜其士衆也。謂入其穴，其衆無所遁逃，將

而俘聚之類也。○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

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盡平其地

使截然齊壹，皆高宗之功也。輔氏曰：使，截然

太史公曰：大荆楚，楚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

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城

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之。諸侯既

叛，四夷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奉王綱于上

宗是矣。○蘇氏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

謂此歌書大德，武丁則身修行三

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維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曰。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

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

曰此商之常禮也。王氏曰。謂四夷事況於女荆楚

易敢不至哉。孔氏曰。氏羌之遠。漢世仍存。其居在

責楚之義。○疏義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言然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稼

穢匪解。音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來辟。猶來

詩經傳攷 卷二十四

四三

王也。○蘇氏曰。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

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子稼穡匪

懈。庶可以免咎矣。○朱氏曰。言荆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

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豐城朱氏曰

觀勿予禍適之辭。乃其就揚威懼。所以奉王命保

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勿予

封建厥福。

朱氏曰。豎視。嚴威也。○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

刑不濫也。封。大也。○鄭氏曰。還。暇也。○朱氏曰。天

野上  
言故曰  
傳注云  
命為天  
于是也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

民。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

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

而中興也。鄭氏曰。大立其福。謂命湯七十里王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注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本引此項云云。此湯所以復天福也。此美高宗

實民者。所以畏天也。○顧氏曰。不僭不濫。即不

是。大建其福。無四夷朝諸侯。天下之福皆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朱氏曰。翼翼。整敕貌。○鄭

氏曰。極。中也。○孔氏曰。赫赫乎顯盛者。其政教之

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如神靈也。商王得壽考。且

又安寧。朱氏曰。壽考。且寧。蓋

顧氏曰。商邑翼翼。百度修明。庶政整飭。而國勢

觀也。四方之極。兼歸往取正。二意疊疊。就上順注

服諸侯。朝聘饋餼。無異往日也。要重能保上。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胡氏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

松柏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今

毛氏曰。九九。易直也。孔氏曰。言其易而調直也。

風九。又作厚。樂樂。也。然則九九言同之圖。樂如東蓋

正應云  
桶以  
松栢  
之官  
無  
大也  
謂開  
闢大  
也

也姑遷徙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

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

之，又方正而斷之。○朱氏曰：虔亦截也。○毛氏曰：

挺長貌，寢路寢也。○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棖，桶者，

挺然而長，陳列其櫟，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

以安高宗之神也。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

而祭之，諫也。○補氏曰：什柏之美，規模之宏，此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聖王

一也。○詩氏曰：高宗中興之功，惟伐荆楚爲大，故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

句。○朱氏謂到者

史記世表：張夫子問補氏，先生曰：詩言契，契者無  
父而生，今按諸傳，記成言有父，黃帝子也，得無  
與詩謬乎？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而後人迹  
在，試見其有天命，情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  
人而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金氏疏：神曰，契記自  
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  
廟，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禱而孕，故詩述其感  
生之辭，史以行浴墮，謂之享，附之義，於國大，長發  
之類，歸於之詩也，惟其頌之所自出者，不遠於再  
殷上之詩，有故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  
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爲詩子也，豈以是克有

商辛氏才下之言，傳者有殷人神聖之說，遂繫之

殷，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不可信矣，其後十

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

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世三十有七

人而已，商多賢君，宜其世之過於周，而復興者，宜王一

如商之多，而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

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行其至

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士其剛毅果敢之志

故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侍，京師不振，卒廢爲至

弱之國，何者？從柔而易，可以久而不可復見，文當求之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文當求之

也，而商人之詩，發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

人之風俗，皆在此矣，夫祖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

後世有以自振，然其取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若物

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而此商之所以

所以不振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聖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  
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  
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  
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牖十五卷

〔明〕錢天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牖十五

卷》提要

叙詩牖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  
為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  
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  
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

序一

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  
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  
康成桴而顓達鼓也其併廢大  
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深精  
而晦翁角也嗟呼晦翁之說行

世不識毛氏詩矣况三家乎予  
嘗縱按家藏本同於異古今說  
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  
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  
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本二

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  
兄子游卿以詩受元帝韋賢事  
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  
賞以詩授表帝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又有韋氏學又後漢武榮

治魯詩韋君章句為武氏學先  
是楚元王上受詩浮丘伯次詩  
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  
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為傳號  
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

本三

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  
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  
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解  
酉年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新  
父為酉采芑為午大明為亥而

詩緯汎應矩又云大明在亥為  
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  
巳為火始鴻鴈在申為金始即  
顓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危之說  
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

奉四

黠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  
省之定為二十萬言故北州又  
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以  
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  
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二卷內

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  
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芭撰梁  
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  
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子杜

奉五

穆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  
祖受韓詩詁神之時未得毛傳  
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  
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  
夏傳魯申魯申傳魏人李克李  
克傳魯人孫仲子孟仲子傳根  
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序六

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  
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  
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  
為之序三傳而為徐敖賈長卿  
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

主作毛詩義陸璣作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  
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  
其後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  
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

序七

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  
執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勰  
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卒焯炫  
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  
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淮復點

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  
外又有翟詩為翟醜四世所傳  
又紫詩為奉朝請紫遵所誦世  
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  
逵父徽有齊魯韓詩与毛氏同  
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註  
宋董道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  
宇有詩析衷二十卷其博采諸  
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  
十六卷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

卷又戴溪續讀詩記三卷其力  
辨毛鄭之失者為歐陽修詩本  
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  
以待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  
一章者為蘓轍詩解二十卷其  
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為鄭  
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王晦翁  
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為詩集  
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  
也其名以其說行者成伯璵有



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  
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  
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  
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  
有毛詩補音鄭庠有古詩音辨

本十

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  
詩總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  
應麟有詩攷王栢亦有詩攷王  
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  
草木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

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  
解吳駿陳傳良皆稱詩解王巖  
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詩傳黃  
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  
宗道有讀書臆說王居正有詩

本十一

辨學數第知微有周詩義揚明  
復有詩學發微湯建有詩仍義  
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詩說寫  
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  
附錄纂高頤有集解傳陳經有

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  
樓夢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燾有  
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  
傳有補詩訓錢時有詩學發見  
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有朱

卷十二

公詩解方道畝有詩記余端德  
有說略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贅  
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有詩傳  
微韓博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  
謝枋得有詩傳注疏元則有詩

譙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  
之詩傳疏義黃舜祖之國風小  
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櫟  
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  
集吳澈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類

卷十三

達之講說丘葵之以義揚舟之  
詩經發揮雷光達之詩義指南  
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  
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恪之選  
雅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掌錄

寅之演義何美之詳釋陳謨之  
演疏潘文定之輯說陳濟之詩  
傳通鑄其他終之不可勝紀蓋  
予家所藏於漢志得四百一十  
六卷焉於隋志得三十九部四

序十四

百四十二卷焉於唐志得二千  
五家三十一部五百三十二卷  
焉於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  
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  
合得四百七十卷焉於宋中興

志得五十三家二十四部八百  
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  
焉於國朝則方編索之未能觀  
縷也乃今為吾友錢公永收盡  
矣公永博學眇識於書靡所不

序十五

窺其侯儲富其蒐獵廣其擷撰  
與其裁鑒精其眼光毒其心力  
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  
十百家未理之禁結束鑿之渾  
沌未怪人解之令壺齟老而爬

之剔之梳之挾之矣今日始出  
於紙上嘗自言得子夏詩說皆  
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  
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目記  
直足使晦翁咋舌予以是益詫

序

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  
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於魏代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猶亡  
予謂毛詩經晦翁手而亡之今  
公永詩牘出不重存晦翁存毛

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  
宏而彌子反其功豈在鄭孔下  
哉予方欲彙予家所藏都為一  
冊載以先世所密授為越詩而  
今更請奉公永為楚詩與魯齊

序

韓毛並峙而公永其許我否  
東海友人留仙馮允颺撰



詩牖叙

今之爲詩者曰吾非唐之詩而  
漢魏之詩也吾又非漢魏之詩  
而三百篇之詩也且亡論漢魏  
卽青蓮摩詰諸名家其感懷寄

自叙

一

興之作可以一人一端盡乎十  
九首暨古樂府諸什詮而釋之  
者亡慮數十家而呆滯膚陋之  
病層見叠出如楚騷離奇恍惚  
變風雲而後鬼神者且可按圖

索刻舟求乎聖門卜子夏能時

舉軼詩端木穎敏且溟滓然弟  
之今讀詩傳詩序二編則同時  
受業者其指歸次第已截然不  
同而欲執三家以裁毛鄭執東

自叙

二

萊穎濱諸人以繩紫陽是以徵  
笑羽也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  
彼指之不殊也春秋名卿大夫  
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  
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

字櫛句比如瞻牛食草偏逐所  
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  
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  
情至之語顰有爲顰笑有爲笑  
不着訓解而平地涵泳嗟哦上

自敘

三

下程朱固已得讀詩之法故曰  
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  
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  
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  
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

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  
非美旣已與先子折衷亦不敢  
盡是已見嗣遵先子之變簡帙  
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  
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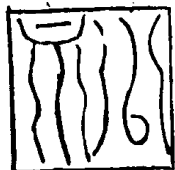
自敘

四

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  
焉

天啓乙丑穀雨日錢天錫題於

吳關署中



詩騷國風卷之一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康馮允颺

爾按馮允颺

全校

國風

鄭譜曰文王作邑于豐乃命岐周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化允淑故獨錄之屬之太師言二公之化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詩騷國風 卷之一

一

謂此為風之正經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政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蕙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也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今詩次第也周召

邶鄘檜曹魏秦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今詩次第也周召

蘇頌演曰邶鄘者衛之所戚也魏者晉之所戚檜者鄭

之所戚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

魏之詩作于既戚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

鄘魏于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

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叙以衛

也而魏詩不為晉何也叙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

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

詩騷國風

卷之一

二

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

三章而三稱晉官為非晉而何季子觀樂于魯至于歌

魏曰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

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為晉矣非亡國之

詩也至于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檜之非十四國之類

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為檜耳非幽人

之詩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繫之幽雖繫之幽

而非幽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廢之其下此風之特異

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

既歌齊而繼之以幽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

太師次之，以醴為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強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意天下之諸侯將歸于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周南

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故以閨。雖為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覃。風俗之端，首于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已德修，則恩逮嬪御。洋洋乎化且偏中宮矣。故次以樛木。蠡斯家齊而漸及于國，故次以雄雉。化被于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以采芣苢。民人樂業，民俗淳美，舉國遊於太和，故次以采芣苢。

詩補國風

卷之一

三

昔由國而推，宜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紂，西有昆夷，尤有獫狁。化遂自北而南，綠漢廣汝墳二詩，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以服事殷，竟終其身不王，然不王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以麟趾終焉。序以為閨雉之應也。

周公居東，為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之中土，其化行于南國。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篇，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令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

遺聲也。

閨雉

此章以淑字為主。淑不可見于窈窕上，形容之，后面思之。淑樂之至，都從此來，要得窈窕見嘆美意。官人被服于文王之徽，柔懿恭久已擬成一聖配而洽謂徽音。又已飲聞其端，自窈窕一見，百凡欣喜踴躍之情，都似為淑女者。友之樂之，非必對淑女，鼓琴瑟鐘鼓也。回念當日未得思服之苦，如何不快暢。王道本乎人情，一見而宮人喜，天下後世之喜，有母儀可知矣。后妃初到，云何見他淑，借窈窕二字想像形容，故註云。

詩補國風

卷之一

四

幽閒之意，出不淺露，間不急躁，就想見德性之貞靜。與文王徽柔敬止，肅雍一掃，故曰好逑。淑字是貞，純淑重恭，敬一處把和樂串下。蓋文德純是一教也。大抵君德亦以淑為主，故曰淑人君子。又曰西方美人，內外交游，故胚胎令德，使天下薰陶而不拘，在和敬相與上看。雕鳩貞也，符柔潔也。曹氏曰：周詩多大河，符柔順芳潔，可符神明，故左右流之，寤寐念之，統括下四句。須以今日之喜樂照來方得。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淑女之情，寄諸琴瑟鐘鼓也。



序云后妃之德也。又云關雎與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故云何以言德。廣壙御厚國本也。婦德莫大于不妬。太姒能求淑女于窮窳側陋之間。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德何以加焉。雖從毛詩為難。此為驚而善漁。每得隕澤。限清輒盤雲際。哀鳴求類。而后下集焉。非有別之謂二。

郝仲興曰。符萊思服。言其內官修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請牖國風。

卷之一

五

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存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恒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寤寐求賢。恐宗廟乏人。中饋闕事。君寵偏睡。而胤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

韓氏曰。詩人言雉鳴貞潔。以聲相求。隱微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魯詩曰。佩王晏鳴。關雎嘆之。

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歌。王伯厚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葛覃

此詩以治葛為主。初夏之景。輕、點過。締綌成而女工盡。纔舉歸寧。故歸寧父母。句急。我轉締綌未成。何暇為此。而終無歡心也。

首節追叙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以黃鳥形容生景象。不必說定。動女工之思。后妃原無日不念女工也。二節要寫他勤勞愛惜意。為字若十。說得辛苦便是懶婦。

詩國風

卷之一

六

當南為締綌之時。而預期其無歡則愛惜在物者有限。愛惜在心者無已矣。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締綌無關。非服既成而即漸濯之也。但其中亦有服之無歡意在。徐玄扈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塞言荒也。或云薄是略施其功。不為過飾。則薄言采之。是略采。薄言往愬。是畧畧。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諒歌其勞苦。此寔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

忘織維之事。則驕矜放恣。何有而生。故請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請休其繁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事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嚴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子貢傳。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據此。則似因歸寧而追叙之。蓋后妃以女工為常。何知其久耳。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閱情則殊覺其成。可幸耳。

詩譜

卷之一

七

卷耳

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實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僕痛。俱意中安成之旋。安戚之繚繞。絃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有真而念之所設皆假也。安得以不思哉。所謂思之正。徐云。采卷耳而未滿頃筐。正宜采也。而心忽念其君子。便爾都無意緒。生之周行者。仍真之周行矣。若說手為情奪。便采之不盈。便是呆話。采物周行之上。亦托以望君子也。非謂有所事。則可以忘念也。

二三章言不得見之于周行。庶幾憑高以望。采登高。只望白雲。思親舍之意。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就往投之。太著象。

徐云。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刹。即是菩提。如此詩。閱情用之得正。便是最教化厚風俗。稍一邪僻。便有許多傷教害義之事。

楊用修云。陟岡等語。皆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塗。若后世云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序云。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詩譜

卷之一

八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蘇氏曰。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特求賢。實之列

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為憂也。則終不免矣。譬

如為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名無以濟也。此解甚妙。真后妃內助之大者。

又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又

五系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驍  
呂伯恭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  
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  
罍惟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永傷后妃之志  
如是王者斯能體群臣矣室有縣釜之聲則門無嘉客  
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  
采芣耳而有所感

詩經國風卷之一  
九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芣苢之采也進而采又進而采此時而妾不嫌于採  
嫡不怒其逼尊難之難者也  
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毛氏曰南土之  
芣苢茂盛孔氏曰芣與苢異名芣之類也陸氏云一  
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榮陽公曰南有樛木葛  
藟之但取其下曲則芣苢得蒙之而不取其木亦得  
以自蔽也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  
其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也二語具賦比興三義朱

子曰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履即踐履之履  
視履考詳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後將  
成三字各貼興意總是一無動搖意將則託履于其躬  
或得其旋之元吉未見衆妾常侍房帷沾余慶意

參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鰥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  
也續說不妬忌則嫡妻進御所生皆后妃之子孫  
故衆多思齊傳云太姒十子衆妻則宜百子者是也  
三章無淺深宜字重看宜是已然事亦祝頌也后妃思  
養衆妻若邪而翼之者然故取義于羽云說參斯即是

詩經國風卷之一  
十

說后妃隱不道破而今說詩者類云參斯特一羽族  
之微耳便差集者棲也與聚字微不同  
呂氏曰參斯始化其羽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  
蹇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  
其變如此也絃是胎生不絕蟄即蟄虫之蟄伏藏  
盤聚意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  
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更會蓄

施天

之子于歸句須重遠發方得體被化意未得顯言以  
傷王民歸之風孝不棄于舅姑教不違于夫子慈

不遺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意此豈可以家喻戶曉哉。道行於上。俗美于下矣。是所謂風也。

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閨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于閨門。至于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婚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免置

詩國風

卷之一

十一

此詩一節深一節章旨。在多才推武夫可配公侯。多才意已隱。想見言外。全在虛意。韓旌見商紂之三震。雖營而周網之恢。不渴萬民之如燬。已極而求寧之屏翰森羅。干城惜以形容其可用。却非以用武言。以收其才。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好仇言君臣相敵體之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反其詞而曰好仇。詩家描摹處。一說有王者必有名世。有君必有臣。此以類相從。有漢高必有韓彭。有晉文必有狐趙。須知聖人二類人方得。

腹心若但言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此所謂同心同德者。情投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托也。

三段俱以求寧觀成。奔走禦侮。點綴見公侯一生惟衛民而奠之安。故下干城等語。非無謂也。詩人從旁嘆美。非為國家惜人才。非為斯人嘆淪落乎。敘述而極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詩故云。文治于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相與從事。宜綱以銷磨其壯心為耳。

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

詩國風

卷之一

十二

蘇氏曰。肅。敬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猶患無不知教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公侯干城也。能。天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免置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君子之慢。故能天曰致。而免置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序曰。后妃之義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蘇斯唯言不妬忌。若若若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妻妾皆無所忌懼。而樂有子矣。除却平。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隨其地而遇之。隨

其采之多而處置之無心自適之狀俱可想見  
吳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此文字之妙  
云細釋婦人之辭非天下康熙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  
守而無征役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  
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固宜為文王之世周  
南之化也

漢廣

此詩三章一意只反覆咏嘆其不可求喬木翹楚皆取  
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水見凜不可犯也端莊以容貌  
言靜一以情性言此正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詩騷

卷之一

十三

之感無介于容儀雖松之意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  
敬淫逸之意自消故曰不可求正是深言其德非謂欲  
求之而不可得也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翹  
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不可得而求也  
于歸預道之詞末四句反覆申咏只嘆羨無已之意  
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為秣馬便無趣江漢之咏不  
異首章只說信乎其不可求不可方也則疊咏之意宛  
然若敬悅非出自詩人語氣顧仲恭曰言秣其馬蓋  
言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爰化行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王伯厚曰文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  
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  
楚也

汝墳

呢兒兒女語恩怨相觸汝父母孔通廢亦不重疑是夢  
極別久之中生出一番慰藉遞棄從如熾字來念王  
政暴虐恐有不測等情首章之調饒皆根于此周在  
西北汝旁在極南而云孔通者人遠而澤近也

詩騷

卷之一

十四

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  
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  
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憫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  
興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麟趾

以麟屬公以趾屬子吁嗟麟兮都在公身上再三嘆  
下二章做此

序曰。閨雎之應也。閨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衆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郝云。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於禽獸。麒麟之異於走獸

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雖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

生虫。不踐生草。不祥居。不倍行。不入隘。寡故曰聖瑞。服

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

奢壞禮。閨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免野人。柴荳漢廣。汝

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

頭角。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

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為文王后妃

詩。麟。國風。卷之一。十五

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帝強。周南十

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

平矣。序說不可改也。

召南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采蘋。則若夫人有令德。

草虫采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而庶位。挺羔羊之

節。觀之野而閭巷懷甘棠之思。嫡溥小星之恩。妻妾江

沱之木。雖僻遠之地。蒸庶之家。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標

有梅之女子。至如野有死麕。誘之而不動。厭浥行露。訟

之而不從。風化所從來遠矣。故德之何彼穠矣者。是淫

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也。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

草木群生。皆得以茂對咸若。而文王之化。流被于南國

者。真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

道之成。信哉。

鵲巢

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拙是鳩之好處。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之子不言德。正欲

借鳩以見之。百兩御之。常禮以德重方見其成。者

大婚之禮告成也。非成送迎之禮也。蘇淵曰。方者居

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鄭氏曰。滿者

諸。麟。國風。卷之一。十六

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

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猶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蘇氏曰。說雖無害

而鳩非陽鳩也。

詩故云。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娣俱來也。猶

閨雎之求淑女也。

采蘋

詩故云。祭有丞有禴。烝以荐品物。禴以荐新味。南國歲

味。莫先于蘋。孟春始芽。香脆可珍。采而荐之。理或然也。

誠敬則在采字用字。儻。祈。上見得。箋曰。于以猶

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繫似父白蒿也。非水度沼池之曲者。止即池中之止。猶云采繫于沼之止也。爾雅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止。孔氏曰。湖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外內之官也。官脩則俱備。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荐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朱章須見與公。侯合款意。婦無專成故也。儻有所以尊之也。祈有所以留之也。皆因被而見其人。每二句意相連而重上句下特言其時以足上意耳。正與公侯詩牖國風卷之一十七

之詞。屬陶。遂合款。孔氏疏云。被之儻。是祭而視。視濯饔饔之時。

草蟲

通章是感物而思。俱一時事。以未見而憂作主。名既三句擬議之詞。若曰。今猶未見也。如之何不憂乎。陸氏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一曰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朱子云。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為感。又阜螽曰蟻。草蟲謂之負蟻。蟻亦阜螽之子。吮而成子。詩故云。草蟲蜻蛚寒蟬之從名。張衡大火流草蟲鳴。是阜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薇微

春候也。秋淺而往。春暮未還。道理悠遠。言幽莫不。故不能不憂。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我。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

采蘋

通詩精神。在有齊季女。上前而疊。說來采而盛。而而莫而德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夫謂之曰主。則采之必親。治之必當。莫之必預。皆主

詩牖國風卷之一十八

者事。不專在薦時言。宗室之祭。存主之者。太

夫。燔炙之荐。相之者賓客也。若豆則大宗之婦。

大夫之始。相。紹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若諸

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紹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續說。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

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

漿。邊。豆。醴。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循

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

之事以為法度也

甘棠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此云召伯當作於武王之世。而係之召南者。或巡行在文王之日歟。疏曰。得自南國。故係之。

說親物思人者。非說思其人。故愛其樹者。亦淺。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陳季方曰。辟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

詩補國風

卷之一

十九

原所以當愛也。

行露

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世獨自盟。義不污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女從也。誰謂何以有意味。勿說得死然。亦不必就他人言。只以詩人口氣發之。總之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派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素我之不出何也。不自取辱。則訟獄自可聽之。雀交不一。雉交不再。角音鹿。嘴之銳而鉤者。凡鷺鳥皆有之。雀有

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墻。則事之可駭而亦理之易明者也。自訴自暴白也。非訴于召伯。

徐氏曰。此等自守自訴之言。都是作詩者代為之言。以美其貞信之節耳。非寔是女郎所作。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

序曰。召伯聽訟也。哀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不得侵陵貞女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一

二十

蘇氏曰。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

羔羊之皮

素則不華。五則不侈。即是節儉。正直似在委蛇。上一層。益惟其不愧。不忤。所以從容自得。委蛇。儼一身舉動言。就出公門行步時見之。說此詩只須順文摹寫。不作推原。縫中突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絢。合二為一謂之總。書畢命曰。茲敷庶士。帝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早服。道



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

蔡測曰：舊說羔裘燕居之服也。既曰燕居，則在私居。乃又自公而退食何也？按羔羊卿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服則在公矣。非燕居也。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氣德如羔羊也。

疏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類之不鳴，殺之不號。孔必晚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群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

詩庸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

蘇氏曰：夫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質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為鵲巢之功致也。

詩故云：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孤寡，大夫羔裘，士羊裘。此宜羔裘而羊裘，知其能儉，服而自遠，知其能節。人不自然，賢者特甚。着一節儉于胸中，微不露於大廷，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殷其雷

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役，改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閤其勤勞，勸以義也。

典意以在字違字，殷字莫違字，相反應。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逞，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振信厚，見非輕佻浮薄的人，上為朝廷老實幹事，下能睦睦室家，公甸之託不負。五日之期不移，可望其發畢事而旋歸也。

徐云：古者成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蟲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序云勸以義也。

詩庸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一

標有梅

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其春夏之交，意却一節緊一節，蓋懼之甚，不覺詞之淒耳。迨字雖違，上恐晚全要得，自守意，莫作急于從人語氣。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七分三子，豎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慮盡而始咏也。懼辱話頭，冷然言外，鄰云：朱子謂懼有損暴之汗，非也。王道本人情，雖切而不苟，且還就文王之教也。

說者謂是時人情薄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而托以畢世，蓋南國桑間村之淫靡，從前風俗。

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且上古朴。聚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蓄。而外作張顏。此之謂真廉恥也。然考詩說。以為女父搢婦之詩。更妙。

嗟彼小星

二章一意。只述其事。言其志。而夫人之賢自見。不必云夫人如何不妬。在已如何感恩。希實命不同。寔字見他。貼然尊奉。非引造物以自寬也。后為太陰之象。而妾特借余光以自照。故取象于小星。三五指東方之宿。參鼎指西方之宿。詩人所見。只一時。非兼昏旦二時而言也。風夜在公。見雖朝夕奔走。而常得近君也。實命不同。只

詩歸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三

重妾自安其分上。不得與夫人相較量。君相能造命。眾妾之命。獨非夫人所造乎。命之不同在天。而今日之進御。又邀其幸于人。誠可欣藉矣。

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姪婦六人。兩上而御。當三夕。而腰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遍。內則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謂妻避女君之御日也。若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沒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珮于房中。告去。若腰妾。則際自謹飭。雖得當夕。猶不敢即安。故必曰。肅。曰宵衣。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按禮

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子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而九嬪畢見。有諸侯以下。妾腰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妾疑即女御也。進御于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余綱是君所寢大被。女御或抱衾。或抱綯。以進于君。是其職分。但使值女君之妬忌。則惟欲循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幸。

嗟彼小星

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蘇氏曰。三心也。五嬪也。正月喝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叙進御于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喝也。

詩歸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四

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眾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婦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婦為總室。明其貴也。何休云。無子立右腰之子。右腰無子立左腰之子。以二腰為貴。與禮不合。故韓矣。箋獨言婦。舉其貴者。是姪婦貴於腰之義。

江有記

悔而相安。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左腰行時。大喜過望。

而遙相擬議之詞。其嘯也歌。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得其所欲而樂。而歌矣。不必認申上二節。此句大有趣味。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謂江有池也。禮諸侯之媵。八歲。媵數十五從媵。世祿事。若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麕性淫而善奔。詩曰。鹿斯之奔。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與

詩。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五

意言不潔之物。尚以潔束之。女子懷春。乃情之正。可以非禮誘之手。如玉不以色言。其貞潔之操。瑩然如玉耳。要者一舒字。淫慾之人。全是輕狂暴戾。細心思量。妄想自息。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悅動。非禮相凌。則狗吠。

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據此則以末章謂詩人托為女子之言。更覺合拍。郝云。死麕。死鹿。醜詆之辭也。言死犬則狗。惡之矣。如朱說。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何暴說。變。

子貢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女氏謂女之父母。

何彼穠矣

通詩重和歌。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以此。以唐棣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威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褙衣為上。綸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勒面績。服則綸翟也。肅雍。只是範我馳驅。和鸞有節意。南子以車聲而知。適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繡之轡。則王姬之

詩。國風

不卷之一

二十六

車。宜有肅雍之慶矣。唐棣之華。一樹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並蒂芙蓉耳。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婦也。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稱。由王姬能降而有卑也。以絲與緝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柔以相承也。鄭夾漈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註以召南為文武之諒。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子貢傳。齊襄公結婚于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蘇氏曰。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班廣。閔。騶。

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  
齊侯則遂以二南為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  
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  
久矣非復襲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  
譬如商人謂陽武王蓋公當時一號也至于齊侯則武  
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歸  
為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為文王之詩哉此  
議甚是郝仲興亦主此意

騶虞

草木禽獸不過舉一以例其余仁恩及物只是攝節愛

詩騶虞

不卷之一

二十七

養非以和召和之謂仁心自然即含蓄其中故下宜以  
騶虞指而嘆之不作推原不言民而言物見詩人之  
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牽出仁民字樣來方得其旨  
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化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王伯厚曰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  
云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  
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卻國  
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

文王之樂命曰騶虞豈即詩騶虞歟

此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樂序  
鹿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樂解頌新語云文王之風終  
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  
鹿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詩騶虞

不卷之一

詩補國風卷之二

竟陵 公永鏡天錫纂著 男伯及錢 璜 編

文張鏡青選

慈水

爾虞馮元颺

全校

爾雅馮元颺

邶鄘衛

譜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

按：疏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莊公揚立。卒，子完立。是為桓公。弟州吁弑之。州吁誅，宣公晉立。卒，惠公朔

詩補國風

不卷之二

立，卒，懿公亦立，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詩俱以之為次。

崔仲昆云：夫子存錄，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禮始冠昏。卓去病曰：詩表裏

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禮滅人之國，春嫁不許也。或曰：邶并十邑而不介者，何

也？曰：惠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朱鑄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

率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

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親也。武康之誅，仲尼所不

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崔云：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母，其成衛之禍

風，勢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亦為嚴著其所以存齊

桓之功也。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介，邶鄘衛

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柏舟

怨婦棄才，古今同。况即依朱子以為婦人之詩，初未有

不得于夫字樣。柏舟內實外固，匪石匪席之心，內之貞

也。威儀二句，外之固也。至于兄弟莫援，群小見侮，皆是

詩補國風

不卷之二

飄泊的景象，與汎波中流相關應。情，二章將隱憂情

形明，盡出

首二句，着一亦字，含愁無限。人心切于憂，便只于憂之

一路分明。婦人之憂，家隱向人說不出，來加一抑字，無

限悽愴。

婦人豈有以兄弟為楊之理？一蓬字，家妙正是連遭其

窮之意。于言外想其無聊之致，可也。

婦人以心事夫者也。以容事夫者也。展轉尋索，求見棄

之故，而不可得，非楊已也。威儀不在儀容上講，以舉

止中規中矩言。

憂心悄悄，一章如此不堪情形，怎禁得提上心頭，總得  
便拊其心，操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  
迭更也是更易之更，不是更代之更，煩冤心煩而屈抑  
也。瞋眦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  
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于義而不  
肯去，要蒙上丈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  
然無累之意。

荀子曰：為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  
而修省。

黃葵峰云：此詩當從序說，首章上不得于君也，次章下  
詩牘圖風 不卷之二

不得于僚類也，三章內不失乎己也，四章外不理于口  
也，五章仍歸在憂君也。

蘇氏曰：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相為舟，而不以載，使與  
衆物背沉于流而已。怨不仁必于仁人，今怨之于不

仁，此怨所以為迎其怨也。蓋朝無善人矣。  
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瑀？涼，然君子不以其故

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正義曰：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

黃云：同姓之臣，義無可去，安于不之，所當盡而已。故曰  
不能奮飛，即箕子戒不顧行逃之意也。

朱子改為婦人之詩，不過據列女傳耳。然劉向列女  
詩曰：小人成群，斯足畏也。朱子註亦曰：衛之仁人見怨  
于群小，不自相矛盾耶。

綠衣

章旨只重夫婦之變，前以表裏喻幽顯，次以上下喻尊  
卑，要只憂其嫡妻失常，名分倒置，不必推到老國，郝云  
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  
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藥

陸羽明曰：綠惟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嬖之，此  
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

詩牘圖風 不卷之二

自此千寒風之締結，蓋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  
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來，蓋嫉妬由

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  
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也。後思古人，根己之過，時來蓋

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  
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伴字與實字，遙相呼應，下

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此意本之蠶測，得之嘆，  
夫不能以德而刑妻，婦不能以德而相夫，但求自泯

而心之苦哉。  
莊姜不獨豪傑，真是聖賢。遇文王，便為后妃矣。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要上借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王伯厚曰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莊。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于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不入。以為入宗廟。廷燎以為不設。難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送送

郝云。送崔春來秋去。以此別離。送崔。依人為。享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嬌。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此。不言夫死。子執國破。人亡而託興。燕。關山寥落。

詩歸國風

本卷之二

五

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繳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雖鳩逐隊而飛。鵲巢相向而宿。惟燕居則相向。飛則相背。之子之歸。若矣。送其婦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自悲。而州吁方阻。兵安忍痛哭之。不可則有泣而已。初別時至。涕淚如雨。已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失。此時目斷行塵。銀淚可憐矣。此謂寔勞我心也。實字正見許多愁苦。有不忍言者。非專為一戴媽也。并下章亦從別離。凄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單提任字。便見感念固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傷今悼昔。筆端難

盡。蓋以柏舟之棄婦。而送蔡子之寡妻。言念先君。當有嗟然不禁者。豈徒述其勉已之勤哉。故講本章全要言外鳴咽。

日月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詞也。胡能二句。一說斯人之不古。處也。何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德音是言。詞即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沒好說話耳。畜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誤我一生。意。

詩歸國風

本卷之二

六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私。以致困窮之詩也。

蘇氏曰。莊姜賢妃也。莊公惑于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舍我而逝。不沒其故處乎。雖然。舍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為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碯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亂。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終風

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雖則晦霧

于下、瞠則掩瞠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也、之雷殊無、零期矣、以此莊公之狂惑、有加而無已也、

碩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笑燕之傲而已、惠然肯來、即碩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酷肖、勿泥註、但又有三字、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瞠、之陰、也、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此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也、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七

蘇氏曰、風、羅、噓、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郝云、朱子改為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無恙、怨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憂子、則為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念矣、毛說是也、

擊鼓

左氏隱公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瑒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

為主、微也、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顧也、宋人許之于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郝云、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帥之象、曰、師貞夫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忌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為無義、則所失多矣、

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八

無味矣、朱註、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劉氏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若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爰居節、一說、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于林之下、蓋預為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此即所謂尸膏草野也、如此說、更于死亡有情、不必推言必死亡也、死生契濶、約誓渾成、語言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串說便滯、執手二句、即纏綿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說下、須領其憂危慘



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之。陳與宋國人終其勇而無禮也。

權維

一篇俱是善懷，不必如程子之訓，以末章為勉以正也。阻不但是風塵伊阻，物我相猜相岐，便有許多睽隔，自詒二字，深可思。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故以不伎求望之。註從後談得廣，不止說從軍。

展矣二句，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哉！心耳，根上伊阻，舍下保身。瞻彼日月，瞻字緊關思字，蓋眼見

日月升沉明晦，而不見君子，千端萬緒，齊上心來。我思

詩情國風 卷之二 九

豈不悠哉。不止思從役之久，道之云遠二句，止是其思

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

各自善，自然相及。

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蘇氏曰：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聞，故曰不

伎不求，何用不滅，以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為

并刺其淫亂，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貌有苦葉

一章以禮義立案，刺淫之義，見于次章，而未嘗直指其

人。三章陳說古義，末章借喻之意，又出朋友一倫，凜然

砥柱中流，扶植綱常之義。

貌方告，未可為腰舟，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方淺，未可

徑渡，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係焉淺

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

濟盈謂不濡軌，雉鳴反求其壯，真天壤反常之事，而淫

亂者不自知其不可也。不知鴈以貴別，旭以貴始，古禮

如此，其不苟也。六禮在先，送女在後，古人如此，其不驟

也。是以寧不應招，而甘須我友者，非獨守淶淶淺揭之

辭，牖國風 卷之二 十

常亦以避濡執求壯之請耳。何人之不三思也哉？詩中

多以水為喻，蓋取淫之義云。

首二章上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配說，尚

未有比喻在。貌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佩之，腰以淶水，埤

雅曰：長而瘦小曰貌。短頸大腹曰貌。國語：苦貌不材，于

人共憐而已。爾雅：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下為厲。絲膝

以下為揭，麻有淶涉，是水之淺而不可涉者。下則就可

涉之中，又有淺淺，淶水不裸體，故着裏衣而淶，謂之厲

裏衣，淶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男女當度

禮義之可否，只泛論其理，以起刺之。端尚未着淫者

身上不然彼淫者惟有不涉而已焉有淺淺可量乎者  
而則字皆非定語見濟後正則不可輕涉意

濟之盈雞之鳴只立此兩言以為濡軌求雉之案非即  
以此為常理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  
曰周書有牝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可以言牝雞  
亦可以言牡雞安見求非其類乎且此意只以非偶相  
求為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若以雉鳴比女  
之懷春則是詩無亦刺女矣意必不然車輪廣狹高下  
皆于軌即車頭之端貫轂者所謂轄頭也中庸以在地  
者言故云轍迹看一軌字正見禮義之度

詩歸國風

卷之二

十一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名婚禮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雁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六禮惟納  
徵用幣餘皆用雁惟親迎以昏餘皆以旦雁取其和亦  
貴其耦旭取其明久重其始妻歸及霜降之後冰泮之  
前陽往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

末章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若以  
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要知正意只  
在印湏我友上韓詩曰招聲也

序曰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夫人夷姜宣公  
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詩傳云抱苦濟淺未可渡也今日淺則吾屬之淺則  
揭之不問水之淺深惟知欲渡也喻宣公之不顧禮義  
也濟盈不濡軌喻宣公惟知縱欲不有知其污惡也  
鳴求其牡喻夷姜宣淫不知羞恥也鳴雁章言士之娶  
妻猶循禮如此而况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招  
亦有夷姜誨淫之意

谷風

此詩大畧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為主夫重色所以棄  
已有德所以悲淚其止正德音莫違而詳見于第三  
章以哉御窮則不條同死矣由于既阻我德也不宜有

詩歸國風

卷之二

十二

怨起下有況有潰來同心起下以哉居以來德音起下  
治家動勞來同克起下既生既育哉不聞來三說宴  
爾新婚又伊余來暨新舊情形有許多低回顧戀致  
陰陽之和氣嗟則為風濡則為雨以非風雨致然谷風  
至陰陽和故言以陰以雨龜勉兩相忍贈之詞力所不  
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龜勉龜勉同心有要  
之于久意德音即照下治家動生等事同死二字有許  
多悽惋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矣  
見棄之苦以荼刑之此比與他處不同湏以物形已明  
比為是見已之苦甚于荼也如兄如弟正以形已之太

苦不要補不見恤意味更淡 王伯厚曰茶有三難謂

茶苦、茶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薄茶、陸草也、

漫、其止說得修潔可憐母逝四句、蓋身所經理觸念

難忘旋又自嘆自絕情事低回、不堪多讀、東漢書玄妻

與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即

此意、此已引治家之端 羅景倫曰、太白去婦詞云、憶

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

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忍

恨決絕之辭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母廢

我筍、我躬不閑、遑恤我後、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

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

也、

恤隣亦治家餘事、皆統相夫說

賈誼傳、一二指情、師古曰、情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

勤勞而痛之也、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

絕之時、藉以祛錮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此予于毒、

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

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況水滴也、其勇

如之、水之漬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怨之盛者為漬、語

拜、非言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

苦之事、令彼廢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也、末二句、回頭

一顧、許多悲涼、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

豈能常盛不衰、我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語意、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

式微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微君之故者、非怨之也、微其

君以有為也 中露言不見從也、泥中言不見採也、俱

惜字、玩其語意、寔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于此而不

見救、援不如歸去、圖自力之計也、怨衛之意、於然

詩闕國風

卷之二

十四

徐微玄曰、考黎國在今路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

山西、意泥中亦必有說、然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

邊關遂有不夜城焉、知後人不以詩名其地耶、若耳以

地當之、詩言我于無味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蘇氏曰、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納

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于其微

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

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為不自歸乎

朱克非曰、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

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

施丘

一章悔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

施丘之多草木者也、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興、上何字、有驚訝之意、下何字、有迫切之意、多日之云、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急、兩設疑端、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啓居、不俟終日、何若是之虞且久哉、王守溪曰、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

詩情國風

卷之二

十六

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如此、

言葛又言表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葦葦二字、想見窮途之苦、按開州有施丘、在衛之東、黎在衛西、既云客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乃詩人設為話頭、以起微諷之意、本說他不諒已情之切至、而但云不與我同心、若將謂忘國之憂、恢復之念、原不在他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豈真有與有以哉、頊尾、即形容流離之狀、流離鳥名、巢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頊尾則謹、倫之意、充耳瑱也、瑱

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豈得安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之意、一說、哀當作衣、哀之哀、言哀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正義曰、衛為州伯、當修連帥之職、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

郝云、衛之先本牧伯、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

世皆稱伯

詩情國風

卷之二

十六

蘇子由曰、衛侯爵時為州伯、施丘之葛、其節雖甚濶也、然而無以其濶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為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于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與衛共之、流離巢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簡兮

前三章諧笑，舒暢若無人，末章忽動美人之思，俾起  
低迴，簡字攝起，通章神情，莫說遇西方明主，必在奔  
走先後之列，當此街事凌夷，如何放此人閒散，方將照  
錫爵，恰是舞之始終，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  
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  
處，豈疎遠而不御乎？又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  
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轡車翟之列，其  
顏色氣味，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  
思也。惟所思在美人，而貽客欲往，賸底無人安得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  
者也。  
詩補國風 卷之二 十

泉水

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若不設一設計，猜疑便覺  
情淺。至於篇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者，從之託以自  
寓其悲怨云耳。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  
必不忍說破。

首章亦字廉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  
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千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  
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詩邢侯

之姨，想由姊妹之親，浪結姻好，故衛女嫁于邢。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有害也。思婦之人，其指偏屬于婦  
故云：不至于有害云耳。呂云：自怨之詞大是。蘇氏  
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為而不許哉？  
蕭雅：婦異出同曰肥泉，寓憂不作絕意之詞看，蓋于  
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從是靡日不思心腸，安得  
二字，是解經之妙者。出遊，即是歸寧，勿作別解。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聞衛之破也，賦泉水。續說：桓姬宋  
詩補國風 卷之二 十八

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

北門

通詩一艱字，是以盡之。北門只嘆所遇之窮，切不宜明  
說亂世暗君，歸之于天，正見不得已之情。非樂天知命  
之說。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求求賸  
征求貢賦之類。政事以本國之事言，如刑名兵甲，財賦  
軍國大小，內外上下，盟會之類。室人交謫，承貧寒來，唯  
北門之出故窮困至此，假使立明盛之朝，而與明君察  
相，共敷盛治，則忠信重祿，豈至有艱而不知哉？然則三  
戕字當何如說？曰：此處使見北風，同歸朝無共事故專

責于武矣

序曰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風雪孤鳥愁慘怪異朱子曰孤鳥之比不但指一物而言凡屬改惡俗天災地變皆是

序曰刺衛也衛國並為威霍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劉氏曰嗜風淫疾也霍雪落急也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

詩廣別風

卷之二

十九

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孤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于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霍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孤赤而為黑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相逐于城隅亦相從于野矣

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兩言靜女似重幽貞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莫潔白之物也白茅無咎似非淫佚之事毛鄭張呂諸家之說必有所據

新臺

序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此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郝云蘧條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腫之狀舊解蘧條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鮮善也潔也澆也濁流貌不殄痼疾不

詩廣別風

卷之二

二十二

瘳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願頤病痿之狀古它它字通其形願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二子乘舟

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況其景是模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頤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痛其往而不返也

旅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說甚奇納惠公黔牟奔周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

不臣猶以殺伐之故皆不服。狄乘其衆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派毒于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莊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闕雅聖人之意深遠矣。

洪容齋曰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燕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後即以次年生勢湏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諸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廢之此決無之事特春秋好事者為之耳

詩補圖說

卷之二

二十一

柏舟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詩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與意以升必不可以去水與女必不可以他適柏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髮彼而髮如古詩云結髮為夫婦之意內則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夫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脫髮註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髻而達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髻母死脫右髻觀沒不髦之死靡他其義猶顯至于一念邪思必誓死靡

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

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揚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揚有茨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續說春秋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丞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詩補圖說

卷之二

二十二

下淫曰報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君子偕老

嚴坦升云詩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洲一語而刺之上意自見顧人不見答于莊公而但言大夫風退無使君勞猗嗟不言不能閑母而但言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君子偕老一句是素夫人有是德方稱是服也委佗山河之容也根偕老之德來見與輕佻妖冶者有異象服

即下之翟衣展衣也翟綸翟闕翟皆祭服故曰胡天胡  
帝也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也其之  
言非它人乃夫人之翟與展也

副笄珈 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  
搖然服之以從王祭祀編次列他髮為之假作餘形服  
之以華也次一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髮服之以見  
王者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  
皆以玉為之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爾勅當耳其  
下以純懸填是也編次則無衡笄又笄飾之冢盛者

詩庸

卷之二

二十三

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  
下則無翟展 按王后六服律衣一綸翟二闕翟三鞠  
衣四展衣五褕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繡為翟雉之形  
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俗曰翟青黃赤白皆俗  
曰綸褕衣畫翟綸翟畫綸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  
也侯伯夫人綸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留故止是綸翟  
闕翟無褕衣也

毛氏曰展以丹縠為衣孫毓固之曰褕衣赤綸翟青闕  
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  
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

云瑤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色當瑤鄭不歸毛矣  
馮嗣宗曰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於頭上朱傳誤  
以衡笄為一云

桑中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桑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  
都惡衛為淫亂之主

正義曰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

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

詩庸

卷之二

二十四

禮也姜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郝云沫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  
云妹土變沫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曰妹曰天地  
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微妹之象也唐菟絲無  
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茶淫曰宕來秋不收冬  
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  
有淫之象對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象也對言風也馬  
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唐言賤也皆微詞  
為刺

鴉之奔奔



舊以爲刺公子頌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頌宣姜。至生釅子。釅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墻有茨。借老不及惠者。怨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怙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開也。若作刺子頌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鵲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惡亂其匹也。鵲傳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二十五

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鵲之不善也。鵲云。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才中。

定之方中

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穆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此詩以營建爲主。從重匪直也。人二句。前面無限事。都是塞洞之心。做出都是爲人計也。至是塞洞。則動民之餘也。詩作于文公季年。而首章追叙其營建。次章原始。

三章要終。然不平說。

營建不常。種植不常。即此是秉心塞洞了。何也。春。要桑田。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定星方中。則農夫暇矣。始作宮室。而又極日以審地勢。此四句一串下來。其順天時。處即下稅桑田之心。其深日處。即下望景觀卜。以期民安。物阜之心。且因營建以計。而計及禮樂。即期富庶以興文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非待末章始見秉心之善。種植營建中一事。非謂衛之琴瑟。宜待此樹之成。亦非他務未達。先興禮樂之說。然必見得興聚起。故先國和民。預爲計者不淺矣。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二十六

非彼虛三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看。要看楚丘可興禮樂之大邦。振富庶之大效。畢竟從虛以望之。而因及于堂也。望此大勢。果可以建國居民了。而其間有大山及高丘。可依以立國者。又景之以正方面焉。此亦用表。但人之果。上屬一室。此屬一國。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降就下處言。非從山上下來。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桑。驗其土宜。言字。即本章滅字。與下章富庶。皆在其中。不以終焉允臧爲言也。隱。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王介甫曰：上既言城市宮室，于是言其政事。蓋人君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瑞應，節曰：降而  
應物，謂之靈雨。因靈雨而稅桑田，此為國家根本之慮。  
萬民衣食之謀，不比於粉飾太平。苟且目前者，故以塞淵  
接下。真心，不是空、操心，謂從盡此事。心即秉于此事，  
也。一篇大旨，于收慶輕、點出，所以為妙。三千作實事，  
不作預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是。

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劉云：夏  
正十月，建亥之月，定星昏當南方之午位，此成周以後  
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

詩麟圖

卷之二

二十七

時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揆日、周禮匠人曰：水地以繩，置槲以繩視縣，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素之景，中之景，故之極  
星，以定朝夕。或云：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景之景，只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以此為楚  
丘揆日之法，不知此乃統察宇宙之中，如周公營洛，乃  
得用之。楚丘倉卒還都，不遑審一方之方位而已，安能

此  
綴鍊

一章賦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衛以淫亂致亡，故  
當破滅之餘，人心多懲創往事，文公轉移之速如此。  
劉安成曰：紅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映兩  
氣則生，以水映日，成青紅之暈。月令孟冬之月，紅  
歲不見，紅不收，歲婦不專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婚姻正始之禮，註不顧此而冒行，即不顧此正禮也。  
或謂女子終當適人，不久在家者非，在人曰信，在天  
曰命，失守身之節，即昧天理之正，一氣說來，不是推原

詩麟圖

卷之二

二十八

口氣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齒也。魯申公曰：綴鍊，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識  
之。詩傳考補：春秋之時，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  
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都之妓者，皆此人也。其  
一則鄭大夫公孫閒，山有扶蘇，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  
韓詩傳曰：綴鍊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微，臣  
子為君父隱蔽，故言莫敢指。李太白詩：漢祖呂氏食  
其在傍，秦皇父后，毒氣淫荒，綴鍊作昏，遂掩太陽，正與  
詩合。鄧潛谷曰：陰陽和而雨，過曰淫。紅見而止，若

天以戒淫為

相眾

禮以反為文。曰止者。謙抑退損之意。關尹子曰。聖人師拱眾制禮。爾雅翼。眾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眾。詩義或取諸此。序曰。判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

詩人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耳。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旗。自是常飾。惟忽見于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三十

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是詩人擬議之謂。反不重。妹子上。絕見這等禮遇。賢者不知如何報答。要得踴躍贊嘆之意。曰郊曰都曰城。雖是交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虛意。鄭氏曰。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為。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二之字。皆指干旄言。鳥隼為旗。畫鳥隼為飾。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折憂翟之羽。以為綵。謂之干旌。其是皆旗也。隼象其勇。鳥象其捷。徐云。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

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古以善道也。

載馳

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衛懿。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

說者只謂歸唁不得。而自寫其無聊之况。駟馬登丘。行野。憂跋涉。怨許人。皆非實情。然以控于大邦。二語證之。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三十

許為婚姻之國。不能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毛傳得之。歸唁內有控大邦。以圖恢復意。只未說出。人情惟亟欲到。每覺其後。故曰悠。然驅而渡。然非真驅矣。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女子二句。自相起伏。猶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各字正與善字應。不可泥定歸唁之一節。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歸途涉秦。亦是設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芻。則為

今年夏尚未聞隣邦收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  
非女子事耳百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聲畫如致書遣  
人類不必言請赦果有此意正中所懷何以云不如我  
所之我上云衆釋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  
蘇氏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  
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  
漕戴公之詩也而列于文公之下王之免爰桓公之詩  
也而列于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于莊  
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徑列載馳于後  
詩庸國風

卷之二

三十一

所以盡事之變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洪興

三章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無淺深皆就武公已成之  
德而贊之也竹虛中屬節清修有文植中之君子也故  
以為典有匪只呼過之辭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  
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則倒矣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  
相刊也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  
也似之故曰琢磨此與大學不同彼重精密此重進益  
大學以切磋琢磨為用功故以瑟調為德之中存赫喧

為德之外著而此即以切磋琢磨為德之進益故瑟調  
赫喧俱為德容之著俱在心神吐露上不設重武公不  
重民心

充耳二句只依本分說便是贊他尊嚴便含德上若云  
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朱傳見其二字極得自  
正是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抑威儀惟德之隅瑟調四  
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相別

金錫由于人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  
出于天成故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寔武公  
俱自工夫上來只復其本體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  
詩庸國風

卷之二

三十二

虞前言如切磋琢磨是何等工夫後言如金錫圭璧是  
何等造詣詩人可謂善于形容此所謂無競之道有覺  
之德宜造于不備不賦俾臧俾嘉了寬廣者矜莊之反  
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  
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寬綽此便是自如故即  
重較以嘆之善戲謔善言便是中節故言不為雷以足  
之不作而層較與軼皆車上橫木而較又在軼之上無  
事而立則憑軼欲致敬則俯而憑軼卿士之車上較而  
下軼憑軼則容復而肅憑軼則容泰而舒老子云重為  
輕張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語重較也徐云或以首

章猶有主敬意至此方化于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憫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謹如孔子時而

詠者手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非王易也淇獨產竹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孔叢子曰竹淇與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郝云綠竹綠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葉竹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

詩補

卷之二

三十三

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狐子決河薪柴少下淇園之竹為捷又寇恂傳代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通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皆取諸荆揚州貢篠簜荊州貢篋籍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漢去衛武公時垂八百年荀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盡化為烏有也傳註說久即真多此類難與耳食士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為衛物恐未然耳

考槃

一章其志堅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浚澗阿陸德是一處想其地而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某涼窅窅之境也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碩人之寬不要多下一轉獨寐而寤獨寤而

詩補

卷之二

三十四

不行而就其中從容自如即胸次之寬可想弗告者非但不以告人太自刑容不出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于世記云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于排優之流邦桀事于執父之職考槃君子其量之矣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辨之愚謂即賢者之不樂仕于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窮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即刺也

碩人

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于束帛之儀衛適國之人情抑亦矣

又推而至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不矣。詩人倫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俗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適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諱矣。況其義又不止此乎。疑惟咨嗟詞愈緩而刺莊公之狂惑愈添矣。

氓

通詩不思其反。盡之其反覆皆由曉字來。此雖作于悔恨。然悔而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己。此之謂淫人之悔也。托而謀。而許。而送。而期。至而思其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棄德。

詩廣

卷之五

三十五

非在我。之有愆。朱子註中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桑白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易虎視眈眈。注曉下而專也。耽于酒。即濡首不知。耽于色。即靡恥不顧。三歲亦就中。指其艱難之時言之。淇水二句。叙致悲涼。與以車還賄時。首何等逞風光。今何等然風景。罔極二句。承上

怨恨來。再數其過。是通篇主意。以罔極之人。而待此淫奔之婦。勤勞困苦。則相依。生理甫遂。即相棄。此其常也。何論始時。謀約之言。兄弟之笑。不分明說。使意味然。

淇岸阻泮。凡事皆有到頭處。反復即二三也。觀從角之語。則此女未并而奔。時常見棄。則并未久而已衰落矣。人情反覆。容貌不常。何必至老始交。且玩自裁徂爾四句。語氣迫切。而即接以士也罔極。可見還是未老而棄。故至老成怨。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非獨眠之逐此婦也。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

詩廣

卷之五

三十六

以計籠人。何等驕倨。佻巧者。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淒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然豈惟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而不寤掉臂之態。徒勞勤門之歲。亦可少戒也夫。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卷其妃。攝故序其事。以風為義。反正刺淫佚也。

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真身於淇水泉源之間。檣檣松舟之

上矣。總是自嘆，而自恨之意寓其中。可笑。鴛言各二句。昔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

序曰：衛女思歸也，遠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 芄蘭

本不拊來，服不旗衷，此興意也。沈括曰：芃蘭生英，支出葉間，垂之如鐫狀。瞿星卿曰：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芃蘭特弱不能勝耳。童子佩鐫亦非寔語，已是訝之。辭能不戒知，分明言其才能不足為我所知也。說者俱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 詩補國風

#### 卷之二

三十七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鐫。能射御者，佩鞬。容即容與之容，遂即直遂之遂。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黃氏佐曰：序刺

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徐云：悸字重，還是無

智而以為有知，無甲而以為可甲，蓋痴倣之貌。宛然惠

公之醜態也。

### 河廣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凄婉悲涼。

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往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訛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秋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讀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 伯兮

### 詩補國風

#### 卷之三

三十八

鄭康成以為桓五年，衛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但鄭在衛南，不得曰之東矣。大約是宣公時詩，其事則不可知。

序曰：刺詩也。君子于役，過時而不反，當以此為正。

執爨，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

車，即其事也。執爨，前驅，當從婦人，想見上發，揮

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呂東萊曰：膏所

以膏首面，沐蓋濡也。左傳：遺之潘沐。註云：潘，鬢米汁，可

以沐頭，展喜以膏沐勞，群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傳云

女為悅己者容。

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也。至于願言心痛，乃

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

先下為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覺情深。養生論。合歡。蠲急。萱草忘憂。兩物也。朱子謂一物。再考。

有狐

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

民也。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正義曰。蒙之

配。猶女之配男。近岸危處曰鴈。一曰涉水自帶以

上曰鴈。魯申公曰。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

水而傷之。鄧潛谷曰。有狐。閨男女失時也。淇梁之側。

詩。詩。國風。卷之二。三十九。

綏者皆是矣。故桑間。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亡。

木瓜

此詩賦體。而云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

真以此二物相報也。四句俱作比。正意言外見。

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曹。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郝云。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

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

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

威刑。書名。刪。詩。存。木瓜。思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

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而後良厚。詩言木瓜者。見往

來之禮。薄施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

遂伐之。事雖甚明。朱子改為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

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倘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

乎。

季思云。校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

之與國。姜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

氏。衛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左傳。昭一年。晉韓宣子聘于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詩。木瓜。思報德也。

淇與。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詩。詩。國風。卷之二。四一。



詩補國風卷之三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聰

全校

爾賡馮元聰

王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白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為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時詩緝曰周之所以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

疏曰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一

于雅者何也曰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為風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各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

黍離

序曰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周建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為禾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宗

室之禾黍也亦非元城三見之說接如醉如噓是閔

宗周而不露一字憫宗周意只是禾黍上感慨自有無

限深情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

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

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

感夫

子貢傳曰王世子宜白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雅尹伯封

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能太師也雅頌因魯

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二

雅政化不足以致辟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

過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

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而則降王于國風非孔

子也

鄭夾際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

亡然漢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

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

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

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

非有定議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錫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鄧潛谷曰：二南西部，邠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徑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邠鄘衛為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於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佖，傷來日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三

也。難棲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能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苟字下得悽惋。

詩故云：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望，舉四牲之勞，入有秋社、魚鼈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改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草蟲穀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聲。

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著註中大夫字，見得荒野之貽戚。四牡之載驅，北山之獨質，皆是執掌國事，義不容辭者。

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 君子陽陽

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陽，陶，俱純心說。心之和，發而為聲容之和也。其樂只且亦，就作樂上咏嘆，只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並不消說。教排別設舞位，即所舞之地，即其位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四

魯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之而作詩。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今身遠害而已。程子云：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蘇氏曰：人若有房中之樂，此賊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賊為樂矣。君子以賊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郝云：房人，君小寢之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旌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間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詩篇，合作于堂上，何得

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

辭位記所謂假兆是也若從朱執黃執翻由房由教殊亦無謂

揚之水

詩意思慮即是其怨處不明言殺非小職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戊子母家周人怨思為

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東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其後其之子周人謂它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五

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較朱似勝

魯申公曰揚之水荊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使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愚使楚記曰南陽古申伯國故有屈申城云周時荆宛并韓皆近京師韓并臨晉以制狄宛衛武關以制楚大

雅特著其詩中後為楚所滅宛西有呂城南即呂也幽王欲易太子而求之申繡與西戎方德申呂申呂方強

墮愛太子故揚之水之二章有戍甫之歌而傳註謂以申故并戍之亦太疎矣國語曰申呂羅衰齊許猶在

中谷有雉

獲一名充蔚一名菴蘭能旱草也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濟皆是悲其窮厄無相原意何嗟及矣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無安命意

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兔爰

周禮六贊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百懼不專指兔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疏云魯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戰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六

于緡葛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嚴云兔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可奈何也雉喻周人力戰為王受禍也

愚玩詩詞蓋新罹禍亂憤怨悲傷之極不自知其言之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奸良顛倒則其詞似過于

厲所謂忠厚和平者安在也似當以序為正羅氏願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鬪死亦其性然也魯

申公曰有兔趙鞅殺長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臂以捕鳥獸使轉

相解也郝云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緡葛此霸者無王之

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將霸，未免爰之意矣。

### 葛藟

此詩以嘆己之窮為主，責人意輕，縣一與終遠字相應。蓋縣一，是長蔓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許白雲曰：葛藟本生于山谷，在河之滸，非其所依，以興己之失所也。岸上而平夷，而下為水沈蕩，留入若唇也。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為左傳曰：詩屬國風。卷之三 七

### 采芣

姚承菴曰：芣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呂東萊曰：芣為婦人祭祀，艾療疾病，特訓什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三秋，即孟秋仲秋季，註云不止三月者，只在情之轉後上說。序曰：懼諺也。毛鄭俱云：采芣，喻人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以大事使出。采艾，喻以急事使出。一說彼謂君

也。葛性善攀附，蕭艾至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睽近之也。小人本好諂，君又睽近之，則易諂，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楚詞以蕭艾為小人，亦此意。

### 大車

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瞻男女之訟焉。此詩以畏字為主，但不須摘破改刑字面。蘇氏曰：韋衣子男之本也，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為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天子之詩屬國風。卷之三 八

### 大夫四命服視子男

### 丘中有麻

貽我佩玖，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牽于兩情，故貽之佩玖，以結寢懇，有致有情。若作實詞，殊無意味。且上二章有將其字，而此章直以佩玖終之，有睹物思人之意，之子不即來，而又非不來者，揣擬留連，可以思。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留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遯則能使說堉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于留之文。毛云：子國

子嗟之父、莫云言子國者、其世賢也、疏云、毛時言藉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入兮乎、

按周公之洛、治產業、勸工商、遂什二為務、玩黍離以下諸詩、大抵迫蹙憂傷之詞、夫人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也、朱子以大車二詩為淫詩、意既疑之、而諸說作別解者、亦未能豁然、擊節闕疑可也、

鄭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九

一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亹子儀、昭公立、未逾年奔、隸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弑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幼厲公、厲公沒、七年而卒、子文公踐立、詩以為次、

鄭詩廿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宋儒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則誤釋於鄭聲一語耳、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為詩被諸管絃、為聲、鄭聲好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繼衣仲子詩乎、

繼衣

詩人敘勤篤厚之情、反復道之、衣食居處皆日用尋常、依、慙、真是家人父子之情、味其語意、効之而若不能効、即効矣、猶若未効者、故曰好賢如繼衣、就服繼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貼、而德自想見、不必明說、數化促武、及衣被等語、考工記、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擇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不曰衣之新、而曰敝、可想見其心、

段意中摸擬之情、遠館授餐、亦同此意、都非實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諸曹治事之處、還、周人遠館而還、也、周之東也、鄭為是依、武公以藩服而入佐王室、則詩補國風

卷之三

十

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繫、周人所當供億者也、

大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還、子史其鼎、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至莊公不職、周人界號、公政、至取禾中肩而繼衣之好替矣、

將仲子

詩故云、公志在除段、欲其積累累聚、而後動、鄭人知之、實矣、故托為公拒祭仲之詞、若謂公微不愛段、獨不畏父母手、蓋諷諫也、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告其弟、亦失道、而公弗

制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為。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  
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  
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  
故因其言而記之。毛氏不知其微。其微此詩以為小不  
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杞。鄆。也。異姓而干公  
族。以謀兄。弟。譬如瑜里而并杞也。王伯厚曰。杞有三  
無。并我樹杞。鄆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隱有杞棘。拘杞也。呂云。詞雖拒而意  
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肸公。以去季氏。公執戈以懼之。  
詩。國風。卷之三。十一

叔于田

此私黨之詞。猶河朔以安史為聖之類。  
徐士彰曰。以國之介弟。居守名都。乃出居閭巷。襍民伍  
而為飲酒服馬之事。豈非欲與為大姦矣乎。叔之逞望  
待使感收。貳而後見也。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  
如見。其段輕獮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蕩子。閭里少

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僭甲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  
歸之。  
郝云。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  
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肥。群小。無賢父兄之  
教。以陷于大逞。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  
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  
以為國人美段。意索然矣。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于田是出狩。在數是行狩。因田而在  
詩。國風。卷之三。十二

數也。如組如舞。此在道之時。與下罄控不同。五御之法  
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釋文禽獸居之曰數。火烈具  
陳。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  
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材。旁。各句皆有。傷。故。專  
指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

上襄雁行。只叙其性獵時如此。非御之善也。整者。驛馬  
從禽。曲折有法。如整形然。所謂逐禽左是也。控者。馬行  
方速。躍而射止之即止。隨而制控也。從者。舍後而往  
矢不傾邪也。技乃矢樹弦。虞矢。樹弦。而舍之以去。故曰  
從。送者。既張而發。勇力有餘。若送矢然。故曰送。

而服不退而後，兩膝不進而前，此田馬之間，只制度形  
象如此，無御之善意在。數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田事  
將畢時矣。馬逢發罕，矐矢坐旁，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  
解牛，提刀而立，為之躊躇四顧，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矣。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郝云：二詩並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  
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  
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于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  
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

詩經 國風

卷之三

十三

序曰：刺莊公。左氏曰：歲失教，六經之旨一也。

呂東萊曰：鷺島將擊，必匿其形。二詩不載段之輕淺如  
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  
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正其  
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  
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宜以兄弟之心為莊  
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清人

此篇全責文公不善將，將在彭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  
意焉。不衛突故駟介旁，牙不刺敵，故二牙重矣。皆虛

設故事，無聊賴景象，翔翔魚兵將言，馬以不戰開而武  
英以久懸而散，陶以只駟介言，勿指人說，左無死後  
之志。右無奮擊之思，中軍無惟懼連籌之志。此豈獨將  
之過哉，則將之罪也。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  
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  
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閔公三年冬，狄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  
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

詩經 國風

卷之三

十四

羔裘

三章，宜以鄭國時事影發為佳。舍命看一舍字，人惟僞  
寓其中，便有交還彼直憑之為舍，便是安身住足之所。  
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司直看一司字，如同命司馬  
之謂，非一邦賴之以為主也。凡其一舉動，一操持，票上  
正宜自守，不避權貴，不避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覺  
援，培正氣，挽頹風，此正危言危行，不毀方瓦合者也。不  
專指諫諍言，非以德言，非以文言，他充養既粹，一段精  
光外露，耿上龍光在望，足以潤色皇猷，圭璋治道，故曰  
序。以鄭俗之靡，而得斯人振之，以鄭俗之陋，而得斯

人主之故。提然煥然如此。二邦字亦重看。

古訓云。素絲以英。聚則五純三英。其義寔同。但古用五。而后用三。制各異耳。非有奢儉之別。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為續說鄭有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風。故刺之。

### 遵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嚴云。鄭莊叔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寔故。不寔好。以先公之義諷之。真其少留也。

其少留也。

詩。國風。

不卷之三

十五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于莊公。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非徒勉君子。遂其行也。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後矣。

### 女曰雞鳴

通詩俱將然事。俱雞鳴時語。夫婦相儆。以風興不。留色也。雞鳴昧旦。雖想像之詞。亦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興字有振迅意。期期有急速意。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治生之事。非一此。太花鳥雁一事。而餘。不獨為飲酒之故而已。

弋獵亦是男子一事。然即此一事。不如人。則他事之廢。退可知。與于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倚老本夫婦常。

約。飲酒相樂。亦夫婦常事。然室家之懈。情偷生。幸雖不。協者。雖飲酒。豈可得哉。正就扣與之中。發他微。念頭。

凡物在手曰御。要者莫不。二字見。閨門一團太和。不宜。在琴瑟上。舉寫好。出于靜其好。不淫矣。

三知字不可遺。要點出。婦人汲汲之本。心。賢士所砥礪者。諒不以繒繡相陳。馳騁弋獵相娛樂。則不可不思。不。

以來之。來字不重。人來重。我致其來。下順好。張此說去。若冰子之來。何以致其贈。順有莫遲于心意。凡。人物。

詩。國風。

不卷之三

十六

謂之問。左傳。衛侯使人以方問于貢。好之者。好其善也。彼以善施。故有報。此。是激勵他去。親賢。見得婦人女子也。汲汲。要。附。賢。蒙。况有丈夫氣者。安可不思。不以招致英雄。觀數箇字。來之等之字。便見取友在己。不。

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山濤之婦。自比于負羈之妻。欲觀狐趙。而言阮籍守正。當以識度相友。

序曰。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 有女同車

于瓊琚。言德容于將。言德音。各以其類也。楊用修曰。冶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



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一顏。瓊瑤之佩。不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鳥獸不聞雅乎。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開雅甚都。則開雅與都當是二義。神女賦。婉若遊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鳥。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一說。翔。翔。車中衣服。迎風輕飄之貌。序曰。刺忽也。疏云。鄭人刺忽。辭婚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朱子謂。忽辭昏。未為不正。即其大國。亦以勢孤。援寡。未有可刺之罪。序特以孟姜二字附之耳。

山有扶蘇

詩經國風

卷之三

十七

扶蘇已得而欲求厭之詞。擇今未得而急欲得之辭。狡童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詞。寒裳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序曰。刺忽也。昭姜非美然。

呂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限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狂且為。則昭公而美非美可知矣。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限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若昭姜。宜得其美者也。

蘇氏曰。毛詩之教。以為昭姜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

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爾。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寂惑之也。忽之為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于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之生于限。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為潔而害于國。乃不謂狂耳。

獲兮

詩經國風

卷之三

十八

序曰。刺忽也。若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處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梓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按呂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稿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爾能保則我其和。女要女矣。然而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郝云。讀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寡友共濟。所謂

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發也。  
後子曲曰。此要懼之辭。非倡和之意也。木槁則其聲懼。風至而預矣。譬如人名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 狡童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辨序曰。昭公鄭國之君。安得以狡童目之。且其人柔懦踈澗。不可謂狡。即位已壯。不可謂童。張七澤曰。箕子亦以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十九

狡童。同其若矣。紂豈童稚之年耶。

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詩故云。突與雍糾為謀。以殺祭仲。糾洩謀于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則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啟。

### 塞裳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疏云。國人思遯突而定忽也。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涉漆。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卿蘇晉宋衛後之荆楚。鄧藩

塞裳欲君求衆自助也。塞裳涉漆。音與子同。難。豈無他人。博謀而廣慮。狂童之狂甚矣。慮必及君。蓋危之。詞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數以狡童目為。郝云。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故紂以死當時為突黨者。不獨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為突望諸侯之辭。人情險熾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為先。繼世者。人心為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為有國者。鑒甚遠。

丰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二十

專指之曰子。泛指之曰叔伯。前不自忽。後同自新。情蕩極矣。姚承菴曰。始悔其不送。不送。故言自今蒙戴。威格。侯有駕于者。即與同行。非豈無其人之說。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男行而女不隨。

###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傳曰。男女之際。迫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慮在坂。

傳曰。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

易竊取粟人所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

襄九年左傳云趙武觀絳新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風雨

要、暗、極道其時之無聊也既見君子作預擬之詞更換一層

序曰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徐士輦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

喙爭曉之意黃葵峰曰士君子當昏亂之時舉世波

瀾風靡而以得見中立不多之君子為喜凡有感時憂

世之心者未有無是思也安得以邪心觀之則亦安往

而非邪哉

子衿

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雖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辭徐

子先曰此詩朱子謂其辭儉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

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其說毛氏曰青衿青領也

學子之衣服程子曰縱我不往謂往教強詁也鄧

齊公曰桃達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念之誤焉

楊之水

爾雅曰婦之黨為娣兄弟之黨為姻兄弟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公而作是詩

呂東萊曰無信人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

猶公于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是

心向之者乃暗于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以告之也

按忽與子臺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

出其東門

此重匪我思存不重末二句也蓋此人以禮義自開叔

伯之交和蔓草之猥淫不勝厭惡痛恨之極其思何為

勤此正砥柱中流的念頭不可說我自育妻子在何以

思此也一聊字有意編衣茶巾雖不比衣錦聚衣佩玉

將者而戒之樂聊寄之戒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况

如雲者我樂我自樂也與娛同樂也雲狀其倚麗可觀

茶狀其輕白可愛孔氏曰如茶乃茅草秀出之穗吳

王夫差黃河之會素甲白羽之矜望之如茶

序曰閔亂也公子五年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人民思保

其室家焉如雲如茶指棄女也兵革喪亂之後喪服

者多故曰如茶歸云時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曰聊樂我員

野有蔓草

遠我願。女子自道也。偕臧通男女言之。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安男子也。邂逅即得所欲。何其盛之易也。淫可知矣。

草蔓行淫之地。露漙行淫之時。或曰仲春之候。

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大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駸賦。野有蔓草。子太林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

詩牆 國風

卷之三

二十三

鄧潛谷曰。野有蔓草。美也。昔夫子嘗賦之以美于桑子矣。曰清楊婉也。遠我願也。解束帛贈焉。

溱洧

首四句本是賦。又以下二句為興。溱。二字妙。風俗通云。溱者。潔也。杜鵑板賦云。正威祈福。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蔡邕云。祓于水濱。凡言祓者。社也。以爲祈禱社也。后世修禊如此。且往觀乎。情意留連。勺藥一名可離。又名江離。故相別者。以此為贈。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貽蕩。風俗淫佚。于此可見。序曰。刺亂也。鄧潛谷曰。溱洧刺淫也。淫始于觀遊。禮

蔡邕女無。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

齊

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譜之。周懿王使東為齊之變風始作。詠曰。周懿王。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祗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驪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詩以之為次。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為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交也。

詩牆 國風

卷之三

二十四

雞鳴

通詩美賢妃。只在叙事上耳。開目擊。總是明作之助。而鮑色廢禮之恨。尤可悟萬古宵衣之箴。一節緊一節。首二章。須體會其莊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故一觸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蹶然告矣。蟬聲月光。皆極形容其警畏之詞。非必以似也。朝字虛說。不指殿陛。故註云。會朝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一說各下二句。乃賢妃自為模擬之詞。末章甘字與憎字。可味說到濃情。可憎益見明作可愛。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盈朝昌。極是

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詞婉而切。

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珮而去。故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珮至于房中。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急政。故陳賢妃相儆戒之道。以刺之。朱子即以爲賢妃之錄。未是。

### 子之還兮

通重警人一邊。還像等字。俱指技藝之美說。每章相應。茂便捷之外見者也。昌便捷之具備者也。疏曰：釋獸

詩。國風

卷之三

二十五

云：狼牡獼。北狼。其子微絕。有力迅。陸機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捷猛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云：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在狼裘。是也。

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爲之好焉。

呂東萊云：森以遊佃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轉見于眉睫之間。然其神者。笑矣。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郝云：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詡。已有其漸矣。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 著

此詩人設爲新婦之言。無俟著前一節。便是刺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純。則以素絲而加于纁之瑱。則以瓊華之石。純謂懸瑱之纁。用纁采線織之。

朱子曰：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徐子先曰：瓊華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秀瑩瑩實。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

詩。國風

卷之三

二十六

嚴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送后。魯哀公問孔子曰：是而親迎。不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無不親迎也。此特卿大夫以下之事耳。而國君可知已。故序曰：刺時也。或云：何以知非國君之事。按純。君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故知卿大夫以下事。

呂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侯戒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劉桑輕重遠近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

東方之日

序曰刺襄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毛氏曰。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室在襄

內。閨在門內。

郝云。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為衰。朱子改為男女淫奔自作非也。

東方未明

詩作于哀厲急改之時。失之晏處恒多。獨舉其早言之。

極有含蓄。前自公召之下。面頰黑。找一句。况有失之暮而不可必者。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二十七

三

別色為晨。未別色為夜。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為。以未章為司晨者之過。若君為其所誤者。

更浚婉。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于朝。

南山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詩詞前刺襄。後刺桓。意則以襄為主。蓋魯桓祇兄自立。有危心。為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孽。

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既得其正。而不能窮止者。何哉。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魯桓。恥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屨有纏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結為纓。之垂者為綏。此必雙。方可對結。釋文東西。

耕曰。衡南北。耕曰從。

同田

通詩以戒。躡等為主。末言循序。正見不必躡等也。田字。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二十八

三

思字內。含急遠意。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時。須一步。飲一步。看寔。始得。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非字之形。方言。凡髮相見。謂之突。

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故云。公嘗師于魯止。

殺鄆子。臺。轅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公子之鄆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

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亦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羣盛之踰也。

盧令

盧黑也。世稱韓盧。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

賦：盧，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

故陳古以風焉。

救筭

重一救字。鮪，鯪魚之可制者。東海之魚，名曰鮪。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連。埤雅：鮪字從與，失水則死。弱魚也。鮪謂之鮪頭，大而鱗細。魚之不美者，里語曰：網魚得鮪，不如啖茹。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

詩：肅國風

卷之三

二十九

子曰：不能也。先儒崔說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威，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藉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祇，何有于子之廢？故狩糒，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一為甘後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者，痛父沒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碯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郝云：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筭可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制其妻，則同救筭矣。故救筭刺夫，而猶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

此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矚目之地。駟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為其所不忍為，又志得意滿，略無羞惡之心。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

詩：肅國風

不卷之三

三十

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渾厚之旨歟。發夕，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較註似妙。薄，見欲至之速。車聲之疾，駭群聽也。車飾之美，係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曰發夕，豈弟等皆極其醜類，無恥之狀。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通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云。

邠云朱子改為刺文姜。案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  
孫子不及襄公。而稱孫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  
會婦人。所以為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祥會。祝丘  
之類。若夫人車翟弟。此云翟弟。其為襄公之車甚明。  
猗嗟

序曰。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無端發出猗嗟。識刺之意。已全托出。

李氏曰。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儀  
以彙。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詩。國風

卷之三

三十一

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  
所補哉。

昌是富盛之意。長以體貌言。抑若揚者。言公雖自韜飲  
光輝。竟不可遏。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禮記註行而  
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踰  
也。

儀既成。有應接愈煩。而儀文愈密之謂。必到終事無違  
方見其成。射有大射賓射燕射。此賓射也。凡射皆三耦  
而止。終日射侯。美其久射而能中也。胡休復云。莊之  
于襄仇也。非甥也。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為齊侯之

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必非仇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辭  
乎。

娶是戚嘉之意。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旄。然後謂之樂。  
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未必成童舞。  
象既冠則舞大夏也。故舞是燕文。武言射必四矢。象有  
事于四方。中數則字妙。禦乳二字。然有深情。  
子貢傳曰。魯莊公會齊侯于祥。而齊人譏之。賦猗嗟。

魏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

詩。國風

卷之三

三十二

詩也。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  
王十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應桓而莊。而僖而  
惠王。十六年。是為魯閔元年。晉獻滅之。以與畢萬。詩作  
于未滅前。如桓莊僖三王時也。詩云。魏風愛于平桓之  
世。原其始也。詩緝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  
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邯鄲也。又曰。  
或以公行。公孫公族皆晉官。而泝水只出于晉。疑魏風  
皆晉詩。猶邯鄲皆衛詩。非也。李子觀樂。邯鄲衛總謂魏  
風。魏唐異說。知魏風非晉詩矣。曹氏曰。魏晉皆有尚  
儉之風。然其詩若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奢侈。



此詩每刺勤儉。知其未并于晉以前也。

### 葛屨

魏之福急非一人。此人之福非一事。舉一以見之。若謂縫裳之女所作則固矣。詩以刺福急為主。儉番福急相因。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此當儉番也。冬用夏履。一似可以履霜者。此與宜听宜獄一例。詩曰。女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未三。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未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道止。非不安舒。遂讓非不有節。服飾非不貴盛。而中心福急。表裏不相符。所以可刺也。福心須寬說。而縫裳

新編詩風

卷之三

在其中。

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輔云。寬裕者其派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小而福急若此。何以傳世。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威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午之間耳。詩故云。曰左辟。曰象栴。貴者飾也。曰葛屨。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褭。知裳之救裂。頃縫緝也。冬履夏履。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求。則固陋矣。

序曰。刺福也。魏地陞陞。其民穢乃捷利。其君儉番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 汾沮洳

是以儼客言。如英言。俊逸閒雅。如華可愛。如玉。言慎密溫潤。如玉可寶。皆自著于外者言之。而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則其中可刺也。公路等官。貴人通稱。蘇子由曰。冰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冰而采芣。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為也。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置卿之造。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而盾為軫車。軫車。戎

新編詩風

卷之三

車之倖也。盾庶子也。而為軫車。則軫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

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渠驥。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張七澤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采芣采芣。正典公儼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豈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彼其鄙薄之詞。

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郝云。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

國有桃

政以經理國家。莫安生民。內國富強。外杜侵伐。况魏以河洛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而憂。而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日。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此詩重一憂字。憂根思來。歌謠中。既有刺時事。借以諷切在位。如作宵衣旰食。邇模猷三十字之類。故下。已。以。子。曰。二。字。應。他。不。然。徒。自。悶。于。憂。于。中。此。人。何。為。知。他。憂。國。且。曰。彼。人。是。也。下。驕。字。正。根。歌。謠。字。見。以。歌。謠。打。動。朝。廷。莫。菲。君。相。便。見。倨。慢。無。禮。睥。睨。世。界。氣。象。彼。人。兼。君。相。者。是。字。以。安。常。繫。故。無。事。更。

蕭蕭風

卷之三

三十五

張以病國。不好喜。以病民。此小國所宜。子曰子室指歌謠言。誰字指議。已者言。勿思字須重。發以核克。親以憂度曲。此興意也。疏義以出納相對為興。未是。一說興意與前篇同。亦興之類。賦者也。所云國小無政。只是安于儉。番國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國桃以為報。園棘以為食是也。故以為興耳。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反復悽愴。衰世之風。嚴華谷曰。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報。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迫于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寔以為報。其者。將然之詞。言其必至于此。憂之詞也。六果桃為下。棘酸。

棄也。此指穢棘而言。皆果寔之賦者。無政以維國勢。可憂也。用匪人以亂國是可憂也。行國帶歌謠不足。說來。蕭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一行去。周極本行則說。

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盡。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通詩重父母上。不與兄五者。兄養父母者也。不宜言已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詞有峻婉。念已親已。俱根瞻望來。本文只一氣貫下。不可斷。孝子不登高。不履。

蕭蕭風

卷之三

三十六

危。正是慎意。風夜必偕者。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上。風夜必偕。見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為侶也。止謂心彼而不思歸也。

與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按序說。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

十畝之間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此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強陵弱，衆壓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邠云：魏地迫隘，其名偏急，其民戢戢，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托采桑無所刺之。朱子改為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溪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十畝甚言偏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伐檀

詩經

卷之三

三十七

詩重君子勵志，他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世者，止說非力不食，只可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伐檀稼穡狩獵，皆寓言，不稼四句是指其志原如此，無益勵意，亦不可說伐檀為車，猶稼穡狩獵等語。如吳又是將寔事比方了。末二句是就其行事用心而贊之。本無深一層意。胡取胡瞻，如云休想，的口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趣。不遇錯，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虞，家為逼，真河干之遇，不為苟且，則無虞可高矣。釋文曰：大波為瀾，小波為淪，宜波為淫。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

藏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于河，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貍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

碩鼠

此托言之比，不欲直斥，且云逝將去，猶未去也。不過表已欲去之情，以冀碩鼠無甚己之害，非是決于必去。得所之言，亦料想之詞，非真有所指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麥在再熟中，白當之絕。詩補云：鼠。卷之三。三十七。

之日，禾方為苗，而食之，益深也。詩故曰：貫，貫通，謂慣習也。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意亦佳。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糴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之，若大農也。此見魏并于晉之由。王伯厚曰：呂氏春秋嘗餓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終

詩歸國風卷之四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唐

譜曰唐光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

變改為晉侯當周共和晉僖公時唐之多風乃作

疏曰召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

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生靖侯宜臼宜臼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僖侯司徒司徒生猷侯籍生穆侯費王自曲沃徙絳

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

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弟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

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弑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弑

子鄂侯郤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

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僖立為晉侯武公伐

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

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三年卒子猷公諡諸立今

詩以之為代 從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為此克之舊而

非晉德所及也

卓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

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其子燮父嗣

改封為晉則晉之為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

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變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

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仇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子

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自鄂侯入春秋而鄂侯

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

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

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

詩歸國風 卷之四

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

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侯也故夫子傷之惡之不稱

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書虞師晉師滅下

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

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

治春秋以周天子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

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

繼緯

三章開說意則漸浚外較居深憂較外深瞿動于思

歌：則見于為矣。休則安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  
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嗟及時為樂正見過時  
則職業復生矣已有不盡驚慌無已太康與荒字相應  
康則荒矣。職思思思皆吾職也。居者終歲之農事也不  
必兼狩獵。桑思思居無荒一申意不作兩層。瞿字從目  
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然在心上看良士句惜言  
歌其似之耳。非法也。余意連似字亦不明說更在  
外註餘也是居中之謀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  
皆是若說思慮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  
若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每章重職思句而好樂無  
詩。國風。卷之四。三。四。五。  
某二句只是上意非着力說各章相應。役車葛箱則  
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序曰刺晉僖公也。僖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秋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後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克之遺風焉。  
邠云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僖不中禮以繼緯比擬  
其終歲廢禮也。繼緯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  
月歲畢是大錯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寒  
寥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以歲之中朝  
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

以時用以禮焉。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死  
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桎梏是墨  
道也。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  
成而能進樂盛而能反中和之道也。臣弑謂之語里巷  
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為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  
禮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為風列國矣  
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述德而詩亡國風多幽  
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  
乎。今盡斥為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接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意殊不  
詩。國風。不卷之四。四。  
類呂云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廢其餘者或流于奢  
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  
也。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意。問多憂則覺  
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幽處獨愁。慕遠則  
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忙。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  
一名寔有二義。  
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  
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而掃政某民散曰詩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呂東萊曰：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悲出珍玉寶器，設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嚴云：信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廢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激發之，使知戒懼。郝云：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雖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寔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為解蟋蟀之憂，豈不迂乎。

揚之水

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不國，以封沃，威強昭公微弱。

詩歸國風

不卷之四

五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作此詩者，乃少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意，非舉國人也。觀不章，古人句可見，不然沃之傾晉，豈待武公哉。

詩旨在一從字，素絲也。以素絲為中衣，即朝服祭服之裏衣。以丹朱為緣，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即一旦黃袍加身之意，謀自上出，謂之命。

郝云：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怒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為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為萬世長民者哉。

嚴華谷曰：時沃有暴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亂。

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發為之備也。若真欲從沃，則此詩不可也。亦反聲之于詩，使采風者聽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設為密審，正所以洩告昭公也。又曰：君子既指桓叔，則上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使也。又曰：夷時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晉人乃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此可見國人之心矣。徐云：晉人之于曲沃，三弑君而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後以武公勢已漸大，不得已而從之耳。安得昭侯之初遽使歸沃哉。詩明告而不怙。

詩歸國風

不卷之四

六

悲夫

椒聊

枏之性，芬芳而少寔。今壹椒之寔，蕃衍盈升，非其常也。與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日成于桓矣。卑雅，美其氣好上枏氣好下。詩譬沃以支子受邑，其馨香下達，將盛大也。遠條只鮑桓叔之強，方與未艾，或云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不為無謂。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焰之無比也。且其氣勢深厚，華固之意。戰國策：木實繁者枝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臣。故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臣。

其主。此詩之旨。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穀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曰：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

綢繆

新折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鄭氏曰：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見

詩情國風

卷之四

七

在天，則三、月、未，是不得其時。若毛氏以三星為參，則正當十月霜降，送女冰泮，殺止，則十月正婚始也。曷得曰過乎？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此則心星也。注忽見字，迄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如此良人何？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唐詩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婚姻名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期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扶杜

鳴、累、氣、情、義上說，非形影孤單之謂，豈無他人二句，只當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碍下文不如我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為自傷也。比有眷戀意，似有扶持意。

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猶若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耳。詩故云：衰侯之時，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徑庭之田。于是徑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率為曲沃所執，徑庭之田，乃衰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杜杜相范者諷之。呂東萊曰：杜雖特

詩情國風

卷之四

八

三八十

生其葉，清、蓋言晉公室枝葉凋落，魯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蓋潑，晚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其不如同父也。瞿星卿曰：胡不口氣分明，只嗟嘆之言，其胡不見親助也。

羔裘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云：居、傲、狠、無、相、親、之、意、寃、苛、察、也、言、汝、如、是、之、不、恤、我、豈、無、他、人、之、可、往、乎、以、子、之、故、舊、而、不、忘、去、耳。傳曰：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完猶居也完當是未  
盡瑣屑不能寬大之意一說居以定民之居言完  
完以完民之病苦言子貢傳晉大夫賢國人愛之賦  
羔裘

鵲羽

鵲羽連蹄樹止則為苦凡掛葉生者皆謂之苞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子下投  
投不待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  
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  
詩牆國風

不卷之四

九

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  
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  
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

無衣

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邑  
耳其言一也嚴華谷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以晉  
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人發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  
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  
于翼晉人又立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

晉書國風

不卷之四

十

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  
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  
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  
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  
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  
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晉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  
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  
朱者漸矣

王伯厚曰自僖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  
王之命晉大夫襲懷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



之命出爾反爾也。

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仲立。得二晉又

命號仲芮伯梁伯荀庚賈伯伐曲沃。則周雖微而名不

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

然矣。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其目中豈

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偃塞者

蓋誅其意。非必昭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為天理未盡滅

小序以為美武公皆非也。

有秋之杜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十一

道左則僻。道周則迂。嗟肯遠我。此心惟恐。賢人弃也。

大凡望之即至者。其心猶未切。惟驚疑顧慮。是中心

萬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然。不。拘。在。勢。力。

寡弱上論也。曷飲食之不承。寡弱。是中心好之。處

我望之語。非絕意之詞。若作無自而得飲食便無趣。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棄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

輔焉。

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

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害也。與者。喻

武公初棄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

特生之杜然。

箋曰。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詩說曰。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

葛生

前嘆生離。後真死合。徐子先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

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韵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

婚媾。交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誓有永果之志矣。悽

愴之情隱然。枕衾繁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

旦。夜長難旦。日夜緊。頂獨旦。字來百歲。緊頂日夜

字來。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十二

家庭空想。則頃刻為長。羈旅逗留。則百歲為短。此不是

絕望于生前。正是後望他。歸而為萬不得已之詞耳。須

婉轉為得。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

采苓

苓生于隰。詩生于國。苦生于田。皆非山中之物。而曰藟

曰下。曰東。歷。可指喻。諱口之善狀也。

陸曰。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諧焉。采苓

則國人所甘。采苦則國人所苦。毛傳。首陽山名。而杜

云首山之南也。夫謂山南之顛可，而謂山南之東可，手苟亦無信。詩人指謔言，不足信也。無然自德之者，言也。輔云：謔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唯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可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謔之法也。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壯偉，孔氏引而伸之，謂謔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以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寔天下之名言也。

序曰：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謔焉。  
詩屬國風

秦

不卷之四

十五

譜曰：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于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後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疏曰：非子之曾孫為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緄公任好立。卒，子榮立，是為哀公。詩以哀

為次。

詩傳曰：魏唐先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衰。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又曰：秦及周之改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隘勝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假周魯之漢，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駿，手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漢，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都派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

詩屬國風

不卷之四

十四

樂其氣奮勵激昂，已有招八州而舉六王之舉。周王而秦興，夫子已發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寔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車鄰

此秦襄公始為諸侯時詩，要得初見，誇美意。白顛蓋名馬，騂騁，盛驍，赤兔，的盧之類。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樂者，樂國勢之隆，君威之盛，使見有人心，勉進的意思。並坐，非與君並坐也。作國人自家言，鼓瑟處，須安發

拊解彈箏。擊缶而呼鳥。秦人之舊習。今太宜改弦易聲。遂于中國優柔之趣。既見君子下。正緊補氣象新而國勢赫。此非獨一人之幸。亦吾人之幸也。其老至其公俱國人身上說。即扶杖往觀。莫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之意。車馬侍御。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未見而侍衛之森嚴。即它日。聞聲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與中國雄傑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秦能邑。待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夫子錄詩人之令。以冠秦風。知亡秦者寺人也。

詩情 國風

卷之四

十五

子貢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崇之。賦車鄰。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駢賦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肯舉此禮。故詩人美之。六感只帶在馬上說。不以御言。有岐豈之上。故有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羣之地。蓋北國者。天子所御。幸。辰壯孔碩。雖見禽獸之多。以占氣運之盛。還重翼。跌之儀上。舍後。還指公親射言。人淋而馬間。車輕而犬戲。倦寫一畢。狩光景。一說載。檢于轡車。以歇其驕。逸字不從犬也。田犬。無短喙者。

徐云。古詩。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仍秦之陋。非先王之道也。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舉。園囿之樂焉。詩故云。識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可知矣。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識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即國人之風尚如此。而說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小戎

詩情 國風

卷之四

十六

兵車在前。落行者元戎。其次小戎。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鈞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兵車之軫。以馳突攻擊為事。故從其便。取便利也。輶即輶也。車之遲遲以輶為主。而卑前兩服馬。一在轅左。一在轅右。其制不曲。則服者不展。故穹然如屋之梁。以便服之進退。分為五處。用皮鞮。之。游環。游環也。游服馬之背。而貫駟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騂之有漸。漸。以革為之。首屬于軾。尾屬于軫。著服馬之外轡。以止騂之入陰。揜也。在軾前。軾上。游環附馬。使駟引之行也。陰板之上。繫鞵有錄。曰。墳。塗之以金。車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心有轂。

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殺長于大車欲其穩也駕  
我騏驎句是馬之良駕字又屬車一邊亂我心曲就別  
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淒涼光景溫  
其如玉以平日德性言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  
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  
肩狹而車廣一肩不足為衛故令載之非止防其破毀  
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騶馬逼  
于脅駘內轡不煩牽挽故繫之轡騶內轡也不可當  
陰羽之羽彼乃引車之羽此是控騶之轡也此句所主  
在軸所重在轡不重制騶上

詩補國風

卷之四

十七

馬被輕甲而無兜駕橫奔之虞車上建公矛之鐔底  
則以金鑒之取其堅也千大者為盾中者為伐故不盡  
龍而画鳥羽也張以藏弓虎皮為之肩以馭馬鏤金飾  
之二弓以備折壞而交轡之所開以然弓而緹約之  
曲礼進戈者前其鐔進矛戟者前其鐔鐔底曰鐔平底  
曰鐔周礼云弓弩曰秘秘則鐔于弓裏備損傷也以  
竹為之  
序曰美襄公也俗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松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蕞蔭

蕞蔭景色蕭索淒涼使人感傷兼可想秦人悲歌素氣  
所謂二字意中之人難向人說在水一方想像擬議之  
詞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  
皆不可得哉知此意者連水亦是借語點出中央分明  
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并不在中間宛然字家  
可玩味坻小汜也能過水使遲流故名坻道阻且  
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看曰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  
曰且右者水勢渺茫而難值

詩補國風

卷之四

十八

為也意者同袍偕作之念並坐鼓簧之習不能忘而有  
車鄰駒駘之意與又何其言之婉而切也嗟夫何地無  
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故豐鎬故墟安知非隰桑歟  
葉之遺乎是又不可盡殺之矣唐荆川曰秦時風俗  
為聲利所驅雖豪傑名且側足于寺人嬖子間而不知  
愧乃有遺世獨立澹乎淡澹之外若斯者豈所謂一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與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  
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乃并其姓名  
而述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

露為霜時之多也。蕞蔕蒼々，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遂流曰：邇，順流曰：邇，游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詩說：蕞蔕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  
詩為襄公初命為諸侯作，無疑。至止句，宋重言逐戎之後，然封之功，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為秦鎮也。此不比遊觀覽勝看，紀曰：錦衣狐白裘，謂白狐裘而諸侯在朝之服，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在國則不

詩騷國風

卷之四

十九

服之，在國視朝及受命，知此為歸而告廟見之也。黻不繡裳，猶言衣裳而綉以黻也。其寔黻在裳，不在衣也。頤如渥丹，頤之移也。佩玉將々，佩之改也。壽考不忘，只顧其久居君位。嚴華谷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名斯十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岐地名山，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石山，多村木，見雍州之為上腴，陳匪耳。語曰：山居千嶂萬嶺，其人與千戶侯等。

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

兵伐戎，一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呂東萊曰：蕞蔕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

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詩騷國風

卷之四

二十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義曰：車鄰，駟戰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黃鳥

黃氏佐曰：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桑土人所常采，燕土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驚，皆取以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詩作于已殉之後，故稱穆公耳夫，心與人百其身相照。徐玄扈曰：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於此樂，死於此哀，于是悉息

仲行鐵虎許諫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  
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  
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  
一言不死良已微君為往穆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  
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不  
得為無罪也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  
不介于懷臨元端非其本心也夫名有所迫而不獲  
已爾東坡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蓋至此而其論始定

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詩肅周風

卷之四

三

晨風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疾坤雅云鸛去  
果有時孔氏曰木皮青曰駸通雅云駸馬胡謂之駸

駸之言六據所見而言只不疑是忘曰多者以

時之久言也如何如何亦不疑疑詞立言不當忘已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疏

曰此穆公舊臣所作呂東萊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

與二詩見之韋氏曰賢者之欲仕于大國猶晨風之

欲止于北林

無衣

讀其詩有市恩結死意然要者與子同三字矣此一王

共拚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後恩愛矣抑是

詩也有壯氣而無恨心蘇子所請秦人好戰之心置然

而未有已者乎然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

主修戈矛以移周鼎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矣也

同仇如云敵王所愾云爾不必定指復仇說說文戰

有枝兵也晁錯曰兩陣相近平地茂草可前可後此

長戰之地也劍櫓三不當一謝疊山曰曲王沒于驪

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

之命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

詩肅周風

卷之四

三

正天下之大義為已任乃知岐豐之地被先王之化

後雖世已降尚異于列國也秦以雍州之固河山百

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有肅兵非幸

也

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

同欲為

沈仲容曰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

吾與子同袍及王于興師則曰修我戈矛與子百戰同

往不與同欲而與同怨故刺之

渭陽

重一送字。贈者將其送之情。而思者既其送之感。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悠。我思句。含蓄酸楚。

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現者。美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玕璫。珩璫之屬。

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之。

詩。國風。卷之四。二十三。

父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續說。按春秋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蒸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我。我。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公十五年。秦晉之戰。穆公獲晉侯。以歸。夫人為之請。即此秦姬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與。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

權輿

詩。重禮意上。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在。

與。億。億。安也。供其匱乏而安之也。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與。始。故。借。以。言。始。字。意。孔氏云。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四簋。蓋燕食非禮食也。

陳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諸曰。陳。陳。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傷。而。刺。之。變。風。始。作。

雖曰。胡公。嫡滿。五世至幽。幽公。案。幽公。子。僖公。孝立。孝立。子。武公。靈立。靈立。子。夷公。說立。夷公。弟。平公。景立。景立。子。文公。

詩。國風。卷之四。二十四。

國。立。卒。長。子。厲。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父。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父。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以。好。女。誘。蔡。厲。公。躍。立。是。為。利。公。弟。林。立。是。為。莊。公。弟。杵。曰。立。是。為。宣。公。弟。子。為。公。歆。立。弟。子。共。公。朔。立。弟。子。靈。公。平。國。立。詩。託。于。此。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受。已。極。詩。託。于。此。下。于。秦。夷。之。也。徐。儼。弦。曰。陳。今。在。開。封。府。陳。州。

然。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因。諸。詩。而。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

者春秋時陳服于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由大姬與。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止也。

### 宛丘

詩以刺蕩為主。蕩兮內。就舍下鼓舞。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鷺羽。此商書所為恒舞也。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仁樂也。孔氏曰。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又曰。樽酒簋二用缶。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鼙。曹氏曰。秦王嘗為蘭柶如擊缶矣。揚桴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鼓。語情。國風。卷之四。二十五。

### 東門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桐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以貴族猶然。何責于小民。婆婆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穀旦無陰雲風雨也。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此四句一時事。勿分約會往會。穀旦于遊。名是一時口氣。勿泥註又字以為異日之事。枌。見手。枌也。

一說。原。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黃氏佐曰。殷湯制官刑。傲于有侯。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終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而終以亡國。信哉。

序曰。疾亂也。也。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嚴華谷曰。此詩不用首序疾亂之說。謂淫者自言如此。味不積其麻。正謂責之。辭非相樂之辭。

### 衡門

國風

卷之四

二十六

此詩若在居處。食色上發意。便不是高隱。然居處。食色。中。汨沒許多人品。可以豈必四字。正素外不顧外。極。

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以鯉宜鯉。伊以清。宜魴也。

序曰。誘僖公也。僖而無立志。作是詩以誘掖之也。嚴云。一章言小國。不足以為為。二三章喻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為也。

### 東門之池

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上水東西七十步。至清潔而不耗竭。中有故台。虞。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也。可以。



見人、可往、無禁止也。渥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無害也。姬貴姓。彼美泚之貴女。因世族之英。閨房之秀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無不可為。是之謂淫風也。

陸師農曰。紆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歲種。孔氏曰。渥漬也。漸漬之使柔。忍管者。已渥之名。未渥。則但名為茅也。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曰。陳莊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泚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

詩。肅。國風。

卷之四

千七

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渥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楊

此詩疑處之意。反復道之。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楊葉鮮。三月中也。喻時晚也。

蒹葭谷曰。親迎以婚為期。星大明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

墓門

此詩全是誨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在顛倒思予一句。重

一己字。慮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誰肯已然傷之也。顛倒思予。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

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為。

此詩知佗之立謀已成。而猶未動于惡。冀其聞言而改

悔之詞。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妨道。無不斯之理。鴉草樹。無不彈之理。喻佗之執迷終必見及也。夫

也。造此不良之謀。自以為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無不知之。知之宜已之矣。而不已者。其惡已稔。非朝夕

之故也。詩而訊之。即墓門之詩也。言今日予以詩訊爾

詩。肅。國風。

卷之四

千八

而爾不顧。它日能無顛倒思予言也哉。此本詩故。而小

通之。特不用其無良師傳云耳。朱子舊註曰。陳佗文

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

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

呂氏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

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泣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淺伯料

其必不免。故其歲月。終數年爾。而盡感多壞如是。此詩

人之所傷也。蘇氏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棄以

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名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鴉皆為佗之師傳。其序此詩名曰。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失之矣。

防有鵲巢

國風

卷之四

子九

序曰。憂諱賊也。宣公多信諛。君子憂懼焉。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有中唐有鵲人。罕毀之。則成其美。印有自鵲。又莫成之。則成其文。毛詩正義曰。防多樹木。故鵲性巢焉。印丘地美。故有若生焉。以言宣公信諛。故諛人巢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不巢。換謂註。與諱同。書云。諱張為勿。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埤雅云。鵲本鳥名。名後鳥。咽下有巢如綬。具五色。因小草似鵲。故取意焉。子貢傳。宣公聽諛。因泄治。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章云。鵲巢積累。喻諱之漸積。若草延蔓。喻諱之浸廣。雖大積累之意。鵲巢樣象色以成文。猶諛言交積以成惑也。

月出

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臨也。僚。美好之意。慍。清亮之意。僚。開明之意。懷受。煩擾而悲苦也。天昭。糾縈而急迫也。悄。愁懣也。慘。動搖之意。慘。悲也。歸云。佼人僚兮。舒窈糾兮。當月出時想見之。毛云。舒。舒之姿。勝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謂佼人思已者。

國風

卷之四

子十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株林

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胡為株林。株林。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微。反覆其詞。屈遠株林。從夏南。微。詞也。既乘馬。又乘駒。非一牲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微云。設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為之。隱曰。屈遠株林。從夏南。乃它有可往耳。然駕我乘馬。則從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

不可得矣。依違其詞，而說之者切矣。

朱豈城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

澤陂

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如第四詩。沚，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澤，水之鍾也。謂障水之岸也。荷芙蕖，其花為齒蒲，其寔蓮，其根未開曰齒蒲，已發曰芙蕖。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

詩補圖風

入卷之四

三王

傷高

魯申公曰：澤陂，泄治諫而死，君子傷之。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閨睢之風，則薰為桃天之匹，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淫為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詩補圖風卷之四

詩補圖風卷之五

竟陵 公永饒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饒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履 全校

爾賡馮元履

檜

檜，曹、叢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識焉，而夫子何存其風也。蓋世道惟制盡則沒，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

詩補圖風

卷之五

十

三十九

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累苦逍遙之君，素冠衣他孝之子，長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

與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

譜曰：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為檜子姪姓。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變風始作。

詩傳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也。當此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此，又何以知其非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也。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號

檜為大號叔金檜仲仲險皆有歸德急受之心亦之以貪冒皆可滅也檜之為於可知矣

羔裘

嚴云羔裘白狐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但檜國之微迫于強國之間正當浚思遠慮求為自強之計乃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以待亡也又云在堂塊然在堂而已又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細味此詩檜君所以憂慮到底不曾說出

詩騷國風

卷之五

二

三、四、三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

祥者廿四箇月也禫則廿七箇月此服闕之時舉一禮祭方除此服則三年之喪于此為終本題棘人樂句冢重情與服稱哀毀骨立之狀如此即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處故下同歸于禮欲與之如一也三章全看庶見二字一直滾下不宜于勞心上添一不得見來聊與子上不得添一若得見之來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

按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人也此從鄭說也毛傳以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未見其不能三年也

李氏曰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

呂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記朝服練冠之文其說誤矣惟不似三年所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縹其除之太服是矣

韞太古縞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韞鄭云古者漁佃而食因衣其皮先之殺前後之殺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

詩騷國風

卷之五

三

三、四、五

存其殺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韞韞之制一也但尊卑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玉藻韞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帶形如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莠楚

不說苦而苦楚不可堪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呂氏曰天如厭草惟天之夫謂莠楚始生之時也限有莠楚倚難之波柔弱草莠蓋如人之多恣者矣反思始

豈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 匪風

顧瞻周道一語。低徊欲絕。西歸未暇。美到周道自此渡。與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誰者。未定之意。將者。將然之詞。徐士彰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古。而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者。何其婉而切也。不必沾沾。在好音上發。

蘇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于人者淺矣。

### 歸

鄒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鄒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而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而小國懷宗周焉。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慮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 曹

曹風之錄。何其甚有似于檜也。綽綽之楚。哀吾生之。須臾猶羨楚之猗猗。痛有生之不幸。候人之赤帶徒榮。鳴鴻之君子永棄。其視羔裘之美。衣服素冠之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固宜下泉之咏。繼匪風而作也。與。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譜曰。武王封弟叔鐸于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變風乃作。

疏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

### 綽綽

綽綽周風。卷之五。五。二四二

陸明曰。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

徐子先曰。玩細志遠。詩人本欲為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論。然後邪翼乳化。今舍其舊而新是。豈可謂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

擬閱孔疏。謂此蟲土裡化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解閱字。終未快心。及讀管子。掘閱得玉。乃知閱與穴通。言始有掘。綽綽甲下有小。明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呂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虞乎？蓋欲如楚茅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畧然歸，依歸君當于何依歸乎？言有死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候人

此專刺用小人。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每章被其之子處，著實發一段信用意思。曹小國大夫止應五人，本詩補國風。

卷之五

六

三十五

不當有三百。况小人乎？然三百只是極道其濫之意。

郭景純曰：即此見勢熾炙手，妖氛布濩，何異于南山之蒼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擬楠松栢，正宜不阿南山以之生色。募草藤蘿，根枝交附，雲氣因而蔽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婉孌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末二句要着自保守道字。

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鼓，則其徒也。

郭景純曰：鴉鵂好群飛，沉水食魚。陸元恪曰：鴉鵂長

尺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共行水令竭，故曰淘河。沈仲容曰：鴉于魚動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媒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得意曰遂。

鴉鵂

四章興起各開說，是狀君子之用心也。唯君子之心一故微一，而近以彰著于一身，遠以感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及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凡言儀一者，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則

卷之五

七

而無奇矣。回通之象便是非終始一節，謂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首章以心為主，不用占外知內之說，如此則反重儀上矣。結者操而不合，聚聚不放逸之謂心之收斂，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解而為二也。儀之一正，是其心之結，凡入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如結全要着一如字，蓋心本虛靈神應，如結者正是真元不散，非是執帶不通乎化，遠而表正大德之一如結也。

次章帶興并就儀一中抽出一端言之，帶必緣并必駢

固見有常度。合帶井之色相稱。尤見有常度。伊絲處不  
可周朴素等語。觀註有雜色可見。

三章其儀不忒。廣言之。緊根心之結。束正是四國。不重  
感化。只重裁足以正四國也。而在朝修靡之習。華在野  
奇衰之風。

末章胡不萬年。不重壽考。只重表正之。久見國家不可  
一日無表正之君子。則君子豈得一日不蒙胡考之休  
且母二爾心。每搖爾情。即此可以久視長生。此萬年之  
命脉。原結于如結之精神。豈其邀福于天。而潛與天之  
我佑。擬我百年有盡。而無盡之心法。不朽。四國聞風者  
齊勝國風。

親炙者。未有不興起者也。曾有此君子。而未聞則于赤  
帝之列。所謂婉娈斯飢者。其即斯人也耶。蘇氏曰。從  
其在極。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  
之。無不及者。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  
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故云。美公子之德之一其德也。思按左氏負芻虜而  
子臧不肯君。曾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  
仕。鄒大夫帶用素絲。并用蒸玉。帶伊絲。并伊駒。著子臧  
之儀也。終始守其所當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  
他人多移往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

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忒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  
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祿。而惜乎其不肯君也。此詩故  
未暢之意也。

序曰。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

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脩方  
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無王。則大國肆凌弱暴寡之  
謀。而小國倍困。況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審  
嘆于周京也。三章悼今。末章思古也。

前三章衣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一章興盛相似。而語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  
不必頭上安頭。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  
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惟其陵夷。所以小國失所。  
君子何日得置於懷。惟寐則稍忘耳。一寐則懷然發。嘆  
矣。有王者。紀綱法度。出於朝廷。大不得凌小。強不得凌  
弱也。勞則又有湛恩。湛澤。而弱小受其庇矣。邠伯。邠侯  
為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鄭邠父之昭也。詩  
緝云。塞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曹  
父伯業方盛。衰王命之為。虞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

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孰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愧木衣矣。輔云。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尚觀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于齊桓之後。無復觀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

郝云。風至曹而王廷熄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無明王。為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與詩詠下泉。則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止春秋作。

詩經國風

卷之五

十一

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休也不入于雅。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事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邠。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邠。且公所食邑。在幽岐之間。邠者公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范氏曰。邠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以邠。反之于周公。而後至。小雅。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詩經曰。變風訖。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邠秦親。陳檜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挈幽以終之。蓋一從聖人之手。而自趣深矣。

文中子曰。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幽風之紀。思周公也。

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邠民之咏。則邠非風而何。

七月

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預而已。預之事。以授衣舉趾。盡之。春而玄。秋而纁。冬而絺。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無日不歷。其衰草木昆虫。無物不備。其哀田廬廊廡。無事不關。其心。且今歲而擬來歲之務。事雖而蕪。事始之謀。壯殫其孝。老養其慈。悲喜萬如。勤儉萬然。君忘其尊。而親民。忘其年。而近君。上下樂業。宇宙太和。此邠風之所以為學。而為王業之本也。欽。讀七月一篇。惟橫度化。無所不可。如首章為衣食之預。而二之。月合下。初。又為男服事乎農。女服事乎桑。合下同。歸為治田。以悅乎上。治蚕以念乎親。二之。合。四。為衣。楊。

卷之五

十一



之情而二之合三又為養續之動且女心之慈見其不  
忘親之意公子之獻見忠不後君之意春日載陽始合  
下女桑為無歲不刀乎衣如之在昔為方事須預其  
其三之合四為桑時衣績而依上之衣感時特獨而慎  
上之獨四之合五為下有忠上之慈老有慈幼之仁四  
之合六是不忘上見其忠老不違幼不先老見其  
愛衣月合下為公子則以獻裝獻衣立說載衣合下  
獻研于公又以忠愛無已立說五之合六為老幼相合  
以廣愛少長異時以明禮德肆合下肩壽為老者感衣  
而合幼壯者感時而合老六之合七是飲食連輩儉之  
如禮周風 卷之五 十二  
宜農事極憂勤之至七之合八是為已之事極其勤為  
君之事極其預七月食瓜如合下百穀是克儉克勤之  
兼盡如合下菽麥見餘利與利之兼收如合下禾稼人  
見去國為傷之有漸我稼既同如合下黍並為勤于民  
事急于公校合下斯饗為畢三時之勞享一日之澤其  
言之詳倫周密如此  
首章朱豐城曰七月之時以衣食為急以豫備為貴必  
言七月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於是豫為禦寒之備三  
陽之月陽氣始盛於是預為治田之備若寒至而後寒  
衣飢至而後求食計其晚矣 曹氏曰公劉正當夏秋

所用者夏正也 鄭氏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言  
寒先著火而在 鄧潛谷曰火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  
而暑退 劉安成曰先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  
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  
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  
流此時上達邠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  
上既重複衣二字一之日四句是未巡事正見衣之不  
可不授本久授字于字舉字同字儘字至字見其長幼  
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服事之意 卒歲中非待念  
小民之衣褐公念及公上之裘裘至喜中非但為禱入  
詩 卷之五 十三  
之有供太喜士女之有穀必合一詩而言方見德挈之  
意以十一月為一之日不見周人以建子為正朔之意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不寒上止言衣而  
下兼言褐者九月衣已足矣十一月以後非褐不煖故  
也無衣無褐須說女不服事于內男不服事于外 范  
氏曰何以卒歲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許南台曰  
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  
日言月陰而日陽此聖人扶陽抑陰意也 楊升菴曰  
說文歲羌大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歲栗冬日寒風驟  
發其聲似之栗烈謂氣寒栗烈使人戰栗也 沈仲容

曰訪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感栗

二章并提起被衣見治蚕不可不急痺雅倉庚知分鳴

鳴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鳴鳴載陽五句

采桑遲二句采桑而中間點綴情景玩執懿佳遵微

行可想其旁求博采之勤玩采桑祁祁可想見當時青

家大族都邑士女無不力于采桑孔氏曰張衡西京

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過春曉則四体舒

泰覺晝之稍長徐玄扈曰女心二句不過因治蚕而

暮擬一時情事如此至于公子鑒乎國中貴家力于蚕

桑反是言外之意此言目下遠有此事見益不可不惠

詩庸圖風 卷之五 十四

持趨事非感時也毛公言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又

是一意徐云蚕之未出者以繫繫而沃之則易出今

養蚕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蚕朱註謂蚕生未齊未

可食桑故以繫之想未嘗目睹此事故特以意解之

耳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

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三章今歲蚕事已成而預備來歲之用至來歲而採桑

則益復繼往歲之功上于蚕而采桑采桑此蚕事之始

此于桑而餘取葉取此蚕事之成重在畢取不重於養

意崔蒨之月并讀其麻則一月兩事也蚕月四句此鳴

鳴二句對看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後始

觀此章言蚕績士章言稼穡俱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

謂終而復始者也程子曰蚕月當蚕長之月也計歲

氣之蚤晚不可指定幾月

詩中所叙日月雖參差不齊而無月不倫惟缺三月乃

桑月條桑正三月之候桑桑乃桑葉之嫩者女桑乃桑

樹之小者桑稱女猶今云女媧也則以夏至來冬至去

五月始鳴舉七月者應秋氣之物也則穀芳歇而麻熟

矣離騷云恐鵲鳩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獻蒙不

敢言公而託言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勿泥禦寒

詩庸圖風 卷之五 十五

將為親朝視朝燕服備服之用也忠愛猶然却不是感

恩而報此四章皆是為衣之事大抵見桑而麻而麻

又與今歲未遑而來歲已預求桑桑米葉皆耕蚕時事

也蚕月四句則蚕肥時事也中間以七月流火八月

崔蒨正見轉瞬而八月崔蒨可伐又是來歲蚕工之

始事矣况當蚕月而不可不汲乎猶說作來歲治蚕之

月又勢平順可從但玩詩詞似失却蚕盛時一段又接

下鳴鵲或謂行雉之今歲乎來歲乎今姑而存之

四章用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于冬而萌于夏律民

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此與下章瞻昆蟲

之變化者不同。說文草木皮葉墜地為落。此見為禍不可緩。邠地苦寒。故其民詳于裘褐之事。其國近戎。故其民勤于武備之脩。貉。狐屬。出為狐狸之遺。所謂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狐而小。文彩班然。古者狩獵之禮。以講武事。故曰獲貉武功。然邠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同者。場作。以狩。恐于終不足以禦寒。故合狩以備之。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後伐。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場作注云。正辛羨。辛盡。行一之日。正辛往。三之日。正羨俱往矣。私獫狝。研周礼所為小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狩獵不亨。為君。但于動生中有先公。後私。詩。國風。卷之五。十六。之義。垂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王伯厚曰。四月秀萼。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裴劉向說。以為苦萼。曹氏以爾雅。水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五章。冬月。水。又當入室。避寒。故言閉塞宮室之事。徐敏強曰。凡至皆陰屬。五月陰氣漸生。故垂應之。陸農師曰。斯螽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開數十步。江東呼。昨。猛。淫。鷄。如。蝗。班。色。七。翅。數。重。六。月。振。羽。索。作。聲。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鄭氏曰。自在野。至入床下。皆謂蟋蟀。釋文至四垂為字。說文半門曰。戶。莎鷄。並無。

由。守。而。戶。之。事。七。月。三。句。定。當。管。下。說。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為。塞。向。墮。戶。之。候。孔。氏。曰。單。戶。以。荆。竹。織。門。以。其。通。展。故。泥。之。也。向。可。暫。塞。戶。則。人。所。出。入。不。可。塞。但。墮。之。而。已。陳。行。之。曰。春。在。野。冬。在。邑。所。以。節。勞。佚。也。夏。則。廬。冬。則。室。所。以。順。陰。陽。也。戴。帳。隱。曰。冬。至。亥。而。止。復。然。于。子。故。謂。之。改。歲。劉。安。成。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王。伯。厚。曰。曲。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蔡。義。于。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農。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詩。國風。卷之五。十七。六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意。非。以。為。常。食。也。食。有。養。之。意。則。固。以。是。為。常。矣。然。則。菓。酒。嘉。菓。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疾。奉。賓。祭。為。多。瓜。壺。首。茶。老。者。未。必。不。食。而。不。可。為。常。於。此。見。老。者。常。食。指。食。肉。而。于。常。食。之。外。以。果。酒。嘉。菓。致。其。助。也。此。邠。人。之。老。所。以。無。凍。餒。與。營。車。下。李。真。即。前。李。皆。單。名。供。侯。奉。賓。祭。俱。是。養。老。几。子。弟。舉。酒。于。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燕。有。特。設。者。有。曰。祭。設。者。故。併。以。祭。言。之。毛。氏。曰。春。酒。凍。膠。也。黃。氏。佐。曰。臘。于。冬。用。於。春。故。云。助。眉。壽。者。調。和。其。血。氣。培。養。其。精。神。意。食。瓜。斷。壺。註。以。為。去。圃。為。場。之。漸。則。

韓氏謂此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但觀之則有次第  
序得詩人之意矣。宋寔未熟非學不格故曰割壺性  
變生披蔓斬之故曰斷蔡羹藿食原是農夫之常。瓜壺  
苴茶不是邠民儉處  
七意許農事之始終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而即念邑  
居之當條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功之當始此意如轉環  
龍蟠相似。不待贅歌。年復一年終而又始。彼其心曷嘗  
頃刻忘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  
語深得詩人之旨。毛氏曰春夏為圓秋冬為方。泰自  
以五月。參自以四月。至十月而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皆  
詩。周。風。不。卷。之。五。十八  
舉之矣。故提之曰。稼稼既同。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茅以覆屋。索以編茅。上面穿室熏風。已有此意。此慶黃  
一。玉。字。晝夜燕為。正見其亟。但語是相戒。須從上一氣  
貫下方。與始播百穀。莊接得去。徐云。稼既同而始棄  
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亟棄屋。為農也。上重一。猶字。下  
重一。播字。要形容他一段閑。皇。惟恐後時之意。說  
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中。若老若幼。行當畢  
力于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蓋春耕之時。農  
夫又出就田間之宅。不暇在邑。不得云有妨播谷之事。  
此可想見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他日力穡之風。

末章見非亟趨冰牧。何以脩君之禮。非速畢塲功。何以  
致君之享。皆邠民預期如此。又見二之日。不獨備武功。  
又有歲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塲納稼。又有雪  
享。每陽一節。皆是係于職分。根於至情。而不吝已者。農  
夫信無一刻之暇也。中。只急于取水之意。徐云。孔既  
言中。上。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前註云。仲。猶衡。  
與此。公相似。既義訓和。却非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即  
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藏之也。曹氏曰。十二月陽氣  
高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  
微陽幾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頒之。速火出而畢賦。所以  
詩。周。風。不。卷。之。五。十九  
節其也。也。人。若。成。天。地。之。道。在。此。而。賓。食。喪。祭。因。以  
致。其。用。焉。耳。表。元。宰。曰。獻。羔。祭。豕。皆。為。啟。冰。而。祭。司。寒  
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饒。饋。之。鄭。氏。曰。上。章。脩  
寒。故。此。章。脩。暑。后。殺。先。公。禮。教。脩。也。范。氏。曰。備。寒。所。以  
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故。先。之。所。以  
急。民。也。霜。降。而。法。未。稼。可。收。塲。事。可。畢。故。當。此。時。而。相  
戒。便。合。舉。酒。獻。公。之。意。在。斯。黎。斯。字。宜。玩。速。字。毛。氏  
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節。制。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  
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  
三。代。之。時。安。得。比。風。俗。也。要。見。歲。時。代。臘。豈。不。能。烹。手

炮羔。丰酒自旁。而登堂以進。萬年之樂。是進。蒙進。蒙所  
不。能。者。悉。吐。其。患。于。杯。酒。間。也。何。患。愛。至。此。哉。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開一飯  
過。而動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難也。

鳴鵲

詩重王室上以無毀我室一句為主。蓋倡亂于時。而四  
方騷動。流言于國。而衆志多疑。王室搖矣。此時罪人已  
得。而王心未釋。則王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始。而

詩肅國風

卷之五

十

而言曰。今女下民。敢侮予者。不指武庚說。正恐百姓  
緣而生心也。曰風雨所漂搖者。蓋以新造之家。遽請張  
之。禍多少。波夫予之室家。王之室家也。王  
實有此室家。而不釋然于綢繆室家之人。予不足惜。而  
王不可念哉。甘懷。予身可也。付漂搖于主上。不  
可言也。此公說。意也。牖戶二字有味。此蒙之通隙。虛  
處。是。蒲。牆。肘。腋。之。間。官。府。城。衛。之。交。豈。意。至。親。骨。肉  
柔。隙。而。搗。穴。使。綢。繆。不。足。恃。哉。咷。之。鳴。搗。為。室。家。非  
以自明其心跡也。玩一維字。見得苦心。苦力。別無可以  
自効者。

鳴鵲呼武庚也。取字作君子以貨取。字看。二叔墮其  
術中也。思勤。見他。萬。樂。心。事。中。言。取。子。之。萬。無。非。甚  
野室之尤毒也。范氏曰。公。葛。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  
周室矣。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次承不可毀室。來重一造字。桑土釋文。韓詩作杜。方言  
東齊謂浪曰杜。今此二句。只。庶。幾。無。患。之。詞。若。作。實。說。  
便。拉。翹。漂。搖。處。不。通。要。見。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  
下民之侮。安保其必無。安得。不。汲。綢。繆。也。

拮据言手口並作。而將荼菴租。則所作之事。正與桑土  
之。揪。相。為。循。理。而。使。牖。戶。之。綢。繆。者。元。足。有。餘。也。卒。瘡

詩肅國風

卷之五

二十一

承上未。提。根。上。章。造。字。來。曰。予。未。有。室。家。有。味。嘗。初。不  
利。孺子之訪。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特表出。未。有。室。家  
見。得。我。平。日。之。吐。哺。提。髮。固。結。人。心。祈。永。天。命。祇。以。王  
室之未集。豈為身謀。而碩云不利也。大抵人情。所。自。利。  
在一身。我拮据卒瘡。不利。殊。甚。豈。有。不。圖。身。之。利。而。獨  
利。孺子者哉。徐云。五箇字。可玩。步。予。也。病。予。予  
也。惟予而已。總可他。諉。者。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  
之。義。下。一。予。字。體。圖。之。忠。  
末章予羽二句。承。上。二。章。未。風。而。句。正。與。陰。雨。相。應。  
而下民之侮。名。在。其。中。竟。上。處。統。承。一。章。若。曰。綢。繆。子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戒也。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彼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鴉。王名未敢誦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周公避居東都。孔氏以居東為求仁。

卷之五

11 + 11

劉安成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涵養

卷之五

三十二

東山

嚴云、東山猶杖柱也、然杖柱之詞簡、東山之詞詳、蓋周  
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縫浹、言之重複、宜  
與杖柱不同也、  
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苦疑說起、首章涵慢也、  
有流而不止之意、說文濛、微雨也、驟雨猶可立待、濛  
其苦不堪、東歸而悲者、向未言歸、乃心欽慊、歸則感懷  
此羈旅之情也、下面荒蕪之室、廬未遂之婚媾、悲悲中  
事、蒙衣對素裳、白鳥歸、衣襟升者、此二句有神武不惑

太平無事之意。謂二句在逃之景。見羣生俱有生意。雖靡室靡家。而鋒鏑無虞矣。敦字七字。俱堪尋味。若直作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二章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果廬二句。見羨夷者。無人伊戚。以下見洒掃者。無人熠燿。句只承叮嚀句來。本草伊戚。多在下濕處。常惹着鼠背。故名鼠負。鹿性善驚。廬舍無人。故任其游處。不可畏也。以畏字。逼出懷字。猶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々要涼葉集。意念排遣不開。不可

詩  
瀟  
風

卷之五

二十四

係我之懷思而已。人多說父母妻子聚于斯而不得不懷。便是呆語。

三章軍士自感于鶴聲而諒婦當此時。又嘆于室俱是  
零雨其濛。生發許多光景。洒掃一句。與上面果贏六句。  
祕有情況照應。見得三年在外。這等荒涼。婦恐益動征  
人之感。於是剪刈其果。歲除其伊威。并除其蠨蛸。叮嚀  
無虞。虎之迹。室內無燭耀之形。此不婦人倚闥望至之  
常字。掃華門以致歡笑相迎之意。事至兩字重見。他閨  
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然若期。乃見故園風物。  
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况其室家乎。此即末章所云舊

者也。舍夫婦之相見而言見衣粟。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大無限離合感慨。喜幸不足以。末章雖極鋪張。窮昏之樂。而無窮意。却在其舊句。其新孔嘉。不以九十皇駭為嘉。當初自羽從軍之時。靡人不捨。以為同閑。無來拈之期。庶士切操梅之慨。而不意今日之遠別相違。久離忽合。子兮子兮。如繫者何。此孔嘉之意。末句回應上章。收拾殆盡。而意致迴環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後以我征幸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  
詩蒨 國風 卷之五 二十五

詩  
國風

卷之五

二十五

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寃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雅東山乎、靖說、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周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以王命東征、三年而返師焉。

破斧。斲。斲。裝。點。一。勞。字。周。公。東。征。四。句。俱。就。周。公。心。上。說。皇。者。匡。其。反。側。使。歸。于。正。夫。莫。來。于。四。國。人。心。之。不。三。而。公。直。欲。盡。匡。而。正。之。莫。若。包。四。國。于。覆。載。之。中。而。

無一毫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何。征者已也。各欲正已也。彼雖自外於周。王公一視同仁。不念疾之。乃哀矜之。勤奉憫惻。若父兄之愛子弟。真所謂哀我人斯也。嘉本叱來。休本通來。蓋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私。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無不蒙其惠。豈不是休。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為祈。斨之具。錡錡為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地。與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幸完。皆是實錄。既詩正不可失之。固也。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謗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

詩譜

國風

卷之五

二十六

公之為以是。謀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

詩作于既見。只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矣。首章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也。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子已遵而成。則媒名無所待矣。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歸云。公之京也。朝廷有人左右之者。則君臣之交合。

蘇氏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公不可得也。

郝云。朱子改為周公居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白帶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宗祀。名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猶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是也。豈也。奚以慰其既明也。奚以喜其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見而

詩譜

國風

卷之五

二十七

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尚無序。必將以是詩為嫁禮而作矣。

九罍

以公之忠聖。而爵。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而曰我親之子。衣衣繡裳。見公不俊。附于瑞檮。而願周旋于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者。其曰於汝信處信宿。見而相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轉。又隱然若有願公之迎者。雖當公之意。惟。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尚雅。使母謂之九罍。蘇氏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成親之子二句。想見舉首加額。相顧誇詡之狀。埤雅。



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又曰。雁多羣而鴻寡侶。嚴華谷曰。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必不久而汝東土也。所以諷朝廷也。一鄧潛谷曰。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陸。非其地也。何可久稽公也。

末章只模寫東人愛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不及計也。無以無使。一氣疊說。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云。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朱子改為周公居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

詩。肅。國。風。

卷之五

二十八

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見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

狼跋其胡

詩。美公之履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負辰臨朝。上為宗社。下為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竟以是得疑謗。舍曰不辨。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嚴云。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惧者或至于喪履。善者或至于折屐。亦獨凡。時人太善于觀聖者矣。德

音不瑕。不重人之譽公。只重公之履此。不改其常。故忽損于美譽。

朱子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胡舉向上。切向上。則尾處至地。

沈仲容曰。狼善顧。益多慮之物。眩于利害。則跋馬變馬。罔其所也。

朱子曰。如魯昭公。分明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不實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鄭氏曰。凡人所為以為安。故凡安也。

曰。公孫頑。膚赤。馬几。可以見聖人履變之度。周公東

詩。肅。國。風。

卷之五

二十九

行。四。國。是。望。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

詩歸小雅卷之六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文振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燕享嘉賓。朝聘之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後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以為變云。然亦猶於焉。皆咏召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一

伯之營謝鴻雁。當漢時咏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益難言之矣。

黃氏注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於孔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為次序。故二雅有文武成康。而以屬宣。為平繼其後。風亦然。

鄧潛谷曰。古後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效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音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謏誦史。諫士傳氏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正。見君臣交接。問不以形迹拘。而以肝膽披也。人至於好我。示我。則報恩去。慈惠通。其樂可知。皆是有道其。設宴之意。如此耳。反觀此詩。藹然有推心置腹意。歸重乞言。未免認客作主。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二

毛氏曰。鹿得萍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郝仲輿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群鹿之象。鹿陽物也。生於山。草為芩。甘草。生於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上。鹿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有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登歌之者也。視民不眺。君子是則是效。俱重君子身上說。視字二字。俱重。正見他平日有許多德行。形為德範。則有不吉

言皆令德之吐也。

劉寧之曰：饗者，烹太牢以飮賓，是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比之燕禮為盛。

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之歟。

鄧潛谷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樂之。又賓幣帛於筐篚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徐倣曰：朱子以鹿鳴諸詩為工歌，清廟之詩為升歌，詩歸小雅。天卷之六。

蓋工歌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簫相間而歌之也。升歌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潘筌江曰：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享，肄業亦及之。

卿飲酒注：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戒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志也。皇華，采其欲咨謀於賢者也。

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飮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談笑輕嘉賓，得盡其心矣。

王伯厚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閔雋刺時作諷也。

#### 四牡

此王者代使臣之詩，故其言私情，獨重，然求以盡忠自，然不得盡孝，則公義亦垂之矣。前四章言揆其情，以懷

詩歸小雅。卷之六。

臣道，有是情也。末章朱駿則臣所未必有者，故曰：臣道也。郝云：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此，推曰：壯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兩懷歸處，俱會思親，意雖亦盛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懷，故訓不堅固為監，曰：傷悲。見心徒自若，不敢言歸也。陸農師曰：駉馬最耐勞苦，古者庫地，故有跪有坐，跪則練身，居則坐也。三章不違將父，四章不違將母，正是傷悲處，物猶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至謂駉雖不如，思詩人未，有此意。王傳注祝鳩孝，故主教民。

才章再提出使之事。起下作歇意。將母來諭。使知臣子之艱難耳。望恤意落一層。

徐玄扈曰。四牡來微出車狀。杜時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今勞其人而反託為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他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諭。又甚而曰莫知我來。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黼房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腹。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因想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觀。清間

詩小雅

卷之六

本

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假令四牡杖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有不安為反後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有無從辨矣。

皇皇者華

皇華靡及。看一章。懷字下面。詠謀度詢。正每懷二字。而發露處。看每章。我馬二句。即足說二字光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銜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

之職甚重。故必勤於心而敏於事。乃能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要得不每懷靡及。

郝云。達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詠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左氏傳曰。訪問於善為咨。一。事為詢。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杜預曰。咨善問善道也。咨事問政事也。

咨難問患難也。咨禮問禮宜也。咨詢問親戚之義也。

姚承菴曰。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

詩小雅

卷之六

六

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初也。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

徐儼然曰。通詩以莫如兄弟為主。今人善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而死喪。此却把死喪在自患難而安樂。事愈輕。時愈暇。而兄弟之情愈急。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者。瞭然可睹矣。

常棣取鄂然。外見者何也。曰未幾者。光合而未章。內向者。棣隱而未露。故以外見之光。明與兄弟之力。結為莫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功。此始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嘆不盡之意。鄭氏曰：承華者郭，不當作柑。郭是承華者也。郭足得華之光明，則辭然盛。孔氏曰：常標華以覆郭。郭以承華。江南呼為多李，一柑標生二葉，兩相麗，故稱。與取兄弟同生之意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標比兄弟乎。

通詩皆自急而緩之詞，死喪原隰，只宜作一事看。言朋友正以形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通，如父母在，不可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詩情小雅。

自是不得不爾。

卷之六

七

常親見脊全身狹而長，其行首尾皆動，飛則悲鳴迫切，若被撻擊者然。且尾與背應，亦有手足相救，盡意小宛，取義於飛而此時取義於行，故獨言在原。禽經曰：春令友悌，注鵲鳴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急難是相救，意春秋傳急病謀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聞牆梁侮，已是人欺昏迷之極，而良心猶然真切，天理所以長存，人心所以不死也。終戎亦只勢有行不去處，非其心誠然也。人於疎遠則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責望最厚，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厭憤，以為骨

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得實，然故其怨氣不可解。試當閉牆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

五章承上樓下，作一組子，有頓挫，有起伏，所謂氣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雖有字，并朱註中視字，俱可味。

六七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看，便了此旨。問者有為厚之人，友於之受，未必不少，移於妻子，故說到此處，見不特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亦似不如，正發莫如之旨。

究圖，不是懸空思想，直是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且如詩情小雅。

卷之六

八

大藏於灰，聞忽不見，若能尋得，先驗自在，實其然乎。問詞也，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要琴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照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究有推極到底意，尚有斟酌較量意，其肯一也。焦弱侯云：不音岳，華不注山，吳興有瀝不溪，時音岳，訂正古文云：况也，然也，注作發語辭，發語辭非也，古人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况者，交好之情，况也，承者，憤氣之，驚憤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况是况也，真能用情也，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鬱，然也，匪不反兵之響也，其可以興賦。

也。左傳曰：秦伯歸其節，書曰：子則弑我，彼皆子也。

鄭云：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於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不忍言矣。

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九

伐木

通章見友之不可不求也。求字最妙，如使民如承大祭，一般民而曰承是居尊者，反加承順，王者之尊如天，為臣者求榮顯求富貴求利達，只曉得下情求上，不知友生懷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懷德者不求則不我，親有裨臂而去，誰與為助，安得不求字是忘親分，絕嫌曲為順承，如下而連字，無遠字，委曲綢繆，總完一求。

首章伐木與鳥鳴句，亦云：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為室，求木故以伐木喻，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

王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喻鳥之求友，集眾呼群之謂求友，只是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須以成德終和且平者，天地交而成春也，特托神言之曰：終有鵲巢，一日意，語發友之當求便了。

二章酒殽，掃洒八簋，俱一件事，連者慮有寬弛遲慢之罪，而急欲致其親，聯其愛意，玩通字是達然不來，必無不來之理，此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怨言，無使我於朋友有疏薄之怨也，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詩歸小雅 卷之六 十

不章無遠

不章無遠，不重兄弟，重我親兄弟，不必使之遠也，此遠字極有味，無論挾勢分而驕為遠，即情意稍不貫徹，志趣稍不相投，如下文燕必拘禮節，會必俟定期，皆是遠字，極有味，直是汲汲，無時不在心上，意連用五我字，詞意諱焉，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周禮王與諸侯，饋皆十二，公食大夫，禮用六簋，天子反言八簋者，毛云：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言耳，又簋八則遠，且倍之，此天子燕禮之數也，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宗族之仁者，劉寧之曰：以筐曰醢，以篋曰滫，即今酢酒也，今人用布帛。

為客。古則用茅草包裹之。左傳：賁，賁茅不入，王祭不  
供。以縮酒是也。丘瓊谷曰：古者人君之燕，有因祭  
而餼，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中庸：燕毛序齒。坊記  
：因其酒食，致其宗族。以教民睦。是祭畢而燕。皇華所歌  
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追我暇矣。飲此清矣。則是  
因閒暇而會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  
提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  
故王親舞。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  
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窮，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一

天保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定之。  
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  
郝云：文武成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  
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  
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諄誦如後世群臣矯飾以誣其君。  
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誦以仁也。曰：多益，  
以損也。曰：載載，誦以盡善也。曰：孝詠，以承先也。曰：貨，  
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俗所以為天  
保也。

保定，俱以君身國祚言，命不於常，故曰保。厥位，惟危。  
曰：保定，便亦孔之固。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蓋造化  
無全德，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威  
重倚伏之機，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除開  
也，即蓋數開與之意。

戰戰二句，一正一反。蘇氏曰：戰，福也；鼓，祿也。將使之  
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  
不足矣。唯日不足，是福多日少，極狀其不倦之意。若說  
日，與之，不以為足，便是呆話。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二

單厚多益，戰戰兢兢，宜所謂以莫不興也。蘇氏曰：興作也。  
萬物無不作而盛者。徐士彰曰：川是活的，只看方至  
二字，便見進盛意。山是塊然一物，必曰山曰阜曰岡陵  
方見積小高大。此詩人善行文處。  
末言福而先言祭者，起末二句神福意也。姚承菴曰：  
卜字不作期字解，蓋九人所親受，皆自平日所為卜之  
孝享如此，即萬壽可卜矣。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  
享也。其享也，以熟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  
樂為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二，故曰嘗。  
冬則物衆，其享也，蒸物具焉，故曰烝。

人君以天下為家。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嚴云淳實則近德。機巧則近賊。民皆質實無偽。是民之德。君無德。民有德。莫非君德。故曰偏為爾德。黃佐曰。助商為德。是群助之助。非補助之助。鄭景望曰。時乃罔不交。允升於大猷。成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自謂應受多福。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足乎。正與五章意合。

末章是願祝無已。意有餘而言不足之意。就疊說明。只曰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即。蓋駁上進之義。徐云。或者不知誰何之詞。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三

鄧玄谷曰。天保以上尊賢親。敬大臣。體群臣。雅道具矣。乃推轂而遣帥。歸而飲至。散軍而勞旅。咸將之以燕饗樂歌。故能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過其曆有以也。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王伯厚曰。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訖歷紀。曰。辛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亥入候。應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蒨即顯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凡。丑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采芑

通章皆預道之詞。首雖敘其情。而誠以義為多。至於歸則公義畢矣。故獨本其情言之。蓋出而激之以義。則人思奮。歸而憫之以情。則人忘勞。言之曲中如此。彭廬陵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士大夫以體國為心。有不待勉者。小民之愚。或

詩小雅

卷之六

十四

以為上之苦我。不可無辭以遣之。而故字見。非得已之師。通章俱本此意。微稅內侵中國。義不可以偏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啟居。此章不遑啟居。是不遑於家。三章不遑啟處。是不遑於邊。北狄畏暑耐寒。而又秋氣折膠。則方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芑自作而采而劉。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寔則一時事。戍成未定。不必注未至戍所。只言戍事未已。正吾人戮力同心之時。時見公義重而私念輕也。威暑非無陰。故三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特以微



陽始胎故名陽月不來是誓不與虜俱生意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沈運岡曰言情處委曲悲傷言義處慷慨激烈自是動人上章國事為重而家為輕下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皆所以教之也

四五章雖分屬戰守其寔成事以固圍為主原非出車外夷所謂以戰為守則守可固也徐倣弦曰彼爾二

章此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

不復觀矣沈仲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義易野車為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車之利大矣車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五

小東曰對敵有車戰馳敵有輕車橫陣有廣車負重有輜車惟路乃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辨諸侯方乘路車

此必將帥命數相等也豈敢安居要有養成奮銳意不說攻戰說見得朝廷宵旰萬姓憂劉不敢負朝廷負百

姓則豈敢偷情乎非謂不敢恃其車馬之盛也戎役倭遠矣未嘗與虜戰一月三捷亦未則禦之意遣戍

而意言君子將固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徐云讀君子所依二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

通其制度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房琯為口實凡於懲噓廢殄矣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腓范也進而部

伍類為捍禦之資退而營衛類為歸宿之地腓足壯也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孔氏曰

捍者弓鞘之名弛之則反曲陸元格曰魚皮雖乾燥為弓韆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日字重

看即此兩暮之內宜無日不然怠惰偷安無果敢之氣則謂之安居疎忽慢敵無敵謹之心則謂之不戒

昔我往矣四句薛方山曰重雨雪之勞上蓋出車退下懷歸故所重在久此起下傷悲故所重在勞

徐云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淡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

詩小雅

卷之六

十六

莫知只就歸途說箋云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主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觀

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屨以勤歸也

出車此章全重一城字勞戍重私情勞帥重偉績

吳師道曰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

後說樂故其樂也有終或述將帥之詞或述室家之詞

或為詩人之詞蓋相錯而成為終  
徐云闢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  
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只言  
其承命之難不是師出有名此與天子命我不同此是  
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被是至朔方而對士卒中蘭命  
之重也左傳某人將上軍某人將下軍某人為右可  
見古之御者寔與將軍比肩此詩所謂僕夫非與卒伍  
等也觀次章僕夫况瘁則可見矣多難是秋高馬肥易  
於南牧意與六月不同速則邊防可固緩則邊敵可虞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七

二章當以統前軍有旗說則下彼旗旒斯不倣費詞  
而自明白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旗軍吏載旗郊野載  
旒百官載旗此詩旒旒旒旒五陳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  
矣兵家先陽取象熟火色集曰旗示勇從也兵家後  
陰取象鱗甲龜蛇曰旒示威武也郝云玄武北方之  
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朱雀南方色火之星  
也旒旒飛揚重在統眾上不專取其象愛心情  
語意仍歸重將說呂氏曰古者出師以象禮處之命  
下之日士皆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夫子

言臨事而懼此意也

奮揚威懼來其寔威懼與奮揚非兩時憂危足感僕  
夫不威靈遂已攝萬眾矣城字是守衛意出車二句是  
飭具天子二句是令眾皆奮揚之事而今眾輕重天子  
命我二句全重振作士氣此章傳命與首章不同前  
章其急於行此章其嚴於守棄訓除作已然翁  
四章全末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意宛然言外  
益顯於承翠穎方華而雪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  
於嚶車蟲蠶車蠶而閨閭之憂思可想觀於春日  
遲與卉木含庚采繁之盛而斧鉞之精利亦可想見  
詩小雅  
卷之六  
十八

詩人之善於立言  
突出而戒無限舉焉徐倣弦曰按宣王元年命大夫  
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  
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  
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詞或曰西戎之伐果無此事  
序何以言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曰北狄天驕自古為患  
文王之時昆夷駢矣則西戎間雖侵畧為患亦微獫狁  
獫狁小大迥別秦仲既為大將自宜兼靖二陸而室家  
憂其不至展轉精虔便疑移師西指二義要不相妨若  
作寔有是事便是痴人說夢也

景物如此而奏凱此時乃見可樂要見春和景明宇宙  
雍熙時南仲所造也徐徽猷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  
詩造帥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入  
說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戮一人不知古人文章  
有褒美之體核寔之體春秋之文核寔之體也故每據  
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  
此等宜活看于策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于夷自  
凱還之後其功在天下要知一個春景征人思婦離合  
悲歡有許多變態

輔潛卷曰首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  
詩補小雅卷之六十九

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殲仇於夷而已固不貴于畧地  
屠城喋血與尸之事也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殲  
仇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與

左傳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  
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

序曰勞還率也

狀杜

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  
萬至處以慰勞之狀杜有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果

戍之時也其詩蓋今年二月春莫之候至家之日也  
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時意中徃  
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散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  
不遠又於車馬知之多恤所指者廣卜筮借止思極而  
靡所不為也曰不遠其詞疑曰適止則決矣

徐云禮大車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雜今卜  
筮借止見甚情之不得已也又云絲辭也卜有兆辭筮  
有占辭皆曰絲

序曰勞還役也

南陔

詩補小雅卷之六二十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劉須溪曰雅

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八聲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  
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疑東晉補亡

之無謂嚴華谷謂本無其詞則無由有其義今序說  
具存必其後亡之然序說之附會多矣恐其言亦未必

可盡信

鄧潛谷曰雅道俗於上孝德達於下然後萬物盛多故

魚鹿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時以訓詁為辭定出後人之附

且先儒所以因此而解經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此詩以為燕享通用之樂非通用於上下也如鹿鳴之賓客四時皇華之使臣常棣之兄弟朋友皆有專屬此則可通用者耳六章說走燕禮之盛首三章極盛已有曲全意在下面即此中贊之耳五章詳委方見其優之至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道主人以饗賓如今燕飲設席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詞者漢書載客散驪駒主人留客與賓歸亦此意曲詩周匝魚之入其中者無得而脫後世

詩譜小雅

卷之六

十一

魚麗之陣取義於此君子有酒猶令人云故酒也言酒而儲在其中

後三章乃重嘆多肯有三字前者一且字後者一維字想見詩人意所重複多或情取以求充故患不嘉肯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味有或梯經以取魚故患不時謂之曲全正以全其多肯有也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

毛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

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萎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獮豸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耐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麇不郊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畧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重水不涸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是宴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與南陔等篇同義朱

詩譜小雅

卷之六

十一

子亦以為笙詩無詞故引御飲酒燕禮曰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朱子云問代也言一歌一吹也按疏云問歌者堂上與堂下應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為非歌而以由庚三詩為下管耳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序之次

嘉魚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通詩只重我去樂嘉賓上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本文二有字與註三必字相應正是他盡

誠處樂衍提一意綏與樂應取情意綏綢之義卿飲酒

曰賓以我安

毛氏曰雖壹宿之鳥鄭氏曰言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惠然肯來也

蘧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

為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又云魚非有求於水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

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

詩小雅

卷之六

二十三

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又云父子

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

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

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

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

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

士可得而留也

疏曰釋器云管謂之罩以竹為之李巡曰管編竹以為

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管也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

管

箋曰釋器云標謂之山李巡曰山以薄魚也

南山有臺

通詩以美德祝壽開說然玩詩詞首三章曰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

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見有是德且將

膺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

矣下二章曰遐不作謂遐不作不黃耇美其必然之壽也曰

德音是茂保父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或曰保

父爾後非德也曰保父亦有引翼之通寓焉亦德也雖

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

詩小雅

卷之六

二十四

謂盛世之雅也

蘧氏曰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

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為邦

家之基內則能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此而已至於

德音洽於眾聽餘慶及於後人亦未有不由此者也故

參薤

王者有燕有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黻於俎。與之共

清溪小語

卷之六

二十五

食以示慈惠。參蕭惠雲詩。又不嫌殷複。形方饗詩。

也故曰一朝

章、開說俱重。既見君子四字，我心之寫，以既見而寫之，故燕飲洽笑語適，而君子之譽處即在此。為龍為光，以既見而即為我之龍，我之光也，不與不與此龍光之德也，長有此龍光之令德，自然壽考不忘矣。孔燕豈弟，以既見而知一也。由孔燕而度其在國，由宜兄宜弟而信其壽，豈無兩層修華和鸞，以既見而見之也。冲、雖離便是其德處，萬福即首章之譽處而寬言之耳。此詩所謂德，時候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之有，雖鋪張而未

崇無節制之意。即致語而未常無勸戒之旨。此之謂成  
 世之君臣也。姚承祚曰。諸侯朝於天子。名分森嚴。惟  
 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溫語以逮下。是以諸侯始得有  
 舉廢。天子殷勤接下之意。庶幾少懋也。徐云。譽廢之  
 譽。訓作律祭。則立意造言。俱屬未妥。還詠韓奕訓樂也。  
 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樂而且安也。荆川曰。  
 燕笑語。則此無所疑。彼無所畏。猜嫌不作。而心之安樂  
 可知。未能說到保祿位上。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  
 光昭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

詩  
廣  
小  
雅

養

子未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毛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俞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

却云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蕭蓬蒿生澤藪蒿不盈  
大。靈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降。履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  
而泰通成。存謂澤加於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乎。  
和鸞京山程云。和。金口才。鸞在銜上。和在轅上。銜車  
前橫木。駕馬之軌也。如卓前橫板。手所憑也。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次子在轡曰爲。

從毛氏曰其寔不在鑣也鄭云戎車駕在鑣乘車駕在  
訂正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戎化而天下者  
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為光見能照臨下  
國平龍字不作寵字解

港霞

全詩重君燕臣上雖上見君之嘉情下見臣之盡禮而  
要之全德令儀正所以善其君之燕也諸侯來朝以早  
則致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夢蕭湛露皆以  
露起興

蕭蕭小雅

卷之六

二十七

張叔起曰君之燕臣第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於  
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  
固不祇畏又有以善其燕豈與淡世長夜之飲同乎哉  
存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為以君成禮不納  
于淫諸侯有焉

孔氏曰君留而盡私恩故言私儀禮疏云受賓聘享  
則於太廟享食則於禘廟燕而在寢稱相親也傳曰  
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  
出是深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倣宗子與族  
人燕為說爾

殿之制是亦是盡情之意祀梓中寔皆以興德祠梓外  
文故以興儀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  
故大燭而已此見古有夜飲之禮也又燕禮君曰無  
不醉賓友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鄧階谷曰燕主示慈惠琴蕭之吟語湛露之厭慈惠  
至矣而卒歸之德不與也中雖也令德令儀也和  
而節矣

吟儀宴禮賓醉比而坐取其薦脯以降黍咳夏取所執  
詩蕭小雅

卷之六

二十八

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需遂出亦令儀之一也

詩歸小雅卷之七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兩廣馮元颺 全校

兩廣馮元颺

彤弓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庶則諸夏衰。

詩歸小雅

卷之七

一

詩意重嘉賓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專征伐之重任者方得受焉。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為恩。藏內正舍貺意重中心二字凡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者皆非中心之貺也一朝饗之亦重與得其人之意凡賜弓矢以享禮行之註中重字誠達字皆是說詩斷意。王者賜弓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子矢千。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析俎公當饗卿當燕又曰燕或至於夜享行於朝禮成而罷左氏鄭享趙孟禮終乃燕是其驗也。按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敫俎豆盛于食燕禮之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按饗既實事則右酬亦當作實事者註右勸也尊也藏云右侑通左氏王享禮命之賓註云以幣物助勸也又禮云致享以酬幣則親知右即侑幣也。酬即獻酢酬之。酬或致享訓恭儉爵盈而不飲亦必有獻酬按享有酬幣則有酬爵可知是酬即酬爵也。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犯

詩歸小雅

卷之七

二

令陳正則杜之外內乳鳥獸行則滅之潘勗九錫文以君祀驪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子十旅矢千。孔氏曰為方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子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為重耳。

詩意重嘉賓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



乃其所以燕之也

漢食貨志以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言五種之貝其中以二枚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通解曰易順之義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之有道也大有之六五曰厥孚交如言下賢之貴信也著莪之燕真意猶如可謂得養賢之道矣

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却云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進于王曰進士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以著莪興者

詩小雅

卷之七

三

莪生澤藪香莪可食以為著通於神明以供楨升臬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

六月

詩離美吉甫要重宣王命將以成中興上

前三章皆一時互見以形行師之妙首章莪是用急了次章急中有寬從容應敵不至失次三章寬中又嚴瀕一氣滾下境變心不變安行心不安不畏敵不輕敵不以驟進喪功不以縱恣取敗武之善經也

戎車陳戎車有五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也戎路王在軍兩乘也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車革獨

靜也隱蔽之車輕車馳敵之車常服戰時方服故戴

之鄭云子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匡扶冠履之分也定莫中外之疆也此物二句便見中興氣象開

是以法開之如目睫旌旗耳聽金鼓之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不失常度也嚴翼是行師之本所謂威克愛

者濟散解怠者吉也焦獲鎬方涇陽太原舊俱未有的考本云焦獲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獵魏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常在此矣然劉向云千里之鎬則非可知存之以俟知輿地者毛氏曰夏后氏鈎章先正也殷

詩小雅

卷之七

四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王云軍前曰啟軍後曰殿啟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馬四十四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披甲衛執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織文二句舊以前軍後軍對看馮嗣宗曰神軍前大旗建于元戎之上孔氏云云軍行之次神最在先非繼旒之旂也王伯厚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大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褒訪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我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我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

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  
深。酈山之戰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  
猶西晉也。韜淡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遷于王室  
王靈不屬。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  
武之遺。徐云。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能協人  
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又云文武維后  
天子神聖之德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策也。而又有  
文武之吉甫。為邦式則所以佐天子匡王國。端有賴  
矣。

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  
諸夏哀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序言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沒小雅  
也。

詩小雅

卷之七

七

路朱是也。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鞬而騰之為黑也。無所謂與然之朱矣。方叔不乘車者以革路臨陣所乘也。孔氏曰中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庸與纓也。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以皆當馬胸故詩人提其詞曰庸耳。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而已。司馬法國家不入軍容不入國朱傳軍容字本此服命服如吳越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威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敵白虎通云帝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帝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詩小雅

卷之七

八

法也。淵淵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也。爾其齊一退而猶若對敵也。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穀梁傳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徐云方叔元老如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是也。壯字正對元老字。荀彧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終其德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方叔一駕而為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者也。魚服舊解與永徽同愚按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不當獨言矢服也。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可以飾車也似當從之。

車改

序曰宣王渡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渡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車攻之詩則為田獵而作。篇內言既攻既同既好既飲既餉既同既駕俱覲法度修飭有風俗之意。徐云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養會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數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

畫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當時不是會同，燕樂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如菑中稱于苗，豈必定是仲夏？又云駕言行狩，此豈又是仲冬也？車攻馬同，見天子中興，百廢惟新，田賦渡馬政修，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故徂東之舉，所以渡曠典于久廢，旅人心于積哀者，皆在此行內。舍會同田獵意在行狩，指往東都所為之事，甫草註以為甫田，沈無田曰：即下章教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是也。一說甫草，槩言之，教甫草中之地，又甫大也，行狩分明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詩，小雅卷之七。九

心非區，極歡也。王伯厚曰：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穀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子，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遷徙歲有車在焉，眾盛與靜治意俱重。見王賦之復興律之嚴。左氏晉師救鄭，在教鄙之間，士季故七覆于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騎奮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四牡章只形容中興氣象，人心畏罪，如所謂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志上言遷徙此章，只宜言行狩而乃以會同間之，須云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奕指在東都之郊言，及其會同於斯，立等兩階，尊卑貴賤又見陳列而職屬，提之昔之急玩者，今皆慙肅矣。一同字一助字俱重，猶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決與拾相比，曰攸，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人心之協，助我舉樂，循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射御之精，亦根人心競勸來，正見射夫之同，而助我舉樂者，每類此也。

徐云：行事從容，駟車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備，俱于蕭蕭馬鳴一章見之。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充君庖，又止得十人，餘于得十之外，故曰不盈。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

有間無聲，掩見極肅處，重大成句，不以德業平說。徐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之舊，而迫其晚節，竟以難終，則廢也。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王氏曰：成王欲定終者，繼三監之難，庶殷頑民，洛距殷邦為近，遷作王都，則易以鎮服也。為君求曰：周先王

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於西鎬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文。故設都於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晁氏曰。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夫子弟錄。得非岐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毛氏曰。田者大莖草以為防。或舍其中。縹緲旗以為門。衆纒旗以為樞。間容握駟而入。繫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赤帝金帛。諸侯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為臣故也。天官

蕭庸小雅 卷之七 十一

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下有白舄。黑舄。無金舄之文。故云飾以金也。

按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寡又。五井儀。逐水曲。逐水屈曲。不墜水也。過君表。指經綏以為門。間容握驅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通。如舞節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通見其鏃。白矢。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剡。然也。寡又。目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矢貫鏃。如井也。

孔氏曰。面陽。當面射之。踐毛。與剪毛同。謂在旁而逆射。

之。兩者皆嫌嫌降之意。故不厭。不咸禽。惡其害物小也。腰。脅後解前肉也。膈。肩前也。此中心死。向解。解為上。幾達右耳。本者遠心。死稍遲。肉微惡為次。殺解。解外也。體水腫。腰左右屈曲。死最遲。由惡為下。殺。又云。諸侯來朝者。先令習射于澤官。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吉日

車致狩于東都。吉日狩于而都。所重亦在收拾人心耳。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議。如豷于有洛。五子作歌。請庸小雅 卷之七 十一

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之田畋矣。胡康侯曰。或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官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既好孔阜。從然相來。獸之所同。四句語意宛轉。言禽獸眾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從從禽也。以進逐其後。故曰從。沈無回曰。

漆沮非洛水也。二水在邠地。東流乃過周。故韓傳曰。周原漆沮之間也。

儼。二句形容多意。如盡見百物改觀。非復昔日之凋耗也。燕天子不拘。就獲禽言。頌以中興大氣象。說是合天下人心。復曠古王制意。

御賓客。見天子逮下之典。亦有收拾人心。君臣喜起之意。與蓼蕭湛露之燕同。且以酌醴者。按享為盛。禮醴味甜於齊。惟王饗諸侯。則設醴。亦不忘古禮之重也。亦

上之心。供上之燕。人心何等鼓舞。固有所以致之矣。車攻之詩。終于頒禽。吉日之詩。終于酌醴。王者之田獵。詩。小雅。卷之七。十五。

非自為逸遊計。亦非自為口腹計也。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此詩苦而得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求樂之變。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四時。

與民離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書曰。白露之月。鴻鴈。

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王介甫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經。寡即矜人也。世亂民散。舉目無非此輩。不必謂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百堵。言築室之多。累五版。凡一丈。以高言。按五版而為堵。以據言。究者。幸慶之詞。安宅。有室家升慶。鰥寡完聚。意。禽經曰。雉上有文。鷄上有尺。注言飛而上也。雉上。

能文。故計文曰雉。鴻鴈哀鳴。是痛定思痛。不勝悲楚。淮南子曰。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詩。小雅。卷之七。十四。

四句。感慨絕異。彼說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垂重不知。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感哲人處。暗指宣王。要有喜的意思。

庭燎。三章俱一時事。而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驚惕。不必作初問再問三問看。夫就所聞而見。不過是懸度。而據其沒皇之心。則儼然信以為然者。若專為。

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屬精之旨。徐云。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看一雉字。便非玄解。一直。

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看一雉字。便非玄解。一直。

下方得無模擬之情。庭燎者，樹之於庭，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在門內曰庭燎。釋文在地為燎，執之曰燭。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天子庭燎用百，朝禮別色始入。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詩故云：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珥，以貽姜后之作乎？果爾，是刺矣。何以曰美？因以箴之也。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于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于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以所

詩小雅

卷之七

十五

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雖止，雖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馮水

此章念亂之法，獨有一敬始而憂及父母，終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之所以善念亂也。說言繁興，猶人于罪罟，亂孰大于此者？故憂亂憂謫，非兩意誰無？父母意含蓄，能動人，所謂以情喻之者。不蹟即詠言之人，拂天理之公，而備天下之亂也，不為

一已慮，而為父母慮，故不可弭忘如此。中于世謂之詠言，中于人謂之諫言。敬字堅義，要說得遠大，不止為一身，須於世道上有關係。此二句正言其能止謫之故，而窮其亂本耳。

序曰：規宣王也。

郝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者

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諫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為民間相語，非也。詩為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諫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諫親諸侯，以終

詩小雅

卷之七

十六

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

鶴鳴

此章有平看者，有以下章作疊上語，而不必講者，其說何如？曰：看經有倒看法，有借字法，有疊承法，有推深法，有疊滾法，有追敘法，有寓言法，有聯續法。鶴鳴二章，推深法也。前淺疊承，有無限妙處，又是寓言，正意當在言外見。鶴鳴夜鳴，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八九十里，雖蒼蒼下，固有近習意，山有曉遠之詞，

檀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粗直可憎大抵人君所憎者多君子所愛者多小人故教之如此

序曰誨宣王也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歸云鶴鳴言賢者身隱而名著魚潛言出沒有所淺

淡可求檀韋言美惡得所攻王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

之利器

鄭氏曰魚之性寒則處於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昏亂

則隱治平則出

毛氏曰石可以琢玉衆賢用帶則可以治國

詩故云鶴性情魚善量進止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

詩肅小雅

卷之七

十七

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

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皋魚潛在淵喻殺伐之志

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又云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

河水乎抑料民太原之日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

樂之類如此

祈父

此詩殺之非職是戕上之衛為不忠殺之非法不體下

情為不仁

周禮太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嚴華谷曰宣王料

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責祈父責宣王也

鄭氏曰典義或戰于二國而聚之時孔氏曰鳥用

承獸用牙以防衛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常居止整

較之下今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遠戍而又無休時

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董氏曰虎賁曰掌先後王而

逆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承牙者也

易曰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序曰刺宣王也

皎白駒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宣王初政任賢使能晚年忘心

一主小人乘間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

詩肅小雅

卷之七

十八

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

留也朝夕非永也於不可留之人而朝夕永矣逍遙見不

敢以役務擾之嘉賓見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箋曰顧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黃白色

不去便是未爾公爾侯遠像無期見朝廷之上從容

論道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優遊隱者之樂遁思隱者

之心曰慎曰勉見非其志也此二句承上文來舍廊廟

之優游而就岩穴便有一番操持謹慎的念頭不成其

為優游矣故曰慎爾憂游舍市朝之大陸而求山林便



有一。奮勉。強。念。願。故曰勉。前。通。思。想。見。留。賢。之。甚。

生。男。二。句。目。極。行。昨。隱。然。半。采。在。望。末。二。句。真。情。隨。處。聞。者。淒。絕。音。上。是。不。得。已。而。望。其。聲。聞。相。通。慰。我。離。索。從。未。辭。榮。長。往。之。夫。每。一。悲。然。故。叮。嚀。之。正。是。眷。恋。之。極。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譚。當。世。在。賢。者。為。出。位。之。謀。矣。詩。人。豈。敢。以。是。望。之。

楊。用。修。云。宋。義。有。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迄。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矣。不。拔。勉。我。尔。之。道。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又。深。惜。詩。人。小。雅。卷。之。七。十。九。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

黃鳥

三。章。一。意。善。道。即。患。難。相。賄。恤。之。道。不。可。與。處。言。強。援。弱。眾。暴。寡。也。不。戒。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猶。冀。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首。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蓋。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親。者。焉。鼓。木。之。鼓。從。木。鼓。善。之。鼓。從。禾。未。之。有。身。故。者。皆。稱。栗。

序。曰。刺。宣。王。也。惠。親。詩。為。民。適。異。國。將。王。哉。之。民。適。異。國。乎。抑。侯。國。之。民。適。王。哉。乎。

詩。故。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失。公。子。王。室。者。及其。季。年。政。息。礼。衰。窮。困。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是。詩。理。或。然。歟。

我行其野

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聊。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赴。官。厭。貧。與。喜。新。忽。故。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詞。益。起。而。意。益。深。矣。

序。曰。刺。宣。王。也。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也。婚。姻。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嚴。云。周。之。盛。時。

詩。人。小。雅。卷。之。七。二十

以。爾。睦。任。卿。教。民。其。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行。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風。俗。薄。矣。故。序。以。為。刺。王。也。

斯干

凡。人。集。室。保。吾。兄。弟。於。斯。借。吾。祖。妣。于。斯。安。吾。身。于。斯。傳。吾。子。孫。于。斯。故。曰。式。相。好。無。相。猜。曰。似。續。曰。故。某。攸。隣。彼。寧。又。曰。男。子。女。子。之。祥。也。

燕。氏。曰。干。潤。也。猶。圖。也。潤。水。秩。一。窮。之。而。益。深。南。山。出。幽。入。之。而。益。速。既。言。官。室。之。盛。如。此。而。又。言。其。下。之。固。上。之。密。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無。相。圖。是。以。居。之。而。安。也。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

臨南山在遠而可望故曰面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謂  
厲王之亂百廢廢墜官室亦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  
乃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居處嘆語就王  
者本身說居就朝廷言處就官閭言笑語通内外言居  
處似祖妣之上下陟降笑語似祖妣之泮渙優游  
亦室以治垣為先舉版築之工見堂宇牢密也風雨除  
鳥鼠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堂室有甚尊大只  
為王者居之便尊無二上勢無兩大  
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作辟喻說君子升斯堂以朝萬  
國以馭四夷故曰攸躋 廟雅伊洛而南雉素積五采

詩小雅

卷之七

十

皆係成章曰章

董氏曰古者相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以冥為陰  
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室西南曰與東南  
曰突 楊升菴曰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故夢各以其類  
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如此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熊羆魑蛇俱耳目心思不及則朕兆之異可知 周禮  
太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占夢  
皆屬焉占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群臣之吉夢於王  
未二章俱見古人登豫教之法 王氏曰男子不承之  
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美之去而美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  
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 以他日衰  
冕之榮貴之珪璋之治比之不可用寢之地卑之也  
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意 有非為家之索也有儀  
焉國之傾也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  
陽之類作此詩者其有哲婦艷妻之憂乎 朱子曰在  
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

詩小雅

卷之七

十二

而孟氏之母名曰婦人之禮精五節慕酒漿養舅姑  
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條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為臣子也  
詩故云周禮亦璋以禮南方美璋南面之象也又云  
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楊之并手足而  
裹之示無外務也  
序曰宣王考室也 詩故云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  
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  
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  
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

又鄭氏已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  
邾云。禮廟成。則升屋。割羊洒血。以彙之路。寢成。則設  
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詞。

### 無羊

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  
敘而歎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物。謂牛  
馬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用者耳。問  
庶人之富。則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  
耳。有波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此詩首言三百九十。是寫牛羊之群數。角。戒耳。濕。是寫

### 詩小雅

### 卷之七

廿三

其象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降飲寢。則并牛羊之動  
止。閑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維。三十維。物。又模寫  
牛羊之色。宛然雲錦之在望。至于牧人之何簞笠。負銀  
狼。取薪蒸。搏禽獸。皆為之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  
自得。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城叢林之  
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于言外。三章乃言麾之以跋。畢  
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婉然在目。若  
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善于狀物如此。可謂詩中有  
畫。  
詩故云。爾雅。牛之屬。黑肩曰博。黑背曰牝。黑耳曰驢。黑

腹曰牧。黑脚曰牝。今獨舉一博。至于九十。餘可推矣。三  
十維物。則牝驢收牝之物也。周人尚駢。物至三十。駢其  
脩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維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  
思。總言牧。著者。須緩駢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  
十羊二牝。少則不孕。牝多則亂。羣不孕。必瘦。則經  
冬或死矣。羊性。獲前日夕。則競先爭歸。後矜不讓。曰矜  
矜。競。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  
其說更妙。故特錄之。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  
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脩臚咸有也。

### 詩小雅

### 卷之七

廿四

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徐云。豐年要說到宣王身上。似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  
靡有黎。稼穡卒瘁也。  
徐士彰曰。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泉而魚。則為豐年。  
生聚不繁。旗何所統。故夢旌而旗。則為人眾。  
傳曰。陰陽和。則人眾多矣。箋曰。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  
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  
曰。豚魚吉。  
序曰。考牧也。詩故與前篇俱。以為成王時事。詩其說  
無據。按呂東萊曰。斯于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

刺詩之淺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息於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足而掩。故取此二篇以終之。

詩小雅

卷之八

上

詩小雅卷之八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瑛 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爾廢馮元颺 全校

爾致馮元颺

節南山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此詩不平二字。是一篇綱領。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惟不平。其流禍必至。空哉。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然尹氏所以得肆其奸者。實由君心之邪。以啟之。

詩小雅

卷之八

上

故曰。武王執商心。以畜萬邦。篇中言天者。大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小人雖有平其心。而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憫之。於此而庶幾其回心易慮也。

民之視師。尹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與舊說小異。不敢戲譁。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益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後以沮人。譏論者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必多。國既奉新。孰曰不然。既字。卒字。最可味。聲未長。未滿於山谷。其平可知。師尹則專是高峻耳。乃

至天怒人怨而不恤則尹氏之泄其此為甚矣  
前既云師尹而三章復云尹氏太師利其名位職令見  
皆不當不平者也王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臣朝廷  
以尊官為臣者安危存亡所出也曰國均見非平  
其心者不能棄猶稱百揆宰衡之意當時民言無嘉人  
心不相維係相離頗頗天子裁于孤立援頤維係而毗  
輔之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曰人類將滅甚言之  
也

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苛而不用其至意如姬撫任有用  
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其實弗躬親便是委政小人意

詩庸小雅 卷之八  
重用人一庵問者謀之衆仕者試之事此皆平心事也  
碩一姬姬尹以親驪而置之高位者

不平之禍歸天而天之責歸人民心悅則天意得矣何  
以曰屈至也蓋弗躬親事安能保其究竟弗問弗仕  
人安能窮其底裏是不及其至也故以如屈進之闕如  
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吏觀前章曰不敢  
戲談又曰民言無嘉則上必有威氣威嚴以鎮民之口  
者而下亦肅然肅然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  
而民亦盡反其平日之惡怨矣而如字不除想望  
前云憂心如惙如炎懷之乍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此云

憂心如醒如宿無之未醒以亂之又生言也誰秉國成  
然問之詞萃字有終不改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為小人  
者也只是樹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唯用其  
昵好以致亂耳觀不自為政可見

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其一時所為皆排擊報復之事君  
子即欲引身求退誰責隨之戮辱及之是以瞻四方而  
頓覺其狹也

小人叵測怒易轉喜則喜易轉怒矣蕩平頤白之世盡  
化為回過險怪之風君子所以益傍徨而無所往耳

吳天不平即天降禍德之意叔王不寧則不但俾民不  
寧而已只此一語無限悲號呼籲之意

詩庸小雅 卷之八  
王  
正王心是格君心之非意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說者化  
其前日之惡鍾云後二章不用過去後王身上甚  
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

此  
項氏云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政家率犬戎以攻幽  
王者崧高之中伯也為趙馬以亂者驪突之驪父也  
為卿士而貪殘虐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  
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

知人才惟上所用人唐之張維即情之佞人魏之華歆即

漢之名臣也

劉安成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王八年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非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疑此或東遷後詩據此詩說彼謂幽王之詩者又不可盡信矣

王伯厚曰古詩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寃王誦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父孟子難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

詩小雅

卷之八

四

見權臣之離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謂春秋之所談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正月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二變雅者一時時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為纏綿悱惻登見屈出刺譏懲創反復錯綜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脈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詞率合也如此詩則以女寵為主惟君心盡惑故用小人而致詭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張叔起曰自古未有詭言繁興而國家不至敗亡者

蓋其虛偽反覆之說使人清于是非而眩于名實正曰焚心志惑奸黨並進而而不知邦國殄瘁我由此故所以識微之君子傷焉

孔氏謂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純陽之月也箋曰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政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以陰召陰亦有引逐下文小八女色意崩病在穴人莫之知正是已獨憂之意念我獨兮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

詩小雅

卷之八

五

殺謂之暑則暑惡可知暑害苗之草暑言害正之言專是破敗善類黃鼓君心變黑為白指鹿為馬之意不必無論事有侮所謂一國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一說指訛言中傷說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以為憂為與衆違使侮自不免矣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殺之國兵以為臣僕都鹿野曰受祿不謂食祿謂逃災禍之困享生人之樂也禽經云鳥向啼背柄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為鳥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一說云周之興也看鳥流王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將復見于誰之屋

也。此義似迂。

方。政。正。詔。言。所。為。既。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淫。人。而。降。之。罰。必。矣。蘇氏曰。戾。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斃。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敵。為。皂。隸。亦。猶。是。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違。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福。禍。所。從。生。也。

謂。山。四。向。蓋。指。其。平。日。駕。張。翻。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微。祥。之。言。二。句。一。串。者。具。曰。予。聖。

詩。小。雅

卷。之。八

六

心。實。悞。禍。謬。為。大。言。也。鳥。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辯。也。

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知。悞。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遇。時。恐。不。終。其。命。焉。然。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正。義。云。曲。脊。而。歌。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累。足。以。畏。喻。已。恐。陷。在。位。之。網。羅。也。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則。無。倫。脊。之。在。背。有。條。理。故。借。以。為。理。箋。曰。危。錫。之。性。見。

人。則。走。令。人。即。詭。言。之。人。危。場。即。詭。言。之。禍。

蘇氏曰。君子仕于亂世。而困于群小。譬如特苗之生于

阪。田。如。恐。弟。勝。者。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樣。也。不。是。求。為。脩。己。治。人。之。則。執。我。仇。之。是。苦。之。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不。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机。成。如。不。成。克。傳。曰。仇。之。猶。誓。之。也。箋。曰。王。之。始。求。于。我。如。恐。不。得。我。言。其。謹。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之。然。亦。不。尚。我。在。位。之。功。力。言。有。貪。賂。之。名。無。用。賢。之。實。

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就。照。着。末。句。前。七。章。皆。憂。詭。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詭。皆。由。于。此。滅。周。是。未。然。事。姚。云。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褒。姒。以。

詩。小。雅

卷。之。八

七

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未。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寤。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屢。字。有。旁。招。俊。人。之。意。

王。氏。續。詩。記。曰。既。輸。尔。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後。三。章。總。見。小。人。以。其。慶。亂。之。言。盡。惑。君。心。以。其。諛。諂。之。詞。携。貳。良。善。以。其。朋。比。之。術。呼。引。黨。類。國。政。日。蹙。窮。民。受。禍。尚。可。言。哉。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小。人。官。

則民必貪。自然之理。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曰：土國城漚，我獨南行，困吾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曰：弼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此，蓋甚可憐矣。

詩故云：天天，蔡邕引作天，與桃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極喪之也。又云：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悔，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之宗周，褒姒滅之，是非並后，匹嫡崇枯異等，哀痛慘傷者，能為是爭乎？申侯與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訖言，亦孔之將。

詩小雅

卷之八

八

十月之交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使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大意是刺王用皇父以召災異而傷已，獨罹其毒也。然皇甫正所以刺王也，者不用其良而可也。

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山川震岐山崩，詩蓋作于營而之日，而進論災異之而，有召非必以日食之

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解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復萌生。十月建亥，六陰用事，

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其月為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寅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為陰木，是其日又為純陰，此日而食，則群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故配之。劉安成曰：日月以常度論，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自食三十六

唐二百九十九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耳。郝云：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陽光既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

詩小雅

卷之八

九

而全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觀天子，則孔早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疊合，日為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肯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為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遠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少差，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為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



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為變。而月食為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書云。厥罰常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宜日月告凶。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滿見於天。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也。女謂也。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滿於日月之灾乎。故言不用其良為召灾之本。嚴華谷曰。固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灾為祥。日月告凶。而四國無政。郭林宗所謂詩騷小雅卷之八十一

夜觀乾象。盡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滿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慎也。

食與微不同。上以陰陽之本体較之。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之。唐陸宇曰。陰陽反背。必有不善之事。特未知應在何事。何人耳。如此者。于本文何字有味。且合警懼之旨。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微也。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後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心驚惕曰。惜。創改為德。易曰。洊雷。

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惜懲之謂也。

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周禮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師氏掌以嫺詒王。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並言之。詩人稱太姒。則曰。淑女。稱褒姒。則曰。艷妻。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艷妻媚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蠱王心者。政未有失。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哉。

皇父之罪。擢髮難數。即以今營向一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看來皇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詩騷小雅卷之八十一

故曰。豈曰不時。曰子不戢。曰孔聖。夫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為不足畏。人言為不足恤。君子未必勝已。小人未必害事。而恣欲妄行。有不可言者。王伯厚曰。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子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禮曰。汙其官而濫焉。田廩生草。謂之萊。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鎭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蓋借比于列國之諸侯矣。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一老。只是舊在王室之臣。擇有非一人之詞。如漢徙富家以塞五。

陵意。王伯厚曰：擇三有事，宜侯多藏，貪墨之臣。為盡賊。小東大東，抒抽共空，聚飲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正所謂珍寶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諂虐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為此言。導沓背憤，曲盡當日情狀。幽王之時，民豈有羨逸者？特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皆善言求苦之情者也。不敢効我友自逸，有悲天閔人，尚冀王心一悟意。

詩小雅

卷之八

十一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世，不顯六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泰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厥父之後，為顯維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而無正。

通詩責難散，而詞旨嗟嘆休諒，宛轉曲折，若有真其必反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詩者，亦純意于其君，而厚望于其臣之詞全篇重，各散爾身，句大意云：昊天降災，將有異姓之怨，然天之亡之。三人曰：夷力臣。

象之曰：乃諸臣托名饒饒，寔避諱奸，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蓋天成人，事雖不足以回王心，而王之不滅為惡，獨非臣責乎？法言不信，惡不知其所稅駕矣。夫人臣事明主，不可不敬身也。事僻主，尤不可不敬身也。今離居焉，莫肯風夜焉，朝夕焉，是不相畏也。將不長天乎？獨不見時事耶？戎成而王不退矣，饑成而王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替御若斯之瘁乎？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凡百君子，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棘且殆矣，人既不能為巧言，又不忍躬受瘁，則有聽答諧退耳，既不敢得罪天。

詩小雅

卷之八

十一

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情，詩人若曰：我豈不知之，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甚大故，而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斯之痛也。即曰：無室家，而昔一室家也，今一室家也，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尚冀其遷王都以輔王室，忠厚之至也。

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天下為昊天，各以義類歸怨之耳。舍謂置之於死，伏謂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故為危詞，與赫、宗、周二句意同。蘇氏曰：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廢曰：式滅與下辟言戎戍等句，雖

責王而寔挽重群臣身上

徐云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有請自獻於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不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為人而可諉之於己則出於自為將安諉乎敬身者及難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供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常敬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弁魚人已天人兩層王之不信則所敬之天不敬則惕之以天皆首章呼天之意

戒成二句輕點王之玩寇樂禍見當以此詆王也惜日瘁即上所謂我勳見轡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

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十四

二句提是莫肯用諷善形容中臣遇亂容身畏罪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辟言亦何由上聞

降伸常曰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体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時何辭以解我乎匪若見由乘之言訥焉如不出於口恰似用力以出益憂危之詞其勢甚艱正與巧言如流反對瞿昆湖曰忠言及哀以其獲罪佞言舒矣為其廢休俱見徐傲強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廢休不責其失口於人也亦云可使惟曰怨及則交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人

之忠厚如此言之難任之難都為正人一邊說直道在道關係甚大不專在道言一邊上期得君而又下碩公議故進退至於兩難若只在道求合則亦末之難矣

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孔氏曰人涕必因悲聲而出

若血出則不由聲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無言不疾只足上之語非另有一等畏禍之人也且明

是畏禍然必蒙上無家為解方見渾融

序曰而無正大大夫刺幽王也而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十五

蕢氏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

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而此

以為雨無正也而毛公不達序以為雨自上下者也

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則是詩之取不及也

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又曰王流於羗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

呼之謂女今可連王都謂羗也

小旻

此以謀猶回適為主而歸咎王之不斷中間相陳亂世

謀夫之象喻一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

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而謀。謀猷  
通。章內具字有群然相和意。嚴字多字。聽字爭字。想  
是不斷意。不斷則善類敗而喪亡至矣。  
洪範曰。汝則有大經。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蓋彼之所謀者。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一  
人而已。如舜之好問好察。有舜之執兩端在也。安有聚  
訟盈庭。可以集事者乎。  
謀猶之謀。屬王。謀猷之謀。屬臣。不從。覆用。屬王。謀論曰。  
謀由是見之。施為曰猶。滅即下文具五事之善。合於先  
民大經。可以福國庇民者。不滅。即下文爭。覆末之言。而  
對。猶小雅。  
卷之八  
十六  
蓋政害民者。耶。言其懷國是。基禍敗。謀猷甚為可病。非  
憂之而甚病之說。  
喻。誡。不是。而是。背非。提是。黨同伐異。陽與陰排。渡  
為自全之計。盡惟上有如是之君。所以小人務於阿比。  
收其所同。而排其所異。還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  
人。定然蔽主誤國。豈不可哀。兩具字。全從論滋生。未  
成。一雷。同。世界。國。雖。不。亡。不。可。得。矣。王。之。不。從。覆。用。正  
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機。以。黃。鼓。於。君。側。也。  
謀。必。見。於。行。王。能。專。斷。乎。上。則。下。有。任。事。之。人。起。而。執  
政。得。見。其。功。而。不。滅。無。所。逃。其。罪。今。謀。夫。孔。多。

則無所提成。散漫無紀。何以集事。蓋謀論不聞利害。則  
人各得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小人  
誤國。往往持兩端如此。鄭子驥曰。請從楚。非也。任其  
往。又如衛殺孔達。以說於晉。此皆所謂執其外者。孔  
氏曰。謀人之國。上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先民。即古聖賢。謀猶所自出。夫道如仁義禮樂等。即謀  
猶所在也。聽則感。爭則不決。想見相待之意。聽在上。爭  
在下。其是分不開。不得。即上盈庭不集之意。迎言即不滅  
之謀。而是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齟齬角矣。上只說  
得謀之真定。尚未及所以為謀者。此乃揚其為謀之誤。  
詩。猶小雅。  
卷之八  
十七  
集室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範。此大猷也。  
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則愚者  
可賴。以皆濟焉。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墮之於上。則相與  
皆敗。無能為矣。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作人。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解之者曰。  
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全行人順。故  
人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  
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釋文。靡。韓詩作靡。靡。橋。無  
幾何也。

喪亡之禍。即隱於不能斷以從善之中。故曰無形。  
左傳昭元年。晉樂王緡曰。小人之卒章。吾從之。注義取  
非惟暴布馮河之可畏也。不敢小人。亦危殆。王緡從新  
義。故不敢議謀公子固。

徐傲曰。朝廷之謀。謀。國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  
大知。使公卿以下。謀。政治河之謀。不決。遂致滔天之  
患。蓋缺之謀。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  
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謀之者。非一日。而卒至敗壞  
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

詩庸小雅

卷之八

十八

詩故云。所謂謀。亦。中后。登。衰。如。廢。宜。印。主。伯。服。事。耳。  
理。或。然。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

通章敬慎。是主身之本。日用應酬。萬方千變。從此一念  
做出。無所不善。正所謂不涸之倉。不匱之府。若謹像教  
子。只是外顯一技一節工夫。那比得本章。元。本。之。苞。  
厚。無窮也。

念先人有勞力求至之意。陸農即曰。鳴鳩小物。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於天。勉。

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明發乃事。為思念之始。曰  
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即。回。章。之。夙。夜。也。只。言。懷。二  
人。而。求。無。辱。之。意。言。外。自。見。兼。伯。賦。鳩。飛。引。小。宛。之  
首章。

觀之德。非。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克。訓。勝。不。止。勝。乎  
酒。是。以。自。勝。意。溫。而。曰。克。有。定。力。在。內。非。象。恭。已。也。  
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沉。湎。之。意。其。初。僅。需。一  
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像。雖。在。外。而。敗。則。由。衷。不  
可。救。主。者。做。外。面。工。夫。太。抵。廢。亂。世。者。像。最。要。緊。觀。南  
容。以。言。行。免。刑。戮。可。見。天。命。指。國。家。大。命。說。去。不。淺。來

詩庸小雅

卷之八

十九

言國將危。非修身無以自免也。亦有。訓。及時。王。意。在。  
身者。親。之。遺。子。者。親。之。後。故。可。公。共。而。非。采。異。收。也。物  
可。變。化。而。非。負。莫。得。也。教。者。不。離。教。字。用。我。之。教。而。使  
之。似。益。以。身。教。非。以。言。教。也。楊。子。雲。曰。綏。鈴。之。子。種  
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朱。豐。城。曰。綏  
羸。自。有。細。邪。如。果。寄。蟻。於。之。身。久。則。蟻。於。盡。枯。其。邪。日  
益。長。大。乃。為。蟻。處。之。形。穴。竅。而。出。黃。東。發。曰。如。雞。抱  
子。暖。之。而。始。生。非。即。以。綏。鈴。之。子。為。子。

通訓勇往力行之意。出書皋陶邁種德征訓行之言也。  
亦進。不。已。之。意。出。易。拔。茅。茹。以。其。彙。征。易。曰。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鄭乾齊曰、遵征二字、皆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為善之意、自昭然言外、正小註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味一生字、稟稟生死、開頭無限、驚惶下面、岸做戰兢、正相應、淮南子曰、馬不食脂、象危不食粟、非應也、疏正義曰、桑危竊脂、釋為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因以名、箋云、無向而循場、承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劉安成曰、字書行、一作舒、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行、宜岸宜獄二宜字、悲慘可掬、謹像教子、特人事之常、至非意之適、無妄之灾人之意想已詩、靖小雅 不卷之八 二十

窮直頃問之神耳、然卒取法於溫恭、小心其他、趨避之術、亦非其志、應所及也、即屈原卜居之意、心緒倉皇、莫知解免、

溫恭是誠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臨木雖危、猶有木之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之可藉、若水則全無憑依、其想俱盡、甚見已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上面修為工夫、皆此敬慎之心、為之非至此始知敬慎、亦只是一憂老意、非不謂此足以自救也、

徐云、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獨之無咎、恭愛難、險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

可謂兼之矣、

鍾云、此詩與沔水同旨、而說得詳至、首言父母、意甚濃情、甚正、詞甚苦、即沔水莫肯念胤、誰無父母意、次章以淡字、念人、不忘父母、然不外一敬字、便是親友敬矣、注脚、蓋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獨廢亂世為然、而亂世為甚、然可見廢亂無他、苟免之道、亦以是守身、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末一章、模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

序曰、刺幽王也、嚴云、刺王不能自強、而係於酒、下不能棲其子、上不能結其先也、李云、先人、宣王也、舊詩、靖小雅 不卷之八 二十

云、二人、謂文武也、歸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宣王之所以興也、嚴云、宣王承褒亂之淡、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褒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鄭云、非生中原、非有主也、喻王業無常家也、蒲盧負桑、生蠅而成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今苟有以善道誘民、都是蒲盧將得而子也、嚴氏則云、幽王無太子、宜曰、故刺之、亦通、

徐云、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淡至切、畢志極痛、為詩千

迴鏡心刻骨。蓋家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  
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  
天性。雖淩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能悵々望君之一悟  
也。

鸞斯之群。食婦飛。一似人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故以  
興。沈仲容曰。鴉鳥。本草謂之慈鴉。似鳥而小。多群飛。  
馮嗣宗曰。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鳥即反哺者。二何字  
自審之詞。云如之何。註安之而已。亦非也。若云將何處  
置。然耶賴之詞。非忍絕之詞。

周道之跡。一棄置則榛蕪。父子之親。一隔絕則憂傷。此  
詩。小雅。卷之八。二十二

興意也。性見。畏時。秦離。景象以下六句。極述憂傷之若  
益疾痛之深。不自知其詞之錯亂反復也。李氏曰。以  
周道之平易。而盡物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  
被謂淮南王曰。臣時見官中荆棘。露沾衣也。劉氏曰。  
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觀過車。轍馬蹄。蹂踐如  
掌。然為平也。今之諸侯。無遠來者。故盡生茂草。  
雄飛二語。反身自畫。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見已之不忍忘親也。不屬不離。自語親怪之  
詞。斯氏曰。辰。謂六物之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也。

以網依茂柳。舊帶依深淵。興意方順。若說柳與淵。猶能  
容便多一轉。譬彼舟流。以被逐而無所歸也。莫謂假寐  
永嘆。雖假寐猶將不眠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註今昔  
字可刪。

鹿之奔言急難也。雉之雊。猶人合也。沈仲容曰。雉感  
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徐云。壞木無枝。即般仲  
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寧莫  
之知。注云。人莫之知。非也。寧字是。怪。莫。李

毛氏曰。堙路塚也。左氏云。道堙相望。忍是不憐恤之  
意。對不忍字者。非殘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詩。小雅。卷之八。二十二

王之秉心維忍。則諛言何所不入。故遂以信說接之。若  
曰。推原其忍。由於信諛。或曰。離間王心。由於諛人。皆與  
無易由言相碍。蓋諛者之言雖巧。必視吾骨肉之離而  
入之。若愛子之心誠堅。則於諛言亦必加察矣。王曾不  
加惠愛而諛言之入。遂不從容察其是非。作一氣說。  
不惠不舒。只是上語。正見秉心之忍處。  
凡飲酒一醉一酺。往而必返。至醉爵則受而不反矣。不  
舒寃。正直受意。倚如倚角之倚。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  
傷也。施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近亦而解。全  
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出王之適宜曰。

本由感觸。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  
折矣。折新地矣。皆孝子之言也。嚴華谷曰。左傳諸戎  
倚之。註云。倚其足。是後漢章也。

業以信誠見廢。而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惟任意而  
發。故曰由書。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纔有所左右。遂  
得顛倒。其旨致有今日之事。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  
李泌。泌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  
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小升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以為階也。不舒究。聽言也。耳屬於垣。出言也。口為  
禍福之門。徐士彰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曰  
詩。小雅。卷之八。二十四

不得於父。而有小升之詠。屈原不得於君。而有離騷之  
作。一篇之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  
乃小升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  
國無人弔。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於  
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升離騷。惟其不忘情於  
君父。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  
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鄧潛谷曰。小升正月之應也。王嬖女禍嫡。信然。而繁刑  
類家。行獄禍中。於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  
姚永菴曰。宜曰被廢。如庸人無所歸。提。上着一歸字。

可味。

序曰。小升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都云。篇首以鴛斯比。鴛斯鴉鳥也。鳥孝鳥能。及鴉似  
鳥。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群。飛宜曰。為世子。依子歸中。以  
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北鸛斯諷  
之。賢傳之言也。愚勿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  
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之仁何也。謂詩可  
觀。小升則失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升為詩。則親而  
為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此疑頓釋。蓋信毛  
公之於詩。深也。

詩。小雅。巧言。

卷之八。

二十五

通詩俱是刺。王聰說。生亂。君子信諛。一句盡之。而儲始  
既誣。則王之病根也。以下言諛人之心。不難知。言不難  
辨。本不難除。須以他人有心。二句作主。知其心。則能辨  
其言。而除之矣。篇內有用賢一意。而關鍵在去諛。我  
願言正言之。可社者也。詩人辨自己之罪。猶輕而寬愛  
天下之亂。諛人僻之於口。則乳甘之可嗜。辟之於物  
則。免之莫測。辟之於耳。則。星黃之可聽。  
亂如此。慎者。喜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受害方大也。  
曰。已威。曰。泰。慨。皆已事之辭。猶舍人言。勾了。不可。誤。如。



意。兩子惟身。惟其毒。反。覆。致。害。之。詞。

儲始既。謝。古今。亂。本。揭。寫。入。微。陳。氏。云。小。人。以。不。根。之。

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別。白。遂。致。並。首。於。胸。次。而。滋。

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或。疑。猜。忌。之。心。不。能。不。

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或。者。性。以。為。有。驗。則。居。然。可。

信。矣。社。福。也。賢。人。進。則。福。社。集。二。如。字。與。二。逆。字。

見。轉。移。之。機。在。王。一。反。手。間。耳。

作。會。而。昨。作。誓。而。疑。寧。有。君。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

疑。者。夫。盟。可。有。亦。可。寒。也。以。此。持。君。子。則。忠。言。豈。能。入。

哉。

詩。小。雅。卷。之。八。二十六

諱。人。素。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故。曰。盜。賊。者。厥。

飲。之。意。姚。承。春。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心。事。若。只。

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王。

一。念。一。事。無。非。敬。之。廟。將。方。可。當。此。二。字。

作。之。自。君。子。見。惟。王。孟。制。莫。之。有。聖。人。見。惟。聖。孟。倫。

變。曰。秩。即。是。莫。字。他。人。有。心。即。孔。難。之。心。排。陷。善。良。

偷。美。國。柄。今。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鬼。影。之。過。字。看。

力。見。未。遇。君。子。故。得。恣。肆。跳。梁。遇。之。則。情。偽。立。辨。矣。

桑。木。樹。之。行。言。數。之。以。度。直。事。理。不。同。為。異。一。說。東。萊。

曰。善。人。易。搖。而。難。定。獲。之。當。如。獲。草。木。諫。言。易。入。而。難。

忘。聽。之。當。如。聽。竹。路。之。言。用。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

集。也。數。字。不。當。作。辨。字。曰。數。則。辨。不。足。言。矣。蛇。正。形。

頃。言。出。口。之。度。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

四。五。故。曰。出。自。口。矣。若。巧。言。交。亂。雖。文。飾。其。情。誇。張。其。

詞。如。黃。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慙。負。怙。怙。之。意。君。子。

鑒。貌。辨。色。望。景。揣。情。毫。髮。不。爽。故。曰。心。能。辨。之。

大。都。亂。世。小。人。多。有。乘。機。握。勢。憑。藉。寵。靈。枝。葉。扶。疎。盤。

結。根。據。入。主。假。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見。王。

任。用。之。過。也。亂。如。此。機。誠。非。降。自。天。矣。

自。古。小。人。所。最。慮。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

黃。膚。小。雅。卷。之。八。二十七

王。莽。之。譙。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於。

通。動。引。怪。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亦。不。知。其。偽。又。或。

有。奉。勇。如。羿。羿。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子。

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時。可。患。也。今。諫。人。之。

使。倘。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在。諫。人。也。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諫。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

序。曰。燕。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燕。公。故。燕。公。作。

是。詩。以。絕。之。通。詩。只。以。極。反。側。一。言。盡。之。應。其。心。孔。

艱。句。孔。艱。內。即。含。下。文。始。厚。今。薄。欺。天。罔。人。蹤。跡。之。絕。

此鬼域之情狀。下文特段、委曲以申其意耳。蓋詩人  
之入難施而目所以蔽形匿迹若被播之人於心無愧  
明目張膽無不可凌見也。是以屢欲其一來則彼羞  
避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諒排擠之罪不言自顯以  
此相責語、刺心針、見血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徒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蘇公不  
明言已之無罪而但曰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又曰墮  
虎如貫諒不我知蓋就其情以窮之也。章中胡適我梁  
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  
鍾云寓暴公百千門蝶進避之狀者骨着髓只是一個  
詩歸小雅 卷之八 二十八  
負友心隱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其  
於射希有北之故也。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  
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  
歎、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封紂念生以溫為  
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  
為三公也。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念生之田與鄭人是  
蘇公被諛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  
世本云暴辛公作頃蘇成公作虎蘇周古詩考云古有  
頃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頃蘇成公善虎按若以

暴善頃蘇善虎此詩之言有何意味也。始是日  
此詩而傳會之蘇氏亦弗深考直以意斷耳。  
孔氏曰祖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  
僖聞祖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而陽序盟國人於臺社  
祖諸五父之衢。  
郝云春秋莊公十八年有城父縣一名短狐能以氣射  
人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  
者名含沙。洪範五行傳絃如蠶三足生南越江淮水  
皆有之。  
卷伯  
詩歸小雅 卷之八 二十九  
序曰刺幽王也。奇人傷於諛故作是詩。按奇人即巷  
伯官中永巷之長也。掌官中之役或用奄人為之然受  
諛之事不可考矣。  
詩被痛而作故及嚴哀傷或怨或訴皆淺惡諛人之詞  
篇然一敬字提是發明憂諛畏讒惟小心之旨亦未  
敢謂敬遠足以免諛也。  
要非哆侈提是無形影之詞。言諛人者必說成一片錦  
方覺動得人必做成一個其方蘇揚得人乃其所為俱  
劈空造出特蘇芳斐芳哆芳侈子以成之者也。貞文似  
而此  
以為諛言無定之

喻。

鄭氏曰：說入集作已，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邠云：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其東方蒼龍之宿，秋及見於南方，凡占星皆於昏旦南中。故曰南箕。惟漢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驟張之，故言其詭。

緝，如麻之績，績績而不已，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緝，雖口舌聲，含得緝入之罪，而言有條理在，往來，即說往說來之意。信，定也。不是聽信之信。

詩，習於應答，情巧於更換，亦有言上說，輕信之門。詩，窮小雅。不卷之八。三十。

既啓，則及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惡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令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著女耳。好，猶揚，草，猶慘，視者，察視，別白之，然鑒別驕人，正所以憫恤勞人也。一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不過也。禍，福意下一層。

上之求新於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於天，以王之不振，後界有異者，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還其所生之慶，不言死而致死之也。早，可益，高，賤，可益貴，告君子以敬者，不重致望於人，見已之被禍為意。

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諫如蘇公，小臣傷於諫如寺人孟子，上下其得免乎。記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如巷伯，則爵不賁而民服，刑不試而民服。

谷風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為春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迴風，從上下曰迴，迴風力薄，不能上井。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寘於懷，棄如遺，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墮諸淵也。

詩，瞻小雅。不卷之八。三十一。

谷風，養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故以興。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寘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張氏曰：友道之絕，未有不起於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蓋自怨生也。序以為刺幽王，夫使在上有伐木之和平，則人，為於友義，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誰。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聽也。厚其入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風夜者，也是故。

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合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遇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至於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為恥也。

參義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朱子曰：謂姑楊明，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夢義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哀二向一篇之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痛生者，本其氣也。如萬物資生之生，鞠我者成其形也。拊

詩小雅

卷之八

三十二

者，拊循之謂，防其驚畏，當謂節其起居，時其飲食，鞠育皆訓養而義寔不同。鞠是胎養，鞠養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鞠如難之抱，郊助，姬而煥休之也。碩謂旋視，復謂旋視之不厭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今北方人猶置子於腹是也。齊云：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詩小雅卷之九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鉞青選

慈水

南唐馮元颺

全校

爾從馮元颺

大東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通詩自佩遠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汲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慶說到怨之。慶從不能助東人。慶說到反助西人。慶皆是虛空中生出詩小雅

詩小雅

卷之九

一

議論其情似癡其態若狂。俱橫變幻不可端倪。提之天象何能助人而望之情之無所于托也。天象何能仇人而憾之。思之無所于極也。無非因役傷財一片苦心所致。既無望于天，息我者，終賴有君上也。所以冀之而嘆也。有儀二句串說。禮記曰：蓋盛黍稷，喪祭之用，黍稷及賓客之七則用棘。古者祭祀享食必依解其肉之肝，故須七載之謂出之于門，升之于俎也。像則不平。棟則不直，故取以為平直之典。如砥如矢，雖就周道言，意則舍蓄。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閭，道路無限，百姓悅

之相將遠來視道如矢如砥之謂也。君子所履二句  
正言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  
衛赫奕沿途小民莫不踴躍肝脾樂觀盛典也。潛然  
出涕所謂望城欲哭之狀

傷財困役正是東人受病之故葛屨履霜冬裘之不倫  
可知公子佳來小人之疲于奔命可知

以義薪尚不可況與勞人豈不可哀後即以興意相形  
例說憚人不事力役凡微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

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契之者憂苦切心之  
意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獲薪之故也

詩小雅

卷之九

子

此章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款款之詞出之層疊耳  
不作兩截

職勞章正見不息之事賦役不均不用分析一相形自  
見繁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然應是哀必非葛屨履霜

百條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入則舉其貴西入則舉其  
賤此際迴環不知正有如許快望左傳同官為僚

楊升菴曰察小總同官為僚亦指齊署同總為義毛  
氏白是試用于百官也

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取盡錫鉢用如泥沙氣象要  
知酒與佩亦在供億之外因西人需索不已出于無可

奈何不然東人耳襲瑤不給何有于酒衣服且不完何  
有于佩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云今

時之人以酒為漿似酒之薄者後漢與服志云君  
臣佩玉五伯迭興我兵不息解去徒佩留其條遂以為

表章詩曰韜之佩璲是也後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  
于珪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因而弗改加之雙

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為大佩銜牙雙瑞璫皆以白玉  
天漢以下足窮迫無聊之詞不言日月之光而言雲

漢謂其不能下鑑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源名曰天河又曰織女三星野足

詩小雅

卷之九

三

之章之成三角又曰儀之用帛一來一去是反報  
成章今八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則有西無東不能反

報而成章也鄭氏曰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孔氏曰肆  
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

在地為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隨天行七次也鄭云故  
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

東故日將沒而西見總是望其續日使長意天文志  
云畢三星如箕然特其名也故曰載施之行

董氏曰箕其體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  
星二為連二為舌連拱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

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疏正義曰：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

嚴云：首章言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殽，錄然而滿，其鼎有棘木之匕，揀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砥，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

詩肅小雅

卷之九

四

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頌之而出涕耳。

嚴云：小東大東，言賦歛小亦于東，大亦于東。

四月

通詩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徐云：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惟樂者過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夏則苦其焦灼也，秋則病其凋瘵也，冬則傷其迅烈也，蓋感時之亂，故過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有終歲不澤自寬者矣。

首三章，正見禍亂終日增長意。四月維夏，直至六月。

而身始祖，中間三個月，赫炎云：我無所，正是暑之病人，就影起，忍字出來。先祖匪人，以我為匪人也。須會意，得此一說，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久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蘇氏曰：夏既興，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沒，民被其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言其必至于如是也。

韓詩傳曰：匪變也，俱變而黃也。亂離瘼矣，遭亂離之苦，勿作憂之而病說。

民莫不敷，自傷之詞也。

詩肅小雅

卷之九

五

材全其美，而人化為惡，此興意也。尤，還作殘賊之尤，莫知者，只是上之昏迷不察，而信用有加耳。正與下文莫我有相應。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脩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我日構禍，所謂舉手挂網，雖動足觸穢穢，欲解脫而不能也。

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語正相應。

匪鶉四句，見不獨義無可逃，且見避之無益，與其遠歸之意不同。

宋言惟以告哀見此外不敢他及味其語氣想當時之亂有使人憐之不敢言意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鄧潛谷曰周衰楚最先叛盡漢陽諸姬豈四月所由作與

蘇氏曰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

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故思得王

者以紀諸侯猶江漢之紀衆水又云幽王之亂匪錫

而高飛匪錫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薇蕨甘杞

概以免于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

詩庸小雅

卷之九

六

其身也歲歲之生則芳春矣人皆熙々于艷陽我獨

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頃刻之歡矣

北山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役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通詩為役使不均而作首言偕々士子括

畫未老方將等意朝夕從事括畫々瘁鞅掌等意憂我

父母只是念子勤勞非以缺養也

詩天四句正可想出不均的意

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曰嘉我鮮我若以之為知已者

然終詩以區畫造作言然言外要見未老方將非我一

人之意

三章兩々言之正使人之自察有告勞意非怨懟之

詞

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威國百里

威々靡所騁恨其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悲情

異故設辭不同

毛氏曰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足力也

此言方剛言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

姚承菴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

可御矣德攬國事然故曰鞅掌

詩庸小雅

卷之九

七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

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而可憂者不一而

足故曰百憂然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不敢思可

傷也已車在塵中不可見與人在憂中不能出耿耿

耿小明也謂一事關心則惟此一憂獨明也多憂損

志多思傷神故曰自累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嚴云君子推轂小人小人既

進則諸客君子如人推轂六車大車既進則塵汚于人

不憐之也。郝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憐與共，故序備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傾事，所以可憂。

小明

通詩是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亂世之末，派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履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若云大夫有不平之情，而因勞思逸，大非其心矣。末以詩歸小雅。

卷之九

八

自免之道，戒之，蓋慶亂世，事暗君，外有無限之憂，藥內有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愈戚，我事孔庶，一則曰靖共爾位，疆圉之勞，臣獨力，固無以自勝，廊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効，故一則曰念我獨子，一則曰正真是與悲已念人，大半憂在國家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邀之于神，有原不能自保之意，萬里孤臣，全仗僚友。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明是戀戀思卿，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如雨耳。提是竹者居者，互相感傷之意，此

詩連僚畏諷，故以微詞隱諷，共人即下文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事之人，蓋反詞也。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

身獨事衆，正載離寒暑之由，玩獨字，便見非衆之所與，而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

景暮之時，入方收拾，而我獨休矣，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此句固無自咎遠去意，尤無義命自安意，只開閒說，有一段徘徊愁思光景，此所以念共人而出宿也。譴怒妄加，刑法反覆，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罟言蓋疎迷之佳，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

詩歸小雅

卷之九

九

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慶共爾位之共，靖共正是無安慶，親正直使得以行其志，正是靖共爾位之事，式穀景福，亦即作恒安慶上看。王伯厚曰：神之聽之，於和耳，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斥曰：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鄭潛谷曰：世亂則考聖有技，必真之艱虞，技之煩劇甚而托託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古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子貢傳曰：幽王出居于戲，賦小明。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此王曰小其明相其  
改事于朝明在下在大雅則謂之大明明上天在小雅則謂之小明不聞詩義

鼓鐘

按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而亦去淮上甚遠而  
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親也是後也未必無朝會而  
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備禮  
瑞徽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廢先法一轍而以為刺  
樂之不備而不根于德之不四何以稱焉

揚、涪、三洲見作樂之久意欲人君子暗指文武成

詩篇小雅

卷之九

十

康懷允不忘只說懷其人而不言懷之所在含意味  
無窮直令人接神千載之上

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四只理以御情同遊于逸周濫  
于樂意

憂信于心為之如故曰如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隱、想、出、樂、是、人、非、法、同、音、堂  
上堂下八音克諧也樂章有詩樂容有舞音律分明疾  
徐有節而謂不備也陶遠則曰鄭箋以雅為舞舞南  
為夷舞為翟舞三舞皆不備是求子以雅為二雅南  
為二南不知所謂二雅兼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

歐陽永叔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此王東巡之事無由  
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  
淮夷已皆不為臣宣王時常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  
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書不明初無此王  
東至淮上之事明矣嚴華谷曰此王東巡不經見然  
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淫四國傷賊  
伐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而後農  
故鐘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為聖人  
惻惻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詩篇小雅

卷之九

十一

楚茨

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以致之此公  
卿必力田以奉祭也首章包括下意逐章總是一致  
此詩自有次序祝祭于枋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  
祭祀于枋是也絮爾牛羊剥烹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  
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安侑者是迎尸以八拜  
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安尸使安坐是也肝  
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  
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遜酌以獻賓

是也。孔熈不慙，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昨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嚴微是送尸以馭微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微之是也。燕私則微饌以馭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遷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首四句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以祭神言，妥侑，專以獻尸言，獻尸即所以獻神也。安，初迎尸時拜以安之也。少牢云詩肅小雅卷之九

卷之九

十一

祝談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不言答拜，遂坐。陳祥道曰：虞夏詔于堂，然法延主于與尸坐其北，主人拜安尸而奠爵，米焉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則合于神，侑也。少牢云：尸告饒，祝獨侑曰：皇尸未賓，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異也。齊人主祭與祭皆有此孝敬，所發繫牛羊，現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利金其體，烹熟其味，治牲也。肆陳于俎，將進于廟，獻牲也。疏曰：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則六牲各有司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醢，注云：腥謂解而腥之，即割也。熟謂解體而爛之，即烹也。周禮內饔掌割烹之事，烹人掌供鬻饌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實，烹煮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醢，陳其賜俎，實之牲體，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又小子職掌祭祀羞羊肆，羊散肉豆，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詞，以事鬼神，祭于枋者，豈義以為礼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特賓客之慶也。神無不在，故特求之，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鄭曰：正祭于堂，俸祭于枋，俸祭之枋在廟外，正祭之枋在廟門內，儀文愈至，倫也。典則昭晰，著也。神無形，故曰皇，即如在其上之意，尸有象，故曰饗，即嗜其飲食之意，二句提以神為主。此章重記一事，孔戰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享神從獻，尸旅酬有次第，執爨孔云：饗爨以黃甫，康爨以炊米，少牢云：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康爨在饗爨之北，為俎，謂載牲體于俎，孔碩言牲體之肥腍也。燔炙謂云：量八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特牲云：主人獻尸云：凡適妻，婦君嬀妻曰女君，疏云：九嬀贊后薦微豆邊，是后

主供遶豆。由后能清靜萬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爾雖不  
恭。則不能也。有司敬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備主人  
主婦皆右之。司士羞房羞于尸。備主人主婦皆左之。此  
云三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選則模餅粉養。其豆  
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  
也。米在右陰也。庶羞。內在左陽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  
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有二十品。則內  
羞亦多矣。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平飲曰錯。  
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  
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

詩禮小雅

卷之九

十四

又自飲。再酌飲賓。與解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解。酬  
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  
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酌飲賓及眾兄弟。交  
錯以編。皆如初儀。祭饌。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  
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  
以齒。卒度卒獲。不言從獻之初。而乃言獻酬之事者。蓋  
旅酬時舒氣解顏。不復如向之嚴肅也。到此而終。無失  
禮。喧嘩從前之敬可知矣。神保是格。與下神保是享。蓋  
如是。而后可致神之來格。來享也。語意通重在此。下慶  
福俱不重。此與上章即享祀安侑也。祭飲而曰饗。

語者。古者于旅也。語禮也。  
孔熯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觀下文。則此為欲福受  
昨時也。通前奉祭之誠敬。而以此括之。見格神之由極  
有闕鎖。致告。致神意也。孝孫以下皆敬詞。齊者。截然不  
亂。獲者。敏于趨事。匡者。不邪。中規中矩。勅者。不忽。執玉  
捧盈。嚴云。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人君能建其有極  
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言天誘其衷也。  
交神明之終。即逮羣下之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事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燕訓為  
告。即告終之意。發二既字。上但登之位。是孝孫主祭時  
爵尸之位。此但位之位。是降階上面面。即未祭時分列  
之位。神無言。故曰致。尸有言。故曰傳。尸在門外。則疑于  
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疏云。祭儀云。樂以迎  
來。衣以送。送。云。神安歸者。歸于天也。儀孔主人  
之祖。佐食。之尸。祖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祖。則有  
司徹而歸。祝及兄弟眾賓之祖。則皆自徹而出。拜賓  
于門外。歸賓祖。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  
以酢祖豆。邊。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  
祝豆。邊。及姑姊妹之祖。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也。  
為嗣宗曰。尸出入。祭肆。夏。天子之禮也。考之儀禮。大射。

詩禮小雅

卷之九

十五

公卿即席。恭肆夏。則天子畿內公卿得奏。亦未可知。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異樂器同也。法祿對前既受福而言。神嗜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祿順者。順于理。時者。適其時。盡承既順且時言。勿替引之。就祀典說。此意。搃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又就此處補完。遂無幾微滲漏。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二舉。至恩旁洽。太和流行。實詩。小雅。卷之九。十六。

為受福之本。非備設也。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嚴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豐穰。祭祀北樂之修。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蘇云。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詞也。下三章。故郝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三行。周官以三農。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三

祀。不密失業。公劉古公。疆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氏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墜。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

信南山。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桑。盛。瓜。瓠。蠶。牲。初。先。後。而。以。黍。稷。為。主。

正義曰。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詩。小雅。卷之九。十七。

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原隰。王。百。穀。原。隰。之。功。于。人。尤。大。田。即。經。營。經。理。之。事。井。田。原。先。王。所。定。公。卿。特。世。守。之。未。嘗。有。所。經。畫。也。周。禮。百。畝。為。夫。一。閭。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井。十。夫。為。井。一。閭。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塗。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會。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深。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澮。澮。川。倣。此。其。水。則。遂。達。于。溝。達。于。澮。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洩。俟。旱。澇。此。言。東。南。其。畝。自。遂。達。于。溝。言。

之也。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逆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之入溝。非東即南。故云南東其畝。但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姑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畝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于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溝洫塗塗遂徑。皆為理矣。馮嗣宗曰。古之治田者。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東者。謂之東畝。其在南者。謂之南畝。故曰南東其畝。朱傳畝望也。望即是今之田。非必其中之高處也。古有遂溝洫

詩譜小雅

卷之九

六

澮川以通水之流。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切勿不開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防水之丘。計必不廣。故邵充欲使齊盡東其畝。久何疑于晉之戎車乎。而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又曰。或謂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未必然。竊意人道貴陽。賤陰。故只云南東。如陶潛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是畝亦可云在西也。雨雪以時。飲。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陸農師曰。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彭蠡林

曰。俗云。糧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語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雨雪。連調如此。優餘裕也。遲浸漬也。需滋潤也。是充滿也。俱以土膏之饒洽言。生我百穀中。要見案盛。俎豆於是乎在。方見薦宗廟之意。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項上兩章來。而上兩章意直至此。章始完。獻尸即以妥以侑是也。獻賓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不指尸酌酢賓。獻賓。必以為神也。

詩譜小雅

卷之九

七

秋祭。祭豕。豕。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不宜與黍稷對說。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於冬去。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亦主在黍稷而犧牲從之。蘇氏云。正黍稷惟饗之謂。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迎牲也。執其鴈刀三句。是用牲于庭也。是蒸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朱子曰。天池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体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氣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

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陳祥道曰。鬯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騂。刀。有騂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地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簠。合醬膏也。孔氏曰。騂。即鉉也。刀。鉉有鉉。其聲中節。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係也。牛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詩。小雅。卷之九。十一。特牲云。割刀之用。而刀之貴。其義也。聲和而法斷也。取血在腹之先。取膏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此時猶未端止。以備殺牲時。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血。謂以上。既灌。迎牲事也。苾芩。以上。既奠。非臭事也。合之所謂孔。明也。烝。享。即薦熟之謂。魚。黍。稷。在內。不。魚。酒。說。蓋上章清酒。只用以求神也。序曰。刺。此。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謂。魯。孫。古者事神之稱。不必專指成王。然詩以魯孫田之。配維禹甸之。又下文受天之

祐。及清酒騂牲之禮。謂非王者之事不可。序。必。未。必。無。據。鄭潛谷曰。信南山。思古農政也。甫田。郝云。此詩叙述之詞。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先後。總是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見得神不可不祭。而祭神亦以為農也。唯其為勸。故于或耘或耔。黍稷薿。之。時。髦。士。於是乎。烝。社。方。田。祖。之。祭。于是乎。舉。左右。自。否。之。味。于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於是乎。卜。農。夫。之。慶。於是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旨。焉。詩。小雅。卷之九。十一。首章可見賦歛之常。周。給。之。仁。巡。視。之。勞。勸。相。之。勤。重。自古有年。句。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氣。象。原。非。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立。說。今。遠。三。句。正。有。年。之。兆。也。箋。曰。倉。廩。有。餘。民。得。賒。借。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又。曰。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耕。閒。則。于。介。舍。及。而。止。息。之。慶。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祈。報。皆。一。時。事。即。盛。夏。青。苗。祭。也。而。祈。意。較。重。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溥。惠。于。下。即。溥。神。之。惠。孔。氏。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祀而祭之。曲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殊名而實同也。戡田，既戡，應黍稷，說報者報此祈者祈此也。祈甘雨，正以大藟之苗也。孔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夏原有祭也。若必秋成報賽，則秋穀已實矣，何事于祈？

曾孫來止，即首章之今遠南畝，又提起言之。以者，曾孫以之也。不重婦子，據左右，嘗否，不但是上下相親，亦有甘苦相同之意。不怒，根善有來克敘，自不怒中來，蓋和悅之中而鼓舞感激之道存焉。公見髦士，能休勸勞意。

茨梁城京，此秋收時，公私遠近之入，孰非曾孫之利，乃前既曰農夫之慶，而此復曰農夫之慶，見其以農夫始終也。是所以勸也。常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視

其年歲之謂。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愚謂一成之田，可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閒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教之也。天下豈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敘致，不能自已焉。

大田

此篇之所重者，在若曾孫而究竟曾孫之所以若者，非農夫能若之也。蓋農夫之能為者，不過既種既戡，載南畝，使至庭碩止耳，不能使虫之必去也，不能使澤之及時也。今以虫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故遂言報賽之事，為景福之祈。上章則曰農夫之慶，而此章必歸德于上耳。

田大，則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須擇種。箋云：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備耒耜具田器。既備，就今冬言，乃事就來春言。單耜二句，連耒耜法也。庭是不舉曲，碩是不低小，凡教士女，充國用，于是乎在，所以豐年為順，曾孫之欲若，即如其意之謂也。

苗生盛，則苗害不可不除。四畝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要其成功言，然宜輕過，只喚起苗害當除上。方房也。

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以在米外，若鎡甲也。由祖之去，害根君御田祖來。孔氏曰：食禾心為嘔，言其奸實，上雖知也，食禾者言假貸無厭，故曰嘔。食禾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蠹。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盜。自古早蝗，雖是相因，然而澤無時可少，若說害既除，所以望雨便多窒碍。天將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所以浸萬物，不須根君祈甘雨來。雨哉，公田不重先公後私，只兩澤以次均沾意。不獲禘五句，皆緣豐稔之

詩小雅

卷之九

十四

曾孫四句，與甫田不同，彼是勸農夫之勤，此則謝君上之心，報足耘耔之時，此則收歛之時也。一耕一獲，皆來觀視，此方是知小民之依歸，重祭而受福上，裡祀四方，蓋以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虫之力，上天典兩之功，亦四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賽禱之。朱子曰：賽者，報豐年禱者，祈景福。几祭四方，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景福不外田祿意。姚承菴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戕齊明，與我後羊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荐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荐也。

序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郝云：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蚕食，漸逼豐鎬，不穀年而化為黍，黍此大田，詩所由作也。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故及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邠雅，明變之可正也。

詩小雅

卷之九

十一



詩補小雅卷之十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續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簡齋馬元魁 全校

兩發馮元魁

瞻彼洛矣

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  
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為朝會  
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通詩關鍵在一作字安不忘危  
安乃可久者一保字福祿如此現前治安之福也萬年

詩補小雅

卷之十

家邦則久安長治之道也

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援天下之雄圖都六  
合之上游是以挾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  
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  
高貢所利貢道此意可見君子至止見錫京之止非不  
可以那居而必朝會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茨  
就人心歸附天下治安上說作字不是訓錄詩經此大  
司馬之法也只是天子親御戎服自然張皇震疊而能  
潛消天下不軌之心  
次章君子至止下要補福祿意

三章福祿亦指會同說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疏

云祿祿是蔽膝之衣合常為之以蒞燕之大夫以上祭

服謂之祿士無祿名謂之祿祿玉藻云一命緼敝黻珩

則士亦言敝矣彼註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

言敝耳士正名祿祿也鄭氏以君子為諸侯世子未除

喪士服入見者必因此也毛云天子玉璫而珩珩諸

侯璫璫而珩珩大夫錄璫而璫璫士璫璫而璫璫璫

璫璫也黃金謂之璫其美者謂之璫璫然璫金也白金

美者謂之錄璫璫璫而不及璫用其甲以飾

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詩補小雅

卷之十

二

郝云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

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咸康既沒周道寢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漢

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

子相傾賞罰備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

而思先烈也周京密近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有夷狄

之禍也保家室諷太子中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

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

佩刀諷以罰惡也

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失政而大東鍾鼓作失

諸侯矣。周且東遷。六師虛僞。備衛紀矣。故受之以瞻洛。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蒙華桑扈。為明上下之有交也。利窮而反。則窮而通。風終于邪。雅復之邪。其義一也。

蒙之者華

此篇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意。文章與威儀。皆中藏而發。應以末章作主。

葉：相承而光顯。君臣相得而益意。此其意也。洛邑朝而之子觀。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斯求治之心。故詩篇小雅。

卷之十

三

傾倒無面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便舍下威儀本德在內。

芒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有章就著之交際者皆是如。浩露之豈弟。蒙蕭之親光。采芡之匪紆。桑扈之藩屏。六轡沃若。不見升車攬轡。間有節有度。便是飭儀謹度處。

左宜右有。只借以形容。無所不可之意。處之各管為宜。出之不窮。為有末二句。所謂表裏相符者也。

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說諂並進。棄賢者之類。能功臣之世焉。

郝云：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官。否則世祿。幽王之世。女謁內嬖。望父家伯。澤小叔。而者。舊如家父。為伯等。皆不得違用。世家子孫。或有為人所傾服。而不得蒙慶。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故末章追頌先王功德。似諷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

王伯厚曰：蒙之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薦人。歷幽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孝。純之荀何。以請篇小雅。

卷之十

四

左之淵。儉唐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桑扈

此燕詩也。燕時所見者。重一個匪教。戰難之心。則匪教之切于平日。樂齊之度。則匪教之所形也。匪教雖主敬。言惟敬。能和一。是一既可。愛可樂。慶故曰：君子樂齊天祐之受。萬邦之屏。皆以是也。

屏者捍衛之。勿使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戰者收歛之意。難者畏慎之意。見其在國莊朝。只是此一。匪教之心。故功雖高。終不驕。情雖通。終不肆也。蒙賦曰：兕觥觴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觥為之。箋曰：兕觥。

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礼者其罰爵徒蘇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無款自溢然也。

記曰無礼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上下竭力盡能以立以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礼文焉。

### 鴛鴦

通章重萬年上蓋天子不雅于福祿而雅于悠久惟萬年則足以享此福祿矣前取興鴛鴦後取興乘馬愛之至也。

小雅

卷之十

五

鴛鴦匹鳥也者每雙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考之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故常載其左翼乃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上章且字自福祿就說言以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

艾字後字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寧其身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之也斯芻曰權銅粟曰秣乘馬為人而養公人所安故以取興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通自奉養有節也。

嚴云先王之時入澤設爵皆有時。教胎覆巢則有禁合

園掩岸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

鄭氏曰我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廐無事則委之以並有事乃于之乘愛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于福祿也。

解云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戕巢鳥亂于上剥膚取之而刈常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入思古明王而托鳥獸以比也。

小雅

卷之十

六

### 頍弁

既末章詞有來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不從小序則我子伐木行常之篇矣故始為情至之語以歎之終為危迫之語以動之前重為難二句後重為難二句。

音言與燕者其弁頍然。是賦倅不實雖伊何又起下二句為興也。孔氏曰爵弁士祭服常弁即戎冠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用。孔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儀禮男之乎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淮南子免絲無

而生。茯苓抽。兔係死。萬籬附松栢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信其勢必有與國同休戚者。鄭氏云。云。女。蘿。兔。係。喻。諸。公。非。自。為。尊。託。王。之。尊。王。明。則。榮。王。衰。則。微。矣。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無。所。薄。炳。即。楚。詞。所。謂。憑。心。也。天。倫。之。樂。既。叙。天。下。事。就。有。善。于。此。者。故。曰。有。戒。

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木。大。戴。禮。陰。氣。勝。凝。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與。酒。今。夕。君。子。維。宴。易。曰。日。晏。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同。意。

序曰。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與樂同姓。親睦九族。孤

詩小雅卷之十

特將亡。故作是詩也。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與樂同姓。藉以為詞。而告以敗亡之戒。非欲王燕樂之也。

郝云。未動以危言。而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教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頻弁之謂也。

車牽

此詩燕樂新婦。樞重德。奇來括一語。思而迎者。迎以德也。見而耐者。慰以德也。

德音。以相內助。理陰教言。果其來也。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模擬樂事之詞。要見追叙。

婚姻以時。故曰。辰。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碩女以德故大。箋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人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

雖無字。不重譏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羨新婚之極。而無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妻以配己。助德非較德也。故望其如此。孔氏曰。人燕飲。欲與賢者同之。

若非賢德。則不樂矣。上言雖無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

詩小雅卷之十

義曰。共牢而食。合盞而酌。所以合休同尊卑之義。

心寓。即好爾無射。飲食飲舞等意。

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懈心。懈心。即釋飢渴之望。遂燕樂之情也。此之謂燕叙始終。黃夷發曰。景行大路。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王孝經序云。有景行先哲之詩。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遂有景慕之說。皆始于明皇之誤。

朱克升曰。云小雅有鹿鳴。以宴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名燕。礼上下通用之樂與。

通用之樂與

沈仲容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婦安得有燕耶？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諫乃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崔仲危曰：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真其改德于賢女耳。嚴云：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更求淑女以配王，則度之甚矣。凡樂彼者所以惡此也。詩人

嘉淑女而不羨，旨酒嘉穀，則今日不妄其飲食之節可知。言無與而猶歌舞，則今日非無端之痛疾可知。

青蛇

青蛇

卷之十

九

蛇有二種：蒼蛇能通于俎豆中，青蛇則甚黠汚人物，

變白為黑者也。雖其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

席盤盂之上，其言不可不慎也。首章之六，意在言

二字凌章之興，重在止字。云豈弟者，有優容不斷之意，

諫言之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故耳。

交亂四國，明諫之醜禍遠，猶我二人，明諫之兆端微，蓋

諫之始，先導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國，故詩窮本以刺不

欲王杜其聽之端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蛇能汚白為黑，如聽人之惡，

善類，雖去復還，如小人之為，進雖退，故以取喻。

傳曰：言止于禁，欲外之令進物也。

前漢昌邑王傳曰：王夢青蛇之矢，積而附來，可五六石，

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青蛇，止于禁，

豈弟君子，無信諂言，陛下左右，諛人衆多，如是青蛇惡

矣，註惡即矢也。

詩說又云：青蛇，厲王之世諛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

省之初筵。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

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此詩也。飲

酒悔過，朱子本韓詩也，今從之。

青蛇

卷之十

十

通章重，勿俾太急，一句飲酒者，常始治而終亂，正坐不

知此耳。故極醉者之狀，而終因以戒之。

先三將射，必先行燕孔，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

飲，後張侯及子既耦，然後拾發求勝，孔節詳明，人心勉

勸，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其中未射將射，既射，只疊

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而後飲也。賓，如司

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肅敬齊一而不喪德喪儀，故曰

孔節。既設將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

位，故改懸以避射也。卿射孔，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還

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還之明鐘鼓之懸，則改矣。大射不

言改懸者諸侯與日行北零三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註舉耦拾發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儀禮曰卒射司射令設堂弟子奉堂升設于西楹之西庸者之子弟洗解升酌奠于堂上不勝者進取解少退立卒解進奠于堂下註云堂形似豆而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鐘鼓既設只重設不重遷

奉祭事不甚重下面祭飲上徐云純敬以上主人

獻尸也素爵能以上子孫獻尸也素爵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獻內俱有尸酢之爵即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素爵而舞與笙鼓相應以相切宋德著之聲容故可相通而相感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法也第故曰洽禮有不主非論于卑即八于爵故惟至而法有主有林蓋以既至為主而以主林二字足之非形容既至之實錫福句輕與祭者有子孫焉皆與于進事此解獻尸各展其能及尸酢受飲通卒其爵此見子孫之事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者有賓客焉賓手執酒將以獻尸室人乃賓客中所使令佐饌食者不為賓

加滿其爵非自獻尸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單就賓客言賓獻尸而尸飲乎二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也

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劉安成曰酒非有過飲者常至于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於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七慎始如終而已豈必廢惡而後免酒禍哉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慎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於傲慢而無節故必曰溫其恭反上抑上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言周欲中規折飲中矩擬而言議而動也至幅雖欲顧禮不可得矣

載號載吹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首容之不直也欺人是傍若無人儀一是不知人事禮是極盡醉者之狀既醉以下是真悔之詞孔嘉一句實見其不可不令儀耳且嘆而且戒之也反恥以上設法以防之或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乃丁寧以戒之也提是防醉者之過監察其惡失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淳于棼說齊威王曰賜酒太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徐云武勿毋俾都是不醉者慈中事式勿從謂蓋人至醉則勿從與言雖

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在摹寫意況上着神。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于人尤甚。故復以言語為戒。山無草木曰童山。故致羊而無角曰童幾。王蔭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酒如也。二爵而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滿已退。

禮泰豕為礼。非以為禍也。而欲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倫酒禍也。

詩小雅

卷之十

十三

徐云。衛狡姬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故徐氏沈過。而武之意念深矣。賓楚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歟。夫武王誥康叔。木以禁其飲也。而反曰洗朕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遠。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倫酒者。豈自有在。非必乎孝恭羞者。燕射登享。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懲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傳曰。林君也。箋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之福至。得萬國

之心。此從序刺幽王說。

魚藻

此詩不從小序。較天保猶為渾厚矣。首言樂飲。末言安居。提要見治安氣象。而以在鎬為一篇骨子。見其一入御極而業不偏安也。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食。猶吾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衆流喻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那居。即汗與優游之慶耳。不止以飲酒說。

詩小雅

卷之十

十四

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嚴云。水涸則魚樂。今淺水。魚樂。而魚在焉。既露其背。又露其尾。至依于近岸之蒲。柳。又淺矣。猶言魚在于涸。不匪克樂。喻民之促窘迫也。金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將至者。然民失其所。而王樂獨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樂哉。法序以在鎬字。遂以為思武王不知在鎬之有危意也。

采菽

通詩以彼交匪行一句為主見齊予之宜也

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樊

纓七就是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衣以錫上公及黼

以徧列侯是也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

威沸七句序其來朝之儀而末一句則驗其至也須見

侯度整飾有嘉幸意正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入覲獨言赤芾和幅者蓋覲君將以行礼芾為膝微謹

拜跪也幅以束胆利趨跚也毛云諸侯亦芾和幅

偏也而自偏束也鄭云太古蔽膝之象也是服謂之

詩小雅

卷之十

十

芾其他服謂之韠以常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有羊帶博二寸腰本曰股邪幅如今

行膝也偏束其頸自膝至足故曰在下今之布機是邪

幅之遺制匪行句最重由外面看透他心事不專指

儀度說箋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也以禮樂之乃

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中重之所謂人謀

鬼謀也

敝邦采福樞根匪行來三軍之法曰敝鎮重之義也

平者辨而不離治而不亂提見威儀整齊意所謂

追琢其旅也歸本諸侯上

天子葵之言天子能度諸侯之心而忠赤受知于君也

優游見非出於畏威懼罪勉强不得已之意亦見不

獨在朝能敬在道必敬矣此與便左右句皆用意點

綴題外生波言外極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

序曰刺幽王也懷優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礼故微會

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矣孔云即舉火威諸

侯事也

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

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又云所以待彼者厚則匪行

之交應矣是目下之忠敬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

詩小雅

卷之十

十六

行天子所予

角弓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諂諛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杜鄴曰人情思深者其發誼愛至者其求

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所為作也篇

中相怨相贈之兄弟即諫佞之兄弟也必親王有猜薄

之際而中之故歸之於君子有微猷爾無晉遠也一諫

人而喻之曰老馬喻之曰孫喻之曰塗曰雨雪可謂刑

容殆盡

邠云詠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為刺辭赤色彤弓周人



而高以貴戚也。角謂也。以此不佳。子屈強之物。以比  
王驕亢也。角手張之則來。一犯便去。兄弟婚姻。親之  
則近。一疎便遠。言當有包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  
子人。以六材為子。謂幹角筋膠漆漆也。此言角子。蓋別  
有角子。如今北狄所用者。犯則休反。若不泄。不復任  
用也。

下三章。抑揚說重王化。上人性無常。惟上所賦。衛叔  
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兄弟兄

之。問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意  
念稱之。推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介。

詩小雅

卷之十

十七

聖不少。假借以遞來。吾以通。往情散而不屬。構而  
目深惡。給禍積何時已乎。所謂累星度雲。妖氣屬見。皆  
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俾有裕。交相為瘡。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真可謂熟于人情者。于世故者也。詩有  
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若彼此逆相責  
望。已自緊急迫狹。豈不交相為瘡。  
兄弟相遠。根于愛。餘不讓。不讓則爭。則怨。則怨  
之大。抵小人之性。可一。而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官。傾  
危操梓。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一語。千古小  
結局如此。

老馬章。形容受爵不讓。意殆盡。凡不當力而事進不止  
未有不敗亡者。如食宜僂。如爵孔取。正諷以知止意。雖  
然。民性雖薄。而轉移之柄。豈在他人。我故下文欲其以  
徽猷教之。

劉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  
友。此之謂徽猷。

蘇氏曰。雪消于見。親言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殺之。  
不釋然解矣。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喻得  
抑之遠如此。

驕者。遠兄弟婚姻之本。玩俾有裕。正驕之反。聖

詩小雅 卷之十 十八  
謂以夷狄之道待之也。就九族不親。倫紀敗壞。上講  
詩故云。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

錢云。爵酒爵也。嚴云。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田  
畝。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且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反顧。恐其失路也。  
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

禮大傳曰。人道親。是故有上治下治。治之道。是故  
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若此詩所刺。周之宗盟安在  
乎。

莞柳

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適焉，所謂甚驕也。易子靖之靖字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無有梗化，亦所以靖王室也。至曰居以凶矜，則有與之畏禍，不能自靖之意。

郝云：楊之垂者曰柳，倭也。柔脆之木，喪車公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顏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彖曰：剝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名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

諸庸小雅

卷之十

十九

都人士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明德歸一。傷今不履見古人也。舊說為思文武成時，非也。玩詩詞似是及見都人之盛者，詩故以為厲王流穢，久物墜失，詩人想見昔日都邑之盛，而作是詩，理似近之。蓋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於衣服。王都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王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此屬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炫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各章以彼都人士呼起，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篇中言臺榭綈櫺，綈直如髮，有材座下里意。言先耳瑋寶，言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這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狐裘黃黃，是言當日服飾之盛，所以可

思者，全在不改有章四字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焉。各章即不止言此，而莫非此意也。行歸就今日說，萬民所望，不今日追想之詞。當日不知也。言昔時之莫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於周，再觀昔日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望乃快睹意，望在彼則厭在此可知。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提

此可知。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提

諸庸小雅

卷之十

十

都人士

前求則冬所衣，此豈則夏所用。猶布冠制小，故言操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鮮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姻也。韓奕云：為韓婚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婚與周室為婚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韓共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氏有戚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傳屬帶之垂者，疏昭四年左傳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黃尾言黃尾自毒也故以為螫螫者尾捷然似婦人髮束曲上卷然也禮飲法無髮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然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髮傍不可飾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美當時之寬舒今其之迫促俱可想見。

采綠

通詩提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模擬也方采綠而思髮之局曲則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名只大約言之報子等提是無往不與之俱皆意中事所謂詩詩庸小雅卷之十

中景也

徐云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体俱是托言毫無事實古人各情等况大都若此

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詩云人情者聖王之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復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黍苗

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名無不切懷歸之

想者此詩而言哉竹既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竣役之意見當時由伯芻無功于周而宣王封之勞民勸怨謂必而不免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提重召伯勞之一句下章請功之成王心之寧皆本于此。昔之謂匡畫董治之也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成功包誠也官室廣廟門社等原隰泉流下文復抽出言之耳。謝功莫大于體理相其原隰因高而高因下而下使皆可田只是辨土宜意泉流就溝洫言實確視也。不疆理中事既平既清則賦稅有出旱澇有備而富國足民宣王賢賢親之之念用是慰矣故曰王心則寧。周禮稱入掌

詩庸小雅

卷之十

廿二

稼下地以澆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澆圃水

沈仲容曰黍苗與茲高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要作于

行役士庶茲高鋪叙宋濂作于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侯享之范宣子為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膏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

序曰刺幽王也。不能齊刑天下卿士不能備召伯之職焉。徐云兼言替謝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管謝

焉

也。三章平淮也。肅。二句皆謝也。烈。二句平淮也。謝有微田王之事。誰有微疆土之事。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指皆謝言之。存以備攷。

### 限桑

通篇俱是喜之上詞。其樂何如。是難名其狀。見其非尋常之樂意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德音孔膠。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退不謂與與中心戴之。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象長轉諷誦如見其人。

### 詩小雅

### 卷之十

### 三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邇云桑喪也。桑可為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 白華菅兮

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伐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芳。若夫婦離隔之小者。不知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上欲其深恩而得之也。鼓鐘于宮。二句。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氏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鴛鴦非獨比有常。雌雄一德。死不

相背。凡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為比。扁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娶失節之婦者。是已失節之意。

許南台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黃東發曰。露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菅茅。

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徐敞弦曰。灑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鑄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灑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何以解。孔氏曰。無釜之灶。其上燃火謂之烘。陸農師曰。驚不能汲水。終日停立水之急。

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楊升菴曰。信天翁。其性食魚。而不能捕魚。箋曰。飲左翼。

詩小雅 卷之十 廿四

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不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良善也。王無咎已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臆。毛氏曰。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綿蠻 提是無可奈何。而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此詩比體。與碩鼠米芾一例。其初托言于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飲之食之。望其周邨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該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陳行之曰鄭箋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乃以微賤謂士恐民之困于財力而毒焉者也或泥後車之載作干進之言噫干進非熱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為賢矣

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藝為民三曰服窮四曰節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綿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度矣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飽食教載之故作是詩

魯申公曰綿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詩屬小雅

卷之十

十五

之而作是詩

詩故云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拔柱所由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役征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新葉免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幅：教葉

此詩見苴不必佳蘇教不必異候會疎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

徐士章曰置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

恭聖賢詩以燕賓者教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

鄭氏曰凡治免之宜鮮者毛魚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古者蔬以茹羹未聞徒羹教葉者禮有免羹免醢不聞用首者表世荒簡景象如此

漸：之石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教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詩屬小雅

卷之十

其

曰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磧利傷人之足劉馬之疏不可以踐履而且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今五溪之路莫不如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畫者山間之重：相間遠不可及承白頭知從前之苦而矣月離畢則又將雨之驗也人情勞苦如此何能制勝環顧所謂智慮廣而憂患專也

蘇氏曰承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承則則居陸駭則涉水故承之進而涉水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于涉泥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俱而深謀阻兵以自故勢之相激其

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遠他矣。使武人征之。而尚何以及其他哉。蓋不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別是一說。存以廣耳目。

若之華

序曰。大夫憫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憫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故作是詩也。

若柔脆之草。其黃其青。搃無多時。此周將亡也。詩故云。羊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雷。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飢饉。而我馬是生焉。

詩譜小雅

卷之十

十七

何草不黃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何日不行。盡民力也。何人不殄。盡民情也。

輔氏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投使之繁。歎征行之

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

為矣。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序以為幽王征伐不息之詞。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

征伐。當即舉犬召諸侯師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曰機

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彫敝。不可見矣。魯申公後以為。桓王之世。代勝薛唐。祀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詩小雅

卷之十

十七

詩歸大雅卷之十一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文王

通詩歸重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四章之敬。則其德之寔也。篇中反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德。所以受命。後王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卷一以念祖為言。丁寧鑒戒。亦是惕以念祖也。他日成王曰。敬廷天。

卷之十一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其于敬天法祖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章首四句。以德受命之大意。已盡。下四句。不過詠勸之辭。首四句。意串中二句。申首四句。重德上。命因德而受者耳。既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到文王格天之神。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見。周之所造。無非文王也。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不靈。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遠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者。方應其期之謂也。陟降左右。是文。

德與天合一處。蘇氏曰。陟降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若。與天如一故也。

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陳錫俱根疊。來。蓋周公告王。欲其着力修德。非但求之窮冥恍惚而已。疊。即勉。須以純一不己。貼他。以下六句。總是一個陳錫。頃重講福。文王福孫子。正所以報文王也。周士孫子之輔。故併及之。不顯。亦重修德上。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

大雅

卷之十一

二

故世之不顯。當無周士本身。與其孫子言。猶是謀王斷國內順外威之猶。翼。即不敢怠荒意。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其顯何如。生此二句。亦見天今之有在。聖化造就意。輕。惟有此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禎。以寧。只在治道上。看。若論文王無逸之衷。到底不寧。蓋臣道代終。而求寧。觀成有所藉。尚安有不寧也者。總承翼。來。徐儆弦曰。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期。生於文王之國。商不得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反覆言多士之為周禎。見情德不可無藉也。

有欲當時君臣交敬意

穆、章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虞凡入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萬米者有之。緝如緝麻之緝。光明者。敬之本體。繼續之使其常惺。即所謂不已其敬也。神之所以昭。聞之所以不已。商之所以廢。周之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下之修德。脩此敬也。永言配命。緝熙此敬也。假我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天命耳。服事也。用也。言服行其職也。曲禮曰。艾服官政。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三

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今服于周。所謂常也。常服黼。雖是禮尊先代。而就中寔寓微意。嚴云。洛誥王入太室禋。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准於地。故謂禋。毛氏曰。嘒。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是一篇呼喚精神。虔前。後人意。俱得此提。醒。

無念爾祖。四句。總一念字。蓋修德以永配命。乃其實念。虔也。修德只是一敬。永言配命。只是一緝熙敬止。而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徐玄扈曰。註中兩自字。極妙。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修。命曰自配。故福亦曰自求。自

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殷之配上帝。語意含。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覺凜凜。呂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權。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末章。是法文王。即所以法天。總是天與文王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殷紂之自絕于天。以纖德彰聞之故。宣昭義問。此所以無過爾躬也。文之令聞不已。本章。穆、來。後王之宣昭義問。亦由修德永命。來不在聲聞上。著工夫也。有虞。敬自天語。意連下。不屬鑒。衆上說。非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儀刑二句。不辭。庸大雅。卷之十一。是另起一頭。只是歸結上文。語氣有。叮。呼。反。覆之意。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前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曾不語禪讓之事。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



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大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詩二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復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通章以明、赫、暨到不易惟王而以會朝清明與明。明相呼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正與赫之命相貫通。虞武之上帝臨女正與赫之命相貫通。紂以此失武以此得天人相與之迅祖宗勦業之難天位可易據。詩篇大雅卷之十一

五

而四方可易扶哉故曰不易維王。

明者明而又明也即如武王伐紂尚有不仁不孝之。議若非念頭上打疊得乾淨此心靖世安民之念。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冀永清之烈故。論一人念、常明論一代世、常明故曰明、在下少。有不明明便不能常赫矣難忱不易一串說末二句証。以穀亡之事全重使字使者天使之也天有推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孔氏曰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紂紂立為后生受。故為正適。

追本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婦家言之曰東嫁就夫家言之曰嬪維德之。行德順則柔彼此美稱者有相頡頏之意。

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以取之也。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詩篇大雅

卷之十一

六

惟翼、而始能不回也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明德文曰。予懷多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嘿、招來憐、眷。顧之意。陳氏曰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體何等小。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栗、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四五六章歸重武王一氣滾到篤生句全以天字貫到。底有命既果亦一閑目惟命集不可無承命之人故武。王不可不生惟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作之合也。

兩在字亦見天意有在之意天命必有兩獸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視之久而春碩之深固不輕集也鳥止為集有審定之意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現天之妹若與天為伯仲然在有純一之德上見妹少女易允少女曰歸妹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倒叙法也要看一祥字光字紫承首句來郝仲興曰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既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亦謂納徵也鄭氏曰欲其昭示後世敬婚禮也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七

太任母而太姒婦故曰緝生文王而又生武王故曰篤燮有和順意蘇氏曰兵者陰謀逞德也而曰燮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上帝臨女此誤為衆心勸詞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而非武王之得已也煙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源郝云赤馬白腹曰駟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以為一代之制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惟德

顯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蘇氏曰肆緝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武城戊午師渡孟津於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辭于戎師前塗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响聲之相應豈苟然而已哉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八

通詩歷叙前世之艱難見守成業者不可不思耳瓜瓞興至緝生止歸云民之初生與緝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成大有興起之勢故曰文王緝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叙太王獨詳者正欲知創業之難也絲二字不可忽惟綿不絕乃能致之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乃能致此如今日華夷一統天命維新是個大統局又孰非草昧之初莫延不絕之所致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民之始生也

不甯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也。中微漫振。若初生者。然陶復陶穴。俱自民間說。陶甯甯。復重甯。謂甯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甯。炷者。一說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穴。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朱公還曰。夾皇邇過。雖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立地。所不能無耳。

來朝四句。見太王舉動光明。當問闕去國。而必相土。擇居。規模宏遠。種。皆與王之德。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海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

詩大雅

卷之十一

九

周原。若天造地設。以待太王者。所以神人協謀。邑居可定。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藉之于卜筮。衛文還楚丘始曰。望景觀。後曰。卜云其吉。是也。

周禮。春官董氏掌三燔契。以待卜事。注。契。灼龜之木。士喪禮曰。楚燔置于燠。在龜東。楚燔即契也。卜者。以楚燔之木。燒之于燠。燠之上。火既然。執之以灼龜。燠止左右。居民也。宜。訟。疆理。授田也。總是執事末二句。只重一周字。一說宣道溝洫也。而廣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可宣。畎導不失厥地之

勢。則田原可宣。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廣。今彼彼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室家。兼廟室門社。但載主而行。必先安其先靈。故首及作廟。易華及渙之義。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

周禮。鼙鼓以鼓役事。傳云。魯人之皋。者。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鼙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以鼙。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

詩大雅

卷之十一

十

即之以鼙而不止。

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天子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云云。家語。築土為垣。推木為主。設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宜。公云。宜者。祭社之名。爾雅曰。以兵為難。應有負鼓。祭之求福宜。故謂之宜。春秋傳曰。晉宣社之內。自太王說到文王。歷敘世業。連却王季一段。木枝道通。

中間兼有此意。持不明言耳。太王始基王迹。其內修外  
據。有許多作用在。厥問正宜恢拓說。犬羊之性。乍  
真。其慍何足以累我哉。追中原勢盛。而胡運遂衰。正由  
世德薰蒸。以致如此。蘇氏曰。古公之徙于岐周。其心  
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姑與之為  
無憾。而及其開暇。以修其政令。凡所以為國者。既已備  
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矣。

厥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之意。在威靈氣焰上看。蘇  
氏曰。太王肇基王迹。至于文王其始。猶國于岐山之下。  
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國于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于豐。其地既廣。  
其所服從之國。久矣。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  
于西南而已。未能及于東北。虞芮成。而東北既集矣。  
凡言受命。必言佐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而  
成。故後王。得思以用賢也。然予曰。四句不甚重。只嘆文  
王得人之盛耳。若歸功四臣。便不得模擬之旨。  
歐陽永升曰。初頃太王遷岐。後乃曰虞芮成。厥成。文王  
厥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一也。最是文之高致。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概模

疏義曰。此詩亦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  
故也。早麓思齊。皆是此意。文德在勉。上看出。上。正  
勉。所流露。而壽考則盛德中久道也。通詩俱就人  
心上摹寫聖德。

前三章見文德為人所趨。獨言祀戎者。以國家大事在  
祀典。戎奉祀易怠。行師易畏。此文書式。家重。而人  
心之易于渙散者。故以此舉似。非在衣之範。止此二事  
也。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作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二

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  
行裸事。非獨一人也。淫舟衆楫。即胡越同舟之意。略  
無勉強。六師趨文王。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也。蘇氏曰。惟  
又謂之精。

天象大而感其文。典君德久而感其化。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黃佐曰。縣液平析木之津。昭回乎東  
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沒于南方之天樞。此雲漢為  
章也。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  
追琢就是文。金玉就是質。勉。是綱紀所在。重發勉。  
為得。疏義曰。從而舉之。使皆有繫謂之綱。詳而理之。

使皆有所属。謂之紀。皆是連比之意。而綱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語錄云。四方在他。像索內牽着便動。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

嚴云。薪槱喻文王養人才。或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材也。崔云。文王作人。外則使其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其有質。曰金玉其相。

郝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免野人。皆為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壹一。一區別程量。從攬群英。綱紀不壞。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遠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三

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群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祀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裸尸。諸臣酌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為本。恒情協共。莫如同舟。淫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壽於雲漢。物業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旱麓

通詩歸重文德。豈弟君子一句。家重。蓋天地福祿種。旱麓和順之氣。所凝成。故嚴厲乖戾。便有許多慈慘出。

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凝聚。此豈弟也。在天則和

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睦。在國則怙

胃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期福祿而福祿歸

之。自是實理。以旱麓榛楛比者。人之承福。猶物承天

早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為君子干祿

之比。榛可以供籩。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

夫山林園囿。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

而何易樂之有。為論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

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四

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次章要認註中必字。

三章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若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

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

也。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有欽。其祿哉。必使天

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邪其昌。然後為福也。全重豈弟

上雷霆一發。潛底震動。此之作。未免動乎氣者也。君子

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易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以下舉得神獲福所以終于祿豈弟之業也享祀內重  
發豈弟之德惟馨之意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諫  
愿也嘉栗旨酒言其有嘉德也勞者得為善之利不  
虛作德之勤也求福不謂即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  
正也

序曰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季  
申以百福于祿也

郝云文王以下諸詩雖皆咏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

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  
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五

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于祿降福也

思齊

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通章以純字為主文王之德不外一敬與和并遂而  
亦臨么保則和敬之無時不運也

郝云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  
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解

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二南之化始于宮雝享于祖考建于家邦故首言母妻

之賢和敬藹于閨門而培植後也次言宗公之惠和敬

享于鬼神而感通遠也次言德純雖爾遭大難而不變

次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醞釀于爾雍之

無射而造端于齊媚之徽音者哉噫此其所以可咏

思齊婦德端莊也思媚婦道和順也即此便是爾雍張

本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說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

毛聃邴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文之昭十六并伯

邑考武王為十八人亦可見其多矣

神之怨恫微而難知非仁孝通乎志意不報人曰家難

而國易使臺屋有愧于隱微寡妻未易刑也况兄弟與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六

家邦乎舉二端而幽明之理盡是矣俱重文王身上但

微德自然全不費力惠有藹然相決意刑有截然相爾

意施德于下曰惠文之敬止惠鮮其德武追孝有出于

先人想望之外若加之惠者也因怨恫必從心精懇契

說閨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作法微毫無愧隱微之

間若有微刑在側者然妻子之宜與兄弟之和原自相

關故曰至御者迎而迨之若庖丁治牛迎刃而解矣若

子以一國為家故曰家邦

肅雍自是文王本體特於宮廟流露耳臨與保則皆常

人之心以形容之妙在二亦字

少王夢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故曰不瑕。學古有獲。終則聖。便非性生。故不專藉于此。太須玩而亦字。德以已成言。造以用功言。無歎即肅雍臨保意。所謂純亦不已也。

張耕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故為功用之全。故概撰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此東萊所謂聖人永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之大德也。有哉言矣。

皇矣

全篇大旨。在求民之莫。然莫民者。必明。德之君能之。詩篇大雅。不卷之十一。十七

故叙太王曰帝。還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者。帝者其山。帝慶其心。帝謂文王。德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君人者。必明。德于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不負上天立君之意。

太王遷岐。疑于畏狄。不知春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重看。下二國字。四國字。兩字。

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頌字。俱與鑒觀應。二國字。說夏商夏為桀無疑。而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也。言商而以夏配言之。猶於高麗中而及甫也。究度是尋莫民之君。尚未着太王說。

太王遷岐之事。重帝還明德句。作屏桀舉一以例其開關耳。莫民之德。豈專在此。且此亦人物漸盛所致也。漸以開關。則昆夷自遜矣。昆夷通即于開國裏見之。帝還乃作屏以前事。串夷句。輕粘帝還句說。厥配句。帶言之。與帝夷不平。以太王之賢。無姜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天意耳。作屏修平。去甚死而存其生。落開懷別。去無諸備大雅。不卷之十一。十九

用而存有用。皆推亡固存。截培傾覆之理。所謂受命既固者。見天命不輕與人。既已畀之。尚迴翔顧視。無非求民之莫而已。受命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業。是解經活處。天主厥妃。不專是理陰教之說。會作對以生王季之意。

帝省三句。不甚重。不過欲自太王。說到王季上去。然就味帝省句。而謂難堪不易。于此信之。惟木拔道通。乃能體求莫之心。而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也。本。是為君作邦。反以為邦作對。同心四句。正言季之德。而為天作對之意。言同心。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鑒。

則謀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無意無必。忘爾忘  
哉。其于天顯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即堯舜禹之授。  
受其意亦只如此。張叔翹曰。按王季之友愛其兄者。  
不拘于形迹間。故曰因心。萬慶錫先正所以成。因心  
之愛也。

帝度帝躬。猶云天備其衷也。子貢言天休。以此意。說  
焉。是或主受讓一事言。度心故受讓。無吝迹。猶音故受。  
讓無間言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賁慶  
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九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徐云。王季上承太王。下開  
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  
德而已。又云。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曰無忝。盛德  
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曰靡悔。徐微弦曰。王季以弟  
受讓。文王以服事殺。比于文王而無悔。則其德至矣。  
受祉。即受祿無喪。施于孫子。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呼  
重靡悔之德上。

伐密。玩下文以密地作都邑。分明是有所貪利。故先把  
文王一點清白的心事說出來。看他無畔援。無歆羨。把理  
欲。閑頭打掃明淨。毫無覬覦貪得之念。達到光潔之極。

此之謂先登道岸。雖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爲周祚  
以對天下。即此是登道岸矣。豈畔援歆羨乎。正與莫民  
相應。二句亦不平。蓋屬國相侵。昌稱屏翰。周家之威既  
損。則人將恃誰以無恐。故篤之。即所以對之也。篤是篤  
厚意。對是仰答意。

依字就心說。與不震不動意同。呂東萊曰。用兵必有  
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  
荏京。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  
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還其重器。異矣。  
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衆人之心。從根對天下來。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

文王係人心。不關邑之作。不作。但昔在岐周。則人心係  
于岐周。今在新邑。則人心係于此也。徐微弦曰。文王  
伐密。還都程邑。伐崇。還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還  
豐。不言還程。何與。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言在  
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疑此  
即是豐。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豐在岐之東南  
三百里耳。

伐崇。而又本之天命。尤見非私仇也。此因文王有德而  
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聲色憂華。皆知識之  
用。帝則亦非必屏此而愛之。第知識不忘則愛而之人。



知謫忘自順而之天耳要見只在規矩準繩上走如從

心不踰矩之說皆出于無意者

上帝春生而致附者是仁以則其生全也上帝秋殺而

絕滅者是義以則其肅烈也而四方句家重正見民已

莫意無悔者王師不暴服其德而不敢應援也無拂者

王師無敵畏其威而不敢畔逆也張七澤曰崇為仇

方者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註引史記似只以諸西伯

之事目為仇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復仇報怨之舉矣

王藻云聽响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尤耳曰獻罪

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按戰國策魯仲

詩肅大雅卷之十一

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

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文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文

王砥德修政天下二番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怨伐余一

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尤傳謂文王因崇

亂而伐之亦不言譖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

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說耶

序曰美周也天監代殷若莫周一世上修德莫若

說通名以此詩單述文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生

也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作對謂文王三言

天命文王之意自太伯之外王季之嗣之日已定矣詳

言讓國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

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

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

晦迹于樛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

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

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

后世亦誦三讓于不義耳

靈臺

此是樂括民樂之詞以為詩呂氏云或疑靈臺之詩

詩肅大雅卷之十一

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學校勸入此未嘗

深考三代人主典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暫御征行之危

役無兩往而不與後豈獨為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

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呂東萊曰作臺主于望氣視從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

以踞踰精神節宣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箋曰

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不

止神速之說杜預曰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經

者度地為基營者植表以識其方位勿亟子來只形容

民之趨事發于中心而樂而勉此緣平日父母孔邇之

恩來非因勿亟之令也。

真西山曰：鹿之在園，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飛鱗，各安其處，此所謂不驚擾也。劉氏云：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役御非少，不驚不逸，而依服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兩在字，是擇宵肝之勞，而暢茂對之懷意。

舊謂鐘鼓即懸之簋，葉者非是。蓋簋是懸小鐘磬處，簋鏞列于東西序，非置于簋葉者。於倫者，立號立動，不紊亂也。於樂辟雍，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和氣宣暢，藹然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音樂之可樂也。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闕，復奏必自鼓始，故聞鼓聲而知方奏其事也。要看出民心幸其有此音樂，惟恐其竟之意。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陸農師曰：鼉以爲鼓，皮堅厚，鼓聲逢然，象鼉之鳴。說通云：攷八音之革，皆以牛，無用鼉者，鼉鼓象其聲也。故曰逢然。姚承菴曰：即一消息中，未必無曠史進規，御鑄我聲之意。

楚辭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橋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殫

既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飾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名爲樂名。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其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楊升菴曰：魯詩解云：辟雍宮名。項曰：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青雍，則辟雍胥雍西雍皆宮名也。

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下武

通詩美武王之孝孝者通乎古今而無父也。實乎字。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求德。在于孫為繼武。在今日為媚。在萬年為有依。孝之分量固如是也。徐云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創基主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求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無非曲辭。先人克全孝道。雖化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謀。庚孔子所稱善述述意本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述扶萬世之名教。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五

王氏曰。太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哲字理。下求德之根。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惡作奮。起也。親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慶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觀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故作者以述而善作者也。徐云。天下人心。不過一理。求世德而長興理。無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偽也。求孝思而為法。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非分所拘也。若求成王乎。下土武與配京嗣服。只是一意。詩人只要發

司孝以備肅。故言不一而足。連綿說去。不必分三四層也。嗣服就孝上說。不可專就業上講。徐云。凡人心有私。便開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憂。與天下志意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毀不萌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為能開揚光大而已。

猶天人以形容武王之孝。正見創守一道。天人一理也。只重昭昭二字。在武王。有以昭之。匪闇闇人自為也。配京之孝。真可謂萬古無極者矣。

序曰。建文也。武王有聖德。漫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六

展云。下武者。見武王之心尚文而不尚武也。

詩旨只言。上篇之選。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還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還鎬而稱辟靡。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開出。幹旋補救之意。有聲以王靈丕振。神武奮揚。諸侯懷德畏威。四方聞風。仰慕暗舍伐崇。作豈意通求二句。只是視民如傷之心。大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三之盛節。出于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盛衰興亡之攸判也。今文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毫私意。

于其間也。故曰克君。

意重作豐。以武功為張本。自從天命說來。見伐崇非為作邑計也。

制度狹小。則功易就。似乎棘歌。故表其心曰。適進來者。

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邦。而

曰順比。自來相承家法。上言受命于天。此言追孝于

前。

四次就六州人心言。維翰如牆。賴幹以立。一般即艱窳

賴之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是也。勿入諸侯字。徐云。彼

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廿七

王三分有二。格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有

待于武王也。孟子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

王之心。

鄭氏曰。堯時。豈水泛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豈已

然。豈水之西。鎬京在。豈水之東。維辟。無諸侯百姓言

尊之為天子。而政教號令。無不從也。兩言四方。攸同。俱

就豈說。然一同于文王。謂作豈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

即豈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

妨也。維翰是得人心。此是一人心。所以載遷鎬之

章意重遷鎬。辟非乃遷鎬中第一件事。記曰。古之王

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服太子思。只心悅誠服之謂人。知武王之得

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

辟靡為言。黃佐曰。西而昧谷。東而陽谷。南而明都。北

而幽都。此是四方之極處。又曰。逸周書。豈鎬相去三十

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靡。至武王乃始遷

維。正之。見叛業之不苟。所以謹其始。言厥孫謀。見垂

裕之不輕。所以慮其終。

孔氏曰。豈水猶以潤澤生芑菜。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

人為事乎。此與覺有味。曰燕翼子。以不翼。則不燕也。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廿八

徐云。此詩各章俱說安民。獨此章詒厥孫謀。乃言武

王為子孫立業。不知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其自為

輕。若專為子孫計。則后世帝王若秦始皇之築長城。六

計之非不深。可謂詒厥孫謀耶。又曰。為萬世之子孫謀

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序曰。繼伐也。謂武王繼文王伐崇之功。而光大之也。

徐云。周追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

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

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

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

武也。武王無子，胎孫以終文也。故曰儲伐。

生民

序曰：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生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生民尊后稷以配天，通詩歸重后稷以天為主，本其受孕降生見棄之無以見其受命于天，是以初而有志于農，見其性出于天也。長而有功于農，以肇封祀，是久体乎天矣。如此則無負于天生之意，此所以奉配天之際而護格天之運也。

周人之生，始于后稷，猶曰初生我周云爾。孔氏曰：禮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廿九

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矢，執弓矢，冀其生男也。嚴云：古無巨跡之說，特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藉口為是說。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謀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刪之久矣。今依毛以敘高將事，竊歎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謂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敘為母指之說，合二說而取之，可以為秉矣。孔氏曰：正寢之室在前，燕寢之室在後，側室次燕寢。

之旁，生子不于夫之正寢，及妻之燕寢，必于側室，不敢當尊也。

不析副而全其体，不當尊而免其厄，所謂赫厥靈也。

徐云：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宰我，康哉矣。一說居

賤生子，性之也。

臨卷七句，提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于常人。

意。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

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荏苒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開，尚榛草萊中，稷兒時嬉

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明於布等，正見非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三十

夫人之種植意。鄭氏曰：岐知意也。嵯，識也。孔氏曰：

岐，冀言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為有知之意。以嵯為

為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嵯。

有相之道一句，通章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

配天者，名以此，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穀之性，循種之

法，皆所以相之也。背茂，嘉穀也。黃土，色洪範云：土爰稼

穡，五穀色多黃，十實字，皆着力之詞，所謂有相之道也。

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封部是報功，不

是主姜嫄之祀，然寔為下文肇祀張本。

降種不重教民，重肇祀上，和經康也，就黃茂中抽出以

為酒醴樂盛之用。后稷既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外神。皆得主之。而有周之祀。始于此。故曰肇祀。

載惟而上。是未祭時事。取蕭而下。是方祭時事。取蕭以祭內神。取燕以祭外神。而內外神。又各有尸。故又取燔烈以獻。章中為饗吉。獨求神獻尸。四項俱要。發得創始意。出月令。乃命大首。秋稻必齊。麴孽必時。湛蟻必索。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燕用六物。大首監之。毋有錯饒。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較。蓋封土為山。象以善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以驅車轡其山而去之。所謂紀較。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駢義云。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燕以較。備羣神也。又曰。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在其中矣。末句重一興字。謂興後日之末歲。以健后稷今日之生。歲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為生耳。箋謂以先歲之物祀之。將求新歲之豐年。意義頗異。存以備耳目所未及。

鄭氏曰。祀天用瓦豆陶器。頌也。孔子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清不和。實于登。庶無罪悔。就教民稼穡。上者。言天有率育之意。而稷有粒民之德。世。共享其利。而不負于天者。已非一

日。見得居歆之速。信非與靈時之故也。從歸到后。後身上去。王伯厚曰。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饌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昭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隨志曰。梁天監初。何休之議。謂聖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禮氏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後稷先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泮水之說。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民于是獲粒食。天寔祐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王親之。天大雷電以風。禾樞木板。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迎周公為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先典成王。固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焉。順也。恪。宰祀典。罔敢失墜。周人之祭。可謂兼之矣。

敦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通詩未燕而陳設既燕而獻酬飲食為歌嘏焉射祝為  
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窮所謂殷  
勤萬厚也俱根祭來

與意重一勿字設燕重一奠字慈惠萬厚之意於此已  
藹然可掬下皆本此意發出 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  
長為蘆長成乃名為葦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  
如此也 兄弟親戚所以薄者只緣相遠而疎若常使  
之相近情意浹洽則相與燕樂其于肆筵授几自有不  
容已者 禮記曰仲秋養耆老授几杖

爾雅

卷之十一

廿三

鋪陳品物曰筵在前下藉者曰席在後二筵在下席  
在上設之以席是重席也少者設席必已老者則加  
又使有研憲憚御如陳之量入職之宰夫祝饌在前祝  
饌在後俾之使令不之即礼所謂更僕也 釋名醢醢  
也宋魯人皆謂汁為醢 周礼醢人掌四豆之實 飲  
者人飲和以琴瑟也此合也徒則擊鼓而不合樂矣  
醢醢四句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于

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既燕而射此正燕射也只重歡飲意蓋設法以盡歡惟  
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四銀既鉤謂矢三亭而射之三

亭矢三亭一在前二在後也 孔氏曰射用四矢故稱  
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  
必親挾 校壺曰卒投司射執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  
遂以奇筭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矢奇則曰奇鈞左右鈞  
孔子曰勝者獲數則曰若干純獲數則曰若干奇  
序賓以賢礼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歡勝者皆跪  
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皆立喻言者有常爵  
是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  
而為主入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此不對祭畢說

爾雅

卷之十一

廿四

引者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謂在旁扶  
持之也 凡壽而神氣倦昧于所迷急于所行則雖  
壽亦不吉故攸好德然後考終命此即所謂景福 碑  
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礼今此  
曾孫惟主則以尊事黃者所謂袒割執爵而醕所以為  
厚也 禮曰酒所以養老也

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視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是射曰奔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幡而語曰如壯孝

窮者蓋好礼，不徒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慶者半，序點又揚脾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礼不  
變，老而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詩經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五

詩經大雅卷之十二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廣馮元颺 全校

爾張馮元颺

既醉

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邇云：成王之世，周道基隆，朝野安定，祭祀以時，燕饗以

禮，君臣相悅，臣子頌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

胤祚永昌，所以為太平祝頌而需歲規也。朱子以為答

詩經大雅

卷之十二

一

行葦，意義亦可相通，不必遽以為非，大意時感恩祝頌

之詞，祝意不外祚胤，所謂景福者此也，所謂昭明此也，

所謂全終，所謂有伴者此也，但始於意未中，而代公尸

口語以致之耳。

鄭氏曰：王祭宗廟，旅酬下，編群臣至於筭爵，故云既醉。

在意曰：滿謂之飽德，福一也，自其亨嘉和順者言，謂

之景福，自其光明盛大者言，謂之昭明，有顯高明，又自

其昭明者，極言之也，在今日為善始，垂之于久，為善終，

萬年言其久，非祈以壽也，總重在有伴，  
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黃氏曰：昭明有融



高朗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昏墊于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為赫々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朋友敬揖見君臣一德孝子不匱見父子一心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

特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名謂之朋友上揖字作助字下揖字是檢揖其身如卒度卒獲之類

孔時就主祭言不疏不數進陟降時持得宜也按儀禮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銅羹之南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二 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

爵奠之酒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酌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若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

禮 祭義曰奉荐而進其視也慤其行也趨以數又曰

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荐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

於面此所謂孔時也 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道遙靈祇之所保綏由其禮物之

盡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上楚茨類報之意故曰類室家之壺見諸昭報聚鬲而

遠秘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華名可醜高明之瞰亦可

畏也那能承得福祉 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之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

歸重君子永命上福而曰被自其數錫言曰僕自其依附言 孔氏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 孫

子無窮之稱直管凌世在當以嫡為天子有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祐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三 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

考終命也而孫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免驚 李氏曰釋尊釋前祭煖其酒食以燕之也 徐云倅墳

也明日又祭之名商曰彤周曰饗 陳氏曰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輔潛菴曰賓尸

者以賓禮燕尸也 黃東發曰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為卿大夫者為尸故云公尸 徐微菴曰按楚茨鼓

鐘送尸神保率婦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

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曰

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孔氏曰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後從下漸至

于高不常處也南越志鴈在涇海中隨潮上下頗知

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陸農師曰鳧鷖尾好沒鴈好

浮

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

乎尸也為猶助也言福祿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

辭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福祿來崇以今日燕飲

言則前日之福今積而高大矣無後難只泛說言今日

詩大雅卷之十二

福祿之隆可保其永久非言其後日為尸也

廟之尸也故曰宗燕嘗備禮故不言酒殺上祀禮尊故

曰崇五章在壺門也凡釋時於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

祭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飲曰家禮尤卑故

曰淡

假樂

朱傳謂答鳧鷖是也

序曰嘉成王也義公不悖推本其始言之非成王無此

氣象通詩感德祝誦之詞若歸重顯令德等句是規

誨而非祝誦矣公與答鳧鷖之旨自相矛盾余謂感世

雖義不忘規只間敘述而其意自在如首章言可嘉

詩大雅卷之十二

可樂之君子以顯德受祿於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

五

目子之心揚厲之也保右命即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

之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也子孫又百福

中之最大者耳子孫雖其多而千馬億馬子孫雖其賢

而穆皇為宜君王馬子孫志其愆忘以壞舊章而率由

馬威儀抑則歲者可如德晉秩則舊者可如無怨

惡以率羣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如是可謂受無疆之

福長享四方之綱矣然且君德攬以然其臣臣進規以

勗其君都俞之中不忘吁咈此極治之世大平之休也

非人力之所能必也故反覆致意焉

五

五

德何以曰顯言其明而可見也。即洞開重門以照八荒。意者親聖親神使人不可窺測。即不得謂之令矣。只在宜其民人上見。徐士章曰。宜民政教之善也。宜人舉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是已。

穆是德之溫恭。皇是德之粹美。宜字暗與上章宜字相照。徐玄扈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雖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文選云。從政咨於故實。稽實稽乎遺風。即此謂也。姚永菴曰。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景人所難倣。故易愆。景人所敬憚。故易忘。箋曰。天子穆。諸侯皇。咸

詩譜大雅

卷之十二

九

王行顯之令德。得祿百福。其子孫必勤而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言皆相勗以道。

威儀德之隅。德者德之著。抑之秩。德備德之驗。大凡守成之君。必資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須玩率由二字。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於英主。祖魁之說。或見憎於自賢。孟子所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如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公可謂得率由之意。受福無疆。言磨不言久。要者一受字。以君德為本。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得人。即是得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

得人天人相同如此。

之綱頂上說。燕及即在綱紀之中。竭就心言。勿本燕字。來。此是臣子自蒙恩。蓋不解做賢乃正其竭心。所冀惟心愛之。故欲其如此。徐做弦曰。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依暨。至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欲其愛君。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呂東萊曰。秦誓友邦冢君。酒誥太史友。內使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其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暨。蓋皋陶虞歌之意也。

詩譜大雅

卷之十二

七

後二章舊說俱作王嗣。似未妥。詩人之體絕而復聯。觸而更起。不規。牽滯文義。况致祝之詞。乎。毛氏鄭氏俱就王者說。為是。

公劉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義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蘇氏曰。周自后稷始。封于邠。傳至不窋。而失其官。葬于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沒備后稷之業。始居于邠。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猶周公之誅七月也。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時則甚

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古  
康公志也。

謝氏曰周家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者  
厚之至也。

思輯用光是遷都之志餽糧弓矢俱遷都之備蓋先有  
以蓄民之財而后可以用民之力見不輕用其民也。

大抵人處患難而懷安萬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密失  
官窺身戎狄念民之未寧國之未振不肯安於戎狄之

陋而曰夕焦勞故匪居匪康不獨在西戎時為然即遷  
都依京何非此念其思之深遠如此故武備具而后決

詩歸大雅  
遷馬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思輯句不平僻陋在夷  
民喘馬恐侵侮之橫加渙散携貳而國勢固以式微

輯而和之正用以光而顯之也方矢三句形容遷國  
時聲靈赫奕防衛森嚴本意原不重足兵上按公劉

遷國在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毛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焉

延字爰方字俱透露為民意  
句正胥原之事間以既庶三句只要見邑居未

安時民情已相安如此民安而后居可定也甫胥原而  
即三曰既一曰延又曰無永歎見從者如市遷者志勞

少則復降四字正見他上下山原之勞凡夫形勢之高

康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觀其風氣之萃聚然後可  
以定都無辨土宜意舟之以玉象文德也為后日珪璋  
治化之具舟之以容刀嚴武備也為后日勛定禍亂之  
資

遊彼四句與上章相土不同蓋上之相土已自相得此  
薄原以定都矣而欲作為邑居又須詳覽其形勢

言四句久見當時陟降多瘁于躬而四方賓旅不通  
於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遷多艱利病紛錯則

庶事又當延攬共議所以營室如此其周也曰于時謂  
即于此時舉之不待永日

詩歸大雅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畢而後曰落成之燕曲  
禮大夫濟士士喻執豕用報公

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在後人不思其德積耳  
徐云凡勦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

之介不患不明特患堂廡九閣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  
燕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日披榛斬棘沐雨栴風美

齊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不義未明相率  
簡易如溪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擊柱故燕主于辨分

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時獨  
言君之宗之各有所重

呂氏曰公劉之為君久矣于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  
替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親于宗其相維蓋如  
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  
界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  
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為詭護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  
此者可知已

孔氏曰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已有故美其能廣長  
之也景岡相觀不必相承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  
景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宜之向岡者察其形勢  
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暖得宜遂生成之美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澇之患賊曰田出即未必  
如周禮井邑丘甸以出軍或如小司徒云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止故曰三軍不  
盡民以為兵也鄭云大國三軍家之副丁為羨卒公  
劉遷邠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也此徒  
卒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當是重本息民也此三  
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名正此  
意稅曰田宅原隰宜曰故須度徹未必如周禮之百畝  
井田自唐虞有之夏商周之損益什一而稅是即徹也  
此周家平政徹法之初也度其夕陽二句推廣言之太

不外上文意

帝王世紀公劉徙邑于邠詩稱于邠斯館今新平之東  
有幽亭是也此基見不惟君有所都而民名有所安意  
乃理見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意愛衆是安民之効視  
向之屈繁為益加矣爰有是養民之効視向之積倉為  
益盛矣而終之曰止旅廼家為鞠之即知此時風氣日  
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景象周家王業已  
已肇于此兩岸對居曰夷一而臨水曰邠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洞酌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興意以無源之水猶資于用豈有德之后不為民依乎  
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仇  
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以背我驚我侯王自惜而公  
不言也

大凡君之與民勢位遠絕惟樂易乃有箇近下愛民的  
意思而民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蘇氏曰流潦水之薄也然為挹而注之則可以解  
諸言物之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卷阿

卷阿一詩召康公之善于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言之曲而盡也。欲啓之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拔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壯之旨。言之微而彰也。細味語意婉轉含蓄大得諷諫之旨。但不必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篇中彌性句最重。

國家當太平盛際可樂惟此時可慮。惟此時召公從來遊而歌曰歌而矢壽。雖不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詩瞻大雅卷之十二

交儆之意隱然言外。

洋洋適遙聞散之竟如水之泮。如水之泮。形神俱釋。無粘滯係累意。優游從容閒暇無促迫意。此兩之游也。爾之休也。未必其似先公也。張叔勉曰。穆王承昭王不渡之後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正可與泮與優游對照。反看。注即孔孟所謂性。彌滿也。滿性之量。必至命無不善。先公首言神主。統敬常皆在此內。俾字甚有力。便含下情德用賢意。

蘇氏曰。取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耳著其厚甚矣。此舍百神受職意。主者為鬼神依附之謂。

黃佐曰。爾受命長。斷就成王身上說。謂受命之已久也。

或云。層數自文武故曰長。恐未是。按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遠謂三宗。後人君類皆短折。其稱祖甲享

年之永。亦唯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迄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況初即位為三妹

武庚所擾。必不暇為卷阿之游。今日泮與優游。第祿爾

康。亦可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誌訪落。彷徨恐墜時比

矣。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于卷阿。在周公治

成之後。三十三年也。第祿康。即坐享太平之謂。此西

今日之純嘏。在常保之而已。

詩瞻大雅卷之十二

馮翼孝德彌性之資。須重到以引以翼上。四有字。見師

師濟。之以待用之意。通解曰。召公成王。於詩則

曰。憑翼孝德。於書之召詰。則曰。無遺壽考。以用賢君道

之急也。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

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

滋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

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

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比。皆此意也。

顯印圭璋聞望。彌性之驗。為剛以教他言。為綱以政治

言。

徐云鳳凰治世之休徵賢才國家之利器鳳凰天下  
快睹賢才用天下治平故以為興古樂府五王時鳳  
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紫  
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芳思澤臻于齊樂于以  
寧天生吉士以待王用故曰王多維字多字來隨  
所用而無盡職也言外見特選未嘗使未嘗命之意  
明良應召全在著要二句上見出徐微曰梧桐生  
于下濕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言曰朝陽梧桐公  
見其材之難得也故以為比徐云車馬而公之下賢  
駕馭人材之難物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威德之臣

詩補大雅

卷之十二

十四

器也曰庭曰多無非諷王善用之意不多非諷詞志  
愛無已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按卷阿以上三詩皆曰戒也公劉言締造之艱不言守  
成之不易洞酌言豈弟為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  
卷阿欲成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之以鳳凰梧  
桐寄悱惻于揚厲薦擊于寬平一大臣之所謂戒者  
如是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費証之于漢文帝陸  
贄之于唐德宗其言過于切直而卒無補于治或反為  
人主之所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蘇氏曰卷

曲也風之為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雖曲阿卷靡  
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小人之能得其若  
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然其入也有道維得樂易  
之君子而與之游彼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  
箋曰大陵卷然而曲迴風自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  
屈曲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  
其來也能長養人二說俱從序

民勞

詩補大雅

卷之十二

十五

序曰名穆公刺厲王也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  
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寔刺王也通詩以禁奸為  
主奸禁則民安奸不禁則民不安而罔隨之矣詩人傷  
勞民之不可耐小人之不可再能故各章提唱而言之  
排惻之意見乎詞外各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  
之皆此意也無縱詭隨一句案重大抵居高位者多  
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必求命先唯未全  
先語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  
肆其悖傲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  
結遂其僥倖之奸寇雷播於下民而王國由之以壞故  
不徒曰隨而曰隸隨盡心知其非而懷諫而從曲盡小  
人之情態矣

賈生曰安民可以行義而老民易與為非民勞者老之漸也無能謂明以燭之斷以絕之不姑恤也惟無能則檢束而不敢恣即是謹沮抑而不敢動即是遏此其亂之方也即致治之本小人為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為害民生所以斬也

彭氏曰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迓而必曰謹無良皆是振厥所以有常戒慎之意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優而習之也膏觀水之制火也以柔克剛之蓄乾也以柔亨如子之習父則携貳親如手之習心則杆格化皆此義也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六

民勞則散故必會聚之慷慨如爭事爭功起蒙造孽皆是小人得志之景類然葉氏曰凡剛明正大之人無不知小人之當去但慷慨憤憤志難堅以奸黨難拔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詩人蓋見及此曰無棄者非謂當時真有除奸之勞也無俾作惡道窮其隱惡致慎二句是告以禁奸之本蓋戒禁奸愈伺我君子不自親則小人終不可疎故必敬威儀近有德我之營壘固而後彼之窺睨消也觀下文小子踴躍則此人必其悔悟自賢者君子安肯為用故以慎儀近德言也

鄭氏曰泄猶出也散也奸人衆惡其情憤懣不得舒吐故宜散而出之自其一身言謂之心以禁奸之權授之使不得弛便是大箋云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通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注言不可不謹極有關係後代如陳蕃事朱成而謀先洩王允功未就而志驕非不忠也而反為小人所勝不謹之過也

說隨之難去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故曰纏結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是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七

王女公應就責任言女雖不愛國愛民猶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張叔勉曰按成王游卷在周公治成之後康王繼之申戒農官以固邦本其後昭王以降無非窮兵黷武之君民財民力不勝困斃此民勞之所由繼卷阿也與又曰卷阿難盛世之詩而游歌寔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板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說曰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責友戒王終是一路四天



安民總是一事。以出話為猶為切務。以懷德為本計。通詩以四天為主。出話四句。則致變之由也。言不當天。理人心。便是不然。而猷則見之行事者。不遠是怡慶堂之安。昧久遠之計者也。而其所以不然不遠。則以靡聖管。不寔於重故耳。曹氏曰。管小物也。幾升聖人。而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必小。此與皇父孔聖之意同。看得世界無一人。足以介懷。故天變不足畏。人窮不足恤。而又不以誠信定之。故虛偽反覆。欲言則言。欲為則為。不顧其然不然。遠不遠耳。下文曰。憲曰。世曰。曰。第。曰。踰。皆。是。此。意。當。時。朝。廷。之。上。剛。愎。悻。悻。不。信。善。類。不。顧。民。隱。唯。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畧。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虞。欽。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猶。之。不。遠。又。即。於。話。之。不。然。中。見。之。是。用。大。諫。見。目。擊。時。難。不。得。不。諫。也。或。以。上。猶。字。作。經。畫。下。猶。字。作。謀。慮。看。之。可。

難。難。俱。以。天。運。言。板。蕩。之。天。存。亡。決。於。頃。刻。豈。易。處。之。除。故。曰。難。天。心。震。動。命。祚。將。轉。運。于。他。人。故。曰。厥。凡。言。無。然。皆。懲。往。戒。來。之。詞。輯。和。謂。無。乖。戾。悅。懌。謂。無。暴。厲。民。治。民。莫。便。可。上。四。天。變。曰。輟。曰。憚。不。過。一。反。其。不。然。者。而。即。收。其。勅。非。難。事。也。徐。云。書。云。同。寅。協。恭。和。衷。

詩經大雅

卷之十二

十九

我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謗以防民。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懷荒之誼。泯矣。此所謂解。非為辨令。乃是國計。廟謨。謀。猶。議論。而所謂輯。憚。也。只是平心易氣。厭可替否。順理。調劑。至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為。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難。難。之。天。定。也。

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也。故三章。以不可不聽動之。四章以不聽言之禍。懼之。反覆著其。不。受。善。言。莫。肯。寔。心。為。朝。廷。做。事。正。飛。容。其。靡。聖。管。不。寔。於。重。之。情。狀。耳。我。言。維。服。就。方。難。方。難。不。洽。不。信。善。類。曰。詢。於。芻。蕘。見。大。諫。不。可。不。聽。意。

驕。之。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下。章。正。是。不。可。救。藥。處。齊。民。即。不。然。之。話。也。即。指。驕。之。小。子。言。大。言。夸。人。必。有。時。張。凌。厲。之。態。諂。言。昆。人。必。有。蘊。蔭。戚。施。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煽。張。善。人。之。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遠。言。即。欲。不。載。之。得。乎。此。民。之。所。以。殿。屎。而。終。莫。之。患。也。

六。章。乃。言。導。民。何。也。昏。主。立。於。上。而。齊。民。之。小。人。鼓。煽。于。下。盡。成。惡。俗。矣。有。悖。逆。之。心。曰。有。携。散。之。勢。此。正。欲。澄。其。源。也。徐。微。弦。曰。天。之。歸。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

詩經大雅

卷之十二

十九

牖開通之義。宣暗故牖以通。明。猶虎有。即有和以勢相感之易也。圭璋有判。即有合。以勢相合之易也。取携有求。即有得。心手相應之易也。携。無曰益。蓋賦民於有生之初。其理已備。牖民於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浚其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以上化下之易。亦即就牖民上看出民之多僻。即不洽不孚立僻。即不然不逮。直作當導民以正。而成王意。自在其中矣。

人當以懷德為主德望之重曰大人經邦論道而

卷之十二

...

制夷恃危者也。群心之聚爲大衆，守邦御敵者也。大邦如方伯、連帥，能保障一方。大宗如世臣、大家，足以連屬合衆。植立王室者也。懷如懷抱之懷，德即脩德不忘之謂。蘧氏曰：五者皆王之屏蔽，以懷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有甚于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而已。

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畏天之意。  
徐云。天與民一也。言安民而終之以敬天。夫民可虐  
也。天可玩乎。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已寓此意。又曰。

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看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許頤陽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焉由中達外無遁而非是也。遺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朱子曰才有此物肆則他便知所以曰目豎在茲按彘之亂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於南是獨居而畏也詩人先見之笑。

荡

此詩首言疾威多辟已晴刺厲王杜言紂者厲王之惡略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此

卷之十二

—

法祖之恩。動之非止。以監謗之故。機重在不明。爾德本實先機上。似不必過為分析。蓋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酒酒魚魚。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焉。殷鑒二句。領此詩。嘆嘆之神。方見作詩者托言之意。

蕩亡之帝。轉為疾威之帝。天亦有初。鮮終矣。遂鮮之曰。天生蒸民。云云。章句未嘗怨天。只委蛇其刺王之詞。設為文王嘆紂之辭。蓋借秦為諭也。契始討于商。湯受命于亳。殷故。并舉之曰殷高。四曾是。惟說之謂。堯克若。學民而勝之。取其財也。人事實閔氣化。若天生此惡。終

害民故云天降至女。要是力則又歸到君身上去。正見人實致之于天何尤。曾氏曰。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義類正彊禦之反。獨言彊禦者。暴可以濟貪也。彊禦之人。外威氣以侵人。故曰多慝。內巧言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女石是也。輔潛菴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

詩騷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矣。王伯厚曰。盜言孔甘。寇據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魚休虎狼之狀。以傲狠作氣。勢暴虐作威聲也。此指主說。飲怨以為德。即此便是德之不明處。酒爾以酒二句。乃其昏德所致。正與首章相應。人君惟

藉耽于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還惑其君。必益導以荒耽之事。故反覆言之。既怨四句。總承酌酒而狎小。人來。見其窮日夜以蕩樂。棄國事而不知也。以容止言語。公。總酒之流禍也。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初學記。蔣頴色。均眾家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禮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詩騷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三

綢繆沸羹。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魚休之君。下有詛咒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彊禦格克之臣。則其煩促潰決之態。誠有若斯。所謂海內鼎沸是也。如綢繆。是形容怨謗並興。如沸羹。是形容民情騷動。世亂至此。大小之國。已有必喪之勢。此皆上文喪德樂奸所致。而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由行者。彊禦格克之並用。魚休沉湎之交作也。內憂二句。又極言之。毛氏曰。不醉而怨。白髮。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吳鵬。以流河曲。則吳者。怒而自作氣之貌。大抵帝王仁暴。不必窮受之。然後喜怨生焉。意氣動於中。而民應如響。咸陽東征。西怨。南極北怨。厲王暴虐。羣及兇方。可畏也。不時猶言厄運。雖無老成人二句。乃假設以為辨難。

之端一轉機妙要見商紂之時比干死矣而微子之去可還箕子之奴可釋商容之醜可招誰謂其無老成也

典刑如風德之戒執中主賢之訓是也

自古人君危亡其國皆以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恃為承

平無事肆然不顧故言此以儆懼之本寔先機即任小

人等事薛叔軒曰靈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故王者

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

之世可觀矣金仁山曰周自夷王政不綱厲王初

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雖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

監謗而殺言者卒以流亡身死于穢本寔先機于此可

詩瞻大雅卷之十二

見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鑒戒精神

血脈盡後注于此駕格絕高隱然見傷時之意

沈仲容曰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彊禁格克在位

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

侯作侯叱靡屈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憂中

國羣及兇方也召公凡伯蒞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

用舊章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

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謗無綱

紀文章故信是詩也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

辭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

魯申公詩說以蕩桑柔民勞板蕩仲弓受為大正傳曰

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

朝會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本體音節

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抑抑

此詩以備德為主所謂聽言者即聽上脩德之言也

大車威儀可以領出話工夫未有顯微無間而言語猶

不柔嘉者也故章內于威儀廣一致意焉篇中脩已治

人兩項不必分析大抵人已無二理脩已治人非兩事

詩瞻大雅卷之十二

如風興夜寐洒掃庭內雖指治人說太脩已中細密工

夫至萬民靡不承解不為則脩已之效又未嘗不徵諸

民矣蓋武公有國者也前面說四方訓四國順及遠邇

于政弗念厥始等語而末曰喪厥國俾民大棘牧之其

有滌矣

開口便說抑、兩字抑、者抑而又抑也便有樽節退

讓毫不放肆之意凡脩德之主必先磨去一畝矜矜自

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迺可故曰虛以受

養又曰滿招損謙受益隱、與後章溫、相照且其中

無障礙溫然虛明亦可謂之指人也毛氏曰臨廉也

隅者角也，廣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廣有德，即有儀。儀，即是隅，非占外知內之謂。德字，包下文無競有聲，與許多備已治人意，愚字在無威儀上見。舉庶人，所以甚指人之當慎也。黃氏佐曰：威儀，所以來極重，故大學指為至善。孟子指為盛德之至。武公初年，或坐不能謹儀之失，至老猶覺有未盡處。又曰：威儀，只就顏色容貌言，乃北宮文子嘗以聲氣可樂，言詒有章，謂之威儀，則以威儀兼言詒，似無不可。輔潛菴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指與惠，德性之及也。觀賓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此所以有靡指不惡之嘆也。

詩譜大雅

卷之十二

廿六

無競四句，有體道備德的工夫，就何言強，謂天下之理，談括於人道之中，更無對得他過，覺何言直大，謂此德可以配天地，貫古今，更無曲撓限制，謨命猶告，道德之見於治人者，威儀道德之見於治己者，訂大也，定則不朝，更而夕改，遠久也，辰則不慢，令而致期，敬勝其怠，慎防其疎，舍下文合隱顯無間，不徒在儀上著工夫。看其莊子今見上章，兩云：時古人之可為法，則者如數，亦先王告爾舊止，意可想矣，與尚也，言以此為尚也，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德政公，蓋亂政覆德，皆湛樂所致也，故下即以厥結揚之，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求者勤

問之，共者執守之，此保厥緒之良法也。

張耕翹曰：以寢興洒掃與車馬戎兵之事為言者，蓋上文迷亂於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談大也。既已迷亂於政，則近而易見者，耳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而談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風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寔，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崇功廣業，皆基於此。夙興，是無逸之念，洒掃，是慎微之念，備爾四句，以脩字貫重戒字，脩，即所以為戒，有備無患也，要茲出一段有嚴有翼精神。李氏曰：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如此。

詩譜大雅

卷之十二

廿七

上三句，要看不虞二字，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徙，不知后戒者仇哉，有崩解之虞焉，至尊者至危，有禍譎之憂焉，民惟邦本，固邦寧，國有成憲，慎乃無愆，此皆從太平無事中討出一個防微杜漸的念頭，來質即民之質矣，質字蓋虛偽不測，便有反覆之虞，故化之于質也。侯度如禮樂征伐，朝會貢賦之制，要之質人民，乃侯度中取重者，非兩層，慎爾三句，只重無不柔嘉四字，太凡人主操一暴戾恣睢之心，言或至於強拂儀武，至于驕橫，故惟慎敬者得之，如詞氣雍容，而不煩不易氣象，從容而中規中矩是也。下文惠字輯字，其藏嘉字俱互

為照應。徐云慎出話。故威儀。公是度而謂出乎身。加乎民。幾乎遠。而見乎遠者也。

王伯厚曰。衛武公自警曰。慎出話。故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付山南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指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威儀上章已詳。而此章又獨詳于言語。故集傳久偏于言語一邊。就所重也。白圭特借以添微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

凡言之站。皆由易心。如故承說無易由言。而隨說以謹。諸庸大雅。卷之十二。廿八。

言之效者。見謹言。正非無益之事。何可輕。放去言曰。由言者曰。朕舌有味。張邦翹曰。警報一也。或以警無。

應違非是。按警酬。古字通用。戰國策。蘇厲遺趙王書。屬之警。漢詩傳。不警其功。此二句借德以証言也。惠杜。

四句。正是無言不警。演重一惠字。大凡人心。即天理。順天理而言。則上可宜人。下可宜民。是可法可傳。不刊之。

懿訓也。

申敬爾威儀之義。而歸之不愧屋漏。直以儀之所。敬告之。非止檢束其外也。抑。德隅二句。精神全副透露。

薛方山曰。屋漏非身之所處。乃心之所存。心曲隱微。

之中。自家照自家。漸阻畧無所容。如何可愧。下文特把神明來形容。不可愧之意。非是為鬼神而求其不愧也。

蓋有覺德。行無競。維人本體。何時不光潔。何念不惺。若稍有滲漏。懶散。便與本體相違。自己神明。必多愧怍。不愧者。不愧此心之理也。此是慎獨誠意的工夫。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

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亦此意也。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想見古人接賢士大夫。精神吾輩。而當添省。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室之白。目光所漏入也。

詩庸大雅。卷之十二。廿九。

威嘉舉其德之全體。淋慎不憚。拍其德之一端。名見儀為德隅處。袁元峯曰。踰理謂借。害理謂賊。這就是不。

威嘉處。鮮不為則。似與維民之則應。按桃四句。總是反覆以答其必然意。

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以一段怕。下人氣象行之。所以說箇溫。和順謙冲。正與首章抑。相應。

基如基址之基。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輯潛菴曰。明道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

長。多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害者為大賢。

順德之行。順字極妙。正善與人。不作從謂之意。舜聞。

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也。民各有心。重嘆思人之遠于哲人。

匪手携之。四句見指點既詳。而提撕又切。此時猶曰。臧否未知。則其受病可識矣。靡盬一語。正所以甚不聽言之責。而進之以溫也。丁奉曰。武公年五十五矣。自稱曰小子。若初為子者。以抱子自儆。若初為父者。

上下三章。蓋一以誨之。一以責之。一以懼之也。上重一昭字。下不貳。正孔昭之寔。我生靡樂。言當警畏。靡可逸樂。自能。以獲罪于天。止與吳天孔昭相閑。曰夢。言顛覆厥德。以致淪亡。有醉生夢死之意。告爾舊止。見非私許。瞻大雅。卷之十二。三十一。

見臆說也。大悔就喪國說。當國家未危之時。而先發危亡之論。人必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故曉之曰。取譬不遠。即昊天不貳。句便是。終言回遘。正指言其必喪厥國也。而聽言免悔意。已在言外。

劉安成曰。賓楚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為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合於大小雅乎。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之樂。自無相亂矣。序曰。衛武公刺厲王。公以自警也。

朱傳據國語。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而又詩中所云。如謹爾侯度。如曰喪厥國。如名業既耄。其為伏驗。

甚明。而情詞懇切。名非自儆。不至此。且考武公生于宣王末年。不應有刺厲王之作。况稱其君為小子。而亦汝之。名不似武公氣象。故不用小序。但所言關係甚大。而其文可垂。以刺王。若謂爾汝無人臣禮。則天保定爾。受命長周。召未嘗避也。

朱子曰。厲王監謗。暴雷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鄧潛谷曰。王湛酒。故初筵。打以為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以感焉。

詩序大雅。卷之十二。三十一。

詩歸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振錢青選

慈水 爾慶馮元胞 全校

爾披馮元胞

桑桑

序曰：尚伯刺厲王也。

此詩大意：刺王用小人以病民也。前四章，極見民之遭亂而受病。五章以下，言民所以受病之故，則以王不用賢，夫不能用賢已亂，則賢者必至無以自存，而布列庶

詳讀大雅

卷之十三

一

位者，皆好諛佞矣。何所往而不窮哉？無惑乎忠言之不信，而生民之受毒也。不知君子小人異趣，王必不宜任用，故進欲諫於君，退欲告於友，而君與友皆莫之聽，則小人之禍遺於民，家有窮已，故民之同極，此人為之也。民之四通，此人為之也。民之未戾，此人為之也。末又極言其情狀之暴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亦自不可掩矣。

以桑之始，感駭表比周之昔，陰今赫有怨焉之意。桑桑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桑道治天下者也。以下文照之，當是相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愛

養於下國，故曰其下矣。句，將操其劍，分明起下貪人刺

民財盡民命，甚楚忘其生，而冀並斬其澤，故曰瘼此下

民，不但征伐之困已也，填滿也，積也，悲憤滿積於中之

意。歐陽氏曰：他木有枝葉，獨言桑者，以其葉用於人

常見，將采為室枝也。毛氏曰：劉燦燥而希也。

歷舉征伐之怨詞，以見當時民瘼之寔，亂即兵革之亂

也。侯國有謂遣之煩，故靡國不賦，為民有危亡之患，故

靡有黎而具糶，以燠二句，一串讀。孔氏曰：災餘曰燠。

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也。國為邦，衛

民為邦本，二者俱病，故曰國步斯頻。

詳讀大雅

卷之十三

二

國步斯頻，承上說，言國將殄滅，恰似天欲困苦他一般，故言天不弔將，靡所止疑，以相討而不得安也。祖無所往，以其禍而感靡聘也。士昏禮註曰：疑主，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始定之意也。言禍而必言君子無競者，蓋朝廷之上，分門植黨，則爭心起而劉憤激，我以成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日秉心則不特無其行事，曰寔維見當時自有致之者矣。屬陪暗指王用小人說。錢氏曰：梗水上浮木，墮水者也。念我土宇，遂根國威，民燼來恐，室家不見，得意周在，西自西徂東，無地非亂也。有餓渴勞勩之苦，故曰遘虞



有鋒鏑死亡之憂故曰孔棘

君子道消誰與靖亂故悔之序爵當時非無爵也智士決策雖愚人賢者程能於不肖第不序耳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以一己之私心與也照下文看正是宣猶考慎之意此時此着至要至切如林焚然故以執熟喻之一說為謀二句就好處說言今天下特無涂於謀而後後患者耳若能為謀以善其終為盛以防其患則亂況將由此斯削矣然維存心民瘼而序用賢良者得之故遂接以憂恤存爵

王不用賢是以朝野俱病邇風嚮風之人氣咆而不舒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三

往不能喘息形容憂亂之意如此不逮者世亂已極猶忠莫救也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雖說賢不為用却警王當善用之意

滅我立王亦是必然之意時說謂厲王已流於彘特追刺之未必然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

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

秉心二句以秉心作主君心公者不為一己而為天下則萬民之休戚利病無不關切宣即宣昭之宣其澤民安邦一念曉然宣布於天下與天下共謀之考即三考黜陟幽明之考應試諸君不敢輕於任也此總是一慎字不時編擇之義呂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為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其病在一獨字獨則中為隔而外距堅矣狂字即下荼毒未戾等意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四

樂之故取以與不相信乃諸故諧訓不信進則恐其排退又恐謠譖之譏其後是以進退維谷也此本君之不惠來徐云谷山谷也室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是也窮於進退惴惴是憂懼畏禍之心而原其排細不忍退者亦有倦顧其君之意也維此聖人以下悅仰時艱傷感言之小人小人之流毒復感慨更端而嘆之也聖人只借以形惡人喻言百里惟曉之故言也指未形之禍福不以地言惡人指當時用事之小人喻言之言在禍患未之前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宋李沆言

朝廷事變。人君好尚。時王旦不以為然。及澶淵危急。之後。而真宗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王旦始追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非謗言百里而何。王以威虐待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可謂察言之矣。

夫善人國之寶也。而不知用。忍心民之賊也。而反加顧念。所謂自有肺腸者也。趨避無門。民何得不貪亂乎。亂民起。必有受其毒者。彼將甘心焉。故曰寧為茶毒。

呂東萊曰。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徬徨四顧。無處可依。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將陷於茶毒。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其死也。此說洞見民情。獨其陷於

詩騷大雅

卷之十三

上

茶毒之語似謂

其下文為字差說不去。孔

氏曰。茶若茶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姚承菴曰。一。指在位者言。彼民亦有良心。誰肯貪亂而為茶毒。惟上所顧慮者。在此一輩人。彼爾富貴功名者。不得不曲從之。蓋非此不可得利也。

言賢奸易辨。見王序爵之當審也。輔潛菴曰。作起也。良人之起而為者。皆用善道。如行已脩察。舉動光明。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中則不明。垢則不潔。典意謂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亦怨王之用之也。賤言則對。是詩人目擊時艱。不勝憤。念

頭。謂言如醉。則除自傷之意也。匪用其良。是通詩居要語。結上誨爾序爵之意。

朋友。蓋即指上所謂忍心貪人。專陷君子。急者。因王倚若人為腹心。故嗟此人而嘆之。飛虫二句。只冀其當聽言。非自幸其言之中也。小人為惡不悛。猶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導之。不知受多少陰庇。故曰除女。鄭氏曰。汝所行如是。猶為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汝之閒者。得誅女也。亦一說。又曰。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曰。赫。亦作赫。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

詩騷大雅

卷之十三

大

後二章。王告以今日之亂。悉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其。指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為過。亦小人競力以道之也。民之未戾。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蓋小人詭詐。以取民。竭力以疲民。如盜寇以成民。其究。提成其不利。民至勢窮情急。則亦相率做倣。而不自愛。所謂民之貪亂。寧為茶毒是也。涼曰三句。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難知。蓋小人伎倆。不過面是背非。背誹面諛。陰陽反覆。如鬼如蜮。上。蠱惑其主。中。交構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天。喪人。怨。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竅。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見其能掩主目而決

不能處柔柔之刺也

大抵此詩之旨，苟伯世臣忠憤鬱結，又值監謫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則不敢，故情自沉綿，不自知其凄婉，文詞詳婉，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詩故云為謀為盛，謂謀國者必審自秘，不訪于衆，嚴云風自大谷而來，喻小人乘虛而至，若主德則明，君子道長，無由至矣。曹云征猶詩也，謂良人作為善事，而小人以曖昧不明之事誣之，使無以自明。案云貪惡之人見道曉之言，則應對之與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

詩騷大雅

卷之十三

七

醉。歸云霞俾我悖，中之以事，使彼惡名，所謂敗類也。嚴云涼言刺薄，兢言撙樂，盜言貪黷，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趙士會曰：尚事刺薄，而與善道相峙，故為民不利，如不勝也。

雲漢

序曰：美宣王也，以下見註。

雲漢一詩，言王憂旱而作，則所望于天者，惟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而未有一言及于雨者，則其周章惶悞，惕然靡寧，而惟恐言及于此，正其憂之所以深也。首言備廢祀而無其應也，曹氏曰：漢之在天，似雲非

雲，故曰雲漢，二者雨之精，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大漢

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向西南行，至天樞而沒，其回旋之度如此。王曰：於乎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己，所以

消災弭禍之本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亦以求回天意。孔子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曰靡愛

周禮大宗伯以蒼石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玉禮北方，典瑞職四圭

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四圭有邸以祀地，報四望，裸圭有

瓚以祀先王，玉璧以祀日月星辰，琿邸以祀山川，爾

詩騷大雅

卷之十三

八

雅南倍好謂之璧，注肉身也，好孔也，性用不可盡，故言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連下敎寧字，有號呼曉

意之意在。次言備常祀而無其應也，臨祭肅，以熱氣言，莫是安

倘裸缺之類，瘞是玉帛祝冊之類，故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免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

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不可作怨望語，蘇說見註中，可用。

不可推三句，抵是悞失，不我遺言，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滅，正見其不得不悞也。黃氏佐曰：君民一體。

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關意在

赫、炎、數語概見額天無路舉目無依其皇、聖救之情如此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即祭群公先正之常禮仲夏大雩帝用威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要知此章不是怨詞只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自猜自疑如今人疾病而呼父母一般

滌、山川三句一氣說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快如焚其猛烈至此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青膚大腹

卷之十三

九

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如風名夥所見之國大旱過去字店說不必泥去住言當與不能奮飛意同

龜龜長去見言無可避也胡寧以下緩自反之詞祈年方祿進言平日之常祭非早時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農始耕而祈其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此為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則禾稼方登即祭四方農事始畢即祭后土此為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須玩宜無二字

徐云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鈞繩相若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王氏曰人道相友與言凶慶皆有紀以合

之太甚財不逞以為禮則無友紀陶是計慮之窮或謂形容之病只說得無友紀其救旱意全在靡人不周廢靡人不周有同心意無不能止有盡心意徐微按曰常情多怯於所畏阻于所難而群臣則盡心竭力必鞠躬盡瘁而後已所謂諸臣之勞所以異天之祭也鄭氏曰里憂也今即作憂字者

有嗟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昭假即祈求請禱之意無贏不遺餘力也蘇氏曰以定象正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呂惠其寧晴指雨說若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有味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三

十

解頤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故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德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脩末也不知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敝有不可得為者焉非如後世徒脩文具已也

呂氏云小雅始於六月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嘉其

心也。然其心安時有其功哉。

晉申公詩說以雲漢崑崙為漢江漢常武為大正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秦之會朝以續月石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桑之後而謂之褒大正非也

### 崑崙

序曰古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中伯焉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未章桑桑且直又及功之本見中伯所以建蕃翰于宣之績者皆以此德而宣王之封非中伯親也篇中王

詩闕矣

卷之十三

上

續王命王錫王通王饒字面見天子眷注應勤之意

原降生之異並舉甫侯者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

申侯魯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申伯之先封于申入

為王朝卿士至是改封于謝所謂加地進律者也周以

王室言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內則去曠王室外則

藩衛庶邦而宣王之德澤于天下著宣王是維翰中事

俱言其平時在朝輔相之功為下章封謝張本

原三子封謝之意只重世執其功與王續之事作承前

啓後之意相屬總領諸侯先世事故曰續是式重申伯

為南國諸侯取法上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申伯屏

翰蕃宣其功已懋使其子孫可以世守有垂之不朽意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

上言其意此乃寔命之耳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南服故

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以之作都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

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

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也作庸重建國意勿只作

城說制國以經營為先徹土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

臣託國以有家為先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

總為式是南邦

備言謝功六起下就國之意非至此方興工也申伯之

諸闕大雅

卷之十三

上

功乃當謝之功獨言成與廟者保民萃渙國之先務其

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也孔氏曰按中車

金路鈞璽纓九旒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

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路車駟馬即上文所錫我簡四句串說莫如南土非

徒以地美人衆有酌全才擇重地意錫圭不與分土平

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合瑞天子布信

友邦皆以是也故曰爾寶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執之

鄭氏曰近辭也南土是保非但自保其國即首章維翰

之意

方行則有餽送之禮在道則有供億之備。縱見王之待中伯無所不用其情。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即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勉辭去。以誠信二字。揆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徐儼曰。餽于郿者。自鎬還中。則塗不經郿。時宣王省政。政周中伯往辭。故王餞之于郿。既辭。還于鎬。然改適中蓋王在岐周時。固欲之在鎬。京時。復留之。故曰王之數留。疑其行之不果也。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徹土。是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路

詩曠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三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而固。以固也。故喜之。或有良翰應高士。是保文武是。武是南邦。申伯去為南國之武。宜周人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寧。即南土之人喜可知也。蓋申伯在朝則王朝重。而在南則王朝益重。此周人共慶相謂之詞。不顯三句。勿以親則元舅。賢則文武。分看。重文武全才。為人可法。上與南國是武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天子以柔道致太平。而中興之文。撥亂反正。必須剛德。

惡德尚剛。而人臣渡必剛。佐之。則有太剛。則折之。然一於柔。又有太柔。則廢之。樊桑而曰惠者。順也。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說。惟柔惠且直。則柔而不專。於柔斯為中正。不偏。仁義並濟。有德。故書詩於宣之績。著而萬邦。操之操者。以操道調停之意。為邦有靡弱不振者。曲為樹撫。固為操。即操悍不可制者。挫其銳。制其剛。中間牽搭和調。有許多委曲處。置之妙。故曰操使當時玩愒者。跋扈者。高亢與弱小者。皆一一共成。各適。是以美譽著聞。噴。稱賢鄉士。而四國靡不聞之也。聞字根操字來。曹氏曰。公孫弘云。操曲木者不累。類師

詩曠大雅

卷之十三

十四

古註云。操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徐云。摩弄之使和調也。猶云操弄股掌之上。德業操聞俱相固。而德最重。惟有此德。則有此治功。有此治功。則有此治譽耳。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孔頴者。氣象宏博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總歸重字。伯之德業上。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認謂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頌且好乎。因親建侯。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注帝心。以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緩一言見之。見錫之遺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為

一外戚之榮而已。

王伯厚曰：營謝戊申，其為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之，平王忘讐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中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乃戎禍，猶可為萬世法乎？外戚京政，未有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於賈、唐幾亡于楊、明亡于石，晉亡于馮，王。

承民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通詩全叙降生之異，德業之隆，而後乃述其城齊之役。

詩闕大雅

卷之十三

十五

然據其贈言之意，則以山甫之德望如此，而出之城齊，其事要不足辨，但以王躬是保者，而使之久出，其心必不自安，故特歌以慰其心耳。張叔起曰：則者，準則之謂，皇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曩，舊所謂恒性也，以其人，一而同，更無改易，故謂之曩。曩而言曩者，真西山所謂渾然一理，其於吾心，不可移奪。若京執然是也，保茲天子二句最重，生山甫中，要見貞元會合以陶其形，光岳氣完以麗其性，時舍物則意在，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錫氣之祥，是關於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一說，孔子闢居，舉維岳降神。

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是天監有周一代之明德，勿粘著宣王身上。毛氏曰：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常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山甫之德，總是一箇柔嘉。君德以剛為主，而臣道以柔為先，故曰柔嘉儀色。德之符，故曰令，敬德之聚，故曰翼。

知行所以崇此德，故曰式，曰力，事業所以顯此德，故曰順曰賦。朱子曰：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如山甫令。

詩闕大雅

卷之十三

十六

儀令色，小心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句柔去，則字正，豈嘉字意。

柔者，德性原稟溫和也，柔而嘉美也，所謂柔也。故達中乎天生之物，則令儀，所謂外慎簡正也。令色，所謂柔輯而顯也。式者，考其成法而式之也。左傳：繩右規矩，意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不同。上兵已能者，下是用力者，是若者，將順其美，謀猷經畫，皆與之契合也。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都要體認重德上勿直做事業。

總領諸侯冢宰之職，蓋冢宰所以統百官，是百辟之長。

明法正典，予以矜式百辟也。輔養君德，太保之職，保是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何也？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王命，王言也。喉舌，只是樞要之意，非謂口代天言也。沈仲容曰：內史即唐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也。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徐儼曰：出納是承王命，布于庶正，而後之于王也。與書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同。一說：王言之善者，則出而布之；王言之不善者，則納而復之。四方爰發，當着力說。乃天子期之如此。徐云：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七

頃史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舉職本德上未庸，有付托尊嚴，期於必效之意。王命宜從言，內外出入之命，亦在其中。將王命謂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無廢格也。明滅否，謂于諸侯治國之政，不眩於游逸，不移于毀譽也。保身亦謂之盡職者，蓋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見，幾滿之有道也。徐云：明哲保身者，見得真，故行得當，與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朱子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到那舍生處，又不如如此論。今人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的說話。夙夜匪懈，正是朝乾夕惕，以求無負天子意。

各以人言起之，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虞茹吐只是借用字，如人食物，軟則吞，硬則吐，棄之，茹棄吐剛，是為柔惡，不茹不吐，是為柔嘉，不侮鰥寡，有扶弱濟危氣象，不畏強禦，有禁奸除暴氣象。

舉德謂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山甫表裡知行之兼脩，便是舉德之體。內外出入之咸宜，便是舉德之用。爰莫助之句，輕只形容其無待於助耳，或云助生于不足，無不足，故莫助，何異說夢。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三

六

補闕謂能彌縫贊襄，復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說。王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曉之說，也。當時公卿惟號文公諫，不藉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爰莫助之嘆。七章合八章四句，方正言城齊之事，既曰補衮職有闕，又曰每懷靡及，曰式遏其歸，殊有深意，蓋成齊雖重役，豈無陪貳幹畧之可遣，必撤金才重望之山甫以董之。宣王此舉，似失重輕，即山甫之意，亦無日不以朝廷為急，而封疆尚緩，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還歸為慰其心。老成憂國，兩相照証，揚厲之中，意寓規諷。吉甫之誦，真



如清風矣。朱克升曰：出祖之時，宜馬僕從備矣。而山  
南有汲之事，君之心若不可以遠行也。

郝云：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由  
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屬王中，衆閭人放之于彘，是  
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齊遠在東隅，境內臣  
之，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  
夫子所詩存於春秋之義也。

卷之三

序曰：尹言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通詩以王命為

重，故先言來朝受命之事。繼言錫予之隆，饒贈之厚，嫁

辭，大雅卷之十三十九

娶之榮，皆因王命而并及之者也。首言幹不庭方是款

其止遠人，末言脩職貢，是款其脩內治，內治脩然後遠

人服。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平以士服見王。策命錫車

馬，歸始諸侯。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議不

敢自尊也。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

凡王者錫命諸侯，必從其先世說起。要其恪恭侯度，以

無負君親之意。夙夜二句，相承說君之于臣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故告之以朕命不易。命以

幹不庭方者，韓地近邊，蠻夷之數服不常，自穆王以來。

衆服者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辟，能  
無望於韓侯乎。幹訓為正，還是既以順遜，示以名分，不  
專指征伐言。鄭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先自正而後

正人之意。此侯度中一節其最大者，故特舉之。

受賜受命，一時兩事，故各推本以別之。周衰，侯不親久

矣。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

典之意。或因介圭乃諸侯封圭，遂謂此章是既命為侯

而以侯服入謝事，不知介圭乃其先世封國時所頒之

圭，始見之時，不以為贊，其何以為信。周官典瑞，五等諸

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遷，以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

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

冒之，瑁與圭合則無偽。孔氏曰：交龍為旂，一雖同畫

交龍而為之，有善有惡，故曰旂旂，綏即旂竿，所建以為

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鄭氏曰：革節，漆軍以為車蔽

今之藩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衛，又曰：以鏤金

加于馬面，曰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曾

氏曰：以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又曰：淺轡以淺

毛之皮為轡也，轡是蓋覆之名。孔氏曰：金厄以金接

轡之首，如厄蟲然，言纏轡之非一處。疏曰：金路無錫

有鈎，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鈎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錫

者或特賜之愚謂詩人多鋪張之詞不可過泥  
頭父之餞王命之也款者菜茹之總名此重王命不在  
品物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殊典  
也燕胥謂相與燕飲非相樂也

繼父周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  
事然詩人亦只錯綜叙之不必編列先後章小東曰  
諸侯迎以百兩禮也以此車馬之盛而行親迎之禮何  
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諸侯娶以九女禮也娶者一國  
而往媵者二國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徐云嫁禮  
有曲碩男下女也傳曰碩之曲碩通義也祈徐親也

詩譜

卷之十三

十一

徐言其行動觀言其容飾王氏曰韓侯娶妻何預于  
王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為諸侯所卑侮惟宣王任賢  
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所願娶而威儀備  
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  
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內外光顯體安  
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  
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娶之盛其意蓋在于此郝云  
王室又安邦國平和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猶二南  
之桃夭采芣太平之象可徵  
于韓姑歸韓之樂見韓侯封域之美極叙事之妙因出

使而相佐小字典下舍居相應川澤五台概見土光之  
美慶既令居就相佐時言燕譽則是後日言也國語  
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曹氏曰此與碩人卒章意同  
齊近河韓近山各賦其所有北方以川澤為盛

錫命且從先祖說起見今日所錫一循先朝之故典也  
此以終前緒或祖考意實靖四句言韓之城池不可不  
脩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所當  
虔恭匪懈者此也又以終前無廢朕命意呂東萊曰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因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二

者無事之辭韓地近蠻而百蠻又強強難服因使韓鎮  
而封之為長耳徐云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意  
所為證以戎索是也陳行之曰北狄以其類之多  
故曰百蠻以其種之大曰追蠡蓋其所居之北曰北國  
非有異也孔氏曰左傳云邦晉應韓武之甥也是韓侯  
之先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徐云治田畝正  
稅法貢土物亦見韓處邊陲此尤其前急意謝疊山  
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微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造  
方慮亦遠矣鄭氏曰韓侯先祖受先王命封為韓侯  
居韓城其州界接蠻服後若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

庚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降故入于親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蜚服追循之秋令撫其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顧也為儀既而通稱之東遷

黃氏曰玩小序至厥高則曰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至韓奕則曰宣王能錫命諸侯蓋前此周王之世諸侯不親入親錫命之典視為贅物其詩曰仲子靖之後予罔克蓋可見矣宣王則身行歷來精明一洗京頹之迹遵父武之道而復之故對中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

諸肅大雅

卷之十三

七

樊侯城辟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命召虎以征之規模宏大雅文武之世不足過也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武是南邦以中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大哉何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

江漢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然此意微亂命召公平淮夷此詩平淮夷當以經營為主而從強則自是平淮夷事

也此功既成固宜策命以寵異之拜廟而稱頌之也召公是以句有關係寵錫祝頌俱本此意 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宋求來鋪是體貼行者口氣註中曰字正聲罪致討之詞匪遊匪舒固非急于爭利亦無傲戒不寧意自是人心兢勸如此 方騰宇曰此與既敬既戒一例作成功之本蓋西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耳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竊據故欲陳兵而討之 陳止齋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曰江漢之游是淮南之夷也若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諸肅大雅

卷之十三

七

之地曰率彼淮浦者此徐土是也非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經營四方即是伐淮夷也經營四方者告成想平淮不其費力故王師一至已望其成矣 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決策以屈其心服其力故也 四方大概寬說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叛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文于疆于理至控南海則宣獨淮夷而已告成馳檄秦捷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安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

或以四方平穩起以王心寧總承悲非言建

式開四句。命以攝理于璽于理則召公承命而施徽也。式辟是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微即微所辟之地重微土上。疾者不恤民瘼疎者更放太驟。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賊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微法之事。極柱頭也。是一定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同。蓋什一而微乃周家一定之制。海在淮夷之東南故曰。至於南海侵土盡歸居然文武之舊矣。

述王初命之詞正見今日不容以無報也。來自未宣詩。大雅。卷之十五。其。

舉其職也文武四句是本其世功。肇敏二句是款以爵賞。總之責以立功耳。康公宣布政教。六在江漢之間故曰是似見王旬宣之命。固以續祖召公許國之志。六以承家。王伯厚曰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克超。致鑒。蘊文忠慨焉。或附會群志。漢朱文公怖焉。

呂東萊曰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矣。然無聞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爾圭瓚六句正錫爾社之事。錫之圭瓚。非毫以祀先人。則宗廟享之。而功光於前。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封邑。則子孫保之。而業垂于後。然必受命岐周者。一昭我周。

之有世臣一頭召祖之有賢胤也。圭瓚。瓚之器物不

適增其秩數。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惟人君不得私也。故必告先王而錫之。孔氏曰。爵人掌和爵。以實異而陳之。則當當在陳。亦祭則在。甫。爾雅註。尊彝為上。壘為下。甫居中。尚書曰。記曰。邦。與。爵。不。同。鬱。金。香。菓。煮。以。和。酒。者。也。未。和。鐵。單。謂。之。鉅。鬯。謝。疊。山。曰。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先。王。之。賞。是。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心。竭。力。以。

詩。大雅。卷之十五。其。報。先。王。之。功。矣。三。代。合。主。不。責。臣。子。以。享。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六。有。此。意。

第曰天子為年中。有不知何以為報意。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廟。受策書也。此虎拜稽首。是拜於召公廟。揚王休也。正用圭瓚等以祝其先之時。對即對越之對。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榮君祝也。毛氏曰。考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勒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天子為壽。是祝辭。既勒策命。又勒祝詞。於其後也。令聞不已。本美之。詞。而寓進之。意。洽。是。淪。肌。浹。髓。之。意。宣。

王方以武功襲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  
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張叔翹曰洛水當治平而  
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曰失文德蓋周之君臣素  
講于文武並用之道也

顧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遠最遠淮夷難服周  
人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  
國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言甫北伐北  
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夷之夷又命  
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至淮夷平然  
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三  
廿七  
宣王大雅之末也

###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  
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為有美而  
有戒也

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當以天子作主故命  
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  
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首云赫々明々見非若夷屬之萎靡闇弱也整六師明

簡敎別部位也脩我戎選車馬靖器械也此不過戰之  
具非戰之本在戒懼之一心敬戒即有嚴有翌之意  
萬全以取勝一怒以安民所以稱王者之師徐倣弦  
曰此詩本伐淮北而曰惠商國者自西而視之也淮北  
對淮南而言非在周之北召公征淮南之夷故攝理至  
於南海宣王自征淮北之夷故但言省此徐上蓋徐州  
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

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循有環  
視之義省有熟察之意既猶而後察之所謂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不欲榮及無辜意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  
謂肅大雅  
卷之十三  
廿八

故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虞如王全斌平蜀  
而師遽還不還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三農  
就淮土之人言周禮太宰一曰三農生九穀註疏云上  
原下濕平地也朱子又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徐  
倣弦曰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皆非時雨之師也故  
一則曰既敬既戒一則曰不留不處孫子云兵聞拙  
速未睹乃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  
留處也

宣王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焰是以動  
人故曰赫々業々赫業便是有嚴二句重看王舒二句

見無幾皇意繹驛數句及霞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此見王師在道而先聲奪人處

番字最重王室精弱而夷猶夏非大羽艾之不可進勇二句言虎臣之勇亦王之勇也鋪敘二句言師旅之勇亦王之勇也關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毅非溢而怒之也仍就也不勞餘力之意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南之夷散處淮浦者耳黃氏佐曰或疑王師已過淮浦而至徐不應復屯於淮浦不知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七

淮源而錫京又在徐之西與徐至徐必取道於潁故上曰率淮浦者徐主此所經歷之浦言也此曰鋪敘淮濱截彼淮浦則就所至徐之淮浦言也淮浦非一明矣王旅呼王言王師威震有無敵之勢敵如掌乃形容之詞其貴神速而疾如飛險則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兵忌寡弱而衆如江漢則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靜欲其喻也如山邑而堅不可撼則敵何以攻動欲其聞也如川流而銳不可當則敵何以守部伍連屬而擊首尾應最爲銳人行堅營穩而行次不亂是爲翼三奇正互發旁合無常智者無與知其謀故曰不測戰勝攻取所向

無窮勇若與與角其力故曰不克此所謂萬全之師已毛氏曰度如衆勢如翰孔氏曰鳥獸已度在子庭禽鷹鷂之擊衆鳥也孫子曰進而不退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人衆先人至姚承菴曰羅征云者洗滌其污穢而與與維新也

王猶句此中典之本也允塞書註云誠信而萬寶統乎目所為與哀撥亂安內據外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來庭者稽首以稱臣不違者率心而從順也宋與同俱要本心服上說此皆平日之信實孚之使然即今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被故曰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二十

天子之功王曰還歸即武王輯干戈索弓矢之意疏云徐未以印春秋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徐甚小豈王時未必能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足殲敵也又云即周淮夷叛魯之徐戎是明以淮徐為二敵矣朱子云伐淮北徐州之夷也則以為一矣玩詩云率彼淮浦者指徐王明是二非一當時淮徐雖離而徐猶之徐也而淮弱故後章屢言徐方耳嚴云王奮棄征淮也王旅棄移師伐徐也宋章徐服而天下定也亦一說郝云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無常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問荒裔不

可為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齊人之儀曰武不可  
重用不惟於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詞  
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  
忠江漢漢雖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驛印

序曰凡伯刺周王太壞也詩中雖並言婦亦當以寵  
褒如為主蓋女謁威故寺人寵婦寺近則正人來女戎  
興而外戎來之此定勢也故詩人與人之云亡亦欲其  
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昊天以惠民為德惟不忠所以不寧而卒實惟降災所  
許肅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二

以國危而士民皆瘵作一氣說邦是天子之邦士不安  
其位民不樂其生何瘵如之蘇賦曰句意亦中刑罰不  
當由於任用匪人原非兩事想要歸重刺王上  
黷貨淫刑皆以王言成討刑黜之不當信惡賊之為虐  
也此人生死之不當惡罪者之為害也正所謂士民其  
瘵也列氏曰女反有之毒之言王削出諸侯及卿大  
夫無罪者徐云左氏桓王取鄆劉為邦之由于鄭而  
與鄭人無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  
取鄆之國建伯之宮奪子之說與唐父田而有子  
類之難所謂人有田士女復奪之也

婦者乃千古亂本哲夫句提起以形哲婦之奸亦所以  
甚幽王之昏蔽難言其美只是形容之辭以慈美而反  
為泉鳴見人情厭而惡之如此以下正傾城之實長舌  
正典匪教匪誨相應女后官官其勢常相倚為奸故  
曰時維婦寺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若婦寺之  
言則敏對以成妖飾巧以亂實為諂為諂而已何教誨  
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詞孔氏曰齊人防守門閭親近  
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願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  
色且其入久處宮掖頗曉情事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  
厚挾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惑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  
肅肅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二

多由此作

赫宗周廢如滅之故專言婦人干政之事鞠如鞠獄  
之鞠推勘窮究之意伐武又鞠人的張本豈曰二句乃  
伐武之常態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做如  
之如不作喻說司馬內案中春詔后師內外命婦治  
泰于北郊以為祭服書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  
之索此之謂也  
天何以刺二句設為詰問之語欲王反而自思耳夷狄  
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都  
不忌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故曰舍爾戎

狄師予胥忌蓋惟之也。珍如冰絕瘁如疾危。不弔四句。玩註似另傳一意。以答其不能救亂也。

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侯者。終至存跡之意。侯者。貳彭。過迫之意。楊子稱參。予莫之能違也。俗云陰此兒。言近于亡也。善人備足以回天而曰人之云亡。則邦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不已也。

靡沸。檻泉以滌。與久為興。寧自今矣。指初進。象如之時。君子見於衆先。大率如此。不自我先二句。有惜其不能及意。藐。二句。正真之以改苗也。皇祖。指文武。無親賢慎儀。去。謂遠色說。爾後。今日以往皆是。

詩麟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三

徐微。注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於嬖妾奄豎。更相煽惑。如水之有蟲。日積月累。以漸于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我狄之禍。亦乘之而作矣。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為人君者。常謹犬戎。常法祖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國何敗亡之有。耶。詔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不安已久。蓋九年以後所作。

召曼

燕氏曰。因其首章稱曼。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曼。以

別小曼而已。

此詩刺王。亦以王用小人故也。仇饒。侵削。無不因之。致者耳。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懷。望治之意。

穩重。仇饒上。末二句。正仇饒使然也。流者。散而之四方也。亡者。往為。中廢。居則中國被其害。業則邊境罹其憂。此處便含侵削意。非至末章始見。

燕賊。本王所用。而歸之於天。亦無所歸咎之詞。燕賊。是狀其害。昏極。是狀其人。四適。是其心術。罪咎。指燕賊昏極之人言。蓋小人得志。陷斯民於羅網之中。小人之害。在內。燕賊之害。在內。故曰內訌。毛氏曰。訌。

詩麟大雅

卷之十三

十四

徐云。極刑也。喪。謂寺之極喪。其體休者。即所云刀鋸刑餘之人。曰。燕賊曰昏極。曰潰。曰適。皆深惡之詞。雲靖夷我邦。可見亂非降自天之意。半錯。顛倒。正推致亂之由。衆。頑慢之意。頑。不知道慢。不共職。又工為詆毀。正多玷缺之人。與兢業相反。我位。即指兢業之人言。當重上段。惟小人用。則賢人疎。故下文曰。胡不自替。兢業。形容憂時共職之心。即下召公之。所。不尚有備也。

孔世。未流。國脉日蹙。而民生憔悴。無復矣。微生。意。如陸



草之遇旱。如水草之棲木。皆有枯槁之象。君子以是知  
潰亂也。徐玄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旬。正所謂生意已盡也。亂世民  
情蕭索枯槁。形容殆盡。龐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  
然也。小人是用不潰于成。召晏草不潰茂。潰也。潰  
四滴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  
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之甚者。為潰。潰亂之甚者  
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四句。即四方有美。我獨居憂之意。徐云。時以時  
言。茲以地言。俾疏二句。欲其早自引退。以避賢者路也。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五

小人日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為是言者。蓋絕望  
於王。冀得收功於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朱克  
升曰。疏米一斗。可得稗米九升。輔潛庵曰。愴怛憂亂  
無情緒之意。鄭氏曰。彼賢者祿薄食粗。而此昏杯之  
黨。反食精粳。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姚  
承菴曰。疏是草疏。稗是稗。皆不好的物。事餓饉時。不  
得已而食之。看來此疾如此。彼此皆食疏稗。零替可謂  
極矣。而王猶恃其富厚。故曰。到此尚不自謂替乎。我觀  
此光景。不覺至於愴怛引長而不能已也。疏比小人。稗  
比君子。似屬強解。而接上維今之疾。亦似不合。書此以

侯明者。上二說俱附錄。  
玩而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小人誤國。其  
罪可正。其惡可鋤。唯不以其為階亂。此中便有不勝  
言者。故曰。薄斯害矣。朱子常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  
解。只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引是長說。私是闊說。楊見宇曰。不裁我躬。亦非壽為  
一已慮也。上嘆其害薄耳。須緊連上說。註而憂之。曰可  
不用。

舉今昔盛衰之事。以嘆之。意欲其用賢也。說箇召公便  
見用賢。說今也。日。感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  
講歸大雅 卷之十三 廿六

引而不散可也。到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當時只說  
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  
無限。蘇氏曰。楚椒舉有言。夏桀為仍之會。有蘇穀之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而矜之。殺者  
九國。由此觀之。關國以禮。禮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  
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昔率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  
公。烏乎殆哉。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也。潘筌江曰：瞻卬召旻二詩，序以為凡伯刺幽王大壞而作。又曰：旻，閔也。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義滿遠矣。瞻卬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褒如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倡言，則善類喑。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感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旻，豈非化之哀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朱豐城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無志，故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秦離所以降為國風也。  
 鄧潛略瞻卬召旻傷幽王大亂也。強賊江胥說也。罪罟張胥虐也。婦舌長胥聒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上干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亡矣。瞻卬誘其格天，召旻誘其求輔，雅終而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道也。  
 蘇東坡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具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群臣，其

言天人之際，雖苦迫切，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象，莫於凡民云爾。

詩歸周頌卷之十四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廣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雅馮元地

全校

爾雅馮元地

周頌

蘇頌頌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脩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為第之先後則詩屬三頌

不可完矣

郝仲興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久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其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之響以其言太永而捧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以此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為祭祀作而皆以頌告其廟故同為頌

序曰此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武洛邑朝諸侯卒以祀文王焉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成言居東三年

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祭歲之樂歌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之耳

清廟之頌以人心陰祖德見今日之祭非以顯相多士祀文王而以文王祀文王也所謂事死如事生前王為不忘也肅離五句作一句做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蓋新卒諸侯以祭聖典固自肅然何休曰王者貴得天下之惟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光其職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諸詩肅三頌

詩肅三頌

卷之十四

疾皆顯相也言顯相肅離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肅離便是文德故相承互見言文德之離在宮肅在廟者非特顯相為然而其餘多士無不執行之也肅離秉德謂身有其德也不專指相祀一節肅離雖分和敬而敬之從容合禮度即是和肅而不離勉強之敬也合說方是皇之度對越駿奔俱根心說但自神言之則心在傾仰自主言之則心在趨蹌不必以駿奔為作事者宛如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也此見聖德在人處德是顯承無射也不重人心之誠上對者相對之謂肅離秉德以心契心而相承相合也即作對之

駢駢奔者少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越事之敏也此有周旋趨給如將弗及意越於也一說發揚在上之意此祀之于廟則在廟句不宜與上句對無致即結顯承說德而昭明不昧為顯德而代人恭敬奉持為永有恆之為射蓋不顯不昧之誠意而反無射之詞後而順入字說得廣周公之德樂廟中以見天下也凡人改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此廟尚廟即當時可知已

陸羽明曰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此解

詩三項

卷之十四

三

最好蓋不顯不承順頂上文言人心也見文德無射於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乎人心也

姚承菴曰文王不顯亦顯無射亦射而此云不顯不承順射于人新即其亦顯亦承之至今存也故中云東文之德

此詩成周之初聲譽威德大享率祀雖祀典所不載者成周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廟昭格上下告成于也而賜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之自今以永承中土祈禱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則周公首祀新邑若闕禮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德齊敬一

心射越天地而助祭諸侯下逮庖宰之賤亦皆有孚顙若牧其放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公以為首務也

治國其如視諸斯乎天下之人心皆欲升和安有不太平者

此篇即與記既謂清廟之歌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附屬朱弦而通遠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郝云太平治功成也項告成功

詩三項

卷之十四

四

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昭昭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言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為政以德王者之民與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顯廣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保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此時詩文德之感而欲其傳之久也何必添出道字蓋此單以存諸中者言之曰牧曰惠曰萬皆皆向上表工夫下而言典方是治法耳果天命文德並言便是贊文德之盛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擬天也不言天道而言天命正指其實理之賦予者舊說元亨利貞是也不以

運行言於衆對不顯惟於衆故不巳於衆即不巳於  
默運也惟不顯故他不顯即純者之默存也不巳與純  
乃天命文德之實不顯不作豈不顯說在天命則與  
俱存而混開無端對之不見其始雖之不見其終而不  
已如此如在文德則聲色不大知識俱融並無錯雜而  
其純如此也他則心法垂於不朽子孫一氣元其無間  
陽歲此即是惟我不以祭時言亦不必以祭行真說  
我其收之三句一直看下純德主在命聚故曰收無洋  
渙意無時無廢不與文德相契合絕無一毫扞格即曰  
大順世相續便見為厚即作求配命意不必著齊治  
詩三頌 卷之十四 五  
均平上粗講清廟以人心見祖德此說子孫而歸重祖  
德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欲佑之意而自  
作不典則無以為承受之地曰哉其受之則祖宗之靈  
謝矣  
羅氏曰去聖人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為厚不能守也  
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  
意故此詩曰曾孫萬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緒之天下太平  
以為文王之德之效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

不已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  
我後人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  
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徐玄扈曰張叔翹  
謂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  
字義亦自可通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溢也朱氏  
曰盈溢彼物也按此溢字甚奇我其收之與我龍受  
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德澤浸被  
於我之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  
曾孫又當加意為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  
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  
背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六  
相博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之德而  
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僅統殊未見明白  
痛快也 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  
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  
作樂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歛之以制  
法度以大順我父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朕昭于刑乃單父祖德  
維清  
上二章言德此章言典則心法治法修之矣如是而乃  
可以祀文王也 清是奉行昭布之意與聖意同 緝

熙在緝上謂清明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即康岐之政。皆精神所流露。筆極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制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用文王之典。安文王之天下。非禎而禎。禎字就在成字上看。出太平有象。方是成功。有成便是禎。不必以四靈畢至語形容之。正見其當清緝熙。序曰奏象舞也。

蘇氏曰。蒙文王之樂。所謂象簡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蒙。武王之舞謂之武。時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時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詩三頌。秦之十四。

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簡也。武而謂之勺者。勺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是以其國無不備之政。無不備清也。清則其為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始肇祭天地。先為之極焉。迄於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于文王矣。張云。祭禮始大祀文王也。呂云。祭王者祭天之名。周公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筆極謂以文王配帝自此始。

也。

烈文

此即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之樂歌也。通詩是歸功意。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厚如此。

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為國君故稱。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祉福即守成業而致盛治。非止以富貴言。無疆言福祉之長久。從音身說。到子孫去。

無封無靡。守先王九賦九式之法也。此二句只引起錫福之功。序者諸侯相傳之次。張叔勣曰。繼序皇之。即李

詩三頌

秦之十四

九

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有其極慶言之。疏義謂商使戒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則淺陋甚矣。

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來。道即日用異倫。乃天下共由之路。故泛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御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四方訓。正見其強百辟。刑。正見其顯。與大雅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待見之意。前王所以不忘。正為道德能維繫人心也。嘗奉祭廟庭時。將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詩。使其惕然有感。勸慶而戒。勸

勸勉有餘不盡之意。自萬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又有難。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

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為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任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詩。肅三頌。卷之十四。九。

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存之所保也。呂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鄭氏曰。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徐氏曰。傳箋以無競為競。不顯為顯。而中庸稱萬民無疆。則是顯。仲文子思未及爾。且經文明言無競不顯。而強謂之競。與顯何也。當當依文解義。言道在當人。我自盡人道。於世何競之有。而四方訓矣。不令而行也。德本淵微。內自潛。有之有而。

百辟刑矣。所存者神也。若準以後篇無競維烈。則此言無所競者。人之道。彼言無與競者。武之烈。意有正合。所以誤解者。緣重看維字故也。

天作

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文王在內。與頌慶。不必太露。筋骨。高山曰。天作而太王太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嚴氏曰。遷岐非詩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如投田居民等事。即下所謂彼作此句。最重康以治岐之政。言康之繫根彼作矣。說見培植詩。肅三頌。卷之十四。十。

高山之命脉。以固岐周之基圖。意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見地開民聚為都會之地矣。子孫所指者。速保之重。太王開闢之艱難。戒意不重。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可包皇矣。二章告神之詞。其約乃爾。序曰。祀先王先公也。郝云。按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於太王。父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薦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

王與湯獨為記云王才三子安海後與王才子

是也

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

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幽遼焉則保尊大之

廣其德澤居之二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曰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倍三十一年公羊

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

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太王能尊大之廣

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櫟濟

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

詩瞻之頂

尊大之也常昭云太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

民皆從之

吳天有成命

此詩頌成王全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即二后日晏

不遑敬肅執競之心二后以此受命成王以此保命宥

密德是形容其心之外無德之外無命單厥心者即彈

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可以安天下

故曰肆其靖之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文武開創本與

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與

文武之功也

宏深靜容要說得與天命相配方見憑藉之意惟續光

明已在宥密中只嘆美一番

徐氏曰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勝觀三

代以至今日維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前

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

矣

序曰郊祀天地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于圜丘

夏至祭地祇于方澤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

業不致安也夙夜精德以為受命之基蓋未嘗象之亦

詩瞻之頂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密也

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

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

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

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

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

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俗矣後世無容易之且

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有

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

也



朱子辨序云以國語證之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詩無疑小序因昊天二字遂曰郊祀天地也。不知古昔聖王制為祀典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祀地於北其壇壝樂舞器幣各不同若曰合祭于國丘則古未有此禮若曰一詩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薦鮪者則詩中言天而不及地何取以泰之方澤乎斷以朱子為正。

我將

詩旨全以天為主。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冀天之享說文王右享慶可補出天來若與天及畏威

諸篇三頌

卷之十四

十一

保之虞。却不必強補文王通自具為內重在法典日靖上蓋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上帝之心也。文之所以慈及皇天也畏天之威。是依日監之意。紹昭事之誠以副其求莫之心耳。案結陶匏商栗祭天子於南郊尊之也牛羊豕魚鼈鼎俎祭帝於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於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靖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與倖者焉。

則象育之為儀矩矱矜之為式履畏持之為刑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

須知首節詞氣便與上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靖四方耳保之名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義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之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决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

詩篇三頌

卷之十四

十四

時邁

此章以昊天天子之為主。兩重允王保之句蓋中六句以人歸神享正是昊天天子之作過脉語正以今日之時邁上見于天為子于天下為君師儻政明教方解保子之之命俱在時邁之頃見字當煥然一變不負寵之四方之意

此與時周之命一樣氣象乃單商之說最初一說不用註十二年之說蓋十二年見周禮武王時尚未制也且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十二年在位也應天時行故曰時邁亦勿認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其字正是行

天之意不必過設疑處。反覆于天命之靡常。故終之以保命之說。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執望秩于山川。建觀東后。

蔡氏曰。望秩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于下。文神人之主。改教之宗。言向懷舊時義云。彼商獨非天子耶。豈吾所甚懼也。堪輿此詩傳神。

二節承上設問之詞而應之。曰。天官右序。有周矣。不見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為後。于道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若實作驗之。而知天子我則周王之時。

詩篇三

卷之十四

十

延姑以驗天意何如。而非所謂時周之命矣。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教言。震之與式。序不同。時尚未行。慶賞然陟之典。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改之意。如頌臣朝。一律度。脩五禮。如五器是也。震疊則大畏小懷。與前玩惕不同。懷是我去格他。柔是我去安他。河無汎濫。岳無籌崩。便是懷柔。慶河岳感格百神可知。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博天皆王土。故巡狩所至者皆祭焉。朝會祭告皆自天使我說。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而惟為神人之后。則必為天之子矣。

三節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有周也。政教肅脩。此奉天意以新天下者也。此與上章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若四方百辟。定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予我之命也。明昭有周。只掃除蕩濁。而天下清明。意以新天子之定式。序以諸侯。重在序上。天子者。序之于天。諸侯者。序于天子。戴戡四句。重求整德。二句求非講求乃。搜求也。即訪洪範于箕子。求冊書于太公之類。

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徐云。曰。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持舊久易。即于新惟懿德可。詩篇三

卷之十四

十六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振天下推新之化。序曰。巡守告祭。望也。郝云。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從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敬之上者。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以樂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道。納夏一名騶。周禮九夏之三也。通詩也。集思文也。三夏外。有玉夏。昭夏。章夏。齊夏。族夏。鵠夏。鸛夏。執競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以致治。而

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有以本之。非專藉麻蔭于前人者也。猶是鐘鼓磬管。耳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哩。焉得焉。此二節。總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成儀反。叙述過過之詞。所重不在也。

武王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永德配命。善述善述。成王夙夜。密康王對揚光訓。發強剛毅。是以有執。便是說非有。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徐士彰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說。反有非內之所存者。而言成康德基。密康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運者。而

詩三項

卷之十四

十

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所君。見創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固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斤。其明有意。蓋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如開雲霧。而睹青天。此言其大。崇昭明耳。至若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倫。纖悉錄兩。必到矣。故曰斤。

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而三后之功德。皆宣播于樂中。神心未有不感格者。此降福所以臻也。樂記曰。鍾鼓鏗。以立號。以立橫。以立武。竹聲

繼以立會。以聚衆。降福已是。不祝致告之時。成儀反。上即式禮莫愆之意。反。上謂反之于始。而如一也。凡頌之體。不獨藉美前人功德。實以興起後世儀刑。但述功德而不及主祭者。稱頌之謂何。此云降福既已簡。而威儀尚爾。反。前王將醉飽以享之。而福祿之未反。未艾也。此方是頌體。醉飽就神言。正神具醉止之時也。

序曰。祀武王也。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滿笠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

詩三項

卷之十四

八

王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呂涇野。所謂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矣。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于孫之盛也。

魯申公曰。執競昭王。神康王。於明堂之詩。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法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抑云。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鋪張。文義不類。蘇氏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之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過。即韶

夏者也。禮牲出入。秦韶夏。天子以過德元后。康王以漢昭穆之季。未聞有能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

思文

序曰。后稷配天也。生民述事之詞。故詳思文告神之詞。故簡雅頌。休殊義則一也。稷一有印之君耳。周人推以配天。恐人疑之。故闢其功曰。先配見。非泰竊也。百谷獨舉。未年者。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講嬴三頌。

卷之十四

十九

首種為百穀。繼絕續之。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也。帝命三句。一直下見。稷之于民。以粒食。出民於禽獸。皆天心也。克配南郊。誰曰不宜。稷之教稼。但為民立命。而功至陳常于時夏。是又為民立德。而宇宙文明矣。故頌之曰。思文。經天緯地之謂文。配天即猶論泰贊之謂言其德之光。破于民物者。與天無二也。立字不作粒字解。貽我來牟。自有粒食意在。此二句。總以百谷言。已有偏養意。德大如天。意亦畧盡。下二句。見其謂民立命者。皆其為帝立心。所以為極此心。以帝命與克配相應。張叔翹曰。貽我來牟。重率育。不重帝命。蓋舊穀既漬。

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牟。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徧。康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有稷貽之。則樹藝之教。杜是乎。倫生養之利。於是乎周徧。天下之民。無復阻飢之患矣。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不見重稷之義矣。此亦一見存之。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亦不是。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有斟酌。后稷之功。止於教稼。穡穡而詩人推揚其美。至曰。積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恰象禹契之功。皆稷之功者。然見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受其業。明人倫者。問與成厥功。真可謂善言祖德矣。

詩嬴三頌

卷之十四

十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吳天有成命當之。

臣工

詩以敬公為主。惟暮之春。句最喫緊。臣工如卿。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畋田正也。敬前在公。以農事言。而下即敬公之事。璧爾。是始置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章小東曰。成法如卿。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與周禮備稼政。簡稼器之類。不可直以下節當之。蓋三月治田。初不待于咨度。而上帝之明賜。亦非所謂成法也。成法具矣。而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

有許多調停儀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保介節正咨茹之事大意以乘天時盡人事連說不必折看如何新畬問之也亦商之也麥將登而谷繼熟以天時催人事也倏忽之間又見西成簡乃器備乃事以人事赴天時也是所謂戒也若多說款之以故恐非戒意輔潛菴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莫則陽氣具蒸土膏方動正平秩東作之時新畬用力猶難故首問之下皆言治新畬之事只一氣說去命我衆人二句正是勸相農夫之事曹氏曰凡

新畬三項

卷之四

十一

田一歲曰蕝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周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管子曰一農一事必有一鉉一耨一鉋然後成農錢鉋也所以起土可用於耕鑄耨也所以去草可用於耘鉉以耨禾可用於穀序曰諸侯助祭遺於廟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而助祭歸而戒以農事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先王之意樂可見矣郝云朱子改為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莊頃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風猷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頃以稼穡免

禍論洛誥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為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於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為頃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為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閒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吳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噫嘻

官治農王者治官舉里知川舉川知天下率爾以下一氣不斷重在一率字大意言欲種必先耕而耕之必駢

新畬三項

卷之五

十二

茲必協力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他自地而人自人也訓義曰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率乃統率之率非以身先之也卿遜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率農夫而大發其私田蓋必域於萬夫者布滿郊原之內也黃氏佐曰周官一書設官分職其為農事者不一而是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暇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事而已疏義曰偶

民力者莫如私。私為出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之為一己之私事。則併力齊心。有不期然而然矣。上

先民之私。民先上之公。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魯申公曰。噫。嘻。康王孟春

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郝云。按月令孟春。天

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

樂歌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仲春建卯

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

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使非祭祀樂歌。而何以

入於頌。

新編三頌 卷之十四 三

振鷺

序曰。二王之後。未助祭也。客之整。譽之永。都是德。若

說出德。未便索然。提之一見而喜。更喜其將未之永。無

間言。無限眷戀咨嗟之意。提之曰。在此無致。

辟雖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雩。斯字指鷺之集

白言。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燕至也。客如助祭時

進退周旋皆是。非顏色也。二代之忠質。周室之羽儀。已

運下無教意。

為滕國之遺易。起猜嫉。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無惡無

教。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意。待客與待臣

傳。詩。中。此。舉。猶。云。見。在。之。舉。也。宜。其。說。同。仁

得。人。心。上。幸。其。能。保。著。耳。李。迂。仲。曰。庶。幾。終。譽。而。謂

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人。曰。

俾。我。有。周。無。疆。皆。此。意。也。

張。叔。翹。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

而。振。鷺。不。明。言。其。事。故。提。以。為。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殷

舊。尚。白。則。車。馬。服。御。宜。皆。編。素。以。振。鷺。咏。之。或。亦。取。潔

白。之。意。與。史。記。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

以。表。夏。后。氏。之。祀。又。曰。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

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徐。氏。曰。

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

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則天下有蕩上無

私氣象。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免舜揖讓。公天下之

心也。彼視天下非我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

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

在夷齊之上。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朱子曰。有此意

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勝。主

與尸賓皆有獻酬之禮。黃葵峯曰。按正祭時。未敢獻

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於尊也。後祭歸賓客之俎。獨而

同姓燕飲。亦未見有二王之後在。想別日燕飲。故歌此

詩。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重在歸功於神以見其當報意。李

氏曰職方氏雍冀之他高燥其歲宜黍荆陽之地下濕

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徐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

下無所不熟。孔氏曰毛氏言稌所以歲德則稌惟歲

稌也而此官廩人注云稌米曰稌明堂位米稌則稌之

而容蕞米蕞稌也。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

以供祭祀又辨五齊之初惟醴酒最清鄭氏所謂成而

汁澤相附如今之甜酒也。億柿舉邦歲之廩穀非專

主公家言。烝畀二句。開說進祖妣享獻安侑。論百禮尊

賓養老降福甚偏。言大典畢舉。非特食農夫教士女而

已符者殆也。

朱克升曰。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郊廟之樂歌。經

文只言烝畀祖妣。未嘗有以社以方等語。不知改本何

以又用小序。

蘇氏曰。豐年載芣。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

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有簫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黃葵峯曰此周公制

禮作樂既成行其禮于宗廟之中。大合樂而奏之也。

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為始

作樂而已。亦非為釋奠養老也。樂以昭德象功始成

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

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設樂者賤賤也。作樂者尊師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六十人賤賤者和之。尊在周庭所以和音律

感神人者皆在是故曰提敘其事。

曹云足鼓以跌承之。楹鼓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其虞

謂之縣鼓。毛云祝控也。罔揭也。考素云以方二尺四

寸陰也。故二十七鉦鉦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

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祝之制中

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罔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

則歸實也。

王云蕭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

二寸。簫差象鳳翼。

肅即徽如意。雖即他如意合之即所望。和鳴也和字

最重。此即是大武之樂以功成樂作是誌其靈故曰先

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于音樂之內也。末以容之

觀犧神之格。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作者。宜雖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盛可知。提重在和鳴之足以格祖上。不必言興亡之感。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潛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饗廟。至春王鮪未。則薦鮪。此其樂也。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入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鮪。有不忌本之意。潛深慶也。毛氏訓作。不知鮪。謂之中。如何積。養之。享祀是也。

諸廟三類

卷之十四

廿七

薦非祭。所謂脩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

雖

此武王克商。歸祀文王。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故言諸侯獨。六之於文。聖父聖子也。言文德曰庸。雖曰。此之時。公天子分明。獨出文王精神。來宣誓文武。以昌後。而後人克承先德。以右之。此之謂孝子。天子穆。內有無限徘徊之感焉。故接嘆曰。於荐廣牡。見其集。假武之天命者誰也。皇考也。後子孝子內有善德。善述之思焉。故追美之曰。宣誓文武。而歸燕在既右。烈考句。

有來至止。侯在廟言。雖。非勉強。肅。無情容。我。則至和無。至敬無文。而深遠。其。則矣。俱就祭時說。主祭之人。要欲精神以昭格。自合獲。非因諸侯助祭。而天子無所事也。徐云。孝子主祀。若無一段淵然默然。肅乎默成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獲。方與神明合德也。

薦。特在助祭中。抽出一事言。顧大詔曰。於薦二句。於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經自。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餉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諸廟三類

卷之十四

廿六

者。天子自有充人。牧人等官。牲何不脩。而乃取給予諸侯也。此已是既右烈考二句。意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劉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誓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誓。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亦要就祭時描寫。為妙。燕字雖。就安氏說。然味詩詞。則說个燕及。可見文德。徹下。徹。上。徹。徹。直指武王說。昌後。本燕及。未。不重。後之。昌。只重。所以報文德之盛。即陳錫哉。周之意。後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總是推既右烈考。根原。未。見今之事。親者。即其。以裕後者也。豈孝子之盡孝已哉。眉壽繁祉。都為一。



右字埋根脚。文母雖帶言。其實開雕啟化。鑽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序曰。帝太祖也。蘇氏曰。帝宗廟之大祭。所謂帝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言周人以諸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諸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嚴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劉氏曰。太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呂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推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

詩屬三頌

卷之十四

十九

載見

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末。本為末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大意以率見昭考為主。載見從入觀說起。即有未雍。二句意。章即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稟承于新王之朝。若其中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靈。隱隱含着下意。祈盡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戰前者也。降廟

金以元嚮首。故曰有鶴。作三件者。林有烈元。不是載邁之光。即殿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光。意。保左右之曰以事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宜。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與大乎得四表之惟心。其周公之謂乎。眉壽三句。皆孝享中事。此已是純嘏了。不過提出辟公字。以示歸功之。忘重一按字。俾字。朱氏曰。末二句。蓋均福于諸侯之詞。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郝云。成王十有三年。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其孫也。此即其請廟三頌。卷之十四。十九。

初立朝諸侯。率以見於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康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強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按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苗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

有客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徐士彰曰。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此蓋受封之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所謂淫威即封典也。或云古

者，爵人必於祖廟，故云然。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執酒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關，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且威儀多之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今人快睹光景，只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嚴華谷曰：威儀甚且然，敬慎者乃其隨行之象，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王之文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其廟三頌。卷之十四 十一

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繫之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緩之，皆設言也。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番，之只是愛之，終已既有淫威二句，只是按之，切車則大輪，斡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淫威如此，必是得是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崇寵，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而昨自多其兩與也。張叔翹曰：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亦白其馬與淫威駒。黃氏佐曰：武王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于宋，見其樂記可考，成王特申命之耳，非至此始封也。

徐云：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自然如客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蓋于千仞之象。尚書日記曰：自漢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武庚事，少有能善後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蕭屏周者為益，威武庚敗而建微子於上公，其待過為益，加以同德之為至也。

序曰：燕大武也。此大武之首章，言武王成功之大，而推其功之所由成也。誦武而曰：九文曰：道制武烈之中，詩廟三頌。卷之十四 十二

文德寓焉。何也？人知武王之在干戈，而不知武不貴于用武，若以武定天下，則不定矣，而以武競天下，則不競矣。武以止戈為武，而武王無競之烈，而以勝殷者，不以武也。九文以惠鮮懷保言，全在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着。克開三分有二，其命維新是也。武王之受，即是以服事殷的念頭，欲守之不失，但付惡不悅，不得用其杞包之忠，而通以機，求其聖明之念，而達以愛，而一着戎衣，不事刑殺，終不失其九文，三之文，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武不尚武，非武之大者哉。勝殷過劉，往有以勝殷而止付之殺戮者言，於止戈之意，欠切，不如在武王身

上看。是不必戰勝攻取而定其功。是止已之殺。與止戈有情。當細味之。舊以偃武說亦可。無競之烈與耄定之功。俱在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上。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棄散軍而郊射。左射鯨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詩譜三項

卷之十四

十三

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醺。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過劉者。定廟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殷之殺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詩以繼序為承家之孝。勉教為致孝之本。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成王之夙夜敬止。敬即念也。繼序者。繼此心精耳。

閔予三句。見其任大責重如此。變故遠遭又如此。有無限悲愴。正是夙夜思慕。兢業崇。源頭遂以嘆詞接下。永世克孝。即善繼善述。求德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夙夜不忘。皆在心上看。故以念茲承之。陟降者。念念與之。泰合。公非懸空妄想。惟是德志述事而已。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敢。遂以夙夜敬止承之。此即基命有密之心。常若皇考之陟降者也。徐云。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詩譜三項

卷之十四

十四

末二句。推明所以夙夜敬止之心。不曰業而曰承。如上文孝字。念字。敬字。皆一脉相承。無間的念頭。此序之所由來也。一日思一日當敬。永世思永世當敬。安敢閔于夙夜哉。

訪落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張叔起曰。以落為始。如以廟為治。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達到盡處。邨云。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為落。艾者。刈刈。故謂終為艾。徐倣茲曰。多難。或說以天公。未聞人心未寧。言以

此詩尚未有武庚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  
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不然，何多難之有？上下陟  
降，即其道之所散殊者，上以道之全体言，故覺其難；下  
以家庭一節言，故覺其易。蓋言不求道於遠而求道于  
近也。無道與事之別。紹庭如臨百官，正萬民之事。紹  
家如刑憲，至兄弟之事。休即道之資益，後人處，保則  
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于迷。不  
必以保明分應多難判渙言。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  
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君公亦曰：王  
詩庸三頌。  
卷之十四  
廿五

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落而由  
作也。

敬之

詩以敬合天，以聰開敬，而以學開聰。光明之體，即天道  
之貞觀也。顯德行之示，正光明之入路也。提不外一敬  
字，而借助于羣臣之意，尤為喫緊。

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  
由開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說將併照而至于光明，即  
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于人曰：示我顯德行，夫示  
之不顯，非不聰之所能領。而所謂就將得顯者，亦或有

似是之記，此成王意也。

首節迷言之體，首句戒其當敬是一章大頭腦，須重敲。  
下文不過發明，不可不敬，天顯故命不易，是一套語。無  
曰三句，正是下顯字，成王之意若曰：羣臣所言當敬之  
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

二節只是學一個聰，而復其光明之體，自然能敬矣。示  
我顯德行，亦只成就得一個聰字，就是造就，將是精進  
併照二字，與文王不同，乃勉然工夫，後一際之明，而聰  
得不已。到那萬理明淨地位，此等皆實，有體驗可據  
者。故曰：示我顯德行，仔肩，或以國家天下之重任言，或

詩庸三頌

卷之十四

廿五

即以光明之地，位言，愚謂仔肩，只以天命之去而擔于  
一身言，更真切。陟降二句，言天休事而無日不然也。  
一氣說，不作兩層。茲字，正打上士字。

徐幹曰：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實在于室，有所求而  
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佛

謂之獨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成王之意，作必  
求着實，如上一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  
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類如此。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

子曰：嗣王求助也。

此乃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不懲何惡，語意雖重，慮上天下事，未有不犯於小者，故以小惡名篇，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與廷臣更始之意。其予四句，全為管蔡而發，獨以變生骨肉，故借雉鳴為詞，以寓痛切之意。此四句已終，非禁止其未然之謂，言莫放予并畔也。予自使之，而自求幸望也。始則信彼視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一是輕任，一是輕信，莫予并畔，猶云莫云毒也。已詩莫我肯德，莫予云，觀皆倒詞也。言無人使畔，整我乃我自求耳。莫予二字，已見懲後之意。陸農師詩補三項。

卷之十四

廿七

曰：說苑云：鵠鵠巢于常若，繫之以髮，一名穢雀，化轉為鵬。黃氏佐曰：鵠鵠生鵬，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弱臣兮單變虎，不得以文害意。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變又集集也。多難以王，新造言，集夢即指管蔡說受病深者，痛定猶痛。

劉成安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百工群叔汎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東居，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健作，故以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沈仲容曰：訪落慎始也，所以廣常。小菴謹後也，所以廣。

戴芟

此典良相皆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玩振古句，似屬祈年詩。

芟柞未是耕，蓋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左傳：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之。國語：所謂擊葉除田是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凍塗釋土膏動，故解散。孔氏曰：待其土氣滋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然，耘除根株也。隰新發田也，吟舊田有樹路者也。世見無曠土。

詩補三項

卷之十四

廿八

意：農主三句，指點出耕之人來，見得盛世之民，不敢瀆心舍力，不分內外親疎，思婦二句，分明画出春耕景象，太平氣象，不必說婦何以依夫，何以耦，耦耒耜，斷木為之，到則入土也深。

田耕而播，而生，而盛，自是曰之漸次，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趨於其庶乎，徐云：千耦其耘，縣上其庶，援朱子提訓作去苗間草也，則播厥三節，為申明其次節之意，提是既苗而耘，漢鄭氏箋：則以千耦其耘，為既耕而耘，縣上其庶，為既苗而耘，前之耘，為反土而除。

草木之根株，法之庶為除去苗根之草，第如今人治田，則未予為是，然耘而法播，于今亦間有之，疑此是古法，漢人注疏，必非沒然者也。

獲言在野，積言在場，百禮如裸，將安值，迎神送尸之類，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曰以洽百禮，上言收入之多，雖屬民間，而祭祀燕享，俱就國家說，其香，上如飴也，椒其馨，上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類，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以便是邦家光顯慶，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李氏曰：卷老之禮，有三老五

詩三

卷之十

九

更焉，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為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為人弟者，親冕而提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饗在前，祝嘏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執敬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匪耳二句，雖農事豐年，公貼却是一公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以起振古，振古自周家開國時言。

序曰：耒耜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而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天曰：做戴當作熾，葛既耘除草木根株，

乃更以刈耜耨苗之而後種，劉夢成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而又謂當與豐年二殊，蓋據為酒醴畀祖妣言也，其亦秋成之祭，為新于宗廟而歌之典。

良報

通詩重報賽，宜以末二句為主。

毛氏曰：爰，上猶剛也，舍人曰：爰，入地之貌，播，二句帶在耕上，說饒伊黍稷伊件，不重質儉，農夫自合當如此，何用珍味華飾為，婦服于餉，夫服于報，見舉家力農意，周語曰：民無縣報，野無與草，豈以蔽日

詩三

卷之十

十

樂雨，件以繩結之也，鐸，鋤也，鋤也，急成意，徐士彰曰：言藉黍，則凡百谷之宜高而實者，得其意，言藉麥，則凡百谷之宜下而暑者，滋其生，觀黍麥而水陸之草可見，黍麥朽止，乃耘以滋事，不惟除苗之害，亦見耘之有益于苗也，此不重黍麥，須根用力之為，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灰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冀田時，可以美土，陸明曰：積之粟，典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批穀多則櫛頭，櫛起而不聚，粟之則密矣，此說一準而意如櫛，是在場堆穀，密比如此，以象堆而實，實者，謂以入穀

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室如以，無族不統矣。鄭氏曰：百室者，出必共血而耕，八必共族而居，又有祭酺合饗之禮，百室寧止，見豐成去氣象，有合哺鼓腹之意，民富而安，故是天下之福。周人廟祭牲用騂是純色，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特牲。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毛氏曰：社稷之牛角，其特牲中有黍稷並薦之意，似者或其饌而不遺，饋者繼其饌而不能，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一見神，既之此獲一飲神休之永賴意。

詩三

卷之十四

四一

張叔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註但言饋先祖以奉祀，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芡云：此詩與豐年相似，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且經文曰：殺時特牲，蓋牲各從其方之色，舉特牲以祭其餘，如大田以其時之例，則改本之說自可通矣。

特牲云：月禮凡陰祀用黝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也。然則社稷用黝牲，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以祭社，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而仍黑祭也。

潘筌江曰：朱傳以二詩詞意與豐年相似，以為未見有

祈報也。呂涇野云：振古如茲，非祈乎？故特牲而續非報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不知以自奮也。

條衣

鄭氏曰：雉，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雉，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周曰雉，商謂之貍。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

詩三

卷之十四

四一

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賓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酢時，通飯其始終相視之敬，而飲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重祭說，不與飲對。

雷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又曰：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禮有冠弁，帶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礼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庫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雉之

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饔飩，祭之日，遂齊有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饔飩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盥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少陳主，主人即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及降東階，而告濯具，主人出後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爵告饔，彼先視濯，盥豆，次視牲，次舉爵，然後與此羊牛豕，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盥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後羊之牛，是告充，爵及饔，是舉饔。許廣三項 卷之十四 四

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後受爵，如此禮儀甚好，有接續的意思，今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人大端有節奏，然云祭有酬酢，主與尸賓，交相酬酢，是見古人事死如生之意，且森嚴之地，而情意疏通，故曰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故曰禮之用，和為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序曰，饔飩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云，此祈禱之祭，饔而饔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農，鞠衣黃，春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春，祭者，薦鞠衣，祈禱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春于北郊，此即春祭薦衣，祈禱之尸，靈星，龍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蚤為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象物，絲衣戴弁者，尸服也，蚤為絲，故衣絲，絲，索內也，象蚤也，蚤為同氣，蚤首似馬，依下曲從，弁無曲者，象蚤形也，蚤必緝尸，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即日賓尸于堂，謂之饋，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饗，者天子賓尸之名，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蚤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蓋舉時人所知者，饗之，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戴弁為士，但堂基，牛羊豕，為省牲器，夫饗禮殺于正祭，牲牢器



四皆用祭之餘。有司微云。掃堂設尸。雖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乎。鄭云。澤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即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俟饋。天子明日饋。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徂徂于門基也。言自羊祖牛。魯及魯者。牲皆自堂徂門。始祭。徂入先太宰。後少宰。故故于先出。而牛從之。魯魯大。以烹牲體。魯小。以盛和羹。近尸。牲近外。故魯先出。而魯從之。猶士虞禮。祀者逆。退位之類。皆自堂徂基之序也。况觥以下。則祝願之餘。雖以係衣。載升。助祭之士。朱傳改為

詩補三

卷之十四

四

祭而飲酒。則序言釋奠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罪矣。夫衣衾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系祭惟此一。故聖人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酌  
舊說。武王酌時。以成功。非也。須看。王。之。造。一。句。武。王。酌。業。者。也。其。無。範。之。烈。卷。舒。手。時。而。非。同。時。為。卷。舒。者。也。時。何。以。海。邊。春。之。而。時。也。非。與。時。俱。勝。者。也。時。何。以。純。然。是。因。武。王。用。六。介。而。純。然。也。故。曰。時。伐。大。商。會。朝。清。明。非。與。時。俱。顯。者。也。一。造。字。最。有。意。前。後。俱。重。武。

王上

於。錄。以。氣。勢。言。即。威。武。奮。揚。意。不。必。說。到。觀。兵。孟。津。八。百。未。會。公。不。專。指。車。車。虎。賁。言。遵。者。守。而。不。動。養。者。蓄。而。未。發。苟。天。命。人。心。稍。可。挽。回。必。欲。委。曲。徐。俟。不。肯。顯。然。昂。車。也。惟。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炭。之。心。祇。是。王。業。昌。明。開。于。天。水。一。着。矣。此。之。謂。主。張。造。化。撐。持。乾。坤。騎。王。造。豈。易。承。受。者。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正。所。以。嗣。之。也。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之。造。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此。見。後。人。之。有。天下。由于。武。其。守。天下。亦。惟。武。是。師。也。全。重。武。王。不。在。詩。補。三。卷。之。十四。四。

卷之十四

四

法。人。當。法。上。一。說。人。君。為。治。亦。須。養。不。可。見。小。欲。遠。師。者。師。其。養。也。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或。曰。酌。勺。也。勺。即。篇。也。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桓

舊。說。首。二。句。伐。暴。安。民。而。獲。應。于。天。中。六。句。用。賢。治。而。德。昭。于。天。末。句。提。承。二。意。而。美。之。此。非。托。要。意。也。天。意。只。在。求。民。之。莫。武。王。伐。暴。提。為。萬。邦。而。非。當。大。下。及。克。殷。之。后。武。又。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克。

少云與後字相應故曰於昭于天夫如是而後可以托

天下也故曰皇以綱之

慶豐之應便是天命而在而命之匪懈乃承上起下之詞即申命用付之意保有信之專而任之重也士說得底勿指敦商之士言商周時尚無後世烏盡有歲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于以四方列爵分土也其德即安民之德昭昭昭假之昭

序曰講武類禡也祖武志也朱氏曰祭方人傳楚莊

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武王克商求其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章

詩三篇

卷之十四

曰敦時律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後萬邦慶豐年然則桓齊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郝云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而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土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奏

此詩並頌文武提重我祖維求定一句律思二字有無限徘徊光景通篇是代武王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張叔翹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王之勤言竭

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敦時律思我祖維求定此已

武王大封之意所以慰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按律思

諸臣受封者追思文王之心以共保天命也諸說以肇

造區夏為勤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而所謂律思者只

是欲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甚

矣勤者指其求寧觀成之心正是一箇定字日晏不

遑備和有夏是為民而然非為封國也我應受之不

是受其封國是休其愛民的念頭而以其身當之即王

配于京之意敦訓為布是廣及之意人各宜其勤人

各底其績天下若太山而四維之矣祖字不作武王之

詩三篇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往名不作諸臣之往還作虛字看為安時周之命正承二我字再一提醒以做惕諸臣見非商之私昵惡德也於律思正應上文一勤字及定字見得不可不勤其職而副我求定天下之心也上律思着文王上看須玩一可字作死字眼末律思字在諸臣言欲其靖共以致職是活字也

孔氏曰尚書武成篇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六祭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大封之

序曰奏大封于廟也奏于也所以錫于善人也

魯申公曰奏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

般

此以哀時之對為主。重新會上。祭告所及。諸侯畢朝。敦  
天二句。正贊朝會之意。說文云。般。旋也。取盤旋之義。  
巡狩而偏乎四岳。所謂般旋也。登高以就望也。就祀上  
天。望祀山河。望山喬岳。指一處言。允猶翕河。則四岳皆  
偏矣。敦。敦天句中。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相望共新  
政。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若虞典所謂脩五禮。辨五  
瑞。協時日。同律度量是也。聚而朝之方岳。要知諸侯各朝  
于方岳。非盡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時周之命者。  
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再  
詩肅三項 卷之十四 五

提而言。令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序曰。巡守而祭四嶽河海也。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祀也。舜受天下于堯。  
猶必望于山川。猶於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  
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先周之受命也。  
黃氏通解曰。王制天子巡守。祭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周  
禮太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必以賓禮親邦國。書  
舜典所載。詩時邁。昭昭。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  
答人心也。法世若作鄜時。祠陳寶。封泰山。禪梁父。岱松  
楡社。立靈星祠。如同馬遷封禪書之祇稱者。嗚呼。先王

之意微矣

顧仲恭曰。高山墮山喬岳。只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  
謂其旁小山也。喬則其高而大者。謂山頂也。古者巡狩。  
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此詩所云是  
也。或疑周至成王始封泰山。禪社首。武王時未太平。不  
得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但不刻石紀號以示後世  
耳。若告天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豈可缺乎。自秦皇  
漢武以後。封禪之說。遂為儒者笑柄。不知古帝王實有  
之也。

大仲子曰。弊一歲遊四岳。固不費而民不勞者。兵衛少  
詩肅三項 卷之十四 五

而誅求寡也。法世少兵衛。則不足以防窺伺之奸。寡誅  
求。則不足以備羈約之費。如周穆隨陽之遊。可鑒矣。然  
則奈何。觀風之使。以時四出。而聖天子延訪于上。則不  
出戶知天下。其庶幾乎。

郝云。舊以此為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  
遊也。書云。盤于遊畋。嬖婁勃窣。行路之辭。天子巡狩。按  
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桓。并日。亦武樂之一章耳。  
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為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  
面北。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適具已。武云。頌成王  
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

詩庸魯頌商頌卷之十五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瓦錢 瑋 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爾蘇馮元颺

全校

蘭校馮元颺

魯頌

郝云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擬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離家臣寺祀魯之不法甚于

詩庸三頌

卷之十五

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為作頌興廟樂駟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備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廢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勝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述之事父述之事君嗚呼春秋之

最各笑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遠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為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為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為風歌于廟與歌于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微獨魯八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諺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舉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真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

詩庸三頌

卷之十五

二

篇脩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如此耶鄭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粲氏曰魯頌之實也得之矣

駟

考牧圖之大政也詩美僖公故以牧事言之薄言累舉之詞累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非必為馬也萬事通焉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鄭氏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李氏曰坰之野水草甚美既不害于農又使馬得其所養馬重駟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泛言下思

字就馬政備衆言無疆是思之遠無期是思之久無窮是思之勤無邪是思之正不得相混彭言感是利用有餘非強盛也任言多力見其才非駕下儔者長驅不息乃其氣壯盛奮起履祛者強健善走便可見行地無疆履都要與末句相闕思非徒思也必有馬政以養之如所謂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道鳴之必通其志而馬斯善矣思馬斯誠言思及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成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按之斯來也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三

馬也朝祀所乘故曰彭有力有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強故曰任有力也三章田馬也齊足尚疾故曰任善走也四章駕馬也王給祿使貴在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騮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白色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蒙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者赤色黃驪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駟今之桃華馬也周人尚赤而牲用駟是駟為純赤黃曰駟謂赤而微黃也駟青而微黑即今駟馬

青驪驪曰驪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駟駟駟之是駟也驪駟驪多以其言駟駟駟魚各帶白色駟為赤色惟其黑氣故不曰驪而曰駟陰白雜毛曰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驪駟駟駟白雜毛形赤也今諸白馬驪駟駟駟脚胫也蓋膝下之名

有似

此詩以于齊樂兮一兮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見得今日之盛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在公明人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立言亦俱有法宜以嚴而表和而節立說煩禱中有交儆之意此明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四

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有駟在公皆以疊語為興實無取義明辨治也辨則不昏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鼓以節舞鼓與舞不平振驚之舞令人舞也醉言舞飲者自舞也情懷舒暢不覺手之舞之昏樂忘水上說駟駟集必舞而下故執其羽以蒙之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繼以留意勿依不醉無歸說  
自今伊始只言到歲其有見歲之無窮之意有較寬如德儀交脩文武具修皆是止在禮教信義上未于

晉樂考，就見異日雍熙之盛說。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楊升菴曰：以春秋考之，僖公齊襄衛靈之流耳。焉得賢觀其威項伐邾，取須句，取訖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惡之穴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淫風流行如此。棄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駒與有駟，猶以為頌，吾誰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上下相親，好諛說悅，而非以為美也。

泮水

此以莊泮為主，飲酒為輕，詩之末頌，甚有次第，福以壽

詩三頌

卷之十五

五

為先，故首維老君者，張西推戴而成其尊者也。衆不服，即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故次服衆，民心服矣，不有以作新之末，愛也，故次化民，祖宗有威德，貴于健述，故次法祖，如此則內治備矣，內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楊升菴曰：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無疑也。戴仲培曰：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予按通典，言魯都乃古魯國郕，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泮林公為半林乎。

與字，專在崇儒重道上說，張文教于久廢之日，普我

校之化，再興于一時，斯文章甚久，教幸甚也。興遠矣，觀堂皆係于此，故曰：思樂泮水，採芹意，雖帶言之，灰止中，要見腰與一新意，旂之盛，馬之美，宜點初觀學光景，然通有勁躍意，象即從魯侯講學者，非止門觀聽已也。陸師農曰：芹取其菁也，藜取其美也，菲取其味也，三者皆有意存焉。

其馬二句，不平，馬之驕，上即音之昭，上即音之泮宮，其儀久懸，故人之傳播，尊賢有才之聲聞，昭然大明也，色笑非必侯以色笑假之，只平易近人，便是文選民之不滅公實昭昭，誘接恂，降以顏色，教以在泮之人才，言

詩三頌

卷之十五

六

不必以上文大小之人說，徐云：其音，通作莊學時，謹稅論道之音，故下遂健之以載色載笑。郭江，南人謂之尊榮，生波澤中，必內治，然後可外振，故先言服本國，而後言遠夷，享壽服人，不平，也，郭所長道，上知莊泮飲酒，幸說也，既飲百酒，過文法，非飲酒則難老也，人壽長，則形容易老，今若使之不遇老者，然順彼長道，承上文教字來，蓋教不過是開明，使術以言化，澤既耳，言教不如身體，故又使一順字，應者，化其強，授以至于馴也，長道，包下文明德，文武謀猷等事，不專指信義，禮教，莊泮講學，亦講明此長道耳，羣配包得底，如

下則民服戎皆是不專指小大之衆言。

徐士彰曰：要重二數字，二允字。允，允言不徒為粉飾之具而已也。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而已也。昭格者，與之相契。故周公當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當守宗訓而作誓。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庸不無一道德之意，伊祐不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化民與服，受不同。上之原，羣醜是行，此道以服之。如云服人，以善也。此之民，則是我自備之，而民之觀感者，自化。所謂道之以德也。敬慎威儀，只是敬明其德之要務。取此章總微，則民公在上文內，治一處。允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提一處。自詩補三項。卷之十五 七

是通篇關鍵。

唯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伯禽始封，爰及于戎，事在費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以病鄭。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與得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一就休言，一就用作言。一說上以工夫言，此以成德言。作，兼兼作意，故服頌本崇文中，寓耀武來，直作感化。恐下說不去，矯上四句，正服誰夷處。重獻，以不重得入上。王制：注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誠，聞也。不降而闕，則誠以其與聞也。言齊兵曰：果陶鑒夷猶。

夏，冠賊姦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果陶之淑問也。

多士廣說，不止虎臣之屬，且上有是功，此重有是人。意各有主也。以克廣德，心言之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整服而後干戈，勝之于廊廟，非勝之于疆場也。德心，句重勇以成功，和以居功，俱本之使德心不廣，則此節惟恐在前。獻功，惟恐在後。又何戰而能勝，而不爭之有。狄，釋文云：達也。王氏以為：據過，朱氏以為：伏除，莊義皆通。蓋撤而除之，使遠去也。燕，上皇，上提見軍容之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上益善，不吳，不揚，提是師律之嚴。李氏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八

曰：人心可謂廣大，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過遠，惟夷之功，燕，上皇，上提見軍容之盛，重將兵已按此說，克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錄義上同。兵備兵謀，開說歸重謀上。鄭氏曰：角弓，解然言持弦急心，束矢，被然言効疾也。徒御，無默句，重正是克廣德，心人心競勸也。不取，不逆，有順命而無違命也。卒獲，言其畢竟獲也。遂就，遂日言方見是祝頌，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然不可窺意，獲與懷不同。獲者，我周智力以服之，懷者，彼自覺悟而來服也。

獻琛正卒獲之事。而以泮林放之。又收拾到文放上去。不脫作泮本自。是覺悟往日病鄙病杞附徐附楚之非。淮夷之貢。頓珠暨魚。厥篚玄纈。編荆楊貢齒革。九江納錫大龜。惟金三品。荆楊皆有之。淮夷其地不出龜蒙。其國不屬荆楊。而貢四方之所有。所以為琛。蘇氏曰。荆楊之貨。其至於齊魯也。由淮而上。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黃東發曰。僖公從齊桓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誇大其功。此魯之所以不競興。

詩三

卷之十五

九

閔宮

此詩為僖公廟廟所作。首尾言之。真推本魯國所自封。魯廟而由來。其郊祭禮樂之盛。則因廟祀而張皇之。不并重。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由周公室祖觀之。閔宮正屋廟也。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材而築之。如室焉。是幣祭之事也。廟始于有國。始於有周。始於石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龍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谷。為后稷之福也。卷有下閔。繫以上降福意。

俾民五句。乃受封救稼事。是聖人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雖舍教民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卷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只編播於天下之謂。繼禹之緒。見平成之烈。全賴粒食。以有終意。上段重一降字。是帝命率育下段重一俾字。是粒我蒸民。黃氏佐曰。百福只就稼穡說。當后稷未生。民不知粒食。及稷生而降嘉種。以粒蒸民。是福一人。即福天下萬世也。其福不太多乎。故曰百福。大王文武俱不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為下封魯張本。上段重一功字。下段重一虔字。實為剪商言其勢也。

詩三

卷之十五

十

閔宮

必無有絲毫變節之意。惟會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形容武王應天應人之意。已盡無二。無虞頂。屈字來。即是敦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八。曰咸有其功。即周公已在其內。不必補說。王曰叔父。要見周公輔相意。侯以列爵言。即伯子男公其下。字以分土言。即七十五里。無與倫為周室輔重。與國咸休。意不專重輔周上。乃命魯公。即建爾元子事。上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劉安成曰。魯西謂錫之土田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塗。



附庸皆在田制百里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  
匪解是以時致祭而不怠載嘗福衡即匪懈之一也不  
咸禮典物無過差白牡駢剛即不咸之一也 明堂位曰  
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駟載衣綈旂十有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徐云龍旂二  
句斷三郊祭說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旂十有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  
龍旂故疑龍旂為廟祭所建此大謬也即無周禮可據  
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易為不言所建耶 又  
詩經三頌 卷之十五 上

祭也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禘則不膏惟天子燕  
之福設于角爵設于鼻預敬其事曰夙戒牲剛曰福衡  
所施者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祀魯公則不敢悖  
時王之制 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赤特也  
孔氏曰將成美也太和中魯郊社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牛象尊飾以象象形也  
阮詒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象形也  
象之形 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 孔氏曰鄭司農云  
沙飾為犧尊飾以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  
沙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安傳言沙  
詩經三頌 卷之十五 十二  
即之字也毛氏司于封人哉羹亦列之堂上典禮曰  
凡進食之禮左豕右豕牲肉帶骨曰胾純切肉曰臠孔  
氏曰大羹者羹肉汁不和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  
羹謂太古之羹銅羹謂盛之銅器其大羹則盛之於  
禮記曰蓬豆之數周公十六魯公十二數以偶陰之義  
也大房之設魚膳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穀以膏陽  
之義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  
烝烝感燕享則有烝烝全烝謂全載牲體烝烝謂以房  
烝析則房烝是半烝可知一說魯禘俎用抗巖則全烝  
非房烝也萬壽老周公八佾魯公六佾俱要見天子禮

樂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戚冕而舞六武也升  
素積揚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以廣教于天下  
若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魯公 伴前六句  
獲福壽以保國三壽則保國之助也舊以昌熾二句屬  
身言然藏者氣勢炎人繁祉駢臻也昌有日新月盛意  
常燕身與國祚壽域則一身事也有年為壽維祺為祿  
不虧常盛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  
不勝也 已干戈無驚擾也提督邦是常之意 此已  
是岡陵國祚 有三壽以輔之作則有同心一德  
之意所謂義在實發 卯衣 孫向來至賦曰降至  
講廟 三頌 卷之十五 十一  
尊以訓恭遂迎拜于三壽薛宗註三壽三老也 楊升  
菴曰呂氏春秋魯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  
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濠請之有且周公既用禮樂  
何為白其社于白者族之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  
以僭分討魯者則以宋為解耳  
武功崇上獲福永徵周公皇祖之靈不及此止孝孫有  
慶之可獲者不必待後段方入廟祭有四則有年魯有  
萬壽之曰則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後車有千乘慈後有  
十萬若其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曰大國三軍而已更  
以魯地考之其實不滿千乘蓋三萬是實說千乘是誇

詞子牙屬車牙在車右弓在車左貝胃而米其饗是一  
件承公使說 魯東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而頌  
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倍列于魯伯禽始  
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故併及數國 伴前八句與上  
段承者有別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之垂裕遠故福遠  
富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哉弘之  
意耆老艾養也壽胥與試與三壽作朋同也上重一  
朋字是我之親于老臣此重一胥字是以之與用與我  
眉壽無害即無有後艱之意  
按僖公在位三十二年伐邾者四敗莒者一其四  
請廟 三頌 卷之十五 十四  
年伐邾伐陳六年伐鄭從齊桓也二十八年圍許從晉  
文也凡自主兵者皆小國其大者齊桓主兵則齊戎狄  
懲荆舒懲麇蒙荒大章荒徐宅至海邦海戎蠻貊南夷  
俱非實事但詩人口中知有其事耳  
徐宅海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者意  
俱重服遠上來同言同心而歸也從向化也諸應命也  
承廟祭獲福永亦欲神默相之如此功就服遠上見不  
必提承是意魯侯順兩欲也作遠人順魯侯便錯 孔  
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  
為望也 又曰僖公之世東方小國見于會盟惟邾莒

然杞而已。其餘不見於經。薛方山曰：按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春秋無徐寇，魯之書，豈僖公亦有以服之與？沈仲容曰：春秋書公會戎于濬，胡傳曰：書會戎，試之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反以試僖公笑。

無福不有，乃稱他假，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魯人之意，要在恢復疆土，垂重漢常許上，燕喜以下，則開疆拓土之後，備享家邦之樂也。亦逐句散說。姚承菴曰：肩壽三句，是天以純嘏錫魯侯，燕喜而下，則純嘏之錫，魯侯蓋以身享之矣。常許魯南鄙西鄙，常見侵

詩三項

卷之十五

十五

于齊，許見易于鄭居宇，已見後周公之宇也。曰：邦同是有，則無改於啟宇之初矣。曹氏曰：漢志魯有薛縣，而孟嘗君食邑于薛，則當先當屬魯。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會於下，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喜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黃髮句，即上肩壽保魯意，但上重保宇，此重壽之微。黃氏位曰：八春秋以未隱及于鍾鼎，恒垂于彭生，般賊于周，卒周成于卜，斷就逆，雖其來久矣，以詩憐之，以壽考為言，不似其以覆車為戒耳。沈仲容曰：淮夷來同，規取遠也。唐常與既規其復，故葉也。宜大夫士庶，規

其修奉臣也。是即卷河風諷之義。

漢漢註：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漢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舉松楸以見他材木，舉路寢以見一廟，規制新廟，與之正，與闕宮實枚相應。萬民是若，言周公羣公功德在民，故咸與其廟宇之新，而若萬民者，則僖公也。

魯申公曰：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考惠宣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申公詩說

卷之十五

十六

詩三項

卷之十五

十六

九戔破斧定之方中之法，俱稱魯風次召南。

商頌

柳云：初契為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陝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入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入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都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為渡後，封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使備其禮樂，奉其先祀，宋襄公與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夫王考甫者，孔子七世上祖也，詩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

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祀宋無微夫子傷之嘗曰  
丘放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禮樂乎故詩以商頌  
終蓋詩至魯頌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  
其所自生也

那

商人尚聲故底稱其樂之盛即德之盛也詩故以為  
奏大護以祭是也祭敬即在音樂之中

那與之嘆摠該前三節意歐陽氏曰書曰下管執鼓

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執鼓樂之所成  
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注云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十五

執所以即樂是樂成由執也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  
聲不澤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凡樂先播執擊鼓  
故首舉之非舉一以例其余也置與奏一時事與既備  
乃奏意同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為執鼓執以兆  
秦鼓者也鼎執而鼓從之中聲以養為按此則秦鼓簡  
簡時已先奏執可知矣秦執而不言執者文也黃氏  
佐以樂記云然法聖人作為執鼓控擗擗此六者德  
音之音也然法鍾鼓等瑟以和之于成施氏以舞之此  
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證此詩首言執鼓之  
意而執與鼓為二物也凡聲皆屬陽商人祭祀尚聲先

求諸陽者也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能綱

故以為言秦鼓廢入臭味未成等意謂禮未備性未殺

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揚之意衍自我感格言尚未說

烈祖之未格也鄭氏曰置讀曰植湯受命伐桀受天

下而作復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廢家之

樂執與鼓也雖雖不植而播之亦植之類徐攸弦

曰置我執鼓或云小為執大為鼓如此則與二節執鼓

句有句蓋此所置之執鼓即二節謂之之執鼓所奏之

鼓即三節有鼓之鼓自不同也

秦假內八播功德說便有思其笑語等意故排考格而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十六

按之也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全是精神結聚的重  
後字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思成不專在樂而  
非樂不足以按之故伐執鼓合管聲以依聲聲然其實  
有主祭之湯孫而後厥聲如是其美耳執鼓四句正見  
其秦假者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正聲清越以  
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焉下故言秦聲則和平  
此四句便是後八厥聲下只置出湯孫來與下湯孫  
相應於赫要敬見歸美主祭  
庸鼓二句乃九獻後事要入於容功德意方見敬美之  
妙教以清濁而下言美以綴兆疾徐言方祭奏樂之時

鼓鐘既作，各舞於廟，至是則衆音並發，萬舞畢陳矣。名不夷，即一亦字內，舍得先祖是聽在。黃氏佐曰：此詩述牲以執鼓，常祭以執鼓，以管以瑟，祭成以膚鼓，萬舞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辭，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簡古而曾子所歌之也。又曰：詩以言此，祭而莊稱，管籥，以字從管，籥，籥，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事先王九獻，自湯孫泰殿，存到嘉賓火情，此時惟忻流通，神人齊悅，全篇一段精誠去感，故遂接以自古在昔二

詩肅三

卷之十五

十九

稱先民者，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自三閔之初，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敘其事，不介時與事言之。姚米卷以雖說商人尚祭，而所以感格慶合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湯孫泰殿下篇云，厥敷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於赫祭於，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云，臨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為泰殿者，後可想矣。碩字內有重之字，夫音樂雖盛，格恭雖遠，先祖雖臨，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休望之，商人之後我思成，即此可相見。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武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去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烈祖

總重有秩斯祐，一句中錫意層層下，不必把載祐考，就當作先祐，只平一叙去，見得今日格物奉祭而蒙恩成之祭，非但泰假之孝子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之人心，垂之不替，故約紙而來，烈祖上言是載，承于無窮。故康年錫，是我蒙烈祖之遺澤，以奉烈祖，是不以我享烈祖，而以烈祖享烈祖也。與宣哲維人二節同看，使已得奉祭祀，已見先祐所及，至于獲福，後人同格祭祀而致之，總歸重烈祖上。

詩肅三

卷之十五

補傳云：言烈祖而云至，以篇卦故也。若同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烈祖要見功德之隆，如日濟聖敬布昭聖武也。斯祐，舍下天命人心說，如方命厥后，登有九有也。有秩自然無疆中，亦重疊不已之謂，斯所只是說今王時，即皆祐所及也。還重成業上，備祀只帶言之。呂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于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清詒和羹，非對待話，文法錯綜，只重無言一句，未須補有秩之祐來載祐之時，美已熟了，但其序先進酒而後進羹，總是祭時事，不必拘已獻未獻載奠也，該深獻意。

味調腥熟得節常行禮之時和羹已俗味已均調不至  
後時之失故曰既戒既平酸醎就進和羹說非假神之  
謂也無言屬主祭靡爭屬助祭但靡爭又本奏假無言  
來未見非先祐所及何以事神受福如此  
約執三句是就人心上說受命下又是就天命上說豐  
年薄將所該者遠此句過通詞王帛來萬國為薄等  
威加羣辟為將豐年則民安故以豐年為降康以心  
曰假以物曰享此就方祭時說至下來假來享則神來  
歆矣假享從天子作主但助之假享故曰以申錫無疆  
詩瞻三項 卷之十五 十一  
則前日之福及于今降福無疆則今日之福及于法  
陸云顧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脉  
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所將之君即承烈祖有秩之  
祐而將之者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  
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劉安成曰頌以美盛德告成功皆自歌工以達主祭者  
之意也自歌工而指主祭者則曰前自主祭者自言則  
曰我曰予對先祖則曰湯孫所指則一也  
輔潛菴曰邪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邪詩專言無祭  
至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邪既祭而後歌

烈祖與商頌簡古雅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序曰祀中宗也  
玄鳥  
宗廟之樂並祀羣后而專以契湯武丁言者契生商湯  
創業武丁中興故特重之實皆天之命也細味詩詞  
起伏當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在中興其  
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明商人之所由始不其  
重  
毛傳孔氏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平祀高禘記  
其祈禘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說卵之說蘇老泉楊升  
詩瞻三項 卷之十五 廿  
恭辨之詳矣生契即生商也生民以生殷為生周人也  
宅殷者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殷殷意對下武  
字謂天命帝命相對若古字輕者若云布昭聖武長茂  
曰武王載旆故指武湯正成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  
使人不得割據而後我也要此作序師志  
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諸侯也承此字來卷有  
凡有承城字來先右指湯說不殆即受命以國意孫子  
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以只  
重湯受命之同垂裕之遠不重武丁賴福上一說商  
之先后受命不殆者其在武丁孫子乎若曰不在武丁

命太矣乎殆矣。此等語意亦妙。鄭氏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為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

武庫不勝在君心之行。虎上講恭默思道不敢怠逸。此中興之本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乾皆是物也。不在武勇上。中興之改撥亂反正非武不批龍旗二句。應方命。應石升。應三句。應奄有九有。見人心土地無改。皆也。王詩雖有制而封域則無外。要見君重取輕。宅中國大意。舉謂開疆也。只是天下一統。不得以開闢言。致周稱哉。唐虞稱服。罕字雖僻作開。亦有始字意。詩三項。金之十五。三。

在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耳。孔氏曰：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顧仲恭曰：龍旗十乘。鄭箋曰：二王法與八州伯之大國若作衆諸侯。解則商時諸侯三千不應止十乘。朱克升曰：前言已滅若因其固有而治之。見成湯非以力取也。此云登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之。見成王之武庫不勝也。四海來假三句。又疊言土地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成宜全在武德上。說見武丁之受命非帝前王之餘庇也。百祿罔帶受命說。繼就土地人心上見。勿作兩層。

序曰：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故是詩焉。

長發

此詩祫祭羣廟以禱晉賈。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語。當重成湯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則我祥雨為長也。伊尹成有一德故配享而並頌之。

聰明以作元后。人君之聰明最愚。淺露故曰禱晉祥。即兆字。義從成湯推至契。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只輕引起有娥方將意。有娥。丘外大國之屬于幅輿者。生商。就開王業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舜帝。彼

詩三項。金之十五。三。

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

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

興。前曰玄鳥。此曰玄王。尊之于天也。桓桓不是教教在寬。重之用威之說。當以教人不倦發之。當時混沌之蒙未

蒙而顯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正。皆撥也。桓桓正本逸居無教。來勞來匡。直之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是勵精靡懈之念。即教教五教敬字。不曰小國大國受契之教。而曰受小國六國最有意。蓋契實以教澤誨育之下于流水之原。而洋洋莫

樂如百姓親五品遜是也不重小大之國以重我之教  
無所不達皆由桓來此便是既費慶率履二句不可作  
桓據之實又推一步本他身教來然曰率履不越正是  
敬以自治履履禮也即親義序別信上感下應最是神  
速所謂是達者如此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鄭氏曰相  
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只向化之意畏威懷德是  
也非納土而為之也

帝命不遠即于既發有截上見三代之興皆積德數百  
年蓋受命若斯之難也即此章帝命不遠至于湯齊之  
意齊者只是與天命會勿露王業字齊字與致天之居

卷之三

三

百十

局字義同曰齊曰達見天命人事會合之妙故曰聖敬  
指見成地位言不必着相曰雖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  
也達不息之意終日欽惟知有對越上帝只形容  
其敬之他一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孔氏曰分天下  
為九慶若規圓然故謂九圖式九圖有表正萬邦之意  
未便實為天子下正式于九圖之事此慶尚寬說  
小球大球是輯五瑞乃入朝時所執以為信者小共大  
共是貢方物乃入朝時所獻以為敬者綴旅以一人而  
取屬諸侯謂提攝得他來駿服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

承哉得他起其受朝貢即所謂休龍也正天命之式  
圖而為天子慶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旋  
綴着于條陶逸則曰古人取喻恰當上言政事文也

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麗喻不競三句是  
敬以行政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  
行事者如此百福是道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德與何  
天之龍應就球副柔才是失廢天下事自有當急當緩  
當剛當柔的時節但不可倚于一偏故云為政有休  
要于寬嚴強弱間調停而劑量之語曰大絃急者小絃  
弛又曰優游不斷又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四者不偏

詩篇三  
而數布自優矣商政似尚嚴嚴詩以優立論最  
妙一說不字是一無所著然徐云震動有聲與濟迭施等語便  
落競練剛柔矣徐云震動有聲與濟迭施等語便  
應快有惴惴畏惠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  
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字尚未有人情然彼直蕩然無  
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  
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  
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



同于王

度即聖政也。恭行天討。一上帝是祇之心。如火二句。以

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

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敢過。一氣直下。遂達字在

苞葉上。影借出來。三葉既殄。則小國懷。六國畏。雖苞葉

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有截。不必說到朝貢

徐士彰曰。時說謂湯之伐桀。必以漸。而之蓋與桀之

改。而也。惟桀終于不悛。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見耳

此時湯既伐帝。則兵端已啟。有逼主之漸矣。惟桀能

改。而湯將置身何地。本文明言苞有三葉。則謂剪其枝

詩三篇。三葉。下五。其

葉而後。其本根。未為不可。但此有後。改徐戰意。非若

後世行師。尚論之謂也。徐云。謂此論未盡。古今形勢

亦自不同。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葉謂人情

紫疊上。猶云寶維伊尹。寶輔佐商王也。

皆見曰。祖伊尹。世々享商。此可為配享之語。

序曰。大禘也。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朱克升曰。此及相上。知為大禘之詩。

白虎通曰。位尊。德盛。而及。稱遠謂之禘。人之為言。諦也。

序昭穆。謂父子也。序昭穆。謂父子也。

序曰。祀高宗也。齊中公曰。孟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

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高宗中興之功。以伐楚為第一。故從此說到諸侯

畏服上。然中興根本。只在一箇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

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恐見當時廟世祀意。楚喬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不及距。意此時積

象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使陵夷而不振矣。荆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陰阻之

國也。深入三句。正奮伐事。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

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前地雖平。今惟搗其巢穴。以震遠

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有昔諸葛征蠻夷必渡瀘深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功可垂于後故曰緒徐云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陀擊越又使監孫鑿渠通越越人逃入深山林莽不可攻南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菁夷人據險負阻鳥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大騷武而用兵四夷者

詩經三頌 卷之十五 尤

氏西漢之別種在丹驪東北廣漠之西其種非一卷出自三苗今寧夏等州皆其地畢獻方物曰寧一世一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氏先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曰商是常已見責楚之義周禮秋官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藩國三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奉朝謂之世見國語賓服者享兼服者王時享終王先王之制也有不享則備文有不王則備德序而不至則備行是有征討之倫有文告之詞征不享告不王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侵之也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於天子實天所命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絜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穡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為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穡穡之事亦無民事匪解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予禍逸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穡穡匪解即其底哉可免禍逸者二語有稌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詩經三頌 卷之十五 尤

民所以服也不備溫就是無急遑虞不作兩層徐云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着急遑便顯廣蕩佚檢點不到虞便成備溫矣所以說不敢怠遑不敢字應嚴字命于下周二句當以荆楚平諸侯服作主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先設舊物而內順治外威嚴福孰加焉故曰大建商邑猶故也百度備舉比玩惕之時不同故翼然改觀耳史記齊唐入都河東放人都河內周人却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極即萬邦之方意不重取正上說聲是風聲曰赫人夷夏皆誦歆也夷是

成靈曰：濯，庚夏皆震驚也。此時自高宗建隆一當時，將此警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蓋子思此聲靈之感與年俱長，且獲重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亦不外諸侯受祿，四夷來賓意。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凡斬伐曰度，劉此與魯頌新廟異，彼更新此始作也。寢成孔安，就法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若以百世不遷為安，則凡從祀之廟皆不安矣。此立廟外諸廟三項。

卷之十五  
廿一

附乃在親盡當祀之日，非始崩附廟之時。劉安成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遠連其主而祀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不祀，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商有三宗，高宗其一也。

## 詩闕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為程試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飈序，謂其書不但存朱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



ZW 21181866512868